

四庫禁燬書叢刊編纂委員會

北京出版社

四庫禁燬書叢刊

史部第三冊目次

新刻明政統宗三十卷附一卷(二)

〔明〕涂山輯
明萬曆刻本

一

寰宇分合志七卷附錄一卷

〔明〕徐樞撰
明末刻本

一八七

皇明典要八卷

〔明〕陳建撰
明王渭刻本

三六九

新刻明政統宗三十卷附一卷(二)

〔明〕涂山輯

明萬曆刻本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

新刻明政統宗卷之二十六

戊申嘉靖二十七年正月戊寅朔

夏言罷

初言復用嚴嵩忌之言又以元臣知嵩

言罷

嵩亦復用嚴嵩忌之言又以元臣知嵩

言罷

嵩亦復用嚴嵩忌之言又以元臣知嵩

言罷

嵩亦復用嚴嵩忌之言又以元臣知嵩

言罷

嵩亦復用嚴嵩忌之言又以元臣知嵩

言罷

嵩亦復用嚴嵩忌之言又以元臣知嵩

言罷

嵩亦復用嚴嵩忌之言又以元臣知嵩

言罷

嵩亦復用嚴嵩忌之言又以元臣知嵩

言罷

嵩亦復用嚴嵩忌之言又以元臣知嵩

言罷

嵩亦復用嚴嵩忌之言又以元臣知嵩

言罷

嵩亦復用嚴嵩忌之言又以元臣知嵩

言罷

嵩亦復用嚴嵩忌之言又以元臣知嵩

言罷

嵩亦復用嚴嵩忌之言又以元臣知嵩

言罷

嵩亦復用嚴嵩忌之言又以元臣知嵩

言罷

嵩亦復用嚴嵩忌之言又以元臣知嵩

言罷

嵩亦復用嚴嵩忌之言又以元臣知嵩

言罷

嵩亦復用嚴嵩忌之言又以元臣知嵩

言罷

嵩亦復用嚴嵩忌之言又以元臣知嵩

言罷

嵩亦復用嚴嵩忌之言又以元臣知嵩

是曾戴撫開邊禁致生禍端欺君誤國

兵部都察院集議勿得擅覆乃上疏自劾

仇鸞奏討曾銳

許道男淳齋伯蘇國公曾銳不忠不義

皇上上旨賜天恩賜死

請殺戮嚴懲國有大罪乃二月德勝部士

馬出定邊塞襲擊嚴懲希冀立功

全軍覆沒又隱匿不以上聞仍欲擊突行

復奪地以掩家藏之罪不忠不義大矣

傳祚亦謂曾銳召其計非是乃于通統

軍機重務豈可隨意曲從而轉以臣言

臣今全仗之人為科徵調集所苦疲敝

恐意外之變不在河套而在邊圍之內

謂此高防授草降旨曾淳齋

謂此高防授草降旨曾淳齋

謂此高防授草降旨曾淳齋

謂此高防授草降旨曾淳齋

謂此高防授草降旨曾淳齋

謂此高防授草降旨曾淳齋

謂此高防授草降旨曾淳齋

出代做以

出代做以

出代做以

出代做以

出代做以

出代做以

出代做以

出代做以

出代做以

出代做以

出代做以

出代做以

出代做以

出代做以

出代做以

出代做以

出代做以

出代做以

出代做以

出代做以

理西死事

三月會統論成

制部侍郎唐翰左都御史彭儒

督陸炳炳等阿嵩指會論統隱匿邊境行馬金財

稟官統于西市

詔建雲南廣通定遠二縣儒學

詔出仇鸞于獄

慶酉俺答求入貢拒之

四月復言論外

五月孝烈皇后葬

宮人山張居中之右

其部尚書戴金卒

有治才巡撫孫太

有治才巡撫孫太

有治才巡撫孫太

有治才巡撫孫太

有治才巡撫孫太

有治才巡撫孫太

有治才巡撫孫太

有治才巡撫孫太

有治才巡撫孫太

西死農事

六月禮部請立

皇后不許

皇后不許

皇后不許

皇后不許

皇后不許

皇后不許

皇后不許

皇后不許

皇后不許

皇后不許

皇后不許

皇后不許

皇后不許

皇后不許

皇后不許

皇后不許

皇后不許

皇后不許

皇后不許

大學士許讚卒

大學士許讚卒

大學士許讚卒

大學士許讚卒

大學士許讚卒

大學士許讚卒

大學士許讚卒

大學士許讚卒

大學士許讚卒

大學士許讚卒

大學士許讚卒

大學士許讚卒

大學士許讚卒

大學士許讚卒

大學士許讚卒

大學士許讚卒

大學士許讚卒

大學士許讚卒

大學士許讚卒

大學士許讚卒

大學士許讚卒

蘇編管夏言妻蘇氏于達州。時蘇氏上言

縹緲以交代父臣請以妻代夫願就獄身外臣夫少遊旦夕之命臣誠願目九泉也上下

旨曰蘇氏係流放人安得代獄令原籍巡按官即行遣發勿得畏縱

大同文化為男大同右衛參將出維宗舍人馬

八月以萬壽聖節畢恩加秉一真入禮部尚書陶

仲文支伯爵俸成國公朱希忠駙馬都尉崔元各

祿一百石輔臣嚴嵩支正一品俸禮部尚書費采

少保顧可學咸瑞明各太子少保都督陸炳光祿

典典重柱國名錄甲給之

宣大總督翁萬達疏陳邊儲二十事日明職預

九月虜入宣府塞寇居庸諸處嵩言于上曰

詔授孔貞宰五經博士命專主于思廟祀行聖

給事中姜良翰請申明禮制從之良翰言今天

後縱弛請申明禮制以示下民此欲食夏會服

舍車馬器用之類悉別差等第令不得僭逾然

後基兼弁之原限食聖之戒聖滿情之氏復生

戒士民之若欲欲風教因茲請自京師始

院榜示遵行

冬十月殺大學士夏言于西市言與嵩同鄉以

歸嵩盡斥其黨及復用位在高上亦斥去嵩黨

無人自謂得上心而不知竟墮嵩術中上初

及災異密詔引漢諫程方進故事以

激止心政咸汰獄蓋古今異冤云

我支秋輸日夏言臺邊辨傳果于有馬曾就據

知記之夜耳心焉乃坦懷張胆自以無前謂帝

呼成宣以後大將無推較之權英雄無

惜著之講父矣奚感于仁公之不終也

十一月詔議 孝烈皇后祔 太廟不果

時禮部議祀 仁宗祔 孝烈皇后于太廟

御史王士勳疏請起廢不報士勳言陛下

一清于致仕版王環于謫戍後未德業聞望為世仰重藉饒富年以清海奏則二臣而後終身不得效尺寸于竹帛今時事方殷需才甚急使諸臣以清永棄不得與前二臣同沾洪造深為可惜乞勅吏部于一應開任為民擇其可用者以久羅庸其有諳戎有原者亦宜分別輕重以廣朝廷看過之

十二月禮部尚書費象卒諡文通案江西臨山之弟也給事中趙鐵言案及故總兵徐承行還無聞故趙諡則不宜錫之以諡上曰諡法原有美惡以示勸懲今後所可定擬務合公論

詔隆總督宣大都御史翁萬達第萬臣為國子生

已酉嘉靖二十八年正月朔

以張治為禮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李本為少詹事兼翰林院學士俱參預機務先是治為南京吏部尚書本為國子監祭酒至是部入內閣

太子少保禮部尚書盛端明以年老疏乞致仕許之

虜大同等塞大掠懷來指揮江翰重賜禦虜帑之總兵官周尚文帥師及虜戰于懷來勝之虜酋德恭

大舉入寇掠大同圍懷來指揮江翰重賜禦虜帑擊虜斬獲頗多力竭無援兵餉外而死總兵官周尚文帥師萬人追至曹家莊及南大戰總督翁萬達親率銳卒自從後賊之虜遂敗斬首五百有五俘生虜二夷器盛饗

加總兵官周尚文太保翁萬達為兵部尚書任大學士萬一子此戰功乃加尚文太保蒙太子太傅羅萬達兵部尚書兼右副都御史仍督軍務其餘推賞有差江翰重賜及故事母臣等各優卹其家仍為和祀之尚以謀謨惟嫺

以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掌院事徐階為禮部尚書仍掌院事

命江西旌忠祠孫燧許達仍以生前官秩為次左

燧有達先是宸濠叛都御史孫燧剛使許達同更旌忠祠祀其位燧左達右後數年燧本職禮部尚書江西人以達成虎烈乃尊達居燧左至是都御史鄒應麟以為言乃復以生前官秩位次

諭北巡驅虜不果犯我太祖成祖輩人驅巡今如遵舉一行可較高言也今上聖謨一

速欲上法祖宗甚盛心也但今時非前此只嚴節將臣守禦自可無事巡驅之典似不必盡同于昔上以為然

時總兵官周尙文卒向文家奏求歸

與陳叙尚文功伐。驟入給事中。洩求言而已。
如國事宜加嚴勸。爲衡向文家不來于口。而
陳功伐充末。又爲詭譎。乃擬出野未知。結其自
有主意。意兒不思忠義。自朝東出野未知。結其自
之罪。仍爲誣謗。其下注司。鞫訊以聞。計長樂
司輸來。獲則請報未泄。仍據清林來。四什長樂

鉅撫

以范總爲兵部尚書尋削籍爲民

總推尚書未

總督三邊兵部尚書王

奴虜于鎮堯

以翁萬達爲兵部尚書

六月太傅兼太師駙馬都尉原山侯進

金林趙請于興隆及上即位眷恩隆渥勅臣
陳曉莫敢望焉卒賜祭墓如例贈左柱國

召大學士張治學士李本禮部尚書徐階入直無

逸賊

秋七月 詔故太子少保吏部尚書僉在孫民悅

追蔭爲國子生

言講讀恩也。

南京吏科給事中李萬寶條上考察四事

才消行卓絕者宜賜聖書宴餞二言嚴法野俗
酷者宜追奪詔勅治贖罪不及宜降級調用
以示懲創二言信禁令禁絕觀遺令甲級明官
嚴緝詩四言枉幸用朝覲被黜不許奏辨疏入

1

八月戶科給事中張秉壺疏請慎節財用納之

乘虛上言今國家財用罄竭鹽賈不賈加以土
木舊祀之後月無虛日搭蓋廟費司費加計生
財甚巨之費吾田賦墾墾重罪猶不能給乃遣
使者括通咸百姓聚營海內騷動流下乃遣尚
書覆拜議事覆言上下財賦殫空實微足存之
則各有定議成化以前各邊邊道自貢有約一
畝入尚兩有餘今則不然京師運倉糧歲入三百

七十萬石嘉靖十年以前常有八九軍之積
以後歲支加五百二十七萬石至今所儲僅
餘四手太倉限車歲入二百萬兩先年所出大

約一百三十三萬常餘六十七萬嘉靖人年以

歲大約所出三百四十萬視之歲入常參一
百四十七萬及今不編定所將不可措手足

道既極而難節用吾今所司職事

出納錢穀爲四目。一曰歲徵幾何。一曰歲收幾
何。歲支幾何。一曰歲儲幾何。務令簡明。進呈御覽。

以爲通融撙節之計上允行之節而工計

年解欠及取諸事例等項者歲支九十一萬七千餘兩餘一切修造支用者歲儲一百萬餘兩

節慎庫貯累年用存者分爲四項以獻

虜人宣府大同塞

書來以爲誇貲則當終身不仕矣
秋且入閔奪槍京輓扇以累入
得利知我兵精
法言辭葉驚有要挾意與前遣使請狀殊異至

是果復夾出華林兒至松樹懷登暗門潰墻而
果冠大同左右衛及威遠諸處或燬堡塞五十

餘所兵科給事中胡叔廉言往者邊臣已報以

同修纂提恒著因今乃勝得衛入
請治其罪 上令變撫未數以聞

九月吏部尚書聞淵致仕以戶部尚書夏邦禔為

吏部尚書 淵既去會推禮部尚書徐階 上曰

臣者如何輕擬外 還乃推邦禔代之

以吏部左侍郎潘潢為戶部尚書

刑部尚書喻茂堅引疾乞休許之

冬十月 命南京刑部尚書劉訥為刑部尚書

以吏部侍郎丁汝璈為兵部尚書 時翁萬達以

詹東以當署部事引疾乞假 上怒其

無致身之志罷歸聞廷乃以汝璈代之

十一月 命神 孝烈皇后神主于 太廟

時高謙安王干 皇妣

獻皇后之側 上從之

吏部尚書夏邦禔乞休不許 南京科道官鄭

勳邦禔時貪戾新改銓費不協人望邦禔上

劾目理并求引退 上曰卿簡自廷推宜盡心

供職不必以 人言求退也

召起用致仕少詹事王用寬原官

十二月總督宣大都御史郭宗臯疏條邊務三事

日除戎器請增造宣大山西諸處成器移文

工部細驗如不適用即折解軍門自製曰選戰

敬請言何縣數情全在用人間今出曉嚴禁
頃報所何宜稍減常格前邊臣多方暴遺議下
從之

以戶部左侍郎李士翱為工部尚書

禮部疏請考取天文生 言欽天監設時實惟官

苟惟拘執瓜分至之人節江學豈收已成允

請今後將本監教冊丁男驗看本生者量馬

取分派各科教習本戶有欲盡將送考者

其精通者照例原補如二人俱通朱權

者候缺

庚戌嘉靖二十九年正月朔 上不御殿

刑典史屠汝進籍 先是汝進為給事中以戶部

向籍江東轉輸勿嚴律藉

臣名故借臣子世蕃巧詆 上以汝進意欲

計天下官吏令吏部削其官

致仕南京戶部尚書徐開卒 開武進人徐元康

以治行第一賜宴實歷官所

至有聲始終無玷上論重之

二月加少詹事兼翰林院學士李本為吏部右侍郎兼東閣大學士

會訊天下貢士命大學士張治掌詹事府事吏部

左侍郎兼翰林學士歐陽德為考試官 歐陽德

長張

三百人

長江防四事

原冰孫干馬頭... 宜審計慶禍或敗正或清勾...

浙江御史董威請寔海禁

初 太祖置市舶司...

人伯近馬生索其貨不勝... 宜審計慶禍或敗正或清勾...

廷試賜唐汝楹呂調陽姜金和辛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詔許錦衣指揮郭牛禮襲封武定侯

長男也勅下獄歿八年牛禮以祖功贈...

詔封掌道教事禮部尚書陶仲文恭誠伯許之...

四月刑部尚書劉詔劾籍狀故都御史胡繼宗于

五月重修大明會典成禮部尚書徐階等表進呈

命禮部尚書徐階錦衣右都督陸炳施藥于朝天

等二官

以李士翱為刑部尚書權戶部左侍郎胡松為工

部尚書

兵部尚書翁萬達條陳邊備十事從之

翁官閣

海防邊備以固藩籬務資政以寧邊防險極蓋以實邊要時餉餉以安募兵重傷實以敵將和開使通以策奇功開受等以殺傷勢蓋無幾以安人心正軍法以肅紀綱詔下兵部從之

逮繫郭宗臯及巡撫都御史陳耀于詔獄

郭宗臯耀于闕廷謫戍邊諸部將論灰

耀于闕廷謫戍邊諸部將論灰

耀于闕廷謫戍邊諸部將論灰

以仇鸞為宣大總兵官

初鸞以計就生處居京師師主是宣大故總兵

以仇鸞為宣大總兵官

初鸞以計就生處居京師師主是宣大故總兵

給事中俞繼謨請更罪人充軍例從之

舊制罪人充軍南人

給事中俞繼謨請更罪人充軍例從之

舊制罪人充軍南人

發南北人發北不過三千里其情重者發極邊

發南北人發北不過三千里其情重者發極邊

發南北人發北不過三千里其情重者發極邊

發南北人發北不過三千里其情重者發極邊

發南北人發北不過三千里其情重者發極邊

發南北人發北不過三千里其情重者發極邊

發南北人發北不過三千里其情重者發極邊

發南北人發北不過三千里其情重者發極邊

發南北人發北不過三千里其情重者發極邊

發南北人發北不過三千里其情重者發極邊

大司簡督學官

給事中楊允繩疏陳銓改事宜

言古者立郡縣

所以入與地相連

今宜制量

政務繁簡

地勢險要

新縣別三

等為銓除

中閒或

有請

銓除

銓除

銓除

銓除

銓除

銓除

銓除

銓除

銓除

銓除

八月虜人剽州寨

初延祐至官大則請各兵

我大同從舊機遣廝養時表以重賂賂虜人
寇他塞勿復犯大同虜酋以賂故遂東去
奏虜衆東行恐侵宣劉震驚京師請移師駐
庸以備不虞而謀者復白虜中語欲寇劉
兵部謂上厭微報不悉以聞已而微報數
乃奏於諸邊兵萬有二千京唐兵二萬有四
分佈宣劉諸關隘諸邊兵取符驗別令未
而京兵悉市井傭保子不能以效以爲常
官府知有備不敢近乃走劉州塞初劉州
梁顏福奏三衛虜亦不敢近通賊三衛地
結虜自爲重乃爲鄉道故虜衆由三衛地
於是月乙亥虜攻古北口都御史王汝孝
禦之虜乃伴督衆綴我師而別遣精兵且
狀他塞迫入我師復京兵大驚潰丁丑虜
入劉州寨亦迫我師

臣郭威等候駕以大同兵至京庚辰都御史楊

謙以保定兵至京

時虜先駐師居庸故首澤
謙亦以兵五千至人心皆安已而河間宣府山
東山西遼東延綏諸將各以兵先後至凡七
萬

虜人

以仇鸞爲平虜大將軍總督勤王諸兵以楊守謙
爲兵部左侍郎提督戎務

虜衆而拜爲大將總諸鎮兵聚于金帛使
及千金又賜封記文曰朕所重惟卿一人澤
格奏以守謙爲兵部左侍郎提督勤王諸兵
師城下以南京師役以都督陝西提督王城
門提督不虞都御史商大節督陝西五城防
爲門提督將義倫寺立功自願分進京營諸

辛巳虜犯京師

虜自汴河東渡蒞水西北行

不絕至東直門後御殿內臣八人以去郊民
以被血集門下閉門不許入萬口號呼聲徹
內武堂上遊騎往返大門外勅王諸兵無有
者其
壬午虜求入貢 命廷臣集議通旨得失
初虜執御殿內臣去不之殺請見虜酋使
及禮部尚書陞對便殿因出虜書示之 命
廷議通旨 命廷臣集議通旨得失
初虜執御殿內臣去不之殺請見虜酋使
及禮部尚書陞對便殿因出虜書示之 命
廷議通旨 命廷臣集議通旨得失

召起守制兵部左侍郎史道來京急用

歷任邊

後生懦夫聞不解事驚亡多言可訛則三千
人城恐鳥盡弓藏不覺之存也虜衆深入
宮闕乃不勝驅逐而畏其相胡許之人貢
異城下望斷不可者榜試毛起則謂時事
宜督許之巡使出塞而後撫之貢吉力此
臣俱以爲不
可奏入乃止

癸未虜犯諸陵

時虜聞華城犯諸陵轉掠

陵寢仍冷渡補近京保定皆震
寺虜 上命大將軍仇鸞嚴
以趙貞吉爲左諭德廉監察御史宣諭行營將

今邊功之難說者莫如之傳請及各衙門派該本
臣之愚竊不知凡幾豈止十萬所以蒙賜財賦
者不少乞勅大小衙門一切冒濫逐一查覈自
嘉靖元年至今十五光祿寺積剩不下八十萬
以後供用日增類多內官乾沒其他供應衙門
耶移侵盜未易悉數乞特遣酌議者為令典
道干移查覈奏繳二冗既除所省不貲民計不
困國亦不乏
論人雷申

三月初與虜通馬市

勅意聲言比伐實內畏虜
乃審邊明義特俺各義士

朕朕使使者以貢互市而為請通各利我肯將校
譯書宣大總督蘇佑言來通市佑以譯書上聞
上命廷臣集議蘇力王之諸臣弗敢置議
主從之議遣使主市事乃起前兵部侍郎史道
詳大洞地力據置

前兵部尚書萬鑑為刑部尚書

建繁兵部員外郎楊繼盛于詔獄謫補外

初建繁為南京驍封王事三年職滿入計擢兵
部車駕司員外通計虜通市繼盛上疏力言通
市有十不可一忘天下之大仇二失天下之信
義三損國家之威重四隳蒙律效用之志五危
天下修武之心六開邊方通虜之門七起百姓
不靖之漸八長胡虜輕中國之心九望斷虜
詭之計十忘天下根本之圖十難相繼臣既被
詆之計十忘天下根本之圖十難相繼臣既被
我精誠如指諸掌復起羣臣建議巨然修極其
失請收通市成命銳意進討上頷然之下內
閣及禮兵部會大臣集議滿寺惟唯莫敢以為
是寬然曰聖子目不識虜臣其易言若是遂
甄聚之上中受下建盛綿承銜即就繼盛按
論不食錄具請
負依道縣典史

四月御史驗詳疏請經理邊備從之

邊臣之議開通馬市蓋梓傳遠虜欲以誘我
治即兵法以利動之之徵資非平朝之良策也
是在奉行者據為經理耳乃兵部侍郎史道
思而往已逾旬月各鎮邊防未聞經理如處
官兵所以集武藝也今京營卒伍不可輕用
選邊士不可久屯錢糧所以壯兵威也今或
聚未給報奏未發器械所以壯兵威也今或
宜先故不當問市之開不開道重我之戒
行各鎮巡官速加經理部議如其言 止令

大節兼領之至是從俺以秋防都遣諸將仍徵
大節所部兵使肆已麾下後撤大節防禦京城
辛舊不諱京寓 祖宗有深意不宜令舊從
且劫戍寧侯寓和藏禍心宜裁抑其權勿使
亂臣竊上疏力辨之遂建繁大節于詔獄論
竟死

六月 詔調山西副使尹綸于京師統民兵五千

以備調用 時兵部尚書趙瓚言綸父子才勇相
集家丁計以城旁為念宜用之京師

詔令總督陝西三邊兵部尚書王以旂

北帝金命工修葺至是上復命有司重加修

十二月致仕兵部左侍郎詹榮卒時之選屬賢

壬子嘉靖三十二年正月朔

上不御殿

命蔭嵩祭紹慶爲中書舍人

虜寇大同塞

巡按御史李逢時上言虜寇敗于馬市之葛勝驛特今日之計惟大集兵馬一意討伐宜行宣大副總督總督鎮撫等官督令將士合兵征剿仍勅京營大將仇鸞訓練甲兵專事征進勿得隱忍顧忌釀成大患上曰善特旨全不提備放爾今後一意嚴守如仍前觀望遲

延不

三月大詔修太和山玄帝宮

勅原任侍郎陸

虜入大同塞指揮王恭禦焚之

上曰恭忠可嘉

詔罷大同馬市

時邊防久廢言官屢以爲言至是咸寧侯仇鸞亦慮禍及家疏

止之

三月裕王景王冠

先是徐階言皇子年有十六歲應請冠

其時必先行冊立大典使各位未定而後冠始諸禮可以及及上令階具冠婚儀以進階然謂以長幼爲序先裕王次景王冠則亦然上令俱于二月行之至是月朔乃俱行冠禮禮成上諭輔臣曰爾等以二子當冠請令已冠矣當令奉頤習干書正合禮則則聖訓亦冠此從其示詔大將軍僕查赴大同勦虜兵許論之禮臣知之

以少保兼太子太保禮部尚書翰林院學士徐階

爲東閣大學士奏預機務仍理部事

夏四月詔起原任禮部侍郎歐陽德爲禮部尚

書兼翰林院學士

虜入遼東塞王相禦焚之

時虜衆數萬由遼東前屯衛大河口撤去

遼東七十餘里探至率速備禦官王相方戰去總督趙道都御史何棟上聞上命馳相報督同知及倭入寇浙東大震

五月調戶部尚書孫應奎于南京

七月以都御史王忬巡視浙江海道

時倭寇猖獗

議復設巡視重臣乃以忬提督軍務巡視浙福海道時行巡撫山東鹽運使王忬至浙度所治軍府皆草創而浙人奔說不任戰所支餉書輕不足督率吏士乃上疏請假事權以資得便宜且欲嚴應援之津寬順陽之條且勅且撫勿勿從之忬任忬時貪大餽湯克寬爲心替狼狽土諸兵及募溫台諸下邑茶點少年分隸諸將布別類傳各鎮堡營督防禦浙人持以爲無忌

詔裕王景王出閣讀書

先是大學士李

王出閣讀書上令徐吉舉行未幾命徐修高拱檢討陳以新爲裕王府侍講景王出閣詩環世宏林煥起都御史張珩巡撫延綏珩論至是始詔出閣起都御史張珩巡撫延綏八月奪仇鸞大將軍印事札饒大督假病不許出禦而印大將所諸備律令不行之督假大將軍印置將出禦處上謂本兵不可斷歸即取伏

將軍印置將軍府仍夜至營第收馬印想馬
副命大志病重親奉養謂乃奏以總兵陳時也
高督師 詔開軍民納馬事

孫仇鸞屍梟其首父母妻子俱棄市 初鸞家平

林江俱月功次授錦衣衛指揮知事以事必敗
乃出奔居肅寧軍城欲叛降虜因失及還卒獲
之卻督桂師以聞下獄鞫之刑乃盡焚通虜
亂政諸罪狀 上大怒命法司會訊詔具其
試窮竟人畜其志受通虜等情每生民事干謀
逆未正國典宜訓棺斬首梟示九邊以爲人臣
不忠之戒時氣姚江侯家供係逆黨宜其斬首
妻妾子汝付切臣家爲奴財物入官其父母
祖深兄弟不脫籍之同與俱流三千里家人欲
林等編發成邊 上曰仇鸞大逆不道爾之
族雖已殛矣難以照常處分仰訓棺門及斬首
梟示以懲父子妻妾俱斬及孫父族功罪家爲
雙建時氣姚江等師爲處決仍各到原隄林等
編發通虜永充軍伍仍市詔天下暴寧罪惡
開引法 總督湖廣貴都御史張岳平諸苗
拔高岳論曰仇鸞以庸暴之資叨非常之寵宗
祿而謀逆之心望其有委其無主之端聖心不
其負而之至此也蓋自持其無功而歸聖心已
不能無疑然猶望其有聞與之進者乎豈聖
之憂一發之報耳使少遲旦夕之命必不復生
而帝常將或有疑焉反者余曰鸞不反則反無
足憂其誠之孤將爲其耳或以所以時之今日
恩竟古往臣反逆者其始皆憑恃寵靈建大功
以禍人之心乃可惡人之從焉總諸路之兵運
關之柄而不缺少過其深人之廣此其一人豈
能反於其跡息而不可謂通者不逆竊一時之
權以肆其毒耳嗚呼鸞不足責矣使國家有注
事之臣猶疑何至委大權于狂聖子矣國家養

士二百年饑急一巡所恃乃使奸究之
使得以亂法干紀辭臣何辭其責也
上諭王日朕
詔建 景王府干湖廣德安府 二王將軍特體

一王留京一王封國宜行降建之屬部
一王封國宜行降建之屬部

詔廷杖兵部侍郎蔣應奎通政使唐國相劉繼

先是應奎協理政務其子繼詔名于兵籍中
肩前功官于戶部相以子視教爲使意家來盟
功授百戶至是 上諭大學士蔣應奎政務所置
或政務事申凌汝志因論知應奎國相首紅
張望士氣不振朝廷日懸金爵之賞計功授人
倉不肯用命况繼詔乳臭小兒從從繼詔中
命繼詔之外子應奎國相身爲大臣甘心降
之按之 上怒者廷杖之編
繼爲民其子冷撥被取嗣

九月更新舊戎政

南京試御史王宗茂論補外 宗茂上言劾高

日 陛下以三皇五帝之隆而容此兵工雖充
之儀不知天下後世將以 陛下爲何如王也
至非不知滿之禍指氣使臣無所爲父母失養
之子其若有甚于天下臣民罹高之害也哉時
之自臨林本願有甚于失家附苦者此時而
言羅奔臣之父母妻子將享治安之福有愈于
臣之生有矣 上謂其狂索王是論宗茂爲評
降職

不十月徐階解部事

總督宣大侍郎蘇祐等出塞平虜我師敗績

時佑與巡撫侯德總兵吳璘備謀出某軍某處
官撫答批都察院會兵部議請出某軍某處
卒以者無義賊兵部覆言大同兵威情財
益謀今各官習見矢石揚舉率從進退未
而深入力戰以奉也表之議以亦可為宜
可以作士氣上便之今也
獄中七人之家以為水事者高

十一月御史俞時以邊務疏論高 言諸臣平日

多計爾偷期不為不盡而不見有成功者言
莫不足用邊事竟不可圖狀由高不厭服屈臣
大諸臣之議邊儲議邊則有嚴急高宜慮心
氣陳于 陛下其後實可停某冗食可有某官
制可發某軍而可理轉移以處之緩急以濟之
使 陛下無憂邊儲可也某才術可授督撫某
號勇可任將帥某機智可察吏果訓練可服
破貪格以期之任便宜以行之使 陛下不無

以楊繼盛為兵部員外郎 初繼盛論休道釋典
史三年虜敗約廢典
史三年虜敗約廢典
史三年虜敗約廢典

十二月吏科給事中何雲鴈疏陳考察六事納之

吏部覆言後四事人所當言前二事亦可採用
吏部覆言後四事人所當言前二事亦可採用
吏部覆言後四事人所當言前二事亦可採用

以本兵趙錦阿附仇鸞請成造以翁萬達為兵部
尚書萬壽奉奉太子少保追諡襄毅
癸丑嘉靖三十二年正月朔

上不御殿

逮繫兵部員外郎楊繼盛于詔獄論死 初高見

成功仇鸞敗謀欲誅盛言鸞欲殺令制已故二
月致還其食且欲如庸打名也乃繼盛益不平
高始遷刑部即徵移疾歸既而調武選遂日夜
具疏專疏成以是月十八日瘞木上之言臣削
阻馬市逆為族獄吏欲成臣 陛下特寬其誅
不二年間復今官臣夙夜兢兢恐所以捨身報
塞而莫知所為則未有急于請誅賊臣者方今
國難維艱賊難肅未有急于請誅賊臣者方今

論之已諾事皆言其貪汚小耳臣敢以嵩之
朝政反君十大罪為 陛下陳之 太祖罷中
書丞相載諸相訓計主宗法為萬萬臣雖然以
取天下之具不可一日下移嵩以擬旨自任遂
痛威而臣以市一己之私思天下許臣咸畏嵩
則歸臣臣臣忠君之道也今 陛下下一善嵩
必令子播衆以為求之也臣又刻 陛下下之
記欲使天下後世謂 陛下之善嵩出于彼而
後已此掩君上之治功罪三 陛下下之善嵩
當命于世嵩約義子趙文華三 陛下下之善嵩
手後密漏泄即此諫切嵩之賊世嵩與文華
疑旨送入探司知矣此奸賊子之借嵩與文華
試其孫月邊功先以外存賊陽必進則行內
姻家平江伯陳安泰為總兵神人御史黃如持
巡按朋黨比周妄奏孫藏效忠奸奏捷功

[illegible]

天下貢士命大學士徐陟翰林院侍讀

年及就為考試官取合大章等四百人

會諸將領取四百人

先聖先師于文章殿東室

永明後殿至是移祀文章

三府賜故大學士楊士奇祠額及春秋祭文

總督三楊兵部尚書王以旂卒

詔進繫武選郎中周冕于獄削籍

歐陽必進以嚴效忠月功快必進奏勝下兵部

三月廷試賜陳謹曹大章溫應祿等進士及第出

身有差

命兵部左侍郎楊禕兼右食都御史經畧邊務

本原正其純綱為其請考蘇其田弊既而報蜀

所修邊堵數臺已餘大半其未完

者請命總督鎮巡嚴督修治報可

詔城京師外城

宏遠蓋為萬年之計

當且所築僅正南一而規制編隨故未成

如議至是兵部尚書畢豹等相度京師四面

進上令擇日起工勅諭平江伯陳瑄督理

工虞冠延綏總兵朱子梅御戰久之上命傷

詔設副總兵官于鎮江

海寇犯浙東以防守

運道艱阻為害非淺請添練兵守御鎮江

而罷上令暫設副總兵官乃命分守

六月南京給事中初清寺疏請減冗費從之

廣平言通因山東徐郭歲荒特遣重臣賑恤

湖廣江浙所屬或經歲旱或經年水

水禽益缺成川或旱或水皮竭則無餘或子

行道路梗塞大江以南壽松諸屬則盜賊公

往逆井邑坱圻以破格賑賑難民困于京師

之帑藏既虛各省之撥括已竭額外之徵求未

已軍興之供億尤煩工役之役增調定河之費

日廣司農百方籌畫求所以生財者未得竊謂

燃眉已急改絃雖緩似宜回平又元費力即冰

省耳疏下戶部覆言各處災傷已命賑貸至

明倫彙編
家範典
卷一百一十五
訓誡典
教訓部
臣等謹將前次所奏開入營兵衛軍民人等
計一千餘名食糧官局處置一十四萬計而此
額外奉計又計餘萬計內府供用而出計亦
萬生誤一十七萬五千餘斤而又召買一十
萬五千餘斤沉湮香生派一萬五千餘斤而
召買一十四萬五千餘斤詎所督辦益可頌
其無用之耗無事之費無名之文無益之費不
可勝數以天一畝之人不過三百餘畝而近
湖大約以五百萬計之人不過三百餘畝而近
來繕造蠶桑修城濬河衣裝賞賜皆出蠲銀金
計之外何如制用益不可支又安有餘帑以貼
百姓急宜如清季議者
命戶部左侍郎
致取中商馬定綱報可

吏部尚書萬能致仕給事中朱伯辰劄籍

吏部尚書萬銳致仕給事中朱伯辰削籍

明通政使司設左右侍郎各一人掌文書
凡內外章奏皆由該司轉達於上其有
宣諭及勅諭之事則由該司分給各衙門
以憑遵行其有因事關軍機而須密寄
者則由該司封固付驛遞送外其餘如
吏部舉人等事吏部尚書批發後以文
冊名上伯憲上頒發其不可置已也遇
章奏而無批蓋免御覽差解經綽其詔
旨班行臺憲何堪任使文萃奏辨言通
政改漢制而延之左右將事例不外補
合吏部以稟下而又據所擬伯憲條例
是必出於臣而後快也以上
鑑前為都御史後以侍郎致向書刀通計前奉
考滿事涉微罔措不啻一品悠謏上乃
留宿衛仍舊文筆

詔弘治帝侍郎賈應春總督遼寧

通事

前值展藉
仍留文筆
詔兵部左侍郎賈應春總督三邊軍務

九月召原任吏部尚書于默復任

都御史屠橋

御史周延上特用默

23

詔錄 獻皇帝慈烏鳴集之祥

江西泰議三番
齡奏言
聖皇

始封之國。舟泊麗江慈烏以萬數集江柳阿。嗚噪。江西提學副使李夢陽恭送于文舉可。其事神異。直歸付史館。禮部議覆認可。

其事神異宜錄付史館禮部議覆詔可

兵部議武舉鄉試三次中式者省經起送會試永
爲定制從之

十一月命兵部左侍郎楊博兼右僉都御史總督

十二月南京給事中賀正奏拱衛留都七事

臣一員在江南則居新江口寺處在江北則居

言各營軍士宜汰其老弱稱以精壯所同以時

閱視許勤支營房地租銀犒賞二番城壕言通

策三門濠河有填淤者濬之四肅門禁言守城門軍士原給器械宜專官查驗整理五許奸細

言京城內外及徐滁和地方宜編立保甲嚴行
議察大虞探報言水車戰艇宜倣沙艇改造其

勝鯉棲和雷臺存之七重應援言池河新營所屬飛燕三衛効規蹕官聽兵部節制江上有賊

亦與鳳陽相鄰
嗣遣上從之
召思齊丁直云則耶思齊丁
為一耶寺叩鐵堂

記總督河道右副都御史詹金爲工部侍郎職掌

甲寅嘉靖二十二年正月朔

上不御殿

史 3-21

唐苑杜氏覺

地帶王丹也諡李武後隨陽孝順皇后

詔廷杖六科給事中張思靜等

以質重中失謹萬壽字故也

戶部尚書張潤卒贈少保諡恭肅

潤昭分人確雅有度而居

一王千奉公剛正自持

二月命工部右侍郎陸本義食都御史督修顯陵

時太和山將說工因修有事峻恩路使本督之

詔造天祀十二章衣服弁服

三月禮部尚書歐陽德卒贈太子太保諡文莊

德泰和人字慶宏初知安州遷南京刑部編修事唐事府事召直無選跋在禮部嘗議

二王是諧婚禮及康妃喪賤避府與上意忤然上察其持正平實容之漸內士大夫力相望其不寬所卒士論稱之

以吏部左侍郎王用賓為禮部尚書

京城外城完各官陞賞有差

四月詔罷總督宣大兵部尚書蘇佑以兵部右侍郎賈應春代之

五月倭寇掠蘇州

給事中王國衡上言招降賊首汪直非計本兵屢言直木倭郡人以通番人每後朝受自竊有不取之

致有今日倭變賈招降非示弱心以上以國憤言是令一意剿撫降順者得以不威賊首不勝

吳月以王忬為右都御史巡撫大同

韓宗道林

為可撫大同者舊倉卒不知所封王忬可乃手勅吏部曰朕思大同撫臣須得人乃可忬以王忬為右都御史巡撫其地趙令

之任初忬在浙江為憲錢榷柯喬廣諸將領城劉堂孫敷爰光等爭會逐北或以以殺者

復廣為偵刺兀沿海大滑稍獲內主者悉繫按

獨往而餘繼在海中者亦無以救我與所從

往往食盡自遁散天行視諸郡邑未城者計是

所由急繕城郭城之凡二十餘所杭州官軍以

烽火不時發日集坊民聲呼午鼓夜者怒呼令

羅之曰吾斥候明無慮弗及奈何先敵而進受

困駭耶一郡大喜至是往撫大同以徐州兵

副使李天寵為余都御史史忬去而浙中

七拜都御史徐堪馬政

二萬而用有餘乃今各邊奏計額外外固空虛

專憑內既然則馬太僕寺設于外者豈實虛

設乎臣請自京師之外至宣大經遠遇有奏計

宜量給之餘則勿許各邊死寺經遠遇有撫臣

整理先補種額以裕學生之原次查草場以廣

畜牧之地又專任守巡一人時加稽察則既收

充于塞上而內閣不至空虛

馬少卿盧壁條上馬政事宜宜督通員明印

塔訓署築均地差以較目前而開場

圖廣學畜以為久計上俱納之

八月進徐階太子太傅武英殿大學士李本太子太保文淵閣大學士

南京太僕寺卿董煥條上海防四事

一日祭

壁言兵

四

地形今江南之委于村落皆為戰場而部
且相半開城禁河使各鄉兵當城近意業然
千諸鄉以固守余力于諸鄉以得無難有
則賊不敢散掠而諸困諸鄉堅守則兵不
分而力裕將人自為戰守皆星祖奮命湯
視海上擇要地築數十城以鎮而東南安
此其驗也二日預軍需言西北諸邊一切軍
皆有司先期部署以神督撫調度故卒有
可卒而戰今諸變之時上官漫督之者亦
漫應之員職前已成胡越河況百里之外
使軍中不實實功之費一會計所出計之則
之術也三曰練士兵言今議者悉謂調兵不
少發則不足多發則用不義父輕則師老
暫駐則兵散而賊復入急之則然實之則
為亂宜訓練士兵漸需客兵若土兵不足
近海丁壯及有罪調兵者居之海邊給
低定議之世而近其利其拔屋之外
難知今賊深入內境凡我動靜無不知之者
焉之又其始至千人四布莫測而鳴號舉
又誰焉之皆好氏所厭也誠使郡縣得人
大呼恩信問疾苦時拊循使吏將反本而
不肯下人我禁制之則為我用不能制之則
賊用故安反側奴豪鄉治亂之機也謹入
司議 西苑獻嘉穀 雙穗三穗 七十八

九月以南京都御史吳鵬為工部尚書
吏部尚書熊浹卒諡恭肅 諡論佩佩格于寵
臣風 以南京戶部侍郎楊宣接勸浙南北
詔存問南京兵部尚書致仕湛若水 時若水年
九十廣

滿探官以聞禮部
請加以存問從之
十二月命鎮遠侯顧襄總督京營戎政 時平
卒顧襄 弟陳
蔭故大學士張宇機孫遜膺為中書舍人
乙卯嘉靖三十四等正月 朔
上不御殿
詔錄宋儒朱熹十三世孫法襲五經博士
以南京兵部尚書張經總督浙福南徽軍務
時朝議欲徵狼土兵剿倭寇以經嘗總督兩廣
有威惠為狼土兵所戴服故用之朝令經制
明改說宋 泰王 未 嘉靖 四十四
天下半得以便宜從事開席買扇自辟置諸
佐辰絃亦廉觀自負武而中并切祈謂為不
足平
都御史屠僑卒諡簡肅 僑鄞縣人有六節居常
手以清謹著聞
二月以原任兵部侍郎張時徹為南京兵部尚書
參領軍務
遣工部侍郎趙文華往祭海神兼督察海防
時言言海寇猖獗宜遣大臣稽諸東海以專其
權宣布朝廷德意即令家親戚備訪求區區長
表因焉文華可用上從之乃賜文華印執
時以密語言文華本嵩族人既奉命出還嵩
時平

帥所駐劄即並雖休有司無不望風震懼亦供奉江南為之田樂至于牽制兵機而成功以效紀律太尉既主解休須餉兵半天下而賊勢愈熾人皆以為高引用匪人之罪云

三月 詔以總督劉逢保定都御史楊博為兵部尚書 時事約休疏

尚書 王轉代之

詔進王忬為兵部左侍郎兼右副都御史總督前遼 忬撫大同方半報而劉逢總督楊博入為本兵 忬舉忬上手嘗用忬代博令速赴報不

必候代其大同巡撫 事行總督許論督理

四月 詔修江西許旌陽真人宮

詔議民安 旌陽真人宮 旌陽真人宮 旌陽真人宮

詔議民安 旌陽真人宮 旌陽真人宮 旌陽真人宮

詔議民安 旌陽真人宮 旌陽真人宮 旌陽真人宮

詔議民安 旌陽真人宮 旌陽真人宮 旌陽真人宮

詔議民安 旌陽真人宮 旌陽真人宮 旌陽真人宮

詔議民安 旌陽真人宮 旌陽真人宮 旌陽真人宮

五月 遣官校逮繫直隸浙福總督尚書張經及泰

將湯克寬請京論外 經疏目理不蒙刑部尚書

何喬遠論待決 罪成繫獄待決

六月 吏部請造勳爵宗圖文冊從之 初勳爵宗

籍一遇故絕爭襲紛紜無所考証吏部請之知

軍職貼黃創行西京五軍都督府將各公佐民

父祖始封承襲未應立立功者仍派子孫與庶

業者所自出借造宗圖文冊一存本府一送本

部一送吏部五年一造請 著為令以杜紛爭詔可

詔罷巡撫浙江都御史李天龍詔逮詣京論外權

巡按浙江御史胡宗憲為倉都御史巡撫浙江

時宗憲與趙文華合文華欲挾宗憲宗憲亦力

捕天龍欲奪其位言主浙省活廢事 上令罷

黜之文華遂薦宗憲乃以宗憲代天龍而復

詔逮繫天龍休京下獄論次

秋七月 遣道士二十三人分賞香帛祀歷代帝王

陵寢 巡撫四川都御史張采討夷亂平之 延民附康

倭犯南京 先是高華述倭犯杭州西掠至嚴州

歙縣流劫至南陵趙太平時操江都御史守太

平趙洪禦之賊聞而東犯江寧鎮守總兵趙

未幾擊率勇士召人出時賊已至嚴華率勇

緩不知但阻嚴城天固各門外鄉落搶掠起途

後人由安德縣臺天固各門外鄉落搶掠起途

陵間時應天府推官羅節禦指揮徐承宗率兵

走賊遂過關而去

廣寇古北喜峰諸口 時時至順鎮未幾廣所打

古北喜峰諸口 時時至順鎮未幾廣所打

古北喜峰諸口 時時至順鎮未幾廣所打

古北喜峰諸口 時時至順鎮未幾廣所打

古北喜峰諸口 時時至順鎮未幾廣所打

古北喜峰諸口 時時至順鎮未幾廣所打

古北喜峰諸口 時時至順鎮未幾廣所打

古北喜峰諸口 時時至順鎮未幾廣所打

古北喜峰諸口 時時至順鎮未幾廣所打

九月虜犯懷來

懷來州城被圍打來縣李憲聚兵

石溝諸處總督王督督兵部左侍郎任一千千戶所備

給事中楊允絕疏條禦倭之策

言海寇為患已

官相繼日甚而迄無定期者在終習不振而聖
源不華夫為將之道曰誦曰去曰謀曰金鼓不
全不知此故用兵之際絕無紀律不鳴金鼓不
別旗幟聚散如兒戲矣毛將必謂官失而不完
有戰而不知法平為兵浪戰戰目相蹂踐全
動以增兵益師為滿意不謂乘賊聲勢緩已罪
民為江南之兵始以糧赴次以雪實井境有無
臣臣愚以為為將者雖可于解源則又不
在外皆應皆在京應要官可及路皆應取兵
吳以臣家隱憂益不止海島之間宜勒令大臣
漢心離處倒絕朋匪之私派掃苞其之言此疏
本蘆源平復之要道也廣入納之此言此疏
接吳瑞登日當時為父子以貨賄多寡為黜陟
而又用趙文華以資餉江浙之吏悉飲飽醉
之根本重地安所安撫吾以為廣免之說更有
者不切也

冬十月裕王第一子生

殺巡撫李天寵總督張經兵部員外郎楊繼盛于

西市 劾繼盛具獄至冬月朔發二木詣審諸內
臣士庶夾道擁觀因其指日此天下氣士

又指且三木竊嘆曰奈何不以此藥斷吳世
雖盛口吟日風吹如瀾端端疾音談談淨聖明厚
臣置願同登桐系士可於長城見君王聖明厚
德如天坤運計兩平過漢唐拜辭生來復復
此臣原自不隨揚上竟體之上至復復
臣與誰盛張經同 誰豐泰之至是復復
盛妻張氏上言願代夫死不報以是月一日
于西市天下竟之

按吳瑞登曰士師天下之平西南臣民之聚
役張一節無辜受戮亦下陰陽之加召與之
為第一快即李天寵之在亦不遇飲酒醉
何言失律喪師特為趙文華輩所誣陷一旦
致之威況當刑者百人而所失者九人三良
可勝誅哉嗚呼此忠臣耳焉故入至于楊沈
顧論侵員而反曲律嚴絞
宜天災地變史不記書也
按楊繼盛疏稱詩曰晴氣遠大庭冊心照不
平生未報恩謂作忠漢橋天下相親謝謝
忠愍在武選司嘗獨居深念至夜分夫人張
其誠曰君受上恩恩有以報耳漢曰嚴相
方用事君有言時服忠愍不應逐沐浴其
上在獄時有一吏應生降其同族前書履歷
不為動又欲自且事申校忠愍曰雖乎血三
而若者則地下必有以報忠主及遇害時王
真徐中行吳國倫王世貞等親往哭祭其
喪而王遂似女許配其子于趙應麟其後
人所謂 論平倭劄胡宗憲陞右都御史知李天保
被文大論日請內結貴會外布常與親撫和
復達天角公殺廉臣自是而沈鍊即希顏
美即關門不朝不足
以洩義士之憤也

十一月光祿寺卿章煥疏條禦倭之策八事

一曰統兵之制未定言將佐雜居諸軍專司合兵
 視將而無事相習有專權便則必將有專司合兵
 有常伍無事相習有專權便則必將有專司合兵
 兵之制未定言諸軍則不賄客容則不聞軍
 有急難之不能爭諸軍卑而處諸將却掠必平
 時有約束臨陣有紀律則兵可擊三日調兵
 制未定言調至士狼狽得難調則兵可調四日
 之兵爲準調至士狼狽得難調則兵可調四日
 暴兵之制未定言分道募兵皆指手安撫未去
 不定追捕驍驍必起其技兵皆指手安撫未去
 厚恤犯法而逃者孥戮則兵可擊五日兼兵又散
 制未定言始謂客兵不隸則兵可擊五日兼兵又散
 客兵及郡兵難持不隸則兵可擊五日兼兵又散
 事且恐爲客兵所侮必識准召募低微可聚不可
 六日屯兵之制未定言兵有召募低微可聚不可
 散有行列則兵可散不可說今諸軍中強弱迥異
 幾遂令治行列強爲區處則兵可散七日荷兵
 之制未定言南方皆田澤之產糧之場耕種
 之家所食必行有兵限止有堅壁又有輟地有
 間謀則可正可哉可行役從役者王戰行八日營
 兵之制未定言師行從役從役者王戰行八日營
 今或臨陣未食或食至不功或師行境外食具
 城中必飽軍有制獨士有資財必扶危恤孤問
 獄則可飽可饑可司可死而兵可養又夜後賊
 來則多於櫓簪蓄積收斂敗無所食又坐困無
 計使羣賊結黨蓄積收斂敗無所食又坐困無
 計使羣賊結黨蓄積收斂敗無所食又坐困無
 計使羣賊結黨蓄積收斂敗無所食又坐困無

四月以南京吏部尚書鄭曉為右都御史兼兵部右侍郎協理戎政

以王用賓為南京吏部尚書

五月以吏部左侍郎吳山為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

大徵夷夏諸兵協剿倭寇以工部尚書趙文華總督浙福南畿軍務

初倭寇日熾國無寧日趙文華上言乞援按御史御維忠亦上言倭寇薄通州攻圍未解餘衆自狼山轉掠江諸郡而為僞爲

留和門戶鎮常乃清運咽喉不可視為緩急夫集客兵廣如諸臣協心戮力共靖疆圉

南比如今日者倭使地方多兵分設防警不無顧止失彼之患倭兵應援莫不容已者趙孔昭乞援已諫令徵集湖廣土倉永額夷兵所山東河南廣東打平胡廬等兵共六枝低處亦有

軍應援今日論選河南陝西及山東一衛兵陝西延綏兵徐沛募兵勅遣才望大臣一人總督前去以爲補助保固節節上然之文準請行

乃命兼右副都御史總督浙福南畿軍務

六月以翰林侍講邢一鳳為南京太常少卿

大學士嚴嵩乞休不允

時嵩一品九年拜前上

善與許臣歷序九年者例不引奏復職况臣忝居廷臣之首再歷九年無尺寸之功以年以例俱當引避

上附圖之

勅建真武殿于齊雲山

七月詔授常侍太子太保禮部尚書顧可學光祿大夫柱國蔭一千廬子生

倭犯薄海撫縣指揮徐行律程祿有戶方存仁方

戰歿之行健隨指擄任一千五百戶

八月衍聖公卒賜祭葬如例其子尚賢請同籍紳

制許之

詔廢徵王載堦為庶人自殺王國開封之開州

其舊命而置之和州必遊倭御史劾王天不

及王即位徵王載堦自廢徵王國開封之開州

土兵有美田畝及木石異者載堦謂爲國中固府

沒入之民閭友子稱端應者俱獲昇入府爲官

煙不可則以平衛其官婢小有責鞭辱故昇

尸焚之或生啖虎豹或生錮柙中棟焚飲羈吳

壁徽道行省不忍聞又庇其伶人使焚殺諸紳

輸者間以白王女婚仲伶人不爲問又架梁殺

其地州士民皆重足立權手屏息恐觸忌云無延

算有案散人者以羽客出入王門下知上府

方術乃竊王銘去京師黃錄計王上服之

後索銘散人不能繼詔書成王上謂君猶當自

獻何爲殺彼市寵乃不與散人啗之而王好爲

行僧從其食客之謂殺及屬楊遊數月乃還

冬十月太醫院御醫李杲進玄獄仙芝四十九本
詔留御前賜杲綵幣

賜故黔國公沐融沐肇祭葬

融章伯朝輔子刑
沐公爵師如例
給恤典從之

馮岳平湖廣苗

苗張岳張宰苗苗盧阿項吳平
張子俊奴總督苗郎馬苗至徽
總兵石郭憲復擊平之提調處張益古都御史
兼兵部右侍郎石邦憲為都督同知餘兵卒史
賞有

金

十一月虜犯遼東塞總兵官殷尚賢遊擊將軍閻

懋官禦敵

廣家十餘萬人與靜堡諸寨商賈
寺師兵出禦方嚴敵之事聞略
有差總督御史五府任條二

賜尚免朝仍腰輿入直

賜免拜賀惟入直酒蔬
仍賜腰輿先是賜乘馬入禁
至是復加恩寵為異枝云

加趙文華少保胡宗憲右都御史各任一子

以平倭功也各任
一子錦承千戶
朝鮮俘獲倭歸俘

總督胡宗憲督總兵俞大猷帥師攻舟山倭平之

初白晝莊後復賊悉踰惟舟山倭據地結巢
官女環守之不能克時主振兵俱已遣歸而川
俞大猷經營舟山之賊會夜大雪大猷乃督兵
四面攻之賊悉銳出戰殺士官夏翁送諸軍金
幣賊進賊大敗歸巢官兵積薪草以掠其巢以

廣東布政司進龍涎香十七兩

刑部尚書何鰲引疾乞休許之

十二月召起丁憂服闋工部尚書歐陽必達為刑

部尚書

詔加贈故江西副使許達三代誥命

附錄

子錦云指揮許瑒復以祖父毋許之
命許上念達精忠勁節特許之
提督操江都御史高建言保福二山乃
三百艘分發各將手
官操練部議從之

獻後序

趙文華至京麻葉陳東華機製亦至
兵二部奏請獻後從之群臣服其服稱
賀仍舉謝
玄大真

潮教統宗

卷上十本廣明五本

新刻明政統宗卷之二十七

丁巳嘉靖三十六年正月朔

上不御殿

裕王第一女生

改都御史阮鶚巡撫浙福軍務

詔賜故南京兵部尚書韓邦奇卒贈太子少保諡恭簡

邦奇朝色人博學多聞為子行誼字敬甫

我不得為子言一時得者誠宗之憾以陝西

南京吏科給事中張師載等疏修考察事宜

言君子小人之辨其甚微君子則立身合義小人則懷德無足以及禍難行入考

察大典要當辨心術之微審是非之迹以爲去

留別分察平明問遠近再勘部數辨進既往及

欲開陳事跡以示賢

二月捕司禮太監李彬下獄論放籍其家

謂太監督陞炳新奏彬侵盜貢工所辦料及內

閣裁賑以數十萬計後軍丁進請里州會起

捕治法司謂盜大和律律用等物律與其實

比李李與王銀皆盜新發還如律沒入其

詔罷戶部左侍郎謝九儀兵部左侍郎沈良才

時大計京官九儀良才自陳有司改用更科道

官庭錄考考察指還德九儀良才名特旨保之

亦異

三月倭寇掠寧政府

初果賊之說徐廟事賊大

賊約二千餘人人舉其府奉悉整門槍焚殺

德其總督胡宗憲方議招撫被兵不擊遂收

不降

虜犯常樂堡副總兵陳鳳逆戰敗之詔贈官陰祀

時虜以款有時出延緩甚速登入寇常樂堡

率次子于英督兵遇之虜衆不敵以次子英

殺虜逆撫石永以聞上嘉其父子忠勇賜

祭葬贈左都督世襲加贈長子官三級并

同翰林祀奉之

勅禮部冊封皇女爲嘉善公主

以總督陝西三邊右都御史賈應春爲南京戶部

尚書

擢吏部左侍郎孫陞爲南京禮部尚書

詔以副都御史王夢弼爲兵部右侍郎總督邊

軍務

宛平縣民張道等進靈寶詔賜布絹

山東御史毛鵬請設預脩倉從之

鵬上言比者

賑動諸國儲疎非救荒良策州縣預修倉之設

本以濟荒近多廢弛所宜亟行修復今東昌府

已修其可聽其便置入穀其濟荒倉米金五府

以總督湖廣川貴右都御史馮衍為南京刑部尚書

四月以兵部左侍郎王崇兼右副都御史總督川湖廣貴軍務 奉天華益謹身三殿及午門災

虜入薊州塞副總兵蔣承勛禦外之詔加贈蔣

勇西打木系手獲衆十餘人入薊州城林口諭建昌營諸河掠承平諸邑承勛率衆禦之敵死其二日出境總督王珣以聞上曰虜入近畿我將得獲各官不能勝禦又不救也敵國不從重奉命而國有此議之情姑不問其令御史實以聞贈承勛都督任一子正千戶既而御史奏劾總兵耿陽安等上怒奪行右都御史正

以左侍郎兼會同御史視學興膳餼御史

詔修薊鎮邊牆

對言源河口地缺乘隙進入從于得利復爾驛

邊牆將各工原修未完邊牆修補

問邊牆果起何時 祖宗時不知亦有因改之

五代石晉時劉崇割其十一州之地築樊丹道

金相繼宋去無復主我大邑始遂入居此地

復為中國有乃命徐達起古長白至山陽關增

修關隘以為內邊 咸祖干此建國益加修

果朝以來缺壞即修後又事缺東陲延誤費史

海峽關稅後九京畿邊境通關修費費

百萬古共一帶頗稱完固今日增亦修之

誠從源河口地一帶頗稱完固今日增亦修之

誠不能到增未修完不意該即從後入今宜

執管撫邊關修補專責延誤關御史關後以後

從某以入即治水口監官之罪如此人方知

事克有濟殿而論等復條上七事言修關邊

以因險隘充實主兵以備戰守神練兵以重

本該處裁撤以節糜費補給兵馬以救邊

虞宜大以開門戶嚴密邊境以滋勝前

邊已修六年所費不知凡幾今知補未完切

時其亟嚴修築之數以聞

南京吏部尚書朱希周卒贈太子太保諡恭靖

辛丑有事于郊廟在稷詔告天下

正朔係出治之地上下則責躬也朕罪茲十

五日舉祀高法大典正封禪刑官依條省

詔議修奉天殿

方議修復有天戒也然其時奉天門在即以

正殿今災事有不同所需速議修復但工程

日廣與門或以次與工于是上諭禮工二部

征聘作役方可不然然則應難圖也復謂書

吳山工部尚書趙文華等因言正朝重地宜

修復但經費須有次第當詳議奏請上曰茲

先作朝門為具殿堂隨次為之一應事宜

五月倭寇犯秦州等處

時倭寇犯秦州等處

臣 皇天眷我新明堂而治以是月二十八日建工禮奉告于玄極殿及大高玄殿百官皆親臨焉

十一月詔以災傷免山東濟南東昌兗州等縣稅糧如例仍命有司加意賑濟

遼王獻大木七根銀二千兩褒王獻大木十二根銀三千兩各賜勅獎諭

重修太朝門興工
賜故應天府丞朱隆禧祭葬
隆禧先以方術幸致仕至是卒請卹典禮臣執弗與上曰隆禧

于職有調議之功其所進藥方及香劑諸物至今在御宜特

詔加賜故主事史際為太僕寺少卿任其一子
際入居里中以奉軍前謀議平倭有功朝宗為上其狀命進尚寶卿已而加太僕少卿際一子

十二月雲南左布政鮑道明進寶石計一萬五千八百枚

工部尚書蔣璠卒贈太子太保諡恭靖
璠歸安清平鏡有胸帕而遇事有不可奪之節卒年九十

冬無雪
上命詣至千雷殿請雨
逾月雪降臣吏皆

附錄
給事中徐汝璈戶部尚書方維禎等
編軍民呂希周侵牟軍祭以日事有指事而馳驅覆故為功可以示調停不重任可知矣

詔止軍門納級
昨總撫趙汝欽劾人前難持言頃奉何士豪等衛逃軍漢史句提督軍門羅自官馬驛人于日晝大都而軍前未見肅清之實大元軍下款罪一等而亦令領餉之國其出入上罪落敘用軍門恣其剽掠之國其出入上罪落官任意行私令悉大國原案空口問汪

詔嚴捕妖人馬祖師
胡州之有妖人馬祖師以幻術惑眾有物如蝶人人家受其術者其家以之則以妖人殺戮或人在其家者其家以之則以妖人殺戮或人在其家者其家以之則以妖人殺戮

起兵以嘉興會為其謀者官軍至捕之至登手皆先被擒至期馬失樹白青二旗賊火燄兵

追擊及于雙林盡殲其眾得馬祖師者沒去總督胡宗憲等以聞兵部覆議兩浙倭寇擾民生日變是以人心搖動雲集等易生故欲遣一鼓

派官督鳳肅聚卒思靈誠補元氣未獲辦山道

以刑部侍郎潘恩為南京工部尚書

詔以冬寒暫停山東保定山西採礦
召先差採

并歸衣千戶張誠回京時一歲先發所入各礦金銀玉莊略銀七千五百兩保定金二十八兩

銀九百二十八兩山東金八兩五十二兩
十一兩四十三兩河南銀一萬五千兩
七百兩銀一萬一千二百兩
雲南金四兩銀一萬兩

戊午嘉靖三十七年正月朔

上不御殿

詔以天寒罷河南採礦召主事沈應乾千戶李鉉
回京

陝西西安鄠縣民王金獻芝山一座

一本所有徑一尺八寸者校本名曰山
應萬年芝山以祝聖壽上祝番之

詠祿詩火任少卿李鳳毛寺俸

寺火排天來道
馬從議以有邪

給事中張學顏請久任督撫非六年九年以上勿

遷吏部言久任責成者所以重託付之權備實

諸卿既卿疏有缺缺抵及督撫若督撫歲久不

遷而資望淺者乃得職望督撫俾速化之心失

出入均勞之義非定論也第立榜加

督責令毋貽患地方凡詔如議行

命戶部督催廣東年例香料

二月賜嘉善公主薊州牧馬草場地二千五百九

十五頃

廣園大同右衛命發帑金應援

時大同自朔
歸桃松素之後

勝園因且急者滋製道路擾事烽火斯絕總
楊順上書告急副總兵尚未表達遣人右衛屬
速誠園之救重經月不解遂按御史路崇本
右衛城冲衝遂而食折屋而勢甚倒懸宅在
巨夕上聞而大駭命戶部發帑金十萬兩
遣才幹司屬督運辦之時度支告匱尚書李
邦彥以濟體之上切責錢等謀國不忠明日
純謝罪請先發大倉銀五萬兩及紫銅開城
倉押圍客兵米二萬石豆一萬石兼程運至
大同以資

捷繫楊順路楷于詔獄尚書許論削籍
楊順松債未歸總督楊順納之上其狀以爲功
已而德名案松債急順急上言勝情回謝欲
勝朝廷歸之未及失德答于黃台吉點勝也
官以張教人立富易挑松債順信其治以松
之而位竟在得順楊順納之乃上言
密納路隱其事命吳時來問之乃上言
差兵和松松債未歸此不過房中一亡婦耶
功以諸示京師及關廟會案又張皇敵勢
罵朝廷爲兩難之說以自解已而輕望
封以行七千金賂御史楷楷遂給以監獄共
然則朝廷御邊之用悉供順等保身爾家之
需耳兵部尚書許論處各明言不漸與順
比肩隱蔽心實不忠宜各明言不漸與順
同上之戒上怒命遣官校逮順順詣京下
錦衣獄已而制蘇湯民論亦依回田軍方銳
南京

三月召起復楊得兵部尚書
明上乃思楊得
忠勤乃自服中

補之

以刑部尚書賈應亨為戶部尚書

以兵部侍郎江東總督宣大軍務

日右衛人因販開城軍將交與急用心處置可
一象丘會都御史尋論兵部日右衛因急江東切
以權任辭務令盡
心幹理逐賊入衛

捷繫都御史阮鶚南京

鶚先督學浙江過倭屬
會省守臣門奉調之
天鶚平生使客武林門納之至詰百病或建
巡撫明總督朝宗憲當于嚴世蕃建議嚴世
蕃庇之而鶚力主調乃移檄開關創建巡撫兵
費稠雜鶚遇賊于桐亭大破于進江手奪至福
清至海口塔募主者應敵大破之而世蕃雖
受宋嚴莊劫鶚以數客兵參奏民間竊盜淫

無得結縛所獲賊首不可勝言
部聖著復破擒事中劉初劫之乃臨陣旋
師鶚立論不屈且先有敵客兵編賊省後賊
上以鶚雄立所功勳是勳遂允給齊斯緊其撫
罪乃特恩免歸田里然破倭賊之功鶚尤為
珍宗憲雄兵成而巳至今浙福思慕其功

協理京營戎政兵部右侍郎鄭應為刑部尚書
晚因上言故事在京軍民詞訟俱赴提法司告
送法司問斷各衙門有應問者奉提法司下
有與比奈事權不一諸司各自受詞不須奉送
甚有取怨貽誤為利計其間兩禁提法司
以意見出入與例法令致害良民苦于紛爭
者于詭害請申明會典條例令內外諸司通行

詔逮繫兵部侍郎吳嘉會于獄論削籍
御史
民美刻

嘉會侵謀案案帶金時是會為兵部侍郎
而獄其
命奴繫獄獄似江尚書書劉繼代母已

捷繫給事中吳時來至事張紳董傳策于詔獄

給事中吳時來上言知韓韓政二十年引用
人選事日繁令其子世蕃入至子與國政
幾微以市私恩引其親屬宋為文選郎中
為職方郎中此固為奸賄公行延進一人
止一事非准視所入之多寡而已如趙文華
事之是非准視所入之多寡而已如趙文華
被逮行途五千及其不免而為浙東總督
以三千金而轉地鄉順順欺
而三陰其子許前後行金三萬而方許亦得
官從後王案其子若廣銀五萬而趙亦得
官從後王案其子若廣銀五萬而趙亦得

官從後王案其子若廣銀五萬而趙亦得
官從後王案其子若廣銀五萬而趙亦得
官從後王案其子若廣銀五萬而趙亦得
官從後王案其子若廣銀五萬而趙亦得
官從後王案其子若廣銀五萬而趙亦得
官從後王案其子若廣銀五萬而趙亦得
官從後王案其子若廣銀五萬而趙亦得
官從後王案其子若廣銀五萬而趙亦得
官從後王案其子若廣銀五萬而趙亦得
官從後王案其子若廣銀五萬而趙亦得

官從後王案其子若廣銀五萬而趙亦得
官從後王案其子若廣銀五萬而趙亦得
官從後王案其子若廣銀五萬而趙亦得
官從後王案其子若廣銀五萬而趙亦得
官從後王案其子若廣銀五萬而趙亦得
官從後王案其子若廣銀五萬而趙亦得
官從後王案其子若廣銀五萬而趙亦得
官從後王案其子若廣銀五萬而趙亦得
官從後王案其子若廣銀五萬而趙亦得
官從後王案其子若廣銀五萬而趙亦得

四月倭寇掠臨海縣
時倭寇二十二艘約數十
人掠臨海之三石鎮總督

謝宗憲

命兵部尚書楊傳。出督宣大軍務。時大副右衛

者以為非轉任不可。上特命傳出督宣大軍

部中位以待之。于是乃命刑部尚書鄧遠。屬兵

總督浙直胡宗憲。獻白兔。時宗憲得白兔于州

賀表。此獻之。天子學士嚴嵩

巡撫遼東都御史蘇志臯。劾籍。給事中張鑑論

籍。上命。初籍為民。聲言伐虜。羽檄日十。殺下。籍

大同右衛圍解。初楊傳承。命宣大徵諸鎮。籍

將至。乃引去。牛標尚未。野房相。幾四。間月。籍志

為立。同。頭。蔭。有。泰。將。周。現。者。往。來。廣。常。相。結。納

陳。善。後。二。十。餘。萬。牛。心。諸。堡。為。烽。臺。二。千。八

百。餘。所。潘。濫。千。餘。里。五。旬。訖。工。上。大。悅。加。傳

五月大雩乃雨。時久旱。未。欲。立。稿。上。命。齊。祀

臣。未。高。玄。初。雷。電。及。至。劇。雨。諸。足。器

初除進士于邊縣。從楊傳。請也。

命留兵部尚書楊傳于宣大鎮。先是。命。傳。總

假。及。右。衛。無。議。召。提。轉。給。事。中。張。學。顏。上。言。宣

假。轉。事。惟。令。其。專。意。綜。理。不。必。還。朝。上。以。為

然乃命釋

倭攻福建惠安縣。知縣林咸。歿之。先是倭千餘

丁。壯。果。城。禦。之。倭。攻。五。晝。夜。不。克。丁。壯。咸。歿。城

百。餘。亦。頗。有。損。失。乃。引。法。賊。領。率。兵。攻。倭。千。數

六月詔發工部節庫銀十萬兩。丁各邊修造軍

器。陸。兵。部。有。得。郎。汪。東。為。督。辦。河。南。事。卿。賡。回。部。辦。事

以宣大二鎮兵荒。暫免居庸商稅。

七月詔奪總兵俞大猷等官。初。總。督。傳。即。胡。宗

降。王。直。及。直。至。下。衛。浙。寧。遂。絕。與。倭。目。手。妙。生

列。編。浙。山。阻。崇。港。而。中。官。軍。四。回。圍。之。頗。頗。有

輸。獲。而。賊。竟。局。矣。生。我。兵。更。利。先。從。多。陷。沒。者

時。新。倭。大。至。上。降。降。嚴。旨。趙。宗。憲。及。時。平。賊

宗。憲。損。得。罪。乃。上。疏。修。言。水。陸。戰。功。于。是。言。官

極。言。其。欺。誣。并。劾。失。事。諸。臣。乃。詔。奪。大。猷。及。宗

詔遣兵部郎中唐順之。查理薊州兵馬。

大朝門成。時奉天殿成。上。命。改。為。大。朝。門。群。臣。未。竟。

命立承天府元祐宮紀成碑。時。命。工。部。立。之。

汝王祐樞薨。無嗣。國除。時。上。命。你。定。侯。景。進。瑞。史。王。樞。婦。榮。及。以。官

西死上嘉不。時。西。苑。獻。嘉。禾。五。本。上。命。應。于。太。廟。群。臣。表。賀。

總督浙福有謀侍郎胡宗憲復得白鹿于齊雲山獻之。

八月兵科給事中鄭茂條上邊務八事。日者兵

用勅巡歷明陝中及大略肅州

九月詔以曾子五十九代裔孫質粹襲為五經博士。

冊陳氏為裕王繼妃。是為仁

是為仁

詔停吏農監生及武官加納事例。

虜寇遼東。時大虜王又出塞黑石加諸部十餘

伯侯加將上泰將左副擊走之又寇遼東諸總

以翰林待詔尹樂舜鄭守德潘靜深為禮部主事

兼官如故。

兵部郎中唐順之遷京。先是順之奉命閱視

各邊國北言音準尤武以備陽突略定天下

備脫勇悍而沉寢一遺常虎視河北

敗馬朽甲終戈使虜虜餉不濟統是故往手

敗之變及近日之寇王近鐵豈遠達

廷因以樂之乃鎮兵則量而不理雖之終意

不補一卒不議督撫所理何事兵部從容

以聞于別攝兵部到事院等議三臣皆降

時巡撫馬臥已罷去乃命降總督王序安

用。

十月命太子太保魏國公徐鵬舉守備南京兼掌

中軍都督府事。

議練邊卒。即與戎衛勇思日進諸兵不交

復不皆即就耗散商事者更議各領本領

當城徵發什之六七上從之勒令邊守

成卒多異備不任戰勇為練費數萬金而邊

之徵發便如故也

總督浙撫侍郎胡宗憲請辭功賞不許。

柯梅宗憲督兵討之不能克制御史李綱乃

追劾宗憲弘治王有府屬吏按浙江御史王本

國南京給事中劉克誦亦劾其老師縱盜

功賞請行也奪宗憲日秩上曰卿計獲賊

人所共知特以獻卿故人即引軍事害卿耳

宗憲謝而引平徐深不允辭命兵部郎中

與宗憲之往浙劉克誦

詔治創鎮侵冒軍糧諸奸。

之。記下按臣誤治。

十一月詔速緊巡撫應天都御史趙忻松江府同知劉敏政吳江知縣曾一麟請京訊治

先是忻敏政會金山電報致誤幕及直松江城下火之方解時崇明氏惠亦以索餉不獲獲海防同知周管署印判官薛仕因之教場數日給事中蘇景和謂之乃上疏劾忻淫濫貪墨各官皆變狀因言敏政一麟皆忻所屬吏三人相與濟惡殃民罪人上怒命速緊訊辦法司言忻寺僧微過刑行事非方致招物議未宜食

詔免山西平陽太原二府夏稅

詔諭法司恤刑 上教諭三法司曰朕承天命為

聽律法不通作事無文銀錢賄賂貪婪賄賂

為職當思欽恤都察院通行天下撫按申飭有

地神明昭鑒在上爾亦能保稟恤

裁革光祿寺費 上以為多疑有報後仍歸內閣

口即今兩省大外蓋省總把館十餘官中軍費

所屬也大學士滿日臣間在宗時每歲額銀二

十四萬兩彼時該寺歲用不過十二萬節年

積有餘銀今乃三十六萬其侵蝕情弊可知臣

道會典舊規則諸弊可專上從之命御史二

給事中魏元吉等疏救荒四策 一賑濟久遠

總督宣大楊傳請築大同邊牆 宣大兩防拱

已未嘉靖三十八年正月朔

上不御殿

前軍都督府火

詔賜大學士嵩死在出入乘肩輿

駱羊酒仍宴于禮部

駱羊酒仍宴于禮部

駱羊酒仍宴于禮部

駱羊酒仍宴于禮部

駱羊酒仍宴于禮部

駱羊酒仍宴于禮部

新刊
一
卷

存留班固專勅訓番守分領操陳抵護陵寢

兵部言以衛官軍輪班戍守原係舊制若重兵
官軍輪班甲位令加操演專一藝院不許別調
其各兵二班軍番休者遇缺候軍門請遣人

詔速浙直總兵俞大猷試治

一手陳後諸門移築氣壘建屋而居閩中大謀
勢易成於百總兵俞大猷遊擊不亦練之南
閩廣宜加重治上命速大猷試治閩人復大
樂謂宗憲嫁禍大猷于是南京御史李瑞初宗
憲殺其二大罪瑞與大猷俱閩人宗憲疑有煽
猷以目掩掩

夏四月上禱雨于雷岳祭屠停刑既而雨羣臣

表賀

倭寇掠通州如阜松門等處

山西卒亂都指揮鄭印討平之

裕王長子薨

于典禮爲合于是

巡撫貴州都御史高紳討貴安亂卒平之

初貴安亂安南所屯軍李邦平張梨行捕犯捕
殺入賊毒川貴者且七軍至是昂牛舉匪九人
就擒辦寺以聞及稱貴州軍民辭少多係川湖
流民生事宜申明保甲以稽土著上嘉紳功
免餘允行之

以唐順之爲右通政

五月倭犯福清等處

詔逮侍郎王忬于獄訊治論次

之弊甚而其于世尚管從維盛其又爲徑紀其

將唯唯不欲以干請順之還奏劉銀額年減少

三萬餘人且去一卒未練仍以徵兵廢各營

實以鎮卒選練不任戰雖練無益而諸隘迫

事請以三年爲期當舉日何首略而今也且

渠衙獄三年期以推河之俗舊禁言官初總兵

督軍之戚欲以推河而御史駱思聰後被

盡目致放去特信之果請放歸鄉復爲革矣

御史方輅曰政府欲逐王抗而上下言目請歸蓋

任事負主上恩當嚴懲乃上言目請歸蓋

上從之乃遣官校械行至京下錦衣欲考逮行

上降旨曰軍令指揮之誤諸將皆斬今從重

生乃北午邊防御守備不設

詔改宣大總督兵部尚書楊輝督餉遼軍務

初輝在宣大有首李素雄塞外屢謀侵擾輝計
擒之斬其黨十有五人時出奇兵窺虜使
夫所別上修邊四事費半功帝上嘉之于是
丁輝罪擊乃移傳總督餉遼時方盛夏唐關命
輝以采額等屬夷爭通事不為我用乃約東諸
酋同時舉燧燒楊旋素等皆歸至山海瀋陽
餘里雖施連天攻石震山谷如是者三屬夷
報虜虜大震食以爲表其鎮增
益連販爲堅壁不敢塞下

詔更建玄聖五龍亭

京師大雨

上諭司禮監祈晴

以陶世恩爲太常寺丞

戶部尚書賈應春以疾乞休許之

以南京戶部尚書馬坤爲戶部尚書

詔遣官存問東一真人陶仲文

時仲文請假還

雷聲奉先殿門外志燭西

七月初命大倉銀庫月報出納之數

給事中鑒

處稅太倉銀庫正月內貯銀七十

情旨奉命

望上一斷光緒經費月具揭據嚴省三外之
况太倉庫以千萬計中開銷乞之煩苛命子
派蓋當不止如光緒所侵月者亦令月具四外
出入之數自當畏模模節而所省不貲詎可太
倉銀庫月報
出納自此始

總督劉遠保定尚書楊輝疏條邊務

依每秋彼此餽報緩急互異宜令遼東總兵
照于七月以後統領劉步移守前屯一帶一遇
石門燕河二層有敵徑自入關應援至于遼西
黃花一帶極富屬衝且平居肅所保尤重而
敵行宜前總兵李贊亦于秋期移守操防如遇
陳西有敵隨入居庸會合劉兵併入關截賊入

金星書見

南京禮部尚書閔如霖卒

如霖烏城人恭謹有

詔賜潘世子程堯書鎔放一歲

皇明祖訓祖德

詩恩紀金存堂詩四書大全大學衍義各一部

附諸帖

八月巡撫鳳陽會都御史李遂獻白兔二羣臣未

賀

總督胡宗憲遣江南副總兵劉顯剿江北倭于劉

家莊敗走之

初江北倭自鄭家莊敗後港西

兵四而圍之宗憲遣劉顯以錢率千餘米拔之

比將土調功在堂處應為顯所換實有言
之顯軍政既一送刻期進五顯軍所部先發各
管邊鋒進敵火衝擊自辰至酉賊勢漸滅奔
走追擊之先後斬首
四百餘級賊衆盡殲

詔發大倉銀遣官賑濟遼東
遼東御史侯汝
諒言遼東全鎮被
災三歲不登乞如大同布餉例節餉大臣大倉
內帑金錢以拯此一鎮生靈陷危之命上憫
而矜之命

原任刑部尚書何鑒卒贈太子少保
鑒順治人
有古大臣風
上諭重之

九月刑部尚書劉初卒
初順慶人
初前普學士
武廟有孝誼以學國維
定著無兩縣中貴余顧不與余俱職官嘉靖初
起廣遠為御史累進刑部尚書教然守正不少
詭法上

總督前遼向書楊傳請借通倉運糧以給遼東從
之
傳上言遼東災傷已極召羅星銀乞將加運
通倉運糧停泊天津者暫借六七萬石由天
津水運到州以達山海關顧腳陸運至各地方
給散其府縣則以賑濟銀兩提撥下戶部提議

原任工部尚書程文德卒贈禮部尚書諡文恭
文德承康人
篤學修行稱爲儒者命撰文不辭甘
陋勤上享安靜和平之福上念其剛毅及
平無以報

識者聞之

總督浙福侍郎胡宗憲乞休不許
先是總督浙
因南京御史李爾銜論劾宗憲劄
失事獲救實嚴功之罪詔下查盤科道官羅嘉賓
羅尚鵬便實報給部等復奏其不
職宗憲乃引疾乞解任上命之

十一月詔以宋儒朱喜原籍婺源縣子孫世襲五
經博士
喜婺源人後官建安侯家馬國朝官其
如建安例仍以朱子
世襲爲五經博士

蘇州諸惡作亂
蘇州自湯冠與相集武勇亦并
謀劉城白晝橫行市人莫敢正視巡撫都御史
翁大立擊捕之諸惡少畏相與歛血以白巾抹
額各持長刃巨斧攻吳縣長州縣及蘇州衛城
城四門閉鼓噪攻都察院門以次攻立城衛城
城四門閉鼓噪攻都察院門以次攻立城衛城
城四門閉鼓噪攻都察院門以次攻立城衛城

時俱世會大將諸惡乃衝封門斬明而出
入大湖中官兵四散探捕獲百餘名周二二十
餘人以聞上命大立嚴罪定期殄滅以靖地
方奉知府王道行知縣柳東伯李
律捕賊指捕朱文正等按臣捷潤

總督陝西三邊侍郎魏謙吉疏陳甘肅防禦事宜
言甘肅三邊廣及中開一線之路地既廣而
民皆半產兵馬半弱即令各堡戍然大處雖城
增兵實伍已無虛策請將各鎮城堡逐一審驗
照平力壯健無他後古者悉編之伍諸一休防
禦實部議允行

原任大學士削籍羅奎卒
時子汝忠陳乞復職
上念其舊業有勞許
復故

識者聞之

召總督創遣兵部尚書楊傳選部

秋畢當選部吏部尚書吳耀日宣大重鎮非補不可州部前書鄭曉日傳在宣大則宣大安在

召起原任兵部尚書許論總督創遣軍務

時傳選部故

十二月詔贈蘇松兵倫右叅政任環為光祿寺卿

立祠陰子 環為蘇州府同知倭寇犯蘇之

仍任一千府衛副千戶

詔錄宋儒程頤二十代孫宗益世襲翰林院五經

博士

詔開天津海道 先是巡撫查東都御史侯汝諫

奏申嘉靖二十九年正月朔

上不御殿

以都御史學憲卿總理天下鹽運

竊道至窮一人詣淮浙理鹽課司貢額允乃

類不可其更議以聞戶部請即先遣狀九時

理黃臣等例改命大臣一人管理與部司奉

禮部大率士舊額人也皆皆皆皆皆皆皆

發無任日故車諸府縣巡檢司通一李氏

盜盜盜盜盜盜盜盜盜盜盜盜盜盜盜盜

其盜與賊天不及有下教亦不深似則其後

往往往往往往往往往往往往往往往往往

盜盜盜盜盜盜盜盜盜盜盜盜盜盜盜盜

以繼捕而私竊任其捕捕捕捕捕捕捕捕

既而南京御史林潤劾其觀其胃五罪言需

以唐順之為食都御史巡撫洋場

視師至長令巡撫淮揚順之因條上海防八

一日禦海言禦後上策必崇于海而崇明

蘇松江海關之略尤宜慎防常兵時宜

南京衛卒紀敘管領卽黃志官
 五外之...
 南京衛卒紀敘管領卽黃志官
 五外之...
 南京衛卒紀敘管領卽黃志官
 五外之...

三月屬犯山海關尚書許論禦之
 詔建繫祭酒沈坤于獄訊治
 以兵部左侍郎江東為戶部尚書
 詔求天下五色盈尺
 詔遣御史陳旌溫汝等往各邊修舉
 兵科給事中王文烟請議安民蓄兵絕寇之策
 言通者...
 兵科給事中王文烟請議安民蓄兵絕寇之策
 言通者...
 兵科給事中王文烟請議安民蓄兵絕寇之策
 言通者...

以兵部左侍郎閔煦為刑部尚書

詔旌慶成王府故鎮國將軍奇濟夫人王氏節孝

初奇濟卒時夫人年甚少寡居育子儲蓄勞瘁及是年八丁餘建見孫育四世出而撫恤貧病旌表故有是命

南京操江都御史喻時請止嚴誅劾奏將從之

先是翁大主敬恭被參劾于臺前而史藥等亦同其議至是時奏安撫輸官銀山金山各有副總兵指揮一帶各有素將把總別備已為有守推搡以至嘉祿各有兵備而復有兵備守御廣德縣門戶已為有守此足以禦外至之賊矣安撫儀兵各有守隘又有豫江巡江之設與視則空與防守又已嚴密此足以禦內於之盜矣使諸將士雖在場九則天聖既然而後

不必嚴設矣然則且置將以須增兵增兵必須議食今歲天運年倭寇之擾生理未復去歲大傷之役流徙更後正辦裁餉尙爾遞員復加兵糧其何能堪伏乞專責安撫儀兵二守備分定地方時常會哨稍有違誤拿拿處治庶可不增而事亦集賊不加而民自安誠入報可

六月 詔起原任兵部尚書王邦瑞協理京營戎政

兵部右侍郎魏謙吉卒 時謙吉應召赴任卒于道命金鉉歸

大朝午門樓成

給事中曾廷芝條陳軍守令四事 一旌異能言中人之情非

歲不勸言諫宜有賜金之典先朝行增秩之令今宜令世按衣其前行高第者以示風厲下

資給言古者用人不問其貴如鍾鼎難毀則最進位公卿不問何途出也今天下雖曰崇聖臣貢舉拔者則製黃不齒今宜一試能程校功官俾得以資格軒輊一積餘除言人備忙多故是吏在得令宜察其年貌以憑器重一又悉言各官陞轉非部敘至不致部任有買憑奸弊致金不致致使延遲今宜悉將各省文憑出京回任官員期賞以便廉潔一禁部議從之

南京禮部侍郎孫陞卒 贈太子少保 諡文恪

陞餘暇人前無鄙語與史趙子孝友長厚與人哀憐之難終身不書一字不為人作書文事伯兄如父居官被服雅素口

秋七月 上祈雨于南宮中既而得雨群臣表賀

兵部左侍郎石永卒 贈右都御史 永勲縣人

以風抗者所至廉然卒之日行于爾然家無餘儲賻賻士

巡撫河南都御史童煥疏請經畧中原 時南征欽煩急倉吏肆行水潦屬至民不堪命

煥為益州南府得接至縣聞又言關封渡于黃河干是縣縣縣數千雖州亦累數名犯其角

開關知前官前傳始若解嚴煥乃上言益縣縣之策以緩安地方杜遏亂萌日也重兵於泉

八月 總督胡宗憲獻芝草白龍 時宗憲居芝亭

上悅命龜曰玉龜芝日仙芝禮部因請議去告廟辭之百官表賀

原任戶部尚書賈應春卒

應春其家人歷官二十年，轉觀任事，家必

初設江西興安縣屬之廣信府

先是上統弋闕二標之開有機

以南京工部尚書潘恩為刑部尚書

禮部尚書顧可學卒

可學無錫人，先以

以陳缺石服食却老萬于上，養廢用累今官

九月，詔延綏巡撫重威為南京大理寺卿

綏撫私恨屠王，論不為官，萬慶陽知府孫鴻

中榮夢龍因奏言三臣舉劾互異，師履報秋言

冬十月，詔令景王之國

上諭輔臣曰：景王

祖宗大制，令國何不舉行，萬等以示所司，于是

時上春秋高，國本未定，二王並居，外甥而

諸兵部嚴督所司，則捕盜賊

以禮部書郎中李廣刑部書郎中高岱為景王

左右長史

發特郎王忬給事中楊九繩于西市

上祈雪于雷官

宋一真人陶仲文卒

仲文，晉國人，

初以史官為遼東海州軍大使，九年，考罷

遷正九品，萬京年選，兩事致一真人，即元

總督尚書許論獻白王塘真蹟一卷

論家藏有

十二月，太保左都督陸炳卒

贈忠誠伯，諡武惠

上諭：人以此善從，獻皇帝之安陸，其父松

等，天衛輝行，自史顯以身負，上出諸火史

上德之，將用春庄出，兩校至左都督家，公

而棄修自來，寶產巨萬，兩學，震天下，是時

天以龍駕來，故終嘉靖之世，無其其好者，後

史部更黃光昇為兵部

新西曆四月廿五日

上不御殿

西獻白鹿

時白鹿出南山萬壽宮前芝
中土人得之撫臣應采之以進

奏賀

戶部尚書高耀會計各邊應發年例軍餉銀數

大同四十四萬七千兩宣府二十四萬兩山海關
一十四萬兩延綏二十七萬五千兩易州五萬
二千兩昌平六萬五千兩并吃運京倉米二萬
石赴高雲萬石赴昌平通倉米四萬石赴
州城年例之數報可

戶部尚書高耀會計各邊應發年例軍餉銀數

戶部尚書高耀會計各邊應發年例軍餉銀數

戶部尚書高耀會計各邊應發年例軍餉銀數

戶部尚書高耀會計各邊應發年例軍餉銀數

戶部尚書高耀會計各邊應發年例軍餉銀數

戶部尚書高耀會計各邊應發年例軍餉銀數

戶部尚書高耀會計各邊應發年例軍餉銀數

戶部尚書高耀會計各邊應發年例軍餉銀數

戶部尚書高耀會計各邊應發年例軍餉銀數

戶部尚書高耀會計各邊應發年例軍餉銀數

戶部尚書高耀會計各邊應發年例軍餉銀數

戶部尚書高耀會計各邊應發年例軍餉銀數

戶部尚書高耀會計各邊應發年例軍餉銀數

建在管表賀

三月 景王發京師之國德安府

卒從郭希顏
之議也不

國德

三月 詔令吏部尚書吳鵬致仕

先是御史疏定
何論劾鵬罪狀

一官賜屬婦董侯主誠順天而于綿中以恩選
一官給事中袁洪愈御史林應蛟奏吏部司屬
之職職而偏校外補洪愈淹滯以此籍制官
一官文選郎中何海宴驗封員外宗臣各以貪
墨釐斤而一程泰成一程振學一官病天蔡克
無而疑之司徒泥坤巨惡而勝之祭酒一官私
門貨物如聞市而友移文通接禁貪敢職
人不授時鵬在吏部一切百司進退悉聽世蕃
願總方小吏亦無敢自專公道久滯中外人
謂鵬之在吏部事也梁夢龍詩復助鵬

致仕

禮部尚書吳山致仕

以吏部侍郎袁燾為禮部尚書

以少保兼太子太保左都御史歐陽必進為吏部

尚書

詔建萬春宮

製大祀衮冕皮弁服

以刑部尚書潘恩為左都御史

命袁燾入直西苑供撰文修

以刑部尚書潘恩為左都御史

命袁燾入直西苑供撰文修

命袁燾入直西苑供撰文修

命袁燾入直西苑供撰文修

命袁燾入直西苑供撰文修

命袁燾入直西苑供撰文修

命袁燾入直西苑供撰文修

四月原任工部尚書劉麟卒贈太子少保益清
麟南京廣洋衛人後居湖之長興先細細則
以府劉理除名雖誅起知西安以諱道軒
致仕在長興三十年開戶讀書及歸不入城市
劉麟細長者自今余然不為珍域臣是空哀感
之

以吏部右侍郎馬天駟為刑部尚書

詔申飭治捕盜失事者之罪

時巡撫保定都御史潘寶上言比緣

民窮多盜而有司衛所長吏及司捕者漫不為

意宜如先年河南湖五有衛所州縣長吏同通

一賊者若遇失事重大則衛所長吏及巡捕官

皆以守備不設罪府州縣官論罷職其無衛所

地方則各守令及巡捕官皆以衛所官守以

原任南京協同寺僧錦淮保李庭竹以母老陳情

乞于南京五府帶俸以便終養允之

五月大學士李本以母喪去位詔遣驛驛護歸

池河卒亂罷南京兵部尚書江東回籍聽用

孫守禦所練卒一卒兄弟更無應役本營千戶

吳欽不加徵俸申南京兵部尚書江東便令

見丁應役遂倡亂遂縛欽于營壁東聞亂遣

召招撫之欽謂孫家始定捕獲惡九人逮繫訊

乃罷事

考察京官

時御史唐鑑以早暮為大難上

修治十事其職訓奸庸一事欲令

京官領自陳崇賢調院考察去罷置人
可于是當階各上疏自陳求退吏部
吏部尚書歐陽必進等九卿任陳吏部
宗院奉旨考察在京諸司官器勝如何
命都督僉事劉顯提督南京振武營

營軍習成應根宜以法裁制之臣故所統川
三千有勇知方乞許便奏幸有帖者許臣以
彈壓免患所以控制便奏幸有帖者許臣以
軍法從事俟其內驛外服海防漸為嚴謹
兵部尚書楊輝覆言南京原無商賈須領請計
選精銳五百官隨餘付代者有微曉顯調用
議行

原任南京兵部尚書屠楷卒贈太子少保誥恭簡

楷臨晉人入仕三十年厥立寡交然其無件
楷臨晉人入仕三十年厥立寡交然其無件

南京給事中郭斗請蘇留都坊民

付事例而公私使役輒以片簡給者于各附更

該改坊民受累請禁抑之以片簡給者于各附更

用縣均後內編派職本府差徭毋使偏累二縣

部覆從之令南京都院及各撫按官嚴行禁格

違者

大學士高妻夫人歐陽氏卒

八十者不多有其示禮臣議卿與後不為例蓋

子世蕃不欲歸而高無子可扶柩旋者高乃

以情告上諭為兩難辭謂已老耄旋者高乃

無世蕃在側上乃特旨晉侍養令不必守制

可令孫錫養高妻制言世

條例不嚴任情決議除聞

命修撰唐汝楫充 裕王府講官

刑部尚書馮天駟罷 以給事中候廷柱劾其庸鄙故也

詔建仁和宮

詔羅總督創遣兵部尚書許論 時戶部給事中賴茂言各道縣

糧虛糜之甚未計之多莫過蘇州臣查嘉靖三十六年邊餉密雲止八九萬今三十四萬有奇目平止四五萬今一十四萬有奇何前後懸殊若此總督許論在鎮三年一卒未逮而餉額翻倍往昔使員之獎諒不無保宜專折風憲大臣赴邊討議上是其言遂令論罷歸聽政以楊選代論

秋七月 詔以南京刑部尚書蔡雲程為刑部尚書

萬春宮成

故黔國公沐朝輔夫人陳氏進銀三千兩助大工

賜銀幣 以禮褒諭

房犯宣府分殺道入總兵馬芳等督兵禦之

時擒其首十四人俘斬十八人獲馬二百四十四匹乃遁去

巡撫應天都御史方應請修水利 言蘇松常鎮四縣水利甲

于天下宜備查應修之處分別上程縣水利甲與工河夫銀兩備征追滿如故仍請復設水利

通判勦兵備忠臣往來者議之部議允行

八月田官進嘉穀 時御膳室嘉穀異類同太廟百官表賀

兵部尚書楊博疏陳守禦機宜從之 先是

自韓人限每歲邊務分秋以有優者其賞傳早定策以遺之韓因言九邊以弱鎮為重鎮首務答事指形不露竊恐謀親顧顧伏重賞自修條六事以獻上以所奏事宜悉令施行

原任禮部尚書孫承恩卒贈太子太保諡文簡

承恩華亭縣人也

九月詔戒諭晉王 先是太原知府於維一在

州賑濟全活數千計前歲廣西大旱民饑餓

一聞收權立論懷邪罪當死經撫衛御史孟淮

時奏免防秋民吐盡欲折衝及虜人懷雅以是

快淮欲上書除其奸與之俱死淮乃論雅一令

寬懷罪雅一執之益堅雅大志報乃勸調雅

在郡得軍民心請留之是不悅乃戒諭王

海安有干預仍下吏按御史逮問長史承奉時

聞

詔修景王湖廣府第

詔給各邊火器 上諭輔臣曰朕聞屬人已久

堡邊給火器以禦之仍堅守勿岐以仰奉上天

保祐之意于是兵部尚書編轉言今歲廣議

當在酒者分人等雲以請裁節西之兵在東者

聖諭傳不獲臣。上曰然。前與火器工部亦以
給之多。

原任南京戶部尚書盧紳卒。紳。廣東人。性誠實。
廉則之。

冬十月。詔遣戶部大臣往嚴鎮鎮宣大邊備。

上諭大學士徐階。以萬歲當儲。階上言。金城湯
池。無粟不守。今諸邊官。缺食甚苦。而戶部將食
稅。已多中間弊源。必有所在。乞諭戶兵二部。根
究清理。乃久安之策也。上然之。欲治諸將。所
略復。上言。如貪侵。則其弊最大。其次亦有二端。
日。畏避。施次。不行。惟微給。終日多給。給後。將
買。買者。故得。最久。須本末兼理。庶幾有資。

上然之。因諭遣戶部侍郎一人。前往宣大。宣
清。廷遣御史。先前往宣大。察時弊。于是命總督
會。湯侍。西林。應是。往吏部。又言。應是。議。應有。除
明。職。不足。而二。總。解。端。弊。集。兵。馬。單。佐。總。理。之
責。非。所。能。履。宜。及。其。未。行。改。命。總。理。勤。敏。者。代
之。上。九。之。下。大。臣。再。推。因。調。應。亮。于。南。京。而
以。食。初。御。史。霍。冀。總。理。宣。太。藹。鎮。振。撫。既。而。給
事。中。張。吉。言。上。珍。念。楊。洞。特。勅。大。臣。往。理
應。甚。速。也。游。諸。查。報。論。者。戶。部。之。職。本。部。左。侍
郎。劉。大。賓。在。時。即。趙。良。吉。廷。臣。會。希。德。而。霍。冀
即。劉。惟。二。臣。才。識。不。及。故。公。論。去。之。宜。令。致。作
負。古。保。關。在。

初。令。南。畿。人。不得。與。南。試。

先是。中。允。吳。情。典。典。

有。二。人。時。論。大。諱。官。關。初。試。試。探。已。刊。發。行
更。易。副。考。胡。杰。不。能。匪。救。乃。論。情。廣。東。市。舶。使
張。杰。廣。平。通。判。南。畿。人。
不。許。廣。南。試。自。此。如。

詔令總督徐淮。其部尚書胡宗憲。進兵剿賊。

先是。南。鎮。盜。殺。副。使。汪。一。中。于是。兵。部。尚。書。徐
淮。官。江。西。以。遂。延。至。夏。延。不。制。前。奉。諭。督。兵。請
以。本。部。恩。少。遂。延。不。制。前。奉。諭。督。兵。請
以。九。月。報。平。今。日。過。關。不。放。請。更。申。飭。刻。期。進
平。仍。令。該。處。方。事。備。關。月。一。馳。奏。賊。情。御。史。查
平。官。生。長。邊。陲。素。關。難。累。可。就。委。以。兵。事。海。防
副。使。譚。倫。會。練。五。兵。足。稱。智。勇。今。以。守。制。回。籍
宜。令。譚。倫。會。練。五。兵。足。稱。智。勇。今。以。守。制。回。籍
者。致。累。欠。耳。使。以。勁。兵。乘。虛。擄。取。或。其。必。較。賊
必。卒。于。內。顧。乃。可。平。定。上。令。徐。淮。督。率。進。剿。
徐。如。行。

淮王厚爵獻白鴈。

時王澤白。馬。千。部。湖
遣。使。進。獻。駙。駙。臣。來。賀。

詔令吏部尚書歐陽必進致仕。以郭朴為禮部尚

書。
萬壽官。官。在西。苑。不。收。祖。舊。官。自。王
居。大。內。是。後。大。作。禁。衛。皆。不。收。
乘。更。服。假。反。先。世。實。物。悉。燬。
南京御史林潤。劾鄧慈鄉五罪。一。失。狀。版。斷。不。
萬壽官。官。在西。苑。不。收。祖。舊。官。自。王
居。大。內。是。後。大。作。禁。衛。皆。不。收。
乘。更。服。假。反。先。世。實。物。悉。燬。
南京御史林潤。劾鄧慈鄉五罪。一。失。狀。版。斷。不。

二、宴會日費千金罪二、發帑民罪四、加派賦
州、監、商、嚴、淫、激、受、罪、三、流、以、總、卿、力、耕、冷、荒、嚴

十二月詔營萬壽宮

上督黃玉照宮工部所置

地、廣、近、水、非、可、久、御、萬、壽、宮、係、皇、祖、受、命、重

不、基、永、延、億、載、之、祚、及、時、營、繕、以、承、明、養、

上、日、郊、廟、謝、禮、成、是、日、風、藏、氣、典、皇、天、淑、闡

命選京營番戍

番、與、常、承、其、重、建、之、禮、言、重、建、御、官、事、休、隆、重

諸、如、照、工、例、容、臣、朝、夕、稽、稽、大、匠、上、從、之、兵

一、兵、部、尚、書、楊、楷、以、京、營、之、兵、

番、戍、條、上、四、說、一、言、使、京、軍、習、見、特、從、必、歷、勞

苦、可、以、轉、弱、為、強、二、言、居、庸、鎮、遠、徵、報、之、少、即

使、有、微、去、京、甚、近、朝、務、夕、至、視、調、官、大、保、災、之

兵、勞、費、頗、殊、三、言、言、防、之、日、本、頓、止、番、戍、兵、三

一、遇、虜、敗、顯、此、夫、彼、誠、得、京、兵、守、戍、則、邊、臣

專、守、古、北、口、在、此、為、盡、聲、在、彼、為、費、用、言、部

署、已、定、可、視、春、來、緩、急、為、止、不

至、居、案、以、耗、帑、糧、上、是、其、言

新刻明政統宗卷之二十八

壬戌嘉靖四十一年正月朔

上不御殿

以吏部侍郎嚴訥為禮部尚書

詔起原任南京兵部尚書江東為兵部尚書協理

京營戎政仍兼太子少保

兵部尚書楊博請給宣大薊鎮紋種從之

傳言今年嚴端之始雪澤厚農事不給恐遲

延時則秋成無望臣前在左右前日擊其苦

於今痛為嚴給計種一石可得子粒數石

荒歉召買有價買多請獎馬價銀二萬兩分給

之計

詔賜宣大總督都御史李文進寺金幣

改明聖統守條劉晉臣去至是晉臣自廣中

英而陸其言文進以其言關兵部言逆賊天

進及巡撫陳其學金

戶科給事中邵練查嚴劾鎮還京

先見鎮奉詔

查理鎮州軍

告盡得官吏侵牟兵馬重耗之數以巨萬計

是還乃上言邊餉日虧皆原任總督計論調度

失宜督糧則中間尤甚欲抽出納不測之災而

以毀弊之由有十大累應亟指提出懲取家

復報不實調遣不時到兵或代客出戰或

或代王兵守之門官家盡食軍門之餉或

格領額成影射之風其餘無名冗役無

益權貴不可勝數皆當痛革版入報聞

詔協理京營戎政兵部尚書江東與提督京營鎮

遠侯顧輿輪日視操

在通亦與顧輿輪日

視操亦仍病游

都御史潘恩條陳時弊四事

一言近來管餉

職名者獨出入之私開關津則留難商旅

遺勾當既難操軍門則私索取市物既

設酒科及柴戶取贖目見殊失官常宜勸兩京

都察院重加嚴禁一言通未御史崔急薄書

會承吏赴走不暇聞有司督否須行舉劾必

及時以故會吏日縱宜勸令諸司衙行不

聞云言意嚴重不可縱毫汚染今御史建

供德懷遠勸止百殺甚或公受保舉諸

地方土物宜勸令毋過自奉毋厚私交

令常例送贖一切歸公四言有司任情出入

錄成獄或所犯本無重情而家道豐盈必

歲假積穀之例託其費之名多關罰金

亦輪較數十比追聲產有同藉波宜勸令

應消之條勿加一勿之法誦人上嘉其深

時弊

二月會試天下貢士命大學士袁煒吏部左侍郎

量份為考官

取王錫爵

時三百八

福建倭寇犯懷安縣提督都御史游震得敵兵剿

之時生常指揮王

時生常指揮王

時生常指揮王

時生常指揮王

時生常指揮王

時生常指揮王

時生常指揮王

時生常指揮王

時生常指揮王

時生常指揮王

時生常指揮王

時生常指揮王

時生常指揮王

時生常指揮王

時生常指揮王

時生常指揮王

時生常指揮王

時生常指揮王

時生常指揮王

時生常指揮王

時生常指揮王

時生常指揮王

時生常指揮王

時生常指揮王

臺省之勳陳長以下四人三衛軍不限刑罰
會副使汪道昆等據奏據大諱禁殺卿兵
人求發至滿不得
也城南父之乃去

雲南總兵官黔國公沐朝弼請送還募艘于南京
允之

御劄奏言臣等聞之僕已歸非南京
第請暫不察臣等送還南京以便募船以其租入
奉之酌從其請令撫按護送還南仍給以差賚

方士藍道行獻瑞龜錦衣指揮嚴鶴獻王兎仙芝
百官表賀

詔親耕親蠶

三月萬壽宮成
先是上命宮是萬壽宮欲速
即朱衡等之大鳩工役日夜兼營三月
宮中有詩振萬壽宮太仙語諸殿極其宏麗
上大悅工部請加恩諸臣上以唐錫忠盡勤
加少卿侯一子中書舍人階疏辭不允待郎衡
推諉有定條

督大前鎮勘上根餉
先是上命宣大提鎮
衛至是保寧上言通州王兵年餉不過七萬
已一五萬客兵不過十數萬今則三十萬客雲
今則二十萬客兵則八萬客兵不過九萬
耗十居八九皇上令本鎮專練王兵漸減客
兵誠務本善後之良策要在督撫省行之耳
若王兵別根全資民運河南山東巡撫顧天保
定從應事煩宜責成臣子杜黃立屯田御使

命賜新勳重
其事權優之
廷試賜徐時行王錫爵余存丁華進士及第出身
有差

夏四月。上初御萬壽宮。舉迎恩大典。五日。有官
表賀。

命兵部左侍郎葛繼兼右食都御史。督視遼東軍
情。

馬軍弱城壁頗壞。不環戰守。諸如大同。往年事
故。特命重臣調發兵糧救護。且是新任總兵吳
瑛到任。上諭兵部曰。古語所奏。地方危急。吳
瑛果勝。任為四令。更修才望。大臣一人督視
使乃舉繼任之。繼兼舉武庫郎中張志
孝京道副將劉大壽。皆自隨。厥入報可。

陝西鄜縣散官王金進獻靈芝及五色龜。上大
喜。詔授金大醫院御醫。

非上玄之賜。乃命成國公
宋希忠。偕太庫諸臣表賀
五色。既全。五幾又倫。豈
吾詔授金大醫院御醫。時上諭禮部曰。葛芝
五月。都督俞守劄顯充總兵官。鎮守廣東南顧。泰

將俞大猷副之。時兵部尚書楊博建議。設有是
無協謀。劉顯仍令江西。紀功御
史。嚴顧言。謙廣。東功罪。以聞。

以吏部右侍郎張永。明為刑部尚書。

命增遼東主兵銀兩。時督稅軍情侍郎葛繼以
廣寧軍價。則貴諸增。王兵

兩代之

詔罷選庶吉士

時止臨凡清關路公行庶吉士

為資有持券人貨于司禮人監黃

大學士嚴嵩罷逮繫其子于詔獄以御史鄭應

為通政司奏議

初嵩見張璠夏言以言體聚

上從之自是會過日降人言不復入

王宗茂斥諫而細紳細日楊德盛

其巨細乘低劣之以故諸奄人德

諸貴人孫起

哀云其子世孫

復獲無所不至

世蕃教其通

植董嚴賢乞

有懸之某羊

年矣却綱

命致仕某

化命錫云

通政司

增設半注

治于程鄉縣之太平營

江西

州府

收方士監道行下獄論

時嵩父子既得

忽內不察乃

乃可嚴嵩已

應龍俱新

利不法事

六月廣東賊張璠伏誅

韓起而廣

寺梁城

書傳何

永順土兵

承陳等

家存

巡監御史

巡理天下

其妻

其妻

其妻

其妻

其妻

其妻

藩儲望海縣小民貧不足奈車馬勞費甚繁
素知其強租不可得故賦去之

遂落

總督陝西三邊喻時條上豫邊防五事

日訓服

空邊二日視功次以激勇力三軍望望急以
軍儲四日晨供饋以預冬防五日條賊馬以充
衛額部

秋七月丙花獻嘉禾

時州花獻嘉禾二第二樓
者及丙使者三十並者

臣表

皇極中極建極殿成

二殿告成乃奉天殿為
皇極殿及名東西二閣為文昭武成左右

總督勦遠侍郎楊選條陳秋防四事

一言順天
二言順天

一言順天
二言順天

一言順天
二言順天

一言順天
二言順天

一言順天
二言順天

一言順天
二言順天

一言順天
二言順天

一言順天
二言順天

一言順天
二言順天

一言順天
二言順天

考為卷三萬有前日承聖大興上受之無
一二狀子凡屬及三縣文左右丞丞文
取以出遂得不嫩至是命再錄副本以給不
論大學士徐階重其事以禮部侍郎高拱
林學士同論德兼侍講學士李總校官中
允張居正兼編修同修撰林瀚等充分校官開
館錄

戶部尚書高耀進龍涎香

初大司馬官人有密
上索之急耀使人以重價
購之得八兩以進送大稱奇

九月召督視遼東軍情兵部左侍郎葛綬還部
以虜退

詔華工部左侍郎劉伯耀南京刑部侍郎何還南
京右通政胡汝霖南京光祿少卿白啓常原任湖
廣巡撫張雨廣西副使袁應龍右諭德唐汝楫南
京大常寺卿王才等間住

時給事中趙汝楫
陳讀劾伯耀等皆黨
同附麗主

戶科給事中何燧條陳時第五事

日黃氏九歲
朕更重統察

方士熊顯進法書

顯江西豐城人進法書六十
六冊上今龍覽賜以冠帶
銀幣

以刑部尚書張永明為左都御史

命檢討殷士儋充 裕王府講官

召南京戶部尚書黃光昇為刑部尚書

詔免江西水災諸府秋糧

十月詔免各省歲解軍器改徵折銀聽工部自行

成造以濟實用

從前書言

御史林潤跪陳宗藩

言今天下極其而大可慮者莫如宗藩有建不易

之京者視宗室之心尤重建醮訓臣親河

府將軍至五百餘中尉侯者不可勝數聚一府

而天下可知詎嘉靖以來至今四十餘年所增之

數又可知天下財賦供京不遺四萬萬而

洛諸錄米凡八百五十二萬如仙西海等

米五十五萬而祿米三百一十一萬河南

米八十四萬二千而祿米一百五十二萬

二府之稅借令全輸已不足祿米之半以吏祿

軍餉皆出其中而自邵王而上猶得厚焉轉軍

而下至不能自存飢寒困乏恨生妄索官司因

有司守土之官不惟無辜且恨生妄索官司因

干難供而宗藩病子不給天下無可增賦之理

而宗藩正當蕃衍之時可不乘其今議者或

云當今天下製工如國稅運轉饒饒皆二十石

或云邵王而下支如京朝官則饒饒而下則

外有司制或云邵王租免而下則從庶人之制

月支米三石或云不宜逐削于今日而能定制

學之途雖貴之禁言人以秩臣以為宜令

議于朝仍制示諸王示以勞勩雖大不約不

之意令戶部會同賦額以十年為準大約兵

之費在費費用幾何王將增封幾何祿米及諸

費幾何今宗藩既然知職入有限費用不

陳善後之累然後通集眾議斷自衆

詔總督胡宗憲專督浙直福建軍務不兼江西

以江西

十一月帝御史姜儼王大臣分行天下訪求法士

及秘書

詔逮繫總督浙有福建尚書胡宗憲南京釋之

南京給事中陸鳳儀劾宗憲欺誑貪虐十大罪

言宗憲侮虐王直欺天月功大罪一奉旨會

江閩群盜備安不待達官玩忽大罪二疏張兵

數侵闖軍需大罪三延納積費嚴中茅坤將孝

呂希周田汝成丰慶為奢極靡費無紀大罪四

如城鐵造價伯侵盜劫國大罪五隱匿

府給銀兩銀兩告歸宗憲驕驕四境驕驕大

罪六私出把總金總告身賣官通賄大罪七以

杭州衛官廩私販銀兩官商私販官大罪八私後

民洪梗女為妻罰卒後來往徐子明之妻千督

府宣達敗壞大罪九乞時宗憲嚴斥劉選才長

以行南顧之懷疏下吏部奏京京既而至請

旨奏任事其梓之乃請職居家

詔罷浙福總督大臣

時浙福總督大臣

不必設階上吉地方已就平屯百姓還宗憲據

浙直有餘互相應援

之語似為便益

以趙炳然為右都御史巡撫浙福軍務

奉命成國今朱布思天祀天子國丘

紀前百執事各宜加慎無怠及殤之日天氣
寒屋河登閣上大役乃論禮部日辰仰何
李希祐大報禮成代者忠孝執事效宜
恩賞賚千是嘉成國公朱希忠太師餘各賞與
船有

命奉安 獻皇帝 獻皇后神几于象一官

時上恩奉 獻皇帝后神几于象一官以便追諡
奉安 二恩奉 獻皇帝后神几于象一官以便追諡

甘露降于 顯陵 顯陵于冬十一月
甘露降于 顯陵 顯陵于冬十一月

千 顯陵之松樹乃採取以進 上大悅以
千 顯陵之松樹乃採取以進 上大悅以

禮部尚書嚴訥言在昔黃帝唐堯 上太
禮部尚書嚴訥言在昔黃帝唐堯 上太

太師嚴訥言在昔黃帝唐堯 上太
太師嚴訥言在昔黃帝唐堯 上太

詔徵兩淮鹽課 先是兩淮鹽課額徵六十萬
詔徵兩淮鹽課 先是兩淮鹽課額徵六十萬

總理鹽法事 徵兩淮鹽課額徵六十萬
總理鹽法事 徵兩淮鹽課額徵六十萬

鹽課乃上 徵兩淮鹽課額徵六十萬
鹽課乃上 徵兩淮鹽課額徵六十萬

鹽課乃上 徵兩淮鹽課額徵六十萬
鹽課乃上 徵兩淮鹽課額徵六十萬

鹽課乃上 徵兩淮鹽課額徵六十萬
鹽課乃上 徵兩淮鹽課額徵六十萬

卑不足覆而下卑不足覆而下卑不足覆而下

借之附年附稿不堅不止戶部但有銀兩
借之附年附稿不堅不止戶部但有銀兩

知將來不升六千萬而盡也又有可
知將來不升六千萬而盡也又有可

米產益各場及于水蠶織之所游浙離海
米產益各場及于水蠶織之所游浙離海

益入倉不免曝曬若取盈百萬之數官必違
益入倉不免曝曬若取盈百萬之數官必違

急欲絕不嫌于此矣乞勅戶部仍下都
急欲絕不嫌于此矣乞勅戶部仍下都

辦庶商寬察起可以經久既戶部下都
辦庶商寬察起可以經久既戶部下都

為然 初至先犯鄂武殺指揮
為然 初至先犯鄂武殺指揮

倭寇攻興化府陷之 初至先犯鄂武殺指揮
倭寇攻興化府陷之 初至先犯鄂武殺指揮

後連擊 初至先犯鄂武殺指揮
後連擊 初至先犯鄂武殺指揮

我連擊 初至先犯鄂武殺指揮
我連擊 初至先犯鄂武殺指揮

我連擊 初至先犯鄂武殺指揮
我連擊 初至先犯鄂武殺指揮

我連擊 初至先犯鄂武殺指揮
我連擊 初至先犯鄂武殺指揮

我連擊 初至先犯鄂武殺指揮
我連擊 初至先犯鄂武殺指揮

十二月朔遣總督侍郎楊選條陳邊務

裁令素行于士卒而後可責其禁嚴近日常夫

損成各務求嚴將之短浮言藉藉慮恐視德

則各兵裁弱抗衛自今宜嚴造訪之誅軍外

之傳仍令主客兵一體訓練便令者道以軍法

治之又順天撫臣職理兵馬糧餉而節遠糧餉

撫臣成不與聞自今主客糧餉宜責官視部中

叔牧兵部召買年終彼此席酌仍于災撫

勅中添載微電報事宜者為令從之

命南京戶部彙進黃冊

上令每選大造黃冊單

旌進覽

擢廣東程鄉知縣徐甫宰為倉事

有功臣趙權之

癸亥嘉靖四十二年正月朔

上不御殿

御史姜儆進所訪秘法書

命留覽

勅巡撫山東都御史張鑑兼督營田復設兗州府

營田同知二人

廷杖御史凌儒為民

諭補閣臣

上諭問大學士徐階同官可增一人

皇土聖明不專在術術須得才品上言如臣若治官

職地近不專在術術須得才品上言如臣若治官

藉債事

上又諭曰知臣雖有亮與之

知人焉階乃我簡任至于如此後世有亮與之

未有不可乃肯枯龍而足輔政

用之食狼又特異常人致員

以罪謀

合徽者也

理以崇主權

一高罪非在聽子乃縱之病國

然自古人心難測

有人以嬰之深精

不臣應進已用者不至

使早有人言亦豈得至此

置之學大亦其責而容之

耳此法行則利在朝廷而不利

上嘉納之

巡撫順天都御徐紳

疏條驛傳事宜

一審通寄

順天驛通之役

累請三年一編

通次數後

已輸官而小民

已輸官而小民

已輸官而小民

已輸官而小民

已輸官而小民

已輸官而小民

已輸官而小民

已輸官而小民

已輸官而小民

已輸官而小民

已輸官而小民

已輸官而小民

已輸官而小民

已輸官而小民

已輸官而小民

已輸官而小民

順天府屬諸縣警備府中軍理今宜申明曉諭軍
令以時巡歷上尤其期議諸議而以扣鮮
銀兩令部再議傳復議言軍餉不足則土氣餒
而國家之藩籬不固發傳不通則行旅濟而國
家之氣脈微閉二者均非細故即如昔年加餉
利子軍餉者十之一二言于驛傳者十之八九
大率各處徵解部多者八九萬少亦四五萬以
之供邊九牛一毛耳至十餘傳則十之八九
馬九缺近者使破輿化前部以驛馬不時應侍
還廷四十餘日始得幸京則駝馬不暇應侍
紙向書商標往復諸議皆以爲驛近錢糧宜
從舊規而與地方供應而後可以實其誠報聲
之

二月 詔旌表故文思院帶俸官呂陸妻周氏

以夫故

詔賜總督宣天山東尚書江東等銀幣

移廣中人口較一千八百有奇諸錄諸臣功乃
東銀幣銀兵要應縣縣將張誠守備高義客
進一級給

三月 詔修鳳陽祖陵

御史毛樞典言一城工費一切取民今地方兵
備大役誰干並奉請命沈啓祖陵其楊王墳
額壞已久役巨費多請

詔以禮部尚書嚴訥爲吏部尚書

訥代

詔調浙兵千福建

巡撫浙江劉御史趙炳然因
上言曾有募兵參浙之烏義

人夫福庭所以政吏者民吏爲兵其兵爲官其
所由來漸也夫治監之策不得不假于募兵其
人上者家方無慮便旋化爲兵兵化爲民可也
今天驛浙之民以拯閭之急竊嘆夫浙之爲國
也清自今一意西顧土皆使人皆可成家自爲
定急則爲兵緩則爲農聚散之間兩有歸者固
不擇卑泥一以以家福不也上取可
從之

詔設湖廣黃安縣

黃州府黃安縣黃安縣黃安縣黃安縣黃安縣

工部尚書雷禮請審編商戶從之

舖上納比者往往爲後貨而各監局所派役役
有難於爲奸商官上以安食客之際州役給
給乞客臣等將一切之苦累商戶之實重通融
均分勸諭各監局不消錄奸商勢官利其間
良民不至流亡而上

御史王大臣奏進法秘書五種二十冊

侯亦可不無缺詔允行

懷慶府天鼓鳴有石墮入地尺許

以吏部左侍郎李春芳爲禮部尚書

夏四月致仕大學士嚴嵩具奏起居并進祈禱文

符及各宗法秘

上優詔答之仍賜金幣

茹嵩之致仕歸也至南昌值里誣即銜柱宮吏

道士田玉等爲上建無祈禱王自言能書符

誨嵩嵩欲之良給會

法秋清乃索玉所書符符上之

西死玉鬼生子廷臣表賀

廣東進龍選各計七十二兩有奇

詔重修興都志

時禮部給事中丘祐請刊定興都志言今之興都實歲二聖

永冠爲 皇上親駕之地即我 聖祖之中興地乃一統志所遺列安陸先年纂修典志竟以

休載不合未見成書便 先帝盛德 皇上大幸聞而不見乞下禮部重議纂修凡昔所未備

今所宜錄者纂修志書仍增入一統志以成一代盛典從之乃令吏部侍郎聖份爲副總裁官

右諭德張居正侍講林瀚修撰諸大校據討吳可行爲纂修官開局編纂

副總兵戚繼光督兵大破倭賊于平海衛

是後也 輒有二十三日餘倭焚焚及傷及壓置潮水夾老無算繼所募男女三千餘人復得衛所印十五顆自是

福州以南冠悉平

詔贈興化人諸臣

贈司馬史世寬爲右參議如縣周向文縣丞葉德良

徐九經訓導學類爲太僕寺丞各陞一子爲國子監生嚴從孫張天祥張光祿千戶魯

各得其二子二鄉

雲南進礦金礦銀

金計四百兩銀計一萬兩

刑科給事中李瑜等條陳問刑之弊

言爲者刑罰過重

教訓計五百餘人臣等有詳事奏參多相克抑問官使時抄於未見該部一休議行國家設大理以審獄蓋特以天下之毛近聞該司獄因罪不

聞有參駁者見該部執均即以無詞覆之甚至鞫詞已付是謂謂該部議有出入輒復追改政休安在令無審屈期謂時動該部失心審議大理

務求明允至各省撫則使者制以五年一差吏部宜暫止推陞果實望相應亦待事一補議庶

御史奏徹進法秘書十七種一百四十二冊

五月復逮繫胡宗憲南京宗憲自絞

詔陸參政譚綸爲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福建

浙有

六月詔釋通政參議胡朝臣于獄令爲民

方士趙添壽進符法三十六本上悅賜冠帶

廣東僉事徐甫空平程鄉賊

七月不用

諭令申誡有司

連明限之賴終不絕

上計惟干用舍之際審賢否核功罪辨勤惰

正殿及一事不至連限而已

而而續續有爲軍國解民苦悉此寺所爲

而而續續有爲軍國解民苦悉此寺所爲

而而續續有爲軍國解民苦悉此寺所爲

而而續續有爲軍國解民苦悉此寺所爲

而而續續有爲軍國解民苦悉此寺所爲

吳桂芳爲兵部右侍郎提督兩廣軍務兼理巡撫
時和平賊李文忠作亂吳以其地險狹師用三
議撫之給事中陳瓚觀吳以其從役缺民部議
以吳非軍旅才乃薦桂芳代之且言兩廣道里
隔遠不便兼轄請吳總督止以保督兼撫
上從 詔法司今年暫免行刑

總兵官胡鎮逐虜于通州裨將孫贖成之

十一月詔以兵部右侍郎劉壽總督劉資余都御

史溫景葵整飭荊州邊備。先是吏部尚書廣

聖意。上謂諸臣吏部何以此大當此任取

無他私亦不勤循資格必更之階上言循資格

格其來已久劉勛至部未幾破去積習須使

聖明特論論才美納有所遺奉耳更有二事

敢附聞一曰聖主龍臣每見明君下及內外

不遺奉如勤功罪動至經年徵錢數款無一字

禁私銀則潛行千昏夜以善款金銀則則笑

于孤寒以筆責是主權不尊也一曰定國是臣

以爲拙以急安泄資爲得休而勤勵者則笑以

爲拙以急安泄資爲得休而勤勵者則笑以

爲拙以急安泄資爲得休而勤勵者則笑以

爲拙以急安泄資爲得休而勤勵者則笑以

爲拙以急安泄資爲得休而勤勵者則笑以

爲拙以急安泄資爲得休而勤勵者則笑以

爲拙以急安泄資爲得休而勤勵者則笑以

爲拙以急安泄資爲得休而勤勵者則笑以

爲拙以急安泄資爲得休而勤勵者則笑以

爲拙以急安泄資爲得休而勤勵者則笑以

爲拙以急安泄資爲得休而勤勵者則笑以

命築建中園濶視人口。上驚

甲午嘉靖四十三年正月朔 上不御殿

京師大風。上謂各部此風非四時之正

召以湖廣布政劉自強爲應天府尹。自強剛直

詔賞建寧府將吏。時總兵胡鎮巡撫景葵

增築京城永定寺七門甕城。遊擊童一元寺崇之唐通

二月給事中辛自修疏陳吏治。言平易固偏

則更張而民必多玩擢霍卓罕之才當之以安

則更張而民必多玩擢霍卓罕之才當之以安

則更張而民必多玩擢霍卓罕之才當之以安

則更張而民必多玩擢霍卓罕之才當之以安

則更張而民必多玩擢霍卓罕之才當之以安

則更張而民必多玩擢霍卓罕之才當之以安

則更張而民必多玩擢霍卓罕之才當之以安

則更張而民必多玩擢霍卓罕之才當之以安

則更張而民必多玩擢霍卓罕之才當之以安

則更張而民必多玩擢霍卓罕之才當之以安

則更張而民必多玩擢霍卓罕之才當之以安

則更張而民必多玩擢霍卓罕之才當之以安

則更張而民必多玩擢霍卓罕之才當之以安

則更張而民必多玩擢霍卓罕之才當之以安

並值西苑如勳輔臣例

詔禁宗室私置田宅

時周府違制多買田宅宗室臣以聞詔各王府于邸第之外不得私置田宅其貧民賣田王府者尤將出振救且及佃戶姓違者以從獻論

詔各巡按御史兼管查盤兵餉

京師捕獲諸妖賊伏誅

時京師以呂姓者以印餘人偽受職官給以告身約于八月間起北遼江區屬聚以圖大舉河南山東官人官順等處妖人尤聚互相接結煽惑民不下數萬有李幾龍居河南之濟寧一日微服兩于至日月宮樓衛之間不逞者推以主陰謀即率數百人以特用置太白旗數十給付各小帥以為會安府

豫統案

卷二十一

論約四月八日起事是月呂姓者謂有人以告身二條路殺樂訓一葉百姓大學士階階兵部尚書楊傳道官校尉盧居性者訊實矣

閱四命內外搜捕度龍應龍進區山西久之乃獲各

伏誅

河南扶溝縣民盧欽詣京獻其孫女詔納入官賜

欽父子金幣復其家

三月陝西巡茶御史潘一桂疏陳茶馬事宜

無所仰給注計甚宜宜少巡兵共二言各衛撫撫田缺缺兩好弊治生宜先清查以便買馬三言依馬管制國原調馬就軍延至調軍就馬宜為畫一之令俱赴平京對候為便四言招商中茶近增生有屬不免壅滯宜嚴止中五六十

萬招商以百五十人傳導瑣言松潘鄰近河私茶往往出與番夷通宜停松潘引月年嚴入番之禁令

繫錦衣獄洗東妻請代夫繫不允

時奉憲法司繫囚有妖罪繫錦衣獄不與熱番例東妻張氏乃上疏言夫淫罪且十六年家有老親八十有九哀病侵意朝不解力臣臣因東年長無子為妻一妻未及到京會天下獄乃招與等居旅舍最月楊傳道妻與狀欲歸養則夫之體將無資欲歸給夫則覺又旦夕待盡臣夫繫囚之臣誠不敢復顧私家切懇 聖恩囑賜應類樂生置一門自隨獲載臣代夫繫獄會令臣夫送父終年

四月大霧

遣官施藥于朝天宮

命漕運總兵署都督食事黃甲充總兵官鎮守湖廣以署都指揮食事方恩提督漕運鎮守淮安

詔陞福建按察司廉使汪道昆為食都御史巡撫福建

都御史譚綸以寇平請終喪許之

後人事一議將官軍中始令大將軍運籌善佐以編裨今獨恃一職雖洗令已行而支支西回當足繼光須才勇力亦不及乞行擢任既宜舉用如守備胡守仁紀總撫應應為充之則官不必備而分任有人二議兵言許海旋冬以縣民往團練之半與各巡司兵給以客兵之費

集之會省分爲二說設國都司二人分視調練
可以專職客兵而增主兵三說客兵有兵與以
來未入朝是客兵多議者以寇亂消寧敵爲謹
微之舉不知齊魏未起無端未聞一日計是激
年之速是敵之盛也宜已徵者登前地方未
徵者姑免追併四議寬海禁五言設醫治六言
廣有司說
入行之

仙桃降庭中兔鹿生子

上夜望空中仙桃後
獲一桃左右云見其後
夜自見生二子天賜也
明日復有一批降其
非常手詔者之

南京吏科給事中楊銓等條奏考課四事
一日嚴考詔言有一人之身樂則旦異宜視所
舉刺之人舉者貴必非此則刺者貴必非此
因之折衷衆論參驗是非厥否弗欺一日嚴問
詔言太時望別府而願實否宜忽舉一二事
立見三曰察官官府先以下考令諸學進
別察以俸深爲年老新任爲稱職非稱職可才
之道宜加意論議別分長庸四曰減黜額比
者競爲加枝黜汰務倍在昔非愛惜人才之意
宜稍從寬權其人而不進其技就入下吏則誠
記從

六月詔于張家灣置倉

御史王用禮請于張家
灣置倉以備地方

有領暫寄
漕賑從之

魯迷西番道人貢獅子

京師重城成

改江南總兵署都督僉事劉顯鍾守浙江以蘇松
叅將郭成充副總兵鎮守江南

秋七月 詔以右諭德兼侍講學士張居正充
裕王講官

賜嵬王定耀書院額名樂善

以巡撫浙江都御史趙炳然爲兵部尚書協理戎
政

先是給事中李自修劾總督趙炳然爲兵部尚書協理戎
政意下雖以家便國開議布公爲恐惟動多
顧忌辦理食都李漢州懷越望望實未副心疑
氣阻展布終難乞勒家流心除廣海報報恩朝
吏部將機酌議別用進舉素知兵事者
代之庶安據有賴 上從之乃炳然代之

八月諭兵部集議京營實政
營兵于京師以壯
邊兵之根本爲重驅逐惡匪深悉其藏安生
平請調補後以故及改口三莫知所措從之則
先定規模使營臣之計審明後邊臣之望塞國
條十事一核操練之實言王將入營僅舉合操
未校分練宜令總領之餘諸將自練二核校書
之實言邊兵王職京兵主守今京師有重城
事勢稍緩宜于東門外校西方引二技去京城
一二里爲營其戰兵六技屯兵四隅爲營作二
枝許聽近京各調三核將領之實言諸將不和
律法心口異欺是非難察在營選國選時強壯
時長病者宜使練隨易勿許頻選五核議論之
實六核火器之實七核兵車之實八核城守之
實九核軍士之實十核哨探之實皆言不詳修
理戰具分佈哨卒以爲城守策應總報之期

上今

萬壽聖節有官表賀 上覽之大悅

九月准安大儀

部覆此補賢計安承久責在司本當求之地
不期成移之民不復當事者從聞求手愈前里
客丘辛承制申領之上以為然四切切廷等
令督率所施實心經理 另咨職職監職

詔賞總督劉燾銀幣

詔賞總督劉燾銀幣

詔賞總督劉燾銀幣

詔賞總督劉燾銀幣

詔賞總督劉燾銀幣

詔賞總督劉燾銀幣

詔賞總督劉燾銀幣

詔賞總督劉燾銀幣

詔賞總督劉燾銀幣

詔賞總督劉燾銀幣

詔賞總督劉燾銀幣

詔賞總督劉燾銀幣

報韓巨昌

張傑有玉

張傑有玉

張傑有玉

張傑有玉

張傑有玉

張傑有玉

張傑有玉

張傑有玉

張傑有玉

張傑有玉

張傑有玉

張傑有玉

張傑有玉

張傑有玉

張傑有玉

張傑有玉

張傑有玉

張傑有玉

張傑有玉

奉十月詔自今兩京試同考仍用教職部

勿遺 先是南京御史官陳科場事宜請諸

人春秋初記各一八其餘奏用教官以便

預擬浮議遂多而南京部臣至明主是謂

事不歸于足禮部臣以初議不便自至是

命戶部議裕國計 諸積今有歲餘否惜言

大倉止有二三午之儲而一歲所入僅足

惟有兩歲四月未除歲折稅銀十萬省出

未八萬石耳因言折充之法行于永旱之歲

裕民放于朱賤之時以增倉儲民兩饑是

不戶部當意行之耳上乃諭戶部尚書高

生家為民食難用舒而巴今開財之法既

盡充蓄之計無出樽俎萬錄衣衛恩蔭之

不為不其戶部計支月未二十四萬五千

而官操諸卒止于九萬餘皆銀永校格衛

石有以一吏月知錄考其有以一人月領

實發司人不洋而知錄考其有以一人月

無訓遺犯發逸倘屬不廉在銅鑄者一有

全茂五十里半支之例而宣大諸鎮又未

與相拋荒一遇缺乏即行奏討太倉如不

爲先入者所
欺。詎從之。

無多積柰何階曰衆災須無多積猶足辨此但

史 3-70

人

車駕還御
群臣表賀

巡撫遼東總督御史王之誥條陳開荒墾田八事

一議工力二議牛具三議種子四議車馬五議

從之

廷試賜范應期李自華陳棟等進士及第出身有

差

大學士袁煒以疾乞歸許之

業從之令馳驛歸

嚴嵩削籍沒其家其子世蕃羅龍文俱棄市

初林爾瞻命馳至九江取世蕃龍文等頭板刻

父以罪其妻羅氏亦斬

北為王畫龍夜為羽真鳳麟彩二半為爪

窮竟極欲無所不至古會城嚴倉吞宗藩

軍千民居房兩以毀澆之有以為宋桐慶

振之池以象西海城列五府分是子父廟

迴字舍理遠以數里計招集亡命為護衛

森然分封之費也總天下之貨實盡入其家

論天府粉黛之安則屋駟居承恩寵之文

盡珠玉之華張象床圍金帶朝歌暮宴無

暇蓋養士幸已論二千招納叛逆更倍其

梓皆在其中妖妄並藏干內則伐鼓而聚

十萬金而解放劉湘諸文舉擢洪士民淫

人楊勢肆惡奸殺吞竊等處之閭事將者

有七其陰謀御禁不知何限且性結與逆

家賊之教婦孺則為等醫居鄉則為道流

人之身而發詭奸之德矣雖未其族猶有

嚴嵩不顧于未赴伍錄嚴請移近衛

則吉慶福其家數君尤甚有司受同殺手盡

遂與嚴嵩終閱其詞而嚴分之然則世蕃之患

少加切責以爲人臣欺君之戒

著等俱下法司明究刑部尚書萬光祿卿察院

左都御史張永明大理卿張宇真寺會同明

論世蕃嚴嵩奏上謂曰曰案內不言逆本

其盜用官銀財貨家產盡沒入官徐童逆

行盜兇犯爲按法報官進賢階奉論嚴上

世蕃于屯籍其家清銀二百五十萬五千餘兩其

珍異充斥論于天府不察

也世何當絕食故舊以哀

被史臣曰世蕃一兄同監于耳爾羅朝政本其

父嵩得政日久盜香威福乃至望國帑竭民膏

其不足以及補其路塞塞公道時天而無節用

明政統宗卷二十八

之罪入房瀝瀝指爲謀逆法司擬以謀逆

正律也噫說逆謀叛事之有無不可知而

斷時嚴嵩以被天下人犯之高一也

四月詔加大學士徐階上柱國辭從之

特加上柱國歷一千六百餘

詔起擢廣東潮州府同知王化等

年判興考案之後根難疏允職尚有湯良乃創

立論卑卑來朝官各事所屬而伍以王化行

進步之有限或自忘其作興之無由特且第使

無足過責而中有自樹立者非受律不能也

故國初有以典史前權都御史如馮瑒以佐

而歷而致司如王宗宗者臣亦欲微風意固

掘一二以鼓其志如此則其斥內也與朝

又應升不測其階明也資格之外又加以非
請時盛治得宜不少至是乃羅潮州府同知王
化爲廣東金事鳳陽府同知江東爲陝西金事
辰州通判邵元善爲四川金事廣安知州張澤
爲雲南金事教諭教諭李瑛爲大理評事硯石
衛經歷郭文通爲肇慶同知盛化陳元善由舉
人以奉典出殿貢文通由吏員
以治行卓異擬從從例也

以吏部尚書嚴訥禮部尚書李春芳俱兼武英殿

大學士入閣奏預機務時階辰論添補閣臣

非臣所當獨居事務煩多上不允惟所擬獨辦之地

馬之實已六十有三矣思慮不惟精實銳意不

能調諸事必遺忘而猜忌精神不惟應年精力

何力乎上欲付之廷推以滿人心言辭臣

才疏無從上聖鑒不如備自原秉便政權自

乃以謝春芳入閣奏贊機務謝春芳謝春芳

以郭朴爲吏部尚書起復用之煥慈谿人以撰

大學士袁煒卒贈少師諡文榮煥慈谿人以撰

鮮有其比至是春過日喀爾後恩賜廷玄文直稱

以重份爲禮部尚書

五月方士胡大順論疾初有監道行者以方術

舉敗下獄又有元明至顯者亦傳干

使同廷王爰製藥物託藍田王上之田王道行

其徒也嚴世蕃藥師來京者言廷日藥物乃仙

其此藥上送之以問輔臣附附力言其詳

不可用上置之先是胡大順亦傳干上事

敗厥去上與胡大順俱及大順王亦爲

正念之也遂與羅爾影者詳傳給旨此大順至

京更名初以李鴻揚于上上奏來圖書及

然更時官中有氣皇田玉幸遂以道行下獄

故有此舉欲以勸上上順愛之欲用而王

故清官弊非他乃勸上上順愛之欲用而王

之出閣無賴小人不與法結藍田王尤甚本

胡大順無賴小人不與法結藍田王尤甚本

是敗皇上以官授爲道行下獄有所

使然但官皇已不非所故有正下不能必其

用此三人官皇果皇也不若治之以法之爲正

工然之因論曰此而不治無以戒來有謂者皇

爲王與狂疾者所爲是否指上言藍田王乃

善之靈靈皇皇聖明速斷以消德憂至于自

謂爲王與狂疾者有在此却有一婦舍免二年

不謂既生爲貴近沒受知在能不爲屬則事

王不然生爲貴近沒受知在能不爲屬則事

臣不然生爲貴近沒受知在能不爲屬則事

臣不然生爲貴近沒受知在能不爲屬則事

臣不然生爲貴近沒受知在能不爲屬則事

臣不然生爲貴近沒受知在能不爲屬則事

臣不然生爲貴近沒受知在能不爲屬則事

臣不然生爲貴近沒受知在能不爲屬則事

臣不然生爲貴近沒受知在能不爲屬則事

詔以進士陳經邦許國莘二十八人爲庶吉士

先是給事中請定選館之制每科取選每選不過三十人每留不過四五輩限年四十之內所試文字純正典雅爲尚部從之至是選陳經邦等既而改禮部侍郎高儀爲吏部郎兼學士教習庶吉士

秋七月以秦鳴雷爲吏部左侍郎掌詹事府事總校大典

詔以嘉禾瑞鬼告太廟

時西苑刈穀得嘉禾十有七本山西陽曲縣生員鄧登高清白充以進獻詔賜登高金帛至是遣鄧馬歸詔告太廟

官表賀

八月詔以南京刑部尚書朱衡爲工部尚書兼副

都御史總督河道及漕運事務

特徐御河歲命衡督余大河

詔鑒新集

御清自之入朝如詩

原任南京刑部尚書顧應祥卒

應祥長與人皆

總督宣大兵部尚書江東卒

東潮城人在宣大

詔准兩淮所增工本盈數

切兩淮鹽課歲以七

邊張中爲正鹽後額引盈以除盈納備運司

至嘉靖三十二年用御史高國用議以各

應戶額外煎剩餘鹽將運司罰沒盈銀

萬二千餘兩給贖戶充工本增稅盈三十五萬引低價正鹽開邊仍每引帶餘盈如列戶部引以抵各邊正其年額凡十一行之按先運司請旨由是盈數頻增三分之一行之按先運司請旨由是多引至無所售挽商不復報納極法大端不惟

詔改景王府官

先是吏部擬奏景帝長史李德

爲鴻臚寺左少卿右長史潘靜深爲順天府治

中審理正李秀爲戶部主事紀清賈鑑復大理

寺副中書舍人原職

重修萬法寶殿

原任總督尚書胡宗憲進稔

正一嗣教大真人張永緒卒

其妻徐氏以子自

寡恐爲族黨所欺請陽降嗣如其先世元君董

氏名前真張番綱母也番綱歿其子元吉始生

事仍還本山道士四人流傳教書等事皆協即

詔許之仍賜卹典

九月詔以福建按察司副使姜寶爲南京太常寺

少卿

河東卒叛以協理戎政兵部尚書趙炳然總督宣

大軍務

總督宣天山西尚書趙炳然疏陳巡撫事宜

日修城堡順儲蓄備通省衛年餉
給馬匹費實效匪人上令行之

詔以巡撫陝西三邊右副都御史譚綸巡撫四川

提督軍務

丙寅嘉靖四十五年正月朔

上不御殿

勅南京兵部尚書節制振武諸營領兵都督以下

仍會同操江及應天淮揚巡撫從宜調度兵食

總備倭患大風揚塵四塞上諭轉臣今日風色甚異宜防其入

廣炮官席寒曉東河副總兵任勇集

速繫戶部主事海瑞于詔獄初瑞為知縣登都御史歷中丞過縣

境者以剛正動一時至是為戶部主事抗疏言

日陛下初年剝除積弊法然與天下更始高漢

文帝達其然文而袖其仁恕之性斷刑殺人

三代以後皆稱賢君陛下則嚴精未久妄念

幸之而去矣調長生可憐一意玄修竭民膏脂

多與土木二十餘年不稅朝政注紀弛矣實行

推腹事則名器濫矣二王不相見人以爲薄

于父子以債錢影厚臣下以爲薄于君臣操

西苑而不返人以爲薄于夫婦賦役煩增萬方

應幣十餘年休天下極矣不及漢文布達甚天

下之人不直陛下久矣內外臣工之所知也

知之而諫言乃修飾修飾相率進者天機天

相率奏贊興建官至工部極力經營員司

戶部金帛四出陛下正言為計之甚也陛下

一人焉陛下正言為計之甚也陛下

多決大端在玄修玄修所以求長生也

湯之為君聖之至也未能久世不於下之方外

士亦未見有歷漢唐至今皆曾存使陛下

以訪其術者陛下下詔事陳仲文仲文則已

矣仲文尚不能長生而陛下下詔求之流

天樂天樂修之無益可知矣陛下

降下詔知玄修之無益而猶然極力經營

轉九卿侍從謀議相與謀求天下利害俟數

年道滯其身于吏部再易文武之域便

其臣亦流數十年則君之聖且其身于

傳之列明良喜起都俞吁咈民物熙洽

和道與天通命由表立而陛下下詔求

真壽矣惟陛下下詔求真壽矣惟陛下

願人主大驚陛下下詔求真壽矣惟陛下

原任南京工部尚書王訪卒贈太子少保諡恭簡

訪奉化人篤實清謹

嘉修承天大誌成時承天大誌成表進呈

名分與都事續集入一統志

論辛承天不果上諭贈曰朕病十四月矣茲

此朕受生之地必欲奏功昭奏親陵取藥服氣

邊境多虞兵馬精銳而外無無警備此其大要
一救邊疆之患乃嚴南幸

錢猶時念鄂中不登云

三月詔簡汰各省布政時給事中胡應嘉請簡
浙江布政李鴻江西

布政使一省因請命吏部不符考案之例將
各省布政使通行簡汰以重方柄之選吏部乃會
御史院以貴州布政使王德廣通法布政使林懋
建福建布政使王德廣通法布政使林懋建四人
選罷乃令簡解用之

以太常寺少卿五岳為禮部右侍郎添註管事

先是故為給事中請修承天大誌至是上諭
吏部曰承天大誌成書一親功德昭布請修
之臣黃泰駐蹕部站侍郎查特恩云其纂修諸
臣以是申脫林脫恩各費銀幣不進

吏部尚書郭棟兼武英殿大學士禮部尚書高拱

兼文淵閣大學士俱入閣參預機務時諒以疾
告去故召

朴拱
入閣

以胡松為吏部尚書

以掌翰林院事吏部左侍郎高儀為禮部尚書仍

掌院事

吏科給事中辛自修請檢察章奏從之時禮部
員外郎

李德以負衣有脫誤字自修因上言人足抵罪
而後朝廷之休統皇運來題委重臨體焉禮部
不惟九重清賢難于偏詩而事體處分反以文
晦甚者以御衆障蔽之謂中尤非對

之備乞勅禮部一應中奏須言關事核
務得大休如違聽罰糾察府上然之

補陸大學士徐階故弟徐陳子琳為國子生

批未及入監而卒至

是復請補蔭允之

詔巡按御史劉以節等問在南京戶科給事中
南京戶科給事中
御史陳志先任巡按貪污不職并言御史劉以
節按應天張科革江各州縣納賄舉劾失實過
已罷斥時志已革職認罪以節問在因部覆
察院自後御史差錯迴避加考察以証風憲
之

五月賜吉王羽鎮書院名曰崇德

給事中張士純請行久任之法從其
請也

議定吏部察院報名庭參諸禮

議定吏部察院報名庭參諸禮凡各衙門
凡各衙門

禮後吏部即中憲諸事權往往不遵規約自
中張廉度報名禮及即中陸光祖又陳廉泰禮
御史院張永明請不能平乃得示院察院中
舊規未發即中胡汝桂以考滿至院察院中
于是永明協判儀節奏請上為詔諸司遵
至是即中羅良當考滿乃先請永明各約見報
名庭參乃適院否即止不來永明上疏言之
言良輕薄無收當疑其九卿請司屬門揭亦非
禮典當改正良亦上疏辨上不准良部等
二月而令禮部會同禮科詳議部院謁見禮部
以聞于是禮部尚書高儀等復奏永明議其九
考滿官見都察院一見部禮以杜紛爭其九
卿翰林寺官出吏部衙門者自今亦不得通

四司

認定每歲委官修理倉廩之例。

員同工部修倉

倉巨相

六月湖廣承天衛卒亂

衛卒以承天衛月報曉

南鄭文茂肅得其高首者執而鞭之至死諸

益憤因大半署學文茂父之始解事聞

軍士玩法至辱守臣其令于

從之

秋七月戶部以邊餉不足請再行開納事宜三年

上以久旱親祈雨于鑾道雷軒越三日大雨群臣

表賀始通天津海運轉漕永平諸軍自是每歲通漕

有中允陳謨為衛軍所傷卒

誣出解之為亂擬所傷時病月餘卒時都御史

近道更無撫福建南京給事中李用賓聞之効

近臣以無臣之威不行于士卒自書大都賊電

命巡按御史捕治首逆

兵科給事中周世選疏陳時弊四事

言國初夏

原旨以重臣治水江南功施至今後來止以文

貌往來塞責臣觀震澤為淤湖沙壘塞役馬東

南大患宜亟令修治嚴辦舉行原古故事嚴根

本受地可以無虞二曰通賊皆道賊之弊起于

根額不均奸人包占及巨家貴族投募隱免影

射誠實宜令有司定為優免則例而振長奴

六司

致千金于樞門以求美遷延經總兵趙家

公法按金入都城以高大何宜故府之四日

盜官各衙門無有司官如何傳合故事多等臣

川湖廣贛諸路巡經不即捕賊宜生姑息

之塞報事高職向嚴而泰州賊宜生姑息

此江淮海峽之守臣剿平仍遇天下各舉

中之法約來有民以消

給事中魏時亮陳言安民之要六事

一計民生

今四方多盜皆緣民貧而不恤宜責令以

養民之實政責無接以平糶官之大休災傷之

地尤宜存遺戶以招新軍免遺跡以啓歸心

兩科以安流緩急招佃開荒土酌常平義倉

制裁則饑饉之報不難民行以化去俗

通賢以嚴責成復舊制久任起權

五十以上不除令保舉連坐之法別選除土

俗之宜立傳官展代之例一重君命以肅臣

在勅旨乃有司往往賄賂不行故主承學而民

隱不洗上聞自今往所題請必嚴下所司劾日

本行錄入上是其重君命之言并錄事俱下所

司覆議以聞于是吏戶二部復時亮言皆可

奉旨命一饒劉得士二部即發嚴行進督

八月西苑進瑞禾九十九本廷臣表賀

詔作紫宸宮

擬督南顧都御史吳有朋疏請討三集說計之

階請魯
批行之。

召南京豐鄆尚書王廷馬左鄧御史
廷因陳言

遷授鎮分巡撫刑獄庫儲備
轉授來恤察按察使署行之

請原任大理卿萬家廣西副使袁應樞成邊下刑

部侍郎鄧懋卿干巡按御史餘問時家吉家高父子授憲

君籍沒嚴差所得銀不充二百兩父子授憲

司馬馬宗等寄題後各追銀一二萬應撫

家事遂得清罪

原任南京兵部尚書李遂卒贈太子少保

兵江西豐城人笑貌豐偉博學有文才充長干府

淮徐饑命巡鹽御史以修河道銀一萬二千兩

賑之

吏部尚書胡松卒贈太子少保諡莊肅

如修節于經術容觀儀然望之者知為正人

其任吏部以振濟漸破資格為已任諸司事

勞致吏卒于官

詔逮戶部司務何以寬于獄

不新其式味司也瑞言偏是朕今病久不

于前其安能視事又曰朕仰承天眷不自還

指安其病對曰臣已進四十兩又未家任其

瑞言上意雖言主聖則臣直頃者卿瑞任其

瑞言遂以進耳之言仰干天乃付法司中外瞻

省之不問此非所以難也即付法司中外瞻

瑞以瑞為戒乞歸瑞德音曲瑞某以開卷在

建國生大怒詔逮下獄

命釋沈東干獄發為民

以楊博為吏部尚書

副發羅于二獄皆

未足遂改轉為之

以趙炳然為兵部尚書

以兵部侍郎王之誥總督宣天山西軍務兼理糧

餉

詔罷巡撫陝西都御史方新為民

廣之惠自古有之然而有甚于甚也今豐沛之

區間彈為河而又與都有陵巖之憂原復有冰

淹之厄河南牛廬和饑饉流移之苦臣獻堯之

黍水不烈于此矣各邊將情詳騎馬主輯編避

親望而又不軍武有軍之變南有土兵之叛

州時虞有禍從竊起之使臣竟棄之而不顧

治界者以堯舜結集于上而禹稷諸臣日孜孜

分憂慮也今司獻納者于以獻納符言瑞慶為

利而兩戶編揚彼中外諸臣為公家分憂慮者

陛下試歷數彼中外諸臣為公家分憂慮者

也臣以微服斥罰之法在今日不書來而

陛下于此大變之會亦宜鑒古察今凜然自責

青漢武鄉子一歌詞意悲惻遂因以邊陲決

陛下自視為何如主豈使臣王世帝專美于前

狂言妄言然為民

原任兵部尚書許瀚卒

論霍寶人兩吏部尚書

進之子大學士譚之

傳學強記書建州通判黃寶卿

以巡撫四川都御史譚綸兵部右侍郎總督兩廣軍務

十一月詔加荊州知府趙賢三品服色俸級遂溪知縣張希範大埔知縣張孔修五品服色俸級

以賢守郡有善政而希範

修顯陵陵恩殿成更碑題曰大明 曆宗獻皇帝陵

先是 顯陵明神宗題曰 恭曆獻皇帝陵 庚十七年船上廟工部左侍郎劉燾鑄

更如長陵碑製 上報可既而止之至是都督蔣華請鑄顯陵廟碑不合不可示萬世

是乃更

南京吏部尚書王用賓以疾乞致仕許之令馳驛

十二月改四川龍州宣撫司為龍安府

先是建 史譚綸言宜撫靜北乾伏誅時氏不可復立宜如馬湖事例創建府治改設流官知府寺官

上從

詔設福建海澄寧洋二縣

以其地多 附錄 上諭附日沐朝 益於也 隆祿 隆祿者非他諸比朝以為何物隆上言

足觀朝而所為竟無改過之意且其康推太過

震痛之人知有任王不知有朝廷人矣今為以

達之計誠當一嚴但彼世守已久而難輕動也
以在嚴加巡撫以實理之者蓋欲使分其權也
而土官宿衛等近日來言軍務當歸於兵部官
此乃朝朝變遷之可謂意是可想然更真出于土
官則其勢又可知矣如清才民無足與處得宜
然後奏請易之斯為上策惟亦有其人耳彼人
素習多有為之耳目者苟乞 皇上勿
露罪之之意使事不歸自古所禁戒也

巡按應天御史宋鍾疏晉徽州知府何東序

先是給事趙格劾東序不與調署為奸歸所至

如此不置是使節士若望後來無為公家效力

者他宜置東序於外使有後效仍不

以起權以為任事任者節制從之

庚子 上崩于乾清宮

先是 上崩于乾清宮

上崩于乾清宮

上崩于乾清宮

上崩于乾清宮

上崩于乾清宮

上崩于乾清宮

上崩于乾清宮

上崩于乾清宮

上崩于乾清宮

上崩于乾清宮

上崩于乾清宮

上崩于乾清宮

壬寅大殮

壬子 裕王即皇帝位

明年正月 上尊諡曰欽天履道英毅聖神宣文

廣武洪仁大孝肅皇帝廟號世宗祔葬 永陵

禮部會議大畧言照貂裘之出鎮而布幣英皇
朝廷為勳戚之內訌而隱隱有干定議千紀
大為思無掩義義雖貴必謀以宗廟千紀
在禮部必參殺戮逾為神學之開導思作舊此
聖之極也說今鼎鑪聲聞具述此神神之至也
柱則第一有舊四最有益上特增一之傳致綱
王之允文不果過矣張氏夷則級級急敏則海
澄成征振近則驅服南文蕩除薛監定官制以
作六軍徵將才以備九伐則成務之聖政復以
明政紀矣

明政紀矣 卷之三 八 補五

知矣報所願舉職實時施慎缺履歷于坎也
夫嚴防手食我所謂必世之洪仁也奉獻獻
名守之吳府 慈明號養之成射卜吉兆千純
山學舉廣德王太享所謂不匱之大孝也惟
吳矣之具疏靈靈德之克純臣幸藉之前代
武帝克弘矣 德靈德世宗克武并造履歷于
世祖規我大行 皇帝幸前善之精體論百王
之缺履歷德靈言德靈德世宗克武并造履歷
欽天履道英毅聖神宣文廣武洪仁大孝肅
帝廟號 世宗用昭天下之至公聖徽稱于周
世宗牛精

論曰 守已千徐少師階慶盛見 世廟論

及政定吉草云人言謂輔臣登告幾于
增因猶乃大不然見其所擬 上心亦更易十
定又有不面殺字者雖當 上心亦更易十
字不明則有不符意則駁使再試再不符意
則誅議或託實之矣故輔臣無不踴躍撰者

英明之主亡不受成事相庭街上故繫名節已
地乾斷如 上者幾何人與國朝中亦惟
高文及 上教君耳以故大張弛大封拜大誅
貴者可獨斷至不測度輔臣欲有所與非從史
之或端序擇聞之耳而能在有天子工

審風成皆天縱恩與古聖運通軌道法合而
財成典章綱色鴻恩皆有聖運通軌道法合而
財成典章綱色鴻恩皆有聖運通軌道法合而

之亡論東西宮諸盛主也其起弊身也猶飲
不之聘而脂之盤石之上上大有大錢千宗祐不
之僕則何以故益 上上有不世之德六無
之僕則何以故益 上上有不世之德六無

之僕則何以故益 上上有不世之德六無
之僕則何以故益 上上有不世之德六無

之僕則何以故益 上上有不世之德六無
之僕則何以故益 上上有不世之德六無

之僕則何以故益 上上有不世之德六無
之僕則何以故益 上上有不世之德六無

之僕則何以故益 上上有不世之德六無
之僕則何以故益 上上有不世之德六無

之僕則何以故益 上上有不世之德六無
之僕則何以故益 上上有不世之德六無

之僕則何以故益 上上有不世之德六無
之僕則何以故益 上上有不世之德六無

之僕則何以故益 上上有不世之德六無
之僕則何以故益 上上有不世之德六無

之僕則何以故益 上上有不世之德六無
之僕則何以故益 上上有不世之德六無

之僕則何以故益 上上有不世之德六無
之僕則何以故益 上上有不世之德六無

之僕則何以故益 上上有不世之德六無
之僕則何以故益 上上有不世之德六無

之僕則何以故益 上上有不世之德六無
之僕則何以故益 上上有不世之德六無

之僕則何以故益 上上有不世之德六無
之僕則何以故益 上上有不世之德六無

之僕則何以故益 上上有不世之德六無
之僕則何以故益 上上有不世之德六無

之僕則何以故益 上上有不世之德六無
之僕則何以故益 上上有不世之德六無

之僕則何以故益 上上有不世之德六無
之僕則何以故益 上上有不世之德六無

之僕則何以故益 上上有不世之德六無
之僕則何以故益 上上有不世之德六無

諸凡弊政以次盡除。漸而欣悅。而吏治更主爲民體
諒。朝廷臣各執剛見。並起而爭。其言皆切。而
事責附麗尤衆。上覃思禮典。考會。其言皆切。而
人倫天爵。爲主本。而折衷于孔孟。然後群議通
於微。用宗祀之儀。始定。禮官奔走受成。事而巳
皆念國家大事。二百年餘年。而禮又革。制不合。古
制。乃悉按三禮舊文。摘其疑義。通時制。不合者
自如。丘石神。余合正配之位。以及凌廟祭。當
帝后。辨遠先聖賢宗祀。諸禮皆約。實經義。而斷
于心。原原追三代而上之。誠者謂。周鼎以宋文
帝之盛。未始有此。特往。是宋元深。下尚書。職守
榜額。皆取洪範。並逸字義。皆之。所著。故一議。丘
敬。及欽天記。頒諸節。大抵以源干。而廷之執
中。訓之。謂誤。而奉旨。屬意。在。其。日。一。自
奉前聖之所。未始。有。初。年。對。于。政。立。每。日。一。自
開著。兩宮。廷。見。群臣外。退。而思。惟。其。失。後。後
以敬天恤民爲務。或而。臨。猶。慈。則。省。分。露。橫。深
自。譴。責。貴。民。無。活。者。爲。鼓。樂。食。之。施。樂。之。區
書。殺。下。罪。首。及。有。司。酷。刑。若。後。上。于。天。初。二。篇
之中。必三致意焉。尤重邊防。四方有徵。許所司
功。罪。一切。無。所。貸。假。且。能。比。肩。胡。氣。而。清。海。珍
民。桑。有。旋。旆。而。遠。益。青。珠。南。護。先。定。云。親。禮
臨。臣。平。夢。召。對。西。苑。應。歌。諸。然。如。家。人。父。子。然
終。不。少。假。借。以。威。福。群。臣。須。素。貴。有。疑。者。不。敢
以。隱。情。蔽。辜。試。嘗。上。前。如。大。學。士。張。孚。敬。尚
書。奎。鎰。並。議。禮。官。臣。才。名。藉。甚。上。指。孚。敬。則
曰。不。要。指。人。尤。指。朝。則。曰。爾。執。必。懷。怨。集。乃。二
口。不。品。心。事。卒。如。上。言。其。地。動。賊。近。待。朝。爲
時。時。暮。或。謫。諫。澤。雨。露。而。藏。風。葉。須。四。萬。里。之
知。也。

新刻明政統系卷之二十一

穆宗莊皇帝

帝諱

載皇帝第三子。孝穆皇太子。年二十歲。

嘉靖四十五年十一月丁酉朔

癸卯

上即皇帝位。太叔天下。詔以明年為隆慶元年。

隆慶元年

釋戶部主事梅瑞干獄

瑞先以諫玄修事被杖。下獄論。上在藩邸。故瑞之。

命以元年正月二日御門視事

命欽天監造隆慶元年大統曆通行天下

丙辰行大禋禮于大廟

丁卯隆慶元年正月丁巳朔

上御宣治門視事

册陳氏為皇后李氏為貴妃

以大理寺左少卿鄭應龍為太僕卿

詔加大學士徐階少傳李春芳太子太師郭朴太

子太傅

舊制初即位皆賜金帛。時以國帑方罄。止給。命如例。已給者加散官勳階。于

是時殿武臣重封累贈金帛

錄有典有舊。李之議

以待講殷士儋為禮部右侍郎。侍詔王凝。劉書庸。俱為尚寶卿。加諭德唐汝楫太常寺少卿致仕。

上諭諸郎官。故命各加官。

詔加大學士高拱少傳兼太子太傅。以吏部左侍郎陳以勤為禮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禮部右侍郎張居正為左侍郎。東閣大學士俱入閣。參預機

務。特以勤。倫上建布十事。一曰定志。言陛下

方臨御之初。親問百出。倘志不先定。將上累

聰明下妨。政事雖堅。揚聖志。一意主求太平

此志既定。則凡聲色貨利。遊逸便安。皆不足惑

盛德。大素悉從批出。此謹如第一。一曰保

他言自古言保位者曰帝位乃在位曰平。繼先

民。平治。為德。三曰嚴法。言當深察天道。謹

通。深宮。無間人。所莫窺。常治上帝。聖觀。經

德。應之。災異。之見。引咎。自。四曰法祖。言

太祖。肇造。鴻圖。成祖。嗣。成。大烈。其。訓。立。法

至。宏。且。遠。願。恭。取。祖。訓。置。之。左。右。字。而。勿。失

仍。勅。中。外。諸。臣。一。切。遵。率。如。故。五曰愛民。言

省。非。正。之。賦。停。不。急。之。征。蠲。食。粟。又。念。念。在。民。則

之。今。萬。德。與。天。不。休。息。而。聖。懷。又。念。念。在。民。則

以。安。長。治。術。無。出。此。六曰崇儉。言大。紀。乘。輿

服。御。以。銅。代。金。成。祖。所。服。衣。袖。皆。用。素。約。自。崇。近

始。悉。從。省。約。凡。宮。中。奇。巧。之。玩。無。名。之。賜。一。切

罷。之。七曰擢。雅。言。凡。朝。廷。大。典。軍。才。大。建。選

宜。悉。與。大。臣。參。詳。可。否。而。偏。以。明。斷。親。自。裁。決

用知好不去則驛國自此頗願深味此言于大
小臣江一清心照之則家正途明辨狂門黨
而力業成九日被下言 祖宗朝朝有見籍臣
講論治道至大告者諸君臣同遊之訓願滿
之後即御便殿召大臣親錄錄十口日覽言
親宗時軍民凡有可言之事許且至御前候
親大開言路言之當者顯擢其人其未當而
過于託直者亦極容不罪失言者上迎龍鱗而
犯忌諱下結仇怨而取禍患亦何所利其心益
忠干國也宜諒其心使竭忠言無忌風入
上嘉其忠愛

給事中胡應嘉請躬決庶政從之

嘉等言祖宗

昔天子躬臨臣下秉對 英宗以仲年未繼而
缺輔臣楊榮推劄早朝之事之制先期擬奏進
御臨朝遂以傳旨遂沿為故事惟 孝宗被選
延訪治道斯隆 陛下以長居殿中章奏憑

取錄

卷之十九

九

臚上下竟爾睨閣左右接際百弊紛興不可不
防其漸也願每日朝嚴必細文筆殿令三司輔
臣不時進見凡因革用舍大政咸與圖計哉矣
事屬六部則召對諸卿臺當旋雜則顧問諸臣
展神智不旁而聰明日擴又考所代宰相入閣
諸事必使諫官隨入而 國朝之制六科輪
班于殿廷左右紀錄 聖旨益亦前侍道意乞
概以舊典從嚴見次臣宜命科道更審隨入元
有奏事不忠者聽其面折是非
或退而奏奏入上從之

命錄用先朝建言得罪諸臣

吏部奏通政使葉

楊思忠尹相親見兩李用敬 嘉等治事中血
事中具時又周胎沈東鎮存仁趙敬張選家世
朱御史何維相趙錦張登高黃正色方朝張世
凌儒申仲王時舉馬恩郎中徐學詩周見王事
張神童傳家劉世德唐樞手正冊總總
寺凡三十三人宜遵遺詔錄用報可

命恤錄以建言外者諸臣

吏部又言諸臣建言

者為一幸應復職應登厚加論學有外郎
繼盛左中九郭希顏歸來經歷沈鍾給事中楊
九純凡四人其次廷杖成者應復職歸家
僕寺卿楊最編修上恩給事中薛宗鑑何光祿
葉紹張原御史叔廉曾神樂經王事周天佑許
俞厥應奎殷承欽凡十三人又次繫獄成遠近
成續下者應復職歸家若侍郎唐貴都御史李
應學士曹鼎彬應復職歸家若侍郎唐貴都御史李
贊著維洪先大理寺左少卿徐文亨都給事中
張卿張佩劉濟劉城御史馬錄程元應學士
黃季高劉範王宗茂余親方一桂賈元應學士
郎中徐寬常侍劉國蔭相世芳王與齡徐事張
錦九二十八人至如尚書無決諫止仙純御史
楊爵彈擊獲釋二臣無罪止黜然榮其忠義風
範為世共仰又當與拔成者一體錄錄上從
之于是歸來少保仍賜祭九壇溢恭肅繼盛

諭示免朝

特初七日暫免朝至十一日復傳免

朝給事中擬時亮上言 皇上初政

甫及一旬先朝至再得非嚴議者以 先帝為
辭乎 沈帝初拜日講經筵擬議納諫二十數
無倦晚歲須乞不朝而明于親親納諫二十數
近斷于去好邪故辭小異法庶政不素奈何以
初政而遽乞
手奏入留中

丙寅 上始釋衰服素異善冠麻布袍素腰絰仍
御宣治門稅事禮部遵 詔會議 郊社諸典禮

及祭新章之制

之文自漢以來歷代分合不一常謂儒議論不一
 我太祖定鼎之初與一時儒臣議訂考訂值
 建分祀之禮其後因廢舊唐陰再議改合祀至
 我皇考仍建四郊如洪武初年之制蓋
 太祖始分而後合皇考改合而為永祀已
 皇考之更制門太祖之初制也永祀已
 聖駕親詣祭於南郊二郊于冬至日恭詣
 花聖親親之登不無幾于煩數臣竊以為正
 宜燕魯事大社大稷之祭其意
 帝稷宜居一陵登廟祔之禮表國家自
 同社登二茂陵則三后同祔差充太廟祔享
 則雖一帝一后而元配禮應合登永陵祔
 考祭皇為皇太后元配禮應合登永陵祔
 海休廟先帝神主回京時本部會請祔享以
 其時未廟祔祔廟祔祔廟祔祔廟祔祔廟祔
 皇后雖會正位中宮然非元配今先已祔廟
 又奉幸祭皇后同祔則皇后配非已祔廟
 舊制合因孝烈皇后先祔而後使孝祭皇后
 不得升祔則合元配而祔則皇后配非已祔
 况孝祭皇后宜祔之禮皇考先年已祔廟
 依近日復有遺命臣等竊以為皇考升祔
 太廟之禮宜請孝祭皇后祔而奉孝烈
 皇后于別所供于皇考祔引之先惠奉
 孝祭皇后特官于永慶與聖母梓宮同日
 祔登孝烈皇后則以祔登似當以次則祔其
 后尊溢乞勅臣等謹擬議文奏進萬上
 冊資奏名分正而典禮全矣
 上以禮官會議允當詔從之

上 孝恪皇后杜氏尊諡曰

孝恪淵純懿懿恭

順賞太開聖皇太后

太后 上生母 父林 慶都伯至是封林好謙侯

學民間放燈

詔復周柏沈東為給事中

詔起用原任南京禮部尚書葛守禮戶部右侍郎

趙貞吉兵部右侍郎郭宗皋都察院副都御史林

雲同右僉都御史曹邦輔布政鍾卿副使曹金金

立敬食事謝廷誼等

以戶部主事海瑞為尚寶司丞

削籍歸鄉有罪發戍邊

明政總宗

卷二十六

禮部請立太子

上曰皇十年幼且

臣西苑兼督部臣

先是徐議冊立

戶部侍郎同司禮監管理農事其于社稷恒

入非便宜止令該部管理少存聖恩

詔削奪故真人邵元節陶仲文官爵及諸命籍其

田宅

加上 孝聖皇后尊諡曰 孝聖恭懿慈慶睿女莊

相天謝聖肅皇后

加上 孝烈皇后尊諡曰 孝烈端慎敏惠恭誠

祇天衛聖皇后。

加元妃李氏尊諡曰孝懿皇后。

并后父李銘為德平伯。

后兄李鶴為都督僉事。

下方士王金等干獄論成。

二月冊立繼妃陳氏為皇后。

封后父陳是行為國安伯。

俸三

詔贈刑部尚書鄭曉為太子少保諡端簡。

司禮監太監黃錦王本馬傑等各降第伍為錦衣

千戶。

詔罷王芝之官康時享祀日供膳如故。

戶部尚書高耀等各以考察自陳。

并高耀寺供職致仕。

兵三

上親祭肅皇帝几筵。

時局清。

駱翰林侍讀學士王大任姜儼。

刑科給事中徐必應言二人以御史請求法秘職致清幸令方士劉文彬等已正法二人不宜追罪更部言大臣源奉官訪進法士似無希寵也巡按御史有物議宜黜得有章職開住。

詔革諸匠役官職。

時內官監李芳劾工部尚書徐果監生王儒等六人前修葺官殿月勿冬卿之費而一時工役為太供死

趙鼎樞役銀巨萬請下法司案問果匠役以罰建官殿月勿冬卿之費而一時工役為太供死

馬少卿者二人為相政司禁諺郎中負小者五人海鹽光祿官以百枝名器豐潔已極上心惡之至是因芳言下吏部議等。

御史王得春條陳八事。

時皇后不見禮于上故得春以人事條上一日早正皇后之位而處先帝宮人未得進御者五放出其宮監第二日祀典甚大而師祭記蓋職太宰立為監正日格之禮三日名器甚重徐果以臣役部職服維魚陸世最不可為訓四日輪訓台侯物職當令部科收驗勿委內侍以因糧餉及禁奸諛慎選重員選極災傷皆切時弊奏下所司。

己卯萬壽聖節免有官賀。

以皇太后在天下也免各王戚及天下諸司進賀。

命撤西苑諸殿及各官扁額。

初議欲盡毀諸殿及修建慈寧等殿禮部指其材費請止法編撰文。

黜吏科都給事中胡應嘉以原官調外任。

初應嘉論大學士高拱于先朝拱與鉅之至是應嘉劾吏部尚書楊博與此題新大學士徐以私賄論給事中鄭欽紳吏部郎中李學士徐階等共與拱請應嘉劾博同官快親委奏有他禁例擬旨出之臺諫諸人疑出拱意請拱修政應嘉謂出應嘉兵科給事中歐陽一敬論故應嘉謂侵拱輩下所可給事中辛自修御史陳鳳芳等交章論故階等干象論亦自櫛乃改擬應嘉調用而拱一疑一敬之疏許士論薄之此開矣然應嘉之為人頗險奸計上林監

三月詔裁上林監花鰲卒。

大監李芳言上林監苑內官各有定秩請

裁內官各有定秩請

裁內官各有定秩請

裁內官各有定秩請

裁內官各有定秩請

裁內官各有定秩請

裁內官各有定秩請

集則商賈包受之困郭寶機謂蘇陽父之令
欲復徵收道則華山勢若萬帆又無通海欲從中
也黃河西注華山勢若萬帆又無通海欲從中
擊舉說水三南萬難日持勞民千散疲之餘
徵功千難必之地難動三省其不可回地大俗
有與工費以必而計置之後指置無幾上源之
議可罷惟開關秦桑使下流通行候築有未
以防冲潰可以延危濟昏乏民工智請使
決諸上日可乃鑿寶機深潭之別無阻諸泉
道之出飛雲橋有便關人水灌二口城至赤
清又五十三里五萬二千八百八十一丈有奇石
三十里已而鑿山如道華河人赤山則鑿黃
南道沙河入鑿山如道華河人赤山則鑿黃
清發則變之昭陽縣由是運道盡通河工
又鑿寶機深潭之別無阻諸泉
陽起至宋家口可具之山東南傳道自宋家
而南及黃河自甘縣縣境而南可屬之徐州兵
皆道又于橋上上下下築水壩修繕以防秋
水衝決之患其工費于兩淮工本銀及山東河
南料遣吏給督役之于吳叙治河工加銜太子
少保進
給事中吳時來言治河未審者三 其畧曰黃河
便無險沙易於新河河三難惟者豈不以爲此處
輪流險沙易於新河河三難惟者豈不以爲此處
在委水源之不通矣特安屬故治源宜急也夫
新河與青原山至近也而東支以有南貫卸之
之水注爲以一堤而捍辭流又富大山下爲下
旁與泰觀諸水之區惟保其不潰乎勢居偏分
旁之謀宜速也長村進運數十里地勢居偏分
導水于幹河排開支河引幹河上瓶以分派

早則根淺此中涵之患可慮也一夏鎮以兩
 翼水勢高下相懸幾及于決啓閘之節首兩
 難此下流之患可慮也以上三患皆由三河上
 下地勢居高復平衍雖目前告成遠望為未
 之徐上命以其既示衛令熟計衛其兩合
 決河深川之文而增卑培薄于是新河就而西
 坂亦成三年四月總理河道徐大立又言鎮河
 勝舊河有五利地形勢險峻水行無一也清泉
 安流無事堤防二也舊河性峻人皆無之三也
 泉地既虛秦櫻可甚四也地無耕種不須牽挽
 五也顧道路之言其說未便者以魚臺縣清湖
 湖底頗谷亭故頭市處失其舊河言以舊河
 是耳臣請以一澤之患熟陳于前太河故資
 泉水而地形東西高下非有妨礙之病湖則
 故舊以東皆有水櫃莊有湖為之官度湖資
 清以西皆有水壑此先臣宋禮之計其益神
 獨到者今新河實歸其意遇黃流漲奔則以
 賜湖為散衛之區遇山水東突則以清湖
 湖資之地不可謂不周矣然水有壅塞便始
 無窮宜大興人卒歸回同泰一帶開通以達于
 東得令谷亭湖慶之水皆入昭陽湖又引昭陽
 湖水入泰溝以出昭陽其湖也連無首上款
 之田約之可謂千頃令民間種麥其中計賦出
 賦以供河渠之工費計無便于此者厥人
 上從

賜原任兵部尚書翁萬達諡褒敘吏部侍郎董玘
 諡文簡

以徐階子英為尚寶少卿

徐階再疏乞歸不允

贈兵部侍郎陶諧諡莊敏

詔定總兵四時駐劄 濟按遼東御史李本紀言
 河之東西為界春夏秋宜將河西各河水決
 宜將河東總兵官為全鎮將兩營兵分駐
 今乃坐鎮河而而以河東委副將夫清無多
 而兵有強弱今一月之間三犯河東生說其
 不為之所是秦人之謂也也河東生說其
 騎皆所選河東精銳之卒豈為河東計其
 謂總兵官以俗冬之時移守否為以河東
 陽水解回廣寧以防土蠻廣東西皆有兵
 從之

詔釋四川食事趙祖鵬為民 時初為編修祐
 嗣及罷官族人趙顯請奏祖鵬諱以宋
 子孫論及至是州部奉以帝言
 徵下獄論及至是州部奉以帝言
 步誕生大時不無可於遂釋之

詔議錢法 時戶部奏錢法之弊前三歲廟初
 戶部收銀錢以充俸鈔及稅課等項銀又民
 生用銅錢不用古錢于民益法如舉一也又法
 今民間銅錢者多至得銀兩則換銀錢擇太
 廟則曰行使二也又無知小民聽信詭言轉相
 猜忌謂銅錢兵羅遂格不行二也宜將銅錢及
 其未未朝制並其先代舊錢俱宜曉民開
 戶批課房號行戶并銀便令收錢如偽造及
 贗世罪該重者重罪之嚴入上從其議

加恩藩邸侍衛直宿報事殿衛官校 朱希孝
 李承澤等白一
 清各添陞有差

加恩內臣 司禮太監黃錦加卹二十四石陸一
 加恩內臣 常任為錦永指揮詹事府從龍太監
 加恩內臣 加恩二十石客蔭一第任為錦永指
 揮同知王本馬保等各蔭有差俱世襲時錦奏

著和命為徑浦乞領都督衙門辦事歸永領事
下兵部議會編錄得已太監徐祥寺領事
奏且乞授其任保寺八人為錄承官為守基
仍令城守三十八人分御馬監勇士以志有備
上著許之科道官嚴用和官大動陳際芳張積
待交章言滿所以不致誤不當復有保寺條籍
守基員官職職寺以所存衙門名應
廟保督不宜兵部議請得免

以景雲殿奉

孝烈皇后專祀更名弘孝殿

贈故副總兵黃演為都督同知

太監李芳請裁革內府匠役工完性秩官

明政錄宗

附錄

者補役

詔起趙貞吉為吏部左侍郎兼翰林學士掌詹事

府事

戶部奏定內府各監局歲派錢糧

嘉靖初年與弘治年尚數目略同

手以後徵派漸增視正額加倍

衙門承為違律不得濫議增減本部亦不許曲

意奉仁澤旨各項錢糧依條裁減派各該衙門
此嚴將有同母奏派徵有清

詔議定昌平容糧運事宜

運該鎮總軍便之

運該鎮總軍便之

運該鎮總軍便之

運該鎮總軍便之

降原任光祿寺寺丞萬廷言二級調外任

先是給事中周世選劾工部尚書曹鼐以私容

中陽廷信出為僉事且列體罪宜罷體奏言廷

言廷信在吏部非臣所轄與綠世選與廷言及

胡應嘉為朋比故友每坐坐分難黃時事動

與世選廷言以明心述事下吏部都察院尚書

湯澤寺覆奏廷言以五年推士拜拜風紀備臣

乃為以外補為嫌舉劾非清朝所宜有宜

理不宜聽其去求上命降旨外任而曹鼐

視事

提學御史取定何泰科場事宜

提學御史取定何泰科場事宜

監生字體生食一林漢封取穀仍如
舊額已補御史陳廷芳一考重後復以
及令明京同考閱卷不必書舍房字樣王考止
以文學為去取毋以考官為額數分房為次第
禮部覆議俱允行是什去血字監生中式是
少考官王命烈孫無誤文廟成德生元牛連
誦語不孫事聞達為教人強制進奉改
為民修補有令監生編纂如行給就調擇後
也來

起吏部右侍郎林樹聲辭不允
命禮部酌議一切應免謝跪
一表其聖節正旦冬至止于冊姓新改詞稱
賀一應隆慶實賜既經面恩廷議者俱不得具
本稱謝南郊在郊五品以上衙門及各典
本職官等俱在內

寺大禮制應照舊者須行本部題允方許擬表
奏進其總督撫按俱不得違例進未稱賀南京
五府掌印官六部都察院堂上官大理寺正官
及各屬總督撫按官皆係重臣一應隆慶及隆
慶初年用或軍功受賜還該給賞半項既不得
延謝仍許具疏三司將佐半官一回受賞者總
兵督撫即與該謝不得另奏其跪謝明白簡有
不司奉令四六之休落為浮莫之前不違者總
本部及該科
奏奏行之

降太常寺掌寺事禮部侍郎師宗記為本寺少卿
師宗承詔承好禮為寺宗記者以禮而致
外師御史王祥春刻其旨蓋金羅下吏部請尚
書楊傳謂宗記寺宗記祝贊之事請恭降詔與
用今後卿及少卿兩缺皆于科日中推舉從之
詔贈故刑部左侍郎劉汪為刑部尚書諡端毅

勅王以大猷累立論究之
是以恩制錄故有是命

夏四月重錄永樂大典成加大學士徐階等官有
差

詔察吏治
吏部尚書楊傳奉詔誦陳天下即
速議既畢聖性之宜逐逐避之從今品第上
中下三等推陞是補量才授任不為視官以為
載月之選速新親弟以為官資之歲下第有
括拔諸以陳其賢細列等差以盡其詳神張
破開思保軍之累源因表則思歷敗之林益
詞掃蕩突傷則顯施而安輒不曉則移而面
從斷顯笑人而即則用族實政修而成
功可課進入主嘉與令徐等奉行

詔追復王守仁為新建伯諡文成命其子正德
襲封

詔贈周尚文為太傅諡武襄蔣冕為少師諡文定
喬宇為少傅諡莊簡汪俊為少保諡文莊呂柟為
禮部尚書諡文簡石珪為少保諡文介後段諡為
文隱

詔追奪尚書顧可學徐可成侍郎朱隆禧郭允英
贈諡諱命

戶部尚書高耀乞致仕允之

以葛洪禮為戶部尚書

刑部尚書黃光昇以疾乞休許之以毛愷為刑部尚書

以禮部右侍郎殷士儋為吏部左侍郎兼職經筵日講如故

兵部尚書趙炳然以疾乞休允之

以郭乾為兵部尚書

詔賜戶部尚書王果為太子太保祭四壇刑部尚書喻茂堅為太子少保祭壇少詹事黃佐為禮部侍郎食都御史朱方為副都御史各祭壇

御史王升言也

戶部尚書葛守禮乞終養允之

兵部尚書郭乾致仕

以馬森為戶部尚書

詔復騎馬都尉鄭景和原職

吏部王事郭諫臣上言六事

伯陳萬吉側著為令甲

今守制其襲封所司代其後服滿則送承襲服內免其人其一大常鴻臚卿之司正承襲服

以霍真為兵部尚書

五月朔幸舊邸

失大統既部駁傷通德堂駕既祭登陟顧望

英帝漸建若夫時遊幸初安遠德對景觀樂言

詔奪侍郎張電誥命

詔贈復大學士楊廷和諡文忠贈太保王廷相諡

肅敏贈少保梁材諡端肅贈太子太保徐問諡莊

裕林俊諡貞肅吳廷舉諡清惠俱贈太子少保曾

統諡襄愍楊守謙諡恪愍南大節諡端愍副都

史孫繼壽諡清愍皆贈兵部尚書

禮部尚書高儀疏請召對

言我朝朝野接見無隔上下交泰

皇上御門候奏漸復舊觀而朝
著尊嚴情禮不洽今臣等已畢發還日講武宣
舉行便殿而後無不可緩之時召見大臣各
奏施疏以快可否上嘉納之時帝事中張
平上言陛下日御門以接見群臣大近經筵
講多細故見大臣臣等事多不省實此等事
非所以重
帝也

詔贈鄒守益謚文莊贈禮部左侍郎羅洪先謚文恭贈光祿寺少卿

詔贈尚書劉初太子少保程文德禮部尚書程鵬

復尚書職

以御史

詔李叔副都御史盛端明贈謚請命朝原任文選

主事史際開任

詔請御史齊康外任

詩康以大學士高拱罷職論劾康大學士徐階主之

乃因論帝專權國狀復以先帝建嚴階制不可說之罪如中書芳等勢相有行實康復言于帝帝追召康康復言一氣發備張樹步文節對康為舉門牛膝與帝後帝置之洪大禮寺以無言詔曰朕欲以康為卿卿休休看容有足多者則更為其心膺天擇庶幾其罪又浮于也

大學士高拱乞致仕許之

嗚呼大臣如此道終為文選事拱

極不下數下其持論稍平者朝上處賜批歸以全大臣之休其能詞不勝枚舉曰馬快說歸

寺丞何以師至南河方刀欲殺遂被御史廷選

有者轉相傲效張爾奇乞休致于上恩

命馳驛還鄉調治仍賜白金文選送行

六月命檢討許國給事中魏時亮頒即位詔于

朝辭

詔釋高牆禁錮庶人兄襲等

并庶人曉諭年家

詔起嚴邁為浙江提學副使

先是邁以浙江

本家乞休不允已歷貴州督學副使未上疏致仕

嚴致仕遷往嚴提至是所屬有言召起嚴

漸增土一先德行

詔議禮部侍郎薛瑄新建伯王守仁從祀

薛瑄科給事中題統御史周山祖請以故儒

以化下禮部議尚書魯豫言薛瑄相去百年

集議以從

詔華太和山分守徵太監呂祥還

師廣言宜罷上是之已而周監水祥進保都

守兵部尚書郭乾懷奏乃致給

既限省太和山監防莊兼分守

以大理寺右寺丞海瑞為左寺丞御史取定何為

左寺丞

秋七月 詔以兵部職方司郎中周冕為太僕寺

少卿

詔復吏部尚書李默原官

罷南京板武營諸選募 孝陵衛餘丁千餘人

入隸教場大小神機寺營同正軍備衛身終勿

滿各將官家丁及前尚書李遂調淮揚民兵

給事中王治泰翟廷玉馬尹乾沒內府金乞罪之

上報可竊以事屬司監治之

命侍郎趙員吉暫理國子監事

典試南京與諭德吳情罪同罰異乞并黜趙給

事王治平言杰即無他崇已為人指殺恐其懸

不自安再職稱疾求去許之

八月朔 上幸太學

先是禮部未舉幸學之典 駕幸太學釋奠于

先師孔子賜輔臣

文簡楊最為副都御史諭忠節

詔追復總督劉遠兵部尚書王行宮

上書論父

一時之實也

命武英殿大學士陳以勤祭先師孔子

附錄丁

上御經筵

皇太子千秋節 上御皇極門文武百官致詞稱

賀

降太常寺少卿周怡為山東食事

為坑運命降之

然其言亦迂誕

增榮宣府鎮城

召譚綸戚繼光入京

督練邊兵以有諸鎮徵調之操兵部幾言大敵

才宜于南且老矣輪與繼光推

二臣

贈故員外郎申良為太常寺少卿

周欽佩元稹寺少卿先是吏部請補以元稹少

報嚴蓋從議以知中官杜泰得殿中書人提

之干是給事中王治脫尚卿各上疏援部蓋力

爭不允惟申良四臣得追贈云

諭幸天壽山不果

制祭禮通 太廟親奉其山陵並自遣官重

建原任宣大總督都御史楊順御史路楷下獄

先吳錦承經置流後重請諸嚴旨請獨以
州為民所父子街之會順總督大嚴以
肩順我之濟南犯大同諸節與殺境臣順順
詔察反級兵長殺彼者首報首功後不平
請刺之有日幸黃沙風雨夜更遇多少見
之可順亦銀錢逐與指謀誣陳以交通款
浩劫房邊通商勸嚴氏父子意欲奈議未
上何順以房人應機不能禁又順平人冒功
給事中吳時未所刻指亦以順下指順奏
奏事不實論疾依嚴氏深德之順竟免為
順武衙指降抵廣邊方用民氏既取順以
順體至是科臣陳寶追論順侵盜順和銀
順子長亦為文認順乃命逆順指事並司
律斬順及順三千人

諭經經遲日講。時司禮監傳旨天氣漸寒。經
先朝故事。弘治元年十二月二十日經
靖元年十一月二十五日經。今天道寒未
案。視前日則一月二十五日經。今天道寒未
聖學為更。相宗為法。宜以。

前朝禮科給事中陸鳳儀藉為民。明陸鳳儀上
旨字。
故也。

官威繼光人京佐理京營戎政令簡邊總督劉
回籍聽助。

諭令臣工各陳禦虜之策。上諭劉劉山東因一
鎮虜寇殺掠至止。

禦之策何在。其與
文武臣。修商確。以聞。
十一月。上有事于南郊。順冬至。上親祀
畢。上御皇極殿。
以海瑞為南京右通政

十二月。河南右參議謝廷澐予告。
以海瑞為南京右通政

詔賜故禮部侍郎諡文定。
詔復大學士夏言原職。

詔追奪大理寺卿朱庭立刑部侍郎傅潮官。
從論事中。

朝贈兵部侍郎御史郭弘化王時柯俱贈光祿少
卿郎中胡璉贈太常少卿王事余複亦復官俱賜
祭。諸臣皆先帝以建官得罪者。經以諫百
牛。極速劾奏。成定侯郭勛。勛以勸問。故。按
本朝編修。時柯。璉。複。以議人。漢。以。諫。謀。本。按
就。柯。編。修。是。江。西。提。撫。都。御史。任。士。馬。是。按
御史。錄。開。宗。奉。遣。詔。服。名。以上。故。有。是。命。

命王守仁子正德襲新建伯

詔令鄭王厚烷復國。先是嘉靖中王諱玄。刻爵
程朱四。嗣高。至是。命復國。

程朱四。嗣高。至是。命復國。

程朱四。嗣高。至是。命復國。

程朱四。嗣高。至是。命復國。

瓊州賊李茂等作亂知府王可大撫平之詔賜可大等金幣有差

戊辰隆慶二年正月朔京師江浙大風白晝晦冥進禮部右侍郎殷士儋為禮部尚書仍掌詹事府事

加工部尚書朱衡太子少保出督河道詔進大學士陳以勤武英殿加太子太師吏部尚書

附錄 江西說官命選官女時傳御命內臣選官女子各官每二十女以一案歸領之

朝政統宗 卷二十九 禮儀二九 上享 太廟 野和泰前亭 太廟 上命廣園

詔停正乙真人名號奪其印止以裔孫張國祥為

王清親提點 禮部尚書高儀請立太子許之 初傳仙儀請

皇上太子商幼當先賜名而後賜立恩引宣德成化弘治諸帝 皇上萬生元嗣已歸六於股肱英

薩革浙江水陸官兵 奉命浙江水陸官兵薩革者

以戶部右侍郎萬士和為禮部右侍郎

給事中石星為民 時星號陳國政理以恩人

給事中王聖寺言內庫之弊 其在所者有三曰

私進日薪移更錢與在內者有西口饋餉創

日侍門科起日茶果紀察日提康需索匪賜得

有詔如
議行。

命吏部右侍郎兼翰林學士林燦為日講官祭酒

王希烈編修王錫爵為經筵講官

兵部左侍郎鮑象賢卒贈工部尚書

大署為新廣倉事以優從功也王錫爵為經筵講官

二月南京刑部侍郎吳悌卒賜祭筵如例

上耕籍田

會試天下貢士命李春芳殷士儆為考試官

取田

給事中張鹵請諭誨皇太子

議舉邊才

有輔臣楊一清以兩南之人用之既西向者王驥以

北人用之雲南俱有聲於宣化分南北資格則

所推用務當其

土澤然之

主辰經筵開講

以南京禮部尚書趙貞吉為禮部尚書

詔曰侍講諸時年六十餘然氣壯志剛復

有侍郎林德代一日上于諸卿卿作

上詣天壽山展謁諸陵

三月復故尚書毛伯溫原官

以刑部右侍郎洪朝選為本部左侍郎南京吏部

右侍郎鄭世威為刑部右侍郎

上御皇極殿傳制冊立皇太子為皇太子

以順天府丞吳時來為南京右僉都御史提督操

江以右通政姜寶為南京國子監祭酒

廷試賜羅萬化黃鳳翔趙志寧寺進士及第出身

有差

以譚綸為本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總督勸進

保定軍務

召起吏右侍郎林樹聲原官。

總督漕河工部尚書朱衡疏陳治河事宜。

由河間縣八議復言漕河之弊官。
時河間縣八議復言漕河之弊官。
由河間縣八議復言漕河之弊官。

上幸西苑。
先是左右有言南河干之費者。
上欣然欲觀。隨侍者奏止不許。至是駕至。則見南河官館不。

禮部尚書高儀疏請勅上親賢達奸。講學勤政。

以逸欲為深戒。以勵精為達。商誦粉飾之虛文。崇

交修之實政。上然之。

乙酉 皇四子生。

夏四月。諭戶部發太倉銀六萬兩。買金一萬兩。

進用。
時上命太監崔敏取戶部庫銀。
買金進用。戶部尚書馬森議止。

命追奪承天府元佑宮田入官。
官玄妙觀也。自

名以祝延。聖壽之所。而高士劉永德因奏乞。

無養之田。歲八千七百餘斤。至是。從撫按劉慈。

言追奪之。徵其租以。

供渡江築堤之費。

贈侍郎王道為禮部尚書。諡文定。南京兵部尚書

湛若水諡文簡。

五月。勅遣保定總督譚綸疏條邊務。
言邊兵威。

禦。為長。而行之。有困難。制。廟。長。技。非。車。不。可。

召募。急。難。處。置。後。參。河。農。治。價。一。難。也。縱。越。之。

是。何。所。謂。成。不。可。南。二。難。也。縱。越。以。人。之。意。為。之。

不。可。此。數。之。不。可。南。二。難。也。縱。越。以。人。之。意。為。之。

見。軍。法。不。無。大。較。且。去。京。甚。近。生。易。生。三。難。也。

也。我。兵。素。未。當。前。戰。而。勝。之。不。心。服。能。百。戰。

之。終。身。創。夫。第。一。難。易。生。奇。而。或。至。四。難。也。

不。若。始。就。前。鋒。見。兵。講。求。戰。年。之。策。各。路。各。兵。

不。若。始。就。前。鋒。見。兵。講。求。戰。年。之。策。各。路。各。兵。

不。若。始。就。前。鋒。見。兵。講。求。戰。年。之。策。各。路。各。兵。

不。若。始。就。前。鋒。見。兵。講。求。戰。年。之。策。各。路。各。兵。

不。若。始。就。前。鋒。見。兵。講。求。戰。年。之。策。各。路。各。兵。

不。若。始。就。前。鋒。見。兵。講。求。戰。年。之。策。各。路。各。兵。

不。若。始。就。前。鋒。見。兵。講。求。戰。年。之。策。各。路。各。兵。

不。若。始。就。前。鋒。見。兵。講。求。戰。年。之。策。各。路。各。兵。

不。若。始。就。前。鋒。見。兵。講。求。戰。年。之。策。各。路。各。兵。

不。若。始。就。前。鋒。見。兵。講。求。戰。年。之。策。各。路。各。兵。

不。若。始。就。前。鋒。見。兵。講。求。戰。年。之。策。各。路。各。兵。

不。若。始。就。前。鋒。見。兵。講。求。戰。年。之。策。各。路。各。兵。

不。若。始。就。前。鋒。見。兵。講。求。戰。年。之。策。各。路。各。兵。

不。若。始。就。前。鋒。見。兵。講。求。戰。年。之。策。各。路。各。兵。

不。若。始。就。前。鋒。見。兵。講。求。戰。年。之。策。各。路。各。兵。

賜原任山西巡撫都御史趙時春祭

除翰林編修十八年復以建吉華職二十九年

萬授兵部主事歷會典副使巡撫陝西

言降慶元年復薦起未及用遂卒于家

其才相御史三崇古選請祭祭諡諡曰忠

光祿寺丞胡膏以罪論死

先帝下比擬獄論及而膏不滿四日重慶府

通判稍違同知尋以睡致至是給事中李用敏

追論其死詔下御史逮問停議教訓所得月

銀還官沒入其田宅

南京給事中張應治請修弔七事

軍諸奏劄柱太尊言天心仁愛人君德不

還歲造內臣詔其先帝御史周弘祖等事何

六月詔停差真定抽木內臣

七月御史馬明謨條陳四事

大學士徐階上疏乞休許之

石仍賜勅諭

禁內宦進貢

都給事中何起名條上四川茶二事

三縣茶徵本色輸運甚艱宜如嘉靖中

徵折色或解藩司局官悉之費或解陝西

馬所用上中下三則納課通來并銷丁

減納之累新者有增課之憂宜酌出產

重慶嘉定潼州夔州商小井以備督

復誠意伯劉世延辭

有開國勳運功世延前以奏事狂誕非有大

武英殿張景正既陳六事

已者即斷而行之如唐憲宗之討淮蔡

求相應既得其人則信而任之初魏文

否須明白直諫得此推讓後而可謂之

紀綱近年以紀綱不肅擬以嚴刑而可

法宜屬而不宜徒伏望聖訓實予奪一

而不必由卿之私情政教實今必斷之

嘉靖初年所定罷綱糾中節嚴持公論

風紀以佐皇上明作勅諭之治一

出以來朝廷留日多廢格不應行抄

行停閣一切視為故紙

有行丁者各地方官尤屬多岐有查勘一事而十數年不完月既滋事矣其遂役偏綱終遇十年在兇鋒年月既滋事矣其遂役偏綱終遇十年不伸之法覆盆自若人雖不自之竟異其由而不明實謂何故而富貴也勒下部議等衙門凡大小事務概奏明旨頒發立即開行奏發有合行諸部關奏者刑要嚴立限期會同覈覆該部另行彙轉登堂証言錄如有違限不行奏報者從重置案參吏更節帥以此考其勤惰以爲督責之一嚴名書盡貳歲而後知其利鈍必以爲而後其驚見今用人則不然任人之才不必求明正其事不必求其成反至信人之才未必能以其罪推量少文者以無用反忠臣以時略令而當者以虛譽藉職庸碌拔直者以苛待詔令而胎幸逢迎者以巧易良其直者以難用也步以平微而輕忽之其才本無足取也或以勢利累身而以尊禮之或以一事之苦而終身惜之以累員或以一職之勞而累口情以爲未始知仕宦者失事不能處罰調大規遠轉太驕資格太拘致舉失費且近來又有二種風尚士大夫務爲奢稱舍其職事而出位是思選日將曠選編爲籍士聚其本職奉出及展望然此皆所謂調名與貴喪者也臣願皇上收聖名器愛惜爵賞用嚴考課之法檢求人必求其常品仍乞聖下使京省及外官三年滿班詳摺具陳以爲嚴監給缺典明白官三六年滿班詳摺具陳以爲嚴監給缺千聲名冊盡納于資格每屆之徵奪最得其大體一概那汰一事聚其修生管服一概俱其定制外之豪族兼筑誠後不効花錢說謊好時頑通久偏聚小民府內之官貪婪狼漫無稽查假公濟有名無實各衙門之官貪婪狼漫無稽查假公濟私官吏遊蕩凡此皆耗財病民之大者名其以資財者而去之則何必索之乎窮困之民以自耗國家之元氣承前項催督御史完之機

部事

工部尚書雷禮致仕

禮上言本部上供錢原已

除所給足言補案事畢則就院成事休相持乞早賜休以全國體上實願嘉允

十月南京工部尚書魏尚純卒

尚純創始人也

都御史劉光濟

奏以袁州府屬沒入嚴世蕃田土充南贛軍餉從之

華南京太僕寺少卿一員

操江都御史吳時來

奏請汰簡水兵以甦民困

十一月江西都御史劉光濟

張紳協議萬羊山寇

剿撫之策

以種藍巡撫張紳

會南贛巡撫張紳

官兵在籍之兵

諭各兵以礮令進捕盜急巡按江西御史顧廷

致誤事

令議處恩蔭陞遷例

吏部奏恩蔭官自故例仕

詔逮聞住大監李芳

下獄論久待決

十二月奉安

世宗肅皇帝神主于大廟

都給事中魏時亮上言三事

下曰先憂言今天

行趙卓老郎歷兩京京堂或任轉運總督御行

重優者任之不必限以三年五年俟其資深

官有能修舉職業者宜一切久任不必嚴易以

法不能盡行宜先將職務如祭酒巡撫左布政

兵仍量加職級以示風勵

上從之

上從之

上從之

上從之

上從之

上從之

上從之

詔立雲南定軍民儒學

江西都御史劉光祥奏行一條鞭法

一條鞭法

縣十版中夏稅承額存留延用銀若干坊役里
甲士貢銀募加銀若干通里一條鞭徵而後
支之也有徵取不輸甲通一鞭丁報均派之而
下帖于民俗數十歲由所應納之數于前而歲
分之應納之數則逐年十甲元一役之後條鞭
合邑之丁報則逐年十甲元一役之後條鞭
出縣多易因條鞭今每年出納銀兩不一易
此十石之重有方人弗勝亦十人而而之方
湯舉地諸後歲分給王之官承募人役不詳
呼之廢天十千而檢兩因不省一手一錢之爲
輕且易也人安目兩銀從歲積一錢以符十
之州者矣功役法通州縣役銀數不可
而各下下糧多寡不一而稅加重固已不
而所常之常有餘銀一兩而止納一兩有加
加二如三如四五如六如七如八如九如十
倍納者其且相什伯則名爲功役費不坊之
有合合民則加納之銀俱入官正承之裁坊
重通苦累于一際十甲之中役人不拘自役
不若銀兩便如金銀庫庫役名役納之舊
司商例納銀終募人工食費止令楚守不與
收其取之吏之吏則毫末承派干官需索者
官行而錄求者自欲又以賄得代不欠者查
吏有身役固不待備俸銀而吏中斗餘千生
有身充親充親充折耗固當而募人爲看生
其耗折水後自當破守而此償教之使盜也
今募吏充歲則附費而折耗費之弊不致自
反身終而吏更無歸公已歸之費其便諸通
大馬俱有吏支應勢不謂多取即取之不
諸不可悉道其大弊激而欲不難出者目吏

無所措手人知納稅無處輸納可有損長收
諸實則固不可勝矣諸上議則法修矣
所爲則書中事案歲未決諸項未年則書中
應商鴨奏車天下即邑庫以而都御史如半
民巷哭其哀光赤絲之淚可下通計里坊役
驛碑民兵以應歲初年盡六年爲率計一丁
派之名四差皆戶丁盡六年爲率計一丁
派一石均役三丁驛碑民兵四丁均役三
傳民兵皆戶丁役役民里甲不以里甲役
差驛碑民兵天下任役軍二丁皆官坊民
次而國家最急於任役軍二丁皆官坊民
以役民民民民民民民民民民民民民民
不今年則丁報功法當免者以爲通十里以
以役民民民民民民民民民民民民民民
銀力二差并公私諸費則名目簡富人近官
人人生不名則役銀優官給銀十募人而募
不祥反覆地輸則不爲去頭戶賄戶之流則
貧富平報有多多少少後無難重押高花分
貧則冊籍蓋輸快至下此然庶幾矣以大
吏科至爲憂秋二賦法汪安治役後爲吏
里甲錢且嚴法分科率之禁乃事次而辦今
正理大物傳時差編派諸目現區初里甲
正增十倍矣夫民孫孫職豐之祿輕重正
其泣歎所輸稅官之後民民民民民民民
然安所可謂銷銀官用所役坊之役長官
銀耳而里甲之役年經約之知運誰實付之
法嚴令里甲之役年經約之知運誰實付之
爲功社家金逾千任法以且里甲內不月
之公費排有不敷外輸其稅以所取之必
賜請其名實其稅外輸其稅以所取之必
而已矣民人雖重汗周已之所有解汗人
所有於金銀輸宜又則輕用而解汗人
有部派軍與者準然之條將于所取之必

重獨聖觀錄十餘水編丁續遺均無多少法
最善者國民自用時自寬然知民最痛史未
忘節制權民自調德之而神說之美增更
老至相教之免調德之而神說之美增更
取下且差銀野久報一分方九釐証之簿後復
勾下而發少易抑難有完至倍後者番有即城
有監司守民易以自通得以法守自難免也山
建民法事而津宮經條邊行坊里日社處而異
下僅十餘年所而里甲費業已如舊法中年暗
焉呼法交可寄氣臨隆之重警則置官治決之
歲時者日吏各治時三聖今文法送防能日
則書古以較世而聖哲之主明崇之氣忠義之
兵德惠之德義天刑文王之德以日靖四方國
利之法主民
而後無侵也

已巳隆慶三年正月朔

原任兵部尚書趙大祐卒

大祐浙江太平人博
大和雅勤習政事歷

官中外俱有聲望上收元初雅勤習政事歷
官中外俱有聲望上收元初雅勤習政事歷
官中外俱有聲望上收元初雅勤習政事歷

兵部尚書戚繼光條陳薊州事宜

戚繼光上疏
戚繼光上疏
戚繼光上疏

於之形也影入平局
騎戰勝入邊外利干步戰三者通則乃可制
邊兵所習雖馬山戰谷戰林戰之通惟新兵
之顯千臣派兵三千戰卒又以三千騎手什
臣教練分派十團總兵總領事等今總兵臣
臣布而無擊附之虞部議宜取回總兵劉定而
獨任繼光

太監滕祥孟坤陳洪各隆弟姪為錦衣指揮及千
百戶凡二十人

禮部尚書高儀請 皇太子出閣講學 上命待
十齡後行

提督京營戎政鍾慶侯顧寰引疾乞休不允
即功罪亦與京營太尉之崇十五年而大開
去之且謂將泰佐諸人俱行 皇上列白以彰
勸德就政自便其後 上命家廟自燬以沈

工部尚書朱衡請察監局之費

言朝廷供應皆
諸臣不思禮節日事糜餉臣等日擊時穀不取
切徵派用則在 皇上親裁調歸併客臣等
隨事執委庶官中府中俱為一併而國用民命
上從之

戶部尚書馬森致仕以南京戶部尚書劉體乾為

戶部尚書

巡撫甘肅都御史王論條陳二事以上

盤委官抑勒官吏妄報刑餘以報能督者一竟
虛稅謂有司丈量屯田多不親行此等詢問虛
加稅糧以病民者二事有傷

天和似宜禁止上是其言

御史唐仰庇請復 皇后正位中官

自禁中出言 皇后選于別宮裝束危困
請時時慰問官后侍際多年無子近且病
移居別宮處安適却疾耳偏不聽言中事多
言不究初仰庇疏上蒙譴罰且不測仰庇亦
自命重請於 命下中外

二月南京國子監祭酒姜寶條奏飭監務以廣

聖教八事

一修理廟殿舍宇 一督飭各屬
二請嚴納課事例以塞弊端

舉人入監就中察其志行卓然者破格用之
學官之選一請復國初積累之法一公侯伯子
孫例該送監者書校查明教養之法一公侯伯子
孫分教屬官以重課督一查復祭酒司業見行
管例及將監生物故者如勘有犯者不得擅自
拘題下吏禮二

復命給進表官勘合勿予路費

從御史李叔
和奏請也

馬都尉鄭景和卒

景和與前永福長公主姓姑
以表實 聖師作李師為民墜慶記復原時
侍衛鄭為民時居覺山十餘年減價備者上
嘉之及召見時為上稱

革南京遊兵都司升三江口交用把總各一員

從據江都御史
吳時泰奏也

三月 詔更名貴州新遷程番府為貴陽府

仍錄印

新雲南總兵官黔國公沐朝弼開任

未及竟撫按官陳大賓等乃奏乞罷朝弼令其
子昌祚暫領鎮安道等侯夫人張氏親主事
該陳氏將領領實另行議處于其時命事冲
張國言兵部是其議請革朝弼任而以昌祚
領鎮事可否候 上裁決 上以為可許之故
命也

四月總理塩法屯田都御史龐尚鵬請纂造會計

惟陛下下不能盡知即天下宗藩與百司庶
卿廟之享祀內府之供億荒局之遠近歲時之
賞賚舊額幾何今增幾何王府之祿百官之俸
衛寺之校尉尉何今增幾何至若各省軍民之
給近作舊額幾何今增幾何至若各省軍民之
賦稅天下山河之盛衰凡有關係國家經費仍申
括其總目照款類開實在簡便不用煩瑣仍申
言歲入幾何歲出幾何題曰隆慶某年會計錄
進呈 御覽時或有所增減各于項下改填無
季刊刻成書時常封進伏望 皇上朝夕置之
座右庶頒行各王戚及內外衙門使君臣上下
共知恩用之誠民力之疲務求所以
三 革而交通之弊下戶部擬議以聞

總理總兵關防給總兵戚繼光

總兵戚繼光

總兵戚繼光

總兵戚繼光

總兵戚繼光

總兵戚繼光

總兵戚繼光

仍力撈掠定之重楚之下何求不肖諸生
莫此為甚自今宜送法司酌奪情實
與紀功其監及無辜者即時就獲仍罪反賊者
刑部奏得旨傳禁獄因在外者行所司速就
辦理在內者并
司具以名聞

給事中宋良佐請裁御史監耗財弊

草科費月大甚收地租多地方部止以收馬
地馬不必奏又言御史監耗財弊事官皆如
良佐所奏又言御史監耗財弊事官皆如
制非外所與御史監耗財弊事官皆如
斷然以良佐之奏為必可行相予之言為必不
可信奏上

大閱將士于京營教場

是日 上親臨教場
大閱將士于京營教場

刑科給事中許天琦奏刑獄之濫其原有六

一則有司承上旨意指人入獄一則任書
吏因公行欺舞文術律一則以賄罰為名多受
民詞而陰奪其貨一則以卷犯名之士務苛
刑卒謂之風力雖心知其冤而莫之省一則
感恐喝令民訟服而不放一則長吏數化
先使限廉仁而承財刑放獄訟興下刑部
覆奏

九月詔舉邊才

時諸司各以名上見田則
九月詔舉邊才

十月裁革河南一省冗官

唐府崇府右長史劉
十月裁革河南一省冗官

廣東四府通判各一員清池縣縣丞一員原
張玉齊一員峰德府南陽三知事知事徐枝
其瑞德府南陽三知事知事徐枝
陰水軍陳陵城長邑縣城考賦城賦
四縣縣學訓導各一員
司州州從謀司原首各大使各一員
詔改折蘇松漕糧
漕糧折銀十之五
十之宜與十
之三

十一月令戶部奏納銀入款

傳諭令奏元年以
乾年戶部先開奏納銀一百七十二萬五千六
百有奇除已納銀外存銀五十三萬九千九
百有奇而各該年尚未完納銀兩結上已開納
銀兩以清是歲入款不止此其十三百丁根
銀兩引稅銀兩通計三年支用見有幾何具
奏奏係乾年便言各項銀兩自元年以來已
經費九百九十九萬有奇今補給各邊及官
庫折衝布需用銀二十萬各邊年例需銀三
百八十萬計入不能當計出上因問九邊年
計軍餉大倉庫及各官解納之款體統支
言國家倉庫之制在祖宗朝時遼東大同宣
府原山西為九邊各鎮鎮昌平易州俱列支
其內守土馬各原無主官一鎮之兵足以守
一鎮之地後三兵不可不增以募兵募兵不
增則客兵調集多往住時而生食者愈聚其
合用銀兩自鎮集多往住時而生食者愈聚其
一軍之調後屯銀不足加以民糧民糧不足加
以京運糧餉溢十常額而糧費者滋甚矣京
空而國計日絀田野耗而民力不支今日缺
之故供邊之費固其大者因以元年大倉庫
有歲餘銀兩其本鎮屯糧之款係呈上夏
上口歲餘銀兩其本鎮屯糧之款係呈上夏
為國體恤其他弊姑不問

功銘矣連脫明之說周召揚曰命之義因結
漢趙書吳從而禱願也此傳山縣縣有自以封
遷善類既失于振揚廣裕塗路乎也子言揚
幸輔建國機梗在私堅不可破伏願管其所以
快大計勿為小故之所消彼晉哲以任君子勿
為解嘲之所惑矣美邑奇珍之說而保濟漢以
昭陽德務之勤而和聲於以重夷閭門對敵
以茲寶無黎庶順首按用歷聖聖王是之九省
正自知察吏治從同天譴志計無懈焉上以
褒厚故借陳言至讓都道守如任事

詔獄

謫御史楊松外任

駐高安少監黃璽以舊休月

朝議

卷二十九

五三

入朝上以松語奏

既司官朝辭外降三級

新刻明政統宗卷之三十

隆慶四年庚申正月朔

命議定京營之制

大學士趙貞吉上言我朝內

定萬世太平之計神聖皇帝代張臣指兵之害具
爲一聖子神孫慮全諸廷也永樂末年內
兵北伐後師之後遂欲開營制以分三
械二營制之因遂爲三大營其制以三千
也夫正府之兵目則參將而副將以三千營
運各府矣所以以家軍將而不散者以三營制
有成嚴征伐之事故不暇耳然則以三營制
實未變五府之舊制也沿至正統末年三
監書失弘治年間又加爲十二營其制在老
軍之籍則五營之號未民而五府之外皆廢存
至嘉靖與成嚴高漢議于五府之外皆廢存
臣竊以鎮遠侯廟東代之營兵則日弱矣臣竊
謂分府設將之制未易卒復而分營制兵之法
猶河海行合無難見雖官軍分爲五府中前後
五營各釋一將以分統之責今開營制議各程
其制而以文臣總之責則開營制議各程
歸之內府有事則領勅拜印而命將于關外事
完則繳納印而歸將之官中如是則外府之
柄獨持于上而重祿之下常有幾萬騎兵可
戰可守隨所用而無不有矣夫臣竊以三營
臣從實會議久之乃集諸東閣下惟臣以公張
希忠等二十八人請分營制兵如貞吉與臣而仍用
三大營如御給事中張岳言給事中司馬及
體明御史部尚書崔釐以爲然乃兵部法未
在凌法兵部尚書崔釐以爲然乃兵部法未
至于大壞者無資于紛更議者涉于異同者當
從乎衆議今府營之制總之爲三大營以統其

獨新之爲三十小營以理其目兵制不偏于一
將軍法不專于一人兩合相有分統亦不偏于一
視之操有嚴修考覈之操此正 皇上所
營練兵機 聖子神孫永濟萬民
勿替者况在廷文武諸臣多調練京兵之訓練
不在于營制之更張而在於將帥之得人操練
之如法似皆操本之謂臣等參酌舊章參酌三
大營仍舊則將領不增而占後少額令不煩而
紀綱明則防範便至于大將不宜專謀或致不
當有印此則防範甚嚴而無依從肆行而無紀
三大營分營練內五軍營多餘二校均撥歸
神機營官軍爲十校皆習勇將官三員沈腰
兵官各請勅一道給開防一顆以便行事則以
文選大臣一員兼加嚴密之選理軍機事
則兵官訓練有嚴則總兵指印出巡事完則官
印中則不驚事官地誠在管理大臣及
管制經略官巡撫官另行修議以開洋官
管制經略官巡撫官另行修議以開洋官

本魏國公徐鵬舉休勒南京國子監祭酒姜寶爲

民南京刑部尚書孫德爲民誠意伯劉世延間任
鵬舉夫人張氏早卒無子鵬舉欲立之先使人
計鵬舉娶其妻姜氏子鵬舉欲立之先使人
納鵬舉世著所說爲鄭氏請封已而議遣邦卿
送監署禮讓于兵部而書劉永不以爲不可
舉卒送邦卿歸事知事不效乃以其金賄祭酒
送劉世延于藍峰寺世更安之而以金賄祭酒
實實疑不決會有助教鄭如瑾者故爲舉人時
所賞遂成兵部納邦卿入軍部行世延語于寶
部尚書林應恩不爲報郎官王世德陰撫之而
鵬舉因遂留邦卿不還居無何劉使陰撫之而
實盡釋如瑾與邦卿相結約語寶勸如瑾下刑
南京法司鞫問于是世延事亦反復謀于刑
部言已與徐氏共謀未嘗與鵬舉共謀詞遂

會經吏不嚴託姪如增主率領衛民諸事等處
一月歸供追擊器施拜宰及其當主官重務言寶
理既得非根實於其奸乃密使印事重務言寶
與世延同受拜瑞頭為瑞瑞所請干瑞
自自解干是南科王煥言延受重請干非實而
為之畫策實受各語干世延而為聚兵官官
氣法罪當自論而刑部尚書徐祖訓報干許止
上一如理應實官并經吏部覆請令重務言
同瑞後南京法司布高拱司止坐寶瑞千金
為如理瑞雪寶瑞為民世延開任事之論實
無難秘請士

史海瑞留撫地方如故
刑科對色言瑞者
瑞不語事休科條約束切切于片紙大昂問以
難追客恐非人情如瑞第宜與兩京清秋以風
謝天下之士益所以全地方亦所以全強也清
海瑞請用委入動事任慈留撫地方如故

二月都御史王廷爵
命大學士趙貞吉兼掌都察院事
魏國公徐鵬舉卒

原任刑部右侍郎曹鈞卒諡恭肅賜祭葬如例
詔江西進賢縣人也瑞歲廉正嘗劾奏武安侯
郭勳大學士嚴嵩巨猾居官垂四十餘年茹終
一節十

南京太僕寺少卿嚴從儉上言禦獮之策
從儉上言廣西毒民抵壘所畏服體狼兵尤牛
古田之寇雖時出沒然未敢深入由訪牛有
狼兵也項歲議城根兵自募兵已復盡革軍
兵而用關峽兵而補鼠堵易捕以伏然巨費

諸求棄之之法宜黃如調狼兵占地而居之
生盡上官以得地為利而占田據地者則
所視親也宜擇調東蘭那地南州三州土官
親領精銳狼兵各一萬名給以行帳所往遣
道進揚古田要田者其中日夜探賊所往遣
諜歸來究剿勿放則首惡必盡成擒矣又各
村寨不下數百種類不啻聚萬其中固有細
同化者亦有習經為寇未與賊感後姑罪
立長相統者進兵之役又當選其精壯
免使家心知所向而不敢不從也
例授以巡檢職銜令其以夷語曉屬之桂林
府官語則今日之經久即他日之狼兵則狼
調與編民無異市訓永無患矣上採行之
總督南京糧儲右食都御史張鑑卒
類為人便
節行剛毅
士論稱之

大學士趙貞吉乞休不允
有詔勉留而科臣張
章請罷寬而戒貞吉言貞吉欲以裕奉付法司
恐非古大臣相體器不辭之義且尚書掌官事
非特逆原無究問之條若言官論人一一逮問
殊非事體于是貞吉求去益力上于記懷者
是日錄報就
下置不問

詔盡復夏言原官賜祭葬諡文愍
命巡撫應天都御史海瑞以原官總督南京糧儲
先是給事中龔鳳翔疏論瑞每日關門受訟動
盈千總民間有種肥田不如告瘦狀之語于敢
兵激變則報師不敵而取諸民性之工食議處
驛通則免稅過客將一應正支盡行革免禁烟

戶不將荒相貧民不得償債皆迂狂顛制之其
不可一日廢地方疏下吏部議言均志大才
疏宜改授兩京
他秩故有是命

以食都御史宋大器爲副都御史巡撫應天

高拱請需才以待邊關之用

其言宜于兵部
設侍部撫理部專平日則練習本兵政務或
或巡邊關者以一人任之既行事又下于
制局或選邊員總督員欽部以一人任之既可
參少至又不費于那移近其出入中外既無
深次兵推專門之學宜信長以待用當自兵
部司屬數兵部司屬始宜特而高拱格如邊
方兵備缺即以兵部司屬補還方巡撫缺即以
兵部司屬補還方總督缺即以兵部司屬補還
與在部侍郎時出時入以候尚書之缺其
中有一特出之才能知兵事者又思之邊
方之臣步歷少漠出入參議宜特示優厚有
功則加以不測之恩有缺則進以不次之權使
其以名常在人先脫或推升誤事則律以法嚴
不稍假左其官使其功在人後則如是而
猶不盡力必不然也至于人力有限則不如
臣又見邊方總督之臣頗半累歲常安幸苦
其情亦甚苦矣若使儲養有素用下之人自可
行通融休養之法如其在邊日久若有缺缺則
特取回部以休養之休養之後不妨再出使其
精神得息而不疲智慧長裕而不竭以勸王
爲辭必多重臣子馳驅之苦誠在上者所深
而君父休念之意亦在下者盡心知君臣之
誼同父子之恩如是而人不盡心必不然也
臣上奏

三月 詔以操江食都御史且時來巡撫廣東提
督軍務

裁革南京冗官

吏部給事中王事一員戶部給事中
江西二司員外郎各一員禮部
儀制司主事一員刑部四司主事一員工部
告繕司員外郎一員都察院主事一員通政使
右叅議一員光祿寺少卿一員太僕寺少卿一員
右士學正各一員太僕寺各一員

華除南京糧儲都御史 以其李之南京戶部
以之

四月 詔以鎮平王府鎮國中尉睦樺爲周府宗正
從河南撫

諭行錢但從民便 從前典
復以郭乾爲兵部尚書

五月 詔釋尚寶司丞鄭履淳及內官李芳寺于
獄 時京師地震給事中
言化以無害請釋之

調原任操江食都御史吳時來外任 初時來
司至五十九人吏科都給事中九卿等論時來
監舉市恩請調外任吏部覆可且禁自今陞遷
及行取及任淺者
世榮列名薦也

詔外補科道官而以部屬改補之

廷杖都給事中李已繫刑部獄 已與給事中陳
五德等太監

諭旨請買年例金銀臣等及戶部執奏停止
不蒙俞允此者近有干請給與玉買等
傳所屬下人請河成謂陛下詔書不信
所為從臣竊指之注大怒謂已請系犯上欺

刑部獄

裁革廣東巡撫官

改總督李鴻章為提督兼廣東巡撫事

從部給事
中允慈濟

言故有

命沐昌祚襲黔國公掛印克總兵官守雲南

雲南總兵官陳大賓奉復言寧陽侯夫人張氏
至洪中會沐朝弼嫡母李氏及嫂陳氏兩夫人
于官館俱自懸軍老多病仍屬商議終喪其
如朝弼為忠孝者應請禮未獲耳于是吏部以朝
弼手昌祚襲

六月 令邊方有司比內地官加寺陞遷

從軍吏部事大
學士洪言也

大學士李本奏復呂姓允之

斥御史龐尚鵬為民

降原任布政使李磐泰政薛天華按察使徐貢元

食事王宇各二級

禮部左侍郎萬士和致仕

令達方有司務得其人以充正官

掌吏部事大
學士高拱言

廣東督解富饒之也近有民竊盜多發生有司
不長預政比往為幸官多取進士諸老諸富
此幸充州縣正官之疑或聞奉以舉人嚴和
第華容雜流遠謫者得肆于民上則地方
為以其廣西雲貴近年亦有兵革之
事議廣有司亦當視此舉舉從之

罷浙江提學副使林大春

試題禮科左給事章甫

端論其謬友故罷之

改謚大學士張治曰文毅

治所謚文毅至是以
思自是物望所歸而謚之一字乃建補

刑部尚書毛愷致仕

為勞禮為刑部尚書

俞錦文建北城兵馬指揮孫承芳林出為民

時內臣李陽春劾其安生事端

加刑校尉富治上信之言

秋七月詔禁章奏浮泛鋪從言

御史邵陞議還將材

致謫有司慘刻用刑者一刑部尚書馬守禮上言

罪大惡極眾所共棄者猶問以刑部評以大刑

朝審以多官及至職刑又三覆五奏其重民命

有此皇上停例有旨然有旨而諸臣無以

奉承德意動用酷刑有問一事未竟而以必

二命者有到任未幾而考職數十人者請行

一應按飛諭有司有仍前慘刻如故勘放禁獄

罪人致成有依律
抵罪上從之

御史賈三近疏陳吏治。

吉州縣長吏賈三近疏陳吏治。

詔允行之。

戶部尚書劉體乾致仕。

詔允行之。

詔釋給事中李已干獄為民。

詔釋給事中李已干獄為民。

恩手繫獄如故。

恩手繫獄如故。

仁明隔斷左右不得與也。

仁明隔斷左右不得與也。

船註選河南山東二省京糧道奏議。

吏部申議養病官員事例。

吏部申議養病官員事例。

監生限其職三年。

監生限其職三年。

罷提督神樞營左都御史劉高。

罷提督神樞營左都御史劉高。

故也。

大學士陳以勤致仕。

大學士陳以勤致仕。

陸吏四日廣用。

陸吏四日廣用。

太子太師父選。

太子太師父選。

南京工部尚書林雲同引疾乞致仕。

南京工部尚書林雲同引疾乞致仕。

議練土兵。

議練土兵。

詔有司存問戶部尚書馬坤。

詔有司存問戶部尚書馬坤。

八月戶部尚書張守有請注浮餉浮甚者。

八月戶部尚書張守有請注浮餉浮甚者。

嘗考天下錢穀之數計一歲所入僅二百三十萬有奇。

嘗考天下錢穀之數計一歲所入僅二百三十萬有奇。

三百七十九萬此其最少者而巳倍于大矣。

蓋歸之大倉然自老庫而下所積者而巳倍于大矣。

十九萬而增至二百八十餘萬。

二錢言之如宣府之主兵一也。

二錢言之如宣府之主兵一也。

二錢言之如宣府之主兵一也。

二錢言之如宣府之主兵一也。

二錢言之如宣府之主兵一也。

二錢言之如宣府之主兵一也。

二錢言之如宣府之主兵一也。

二錢言之如宣府之主兵一也。

二錢言之如宣府之主兵一也。

二錢言之如宣府之主兵一也。

二錢言之如宣府之主兵一也。

二錢言之如宣府之主兵一也。

二錢言之如宣府之主兵一也。

二錢言之如宣府之主兵一也。

二錢言之如宣府之主兵一也。

二錢言之如宣府之主兵一也。

二錢言之如宣府之主兵一也。

二錢言之如宣府之主兵一也。

二錢言之如宣府之主兵一也。

使是切關涉大生以謝衆使後來奸臣
欲盜威權以行己私者不得援此爲例
部令員告效
廿賜駿駟婦

進禮部尚書殷士儋武英殿大學士入閣辦事
以葛守禮爲左都御史

南京禮部左侍郎孫毓卒
十二月原任戶部尚書馬坤卒

調用江西提學副使陳萬言
未履校幾四萬人恩問與斯會都司署中未至
而土半門入部植輝王國光何止之退消除城
死者六十餘人南昌知縣劉紹卿主領封縣衙
新焚校士試而中者二人時論保謂紹卿

罪國光行撫臣建國二人中試紹卿實不結案
不應招致門生與黨言

尚寶司卿汪宗伊請申飾守衛
上言守衛之設
拱護宸極嚴戒
無虞迨惡未萌統領之以熟視武臣而以臣等
稽察之聖南計謀萬世當過於周皇上知極而
廢振舉今萬邦入覲華夷且瞻別茲守衛關係
朝儀若不整肅何以壯帝居之威爲四方之極
因條上法所當由者三事一換
一結考一聽改一上嘉納之

以故都督陸炳宅賜德平伯李鎮
年正月以十
區賜慶都伯杜謙宗七
五區賜固安伯陳景行

詔以潘晟爲禮部尚書劉自強爲刑部尚書

隆慶五年辛未正月甲子朔

舉計典
賜副使勞堪江一職年十五人各衣
三十五人以會館下御史按問是年不得
內有副使顧錦後累經薦剡詔復其職

許百官及天下來朝官謁見
東宮于文華左門
春勞奏也

二月御史汪文輝疏論治體四事
皆責言官一
臣任已獨覽即有闕失類從聞之臣請宰相之
職不當以故時自足當以格心爲本格心之要
在去說遠使賢者得行其志而己惟
陛下模範言官半勸大臣以游朋比之私而
與賢者相遠近功可言難不洞識者

刑科左給事中曾東光開住
先免東光於言聖
狂悖不爲公論所
容所論亦竟罷職東光益快悖遂發狂疾走入
會極門大吐同官奏請東光疾作不能發職請
回籍調理
上特恤之

以籍入陸炳莊田賜
皇親李鈺
田計共二十
二頃八十七
畝有

冊封
皇四子翊鏐爲裕王

命大學士張居正呂調陽爲會試考官
以請

命大學士張居正呂調陽爲會試考官
以請

三月冊封王氏為榮妃楊氏安妃趙氏和妃韓氏

客妃

定王親陞授官職例

及無子孫者不在禁例中請初吏部以次陞除
官員除王親同祖親支儀賓郡縣主未故者宜
及孫同祖而死者與孫同與夫夫人以下之體
及孫同祖而死者與孫同與夫夫人以下之體
及孫同祖而死者與孫同與夫夫人以下之體
及孫同祖而死者與孫同與夫夫人以下之體

御史易守禮申明巡按事宜

御史易守禮申明巡按事宜
御史易守禮申明巡按事宜
御史易守禮申明巡按事宜
御史易守禮申明巡按事宜
御史易守禮申明巡按事宜
御史易守禮申明巡按事宜
御史易守禮申明巡按事宜
御史易守禮申明巡按事宜
御史易守禮申明巡按事宜
御史易守禮申明巡按事宜

廷試賜張元忱劉城郡以讀等進士及第出身有

封廣酋俺答為順義王
封廣酋俺答為順義王
封廣酋俺答為順義王
封廣酋俺答為順義王
封廣酋俺答為順義王
封廣酋俺答為順義王
封廣酋俺答為順義王
封廣酋俺答為順義王
封廣酋俺答為順義王
封廣酋俺答為順義王

王諸虜皆稱藩受封
王諸虜皆稱藩受封
王諸虜皆稱藩受封
王諸虜皆稱藩受封
王諸虜皆稱藩受封
王諸虜皆稱藩受封
王諸虜皆稱藩受封
王諸虜皆稱藩受封
王諸虜皆稱藩受封
王諸虜皆稱藩受封

都督葛守禮疏陳官箴士節六事
都督葛守禮疏陳官箴士節六事
都督葛守禮疏陳官箴士節六事
都督葛守禮疏陳官箴士節六事
都督葛守禮疏陳官箴士節六事
都督葛守禮疏陳官箴士節六事
都督葛守禮疏陳官箴士節六事
都督葛守禮疏陳官箴士節六事
都督葛守禮疏陳官箴士節六事
都督葛守禮疏陳官箴士節六事

五月叙廣西古田平寇功

五月叙廣西古田平寇功
五月叙廣西古田平寇功
五月叙廣西古田平寇功
五月叙廣西古田平寇功
五月叙廣西古田平寇功
五月叙廣西古田平寇功
五月叙廣西古田平寇功
五月叙廣西古田平寇功
五月叙廣西古田平寇功
五月叙廣西古田平寇功

正茂之功

正茂之功
正茂之功
正茂之功
正茂之功
正茂之功
正茂之功
正茂之功
正茂之功
正茂之功
正茂之功

元等罪并獲
元等罪并獲
元等罪并獲
元等罪并獲
元等罪并獲
元等罪并獲
元等罪并獲
元等罪并獲
元等罪并獲
元等罪并獲

元等罪并獲
元等罪并獲
元等罪并獲
元等罪并獲
元等罪并獲
元等罪并獲
元等罪并獲
元等罪并獲
元等罪并獲
元等罪并獲

方覽

陝西舉人呂潛為國子監學正

以無官官

車康

御史陳文煥請勅督學諸臣兼詢德行從之

工科給事中張惲請改瓜州土壩為閘以便漕舟從之

少師大學士李春芳致仕

疏凡五上上祭其

驛道行人曹謀發

六月宥官生除授陞選例

吏部言官生任宗人

知府不族

吏部言官生任宗人

官生資深者始得為知府

吏部言官生任宗人

果征戰則速選之

吏部言官生任宗人

不得低昂從之

吏部言官生任宗人

尚寶卿劉善庸疏條五事

一日保參聖明二

乃倫德四日監心章奏五日

日提德大權三日候

宮有快快心史

日提德大權三日候

原任吏部左侍郎靳學顏卒

濟寧人為人庫

遭給

濟寧人為人庫

吏部議定數賦不及數降格

以元年為正徵

事族足之計分數選擇一役仍在地方

以元年為正徵

職行更陞遷若地方屬缺殊許補授

以元年為正徵

從從徵補細資俸已滿限期未滿而額南

以元年為正徵

七月命陝西織造手絨

計三萬二千一百四十

原之下

詔令學舍驛遞官得選本省

大學士高拱上言

千本上此惟有民社之責者則然耳若夫學舍

大學士高拱上言

驛遞寺官非有民社之責其官甚卑其家甚富

大學士高拱上言

一投遞官或棄官而不能起或去任而不能歸

大學士高拱上言

此為例從之

大學士高拱上言

八月工部尚書米衡疏議漕河

言國家初創漕

原亦以後出黃河入運漕漕河以行故今徐之

言國家初創漕

漕河即黃河也往時河越旁河則決今徐之

言國家初創漕

而下宅遇而下諸國盡發後越邪運則決邪國

言國家初創漕

縱決曹司可保無恙而茶城以南舊無河決

言國家初創漕

開加口之說下諸臣熟計報可

言國家初創漕

九月兵部尚書郭乾致仕

言國家初創漕

以譚給為兵部尚書

言國家初創漕

山東守臣官安集遠人之議有八

言國家初創漕

人遠東... 詔以故禮部左侍郎薛瑄從祀孔子廟庭。
千先儒呂祖謙之下。
其神主序

詔笑毀陳建所輯資治通紀。
總督王崇古報北虜互市事竣。
議復遮洋總。
如嚴然遮洋一總於寓存羊之意嘉靖未科反

巡撫大同劉應箕疏請申職堂。
為善亦以鎮守為名是古專制之任巡撫以贊理
斯止以近年賞罰不當為巡按各州縣勸功
有請有旗牌設有標兵嚴禁以將官自後是
海鎮巡官直令各邊勒書行罰遇有地方功
有功則叙功在巡撫之上若退縮情事應
報生視不共贊贊亦當從總兵之罰今後巡
參劾親失事大小為憑不得照及領巡辦事
委之

十月吏部左侍郎張四維再疏求去許之。
大學士殷士儋致仕。
御史侯居良復論其始進不正求退不為于
廉夫給

如例。

河道潘季馴請重盜決河防之罪。

疏言每歲河決

重盜決河防之罪。
潘季馴疏言每歲河決
重盜決河防之罪。
潘季馴疏言每歲河決

十一月以陝西貢市事竣賞廣善吉能寺有差

詔原任湖廣副使徐學謨以原職叙用

上有事于南郊禮科給事中蔡汝賢疏請攝養

躬言近因長至坤輿竊窺聖容微憾于前夫星

十二月詔行 皇太子冠禮

御史劉良弼以封貢事畢疏陳六漸

二日熟夷叛叛之漸三日稱領世議之漸四日

寒下虛耗之漸五日勇士散逸之漸六日市地

御史劉良弼以封貢事畢疏陳六漸

二日熟夷叛叛之漸三日稱領世議之漸四日

寒下虛耗之漸五日勇士散逸之漸六日市地

御史劉良弼以封貢事畢疏陳六漸

宣大總督王崇古條陳邊計八事

一修險隘

胡馬擬春宜發關大山西各馬驢萬兩駝軍前
招撫太速恐成心宜用間斷
宣大總督王崇古條陳邊計八事

處大破之

虜酋寇遼東總兵李成梁等帥師禦之于卓山等

龍總理河道都御史潘季馴原任漕運都御史陳

炳俱冠帶閑任

缺餉併積大重

臣陳炳等之罪也

臣陳炳等之罪也

臣陳炳等之罪也

臣陳炳等之罪也

臣陳炳等之罪也

臣陳炳等之罪也

臣陳炳等之罪也

臣陳炳等之罪也

臣陳炳等之罪也

臣陳炳等之罪也

書劉世昌疏

命工部尚書朱衡兼副都御史經理河工

命參政潘允端移駐淮安專理漕務

從都御史汪宗不奏

故也國華漕運備局奉濟

戶部尚書張子直條列漕政事宜

一申嚴詔

後其責在各省延撫已而往而更選缺責在漕司一查處糧船各總處船已回水次者責令委官嚴參及行各總處船已回水次者責令委官嚴參一議處漕政務計官族書家抵價免漕相覺察一議處漕政務計官族書家抵價免漕漕司不將要行勘素其榜發臨米監批官照照

叙遼左功

加部督全成案太子太保衛尉加任國中殿錄

以王之誥為刑部尚書

刑部尚書

罷山西右叅政孫枝左叅議查鐸開任

時萬壽聖節

楊練所勸特進之

禮部尚書潘鼎履科道官張國彥等疏陳郵導

東宮事宜

日夕任輔導日精學十日禮近御

法祖宗日欽孝日外教商謀日仁禮天地日檢臣吏日勤進得人上清又左右近侍在司體

開缺教者 皇太子遵修古誼以光禮樂委于維周之賢嗣所業將加訓誨則惟皇

二月初置新寧州

馬廣西南寧府

令廣東舉劾另立科條

從後王其也

皇太子行冠禮

從後王其也

浙江巡按謝廷傑請罷客兵以恤疲困練主兵以濟實用從之

起吏部侍郎張四維協理詹事府事

遣內臣督織造于蘇杭

言官力諫不聽工部言

閏二月上御皇極門疾作還宮

御史蕭顯上

官披大盛神氣大旁以錢

聖躬

始定捕盜條格

時盜劫安義一應知縣賈知

以呂調陽為禮部尚書

先是以家慶

按察江卒作亂巡撫張佳胤平之

府為江防要

地設守備夫臣督兵卒以脩江盜後復并多令
漢夫將帥軍自爲盜江生白書數次報其賊江
是以城守與江軍更有經營江卒不得遂者
恨及樓船附賊城寨其急者因賊之江卒
督起以拔營村近馬負困賊之江卒
常元孟大達或免乎千語歎承平禍亂
守發器械如江兵縛尉及郡倖以師未得入
宇揚揚而江兵縛尉及郡倖以師未得入
浪因請設兵備于池州有上言建寧李平
亂因請設兵備于池州有上言建寧李平
安撫使德地理連寧山大江江賊撫教書池
而賊血不接安撫九江近如瑞城撫教書池
軍民呼應不接安撫九江近如瑞城撫教書池
而無一意可以歸來之者乞于池州地方
設兵備而罷二道之通制者爲便報

黜南京管倉主事張振選閑住因禁外屬抗違
官判京戶部尚書曹邦輔奏其違抗不職吏部
奏言臣等竊以語音相類如城檢木之在
庶害者不敢行爲無援者亦皆有以爲初
室官不設行爲其約束而隔官益收恣意排陷
未必有與援者亦有皆以爲初被風來而安意
行者蓋難免其外道則由巡按御史任之
士推官知縣有科道之望乃西爲惡出引爲私
人應按以垂法之柄近二司贊否悉出昏邪

禮部尚書潘希賢致仕許之
護衛引爲私人者晚節院附道象泰
地體上慰留之之韓族同官費得府同知錢鈺
典之嚴三疏求去乃得許授之韓汝師恨懷胸

不能督率有罪不行糾治者以不職論送按前
宋中宋之

總督漕運都御史王宗沐上海運議

其略曰唐
 趙飛等爭以自肥利而外務博譽以必勝力城
 不効成敗二事士大夫多謂博譽之
 總督漕運都御史王宗沐上海運議
 其略曰唐
 趙飛等爭以自肥利而外務博譽以必勝力城
 不効成敗二事士大夫多謂博譽之

確由登萊屬天津則原名北海中多島嶼可以
 碇風又其地高而多窪陷其地勢甚佳向來
 即以舟楫興米行千其間因其曠達以聚商
 記島嶼以誌遺名者雖同于元人利賓等其
 俗與之無涉無干此者因係上海等七事
 一定運米請得准場二府允設正糧二十萬
 陽糧米足之一議派海運遇有災傷改折以
 宜酌四湖兩庫真各縣查造今州府領行一
 併折拆撥成存貯既清江浙下江三級河
 八人赴運以三十四衛貢令營運海運以
 一員赴之領司官于沿海南兩道設一
 範責令巡海司官于官定以上南小
 伏以防盜賊一議起劃天津海口永
 利船運進津沙勢難繞取廢田把荒廢地
 莊戶開二庫至鴨綠繞經麻灣十三里
 鴨綠港古南有沙州見露水屯即空
 駁行訖古港未挑通地脉相阻安知不
 安原他日海沙之不湧入已海海倉計
 步沙紋計里許用徒夫及邑巴海倉計
 二十餘日給過工食二千石西去沙運
 路議築堤約水障沙不知海口之便用土
 不能蓋用石則費不可計分年緩急自
 胡沙屯水則可博混泥帶水即或積淤
 胡沙屯水則可博混泥帶水即或積淤
 皮人言地處近有泉眼內有沙土乃有
 遇險欲引附近張魯河白河膠河都泊
 並之而春旱乾涸俱涸微細涇不足恃
 撫復為慮從費
 撫奏聞報詳

大學士高拱乞休不許。

罪亦當相繼銳銳家贈蔭而宗憲未復昭雪何以爲遠任期宜加卹錢說有足令賜故少詹事黃佐謚文裕

問宏深

旌表順天府烈婦張氏

道請表

詔逮查志隆于京師訊之

有謀謀自訪獲送志學與知府空志隆有犯至是以文政軍機事愈恨之遂與信輝馬負國張承瑞率合餘馬進舉等及家奴也卒四百餘人開城大議圍府舍殺發志隆守備楊廷泰不爲禁海海三日乃稍解南兵部尚書王之誥等奏聞乃遣官校逮志學等而赦屯軍備後從已而

南守備太監張去言志隆稽誤月糧激變軍士入德難職守津入南京亦乞逮究以彰國法乃

京師訊之

詔准魏國公徐鵬舉庶子邦瑞襲爵

降向寶寺卿劉奮勇爲興國知州

之謂其想望高拱言有說刺及大楚驅出皆指

目爲邪黨故高拱持乃疏說奮勇而程文又

盛頌高拱持大楚疏一一辨折之得旨奮勇降

謂公犯

名義云

命逮問杭州衛千戶陳鎮等如律

御史張憲祥以聞給事馬時雨等亦乞盡法

復廣西全州灌陽縣編戶

五月工部尚書朱衡會議瓜州建閘事

詔從之

復廣西全州灌陽縣編戶

田多荒蕪僅存八里又測他衛軍屯守計自五

田至種田租銀軍餉者十六七民猶日試僅存

大里至是撫臣郭應騫以古田民猶日試僅存

請以軍除承種民田者省入有司以復十四里

總督王崇古爲慶首倦答陳乞四事

先朝封忠順工創其二許請貢使入京凡于三

衛年貢貢使二人總督大商商人擔卷十八總

六十人貢馬三十四具三請給鐵鍋廣鑄十

斤煉鐵五斤尚可給與令其以壞器鑄生損每十斤

煉鐵三斤宜可給與令其以壞器鑄生損每十斤

實粵中視舉而役民最苦部部窮民塞上仍請

不時小市既入兵休聚明益以爲餉可五市無

實不宜輕許稽科陸樹德言貢使入京有五不

可凌害驛使也懲爭故集二也京師之內節

設酒處處如不還償或傷重三也宛同勒轉四

也年來雖少後此數多如小軍實勞難即塞五

不宜如近事代爲之進便吏戶部議王印如

崇古請鑄給凡表章換令年進其戶使入京金

請不可若故事吏入京京款賜定妥商命轉

國初編戶千四里

編賦或廢店或流徙

編賦或廢店或流徙

編賦或廢店或流徙

編賦或廢店或流徙

編賦或廢店或流徙

編賦或廢店或流徙

編賦或廢店或流徙

編賦或廢店或流徙

編賦或廢店或流徙

編賦或廢店或流徙

編賦或廢店或流徙

編賦或廢店或流徙

編賦或廢店或流徙

編賦或廢店或流徙

編賦或廢店或流徙

編賦或廢店或流徙

編賦或廢店或流徙

編賦或廢店或流徙

編賦或廢店或流徙

編賦或廢店或流徙

郭勿溫如各
龍目井沙

賜虜商僉答順義王鍍金銀印

上不豫

己酉 上疾大漸召大學士高拱張居正高儀至

乾清宮受顧命

拱寺疾起至宮上倚坐御榻中宮及皇貴妃咸在側

宮立子左拱寺跪謝下命宣顧命曰朕聞祖宗大統方今六年倘得此疾遂不能起有發先皇梓宮東宮幼小朕今付之卿寺宜協心輔佐遵守祖訓保固皇圖勿任誣擾萬世不虞朕弗顧託三臣之後子今拜見也

庚戌 上崩于乾清宮

六月今

上郎皇帝位

時年十齡

詔天下以明年為萬曆元年

七月丙戌上

大行皇帝尊諡曰契天隆道淵懿寬仁顯文光武

純德弘孝莊皇帝廟號 穆宗

加上孝懿皇后李氏尊諡曰孝懿貞惠順哲恭仁

儼天襄聖莊皇后

加上皇后陳氏曰仁聖皇太后貴妃李氏曰慈聖

九月后

九月葬 昭陵 孝懿莊皇后祔葬

歷史臣曰上乃寬仁黜不肖之記羅無用之作非善之記絕無名之歎聖如削如削生朕親嘗食鹽鴨而曰及即位間以問左右曰朕先期以請候上首為豐約上嘗救取最約者歲省先祿費以巨萬計其恭儉如此言事之官雖震怒然真諫後帝釋遣之而心過事愛形于色寧憂大漢之長孫季來王陶器不勝之舉

政純宗

先臨其教為父安長范之計皆獨斷之類

規模弘遠矣

文文隨日帝克恭恭後從諸弗哺受李男不錢

即漢之孝文

有以加焉

明政統宗附卷

俱係名公論議

歷代國都考

歷代國都地理伏羲都陳今江西南神農都項德山
黃帝都涿鹿今北直少昊顯帝帝丘
高辛都亳今河南堯都平陽今山西舜都
夏都安邑今山西商都亳今河南盤庚
成王以鎬為宗周還從東
會諸侯平王徙向東都建秦都咸陽今陝西
東漢洛陽後漢益今四川
魏都鄴今河南以洛換孫吳東晉宋齊梁陳
西晉後魏洛陽置東魏北
齊徙鄴鄉西魏後周隋文帝都長安至煬皇
如江都或如洛還向江都覆所將唐都長安馬後
洛遼平五代金汴梁今河南宋都汴徙杭開廣元
立大都今北直自北方
大明太祖鳳陽起定鼎應天置都位
成祖遷都今順天永鎮乾坤億萬世

右歷代帝王都河南者一十六國都山西者二

國都北直三國都山西者四國都陝西者六國

都蜀者一國都南直者七國都杭州者一國

建都邑

書禹貢曰冀州按朱熹語錄謂冀州正是天地中

間好風水山脈從雲中發來雲中正高脊處自脊

以西之水則流入于龍門西河自脊以東之水則

東流于海前面一條黃河環繞右畔是華山自華

左淮南諸山為第二重案江南諸山為第三重案

觀是言也則知建都之地莫過于冀州可知矣虞

夏之時天下分為九州冀州在中國之北其地最

廣而河東河北皆在其域中四分之一舜分冀為

幽并營幽與并皆皆曠境也就朱子所謂風水之

說起于郭璞謂無風以散之有水以界之也冀州

之中三面距河處是平陽蒲阪乃堯舜建都之地

其所分東北之境是為幽州大行自西來演迤而

北綿亘魏晉無趙陳而極于晉無閭重崗登阜鸞

鳳峙而蛟龍走所以擁護而圍繞之者不知萬里也形勢全風氣密堪輿家所謂藏風聚氣藏地寶有之其東一帶則汪洋大海稍北乃古碣石淪入海處稍南則九河既道所歸宿之地浴日月而浸乾坤所以界之者又如此其直截而廣大也況居直北之地上應天垣之紫微其對面之案以地勢度之則泰岱萬山之宗正當其前也夫天之象以比爲極易曰艮者東北之卦也萬物之所成終而成始也艮爲山水爲地之津液而委于海天下萬山皆成于此天下萬水皆宗于東于此乎建都是爲萬物所以成終成始之地自古所未有也此蓋天造地設藏之以有待我 太宗文皇帝初建藩于此既而入正大統乃循成王宅洛故事而又于此建都焉蓋天下王氣所在也前乎元而爲宋宋都汴梁前乎宋而爲唐唐都于秦在唐之前則兩漢也前都秦而後都洛然皆非其州境也雖曰宅中圖治道理適均而天下郡國乃皆皆之而不面焉者元人雖都于此然夷狄雜氣不足

以當帝王之統惟我 朝得國之正同於堯舜教地之廣過于漢唐書所謂東漸西被朔南暨聲教訖于四海僅再見也荷敷盛哉孔子曰爲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衆星拱之易曰離萬皆相見南方之卦也聖人南面而聽天下嚮明而治天以比而爲天之樞居微垣之中而受衆星之環拱天之道固在北也天之道在北而面之所向則在南焉今 京師居于艮位成始成終之地介乎震坎之間出乎震而勢乎坎以受萬物之所歸體乎北極之尊向乎離明之光而使乎萬方之廣億兆之多莫不面焉以相見則凡舟車所至人力所通者無不在照臨之中自古建都之地土得天時下得地勢中得人心未有如 今日者也況此乃蘇秦所謂天府百二之國杜牧所謂上不得不可爲王之地牧之言曰禹畫九州一曰冀州舜以其分太離爲幽州其人沈鷺多材力重許可耐辛苦本兵矢他不蕩而自若也復產健馬下者日馳二百里所以兵常當天下兵馬之強在昔則然矣且其

地瀕大海在秦始皇時起黃腴耶那負海之粟轉輸北河是時海運固已通于茲矣杜甫謂漁陽豪俠之地雲帆轉遼海梗稻來東吳則唐時又通東吳之粟于此焉胡元盛時漕東南粟至燕歲幾至四百萬石而南方之貨亦隨以至是天生鉅海以爲國家運道不假通渠轉漕自然而成者也則其食貨之豐有非他方所及可知矣噫兵食俱足文武並用何明以用文而臨乎華夏則有以成文明之化皆幽以建武而禦乎戎狄則有以張震虞之威信自古建都之地莫如有今日者也雖然居安者不可不思其危享全盛者不可不爲衰微之慮自昔都燕者始于召公而極于金元然召公諸侯也金元乃夷狄上不足以當天心下不足以乘地氣無足道者其人雖不足道而其事勢則可以爲鑒戒者焉金人之禍在夷狄所謂土崩之勢者也元人之禍在中國所謂瓦解之勢者也鑒金人之失則必固邊圉選將帥強兵馬豐貨食使國勢壯而外虜不敢興窺伺之心鑒元人之失則必謹法

虞用賢才省刑罰薄稅歛使朝綱正而生靈不敢萌背畔之念如此則國家如泰山之安而與天地相爲悠久矣按武王得天下都于豐鎬成王繼其志卽有宅洛之舉亦猶我太祖建都于吳矣而太宗繼之又建都于燕也成周之後漢唐宋皆並建兩京然漢唐以長安爲西京洛陽爲東京宋以汴爲東京洛爲西京其地皆接壤相去不甚遠也我朝則以南北爲稱蓋據江南北而爲一大都會也仲惟我太祖高皇帝定鼎金陵天下萬世之太利也太宗文皇帝徙都金臺天下萬世之大勢也蓋天下財賦出于東南而金陵爲其會戎馬盛于西北而金臺爲其樞並建兩京所以宅中圖治足食足兵據形勢之要而爲四方之極者也用東南之財賦統西北之戎馬無敵于天下矣載周禮惟王建國辨方正位體國經野設官分職以爲民極太司徒以土圭之法測土深正日景以求地中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謂之地中天地之所合也四時之所交

也風雨之所會也陰陽之所和也然則百物阜矣乃建王國焉則其畿方千里而封樹之此定論也謹按洛誥所謂自服于土中蓋以自三代以前則洛爲得中者蓋在荆襄之間也朱子曰豈非天旋地轉閩浙反爲天地之中閩浙乃東南海盡處難以爲中朱子蓋以聲名文物通論天下非論地勢也史記貨殖傳曰昔唐人都河東殷人都河內周人都河南夫三河在天下之中若鼎足王者所更居也按漢初基敬過洛陽見漢高祖曰陛下都洛登欲與周室比隆哉上曰然敬曰秦地披山帶河四塞以爲固卒然有急百萬之衆可立具也夫與人關不搯其吭拊其背未有能制其勝也今陛下按秦之地此亦搯天下之吭而拊其背也上問良曰關中左轂函右隴蜀沃野千里南有巴蜀之饒北有胡苑之利阻三面而守獨以一面東制諸侯此所謂金城千里天府之國敬說是上即西都關中按此秦以來都長安之始張良謂關中爲用武之地阻三面而守獨有一面東制諸侯謂今世

都畿真所用武之地比之關中其所阻者亦有三面而亦獨以一面制天下之大凡虞州十二夏州九春秋國十二戰國七其地皆在所臨制也較之關中則西有巴蜀之饒南有商鄧之險以爲退步之地燕則前之進者無窮盡後之退者有界限焉則是今日京師之勢大非漢唐都關中比也關中地披山此則披平太行一帶之險阻關中帶河此之所襟帶則大海也然漢之遠在北咸陽去朔方徐許里唐邊在西長安去吐蕃亦幾千里焉今京師北抵居庸東北抵古北口西南抵紫荆關近者百里遠者不過三百里所謂居庸則吾之背也紫荆則吾之吭也據關中者以搯中國之吭而拊其背都幽燕者切近于北狄則又恐其反扼我之吭而拊我之背所以防備之者尤當添加之意蓋制人而不得猶不至于失已守已而有所失則其害豈但不得于人而已哉光武車駕入洛陽幸南宮遂定都焉按後世建都洛陽始此周人營洛邑以爲朝令之所非建都也至平王避犬戎始遷焉

漢高祖亦欲都洛後以婁敬張良之言都于長安
光武中興始于此定都諸葛亮至京口因都秣陵
山阜嘆曰鍾山龍盤石城虎踞一帝王之宅按自
古帝王之都多在江以北江南形勢之地莫若金
陵自孫吳都此繼以東晉宋齊梁陳終于南唐凡
七代皆偏安一隅惟我

聖祖始混一天下建都于此蓋自開闢以來未有
也宋仁宗時范仲淹上言天有九關帝居九重是
微正公法天設險以安萬國也請陛下修東京
城深池軍民百萬足以爲九重之備乘輿不出則
聖人坐鎮四海而無煩動之勞鑒興或出則大臣
居守九重而無回顧之憂矣彼或謀曰邊城堅牢
不可卒攻京師平坦而可深犯我若修固京師使
不可犯則伐彼之謀而阻南牧之志矣寇入之虞
則邊釁已堅寇入之深則都城已固豈非保社稷
安四海之全策哉或曰京師王者之居高城深池
恐失其體豈不聞後唐末契丹以四十萬衆送石
晉祖入朝而京城無備則宗遂亡石晉時叛臣張

彥澤引契丹犯關而京師無備少主乃陷此皆無
備而亡何言失體哉論事但憂國家之患而不暇
顧其失體也若以修築城堙爲失不猶愈于備邊
之禍哉按宋都于汴去邊地甚遠仁宗之朝乃有
宋極盛之時仲淹時守西邊乃建議修築京城一
時議者皆以爲失體臣以爲古道之大臣憂國之
心毋先事而預爲之計惟恐一旦無備而陷後唐
石晉之覆轍也矧今京城與比虜爲隣疾馳之騎
不數日可抵其境當國者可不懷仲淹之憂先天
下而預防之哉

建都論

古今天下大都會有四曰長安曰洛陽曰汴曰燕
四者固皆昔帝王建都之地也然論時宜地勢盡
善全美則皆不如洛陽何也夫建都之要一形勢
險二漕運便利三居中而應四方必三者備而後
可以言建都長安雖據形勢而漕運艱難汴居四
方之中而平夷無險四面受敵惟洛陽之善成備
故宋范仲淹保欲營都而時憚興作識者恨焉

國初懿文太子受命歷相都邑亦以洛陽爲上使
懿文不早世遷都必矣幽燕形勢自昔稱雄會通
漕運今日頗便建都宜矣然北太近胡南太遠越
北距塞不二百里無藩籬之固而天子自爲守南
距朱厓大詔殆萬里而遙非所謂居中而應四方
矣校吾中國武備常如 祖宗之盛德猶之可也
苟邊圉不固則胡騎疾馳自潮河川古北口一日
可至城下且近日紫荆諸關往往失守則形勢失
矣黃河遷徙衝決不常而轉漕幾于不便矣無秋
高馬肥胡兒輒起搶糞裏之思所幸者 國家福
祚無疆而胡人惟利抄掠條來忽去無爭王薨帝
之志耳設或如丘文莊所慮虜騎疾馳進臨清咽
喉之地則形勢與漕運併失之矣可慮不尤甚乎
祖宗之時只知其甲兵之強國勢之盛都南都北
無所不可而不知強弱無常形盛衰無定理創業
方興之勢與承平恬熙之世固倍徙十百不侔也
當嘉靖勵精圖治而醜虜猖時肆逼陵胡馬直抵
遼郊 京師九門爲之晝閉昌平陵寢爲之震驚

居庸紫荆爲虜垣居良鄉通州爲虜外府數十年
後吾不知其所終犯人之憂實深取耿

建都總論

嘗謂立國之道建都爲本據神京以制宇內宅一
尊以控八荒自古及今罔不皆然第其大要形勝
爲首易曰王公設險以守其國此其彰較著者也
以今天下大勢論金陵龍蟠虎踞帝王之都也金
臺拔山襟海萬世之業也二京而外甍之平陽則
恒山雖其後大河帶其前焉周之洛邑則終南瞻
其西太華衛其東焉武之鎬京則渭水遶其南荆
梁聳其下焉此皆所稱一大都會也但 祖宗時
宸衷睿慮豈無定具謀臣智士豈無定議而始焉
金陵定鼎繼焉金臺遷都迄今二百餘年靜如安
瀾奠如覆盂荷敷盛哉真宜卜世億萬與天也無
窮極矣然近日北京漕運頗稱艱難狄虜稍肆桀
驁而太寧之棄左臂單寒開平不守後背溪薄則
思患預防之士所爲焦心沸肝而慮無已時者也
爲足食計莫如開航海之運以濟漕運之不及舉

西北之田以贖居民之旦夕則儲庶乎有餘而不憂乏食矣不然如世宗朝遼兵勤王而遼度三日每人度三日每人始得數年可慮也爲足兵又莫如簡京營之精壯以充在內之營衛優近邊之卒伍以作在外之爪牙則禦侮庶乎有餘而不憂無兵矣不然如世宗朝靺鞨入寇而京老弱之兵止得四萬可慮先臣丘濬之言確然廟堂碩畫豈可塗飯泥羹視哉宋臣范仲淹富仁宗盛時即以修東京高城深池爲言蓋賢達之遠識每如此然平陽洛陽形勢最勝咸陽雖險偏在西陲且秦虜爲梗亦未易猝去者也至于汴梁則在當時且無足言况今日河流遷徙地脈殘破也哉至于在德不在險與地利人和之論雖亦根本至計要非可果論于定都建國之法云

防河議

今天下之最可患者莫如河河之最可患者尤莫如徐淮之間大抵先後言治河者無過四策曰開支河濬海口築遙堤勤掃捲而已大河身未甚高

分支河以殺其勢也今河淤且廬岸等令皆公議引不將奪正道而益甚其淤于海口之下流既宜可以疏上流然往者河臣建堤自東安至雲梯期于衝刷海口今上流高壅乃逾昔也此其故豈在海口乎舊以緩堤束水慮勢急橫溢者新堤已遠不復與水爭地矣且有齧擊之患即欲議速堤將何底止乎掃捲之說可施于事勢未極之時今河患在旦夕即歲掃且不勝其淤也能以力爭而今其安流乎夫水流地中者也今且行地上矣行地上勢必不能久即不復故道非久亦必潰決他徙他徙則必卒然橫出而變不可支與任其橫出而有支之變曷若引之故道而籍其安流之利也古今言治水者必曰就下此非迂說也今故道在漁溝鐵線一帶地皆窪下計水勢所利莫便于此國初陳平江始開會通此實正河今自桃源三入鎮至瓦子灘約九十里其河形尚存者猶三十里茲循其舊而復之是事非鑿空而可據者亦宜莫便于此而或者以爲道遠貢鉅夫故道不復

費發而終遺其害後故道而費多則必獲其利
楚利獲則費可支害過而費尚無窮此兩策者國
相去遠也陳平江時豈不藉其利今且奪而害也
吾安知夫後之不復爾也要之故道復而時修復
所謂四策者則三思可以無慮故道復而無以善
其後則利害猶未可知也顧在今日之計誠未有
長于此者若夫消弭之本與夫善後之圖非愚所
能議者也

治河議

蓋今之患河與昔之患河者異昔之患河者害一
而今之患河者害三昔之治河者憂其患而今之
治河憂其害又藉其利夫河而一之爲害猶易防
耳惟害之所被非一則顧于東又慮其決于西又
懼其於于東東與西兩窮而兩受其弊故昔之治
河易而今之治河難也治河而止于憂其害尤易
除耳惟憂害又藉其利則利之中有害勢不得冒
害而牟利勢又不得趨利而就害利與害兩衡而
斷不得其道故昔之治河者功十而今之治河者

百也我 國家河道餘二百年皆由李吉口歷
宿遷磨兒莊入淮由淮而東入于海所從來矣自
黃泗決而東流之水分而南自蒙牆再決而東流
之水盡溢而南于是水南溢而河趨泗矣河趨泗
而 祖陵有淹齒之患矣 皇陵也者固祖宗數
百年王氣之所鍾也運道也者固 京師數百萬
漕利之所出也而蒙牆以南沿河赤子又非可以
魚鱉障而浮苴伍也此行河諸臣所謂蒿目而憂
時焉而計雖心折肝而不能旦夕寧者也竊以

勢度之大都不出塞與疏兩者顧塞可矣聞之蒙
牆之口所決深廣不下百尺捲掃而投之難與河
伯爭也捧玉而附之難與禹夷競也則塞未易言
也濬可矣聞之李吉口而下歷歸徐至宿遷上下
五百餘里堙而爲平陸旦夕而圖之即神禹不能
也獨力而疏之即北山愚公不能也則濬未易言
也今欲塞之吾以爲必先于濬嘗讀河臣之疏有
曰蒙牆口決勢雖南徙然十一里之下若王家口
至李吉口百有餘里涓涓之細流猶在也屹然之

長堤猶在也則其勢固可因也又讀先朝楊光訓之疏有曰水必有所受其流然後能塞亦必盡有所受其流然後能全塞故必令王家口至邳宿一帶舊河挑不厭廣鑿不厭深無使來有餘而納不足無使入口闕而下路隘無使吞入多而出洩少然後有以受其流又必從淮安以下海口以上浮沙壅淤去處時刷時撈使得所容納然後有以盡受其流夫有以盡受其流然後上流可殺上流殺然後塞決之功可成塞決之功成然後水有所歸而不至橫潰蕩溢陵寢可固運道可通生民免魚鱉之害不必投壁而河流自安不必歌匏子而汎濫自息夫禹之治水水之性也今水性趨南而吾已拂其性而障之東之而又不能廣爲容受而欲其帖然就吾故道收其利而免其害也詎可得哉方今諸臣議論滋多意見各別爲河南計也者則欲開故河引水而東爲山東計也者則謂河身低王家口高卽引之徒費河未必東流不若自決卽南順其勢而築堤以護陵自滁州上下引漕

渠而建閘以通運不知大臣爲國家計寧當利害又當權其利害之大小當計其又當所爲計之費與所蒙之利害互權其大小當強偏見不公心又當以大公之心與利害大小互權而不爲柄鑿者誤河誠南不經泗乎不過陵寢平王家口誠高越數里不故道乎故道不二百年乎口之高諒不高于龍門伊闕獨不能浚之使深乎且對河有迎溜之勢不可藉其衝刷乎建閘引漕不謂非策然使漕渠常如今日則可萬一肥蠶爲崇咽喉不通誰飛輓者築堤護陵不謂非暫保目前然以不測之河隣逼陵寢百年無事不見謂安萬一子胥不仁陽侯爲虐本濬捲浪潰堤及陵是舉皇陵而試之一擲也豈不危哉故河南行有三害東行從故道有利而無害語曰無與禍隣又曰無徵天幸知乎此可以談河之得失而決從違矣若夫決堤旣成虞其土新而堅以築之虞其單薄而厚以增之則有堤隄在若是舊河旣濬其或淺或深而以平底先之欲其愈趨愈快而以水

平準之則有河臣在至于尋九河故智以疏其壅而令全河之水不盡滙于一淮開淤河石壘以通平漕而令往來運艘不坐受夫苦澁此又百年經久之策決而未敢深言者也謹議

論漕

禹貢冀州爲帝都東西南三面距河他州貢賦皆以達河爲止

達河者卽達下京師也

○漢興高祖時漕運山東之粟以給中都官歲不過數十萬石○隋文帝

以倉庫尚虛議爲水旱之脩詔于蒲陝等十三州募運米丁又各置倉轉相灌注關東及汾晉之間

附卷

十九

以給京師按隋制凡經過三次以丁夫遞運要害之處置倉場收貯次第運之以至京師運丁得以番休而不久於漕船得以回轉而不長運而所漕之粟亦得以隨宜措置而或發或留也○唐代宗時劉晏掌漕事故時陸運斗米費錢十九晏命鑿米而載以舟減錢十五江船不入汴汴船不入河河船不入渭江南之運積楊州汴河之運積陰河船之運積渭口渭船之運入太倉歲轉一十萬

石無升斗溺有○宋歲漕東南米麥六萬斛以積貯爲本以置轉搬倉于真

真儀楚安淮泗今泗

三州以發運官董之江南之船輸米至三倉卸納卽載官鹽還其郡卒還其家汴船轉搬倉漕米輸京師三倉有數年之儲竊按宋人以東南六路之粟載于轉搬之倉江船之入至此而止無留滯也汴船之出至此而發無覆溺也江船不入汴汴船不入江豈非良法與愚以宋人都汴漕運比漢爲便易前代之夫皆是民丁惟

今朝則以兵運

代所運之粟皆是轉遞惟今朝則是長運唐宋之船江不入汴汴不入河河不入渭今日江湖之船各遠自嶺北湖南直達于京師唐宋之漕卒猶有番休今則歲歲不易矣宋人又有載鹽之利今之漕卒比之宋人其勞百倍一歲之間大半在途無室家之樂有風波之險洪閘之停留舳艫之衝激陰雨則慮滯漏淺澁則費推移沿途爲將領之科率上君爲官攢之阻滯及其回家席未暇煖而又移又催以父糧矣運糧士卒其勞苦萬狀有如此

此者伏乞惟行宋人轉運截鹽之法于今日少寬士卒之一分寬一分則受一分之賜矣況其所賜非止一分哉

本朝永樂十三年平江伯陳瑄因運舟計造險惡

乃尋宋劉瑈議開沙河以避淮水之險淮河即今一帶至新莊一帶是也奮惟嶽鑑自楚州至淮陰所開故道于

是開清江浦五十餘里置四閘以通漕又于沿河

一帶增堰以防走泄蓄水以資灌漑引泉以脩乾

涸至今爲利今日運道自儀真直抵潞河其間最

險者有二所高陞湖堤及徐呂二洪是也然二洪

之險地也地有定形人可以用其力湖堤之險天

也天無常變雖若非人力可爲然人力勝天亦有

此理惟今高陞之湖南起杭家嘴北至張家溝共

三十餘里唐李吉甫爲淮南節度使始于湖之東

直南北築平津堰以防水患今在蘇州往宋時又有斗

門水牌 本朝洪武九年知州趙原看始甃以磚

永樂十九年加以磚之大者景泰五年又護以水

槓以磚土以脩風浪舟楫往來方其天色晴霽風

恬浪靜如行鏡中一遇西風驟起波濤洶湧人物淪亡不可勝計建議者往往欲于舊堤之外湖泊之旁別爲長堤一帶約去舊堤一二十丈下覆鐵

釜以定其基旁樹木椿以固其勢就浚其中之土

以實之用磚包砌一如舊堤其中舊有減水閘三

座就用改作通水橋河引湖水于內以行舟楫仍

于外堤造減水閘以節水利如此則人力足以勝

天省官物之失陷免人物之淪亡爲利不亦溥哉

敘邵伯高陞寶應三湖

按淮陽之間地數百里有邵伯高陞寶應三湖

爲運道之所必由乃邵伯固凶患也高陞雖險而

越河一開遂爲安流漕甚利賴之矣被寶應更險

洪溝巨浪滔天蕩蕩與溟渤等近又循老堤築

長堤爲河引水注之輒舟其中蓋河成而昔之險

亦平矣然寶師高陞之成事而爲之也孰非復山

公之言預啓其牖哉○元史食貨志元都于燕去

江南極遠而百司庶府之繁衛士編民之衆無不

仰給于江南自伯顏經海運之言而江南之糧分

爲春夏二運蓋至了京師者歲至三百餘萬石民無輓輸之勞國有儲積之富豈非一德良法與按海運之法自秦始有之而唐人亦轉東吳糧稻以給幽燕然以給邊方之用而已用之以足國則始于元馬元史論海運有云民無輓輸之勞國有儲積之富又云海運視河漕之數所得益多故終元三世海運不廢作元史者皆國初史臣生長勝國習見海運之利所言非無徵者哉朝洪武三十年海運糧七十萬石給遼東軍餉永樂初海運七十萬石至北京至十三年會通河通利始罷海運竊以自古漕運所從之道有三曰陸曰河口海陸運以車水運以舟所運有多寡所費有繁省河漕視陸運之費省十三四海運視陸運之費省十七八今漕河通利歲運充積固無資于海運也然會通一河譬則人身之咽喉也一日食不下咽立有死亾之禍清于未事之先而爲意外之慮尋元人海運之故道別通海運一路以河漕並行江西湖廣江東之粟照舊河運而以浙東西瀕海一

漕從海道運使人習知海道一旦漕粟少有漕此不來而彼來亦思預防之先計也夫海運之利以其放洋而其險也亦以其放洋今日欲免放洋之害宜預遣習知海道者起自蘇州劉家港訪問傷海居民漁戶灶丁逐一次第踏視泊舟港濊後多寡洲渚遠近委曲爲之設法圖畫其本以爲傍海通運之法是亦良便且元史載海運自至元二十年始至天曆二年止格載歲運所至之數以見其無失亦無意也竊恐今日河運之糧每年所失不止此數况海運無剋減之費無挨次之守而國家亦有水戰之備可以制伏朝鮮安南邊海之夷誠萬世之利也○至元時韓仲暉等言自安民山開河北至臨清九二百五十里引文絕濟直屬漳御建牖三十有一度高低分遠近以節蓄洩賜名會通河按會通之名如此至我朝洪武二十四年會通河淤往來者悉用陸以至德州下河永樂初肇造北京糧道由江入滄入黃河運至陽武由陸運水運至北京厥後濟寧州同知潘叔正

州天通運之難請開會通河 朝命工部尚書宋
禮發丁夫疏鑿以復故道又命刑部侍郎金純開
黃河故道分水以益漕河自是始罷海運專事河
運益永樂十三年也明年平江伯陳瑄又請濬淮
安安莊牌一帶沙河自淮以北沿河立淺鋪築牽
路樹柳木穿井泉于是漕法通使億元之為此河
河成而不盡以通漕益天假元人之力以爲我
朝之用也

又按歷代都于西北者皆仰給東南之漕都長安

附卷

二十五

者阻關隘之險漕運極難所資者江淮渭河都洛
陽汴梁者兼資汴洛者兼資汴洛汝蔡而已惟我
朝建都于燕東至于海西置于河南至于江北至
大漠水洧滴皆爲我 國家用其功最鉅者其運
河由江而入邦溝由邦溝亂淮而渡上清口經徐
呂二洪沂沁泗水至濟寧居運道之中所謂天井
牌者卽元史所謂會通牌也諸水畢會于此而分
流于南北益居 兩京之間南北中分之處通論
諸牌天井居其中臨清總其會居中者如人之有

腰脊也總會者如人身之有咽喉也腰脊損則四
肢莫運咽喉閉則五臟不通濟寧居腹裏之地而
多有旁出之途臨清乃會通河之極處漕路之要
害也東控青齊北臨燕趙且去邊關不遠疾馳之
騎不決旬可到爲 國家深長之思者請跨河爲
城南際各爲水門以通舟楫而包圍巨牌在于其
中設官以司啟閉屯兵以爲防守亦思慮預防之
最要者

海運議

按 國家都燕據形勝耳財賦則盡取給于東南
而東南賦所以能達 京師者特漕耳倘一旦禍
出不測漕河有梗則 京師將奚賴此海運所以
不可不議也在 穆宗朝隆慶四年藩臣王宗沐
間一行之矣時以十二萬石於三月十八日自淮
出海至五月二十九日抵天津則未爲不可奈何
行之數年遇龍躍覆溺數萬者交擊之遂兩震罷
此何異因一噎而廢食也嗚呼非常之功必有過
邁之見始足與議拘常守故之士祇見目前昧遠

計致使高賢之策不終其用豈不甚可惜哉第由太倉劉家港出海自是海運故道而乃云自淮出海以避險阻獨不虞灰儀之有變乎是則王公之慮所未周者耳豈寧惟是 國家都燕必復海運必開新河何謂新河自膠州以至萊州元人所開業有緒而末竟者是也蓋海運放洋波濤萬里未易涉也新河自麻灣至海倉口相距纔三百餘里耳此其遠近之勢不侔也且新河下款三沙之洋上按三山之潮水勢自然非若引汶絕濟強決細流以蓄注者比也奈何惜小費而不圖大事哉杞憂耿耿幸 大方裁焉

海運沿途考

始自太倉劉家港出楊子江盤轉黃連沙嘴方至淮口過膠州大勞山一路東行至延真島望北行轉成山島遂西行到九阜島劉公島沙門島於萊州大洋收入界河須兩月餘始抵直沽口交卸乃元自二月開洋四月至直沽五月還復運夏糧至八月回一歲兩運至元二十一年元人招安海上

鹽魁朱清張瑄所運然也清瑄已爲運糧萬戶矣故盡心力以圖報如此迨蓋至元二十七年朱萬戶復請長興李福四同押運則自楊子江開洋落潮東北行離長蘆至白水洋綠水洋經黑水洋北望延真島轉成山島西行入沙門島開萊州大洋進界河不過一月或半月即至直沽漕運最爲便利云雖然此其大畧也若看實舉行則如丘文莊所言訪問傍海居此漁戶灶丁逐一次第踏視泊舟議沙后多寡洲渚遠近委曲爲之設法圖書其本以爲傍海通運之法可也允若茲則行舟有路占風有候安泊有所東西兩浙及八閩兩廣亦可通行而河運之艱不啻減省過半矣

日本巔末

按日本在東海之中古稱倭奴國或云惡其舊名以其近日所出也其地分畿七道三島又附庸國百餘大者五百里小者百里最強大桀黠自漢魏來以通中國元初許其貢市乃至四明沿海而來與中國人易凡所欲輒燔燬城郭抄掠居民爲害

高麗使臣趙兢使趙良弼之不至隨使都泥交
韓兵士萬往征之至五龍山風大作舟盡覆
於海終元之世不通中國矣 國朝洪武二年倭
寇由從海島中侵掠蘇州崇明殺傷居民劫奪財
貨時太倉守禦指揮翁德率官軍出海捕之遇於
海門之上及其本陣樺栗衝擊之殺傷不可勝
生獲數百人得其兵器海舟奏至 詔以德有
陞本衛指揮副使諸將校賞賚有差職力死者厚
加撫恤而翁德往捕餘倭遺登東海之神曰得
命上穹爲中國主惟圖久民罔敢怠逸蠢彼倭夷
屢肆寇劫濱海州郡實被其殃命德統率舟師揚
帆海島東機征剿以靖邊民特脩生醴用告神知
德彼命往捕倭肯畏懼不敢復出沿海遂寧至四
年
上遣趙秩語其王良懷爾能臣則來無患苦吾邊
不能則善自爲脩良懷言蒙古使趙良弼好語
餽我襲以兵今使者得毋良弼後乎其亦將襲我
耶欲亦遣秩爲其言所以來宣 國家威德耳登

祖汝耶良懷氣且乃遣僧隨秩奉表稱臣入貢
上亦遣克勤仲猷二僧往諭然其爲寇掠自如類
海地迄無寧歲乃下令造舟防倭德慶侯廖永忠
請脩輕舸以便追逐從之七年倭寇邊命靖海
侯吳楨率沿海各衛兵出捕至琉球大洋獲倭寇
人船伴送 京師厥後倭主屢入貢屢不敬屢
詔責之卻不受迨十三年丞相胡惟庸謀逆倭乃
匿兵貢艘中以爲助逆計事發
上乃著 祖訓示後世毋與倭通又令信國公湯
和江夏侯周德興分行海上視要害築城設衛所
摘民四丁取一爲兵以戍守之永樂初對馬岐臺
等島海寇掠居民 詔勅倭王原道義捕之道義
出師獲梟魁以獻而盡殲其黨類
上嘉其勤誠乃遣使齎璽書褒諭之仍賜原道義
白金千兩織金綵段二百匹綺綉衣六件帳褥枕
席銀盃器皿諸物又封其國之山曰壽安鎮國之
山立碑其地
上親製文賜之恩渥至矣倭性貪婪不悛又寇

地至沙門島時平江伯陳瑄督海運至遼東無選
倭率眾遣至朝鮮境上焚寇舟殆盡殺溺死者甚
衆至十七年夏鎮守遼東都督劉江大破倭寇於
望海碭 詔封江爲廣寧伯先是江初至遼時巡
視諸島相地形勢請于金川衛金線島西北之望
海碭築城堡立烟墩瞭望蓋其地特高可望諸島
寇所必由實爲瀕海襟喉之地一日曠者言東南
夜舉火有光江計寇將至亟遣馬步軍赴碭上小
堡格之翌日倭數十餘乘海艚直逼碭下登岸頗
貴而行江令犒師林馬畧不爲意以靜拍揮徐馳
伏兵于山下賊至碭江舉旗鳴砲伏兵盡起繼以
兩翼而進賊眾大敗死者橫什草莽餘眾奔櫻挑
園空堡內我師追而圍之諸士皆奮勇請入堡剿
殺江不許特開西壁以縱之仍分兩翼夾擊間有
潛脫而走艚者生擒不啻千餘斬之凱還將士請
曰明公見敵意思安閑惟飽士馬臨陣作真武披髮
狀追賊入堡不殺而縱之何也江曰窮寇遠來必
饑且勞我以逸待勞以飽待饑固制敵之道賊始

魚貫而來蛇陣也故作此以鎮服之雖愚士卒之
耳目亦可壯士卒之氣賊既入堡有死而已我師
臨之彼必至死未必無傷故縱其生路即圍師必
闕之意此固兵法所當察者當時我方招來諸海
夷絡繹島上倭寇乘爲欺詐願海復騷賴是捷寇
害屏息者數十餘年宣德時久不貢遣使責之時
卽入貢亦不遵約束成化時廷臣發憤有議卻其
貢者竟格不行正德四年倭王源義澄遣宋素卿
來貢素卿者實鄆人朱滿也初入倭有寵于其王
遂易姓名充貢使其族人相爲耳目爲奸利守臣
白發之禮臣恐失外夷心置不問素卿厚賂中閣
劉瑾賜飛魚服遣歸嘉靖一年再奉使至是時國
王源義植屏甚諸島爭貢以遂利大內藝興遣宗
設先素卿至俱寧波故事夷使以先後爲序市舶
中官賴恩望素卿財先素卿示以大忿相仇殺成
指揮表璉劉錦大掠寧波紹興逼令獻城閩紳墮
馬守臣棄城縱賊焚掠四劫以城門之鎖鑰之賊
予以日本之國號封我東庫淹留旬日揚帆而去

巡按御史以聞禮臣仍有素卿給事御史言乃
素卿獄論死沒其貲絕貢者十餘年嘉靖十八年
其王源義請復貢乞易勘合還素卿貲不許乃申
約貢必如期舟三人百不者卻不受夷性貪婪違
約如故而內奸豪往往與爲市不償而夷索通急
則呵喝官府以縱寇爲辭兵出則陰洩之倭速其
去且樹德也如是者久之倭大恨遂不歸盤據各
島中而我已命無賴及小民迫于貪酷饑寒者咸
相率從之東南之禍大作于是朱純以巡撫蒞治
之純日夜飭兵嚴糾察上章暴勢豪交通罪奸謀
稍解純竟爲豪所中自殺賊益猖獗三十一年以
後殘浙東犯太倉破沿海諸郡邑惟時巡撫則李
天寵元戎則盧鏜湯克寬俞大猷屢戰皆不利後
以張經爲總督經前督兩廣有威惠計調廣兵禦
寇兵尚未集而工部侍郎趙文華以請海至文華
素寅緣太學士嵩貴幸乃頗指經經自以大臣位
其上不爲下文華屢促出師經以兵機秘密已刻
師期不之告也文華遂劾經褫寇併及天寵詔

逮訊時經已與賊大戰王江涇破走之斬首千九
百八十有奇進攻陸涇壩賊又敗之斬首二百八
十有奇焚其舟三千餘艘倭大創經至京上疏自
理不聽竟死西而後以楊宜代經胡宗憲代天寵
屬文華督察其師倭來益衆大掠江北焚漕舟文
華盛集兵與戰于陶宅敗績遂還朝三十五年楊
宜罷以宗憲代以阮鶚代宗憲五月倭寇圍阮鶚
千桐鄉攻城甚急宗憲知賊首有麻葉徐海二酋
乃飾美妓二人黃金千兩縉綳數十疋月下昇送
徐海而不及麻葉葉知之疑有異志遂拔寨歸得
不破時巡江御史請集兵剿倭後命文華出視師
九月宗憲以餌誘徐海居浣庄且久議和既諾而
文華力主剿督兵甚嚴以書遺宗憲曰賊已在柙
何逼兵自老吾請以巾幗辱君復集兵圍縱火焚
其廬死者甚衆浙郡以寧其明年誅汪直汪直看
徽人也嘯通海上能號召諸夷治大舶巢五島中
奸商王澈葉宗滿謝和王清溪等共集衆相習置
倭之來皆直等導之宗憲欲招之乃迎其毋妻

至杭供具備慰甚厚先是鄞縣生員許洲者上書督府言能說直使葉叢諸夷毋內犯宗憲遣洲行又以生員陳可願副之至五島直邀入爲言日本方亂無能爲也誠令我輩得自歸無難倭矣遂遣養子毛臣同可願還具白直語而傳送洲至豐後島其島主留洲稍爲傳諭諸島居二歲乃遣僧海陽及夷目四十人隨洲來入貢直亦許俱至則宗憲亦遣毛臣歸報直所以游說者百端至是直乃來御史王邦固疏言不宜招直異議聞然直至覺

則政統宗

附卷

三十五

有異乃先遣王澈入見宗憲曰吾等奉招而來謂宜信使遠迎宴犒交至也今行李不通而兵陣儼然公毋誑我乎宗憲曰國法宜爾毋我虞也與約誓堅苦直終不信曰果爾可遣澈歸宗憲立遣之復以指揮夏正爲質直乃使王澈毛臣等守舟而身入見頓首言死罪且陳其與洲戮力狀宗憲慰籍甚至令居獄中俟命疏聞詔誅直時宗憲本無意殺直以本國爭之強議者且謂憲受直金欲貸其死故宗憲懼不放爲請云直死王澈毛臣

送

夏正據舟山復爲侵掠矣三十八年倭寇江北分數道而入巡撫李遂馳至如臯與賊遇于白蒲諸將請及其未定擊之遂曰夫戰貴得地賊方銳而我軍未嘗見大敵卽小挫難復振矣約軍中毋得言戰賊益進遂策曰賊分道入過如臯必且合合則道有三白泰州逼天長鳳泗卽皇陵震驚最要自黃橋逼瓜儀播南都而梗漕次之若從富安而東海濱荒涼擄掠無所得至廟灣絕矣乃吾得地時也于是部諸將防遏令毋得過天長瓜儀而分兵綴賊後賊果走廟灣遂欲以策而逼政唐順之以視師至促戰死傷其衆順之度不能克釋去遂益兵攻圍賊困甚欲遁卽使彭景韶督兵焚其舟賊救舟我兵水陸攻之大潰斬首八百餘級江北倭悉平其寇福建者張甚連攻破寧德福清等邑巡撫阮鶚罷去繼至者亦無尺寸功宗憲乃檄叅將戚繼光往援時賊據寧德之橫嶼阻水爲營路險隘官軍坐守踰年莫敢進繼光軍令嚴所部用命至則令軍中人持束草填河進力戰大破

之生擒九十餘人斬首二千六百餘級焚溺死者無算奪所擄三千七百餘人歸來勝勦福清牛田倭又破之初繼光至福清邑令及父老諸師期繼光曰吾兵疲且休矣緩圖之賊偵者歸告不為備其夜督兵行三十里黎明破其巢邑人尚未知兵出也繼光歸賊復肆四十一年攻陷興化府總兵劉顯去賊一合未便進戰會議繼光偕往時賊方巢平海聞繼光欲逃為俞大猷所扼不得出顯同繼光督兵薄戰大猷繼之因風縱火賊皆糜集

陳政統宗

附卷

三十七

中無脫有支黨寇仙游連江等處盡計平之未幾廣東倭亦為官軍所敗迹至甲子門將奪舟入海暴風盡溺得脫者僅二千餘皆屯海豐俞大猷就圍之賊食盡欲走副總兵湯克寬伏兵待之賊至伏發擒斬幾盡倭患遂息自東南中倭以來十餘年間中外騷擾財力俱困生靈之塗炭已極而倭亦大傷至盡島不返焉自隆慶及

今上初年雖有時寇海上亦時至時撲不復如嘉靖之季矣公何萬曆十九年五月福建長樂縣民

與琉球夷人偕來請巡撫趙公參魯臺蔡三接首關白名平秀吉驍勇多謀數年以來已併海中六十餘島今已調兵刻期約明年併朝鮮及遼東等情聲勢甚猛時巡撫與各守臣尚在疑信之間及巡撫再訊夷人責之曰汝琉球已征貢期二載故以此抵塞而囑喝我乎訊縣民云汝往海勾引故以此互為奸乎乃夷人與縣民俱執對如初詞然而巡撫在閩悉心鎮守威惠兼施猶恐其聲東而寇西也於是戒飭水陸二兵各時訓練嚴部伍簡

陳政統宗

作楚

三十八

將校繕城堡且召福清致仕參將秦經國等至省會其議防守戰攻之策諸凡兵政確有成算矢乃二十年夏候果渡海屯絕影島諸處以犯朝鮮朝鮮君臣素逸樂不為倭屢戰屢敗遂陷金山諸鎮密陽諸郡入王京毀壇臺擄王子陪臣剽府庫財物蕩然一空鮮君臣處之平壤奉書請救

上問將相大臣僉曰朝鮮世屬東藩素稱忠恪今以窮困來告宜救之且患切震隣宜乘其未至邀擊之詔曰可出虎符發郡國兵遣侍郎朱應昌

經畧秋七月賊抵平壤鮮君臣勢益急出避寬州
遊擊史儒將兵先至戰敗死而副總兵祖承訓兵
亦失利八月賊入豐德等郡而我兵稍集勝之倭
將行長等頗習兵詐謂不敢與中國衡以緩我師
致書鮮君臣今速成彼以毋貽悔大司馬亦謂諸
將未有利計無所出而泥惟敬者市井無賴也依
影附影往來遊說驟至倭營是時關白屯對馬島
據王京而行長與妖僧玄蘇宗達等各分兵守要
害相爲聲援獨以天尙寒互難以窺進乃始惟敬
勝政總宗 附卷 三十九

信
曰天朝幸接兵不動不久當還報關白平壤以西
盡歸鮮耳惟敬入京馳奏廷議以倭多變詐不可
上促應昌李如松統兵進擊正月我師至平壤火
器齊發賊衆驚潰獲虜酋甚衆益分兵出開城攻
黃海諸道黃州諸郡倭遂棄開城奔走王京而我
軍益振矣如松兵至碧蹄見所遇悉空城偵探不
得倭以爲倭悉遁矣有輕敵邀功心不知倭實伏
以待我也倭悉衆以綴我師又發伏以撓我師遂

至大敗全軍幾沒會總兵劉綎往援松松乃稍收
散卒復聚倭見我兵休沐于勝負之間因詭稱願
納款乞貢封惟敬亦詭謂倭衆已解漢江然倭實
自便利爲城柵住釜山也七月復圍晉州會副將
查大受等統衆犄角並進倭乃棄船急渡一屯釜
山一屯對馬島詐以小西飛充貢使上書請得比
外藩冊使既領惟敬復以中國情輸倭今五營
併爲一匿其精銳示以羸弱時洵謂倭既約款
而時出兵以屠鮮此何異城下盟倭亦既表文稱
謝事稍聞上矣奈何倭將清正後據梁山西山
浦與所匿諸倭合督臣鑄爲上言狀乃詔罷
封下司馬獄悉諭邊臣更遣尚書邢玠都御史楊
鶴往治其軍尚書既偵得惟敬先後通倭狀執捕
惟敬就獄七月倭渡熊川朝鮮統制李元均節度
李叔億俱敗績隨陷開山諸處倭乃分三路清正
寇慶州平秀志冠卅陽行長寇南原梁山高靈梁
山殺掠吏民甚慘而全羅忠清盡陷入倭詔增
浙直閩廣兵往討之九月倭入公州犯全義館經

理鑄見事急軍騎馳至王京而諸將俱至因夾擊破之冬尚書玠與鑄俱至王京與鮮君臣大會共議進兵李如松居左高宗居中李春芳居右鮮將李時吉咸允門鄭起龍爲副至蔚山島山殺虜各相當相持未決而鑄以損兵罷會關中撫臣報倭首秀吉以病死決玠乃會諸將歃血分剿總兵銑當西路麻貴當東路董一元當中路而陳璘以閩廣舟師適至往來江海間援截厲行長等有內憂氣頗沮然猶修城柵以抗我師九月銑以計誘行長奪獲倭橋貴亦設伏阻清正一元哨至晉州與石曼子遇戰各斬獲及焚毀倭營與招回鮮民男婦會官兵營中失火賊乘勢伏發士馬頗有損傷三路恐陣動約且勿得發而巡撫萬世德以代至倭計以蹙潰圍出我兵夜追之斬捕百虜甚衆陳璘兵邀擊海上倭兵被靡擒倭將秀政殺捕倭兵三百有餘溺死者無算副將鄭子龍亦戰死捷聞上御午門樓群臣稱賀乃磔諸倭于市惟敬亦伏誅東市乃撤是役也朝鮮爲遠左外藩理勢不可

不救第諸將新有寧夏之捷氣強甚而不開將署以故事勢蔓延六七年間財力俱費然賴

天子神武謝絕夷使一意戰勦其封始完東藩始安戰守之策豈不以斷哉論曰歷觀往牒倭奴自

昔變詐叛服不常匪可以化誨懷服之也夫以太祖之聖武成祖之威靈彼酋不傾誠用命則

與北虜之狡黠者何殊乎第北虜與我接壤防之尤要島夷則僻處海外勢差緩耳卓哉

爲世守而楊文懿公陳亦謂倭夷變詐凶惡時爲小物棄賸天朝牟大利不當與之通好斯誠

確論也哉

占寇情

按日本國四際皆海乘風入寇查不可測總其大九東南風猛則由薩摩或五島至大小琉球而視風之變北甚則犯廣東東甚則犯福建正東風猛則必由五島歷天堂官渡而視風之便東北甚則至馬沙門分紮或過韭山海關門而犯温州或由舟山之南而犯定海犯象山奉化犯昌國犯台州

至東風甚則至李西懸壁下陳錢分鯨或曰浮山
之南而犯臨觀北錢書或曰山之北而犯浮山
犯太倉或由南沙而入大江犯瓜儀常鎮鎮江大
洋而風歟東南則犯淮楊登萊若五島濤洋而南
風方猛則趨遼陽天津議者謂防之要不過三策
出洋遠哨毋使人港是謂上策循塘拒守毋令登
岸是爲中策阻水爲陣拒之于陸是爲下策不待
已而至於守城則爲無策矣若賊船遠來未至尚
二三百里許我哨兵登島遠眺日間或如鴉點沓
明或如星點附卷四十三
夜間或有火光如星此是賊船的可速脩之
劉江在望海塢令瞭者見東南角夜有火知爲
盜至是也其在海上彼我俱列水陣相拒賊有小
舟數往來者謀議也遲而審顧者疑我也欲進而
復退者探我也既退而卒進者襲我也鼓噪而矢
石不下者兵器少也却而顧首欲復來也先急而
後緩者整脩也促鼓而不戰者懼我也泊而揚帆
者欲出不意也既退而不速者謀也火夜明而呼
譟者恐我襲彼也擲纜而卽起者欲擇其利也火

數明而無聲者脩器也夜泊而燭于涯溪者警道
欲往也促纜而不呼者急欲進也促纜及流懸登
于深夜逸而潰也久而不動者偶人也鼓而無韻
者僞響也近岸連村而不登劫者怯也不久困請
和投降者詐也嗚呼已上防海之計大畧具脩矣
所賴清晏之時不忘戒太寧之久愈切綢繆務
使暴鱷潛踪不復鼓威海若長鯨戢鬣寧能借險
陽侯則孺子歌滄溟清流而有慶漁人晒網脂旭
日以揚輝矣豈非臣庶之願見休而朝廷之膺
遐福也哉附卷四十四

論南北事宜

嘗謂臨事而補苴者助勤之急務先時而經畫者
明哲之遠猷故先甲後甲之勞易垂治蠱未陰未
雨之戒詩謹豫防古訓于昭今時可鑒惟我
太祖高皇帝迅掃胡元金陵奠鼎
成祖文皇帝驅除亂畧冀北遷都政教翔洽平華
夷德業同流于天地相傳奕世二百餘年矣當
世宗朝屢孽突起在北則戎馬紛馳再侵畿甸所

願 天子神武將相協心殲夷防禦大羊遠遁追
近時俺曾求貢順義錫封號十年來邊無戰故今
之議廟者定計于款矣任則夷并蕩漾再續留
都所願憲臣定策大將奮武志心驅逐鯨鯢清世
生我關白有難樂求援六七年間東兵始接
故今之敵倭者定計于勦矣然北虜莽點信義難
憑無論以民膏而易贏蓄積之無用正恐贏畜無
窮民膏有盡一旦戎心回測暗然內閣斯時也不
能言之以款乎是款之不足恃也明甚倭奴貪婪
來往有時播弄舟楫之閒出沒于波濤之隙求
疾颿風去迅飛電我居內地安能時出銳師以為
邀擊之計乎是勦之不可常也亦明甚然則何如
而可哉愚以為議款者必以戰為款其款乃固議
勦者必以守為勦其勦乃威蓋今日之虜名雖為
款實則要求無已溪壑難厭乃歲以金幣之祇
公彼玩視吾中國而已謂宜申令各邊要將練兵
儲糧利器以為戰備彼守舊例而不復念則與款
如故不然開關以謝絕之示我以必戰之意彼

貪我金繒時有憐心自為款戰未可知也是款
我戰亦惟我所謂以戰為款其款乃國者也至于
倭奴則僻居海島外非值汛期難抵中國惟沿海
處所嚴列水寨以為防閑倘彼自為出入自為剽
掠不涉我地我何與焉一或移舟近港意在內窺
則督率水兵即為攔截萬一登岸時乃調集陸兵
大為掩擊我逆彼勞我費彼虛必將盡殲醜類不
遺餘孽矣是則所謂以守為勦其勦乃成者也雖
然倭海夷也何足過慮惟茲北虜遠者與我邊塞
為鄰近者與我畿甸為鄰隙隙窺伺其毒易茲則
國家之所當兢兢而亟圖者何以加此然愚猶以
為特患耳根本之計不在焉根本謂何民生是已
是惟 聖明清心寡欲勵精制神省其刑罰薄其
稅歛嚴黜貪墨之長重旌廉明之吏凡百舉動一
以軫恤為心而開礦之條抽稅之額亟為罷罷務
以愛本元元培其根本由是養威蓄銳乘隙候時
即以東取大寧西復河奪南收交趾亦可也抑或
聚于外寧內憂之說釋彼三處以為外患亦可也

武操或縱確有成謀張之強之必無遺算則統帥之盛遠過乎漢唐而上曆之永可並乎殷周矣

九邊總論

其一 邊事

夫謀臣之干事也未然而量之則爲之計利害難多寡視遠視近較彼較我若大賈行貨度三五之數而等貴賤之利也我

太祖驅逐胡元 成祖三犁王庭其初立宣府大

同并肅遠東大寧寧夏爲六鎮其後益以薊州

林固原而九邊聯絡城守特重焉夫 國家建都

北平東則薊州爲左輔極之而至千遼東西則宣

府爲右肩極之而至千大同榆林固原寧夏甘肅

北則以薊花鎮爲後門極之而至千古北口潮河

川此大畧也凡營堡之疎密弁墩之遠近城塹之

高深陵谷之險易道路之迂直與河之內外山之

前後境之東西及虜所往來出入之衝塞邊君子

可不觀形審勢繪圖列象使元戎甲士揣其山川

與其要害然後扼其吭而督其背斷其命而制其

譬乎吾將畧其緩而詳其急候當事者擇焉邊陽

城未易議也若守之于三分河嶺之千山海關則

遼東可無慮也夫寧鎮不易復也若屯田于薊花

鎮積石于湖河川則薊州可無恙也榆林寧夏近

于套虜則修補城牆添設遊茶彼此相爲應援非

常山蛇勢乎耳肅固原相爲唇齒則修嘉峪之關

置沿河之哨西北相爲倡和非兩輔夾車乎至宣

大所係非他鎮可比則猶不可不熟講也宣府山

川糾結去京師爲近而軍士勇敢則撫綏爲易

補浮屠峪之募兵重補箭嶺之防守或者其守也

猶易若大同川原平衍虜無阻塞而偏頭關逼近

舊河焦家坪實虜渡口虜繞出套便涉其境此九

邊中之最難守者也邇年以來屢寇山西必有入

同入侵犯紫荆必有宣府人事可徵也雖然海西

夷居宅田作與中國同射獵侵掠則不同况內附

既久則信義可責其剿之也則存撫情其撫之也

而其要害則花馬池爲最昔王莽襲花當之績
端肅遠東之役其謀審矣然必識其機而後用其
謀不然百年之計不可以旦夕效而見在肩踵者
謂迂矣

其二 邊事

古今取戎之策無過攻守二端守藉地形攻資
二者常相爲重不可偏也我 國家建都燕京三
面隣虜防邊大計視古加詳自東至西綿亘萬里
曰遼東曰薊鎮曰宣府曰大同曰三關曰延綏曰

附卷

四十九

寧夏曰甘肅此九邊形大畧也每邊各設重兵統
以大將副以偏裨監以憲臣鎮以開撫聯以總督
無事則畫地防守有事則犄角爲援地形兵力可
謂備且周矣但承平日久舊制漸渝不無可議者
自大寧都司之內徙而左臂單寒自遼陽舊城之
外棄而守望勞費開平移而上谷之烽火益逼東
勝廢而三關之設備愈嚴今且不守偏頭而下
塞折入吐魯番而河西之款懸益其矣大抵形勝

日縮秦虜日近猶微 離而退守門庭居室者其
能晏然焉

是自然之術也設擺邊之卒以爲固則力分推
讓是自耗之道也募南兵暫爲技擊之倡可矣選
當練土著爲久遠之需築墩臺用壯扼塞之關可
矣選當繕城堡以爲游野之計丁壯則困于修築
隱于占役而取數于荷戈矣糧餉則尅于椿頭苦
千折支而難望其宿飽矣方今順治威嚴虜酋效
款外寧內安固矣但貢市利歸會長而部落尚挾
狠心馬價賄備脂膏已竭金縉日索豺豕何厭板
升聚毒慮有潰決之虞土蠻垂涎慮有糾合之舉
宋時初患西昊竟苦金元胡運盛衰東西何常之
有未雨而懷桑土之謀既濟而謹衣御之戒今日
所當亟講而善圖焉

其三 貢邊

今之患邊防者非其邊防之弛將無其人兵有不
足也失其邊儲之不充夫胡騎憑陵如風雨之至
我軍人馬當之往往辟易卽有城堡星散四布各

鎮所控制不下數千里而屯卒率不滿萬又主帥往往挑以自衛列卒而守者休而更大約數里而一人然且老弱疲餒不任干戈以此而當強胡猶驅羊而抗虎也兵法曰我專敵分今虜率數十萬合爲一屯我以數千衆畫地而守此其衆寡不敵卽有倉卒勢胡以支今北邊之民其飲食畧與匈奴同卒然有急懸金召募卽萬人可立具然而鎮邊鎮者特苦于無賞且不能用其衆何敢募乎夫將之所以能用其衆者何也蓋其權在賞罰

明政統宗

附卷

五十一

且必賞給而後罰可行今且聚兵而練之分費用射勝者有賞不勝者有罰射卽中勝矣公金帛之賞乃欲薄責其不勝者而還筆之豈人情乎又其大者幸得當虜出萬死一生之力博數級之功歸而論賞徒具虛名未有寸帛一金之利不幸而少挫則執而論死又豈人情乎如是則以賞之不充而併廢其罰矣賞罰一廢尚安得而用之且世之驍雄跼蹙之士多不閑于禮法入則鬪鷄走狗出則斬將奪旗是安得以儒生節儉之事說之令俛

首隸下哉今邊將既束縛于文吏能不得展衆升伏謂稍不如禮則以失律當之又復約其家丁禁不得錦衣珍食如曩時豪橫態且欲彼恟恟如書生耶則烽燧矢石之地將安用之用之烽燧矢石之地又欲約節其衣食彼烏可得而用也將稟先於用聞今使人深入胡地而得其情按弦之所駐鳴鏑之所向皆未發而先覺然後可以脩之頃者虜或薄郊關而諸鎮未之聞也穴牆壁突八壘下而主將不之覺也何則無間故也夫間者營之重

明政統宗

附卷

五十二

餌虎口非厚賞何以用之今以賞之不充而廢間矣故曰非邊防之弛也非兵不足也非將無人也失在邊儲之不充邊儲充然後可以用其衆矣

其四 西北聖臣

自古樹偉功者不斬于小費肩大議者不瀕于浮詞蓋較量錙銖利在眉睫坐失機宜計將不成是患不在殫費而先事也患在費之無當而鮮成耳國家自神京延袤以西列障千里雄持諸關其間執戈荷戟之夫登陴秉塞之士罔不仰給于餉餉

罔不取必於漕船糧相望金錢歲以萬計且衝突漂流所司日凜凜畏懼稽令制里分田此疆彼界授以畚鍤給以牛種積之數年塞下之粟必饒不但篙工楫師得以少甦於飛輓而大倉之畜將陳陳相因矣此非大便利乎款市以前戎馬奔突兵火破於原野烽燧達于都衢今幸息肩戡甲欸關請和乘此而決渠引澮溝塹相仍長塹巨濠綿亘遼邈即有悍虜輕騎無所肆其猖獗也茲又不大便利乎語曰勞不一者功不十費不百者利不干

明政錄

附卷

五十三

方今乘暇豫之時昧經久之慮倘使舉蘇松數郡與各邊繁長而度大孰廣孰狹連檣接槳日出入洪濤巨浪之中視耒耜耘耔之務孰逸孰勞負薪沉璧日屹屹宣房匏子之間其與盤散行汲孰難孰易况乎東南之地千疇萬畝屯雨行雲土庶十萬之基農服先世之舊國計民儲往往取給豈獨其地殷富哉本業多而力作勤也今不權經久而徒束手以待東南之餉則旱澇災沴天不可常也添餉阻地不可恃將糈腹而待困乎待其困而倉

皇失措手足無聊銚耨議墾田議水利必無及矣若謂邊土慘裂橋樑為難原隰逶迤決水為難羯夷成風習慣忼慨悍之俗強之農事為難則白公導渠馬援引澮虞詡復三郡虞集開瀕海其地力土脉何為宜千古卽崎嶇零難以計畝然遺址故道豈無一二存者塞上之民強者號梗命而孱弱者至無以計旦夕倘授以常業俾有寧宇又誰不願之大抵膠故常則見以為緩募速效則見以為遲以故官若傳舍模稜觀望以幸旦夕無事誰肯引之為已責者今天子赫然發明詔下撫臣按其事撫臣將旦夕報命愚也相觀厥成焉

附卷

附卷

五十四

其五 九邊屯政

大邊計最重且急者莫如屯政矣 國家九邊之地肥沃可種者悉為屯田甲楯之所棲耒耜之所事綿亘數千里於焉耕耨於焉捍禦益即古寓兵於農之遺而漢趙充國諸葛亮晉羊祜唐元振韓重華諸臣之所常收其利者二百餘年 聖明憂勤于上耆碩摩畫于下將臣經畧于外謀士講求

于內則惟屯政爲孜孜顧其間或舉或廢或利或否非壤地不同則政之得失異也

高皇帝憫海運之艱詔群臣議屯田法用宋訥所獻守邊策立法分屯布列邊徼遠近相望首尾相應邦制如此其周也邊境既寧撤守關士卒僅備俗議察外悉令屯田致力如此其一也山西沿州民若千戶願應募受屯賞以鈔錠公田給之仍令募本州民召募如此其廣也令屯士弁樹桑棣棉粟隨地所宜土雖不足而足于桑棣棉粟矣地利

附卷

五五

如此其盡也

文皇帝納黃福之請官爲市牛鑄器至于廣屯于遼陽而遣人徵牛于朝鮮耕具如此其給也詔令荒屯空土不拘土客軍民官舍盡力開墾永不起科恩澤如此其厚也謂將領能時時勞問屯士所苦誰不感奮勤力軫恤如此其因也以寧夏積谷

獨多降勅獎諭總兵何福激勸如此其明也仁示念所司以征徭役擾之令毋擅役妨農愛養如此其至也

宣宗初大同總兵鄭亨上屯田子粒數多則遣人勘實賞之論功如此其核也提督必選老成更命風憲以時巡察任使如此其慎也屯入歲豐邊土一切用度多以粟易於是令戶部灌輸買雜多至二三十萬石亦不下十萬積貯如此其豫也天順中都御史葉盛巡撫宣府修復官牛官田法墾田益廣積穀益多以其餘易戰馬千八百疋修築城堡七百餘所興利如此其鉅也蓋其立法也周故人便其任人也當故法舉其與士也優故士

附卷

五六

奮其取利也緩故利集卽所稱渾中渭濱涼州振武之事不啻過之胡不及焉乃其弊也則有膏腴之地多爲莊田空闕之區咸歸邊帥士卒無近田可耕如商輅所論者矣有墜堡不修夷虜輕犯有可耕之田而不敢耕士卒疲憊家無禾糴有可耕之田而不耕如梁材所疏者矣有耕種之際園莽滅裂收貯之後侵欺修用以管屯爲職者慢逸城市而不見阡陌之巡以典屯而來者憑信簿書而不較倉庫之實如劉定之所議者矣則有擾之以

弗靖待之以太急今日覈地明日徵通輒起正德中寧夏之變平公荒地備竭遺民凋瘵且版蕩而入胡如王燁所陳者矣恬熙既久因循弛廢日復一日邊境蕭條沃壤盡棄粟不繼士馬不肥挖運例銀所費不貲而度支亦告匱矣議者或欲令各邊撫臣選廉幹吏闢荒蕪募家奴墾乾沒修亭障遠斥瘠每歲終以開部臣分別上請明示勸戒或欲召募開墾及令軍民自種量徵其稅或以爲利歸于下則人樂趨往時爲邊帥家戶種田不荒

明政紀

附奏

五十七

而公羅亦紛紛適生厲階夫輿膏土沃田鞠爲茂草孰若捐以與人請明詔有能開墾者悉與爲業毋有所問或以爲自鹽法折納商不赴趨而屯政遂俱壞欲復屯政盡令商輸粟於邊耕者有所資積者有所散而塞下自實益諸議之指大都任人廣募薄征緩取而鹽法與屯田相爲維持鹽法之役尤不可以不亟也夫欲令農狎其野穡人成功積豐于垣土甃於伍內有公費之利而外有守禦之脩以振威注氣制戎捷廣其惟屯政哉

遼東總論

遼東爲燕京左臂三面瀕夷一面阻海山海關隔內外亦形勝之區也歷代郡縣其地國朝盡改置衛而獨于遼陽開元設安樂自在三州以處內附夷人其外附者東北則建州毛憐女直等衛西北則朵顏福餘泰寧三衛分地世官互市通貢遼東夷情與諸鎮異計氏云云矣大意謂東北諸夷居屋火食獵射非其所優西北諸夷旣在蠶縻之屬猶發頻多終不敢顯然大舉要在隨時安輯

明政紀

附奏

五十八

法軍中嚴俾恩威定著足制其心斯計之上而倖斬論功則第二議也豈知夷運亦有盛衰乎今適值東夷運衰耳如對盧者足智多謀生挫唐甲效里鉢阿骨打者沉毅勇鷲健闊無前皆遼以東產也即北狄如此輩者指可幾屈哉蓋白山聳秀渤海榮迴鴨綠混同左右迤邐相持護山川融結其生尤物宜矣乃若規三岔以逼上谷之徑控金海以擅魚鹽之饒東據開元以爲襟然必整理威遠青陽而開元之藩籬益固北據廣寧以爲吭然必措

置臨潢鎮靜而廣寧之形又益張經斯鎮者幸無
以東夷之弱而易之也至于山海一線之關我塞
彼不可來彼索我亦難從中原多事遼東其自爲
一區乎

薊州總論

薊燕京左輔也古會州地國初卽其地封寧藩
設大寧都司營州等衛與宣府遼東東西並建以
爲外邊靖難後兀良哈部落內附乃改封寧王於
南昌徙大寧都司於保定散制營州等衛於順天
明陳鑑宗 附卷 五十九
之境而以大寧全地與之授官置衛令其每年朝
貢二次每次衛各百人往來互市永爲藩籬卽朵
顏大寧福餘是也自此宜遼隔越聲援斷絕矣正
統以前夷人畏服地方寧謐土木之變頗聞三衛
爲也先卿導乃命都御史鄒來學經畧之正德以
來部落既蕃朵顏獨盛結親進北屢肆內侵奈將
陳乾魏祥前後重兵陷沒嘉靖二十九年復導虜
入直逼京師始議添設總督軍門駐劄薊州開平
陷人虜庭大寧徙之三衛天子自爲藩籬矣在

今日邊情惟薊鎮爲急規復乎舊疆未敢幸言
若築垣固封列兵扼險雖過計不爲迂過力不爲
勞過勞不爲損何也所關至重大也

大寧總論

太祖驅逐胡元于古會州之地設大寧都司及所
屬營州等衛以爲外藩離復命魏國修山海關喜
峰口古北口黃花鎮潮河川一帶以爲內藩離
成祖時撤回大寧以其地委朵顏三衛而以內藩
離爲界大寧旣棄則開平興和不容不失宣德中
明陳鑑宗 附卷 六十
移守獨石龍門勢固然也土木之變獨石八城俱
陷所恃者一長安嶺橫亘虜衝耳今計其恢復之
畧大軍出喜峰直搗錦州全寧而夾以開平中屯
興州右屯及松亭永寧之師遼海出偏師以綴福
而繼以义州廣寧之衆步騎出于十山舟師進于
小陸此其成計不可易也然非十年生聚十年教
訓永易言耳按
世宗朝曾中丞銑建愜從河套之策憂相國言主
其謀而與當事者不合遂成廢格識者恨之憂之

復套猶可緩卽所最急者在復大寧何則欲安京師須制強虜而欲制強虜須復大寧大寧不復強虜不得而制強虜難制京師不得而安勢固然也蓋大寧爲京師後背左聯遼東右接薊州聲制互援外藩始固不然獨石黃花鎮古北口去京師有幾而區區恃此爲險乎章茅耿耿當事者高日焦心而亟圖焉可也

三衛論

三衛卽兀良哈夷種也在烏龍江南漁陽塞北秋時山戎地秦遼西北境漢爲奚酋所據東漢走徙于松漠間後魏復還號庫莫奚服屬契丹爲大寧路戶四萬六千口四十四萬八千國初割錦義建利諸州隸遼東設都司戶惠州嶺管興惠三十餘衛所卽北平行都司也洪武十四年封皇子權大寧爲寧王二十二年分兀良哈爲三衛千漢水之北曰朵顏曰福餘曰大寧處降胡以脫魯思察兒海撤男奚阿失里爲三衛指揮使同知並邊爲我藩籬靖難初首劫大寧兵及招兀良哈

諸酋卒落從有功遂以大寧昇三衛寧王移封薩昌徙行都司于保定爲大寧都司令三衛歲二貢衛百人東起廣寧屯歷古峰近宣府爲朵顏自黃泥窪逾潘陽鐵嶺至開元爲福餘由錦又渡遼河至白雲山爲大寧皆逐水草無恒居三衛朵顏最強分地最險永樂中最親附宣德中入漁陽塞上率諸軍出喜峰關敗諸虜于寬河誅其大會自是以故喜峰客雲間有都指揮或都督鎮守驗夷叅政糾守附卷

肆侵盜泉顏都督花當求添貢其子把兒孫深入
虜掠動結親逸比梅蘭台者花當孫也花當長子
列字羅早死其弟把兒孫襲舅十年把兒孫入
馬蘭谷塞殺參將陳乾遠都督桂勇討之把兒孫
遁抵尼等來言請入貢且獻馬贖殺罪我入幸
無事遂奏虜退班師未幾入寇參將魏祥全軍覆
沒時把兒孫較勇屢謀奪竊諸酋惡之不相附奉
亦死花當種人皆附革蘭台遲之來請嗣番官遣
臣以爲言下兵部公譚部落後復許貢革蘭始入
寇漁陽諸小關皆殘破大都廢東勝則大同寧夏
不爲援廢大寧則遼東宣府不爲援以榆林援大
同寧夏則偏頭關花馬等處所以孤危以朵顏三
衛代大寧則喜峰古北口黃花鎮等處所以單薄
宣府總論
宣府漢上谷郡國初設開平衛置八驛東則涼
亭沈河寨峰黃崖直接大寧西則恒州威虜明安
隰寧直接獨石文皇三犁虜庭皆自開平寧和
萬全出入自大寧淪失之後興和亦廢而開平失

援難守宣德中乃衛磧臺地蓋三百餘里土木之
變八城皆沒雖旋收復然氣勢日微宣府特重
宣府自東路之西海泊迤邐而西歷北中二路抵
西路之西陽河爲大同畧大同東路之東陽河迤
邐而西歷中北二路抵西路之丫角山爲山西界
自山西之老營堡迤邐而西歷水泉偏頭保德州
爲黃河界計一千九百二十里有奇皆逼臨虜巢
所謂外險也又老營堡轉南迤邐而東歷寧武鴈
門北樓抵平刑關又迤邐而南而東爲保定界歷
龍紫荆倒馬之吳王口掃箭嶺浮圖峪沿河口又
東北爲順天界歷高岸白罕抵居庸而止計二千
五百里有奇皆峻山層岡所謂內險也兩險截然
固天之所以限華夷者奈何邇者夷虜結陳長驅
連掠汾心全晉爲昔邊議日興豈其險固不足恃
耶良由法紀日弛防範日懈故有險與無險同夫
設險云者固地利而繼之以人力也內倚諸關外
增崇垣百萬綿堞比之金湯任宣府者不責以戰
而責以守其不能乎

大同總論

大同古雲中地川原平衍故多大舉之寇西則平廣歲遠中則左衛右衛皆稱要害蓋虜南犯應朔諸城必窺之路也東則天城陽和爲虜入順聖諸處之衝而平虜西連老營與偏關近直逼蒼河佳家坪娘娘灘羊園子等處皆套虜渡口往來驛驛無虛日焉唐築受降城守在河外漢用主父偃之策據河爲守國初棄置豐州獨衛東勝已失四面之險逮正統以後文復棄去東勝大同藩離日漸虛空

卷五

薄矣且自五堡激變撫驕軍悍卒如撫嬰兒啼則與果稍喇喇作聲以軟語提攜之無復上下名分大同之紀綱日墜矣况山川平夷曠遠在在可通北虜竊穴套中時時竊發則今日之大同稱難守焉若夫尋漢唐之故迹未敢輕言復東勝之舊封亦難卒辦而補偏救弊之政其在陽和天城一路者不宜專守陽和大城而宜分守瓦窯永嘉白羊鵝鴿之險其在左右二衛一路者不宜專守左右二衛而宜分據黑山華皮溝羊心兔毛河之險其

在平虜老營一路者不宜專守平虜老營宜分據

舊家山谷坪紅門之險乃若偏頭寧武陽門三關

計其地則寧武偏頭之中心要害之路爲西

之應援實陽方義井之門戶外接八角堡內維奇

嵐州故設總府以臨之居中調度良有意焉偏頭

四逼黃河與套虜僅隔河水蓋自渾脫飛渡以來

微報不怠然山澗崎嶇難於大舉老營東接平虜

至大同邊不遠使東西聯絡築邊固塞且屯且守

則丫角墩而南陽房口而東烏用是紛紛也舍門

明政綱宗附卷六

戶而理堂堂誠不得已焉耳鴈門當廣武朔州馬

邑大川之衝通忻代崞諸郡縣之路虜從左右衛

而入勢當首犯東越廣武則比樓平刑皆爲虜衝

西越白草溝則夾柳鵲東莫升要守鴈門傲備於

是爲急矣嗟夫百孔千瘡之鎮必得豪傑者專任

之明罰勅法不愆不寬漸而待之庶其有濟乎

宣大總論

天下所至重而甚危者則莫如宣大宣大古上谷雲中地也都長安延寧諸鎮重都燕宣大重宣大

之所以獨重于燕者爲無敵也

文皇帝時宿重兵于二鎮以威震沙漠大漠之南
王庭絕而不復尋是儲胥也是虎豹之不採也及
其季也虜時入掠矣殺傷不相當天然虜能入之
而不能有也狗利而驟進微飽而驟退小制小止
大創大止其常也虜又不越二鎮而達致燕何者
畏二鎮之恃其後也是猶門戶也猶手足也今者
虜入雜居于堂之外庭之內羣帳覆野飛騎錯路
二鎮之人不得就時耕牧矣虜進弗能距也退弗

四庫全書

卷一百一十五

十一

能躡也叩關內而弗能要也門戶折手足痿痺而
燕之所恃以重者僅耳目矣然而司農之金錢
日夜輦輸於二鎮若陸海然虜踐止則耕作廢廢
徵追則商旅廢故二鎮之民枵腹以俟大司徒之
金錢金錢盡而卒弗飽也治二鎮者有總督矣有
巡撫矣有監司矣守令矣其帥有總兵矣副總兵
守矣又有御史司察之矣其事不相通而其力足
以相制則不獨十羊而九牧之也合則爲豪不合
則爲讐且名雖爲帥所統不過三千人而已其久

者不過三四輩而止耳其權不足以禁治諸將之

兵而足以協諸將其智不足以強衆而威敵而足
以僥倖而自遷是故大司農之金錢日夜輦輸而
北以給二鎮而二鎮之金錢日夜輦輸而南以之
京師其爲督撫也監司也守令也總兵也副總兵
守也御史也則莫不商二鎮而傳舍之也故欲二
鎮之足捍虜則莫若得人得人則必使之無商二
鎮而傳舍之無商二鎮而傳舍之則莫若捐二鎮
而與之而爲之衆問則可昔者唐之末回紇吐

四庫全書

卷一百一十五

十一

蕃攻隔中矣以天下之力拒之而不足而天子數
至于蒙塵然不敢窺河北諸鎮之一一障何者人有
其地故也人有其地則人自戰而能饒吐蕃之於
蜀也若穿魯縞也小予謂單以蜀而不虞薛大子
王建以蜀而不虞詔此其明效也是故捐二鎮以
予材者則必聽其生聽其殺聽其辟置經費爵賞
而無禁放則公之侯之而世其地如是而三年不
省度支十年不全制虜者吾不信也

右按王公世貞捐地之說雖亦一策第恐有太

體統卒無已則行久任之法乎凡文武官負其不能者急汰之其能者則寬以文網發以大權俾得便宜行事至于威望著聞蠻夷懾服則加銜增俸且時錫予以昭眷顧武一年一遷或終身不遷官二鎮者庶其足恃乎

三關總論

黃河東北舊有東勝城與大同大邊與和開平相聯通爲一邊外狹內寬復設偏頭寧武鴈門三關十八隘口於內以爲重險往年東勝開平以失三關獨遺其衝無嚴防之虞防守尚易弘治十四年以後虜住套中地勢平漫偏頭關逼近黃河焦家坪娘娘灘羊圈子地方皆套虜渡口往來蹊踐咸無虛日保障爲難今三關要害雖同偏頭尤急十八隘口雖同胡峪口陽方口石峽口尤急河岸渡口雖同娘娘太子灘尤急先年以山西巡撫駐劄鴈門關內代州撥兵駐劄偏頭關又各設守格一負以裕調度嘉靖十九年胡虜充斥三關不能禦近議于代州之間設重臣一負總督宣大

附卷

六五九

高關論

所謂高關者其山中斷兩岸若闕焉今之邊關皆然其間忽然中斷可以往來故歷代設重兵屯守之所以絕華夷之通使外之寇賊不得入而內之奸細不得出也按史高關者在古朔方臨戎縣北連山中斷兩峰俱峻若城闕焉朔方古夏州也今地在黃河套中世不知其所在就以今日邊關言之其最大而要者居庸紫荆松亭鴈門是也前代關隘之設皆爲守邊惟今邊關則咫尺神京之側非但守邊也蓋開關之初天造地設此連亘之山以爲華夷之限而又遣巨靈劈開兩山以通出公益於億萬載之前預

以待千我 朝開國於億萬載之下自古建邦於
燕者前有召公奭後有金元然金元夷狄也曷足
以當此山川之正氣哉故王氣之隆正有待於今
日雖然漢人繼秦之後則以秦爲鑒者人繼隋之
後則以隋爲鑒彼秦與隋豈漢唐所可匹哉而
鑒者敝戒生於不足也抑嘗觀元本進金史之表
曰勁卒擣居庸關北拊其背大軍出紫荆口南搯
其吭此古今都燕者防患之明鑑也然擣居庸而
謂之拊背出紫荆而謂之搯吭則其立言之間重
輕緩急不問可知蓋背乃人心之所倚負而吭則
呼吸飲食所必經死生之係也況今六軍億兆聚
於京師比倚居庸卽爲重鎮而紫荆乃南出之路
疾騎抵吾運道數日可到是尤不可不加之意焉
議者往往急居庸而後紫荆此不知大勢者之言
也

榆林總論

榆林舊治在綏德秦爲上郡歷漢隋唐皆爲邊鎮
宋沒西夏元季章孔興據守一國朝定陝西孔興

北遁設綏德衛屯兵數萬守之援千戶所屯治榆
林成化八年都御史余子俊廣開榆林城垣置
三十六營堡邊牆起齊甯川西至定邊營長三千
二百餘里橫絕河套之口余肅敘城堡世多侈其
績而引以爲罪者間亦有焉在評論則云襟吭既
據內地遂安在王越則云虜賊大舉或由榆林東
襲山堡入寇綏德或由榆林西南定邊營花馬池
入寇固原其在東也則以無險而不能守其在西
南也則以路遠而不能援其在綏德舊鎮也則以
兵寡而不能禦則移鎮榆林者未見其爲利也二
氏皆以善邊久著聲稱者是并非安所折衷哉大抵
移鎮榆林包收米脂魚河三百里膏腴之地且東
聯牛心之堡可便應援西截河套之衝可使耕牧
千三百里樹藝雜採圍獵之利我軍民得擅而有
之是以地方豐庶稱雄鎮焉自虜據套以來我軍
之耕牧絕矣耕牧絕則轉輸艱矣轉輸艱則土耗
矣是榆林受病之原乃在於於失河套之初而不在
于移鎮榆林之日也榆林之軍不思不勇敢善戰

也唐在枵腹不得一飽而復來朱珠草挂之謠也
許氏謂陝州有河可通綏德若計沿河郡縣改綏
本色悉以輸之榆林其少蘇乎此今日之急務也
乃若亂峰墩野緒峽是直衝魚河之徑虜自此出
軍駐魚河則斷榆林綏德爲兩矣又東自定邊寧
西抵寧夏東黃河岸橫城堡三百里中多平漫沙
漠虜賊大率多由此入經斯鎮者其留意焉

寧夏亦朔方地賀蘭山環其西北黃河襟其東南
而西相去約百餘里其地廣平土肥三勝聚也成
慶唐多在河西自虜據爲以來河東三百里更爲
敵衝築塼畫守始於巡撫徐廷璜而花馬池一帶
邊牆皆總問楊一清王瓊唐龍增築國朝撤燉
陟而衛東勝以富一面之險後文徹東勝以就施
綬則以一面之地當千里之地遂使河套添壞
爲虜巢河山大河勢固莊被算其外險反在河內
而花馬池一帶適其狙擊之機游騎往來無日無

之宜乎延寧固靜終歲之不得以少寧者蓋有由
寧東勝因河爲界東接大同西接寧夏使河爲
千里之地歸我耕牧開屯四百萬頃感谷內地輿
輸誠爲上策顧力有未逮未敢議及姑以目前急
之以平虜爲一路而其險在鹽山新興寧武等處
以寧夏爲一路而其險在赤水寧化平泉岢嵐等
處中衛爲一路而其險在東團堡桑達堡舊安
寧等處

固原圖說

固原開城縣地也成化以前套虜未熾平固安會之閒得以休息所備者靖虜一面耳自強治十四年火師入掠之後遂爲虜衝於是始立州衛以固靖其蘭四衛隸之設總制遊擊等官屹然一巨鎮

矣鎮與寧夏爲唇齒花馬一帶邊人謂之大門若
斡力兼花馬池則固原自可無虞而鞏后應至靖
虜一帶修築又在所緩益力分則勢弱寇已入門
主人束手故愚以爲總制不駐花馬池則固原本
可息肩也靖虜一帶每歲黃河水合一望千里皆
入平地若賀蘭山後之虜路水馳驟則蘭靜安食
之閒便爲禍階調兵防守候在水寒而西鳳臨鞏
之卒多未經戰豈能捍禦愚又以爲沿河之堡不
由常戍之兵則固原又未可息肩也徵調客兵也

謝夷雜錄

附卷

十五

鎮有事則然無事則已若固原防守之成每歲凡
四閱月而芻糧不爲之處尚在本兵額內支給如
之何其不告乏乎小鹽池批驗舊在固原益來面
旅納貨賄期以填實此地而王邊移置下馬房其
見偏矣夫固原中制之地也總督所在戎務攸關
此特一隅之論耳若夫任官任將足兵足食之計
孰不知之孰不言之體權盡變存乎其人焉耳

甘肅圖說

甘肅一線之路依懸河外幾二千里西控西域南

隅羌戎北遮胡虜總制頗難紅城當莊浪西寧之
中可便策應而苦水黑山是其外護鎮番爲涼州
永昌門戶六坝紅紗又鎮番要害而長草湖一帶
尤爲入寇之衝其地雖有險可據但遠在揚州三
百里之外四面受敵尤極孤危且博於鹽利華夷
賴之恐爲必爭之地甘州祁連臘脂二山在焉乃
匈奴要地也漢時失此山嘗歌曰亡我祁連使我
六畜不蕃亡我臘脂使我婦女無姿 國朝設行
都司於甘州而以肅州爲甘州門戶域西六十里

謝夷雜錄

附卷

十五

築嘉峪關爲肅州藩籬關外有羈縻六鎮卽哈密
赤斤定安等衛是也後哈密赤斤陷於吐蕃定安
破於海賊而甘州之門戶單藩籬薄矣許氏云北
虜修去條來南番坐守之夷耳惟吐蕃番自兩犯
甘肅之後荼毒日滋漸不可長豈知死命亦當在
我也何也閉關絕貢欲茶不得五日渴疾不汗死
矣當事者操其柄而善應之不恤不恤庶幾其有
虞乎按邊務重大卽詳言之不爲贅過計不爲煩
也故知丘文莊遺城之議王文成談邊之疏勞中

丞相之說馬中丞破虛之謀楊忠愍馬市感抱
足吐中國之壯氣是用旁搜博採以成全書俾
邊者一寓目而洞如觀火可矣

亦獲延旨

追尊

太宗文皇帝說

今追尊 太宗文皇帝曰成祖宗雖少讓祖而成
則有殺于太按三代而後一統之正莫過于漢唐
宋其功德之盛者莫過于三太宗然未聞以祖稱

明政統宗

顯考

七十一

也禮祖有功宗有德 太祖之前不得不稱祖太
祖之後不得不稱宗惟晉武帝身開大統而延讓
創業故追宣王爲高祖伯父景王爲世宗父爲太
祖而身爲世祖齊文宣亦然父神武爲太祖兄文
襄爲世宗而身爲顯祖至武成後因之蓋未定之
制也然則我 文皇宜復故號爲 太宗乎
親之典更協矣

世宗追尊

父母與說

肅靖太禮之儀初稱本生父 興獻王曰興獻帝

母曰興獻后正德十六年十月 勅也
爲興國太后元年正月 勅也加尊爲本生

皇考恭穆獻皇帝本生 母章聖皇太后三年三

月 勅也改稱 皇考 聖母三年九月 詔也

加 皇考尊諡恭肅昭仁寬穆純聖獻皇帝 聖

母章聖慈仁皇太后七年七月 詔也立 獻皇

帝主上 聖母章聖慈仁康靜貞壽皇太后十五

年閏十二月 詔也上 皇考尊號肅宗知天守

道洪德 聖母章聖慈仁康靜貞壽皇太后十五

年閏十二月 詔也上 皇考尊號肅宗知天守

道洪德 聖母章聖慈仁康靜貞壽皇太后十五

年閏十二月 詔也上 皇考尊號肅宗知天守

道洪德 聖母章聖慈仁康靜貞壽皇太后十五

年閏十二月 詔也上 皇考尊號肅宗知天守

道洪德 聖母章聖慈仁康靜貞壽皇太后十五

年閏十二月 詔也上 皇考尊號肅宗知天守

道洪德 聖母章聖慈仁康靜貞壽皇太后十五

年閏十二月 詔也上 皇考尊號肅宗知天守

道洪德 聖母章聖慈仁康靜貞壽皇太后十五

年閏十二月 詔也上 皇考尊號肅宗知天守

道洪德 聖母章聖慈仁康靜貞壽皇太后十五

年閏十二月 詔也上 皇考尊號肅宗知天守

道洪德 聖母章聖慈仁康靜貞壽皇太后十五

年閏十二月 詔也上 皇考尊號肅宗知天守

部尚書李神軌諫不聽。或又請去帝着皇赤不聽。恩謂獻帝與漢安懿王不同。蓋英宗本爲仁宗皇子而孝廟自有殺王爲嗣故也。若光武已疏絕服。急于繼正統而忘其親南頓君。至不得比于叔父。趙王兄齊王尤不可爲訓。惜當時之臣未有能考臨淮神軌表以對者。○莊帝事考之北史。帝名子攸。彭城王勰次子。明帝崩無嗣。爾朱榮立之。永安二年。追尊父勰爲文穆皇帝。廟號肅祖。○按綱目發明曰。未論禮之當否。是時戎馬在郊。強臣擅命。明帝繼宗。附卷。七十九。寇盜充斥。國祚方危。于縲旒身之不保。乃亟追榮其父。多見其不知量。已且帝者有天下之號。世終身比面而不得其死。祖宗昭穆若何入廟。○又按總前爲高肇所譜殺。○莊帝後卒爲爾朱世隆所殺。

藩王登極

太祖高皇帝以吳王 成祖文皇帝以燕王 請難
景皇帝以岷王監國 世宗肅皇帝以興世子
穆宗莊皇帝以裕王

再正東宮
憲宗以正統十四年爲 皇太子。以景泰三年封沂王。以天順六年更 御名復爲 皇太子。凡兩赦。

二子兩帝

宣宗章皇帝二子長爲 英宗睿皇帝。次爲 恭仁康定景皇帝。自古無兩之者。

革除建文年號考

今天下謂建文年爲革除非也。成祖即位。詔明成統宗。附卷。八十。稱今年仍以洪武三十五年爲紀。其改明年爲永樂元年。蓋猶秉踰年改元之禮。不欲冒建文之號耳。詔內第一款稱建文以來又慰諭臣民。勅稱太祖寶。天建文嗣位。大封靖難功臣。勅亦同。又戒諭文武群臣。勅辭建文不君。蓋雖泥其尊稱。實未嘗削其年號也。又按吳興慎德鍾蒙嘗草封事數千言。大要以遜國委命歸建文。以應天順人歸 文皇。以繼志述事歸 今主。授其子。俾之其子。以詮君同年馬相國馬公讀而吐舌。

曰卽巨淵母若乃公何遂不果上

又按萬都諫象春疏諫卽建文原華處所立爲殿廟歲時一體祭祀仍乞上尊號以表追報之隆在年號以正君臨之體云云

又按楊侍郎守陳嘗言古人謂國可滅史不可滅我太祖定天下卽命儒臣撰元史太宗靖內難其後史臣不紀建文君事遂使建文數年朝政及當時忠于所事者皆湮沒不傳及今採輯尚可補國史之缺先生陳言疏內云管昭公爲

續編

附卷

八十一

李氏所逐春秋每歲首月必書必書公乾侯漢不以呂氏而廢本紀唐不以武氏而廢實錄請下內閣諸耆碩臣若究革除年間事跡別爲一書附之國史之末可焉何者明天下不可一日無史也又按王相國錫爵於西北關策末及之言革除間一姓通承非逐兎爭捷之際而當時執事可拘于已諱使孫蒙祖統所關于名義非淺鮮也

辯建文祝髮之詔

按震澤紀聞謂太祖既有天下謂賊意伯曰汝

既佐朕定天下復有何術以教朕之嫡孫使守天下乎基曰有因成一小篋而用鐵汗灌其鎖以授之及靖難兵入建文君開篋而視則袈裟一伽黎一剃刀一度牒一曰此劉伯溫教我遂爲僧遁按誠意卒于洪武八年時皇太子無恙又一年建文君始生何得預云爲嫡孫計乎此傳謬之甚

再登大位

建文統已巳比符居塞外一年還稱太上皇帝深宮者七年以丁巳復辟復稱皇帝者八年九再卽六位再紀元一稱太上皇帝崇卑顯晦更通千古所無按英宗比符蒙塵虜人悔禍旋奉駕歸此自古之所未有也固國家國勢之強亦人事有以中其機會是時郕王監國不欲急君還人謝之曰中國有主矣虜人抱空質而負不義于天下所以汲汲來歸蓋合鄭公孫中之

計也管成公時曾執鄭伯公孫申曰我出師以圍鄭將敗在君者曾必歸君故鄭人圍許示曾也

急君也晉樂武子曰鄭人立君我執一人焉何並
不如伐鄭而歸其君以求成于是諸侯伐鄭鄭伯
歸趙王武臣爲燕所得張耳陳餘使往轅殺之欲
分趙地半有廝養卒詣燕壁問燕將曰君知張耳
陳餘何欲燕將曰欲得其王耳養卒笑曰君不知
此兩人所欲也耳餘武臣皆一時豪傑姑以少長
先之武臣此兩人者亦欲分趙而王名爲求王寔
欲燕殺之殺之兩人分趙而自立左提右挈滅燕
易矣燕將以爲然養卒御趙王而歸此亦公孫申
之意也惜乎宋高宗不知出此也

公十三

按已已之役不急奉迎 太上爲 景帝庶乎不
知 太上所以得速還者由不急迎也特不可爲
訓耳 天位不再社稷爲重君爲輕千載而下有
兩周公否耶南城之奉養不以禮則非也易儲君
心也相職也于忠愍一本兵耳不錄其再造之功
而以易儲罪之失之忍矣

右論 英宗土木之變于忠肅曰吾國失一君從
之一君矣此一見左傳楚人伏兵車執宋公以伐

宋宋公謂公子自夷曰子歸守國矣國子之國也
吾不從子之言以至乎此公子自夷復曰君雖不
言國臣之國也于是歸設守城而守國楚人謂宋
人曰子不與我國吾將殺子君矣宋人應之曰吾
賴社稷之神靈吾國已有君矣楚人知雖殺宋公
猶不得宋國于是釋宋公宋公仆執走衛公子自
夷復曰國爲君守之君爲爲不入然後逆襄公歸
又再見藺相如廉頗傳云王使使者告趙王欲與
王爲好會于西河外滹池趙王畏秦欲毋行廉頗
藺相如計曰王不行示趙弱且怯也趙王遂行相
如從廉頗送至境與王訣曰王行度道理會遇之
禮畢還不過三十日三十日不還則請立太子爲
王以絕秦望王許之又再見王曰傳云契丹犯邊
從幸澶州雍王元份留守東京遇暴疾帝命旦馳
還權留事旦曰願宣寇準臣有所陳準至旦曰十
日之內未有捷報當如何帝默然良久曰立皇太
子這三事于忠肅從此變化出來宋徽欽之禍一
味報仇而虜亦得談二帝以爲重增金割地稱姪

解臣而究竟無補于公只是不曾讀得此書耳
英宗內還使 郃王能如目夷公子之通國使
一篇好文字而當時士夫未有一言及此者可慨
已

官制考

今六部仿古周官之舊獨戶部兼掌宰制國用之
職而宗兼司徒掌邦教之職矣繁簡劑量頗亦得
宜秋官之外復設都察院大理寺臬官之外復設
五軍都督府雖兵刑爲重亦後世不得已之意

總督撫鎮衛古方伯連帥意郡縣之設遠建封建
不得私民而自養一也厲民者朝聞而夕罷二也
百里之國有卿大夫上中下士今不過一令丞尉
而已有宗廟會通之費今悉無矣其節縮浮費三
也要之不如古者公太密文太繁兵民之途分耳

文臣異途考

國初文臣入仕正途惟有進士鄉科歲貢舉貢而
記其任子及 國初賢良方正人材舉薦亦次之
其職望雖途而登大位者畧記于此

太子少師贈少師榮國公姚廣孝 左布政使
印堇克勤俱以僧

禮部尚書蔣守約李希安程志端 工部尚書陳
道瀛徐可成 禮部左侍郎丁永忠金寶仁師宗
記以太常神樂觀道士

太子太保禮部尚書贈少保許紳 禮部左侍郎
蔣宗武 通政使掌太醫院事施欽仲劉李宗
張鑾徐倬俱以醫

兵部尚書贈少師以下

明史紀事本末

附卷

全六

太常寺丞贈少卿表瑛子尚寶司少卿忠徹以相
太常寺卿丘玄清以全真道人玄清嘗爲監察御
史以二宮人賜之遂召宮

禮部左侍郎湯序右侍郎康永韶以天文生

禮部尚書邵文節卜少師少傅少保尚書陶仲文
禮部左侍郎李孜省 太常寺卿鄒倫恩趙五芝
凌中俱以方術

太子少保工部尚書萬祺以推命

太常寺卿顧玘以云師

兵部尚書單安仁	左布政使張真等以武弁
工部尚書徐景隆	一子至錦衣衛指揮一千營繕
所正及官生賜玉帶食正一品俸	上有容言及
徐少師階欲以崔忠端例加太子太保徐公力止	之
工部左侍郎劄父	右侍郎劄綱蔡信郭文英俱
以木工	
工部左侍郎陸祥以石工	
工部左侍郎吳復以知印	
開政紀宗	附卷
吏部尚書張度	戶部徐輝
刑部李友直	兵
部勝德懋徐晞	工部李質
吏部左右侍郎李	禮部右侍郎劉敏
信王春	戶部左侍郎李亨
刑部右侍郎王詔	大理寺卿汪懋揚時俱以吏
蘇州府知府况鍾	泉州熊尚初
西安賈信亦	吏也俱有政聲加三品俸
都御史中丞涂節	吏部尚書郎本中侍郎汪河
以省豫	
南京通政使張由以承左	

工部尚書嚴震	禮部尚書鄭沂以稅戶人材
通政使樂憚以輸粟貢	
禮部左侍郎李嘉以奉祀所禮生	
禮部左侍郎張俊以諸書寫人	
大常寺卿杜安道洪尚綱以師工	
光祿寺卿徐興祖并景以厨役	
布政使蔡春王興宗以皂隸	
太子太保左都御史楊善	戶部尚書劉中敷
太僕寺卿崔文奎俱以守城諸生	
大理寺卿朱奎	太常寺卿任道遜林章
工部	
左侍郎謝宇俱以幼童薦直內閣林散官至從一	
品	
工部尚書趙榮	兵部左侍郎俞綱
禮部尚書	
張天俊	工部尚書周惠疇
禮部侍郎張電	
工部右侍郎談相王槐	翰林學士沈度
大理	
寺卿沈繁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凌晏如皆以習
字選	
刑部尚書安童	工部尚書也先帖木兒忽哥赤

治書侍御史璵納見加右副都御史咬住

川左參政閻乃馬反以番虜

工部尚書黎澄子侍郎叔林以倖寔澄即僞虞大
皇黎倉弟幸免于僂而以善造神鎗父子至八座
食祿者近五十年年八十餘子亦近八十可謂遇
矣

布衣起擢考

太祖自立國時省臺要地俱以勳舊充之其所聘
用如劉誠意宋文憲雖禮寄優崇而頗循資序自

胡陳之後群臣鮮當意者法網嚴密誅斥相繼而

全九

學士大夫亦多所引避于是不愛高爵越資拔天
下之賢俊而有朝徒步暮金紫者未樂亦間行之
茲列其名于左

儒士王本杜佑龔敷杜敷趙民望吳源為四輔官

兼太子賓客位尚書上

賢良郭允道為尚書

泰才范敏張泰為戶部尚書

應戶部尚書門卿沂為禮部尚書

武英堂紀事監生春義為湖廣行省參政

儒士趙葛為工部尚書張子源試禮部右侍郎張

宗德試兵部右侍郎

者儒劉增闕賢為諫院左右司諫為左右春坊左

右庶子趙肅何顯周為左右正言為左右諭德

儒士藍子貞張伯益為都察院左右副都御史陳

玄為右僉都御史

明經張文通阮文憲試左右僉都御史

人才赫從道試大理寺右少卿

明政範宗

附卷

九十

孝廉李德為南京應天府尹

儒士吳顯為國子祭酒又張璉安處善徐子民曹

岱梁伯彭友信

稅戶義門鄭濟王勳為春坊左右庶子

賢良孟性賢為廣左右參政

文學宋亮為福建左參政

儒士邢浩為河南盧友常為山東齊瞻為四川俱

左布使金良佐為廣東吳昭為山西陳宗顏為陝

西俱右布政使又鄒伯源等十一人為各布政司

參政參議

國子監生劉政鄧志和顧純申遼周振張璉王允陳嘉薛郁董倫楊允楊鑑方溫俱各省右布政使龍鐸阮友章王禮李皓曲能俱按察使常禮敬爲參政朱源爲副使

留守中衛指揮僉事陳楠子信試四川左參議鳳陽留守中衛指揮僉事韓春子試右參政則官舍也

驍騎右衛千戶俞清第立試廣東左參政

明政紀宗 附卷

九十五

府軍左衛千戶陳亨弟員試右參政則軍餘也抑又異矣

人材董從先營昉楊仲禮署浙江王守政蔡均美謝直方王秉彝署福建俱布政司而不言何官

求樂中人才馬麟爲湖廣盛儀爲浙江俞景周爲山東周克敬爲廣西俱左布政使孫豫爲山西江潤爲河南艾漢爲浙江俱右布政使自是而後旋地響矣布衣躋方尚可謂奇遇然二朝諸公未亮以下俱無登八座者

求樂中以儒士武周文爲翰林侍講學士以老致仕

天順中以布衣吳與弼爲左春坊左諭德尤稱奇遇

論官員設額當寬

天下官員設額若干計筭取士須是勾除用若官多人少則官職曠虛或官少人多則人才壅滯洪

明政紀宗 附卷

九十五

武初天下學校養士歲貢一人後三歲貢二人通計三歲不過一千餘人後開設舉人進士科每省多不過四十人進士多不過百人取士之數足當任官之數而又罷黜者多久任者少是以人才常不足用科貢之外又有人才之選自後人才雖稍充積然待選吏部者三月之外亦皆選除今各部歷年開貢開科加以納銀納粟事例監生積累至四萬餘人考勤後一年餘仍留在部及放回聽選

必十四五年方得挨次取選往往衰頹遲暮之人
方入仕途是以吏治不精民不得所若取士貴精
而不貴多及既用之後賢者久任不賢者速去久
之使百司庶府盡皆得人民生不安天下不治者
未之有也又科貢二途未必能盡網羅真才如黃
福以貢士楊士奇以儒士胡儼以舉人是以進士
未必皆優於舉人舉人未必皆優於貢士進士舉
人貢士之外也未必無奇才異能之士惟試之以
事而後可見貴乎能察識而超拔之斯能盡一世
人才之用而科目之選並行不悖矣

明政經宗

附卷

左十三

方孝孺干考

建文之役殉義而卒者無如天台方先生焉卒三
十年而天下乃敢舉其名又五十年而天下乃敢
讀其書又百年而天下乃有求絕之裔而爲之記
嗚呼先生後之有無不足爲先生輕重第萬乘
之尊挾雷電之怒而有不能盡快于意之外者信
正氣拂鬱于宇宙不容泯也按于名德宗時甫九
歲以金陵魏尚書澤謫爲海寧尉極力覆護又得

台庠余學夔者知之遂潛回糊名易姓行乞于市
狂歌願效程嬰語四聞人耳夔傾其詳乃密致先
生文稿及德宗亟迹海島避地以全其生尋往華
亭青村諸鎮學治繪網以延殘息復携潛入郡訪
進士俞允允爲先生門人家居不仕從者見之喜
不勝乃教育之後十四年允以養女贅爲館甥初
冒姓俞後改爲余云此其大畧也其詳悉載重太
史其昌碑記中

論科場取士

凡四條

明政經宗

附卷

九十四

其一

試官不刊實錄而自作文則誤閱文出簾宴出題
宴五日一大宴三日一小宴其誤閱文蓋場中閱
文之日甚促也初九舉子入場十一始騰進第一
場文十二第二場出題宴又促矣十五第二場文
始騰完二十外三場文始騰完會取卷宴又促矣
二十九放榜蓋草榜已定于二十五六在院閱文
之日不過半月而宴飲之誤又問之何能緣賢況
試官未必盡賢是以真才多遺也必裁飲宴寬以

月日待放榜後補禮可也近拾中式舉子之語瀝色以充實錄竊元不足又爲刊

其二

時文不足以知人必三場策對乃見經濟談古博今一切置之弗問初場取之即策空談亦中初場不中即策錦繡無暇開矣雖魁元亦多不答策問日之詳若此只取一場足矣安用三場哉此試官不慎選之過也爲今之計乞

勅大學士會同吏禮部當科試年分推舉有學行

附卷

九十五

者嚴加考試之其鄉試差官如前戊子年例先期考過以試官文字揭于禮部前爲舉子式庶凡人皆知學而治道可舉矣策士以時務最切爲問不許援拾陳言乃知石畫燕于胸中它時臨事不眩若是則學究天人畫賢之才當再見矣

其三

請立壹大科于會試之外依宋制科以鼓舞天下之學凡進士舉人歲貢不分已仕未仕其試文若漢策元賦以暢通古今練法政務爲中式行于辰

戊丑未之正月朝覲官有怠者皆得應之祝舊品超擢初皆置教三年滿則入翰林閣輔九卿皆其中取之使真才輩出澄源無遺珠之憾矣

其四

請復國初薦舉之科使山林之士得效用于世則以類而進夫山林之士更世變也多見科第之如斯未必不曰如有用我者宜如斯而已乎况無路進身絕意外慕勤儉自守習以成性一旦舉而用之必咸知遇之奇安得不益加惕厲以副九

附卷

九十六

重之望以期造福于蒼生而延宗社無疆之休書之史冊必曰是即堯之揚側陋也皇唐之泊復見于今日矣竊慨今之學者任意不明則進驕而退者愧至無以立存于里閭而有道之士亦無以自表于天下夫今賊衛之內有門將將堂觀煌煌而窮極土木之麗知迷之間青樓萬井抑埒百里而肆其賦畝之關役奴下走文衣麗履汎鷁浮馬變童季女翠髻瓊冠一珠千金拱如后妃出則象與必食墨籍紳之家也換厥所由蓋由父師之所

爲教子弟之所以爲學齊此也夫此宮室之制
田疇之運關妻孥之事盛得之者則爲跨灶爲元
宗爲寧馨兒失之者爲不肯爲豚犬爲無賴相習
成風比比然矣以故寒素之家殘瓦斷甍漏日見
兩田無尺寸衣無襪再而爲妻孥者蓬鬢垢顏以
富井曰凡爲里中之富貴者莫不襟堂而映之滿
氣以凌之而士之見道不明者含其吟凌于胸中
一旦富貴求與之祖敵更不思幼之所學有何事
而爲此蠅營狗苟爲也嘗聞顯考有言曰士猶處
明政統宗 附卷 九十七

甲榜非正科

國朝科甲以丑辰戌未爲正而洪武開科之歲進
士吳伯宗等則辛亥也永樂壬午靖內難明年癸
未始鄉試甲申賜進士曾榮等已丑會試中陳璉
等 上北征辛卯賜進士蕭時中等天順庚辰試
場火秋令試中吳鐵等甲申賜進士彭希等正德
庚辰會試中張治等 上巡明年新 帝登極

爲辛巳賜進士楊維聰等五科非正科而兩告甲
申最後辛巳相去亦三年

辨劉基遊西湖詩謬

按剪燈野聞謂劉基嘗權客足西湖抵暮仰天而
言曰天子氣在吳頭楚尾後十年當興我其輔之
及過蘇見張士誠曰貴不過封侯何可久也夜登
虎丘山曰天子氣尚在吳頭楚尾聞郭子興據濠
上就見之遇 太祖曰吾王翁也深自結納曰後
十年君爲 天子我當輔之按公遊西湖見吳雲

南史紀宗 附卷 九十八

起西北謂天子氣在金陵後十年我當輔之然此
是謝江浙儒學副提舉時語其後張士誠據吳郡
之日郭子興據吳郡之時公方再起官在處紹聞
足跡未嘗至濠與吳郡也後至 太祖下金華始
遣人聘基非素相識也何不經若此

國號大明考

校山野記謂韓林兒始亂亂稱少明王劉護軍始
就之謂賢子不足謀去過 皇祖皇祖初與其事
謂劉應便除之乎劉曰不足煩也因請更號大明

太祖從之韓果先殄按韓林兒初稱小明王後建國號曰宋改元曰龍鳳太祖初亦奉其正朔授官爵劉嘗謂太祖此牧豎耳奉之何爲後林兒爲呂珍所逼國公亡之五年而太祖始即位國號大明云

辨海鹽王文祿立言之誣

其一

按學山贊謂誠意少讀書寺中一異人每出神則一月後爲僧所焚其人神返夜呼曰我在此處墓朝政統宗附卷知之開窓應曰我在此神卽附之曉增前數倍天文兵法一覽洞悟朔運爲謀臣之冠按此乃宋真德秀故事實與誠意無與

其二

聖祖賜誠意一金瓜令有意賜擊之一夕夜將半擊宮門乃開而迎之曰何也曰睡不安思聖祖奕棋耳命對奕俄頃報太倉災命駕往救劉止之曰且止上遽起曰太倉國之命脉也言不可不救曰請先遣一內使乘輿往速知言回則內使已

斃車中上驚曰何知以救朕厄曰乾象有變時素聞耳曰何人爲謀曰早朝衣緋者是早朝西班有一臣衣緋命縛之卽取袖中懸鳴鶴放起鶴已死袖中蓋以鶴號起伏兵也其臣姓名忘之劉誠意影神有童子持金瓜隨侍卽上賜也按夜半開門奕碁全近見戲當時高帝必無與誠意相厚至此且行藏家錄俱無所考而誠意卒之前其反者惟一邵榮耳所謂西班牙衣緋者何人也

其三

刑部尚書開濟附卷上謂濟曰朕欲燕上天二十八宿濟曰臣意亦然曰燕何品也茹奎用酪畢用鹿肉蒲用菜根及果參牛用醢醢牛牛鬼用糯米華和蜜柳用乳糜星用糯米烏麻作粥張用毘羅婆果翼用養熟青黑豆軫用麥餅飯角氏用諸華飯元用蜜羹綠豆房用酒肉心危用糯米窮尾用諸果狼作食箕用拘朮皮汁女用烏肉虛用烏豆汁室用肉血壁用肉婁用大麥飯分肉胃用糯米烏麻野棗列于二十八宿金卓上問何以知至否

曰二十八宿金椅剖鬆椅至上至則芒倒不至則
不倒如齊言燕畢其二椅不倒問曰二宿不到椅
也濟曰一宿 陛下 一宿臣 止疑曰卿欲作燕
不難也後以事見法問曰卿聰明絕世錦心繡腹
且聞人心有七竅可見乎曰先剖腹腹入無見也
先斬後剖五內宛然剖之可見既斬而剖不見竅
上曰濟死且誘朕真聰明也按實錄野史俱不載
此事尤誕妄之甚

布衣總裁

明政統宗 附卷

洪武乙丑詔重修 高廟實錄布衣陳濟與學士解
綱等爲總裁而禮部尚書李至剛及講讀以下僅
爲纂修官

布衣考試

洪武四年京畿試前元貢士鮑恂與學士宋濂等
同爲考試官

典史中會試

曹文襄傳洪武和典史運糧至京乞會試得第二
人廷試復爲第一人不十年遂登相位後有刑部

吏南昱松陵驛丞鄧溫然位不甚顯考蘇州志
熟黃鉞叔楊亦以典史中會試

勛臣從祀孔廟

萬曆中詔以新建伯王守仁從祀孔廟可謂特恩
榮矣時布衣胡居仁亦與焉亦真非常之遇特布
衣如吳與溺而不得與士人多扼腕之

賜進士

天順七年貢院災會試舉人死於火者九十人事
聞俱賜進士出身信哀死于生榮矣

明政統宗 附卷

致仕官主試

洪武乙丑命前翰林院典籍聶鉉主考會試宣德
癸丑前少保戶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黃淮主考
會試聶待選吏部黃以謝 恩適至京故也然聶
以卑官得之其同試乃有講讀以上者尤爲奇矣

早達

四歲洪舍人鍾以善大書舉入翰林肄業
五歲李文正東陽以奇童舉善大書屬對入翰林
肄業

八歲至十歲程學士敏政楊文襄一清俱以有司
薦舉奇童

九歲張寧陽王懋襲爵英國公

十二歲楊少師廷和舉鄉試大理寺卿朱奎太常
卿任道遜舉奇童侍東宮書

十四歲趙中丞時春中經魁楊少師一清郭翰林
希顏中鄉試

十五歲蔣文定覽中解元

十六歲王庶子臣登進士李少師東陽費少師宏

明政統宗 附卷 一百三
何拱學景明張太師居正劉侍讀虞襲中鄉試鄉

寧河愈爲中軍先鋒

十八歲王侍講洪陳脩撰景著王兵侍偉楊少師
一清趙中丞時春王參政懷中蔡侍郎汝禎俱第
進士奇童洪舍人鍾舉解學士縉中解元

十九歲解學士縉楊少師廷和何少宰孟春蔡尚
書克撫俱舉進士王布政象坤中解元舒編修弘
志中探花楊元祥改庶吉士殷少保士儋經魁崇
吉士鴻功解元

二十歲費少師宏舉狀元鄒司成守益倫司成以
訓俱會元

二十一歲喬少保宇遷尚書貢頤同書澤少保
獻夫徐少師階楊少師博學夢陽中解元餘不悉

二十二歲林縉修大欽周修撰延儒狀元及第

二十三歲施修撰狀元及第

二十四歲郭太宰璉爲布政司參議

二十五歲鄧寧河王愈爲行省參政

二十七歲徐中山王達爲同知樞密院

明政統宗 附卷 一百四

二十八歲項文曜爲兵部侍郎

二十九歲韓襄毅雍爲僉都御史

三十歲項文曜爲吏部左侍郎

三十一歲鄧寧河王愈爲右都御史大夫朱東平
王能封成國公

三十二歲李岐陽文忠封曹國公胡文穆廣以侍

讀楊文敏榮以侍講入內閣

三十三歲常開平遇春爲中書平章政事解學士
以侍講入內閣于蘭應譙爲兵部侍郎朱成公希

忠加太傅

三十四歲鄧寧河王愈封衛國公沐昭靖英封黔
寧侯陳節愍洽爲吏部右侍郎少保時以修撰
入內閣

三十五歲解公縉爲翰林學士

三十六歲鐵公鉉爲兵部尚書商少保輅以侍讀
入內閣

三十七歲夏忠定原吉爲禮部尚書郭太宰璉
爲工部右侍郎胡文穆廣爲學士

明英宗

附卷

二百五

三十八歲許公思溫爲禮部左侍郎王襄敏越胡
公執禮爲右副都

三十九歲許公觀爲禮部侍郎

四十歲蹇忠定義爲吏部尚書王忠宣福爲工部
尚書商少保輅爲兵部侍郎入內閣費文憲宏爲
禮部侍郎申少保時行以少詹兼學士

四十一歲徐少師階爲禮部侍郎

四十二歲郭忠襄貧爲戶部尚書呂公震爲刑部
尚書呂文懿原以學士入內閣彭文憲以太常少

卿入內閣董文莊玘爲贊少保宏爲禮部尚書
四十三歲張太師居正爲武英殿大學士

四十四歲呂公震爲禮部尚書趙公玘爲刑部尚
書白公圭爲工部尚書王太保錫爵爲府事

四十五歲費文憲宏方文襄獻夫加太子太保俞
肅敏子俊爲兵部尚書張綵爲吏部尚書董玘殷
士儋爲吏部侍郎王錫爵爲禮部侍郎

四十六歲陳洽爲兵部尚書熊樂胡宗憲楊博爲
右都御史呂本爲少詹入內閣殷士儋爲禮部尚
書

書

附卷

二百六

四十七歲謝遷以詹事入內閣趙榮張璪爲尚書
徐階爲禮部尚書楊博爲兵部尚書加太子少保
張居正加少師中極殿大學士居首輔陳經邦于慎
行爲禮部尚書

四十八歲陸瑜爲刑部尚書項忠爲右都御史徐
階申時行加太子太保呂本以內閣加禮部尚書
殷士儋加太子太保萬鏊爲南院右都御史汪道
昆爲兵部左侍郎曾曾吾爲工部尚書王弘謨爲

南京禮部尚書

四十九歲李東陽以禮部侍郎入內閣蔡克廉爲戶部尚書申時行以少傅居首揆王家屏以吏部侍郎兼東閣大學士

五十歲李善長爲左丞相李賢以吏部尚書入內

閣余子俊爲兵部尚書王守仁以兵部尚書封伯

楊廷和加少保夏言林燦桂夢俱爲尚書王越翁

萬達爲左都御史楊博胡宗憲加太子太保郭朴

加太子少保申時行以少師華蓋殿學士居首揆

五十一歲徐有貞封武伯爲華蓋殿大學士居首

揆自五十二歲不得稱早達俱不載

晚達

劉文介儼四十九會學士彥五十四唐學士臯五

十八焦竑五十俱登狀元會祭酒鐸四十五登會

元金司業達以五十八登會元及第張文忠四十

七舉進士六年大拜任師臣有十六年錢文肅習

禮以練子寧姻累三十九始中解元登第入翰林

歷諸華之務而近八十猶爲學士五品轉禮侍郎

湛文莊若水亦以父累故四十會試入翰林至七十餘始拜尚書丘文莊濟張文簡璧七十餘始入內閣楊龜則八十餘以長史進禮部侍郎爲尚書表宗臯近七十以長史爲吏部侍郎周紹近八十以紀善拜少詹事爲吏部侍郎

三元

商少保輅正統乙卯順解浙江爲會試廷試第一

人士林豔慕商公年二十二發解十年而成進士

四年而以修撰入閣七年而以兵侍歸歸十年而

復入入十年而以少保歸又十年乃卒九爲奇也

會元狀元

許觀洪武乙丑吳寬成化壬辰錢福弘治庚戌倫

文敘弘治乙未楊守勤萬曆甲辰韓敬萬曆庚戌

周延儒萬曆癸丑

解元會元

黃子澄洪武甲子乙丑施顯洪武丁卯戊辰陳璉

沐樂戊子己丑林誌永樂辛卯壬辰吳英永樂甲

乙未楊扮正統乙卯己未姚夔正統戊午壬戌

王葵成化甲午乙未儲薨成化癸卯甲辰汪俊弘治壬子癸丑李廷機隆慶庚午萬曆癸未

解元狀元

吳伯宗洪武庚戌辛亥林環洪武乙酉丙戌蕭中求樂戊子辛卯陳值永樂甲午乙未柯潛正統丁卯景太辛未彭教天順壬午甲申謝遷成化甲午乙未李曼成化庚子甲辰楊維聰正德乙卯辛

花解元綸會試殿試俱第三楊狀元慎鄉試第一會試第二陳會元瀾表會元煒俱鄉試第二廷試第三王會元錫爵鄉試第四廷試第二金會元達鄉廷試俱第三靳解元貴會廷試俱第二謝解元不會試第四廷試第三陶太史望齡鄉試第二廷試第三楊太史守勤鄉試第三會試廷試俱第一

王葵弘治甲午乙未儲薨弘治癸卯甲辰汪俊弘治壬子癸丑李廷機隆慶庚午萬曆癸未

論

洪武 永樂尊稱 二祖

建文章除遜位年號辨

古未有君天下而不得稱年者漢惠帝養在姓子為嗣而高后立之非正也史故不載然而猶書呂氏八年何不遂以惠帝統之年所用表世傳正統紀不得而假也呂邑王賁自藩邸入不道大將軍光曰太后廢之廢立在本年內又外人也故不書唐中宗實祚為虛明政範宗 附卷 百十

陵矣綱目書在房州武氏固不得而沒之也豈其名正實彰四歲天子如

建文皇帝者而不得稱年乎哉孫家祖號欽亂生年失無大干此者以為亡國之主與今古之亡國者非一姓其誰併年而公之以為德不足存與禍暴如桀紂固有年也況 建文弱齡未壯能以興致太平為已任躬郊視學優高年勸孝弟舉賢選能問民疾苦庶幾哉守成令主乎

高皇帝夙以仁孝稱之而當時政聲亦曰恭肅矣
能得中外心雖變亂成法而志生慕古雖刻
削諸藩畧亦自爲社稷計何得遽滅之耶不
寧惟是爲祖則子爲宗禮也古未聞父子俱
祖者而自我 明始

太祖以創業稱祖

成祖以守業創而

世宗皇帝追崇稱祖豈不稱善顧惟是有

建文以間之而後

引政統宗

百王

一聖不妨稱祖不然以父子相接而俱祖可乎故

以一代之首而終一葉非體也以子父之接

而平列爲祖亦非體也 明史將爲萬世觀

卽不爲建文計獨不爲

文皇也耶善平楊文懿曰國可滅史不可滅山亦

曰位可革年不可革卽善

文皇在御不難以義爭之況今日是莽已定正

聖子神孫所當幹蠱補闕時乎伏觀

昭皇帝 長陵碑文稱我 皇考文皇帝駐師金

川門遣人奉章言所以不得已起兵之故聞
建文君自焚 皇考慟哭曰臣之來也固將情君
側之惡用寧邦家何不寤耶遂備 天子禮
葬書其沒曰崩是 文皇帝沒建文實未嘗
沒 建文也其卽位詔諭臣民勅討功名勅
曷嘗不稱建文

文皇帝自革除之而自稱之畢竟實難掩矣 昭

帝雖 文皇帝子而不勝痛惜 建文之至

意則天下萬世之公論從茲決矣

明政統宗

附錄

百王

論曰

太祖在位實惟三十一年而三十二年以後安得

尚蒙洪武之號原所以革除之意不過欲使

後人不復知有建文耳前代更朝易位卽餘

外間位猶得存其年號而 建文當年旣已

有展臨朝薄海內外已奉正朔胡一旦而革

除之矧 建文繼統孰不知洪武之有孫特

以輔佐非人靖難啟師旋知天命有屬遜位

出以達天識時其賢智有足君者安得遽令

建文名號湮泯而無聞也歷年二百餘年
世十葉郎今日之耳目不可塗矣況後世乎
以建文之紀年作洪武之虛號生而後之
而生之竊謂革除之名未安也吾學編易革
除爲通國尤非也曰遜國則建文不得列于
帝紀矣名稱雖美而言于義皆不若仍存革
除之名而實儼然在也且天下者太祖之
天下國統者我

明之國統世世相承未嘗有一日間者 太祖

明政統宗

附卷

百十三

天肇挈而授之建文所以昭立嫡之大義建
文以天下旋而歸之 成祖益以彰撥亂之
弘化以 太祖之所親授而革除之無乃非
貽謀之意或亦非 成祖善繼之心乎祖孫
一脈一本相通因此廢彼如宗誼何況師曰
靖難兵非無名有順天應人之機無更朝易
肆之舉若子若孫何嫌何疑而假掩飾乎探
之千事于理于情于勢均之不必然者且
太祖定天下首命儒臣纂修元史尚諡元主順章

我

成祖卽位初猶稱 建文爲少帝而一時在廷諸

臣猶有不念舊惡之旨頃親我

皇上登極一詔內開革除被等諸臣令各地方有

司祀于其鄉其墳墓倘有存者仍厚加賜錄

而萬曆十六年元禮部題覆司業王祖嫡之

奏特覆 景皇帝實錄俾纂修改正仰見我

二祖正大光明之業等于天地而我

皇上淵弘克塞之心同符于 二祖也夫元史可

明政統宗

附卷

百十四

修系何失其實于當代勝國之君可諡奈何

削其籍于 本朝 景泰之位號可改奈何

斬其名于 建文一時外事之臣尚可褒貶

奈何遺棄其君而令湮沒于百世之後由斯

以譚不獨非 太祖之心卽

成祖之心亦有不妥者矣方今

聖明在上善繼善述奉揚 祖德宗功以彰大孝

章孝細臣堂簾勢隔吹堯哭赤髯額無從竊

意綱常萬古以爲治弗可易者也 歲論百

而有定弗可渝者也直道三代而爲行所可
狂者也伏願槐閣木天名公躬

九鼎纂修之時于高廟實錄中摘洪武三十二

年以逮三十五年遺事復還建文元年二年

三年四年之年號仍修葺爲

少帝本紀不致湮沒而其間疵政過舉亦自不能

曲爲隱諱茲不獨

成祖靖難之功固變而有光而建文在位之蹟

亦同殷鑒之不與慰幽魂于九原昭大義

明政建宗明倫彙編百五

萬代微顯闡幽信今傳後修廢舉隆正在今

日越俎堯言仰祈財察

山歌

寰宇分合志七卷附錄一卷

〔明〕徐樞撰

明末刻本

南開大學圖書館藏

寰宇分合志序

夫國家興衰嫩惡之林則莫備於前史矣。歷觀上古無若淑而不昌無徽壞而能全。纒纒史編所為昭前代令德覆轍而足備後世長鑒也明甚。三皇五帝之事存亡隱見不可覲。晉史之自尚書春秋而外史無慮什伯。史之有編年也自左氏始也。然非左氏始也。竹書所紀年紀夏至周幽王從來遠矣。至史遷業成二正勒一家言。班固晚出稍因而益之變亦畧具而漢事最詳。好文之主。力不能博綜廣涉。揆本竟末。遲遲有文繁難省之嘆。于是荀悅袁宏之流祖左氏。陳壽范曄之倫業司馬。迨宋涑水氏始集資治通鑑。雖其繁簡不能超時而自為法。

然世主稱良焉。他如房玄齡等之於晉。沈約蕭子顯等之於六朝。劉昫宋祁之前後於唐。盧多遜等之於五代。歐陽玄等之於宋遼金。大抵代不一史。史不一言。而其間之創守難易。國祚脩短。幅幘廣狹。靡不描擬纖悉。蓋有機存焉。今其史具在。可瞭然而玩也。慨自末流之勝而標舉之輩出。斷焉執往言以附己意。守轍滋其前陋。務勝啓其後疑。或旁引而効顰。或曲証而添足。膚立者持門戶皮相者矜影響。甚且掇其唾咳以自藩籛。彼亦惡能闢其室而躋其域也耶。若予鄉徐生。自少淹貫百家。又明習當世務。值此右文之運。不能以虎觀天祿方寸之地。大究其用。而僅博一墨采。

青毡。迺肆其力於搜羅。因前史而輯訂之。命之曰寰宇分合志。上遡義皇。下訖宋元。中參以訓評。若職方地輿。臚分而畛列之。凡若干卷。夫七曜三垣二十八宿。爛然各麗其明。有所以運之樞。自爾辰居而星拱。滄海為百谷王。則朝宗無外。而潢潦豁澗。時亦流潤於一方。天地之間。其合而分。分而復合。豈形象之使然。抑盈虧消長之有定也。載稽往牒。寓內河山不改。陵谷代遷。或莫於覆孟。或置於累卵。失則瓦解土崩而不足。得則雲合響應而有餘。安危之機。豈不以人哉。方今頃網垓垓。梯航窮髮。莫不獻琛奉贄。號稱敎寧。頃者烽煙相望。舊異煩仍。藉聲靈所暢。環四海之外。以為帶。詎

不云金甌孔固。惟是治亂汗隆之倚伏。如循環然。詩詠徹桑。易戒衣袽。門官所稱制治保邦。豈其軫不必然之慮。為私憂而過計。要以稽史。徵圖。覽古知今。維難於易。圖大於細。斯長世之芳軌也。徐生志分合之意。將無見及此乎。嗟夫。善貌人者。先神情而後形狀。摹度者。流竊形狀而神情之失。真終弗肖也。予茲慨夫立言者。徒藉筌蹄以資漁獵。則雖簡編星布。披閱如指掌。何裨于治安之計。後之觀是編者。儻因摹度之似。而並得其所以分合之神情。斯良工苦心。為不徒哉。賜進士出身中憲大夫奉勅分守青登萊蕪萊州海防兵備山東按察司副使蕪布政使司右叅議廣

陵盛稔序



寰宇分合志序

子長作史記春秋載宇宙大事即樊然若列唐肆乎然雜而有經摠之彼自有意若班陳之倫則意不勝事未免入於文字它如汲冢竹書王子年拾遺記西京雜記汝南先賢傳越絕書下逮洛陽名園記玩之多若裨官寔皆憂時君子悲涕興哀訓察氷霜識微彰往者之所作也意更雅馴矣碩物小而類儉事僑野而旨不肆達不軌於經訓不可領於學官直涉渌之牛驥耳寓內山諸侯之國三水諸侯之國七東西為經南北為緯瓜分箕布不易勾股顧若胥牒然可散而不可散也能者守之門庭四塞則亦惟是樹德設險連相君臣是以分茅

可束舊鼎可移厚寵不敝車主器不
守姓列觀往茲崇極則徵替替極則
徵崇豈歎徵天之衷哉學博徐君撰
寰宇分合志上自宓義下逮勝國具
紀人代替崇分合之故本其自始推
而極之籠天壤於寸楮覽古今於一
息剖者如珪合者如璧謬言述藻其
經奇者皆漢魏作者之所不能及而

選義歸中防微杜漸又宋儒司馬諸
家之所已言而不能暢有子長之歸
旨而不私有汲冢諸書之隱憂而不
俚作者之意將無有屬耶

今天下全盛職方為一悔言左食靡不
聆鞞樂而食方粟此者東西跋扈南
徼揭竿橫虜戎帳未溫葉街縣首春
寧之極

天子拱揖而有餘獨計平陂艱貞易戒
炯如而以古為鑑可知興替在貞觀
盛際之日猶鰓鰓焉則分合志之作
儻亦有當於復隍苞桑之旨乎余觀
邢溝廣陵之間濤氣山英積結隆摯
郡人士類魁奇美秀意識恂達徐君
寔生其間故其述謨類匪夷所思是
志洵可為丹泉箴銘會今廣陵

盛公駐節海上銳意文教慨然於斯志
有深嘉焉遂梓而廣之匪啻以同里
之故余久侍

盛公每語今全盛之業見東甲冑糧鑿
山衡水者四出未嘗不拊膺長息日
中思憂訓董樓船諸將軍悉授方畧
築城厲慎罔不先幾而圖則徐君之
意識不乃又有所以開且成之者乎

嗟乎世當既否而分則牂羊蜚雁之
詩。即慨慷托規。無裨於匡救。唯是泰
能思否。合能思分。則一言可以挽危
亡。故著作作不斲腴。斲於中竅。而有當
於歎解先識者。世遂珎為執史。於是
汲冢書。拾遺雜記。往往出矣。

賜同進士出身中順大夫山東萊州府
知府前刑部廣東清吏司郎中吉州

龍文明序



寰宇分合志序

廣陵成西盛公。久以文學擅名海內。
其治兵海上。閱三年。亦既惠洽威暢
矣。則時時屬心舊典。一日過余曰。公
知不佞里人徐君樞乎。閱覽博物君
子也。弱冠有聲諸生中。餘姚孫太史
守官白下。延為塾師。太史於越世家
家。所藏多石室金匱之書。諸子姓又
皆瑰瑋蹕絕。可狎相師友。以故君益
得潛精今古。下筆不為世俗語。是時
人且謂君取高第。拾地芥耳。而卒屈
首場屋。頗老貢至京師。領即墨學博。
溘然客邸。傷哉。平生編削甚多。其大
者為嘉隆識。小寰宇分合志云。嘉隆
識。小業已傳之宇內。茲將以分合志
付剞劂。公其補綴序之。余受而卒業。

則不覺長太息而增歎焉。夫學者枕經藉書。尚友古人。豈惟是口耳。蓋將有為於時也。如徐君者。使其丁年逢世。飛綏明時。外之緣歸吏治。內之輔散皇猷。何適不可。乃白首不招。青毡顛領。滴滴去此而死。徒以論說遺文稱焉。亦足悲矣。而余則因是書又深為君幸也。蓋使君而逢世。誠能有為於世矣。詎暇為是書乎。無是書。則後世誰復知君者。世之高官大爵。豈少何沒沒也。又使此書作矣。區區學博其人與骨已朽。悠悠世情。疇則念之。不有盛公。憫其志。冀其言。立於後世。則是書也。覆餗飯蠹已矣。故君之有此書者。窮也。此書之能傳者。遇也。抑又足幸矣。今殺青簡而皮傳者。滿天

下。然大都非津津嚙核。則沾沾一得也。其視此書。包括宇宙。提挈治亂。上下數千百年。爛然有第。誰為賢也。後之讀者。當知此書可傳。非

盛公不能傳。余言非誣矣。

賜進士出身奉政大夫南京大理寺右寺丞前光祿寺少卿禮部精膳司員外郎東萊董基序



寰宇分合志叙

明教諭廣陵徐樞叙

愚按自開闢以來受命者非一世世及者非一君其間攝理之分畫都邑之變遷率因而改易焉大都合之後必分分之後必合豈賢治亂之代謝抑氣數之循環也嘗謂取天下以德者百年始興與雖如其難一戎而鼎命即革取天下以功者數載可定定雖如此其速百戰而王業始成德盛則入人也深故辱弱可廟守文匪患至貫盈人心未厭功勝則得天也固故中材亦能繼體惟奕世鮮德天命始移揔之由合而分其分也有漸是以撫盈成之運者不可無暗米馭朽之憂由分而合者其合也有由是以念締造之艱者不可無執玉捧盈之戒愚嘗上溯義皇中考三代次及漢唐下迄宋元於國祚之始終傳襲之世系歷年之久暫悲哀而訂之至興敗之肇于幾先得失之驗于事後者間以所見所疑附載于後為寰宇分合志若燧巢而上則虛而不逮云

寰宇分合志目錄

卷一

分合總論

五帝

五帝總論

夏

夏總論

商

商總論

周

西周總論

自五帝至西周總論

東周

東周總論

卷二

秦

晉

齊

楚

燕

魏

趙

韓

田齊

秦

秦總論

自東周至秦總論

秦末稱兵者總叙

陳勝等

漢

漢總論

王莽

卷三

西漢末稱兵者總叙

秦豐等

東漢

東漢總論

後漢

後漢總論

魏

吳	晉	西晉總論	五胡總叙	西晉胡及割據者	卷四	東晉	東晉總論	東晉胡及割據者	魏	東魏	魏總論	宋	宋總論	齊	齊總論	卷五	梁	梁總論	陳
---	---	------	------	---------	----	----	------	---------	---	----	-----	---	-----	---	-----	----	---	-----	---

陳總論	北齊	周	隋	隋總論	隋末稱兵者總叙	林士弘等	唐	唐總論	卷六	唐藩鎮	梁	唐	晉	漢	周	五代總論	卷七	五代中割據者	宋
-----	----	---	---	-----	---------	------	---	-----	----	-----	---	---	---	---	---	------	----	--------	---

北宋總論

契丹

南宋

南宋總論

夏

金

元

元總論

歷代總論

附錄

紀幅幘

幅幘總論

紀郡國

郡國總論

寰宇分合志卷一

明教諭廣陵徐樞編輯

明進士廣陵盛稔

明進士吉州龍文明

明進士東萊董基全校

分合總論

孔子曰天無二日民無二王言寰宇之分也然大明之獨運歷萬古而同然土宇之分則辛酉歲五月一日于是始有合有分焉顧合者其常而合之中有及其常者分者其變而變之中有變之變者揖遜征誅其合正矣若劉李之除秦光武之恢復晉無議焉降而為閭位之秦隋禪代之李唐秦立之晉宋顏皆統而不正者然猶以中國之人臨中國之臣民也至蒙古起自幹難遂至以夷狄而為中國之主建侯樹屏其分正矣若西蜀之昭烈江左之晉宋晉無議焉降而為爭權之七國旅拒之強藩割據之僭竊皆敢行稱亂者然猶中國之人據中國之土宇也由五胡以及金魏遂至以夷狄而分中國之疆嗚呼若吳若楚若聖賢之後猶不使比泗上之君于潛于唐有慕華之心猶不使與會盟之事內夏外夷謹嚴如是今而分

則帝王之板籍半屬腥羶合則諸夏之衣冠盡為左袵使尼父生於此時其感世變悲人窮將大有不勝其痛悼者說者謂陽極而陰盡盡而夜為氣數適然蓋大明當天則六合共仰昧谷釃日則鬼魅肆行其斯之謂歟陵夷至是可駭也夫可慨也夫不有聖人一洗而空之則人類胥而禽獸矣今大明出矣羲皇之宇宙自今而開闢矣古人云天不生仲尼萬古如長夜臣於我明也亦云

太昊伏羲氏

風姓天水之成紀人以木德繼天而王都宛丘有龍馬負圖以出始畫八卦作書契制嫁娶作甲曆正姓氏通嫁妁以龍紀官謂龍師而龍名德並天地故曰太昊結網罟教佃漁又曰空獵畜犧牲以奉祭祀又曰庖犧在位一百一十五年春秋時任宿須句顓臾皆其胤也

嘗聞史列女媧等十五氏皆後伏羲為天子者而履祥稱為太昊分理之官然考太昊命官亦云共工為上相栢皇為下相朱襄吳英為左右栗陸居北赫胥居南昆吾居西葛天居東陰康居下想首列女媧從亂臣之例但共工以倡亂修栗陸以悞諫亡乃與十五氏並列亦性籍之不可考者

炎帝神農氏

劉姓鳳翔之姜水人少典君之長子火德繼伏羲王都陳後遷曲阜育子姜水以姜為姓初藝五穀嘗百草列市廛通貿易以火德王故稱炎帝教民稼穡故曰神農以火紀官大師而大名諸侯風沙氏叛其君其命其臣箕文諫而被殺帝益脩厥德氏自叛其君而來歸在位一百四十年其後州甫甘許戲靈齊

怡向申呂皆其胤也

嘗聞子思之稱東戶氏也曰耕者宿繅于隴首而外紀之稱燧人也曰交易托始于燧皇此謂其始炎帝焉豈別有所據乎至若夙沙之降如虞之格苗文之降崇皆率是道蓋聖人之德非待脩而後懋而凶人之惡則以久而益深皆由欲其亡者歸之非藉增其脩者來之也

帝臨魁神農納奔水之女曰聽說所出也在位八十年

帝承臨魁子在位六十年

帝明承子在位四十年

帝宜又曰帝宜明子在位四十五年

帝利又曰帝利宜子在位四十八年

帝利又曰帝居利子在位四十三年

帝榆罔製曾孫稷生顓臾顓臾生允及劉皆不在帝位允生榆罔為政東急諸侯携二其臣出允作亂遷

居涿鹿軒轅實懋聖德諸侯歸之隆封帝于路在位

五十五年

八傳五百二十年

嘗聞孟子謂傳子始于禹歷放始于湯據史所云

則剋黃已先之矣。蓋舜禹不世出。聖人不得避私子之嫌。而神人已翕從。聖人不得終臣節之守。然阪泉之戰。無異于牧野。鳴條之師。而路邑之封。不同于南巢。太伯之死。非湯武之心。獨忍于癸辛。由榆罔之罪。未減于桀紂也。若自臨魁以至帝。則前後幾五百年。而朝無可紀之政。史無可書之績。不惟熙洽之治。視三代為特隆。而燕翼之貽。殆百世而不斬矣。

黃帝有然氏

公孫姓軒轅名有然。國君之子。神農世衰。諸侯相侵。伐弗能征也。軒轅用干戈征不享。時蚩尤最暴。與戰于涿鹿。禽而斬之。榆罔虐諸侯。乃脩德振兵。教然熊羆。緝獵虎豹。攻之阪泉之野。三戰勝之。諸侯尊為天子。邑于涿鹿之阿。遷徙無常。虞生于軒轅。故以名。長于姬水。亦以姓。以上德繼神農。紀官以雲。命大撓作甲子。伶倫造律呂。車區占星氣。竄封為陶正。赤將為木正。以利器用。用共鼓為舟楫。備車服。駕馬牛。鑄金刀。合醫藥。在位百年。生二十五子。得姓者十四人。嘗聞夙夙之叛。民皆棄其主。以向風。蚩尤之叛也。民更黨其惡。而旅拒。豈聖德之感有淺深乎。曰不

然。夙夙亂于極治之時。其仁暴之相形者。易以聯其歸化之志。蚩尤起于榆罔之亂。其金革之素給者。難以馴其好鬪之心。若周公驅犀象。而此云以猛獸為前驅。武王一戎衣。而此云待三戰而後勝。故曰盡信書。則不如無書。

少昊金天氏。姓己名摯。黃帝子玄囂也。能脩太昊之政。故曰少昊。以金德王。故曰金天。都曲阜。鳳鳥適至。以鳥紀官。諸福之物畢至。立鼓磬以通氣于山澤。作大樂以協和平。神人及其衷也。黎氏九人亂德。天下之人始相惑。以神怪焉。在位八十四年。

嘗謂九黎之亂。疑亦太昊之蚩尤。炎帝之夙夙。未必德衰之所致。或冒見其格神人。致諸福。遂習而為魘禱之事焉。亦未可知也。且玄囂濟美庖犧。豈致倦勤于晚節。耄期高陽輔拒。肯使倡亂于當年。至后世不列之五帝中。殆非淺學所能辨者。

顓頊高陽氏。黃帝孫昌意子玄囂姪也。姚姓。國于高陽。故曰高陽。顓頊言其事。頊言其正。都帝丘。年十歲。佐少昊二十代之。即帝位。以水德王。因神人機孫。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北正黎司地以屬民。絕地通天。羊九黎亂。以孟春之月。為元。在位七十八年。

嘗謂九黎之亂其害及世道人心者不啻洪水阻饑之災也。若重華之使稷使禹即于為相之日而顓頊之司天司地迺俟為帝之時何耶。豈述其相業者顓頊之帝紀抑治之以漸者姑待于得人乎。若金天之舍子先事于傳賢而顓頊之建寅預符于夏數蓋大聖人之所作為固有曠世而同然者也。

帝嚳高辛氏以吳孫橋極子顓頊姓也。姬姓名姜受封于辛故曰高辛。嚳則其以字為號也都于亳十五佐高陽三十代之即帝位以木德王。帝生而神靈自言其名治民如水之灌溉均平而執中以徧天下。在位七十年有妃四人其三曰陳鋒氏生契其四曰嫫毘氏生摯。摯長于契因立焉在位九年不能其政。契以德威為衆所歸摯服其義乃率群臣造契而致禪焉。

嘗謂允執厥中之訓肇啟于堯為萬世心學之祖而執中徧天下在帝嚳則已先之是堯之所以成后者即堯之所以承前者也。獨怪高陽有八愷之子乃舍之而立姪猶于賢之中擇其尤摯。堯皆高辛之子顧舍以而立長不于子之中推其聖史稱

帝嚳之崩百有五歲摯于諸子中為最長則其不肖將必如朱均之可辨者豈堯之養晦于潛龍將不顯其德而克讓以敦睦者或周遜于先耶。

帝堯陶唐氏伊祁姓史謂放勳其名然傳又指為贊堯之詞若謂堯為名而謚稱聖善傳聖曰堯則堯謚也非名也。十五封于唐十六即帝位以火德王都平陽放齊舉所朱嗣堯以頑凶不用至七十載欲禪于四岳四岳以舜荐越三年使攝政一百載而崩。

嘗聞堯有九年之水而鯀之績用九載弗成是懷山襄陵特為害于方割之始而方命圯族又重延夫年所之多也。且鯀惡已達于亦聞何四岳猶稱其可用三載已可以考績迺任彼管試而漫為若然即無論微予之先而自鯀治以達于禹平水患已十有七年矣。灼知舜德之齊聖猶應試于多方而洞斷伯鯀之非才。頑賁成于久任豈水患之大不可以計効于歲年而得人之難或冀其收功于萬一也。

帝舜有虞氏黃帝八世孫顓頊後也生于姚墟故以姚姓謚謂仁聖盛明曰舜然四岳荐之已曰有鯀在下曰虞舜矣。豈舜其名乎而史謂重華其名是亦以

贊之者名之也。謹識其疑以俟博古者。繼堯以火德。都蒲坂。二十以孝聞。三十以四岳舉。三十七年。狩于天。遂攝行天子之事。脩禋祀。行巡狩。五十八。堯崩。避之南河。六十一。踐位。三十二年。命禹。摠師。五十。崩于蒼梧之野。

嘗謂舜于堯崩之時。尚有南河之避。而攝政之日。即行巡狩之儀。豈即真之嫌。不避于生前。而三讓之儀。特定于死后乎。意者休耄期之倦。勤莫民隱。益周于上達。而感八音之過密。知人心不忍于忘唐。故巡歷之躬親。凡以盡君逸臣勞之義。而堯官之遠避。示人以父終子繼之經耳。

五帝摠論

愚按。謂子云。三皇之世。如春。五帝之時。如夏。然時至于夏。雖當品物咸章之后。不無流金鑠石之威。中天景運。當不如斯烈也。竊謂三皇之世。特一陽來復時耳。艮震立極。貞元初啟。文明始開。其初春之春乎。軒轅調響。陽德方亨。功用漸著。其仲春之春乎。勳華繼治。太和洋溢。海宇清寧。其季春之春乎。過此為夏。為秋。為冬。而含哺鼓腹之嬉遊。化日光天之煦育。邈乎其不可即矣。大禹承文運于一元。若可以留天下春。而斯民各心其心。則町畦難躋于於變。仲尼盡堯舜而祖述。若可以回天下春。而舉世不道其道。則江河難挽于末流。陽春其不返乎。蓋日中則必昃。陽長則必消。天且不遠也。何獨于世道疑之。此寰宇之合也。

夏

夏后氏姁姓。史以文命為名。而禘氏非之。指禹為名。而謚法謂受禪成功曰禹。然咨命時已稱禹。豈禹其名耶。以堯之五十二載。戊戌六月六日生。禘道之石紐鄉。黃帝之玄孫鯀項孫也。七十二載治水。八十一載受玄圭。封于夏。舜元載宅百揆。三十三載。舜荐于天。四十八載至五十載。避陽城。元年即位都安邑。荐皋陶。授以政。二年皋陶卒。三年荐益。八年戮陽風。崩。

丁巳。稽。

嘗謂舜之禪位也。以倦勤之歲。而禹之被荐也。亦

倦勤。

以倦勤之年。想一特名世。莫能相尚。舜固舍之而不能。禹亦辭之而不得也。然放勳之巡狩。舉委之攝政之舜。而舜禹之巡狩。猶親于待畫之年。良以南河之避。陽城之避。遁世而不出者。示吾君之有子。而相繼以堅其辭。故蒼梧之巡。會稽之巡。長往而不返者。亦示天下以有君。而相繼以堅其受平。戰元年嗣。二年受政。三年即鉤堂。以享諸侯。有虐氏不服。咸作其哲。師六卿以征。大戰于甘。滅有扈氏。侯畢朝。在位九年。云辰崩。

嘗謂戰生于治水之年。至禹亦選年已七十。

賢之德。稔聞四方。故吾君之子。相率而歸。然實祚未登。朝覲者舉已帖服。而蒞政三載。有虐氏獨敢不廷。豈以箕山之避。不復如南河陽城之景從。而謂世及之傳。非復神堯大舜之故事。既以私心而疑聖人。故以銜行而亂天下也。

太康即位。封五弟。已而荒逸。不恤國事。盤遊無度。至十九年。敗于洛水之表。十旬弗歸。有窮后羿。因民之怨。距之于汭。弗許返國。五子御其母以從。作歌以怨之。又十年。殂于陽夏。

嘗謂帝王無出。出自此出。太康五弟。皆戡子也。一

則肆志貪荒。一則服膺祖訓。賢不肖從可知矣。戰

生于唐虞。習見不肖之子。二帝尚舍而立賢。彼獨不當于諸子。奪其不肖。而予其賢乎。羿稱善射。太康之敗。獵或始因而導之。遂因而傾之也。彼被放者。以十旬之逸。博十年之廢棄。卒不聞自怨。而自艾焉。亦可謂下愚不移者矣。

仲康太康弟。五子中之一也。兄終弟及。始此元年。命胤侯掌六師。惟時羲和棄司。洒酒命往征之。三年。羿滅伯封。十三年。戊戌崩。

嘗謂漢文承統。拜宋昌為衛將軍。而仲康即位。伊

衛侯得專征伐以大權不至于旁落則罪人不得以適誅也是時義和之罪不過畔官離次不至逐君使之出居也奸位至于十載也且內擾畿甸外滅侯封不此之僇而彼之征亦幾于倒行而逆施矣故篡弑之禍雖免于其身而不能保其子也帝相立時權歸后羿高所逐居商丘依同姓諸侯割濮氏對鄆氏元年征吠夷二年征黃夷七年于夷來賓八年寒浞殺羿又十年使其子澆弑帝于商丘帝王被弑自此始

嘗謂后相依人以自立而勤兵以四征豈慨皇靈之不振而思起其積衰乎然大慙在蕭牆之內而舉兵加蠻貊之邦亦忽近而圖遠矣說與養銳而興大舉之師聲罪而討門庭之寇乎即四夷雖不賓而王業自可保矣計不出此師勞而國勢弱外服而內備虛二斟滅于浞而身亦隨之矣尚何拯于亡乎

少康相子相被弑后嫫方娠逃出自竇歸于有仍生焉少長為仍牧正澆使椒求之逃之有虞虞君妻以二女使為庖正時年二十二舊臣靡自有禹氏往從之四十年收二斟之衆誅澆于過滅豷于戈保寒浞

而復舊都中興自此始又二十年癸卯崩

嘗謂羿浞之橫也仲康握共主之權以自保而不足少康撥寒浞之賊能先後而有餘豈獨其德哉哉蓋二光之當其始也布腹心耳目謀未發而備已周其既也藐弱子孤臣志日盈而防已懈少康四十餘年辟之藏驚鳥于深林之中浚鑿穴于巨浸之側當彼惡貫之滿盈乘我人心之思復功之成于一舉也有以哉

帝杼少康子幼隨少康備嘗艱苦其滅過杼有力焉及其即位帥禹而行封庶弟無餘于越五年征東海伐三壽十七年庚申崩

嘗謂宣王興周矣繼以幽而遂亡憲宗興唐矣傳之繼而遂弱由中興者雖起其衰而繼體者不能善其后也杼以冲年率兵伐叛較之仲康后相殆為過之而祀夏配天之功與少康並故愚謂已絕之紋得少康而始延新造之邦得帝杼而始固

帝槐杼子三年東夷來御二十六年丙戌崩

帝珪杼子元年以玄圭賓于河東狩于海十八年甲

辰崩

帝泄珪子元年六夷來御始加爵命十六年庚申崩

帝不降。洮子六年伐九苑。五十九年己未崩。

帝尚不降。第二十二年庚辰崩。

帝厘。高子二十一年辛丑崩。

嘗謂六君相承百六十年而禍變不作于中。夷狄服從于外。雖厝注設施。史不備載。亦可謂守文之令主矣。商雖英君間值。而否德率家其中。周則其主相仍。而中材不少。見求為邦百年而天下長無事者。此其僅見者也。

帝孔甲。不降子好。鬼神事淫亂。諸侯多叛。夏道始衰。二十七年成湯生。三十一年壬申崩。

嘗謂守滿持盈。數賢君承之而不足。反道敗德。一庸主敗之而有餘。孔甲誦讀鬼神。則民義不務。淫冶在御。則君子道消。番意恭龍之求。忘情六龍之御。破斧之歌作。而五子之歌于斯乎絕響矣。豈天將開聖人而借之以驅除耶。

帝皋。孔甲子。無能改于其德。十一年癸未崩。

帝發。皋子。初年諸侯賓于王門。十九年壬寅崩。

嘗謂孔甲而后。天下不復宗夏。發之身而實于王門。不賢而能之乎。然夏有后發。而不能永夏。后之傳。商有帝乙。而不能延商王之祀者何。辟之

將顛之大廈。僅支于一木。而漂搖之風雨。日繼而環攻。其不蹶然而仆者。幾希矣。

后發。發子。是為桀。桀負其力武。傷百姓。有趙羽者。教以貪暴。三十三年伐蒙山。有施氏進。姁喜起瑤臺。象廊三十五年。因湯于夏臺。已而釋之。五十一年。太史令紹古出奔商。五十二年。桀聞龍逢。五十三年。湯伐之。放于南巢。又三年死。

嘗謂紂囚西伯。必俟美女之獻。而桀之于湯。能未幾而釋之。是猶覺囚之為非。而知釋之為是也。推此一念。則降心之萌。將有萬分一者。故伊尹之進

至五就而未已。及紂古奔商。龍逢見紂。則怙終而不復俊矣。此南巢之放。欲已而不行也。然姜里。因之。后猶得抱臣節以終身。而夏之見經之。免奉天心以吊伐。則成湯所遭之變。又有甚于紂王者矣。

夏摠論

愚按孟子謂天下歸殷之久者以由湯至武下賢聖之君六七作也夫商凡二十八傳而賢聖可稱者止此是猶不能以半也若夏則戡之啟承尚矣由仲康及帝發計十四君其中惟太康之逸豫孔甲之淫荒餘即無令聞者亦無失德若后相雖不免其身而較之太康猶有間焉是不肖者僅三人耳古今繼體之賢此非其絕盛者乎有君如此而又淵源于明德之遠焉宜過商寧周而傳世四百僅與漢等統緒中絕又四十年天道得無爽乎然無餘封越始帝杼迄周顯上下千七百年商已沒而宗社不移周已衰而疆土益擴滅吳破楚抗晉主盟山東諸侯唯唯焉景祐之恐后不惟僅存之宋不得與之頡頏視過曆之周擁虛名而受制于七國者相去亦不侔矣禹澤之不斬如此夫此寰宇之合也

商

成湯子姓名履一名天乙按諡法除殘去虐曰湯系出黃帝契之十三世孫以契之三十五年代其父桀為諸侯次年征桀三年進伊尹于桀十八年滅夏退而就諸侯之位諸侯咸推戴之三讓始即位都于亳立古聖賢帝王及禹之后二十四年丁未崩

嘗謂堯之時洪水未制水道未通昏墊之災勢所必至若湯有七年之旱以為桀之餘烈則紂獨無餘烈乎而屢豐年之味何以載于周詩也若謂大兵後必有凶年又何以有師興而兩者且周宣一

遇旱災即致憂于雲漢成湯動恤民隱胡緩禱于七年亢六事中主所無而成湯之禱已久若謂自

責者盡于斯則檢身之不及者諒不止于數事苟指得兩者由于是則昭格之在下者豈待此而感

通耶

太甲戊申嗣以顛覆典刑為伊尹所放三年以衆冕迎歸于亳太甲增脩厥德諸侯咸歸三十三年庚辰崩廟號太宗

嘗謂太甲當諒陰時命令未出于居廬百官聽命于冢宰湯之典刑何由而顛覆之乎竊謂典刑想

不湯為法則也。至若放之于桐，亦非幽禁之謂。叔亦屏逐其左右，庶察其起居。如劉不得有為于國，有似于放焉耳。不然，則踪跡之跡，當必遠于日隅，而伊尹之訓，何以承于三年？若放而不怨，訓而必從，則尹以其可與為善，而作之困衡，湯以學而後臣者，先之身教也。

丙丁太甲子，時伊尹卒，癸之亳，舉劄而相之一順伊尹所行之事，在位二十九年，辛酉崩。

嘗謂太甲，沃丁之于伊尹，接于躬逢者，猶不順于先淑之私竊者，適欽承于其後，方子于父，似過之

矣。及其擇賢自輔，又兢兢伊尹訓之遺焉，視學而後臣之家法，殆世守而不敢失也。肅規曹隨，民尚歌

其寧，一取聖作則，治必底于郅隆，有君如是，而記賢聖之六七作者，不以及焉。此愚之所未解也。

太庚沃丁弟，殷之傳弟自此始，在位二十五年，甲戌崩。

小甲太庚子，在位十七年，辛卯崩。

雍已小甲弟，商道始衰，諸侯多不至，十二年，癸卯崩。嘗謂殷之末也，弟兄爭立，亂者九世，蓋父有天子傳之子，自世及以來，未之有改，豈于子弟間有厚

薄哉？凡以杜觀觀之萌，為可久之計耳。沃丁太庚首反斯道，而小甲又復違之，以為賢乎？而太庚無所建明，雍已尸居君位，所授既非其人，相爭由此為漸，孰與傳子之為得哉？

太戊雍已弟，元年有桑生于朝，及暮而拱，占者以為國亡之兆。太戊懼而脩德，三年，遠方重譯而至者七十餘國，有聖賢臣，皆賢人也，相與輔相之。在位七十五年，戊辰崩，廟號中宗。

嘗謂牽牛入井，祇以渴辭，長星示變，僅以酒歡，若祥桑之根，草妖木怪，國家時有，而太戊儆惕，即山

崩地陷，不是過焉。政事脩于朝，寧之間，感化通于濤海之外，天心仁愛，于此善繼之矣。享國之久，宜

哉。

仲丁太戊子，時亳都有河決之害，乃遷于囂，蘭則作

龜往而征之，在位十三年，辛未崩。

嘗謂太戊之世，重譯來朝，仲丁之時，蘭刺為龜，又子相繼，時日幾何？即威嚴不著于外，寧則知順治

不脩于內，謹矣。且河決之害，奚啻桑祥，而地變于下，不聞儆惕，太戊之業，其衰矣乎。

外壬仲丁弟，國亂不能定，在位十五年，丙戌崩。

宣甲外壬弟河復決遷于相殷益衰九年乙未崩
祖乙宣甲子河復決遷于耿懼而脩德以昭罰相諸
侯賓服天下太和十九年甲寅崩

嘗謂懷柔河嶽感神子武高岸為谷變示于幽河
雖違徒無常崩決亦國家之大變也仲丁既若罔
聞而宣甲恬不知儆至于祖乙獨能惕然而脩政
用人焉自是而後河之不失者百有餘年豈氣數
之適然蓋昭格之所致人君子于天變可以故常視
之哉

祖辛祖乙弟在位十六年崩

沃甲祖辛弟殷復衰二十五年庚午崩

祖丁祖辛子殷益衰三十二年乙未崩

南庚沃甲子在位二十五年壬辰崩

陽甲祖丁子時諸侯莫朝在位七年己亥崩

嘗謂商自祖乙而後兄弟相傳叔姪繼立至數世
無改焉亦歷朝之所希觀者考之大紀謂其時宗
族臣下各有黨與皆由爭以得之則仁讓幾泯而
覲覲成風此政事所以不脩而國家所以日亂也
然據位者不聞加貶于涖陵受代者不聞推刃于
息慝抑亦可以為難矣

可知也

武丁小乙子元年諒陰委政并黜三年以像旁求四
方得傳說于野相之形日有雉升鼎耳而維感祖已
之訓益脩其德越三年重譯來朝者六國三十二年
鬼方無道伐之至三十四年始克諸侯翕然宗商在
位五十九年丁卯崩廟號高宗

嘗謂堯之得舜猶決之師錫歷以諸試而後百揆
宅焉今高宗不謀之庶官不採之輿論起之投策
之間加之臣工之上而當者無難色聞者無後言
或謂假夢寐以服衆心一何諛古人之薄也蓋其

恭默之思通于鬼神而名世之英接于想像前此
黃帝之得颶狀後此文王之得飛熊明良之遇自
不偶也何獨于高宗疑之

祖庚高宗子三年嘉武丁之梓雉為德作高宗訓七
年壬戌崩

祖甲祖庚弟初高宗欲廢祖庚立祖甲甲以為不義
逆之民間祖庚沒國人竟立之三十三年乙未崩
嘗謂祖甲遜位於兄即太伯之至德何以加焉而
考其行事未聞有濟美於武丁而遠過於祖庚者
况史稱祖甲立而殷始衰何為舍彼而此之立耶

盤庚陽甲弟。改國號。殷元年遷于般。復居湯之舊都。般道復興。諸侯畢朝。在位二十八年丁卯崩。

嘗謂盤庚遷般。都民不悅。遷之而般興。魏文遷汴。舉國不可遷之。而魏弱。其故何哉。蓋懷土重遷。庸衆之常情。而母微從康。則圖治之上理。盤庚使淫侈之民。而潛消其故習。魏文驅草次之衆。而日事于干戈。一則使追思祖德之遺。故民輕于從善。一則有厭薄故都之意。故民急于叛君。所以殷則十世無爭奪之禍。魏則再傳有瓦解之形。為其所以遷者不相符也。

小辛盤庚弟。殷復衰。百姓思盤庚。作盤庚三篇。二十一年戊子崩。

小乙小辛弟。自為太弟時。備知民事艱難。而遭時不競。不能有所堅立焉。在位二十八年丙辰崩。

嘗謂先澤不斬。則不苦于上德之難宣。民事周知。則不苦于下情之難達。二君竟不能有所為。非其志急于盈成。則其才短于揮霍者也。至若盤庚以爭立徙都。既欲散其黨與。則當杜其禍源。乃其授受猶然舍子而立其弟焉。豈以相沿既久。欲避其私子之嫌。而友愛之殷。不忍奪其次及之乎。是未

忍審于用人之高宗。豈獨歡于知子之故。而朝夕匡辟之傳。諒不使其國本之移。此亦書之不可盡信者。

廩辛祖庚子在位六年辛丑崩。

庚丁廩辛弟。祖庚次子在位二十一年壬戌崩。

武乙庚丁子。特東夷浸盛。分遷海岱。二年置偏人為天神與之博。不勝。像之為章。囊盛血仰而射之。謂之射天。四年。畋于河渭之間。暴雷震死。

嘗謂昭格遲遲。成湯以之開國。奉若天道。武丁以之中興。即不善如紂。猶云我生不有命在天。是猶

知有天也。慄慄祗承。尤恐不享。況敢戲豫之若是乎。古今之自絕于天。未有如武乙之甚者。而祗棄于天。亦未有如武乙之慘者。承天者其鑒之。

太丁武乙子。二年以季歷為牧師。三年己巳崩。

嘗謂商之諸王名。多取之天干。如天乙太甲。自開國已然。若以丁名者五。曰沃曰仲曰祖曰武曰契。以別之。未有合而為一者。成湯之子曰太丁。此其十二孫而稱名者。此豈名係之年。或可通用。如天乙名履。當別漫有名耶。

帝乙太丁子。元年季歷以功九命作伯。七年文王嗣

西伯二十三年，武王生帝長子，封賢，欲立之。太史以其母賤，執不可，乃立紂三十七年丙午崩。

嘗謂世以廢創立紂為商法之嚴，遵之者不敢變。竊未敢以為信然。立嫡固有商之家法，而世及亦不易之常經。小甲以弟承兄，紂丁以姪繼叔，當時未聞以據法爭者。呂氏春秋謂生叔時，母未為后，故以為賤，則子之生于青宮者，皆賤于登極者矣。索隱以為異母，謂有妻之子，不得立妻之子，則高辛氏舍姜嫄之子，而立陳鋒氏之子，古有先之者矣。使太甲怙終，能不舍而取之庶子乎？且紂之童心，必已露其乖悖，而紂之蒙養，已戴于臣民。況丁以來，尚有舍己之子而立兄之子者，又何嫡庶之拘哉？太史之爭固矣。

受辛以丁未嗣，是為紂八年，伐有蘇，獲妣己。十一年，臨九侯、脯鄂侯，囚西伯。十三年，釋之。二十年，武王嗣西伯。三十年，西伯觀兵于孟津。三十二年，微子奔周。箕子為奴，比干諫死。三十三年，伐紂，敗之牧野。紂及登鹿臺，自焚死。

嘗謂桀紂皆亡國之君，然湯之于桀，止于放之，乃若紂已自焚，猶射其尸，斬其首，懸之旗者，何益荒。

酒聚飲，沉湎盤遊，雖二君之所同。至于炮烙烹醢，剖腹斫脛，則桀之所未有者。其視天下之民，如鯨吞虎噬，所謂一日不殺，則慘然不樂者，每遭所加，說不思殮其肉，寢其皮乎？且一時之人，于紂之車甲，且分而裂之。武王為天下而除其殘，不容不為天下而雪其忿也。

商摠論

愚按夏之物亂多起于諸侯。商之季變多生于兄弟。蓋習見堯舜之傳賢。故嘔強者垂疑于禪代。而屬目次丁之傳弟。故次及者跋望于承宗。及羿浼兩被誅亮。而篡竊之萌始杜。盤庚分散黨與。而爭奪之禍旋消。得中主而世守之。夏商可長無事矣。惟紂甲改弦以淫亂而携其推戴之志。帝乙膠柱。以發立而決之。嫡庶之間。雖守經叛道。其失不同。而推其基禍。則過猶不及矣。然二代之獨以強亡者。則以封建之制未壞于併吞。而征伐之權猶握之天子也。此寰宇之合也。

周

武王名發。系出帝嚳。稷之十五世孫。嗣位之十二年。以伐商。備告諸侯。十三年。告于皇天后土。復會諸侯于孟津。誓六師于河朔。陳兵牧野。紂敗。誅之。諸侯尊為天子。定都于鄘。十九年乙酉崩。
嘗謂西伯止于竊嘆。遂致姜里之囚。武王觀兵孟津。不惟不之忌。而且不之備者何。意者見周師之退。以為憚之而不敵兵。或亦恃當惡之故。以為攻之而必不勝也。脫紂于此時。以召西伯者。召武王。武王將從之乎。曰。紂惡未甚。故文王以臣道自居。罪貫已盈。武王以天道自處。使輕天下之身。而膠故常之守。是聖人未可語權也。
成王。謫主。特年十三。周公輔政。二牧流言。周公居東三年。王迎以歸。始東征。誅武庚。管蔡。平淮夷。徐戎。七年。周公歸政。二十七年壬戌。詔太保奭等保康王。到崩。
嘗謂伊尹放太甲。而太甲信訓。二之言。周公輔成王。而成王疑不利之謗。使天之示變。不見于風。則公之居東。當不止于三載。匪伊尹之聖。有加于周公。疑成王之明。少遜于太甲也。

康王釗立諸侯畢朝作康誥時圉圉空虛刑措不用
有唐虞風二十六年戊子崩

嘗謂刑獄相承不二十年刑措固無望矣若湯與
太甲繼治喻四十載而不聞圉圉之空者何蓋夏
之亂更始于成湯不如成周積德之久商之政誕
敷于新造不如周民佩服之深且商法謹而嚴又
因寔繁之徒而脩其過惡之典周法寬而恕又因
毒通之后而濟以蘇息之仁此刑措之盛所以亘
千古而一見也

昭王毅嗣不能自強于政王道微缺已卯征荆蠻軍

旋漢舟人以膠膠舟中流王及祭公皆沒石辛餘鄭
振王反振祭公王遂叢疾而崩在王五十一年

嘗謂轍遽于東而秦由以強舟膠于南而楚由以
橫然秦之強也猶待十傳之后而楚之橫也即當
夷厲之朝由大行之故不加按問于當年故無君
之賊遂爾肆行而無忌此鮒渠之于諸子所以敢
于分而王之王者之逆謂總于此時可也又何侯
于東遷也哉

穆王滿嗣時年五十三年西征十七年至巨蒐之
國觀黃帝之宮觴瑤池之上聞徐偃王亂始駕而歸

三十五年征大戎祭公諫不聽服者不至五十年
作呂刑以詰四方五十五年崩于祇宮

嘗謂穆王慮后世之譏而稅八駿之駕聞祈招之
諷而息遊樂之心當荒蕪而明刑作史記以自儆
亦可與為善之君矣使得周召以輔之豈終出成
康下哉然膠舟之憊不雪于荆楚而狼鹿之得驪
武于犬戎此王威之所以不振而荒服之所以不
朝也

共王繫匭乙亥嗣王遊涇上密康公從有三女來歸
其母隗氏命獻之王康公不獻一年王成密十二年

而崩

嘗謂小醜備物以之戒子則善矣必致之王以此
教忠則未也妹喜妲己一足傾國况積而三乎且
已云王猶不堪矣若之何獻之不曰私奔之女宜
究之以正其刑而曰美物之歸反稱之以堅其好
儻如其言而獻之將移密之戒而為共之戒矣一
言以為不知其斯之謂歟

懿王難丁亥嗣王室始衰徙居槐里二十五年崩
嘗謂文王徙豐因伐崇而作邑武王徙高以考卜
而后成皆以為風氣之聚而王者之都也定厥攸

居久矣為四方之極矣。于時非有河決之虞也。非有大戍之逼也。宋人遷宿。春秋猶大書以示譏。況天子所居乎。自懿王輕去其故都。而平王遂視之為故事矣。

孝王辟方。共王弟也。以壬午嗣。十三年。封非子于秦。十五年崩。

嘗謂以傳繼嗣。尚清長幼之倫。以孝承懿。蓋秦昭穆之序。以為擇而取也。則夷王已嗣之後。因為唐主。而孝王未嗣之先。亦鮮聲稱。庸愈乎。何為其舍彼而取此乎。一傳而惠類之出入。再傳而襲嗣之紛爭。謂非其作俑不可。

夷王燹。懿王子。孝王崩。諸侯立之。以丁卯嗣。元年。下堂而見諸侯。諸侯或不朝。八年。楚子熊渠稱王。十六年崩。

嘗謂君使臣以禮。過焉者傷。逮下之仁。不及者失居尊之體。下堂而見。蓋謂已之天下。由諸侯得之。而降體以隆其報也。信如斯。則八百之會孟津。武王當先之矣。為夷計者。惟修政以副其望。慈賞以酬其功耳。且立之者未必盡群侯。若之何而樂加之也。

厲王胡。嗣元年。淮夷亂。三十年。任崇公格克諸侯。不享。三十年。使衛巫監諺。得即殺之。道路以目。又三年。民不能堪。起而譟之。流之于彘。踰十五年而死。周公召公代之行政。是為共和。

嘗謂諺出于一人。尚監之以杜其口。叛出于通國。不能監之以散其謀者何。蓋諺以不平而鳴。有聲之可聽。叛以不謀而合。無漸之可防。召公謂川壅而潰。傷人必多。見及之矣。然餘念之在民。猶欲殺其子。而厲王之在彘。竟得免其身。共和擁衛之功。于此益不可掩矣。

宣王靖。嗣厲王流。歷于召公家。衆欲取而殺之。召公以已子代。遂得免焉。元年。征獫狁。伐淮夷。六年。憂旱。十有二年。不籍千畝。二十二年。姜后以脫簪諫。三十九年。敗績于千畝。四十年。料民于太原。四十三年。殺左伯。伯伯四十六年。已未崩。

嘗謂憂商之中興者匪一。而周僅僅得宣王。考其行事。純疵殆相半焉。然山甫納誨而不從。何異拒召公之諫。左伯相率而就死。不殊監諺者之刑。此周道之所以終衰。若之何又有幽王以繼之也。幽王涸。嗣元年。三川震。二年。褒姒進。褒姒三年生。伯

服五年歲申后及太子太子奔申十一年王索之申
申不予王伐之申與繒西夷犬戎伐王殺之驪山取
周賂虜褒姒而去

嘗謂周之亡也起于厲成于幽而繫之流也北厲
之世姒之寵也當幽之身豈英氣之應亦與之相
始絲耶或者謂箕服誥而周亡乾侯歌而魯逐殆
必然之數不可得而移者然祥桑暮拱不符亡國
之占星變示災異含善言之數禍福自己求之護
之天焉不可

西周懿論

愚按夏之亡也以一桀商之亡也以一紂今幽厲相
承是桀紂之迭出也然南巢牧野之放伐止及其身
而東周之祀猶綿延于數百載者其故云何蓋后稷
之功比隆禹契自公劉至文王其發祥之遠視二代
為有加焉且厲遂于共和則下之忿心少釋而幽止
于十載則上之積惠未深况宣王之挽回于中者又
數十年周之宜亡而不亡蓋四者相須以維持也矧
漢之祚猶不斬于和桓唐之傳猶不終于僖懿何于
聖人之后疑之此寰宇之合也

自五帝至西周總論

愚按自義氏至幽王其間禪繼相代治亂相尋者凡二千六百一十六年要皆威福獨攬于一人朝貢翕從于群辟其以一人撫萬邦者未之有改也中間若大昊之有共工神農之有夙沙軒轅之有蚩尤虞廷之有桀夏商之有桀武丁之有鬼方皆跳梁一時竊據一隅旋就殄滅即有逋誅者亦不過三數年若湯之十一征皆依附于履癸周之五十國皆黨比于受辛未有儼然僭號兩大彛分者是宇宙未嘗決裂也即夏遭羿浞之篡踰四十年周自共鮑之衰幾百餘載終牧危寄跡猶唐帝之在房州姬靖興周若武丁之運掌上是寰宇之合殆未有久于此者

東周

平王名宜臼申侯殺幽王晉衛秦鄭共立之以都逼犬戎東遷雒邑是時晉阻三河齊負東海楚介江淮秦阻雍州之固迭相雄長王室遂微五十一年辛酉崩太子洩父蚤死
嘗謂周之衰也率歸咎東遷愚竊以為不然君父之誼並重于倫義忠孝之理交通于感應申侯太戎手殺幽王平王德援立之私忘殺父之報以遺親者示天下而以急君者望諸侯其可得乎世未有三綱既絕而可以為國者非東遷之罪也且高祖據關中固延二百年之作先武都洛邑亦開十二帝之傳誠謂洛陽非王者都也
相王林洩父子以壬戌嗣三年鄭莊公朝王弗禮十三年伐鄭鄭伯射王中其肩二十三年甲申崩
嘗謂繁庶載易黎蕭紀詩懷諸侯固有道也下堂而相見則失之禮來朝而弗禮則過于驕且不朝始可加兵而鄭已脩親征伐命之方伯而相則親征及兵刃既交而王肩命中上下之分至是漸且盡矣至沒而厲子克于周公是不惟危其國而且伐其家也

莊王他嗣周公黑肩欲弑王而立子克辛伯以告王
殺周公子克奔燕十五年己亥崩

嘗謂幽王廢宜臼立伯服而國隨以亡前事之不
忘后事之師也今舉靡子以屬輔臣視頭然廢立
者一聞耳微辛伯糾王其能免于弑哉以幸而得
脫之身則談虎色變宜于嫡庶之辨兢兢者又寵
子類以匹嫡焉吾不知其何心也

釐王胡齊庚子嗣三年齊桓公始伯曲沃武公弑晉
侯以寶器賂王王使代晉五年戊辰崩

嘗謂齊桓之伯也首明君臣之分晉公之弑也首

亂上下之防則色茅之貢不當先于荆楚而篡殺
之罪宜亟舉晉陽見不及此是霸無霸也贅旒之
朝尚能專乎七命弑君之賊猶知有夫天朝乃見
利忘義忍自壞其隄防則覆霜堅冰漸將長于改
物慮不及此是王無王也王無王霸無霸周馬得
而有周乎

惠王閼閼元年王奪蘇忿生之十二邑與鄭二年子
頹亂忿生以燕衛師伐王王奔溫子頹立四年鄭殺
子頹復入王帝王之出而復納者始此十年賜齊桓
為伯二十五年己巳崩

嘗謂王奪蘇邑以歸鄭失邑者既急于招兵則得
邑者宜勇于赴難遷延頹望比及四年使頹不以
能樂激其怒則鄭伯且安之矣勤王如此則平日
之後其君可知也以此是臣而益其封十二邑之奪
殆不得為駢邑之予晉仲而蘇子之敢行稱亂豈
能如伯氏之無怨言也哉

襄王鄭庚午嗣三年王之弟叔帶與戎翟謀伐王王
欲誅叔帶叔帶奔齊十二年王召之還十六年翟攻
周王奔鄭翟立叔帶居溫王以難告之晉晉帥諸侯
圍溫殺帶迎王立之又十五年甲辰崩

嘗謂周之爭立者自莊王而下凡六七君近厚者
莫如襄王怙終者莫如叔帶方帶之始逐仲孫湫
曰王怒未怠不十年不召也至十二年而召之還
是襄王愛弟之念已萌于十載之前而叔帶篡兄
之心益肆于十載之後也忍矣哉其為人乎適足
以殺其軀而已矣

頃王壬臣嗣元年使毛伯求金于魯六年戊申崩
匡王珣嗣三年使申駟伐戎六年甲寅崩
定王瑜珣弟也乙卯立三年楚莊王觀兵周郊問鼎
輕重王孫折之乃退十七年王師敗績于棠戎十八

年齊人來獻捷二十一年乙亥崩

嘗謂周自剋之。後兄弟閭牆。互相出入。無寧居者幾五十年。至于頃匡。甫得安枕。不三數年。而問鼎觀兵者。又至于郊矣。據彈丸之地。而內憂外變。種種相承。所恃以扶危而持顛者。以有安攘之政也。求金于魯。則其外本內末者。可知敗績于戎。則其順治威嚴者。安在。辟之厄羸之人。奄奄一息。而又飲酖毒。以便之。悲夫。

簡王夷嗣元年伊洛之戎侵宋十四年己丑崩

靈王泄心嗣生而有髭二十七年丙辰崩

景王肅嗣王室亂十八年太子卒少子朝有寵王欲立之會崩未果劉子單子立王長子猛子朝攻殺之晉人攻子朝而立猛之弟弓

敬王丐嗣子朝據周王不得入居澤四年晉人納王子朝奔楚王入于王城十六年子朝之徒復作亂王奔晉晉復納之四十二年乙丑崩

嘗謂璧王欲立子頹而頹竟為鄭所誅惠王欲立叔帶而帶終為晉所殺景王不嚴監之懲而覆車之蹈是以愛之者殺之也。以一念之差使二子不能善其終兩朝不得安其位謂非基禍之主哉且

發立尚聽之諸侯而求威福能制于天子此必不可得之數也

元王仁嗣越王致貢于周命為伯六年辛未崩

貞定王名介嗣二十八年己丑崩王有子四長去疾次叔襲次嵬次揭王崩去疾立是為哀王三月叔襲殺而代之是為思王五月嵬入殺而代之是為考王王封揭于河南為東周公十六年乙卯崩

嘗謂有周篡弑之禍未有亟于此時者歲末一週而戍君者再使受命者懷首領之憂革命者居臥榻之側可駭也哉東周之封非志篤于展親蓋慮

先于倫惠也不然彼獵其兄不啻狐兔而獨于弟乎加恩乎蓋恐其為二兄之續耳

威烈王午丙辰嗣二十三年九鼎震二十四年己卯

命魏斯趙籍韓虔為諸侯是年崩

安王驕嗣十六年命田和為諸侯又十年乙巳崩

嘗謂紫陽子三晉之侯揭初命以書然璧王時已命晉公矣觀其無求之詩已自謂不求而必得至威烈又數百年王室益卑而諸侯益橫矣或謂其相率而請猶有畏心不知劉文喜之求節于唐也謂旌節吾自有之但欲得長安本邑耳三晉之請

其文喜之請乎。釐王既子于前。威烈豈能阻之後。威烈既隱忍于三晉。安王豈能立異田齊。若謂其有畏心。則彼之瓜分其疆。家人共主。何不顧而冒為之耶。過此而韓魏之稱王。齊秦之稱帝。并請而不之事矣。可慨也夫。

烈王喜丙午嗣。元年齊侯來朝。弗禮。七年壬子崩。弟顯王扁嗣。三年秦敗三晉于石門。賜以黼黻之服。二十六年致伯于秦。三十三年致賀于秦。三十五年致胙于秦。四十八年庚子崩。

嘗謂脩朝典于父廢者。微之以阻其來。無王命而稱兵者。獎之以益其橫。是惟恐諸侯之宗周而必欲強國之吞併也。雖東西稱帝。見之赧王之時。其土苴而弁髦之者。于斯時而益決矣。姬之衰也。自取之也。豈盡七國之罪哉。

慎靚王定嗣。六年丙午崩。

赧王延丁未嗣。時東西周各居一都。赧居西周。五十九年秦伐韓魏王與諸侯共兵之。秦使櫟攻西周。赧入秦。頓首請罪。盡獻其邑。三十六秦受之而歸。赧于周是歲卒。又七歲而東周亦併于秦。

嘗謂說者以荆軻不刺秦。則燕不至遷滅。赧王不

伐秦。則周不至遷亡。不知秦之兼併。不待其刺與伐也。獨念衛亦建國也。秦于混一之後。猶存之而不廢。使赧王能死守社稷。則死之不能死而求全。則于獻地之時。效割地之故事。分其半以奉強秦。微文武之靈。留其半以奉祭祀。遠以祀宋為例。求此三恪之封。近以衛國為範。折延不斬之緒。或與朝歌而並存。亦未可知也。說者謂衛為著面之黑子。故秦以為不足除。周負共主之虛名。恐秦以為不欲滅。不知周存五百餘年。尚不能加于幽谷而地止三十六邑。豈能為患於羸秦。周衛等耳。寧厚

衛而薄周哉。

東周二十五傳五百一十四年

東周穆論

愚按夏之季也。時多哲王。商之衰也。間出明主。自平至報。二十餘君。求如少康武丁者。既杳乎不聞。即僅僅振起者。亦不少。見良由君父之倫。殄滅于開國。篡弒之禍。迭見于承家。聘問之儀。例施于強大。征伐之柄。專執于諸侯。金車屢事于亭求。出入率資其擁衛。凡此數者。皆夏商所絕無。而況中肩者。幾不保其身。被逐者。多不安其位。又安望政令之行于天下也。故雖能禁其上請。而不能禁晉之如二王。藉雖止于戰事。而不能止伯之不專征伐。故人謂周之不亡。由伯以尊王室。而不知周之不振。由伯以竊君權也。

宋字分合志卷二

秦

明教論廣陵徐 樞編輯
明進士廣陵盛 給
明進士吉州龍文明
明進士東萊董 基全校
顯頊之裔。孫曰文脩。再世生大貴。佐禹治水。舜賜以
皐。皐曰。爾後必大。賜姓嬴氏。夏之時。散處華夷。間至
豳。昌歸商。後世多顯。玄孫曰中涓。生蜚廉。仕紂。六傳
至非子。居犬丘。好馬。善畜養。孝王使主馮于汧渭間。
馬大蕃息。封以附庸。使主嬴祀。四傳至世父。以大夫
為戎所殺。欲專擊戎。以位讓其弟襄公。平王東。襄以
兵送。賜之岐西地。進諸侯。又十二年伐戎。至岐。卒。子
文公。元年居西垂。四年邑汧渭。收周餘民。拓地至岐。
四十八年卒。子寧公蚤死。孫寧公徙平陽。三年滅蕩
社。十二年卒。子三人。長武公。次德公。次出子。出子方
五歲。公卒。大庶長等舍武公。立出子。六年復殺之。立
武公。縣社鄭。滅小虢。浸以強。二年卒。有子曰釗。釗不立。
立其弟德公。果芮皆朝。二年卒。子三人。長宣公。立四
年。敗晉河陽。十二年卒。有九子。舍而立其弟成公。四

年卒。有子七。舍而立其弟繆公。仕好。元年伐茅津。四年相百里奚。三置晉君。一拔荆禍。助晉納襄王。益國十二。開地千里。遂伯西戎。三十九年卒。子康公。對取晉河曲。驍馬。十二年卒。子共公。僖立。五年卒。子栢公立。二十六年。晉以敗盟伐之。又一年卒。子景公立。復被晉兵。有械林之敗。四十年卒。子哀公立。三十一年。以包胥復楚。出車五百乘。敗吳兵。歸昭王于郢。後五年卒。太子夷公蚤死。立其子惠公。十年卒。子悼公立。十四年卒。子厲公立。十六年伐大荔。取王城。二十一年。縣類陽。三十三年伐義渠。虜其王。又一年卒。子繆公立。秦少衰。十四年卒。立其弟懷公。懷公四年。庶長與大臣圍公。公自殺。太子昭子蚤死。次子靈公立。十三年卒。子獻公不得立。立其季父悼子為簡公。公懷公子。十六年卒。子惠公立。再稱惠公。殊不可考。十三年伐晉。取南鄭。未幾卒。子出子立。二年。庶長改立獻公。沉出子于河。時君臣乖亂。河西地復入于晉。二十一年。敗晉石門。二十三年。伐魏。敗之。十四年卒。子孝公。懷屢世之弱。招戰士。明功賞。東圍陝城。西斬戎王。任商鞅變法。徙都冀。復楚魏之歸。舉地千里。二十四年卒。子惠文君立。六年。使犀首伐趙。諸侯從約皆解。七年。僭稱

王。西併巴蜀。北收上郡。南取漢中。東據成臯之陰。二十七年卒。子武王。湯立。韓魏齊楚賓服。四年。與伯酈為德。舉鼎。絕膽而死。無子。異母弟稷。質于燕。其母翟氏。使其兄魏冉迎而立之。是為昭襄王。七年。誘執趙魏。十年。齊韓魏伐之。割三城以和。四十年。用范雎策。遠交近攻。歲侵韓魏。四十一年。其太子質于魏者死。更以柱為太子。太子有子異人。質于趙。時平原夫人寵于柱而無子。陽翟賈呂不韋。以賂通夫人。使異人自趙進歸。令夫人請以為太子。又與太王約。立以為嗣。更其名曰楚。四十二年。伐周。盡取其地。又十四年卒。太子立。是為孝文王。三日卒。或以為不韋醜也。趙繼立。是為莊襄王。初年滅東周。三年卒。時異人子政生。十三年矣。是為秦始皇。傳世三十五百五十九年。此篆字之一分也。

愚按列國以夷狄殯秦。然世父讓子男之為。襄公復君父之仇。由武及宣。弟兄繼立。為之兄者。慨然以授之。而毫無係吝。為之子者。亦帖然以聽之。而了無分爭。在中國且希親。可以戎狄少之哉。若晉安于綱。楚復于親。即繼絕存亡。庶幾仁者。豈曰虎狼秦乎。自法變商君。一意慘刻。其流之弊。至吳越母子。魚肉兄弟。

而六國欲媚之以求安亦惑之甚矣其攻六國也度必勝而乘之張虛聲以脅之故所爭之地與所賂之地常參半焉又用諸侯之人民取諸侯之土地月削日割不盡不止自謂得勝算矣奈何無上事而遣質子使吾人滅鄢之謀得施于呂氏已積百戰而傾人之國不常以謀笑而取之謀人何其工而自為何其拙也然六國未亡而嬴秦先絕天道之好還隱矣哉

晉一

姬姓武王子叔虞邑姜方娠夢帝謂之曰命而子曰虞與之唐而蕃其後生而有文在手曰虞及成王滅唐以其地封之居大夏實澆之墟都于翼則子曰其後必大久之遷絳十一傳至文侯仇平王元年侯之十年也王錫以河內之地晉始大又三十五年子昭伋立封叔成師于曲沃先是仇之父穆侯生二子名長以仇次曰成師師服曰命名如此凡其替乎及昭之六年其臣潘父欲納成師不克是年卒子孝侯立誅潘父十六年成師子莊伯弒之國人立其君之子初為鄂侯六年卒子釐立為哀侯八年卒子小子立三年莊伯子武公弒之立其弟湣二十八年遷併其國盡以其寶器賂周釐王求為諸侯釐晉後王許之二歲卒子獻公諭諸立五年伐驪戎得驪姬十三年使太子申生居曲沃重耳居蒲夷吾居屈十六年取魏霍始封趙夙畢萬為大夫十八年取下陽二十一年殺申生二十二年滅虞虢重耳奔狄二十三年夷吾奔梁二十六年公卒與齊立里克弒之及悼子秦內夷吾是為惠公元年倍秦殺里克四年請粟于秦五年秦饑閉糴六年秦伐晉虜公驪復內之十三年

太子圉質于秦。亡。歸。惠公卒。圉立。是為懷公。元年。晉人殺之高渠。秦以兵送重耳入。五年。敗楚城濮。朝王河陽。王賜以樊茅溫原之田。至此。子孫主盟中國。百五十年。九年。卒。子榮公驪立。續文之業。諸侯畢從。七年。卒。趙盾以公子夷臯少。欲立長君。使先蔑逆公子雍于秦。既而畏襄夫人之逼。背先蔑。立靈公。盾專國。政。靈公不君。盾驪諫。公患之。使鉏麇往刺。至十四年。盾謀誅出亡。趙穿弑其君于桃園。盾還。迎公子黑臀于周。是為成公。七年。會于扈。討不睦。陳人不至。令荀息父伐之。公卒于會。子景公圉立。三年。與楚戰于邲。敗績。為清丘之盟。六年。滅赤狄潞氏。七年。滅申。氏。留吁十年。敗齊于鞏。十二年。始置六卿。十六年。抹鄭破楚。十九年。卒。子厲公州蒲立。六年。敗楚鄢陵。七年。欲去諸大夫。而立其嬖人胥童。遂殺三卻。八年。為緡。等所弑。立襄公之孫周。是為悼公。復脩文公之政。三駕服楚。繼伯諸侯。十五年。卒。子平公處立。元年。為宋梁之盟。政出大夫。十二年。與楚狎主齊盟。公室漸卑。晉業衰矣。李札至晉。謂晉將萃于三卿。二十六年。卒。子昭公夷立。晉成虎析諸侯皆自是而後。不與盟者二十餘年。六年。卒。子頃公齋疾立。六年。王室亂。十

年內王成周。十四年。卒。定公立。二年。城成周。五年。會于召陵。遂失諸侯。十五年。荀寅范吉射叛。三十年。盟黃池。吳人爭長。又五年。卒。子懿公驪立。九年。知氏與韓趙魏滅范氏中行氏。分其地。十八年。子幽公州立。止有絳與曲沃二邑。服于韓魏。六年。魏斯弑之。立其弟止為烈公。三十三年。卒。子孝公頤立。三晉皆為諸侯。十五年。卒。子靜公俱酒立。三晉廢之為家人。晉士二十七傳。四百二十二年。愚按晉卿始而讓功讓爵。有師師風。其后子孫至廢絀而奪之國。非列卿之讓。不足以訓。由曲沃之篡。先導之爭也。曲沃屠辱世之強以奪其國。列卿亦因柄政之久而代其君。其請命于威烈者。猶其請命于翼王。而成師之所以得國者。即其所以失國者也。獨怪夫尾大之斬。李札已早辦之。而平公于刻唐。生食出入。唯言是從。且悼公之靈。可憑而藉也。倘以防微杜漸。與其君熟計而潛圖之。則強公室。杜私門。將必有朝規畫而夕舉行者。何葉不一語。而使下賢之君。為基禍之主耶。抑弗與其職。而治事者。有以致之也。

齊

姜姓。侯爵。裔出剡帝。至太公望。有大勲勞。武王封之。營丘。國在南陽宛縣。九傳至莊公。賈其二十九年。刊王之元年也。又三十九年卒。子釐公。初。甫立。其同母弟夷仲生無知。公愛之。令其祿秩與太子等。三十三。年卒。子襄公。諸見立。貶其服秩。無知怨。至十三年。殺而代之。小白入齊。殺無知。是為桓公。以管仲為相。元年。會諸侯于北杏。五年。盟柯。七年。會鄆。始霸諸侯。十四年。陳完來奔。以為大夫。其后南摧強楚。西抑秦晉。主盟中夏。四十三年卒。不立后。以少子昭。屬宋公。長子無虧立。宋人殺之。立昭為孝公。十年卒。弟潘使閻。殺其子而自立。是為昭公。元年。會晉敗楚朝王。二十年卒。公子商人殺太子舍而立。是為懿公。三年。侵魯。季文子曰。齊侯其不免乎。已則無禮。而討有禮者。驗年。果為閻。職等所弑。立昭公子元。為惠公。十年卒。子頃公。無野立。十七年。晉卻克微會于齊。公惟婦人視之。卻克登。為婦人所笑。克耻之。會諸侯伐齊。十年。及晉戰于鞌。敗績。盟于袤。十七年。子靈公。環立。八年。與晉盟柯陵之後。時晉悼公盟。公不與會。惟使大夫及世子往。有輕諸侯心。十六年。伐萊滅之。二十七年。

年。晉以諸侯來伐。齊師敗績。踰年復伐之。聞其卒。乃還。初。公發太子光而立。刑光與崔杼比。而殺刑自立。是為莊公。六年。復為崔杼所殺。立其弟杵臼。是為景公。四年。季札至。謂晏子曰。齊其田氏乎。四十八年。與魯會夾谷。歸鄆。灌龜陰之田。五十年。遭魯文公。五十八年卒。立嬖姬子荼為太子。次年田乞召陽生至齊。殺荼而代。是為悼公。四年。為鮑子所弑。立其子簡公。至四年。亦為田常所弑。立其弟平公。釐。二十五年卒。子宣公。櫛立。五十一年卒。子康公。貸立。十九年。田和遷之海上。食一城。及襄年卒。無子。國除。

十七傳。三百九十年。

愚按。太公治齊。周公謂其後必有篡弑之禍。其後父子相承。而七世立。非其嫡。廢立迭見。而八君不善其終。且卒為田氏之所并焉。則著蔡不加于此矣。然積漸至于末流。雖大賢不能善其後。而危形呈于已著。即中主猶可預其防。景公興發出舍。似亦可與有為。至于家施及國之戒。國為其國之言。諄諄然命者不一而足。迺竟藐藐以聽者何。蓋景公之為人。仁柔有餘。而果斷不足。折以歷階之請。則謝而不遑。及勸立世子。則曰。且共為樂。何患無君。彼曾見大夫之弑君。

而私計田氏之難制。惟恐廢之不當其機。武以貽噬
臍之悔。亦以禍之不當其世。不欲發大難之端也。向
使以季孟之待。堅尼父之留。則墮名城。出廣甲。將以
施之魯者。誠之齊。而君不君。臣不臣。不致以載之言
者見之事矣。則已自伐其國。于田氏何尤。

楚

芊姓。子爵。裔出顓頊。至鬻熊。為文王師。胙以子男之
田。封丹陽之南郡。十三傳至熊儵。號若敖。當平王初
年。立已二十一年矣。又六年卒。子熊坎立。號鬬。六年
卒。子熊渠立。號蚡冒。十七年卒。弟熊通殺其子自
立。請于周。欲稱王。不許。遂自稱武王。三十年。蔡侯鄭
伯會于申。畏其強也。四十九年伐隨。卒于軍。子文王
貴立。元年都鄧。六年伐蔡。執蔡侯以歸。十二年滅鄧。
十三年卒。子熊繆立。是為杜敖。三年。弟憚弑而代之。
為成王。十五年齊桓公伐之。盟于召陵。十七年滅弦。
二十四年伐黃。二十六年滅英。三十年執宋襄于五
伐宋。襄公中傷死。三十八年滅夔。四十年晉師敗之
城濮。四十六年。欲殺太子商臣而立嬖。商臣以兵圍
之。遂縊而死。商臣立。為穆王。二年滅江。四年滅六。楚
十二年卒。子莊王偃立。三年滅庸。十二年滅舒。十三
年滅舒蓼。十七年滅蕭。二十二年卒。子共王審立。時
晉悼方強。吳師復擾。楚少晉矣。十八年滅舒庸。三十
一年疾革。耻鄢陵之敗。命其臣以靈若屬謚之。群臣
改謚共。康王招遂其太子而立。十二年滅舒鳩。十五
年卒。子郢敖立。三年以季父圖為令尹。四年圖弑王。

而代之。為靈王。靈王二十二年滅賴。七年滅陳。十年滅蔡。十二年有黥從者。群失職。假美姬命。召公子比于晉。至則脅以立。王繼而死。棄疾又攻。故比自立。更名居為平王。元年復陳蔡。三年為吳太子。娶婦于晉。因自取之。七年誅伍奢。伍尚。惟伍員奔吳。平三年。國人欲立子西。子西不從。立蔡如之子珍為昭王。十年吳師入郢。王奔。十二年。蔡以兵伐復國。獲都。都楚始東。二十七年卒。子惠王立。二年。子西召白公。十年白公叛。王出奔葉。公討誅之。王復。四年。二年滅蔡。四年滅杞。五十七年卒。子閔立。仲孫元年滅莒。二年四年卒。子聲王立。六年為晉所殺。子悼王立。二十一年卒。子肅王立。十一年。弟宣王立。三十年卒。子威王立。五年敗越兵。盡取其地。六年蘇秦說以合從。二十一年為從長。伐秦。至西谷敗還。二十二年卒。子懷王立。十七年使劇公伐秦。敗于丹陽。遂失漢中郡。又敗于藍田。鄧兩城以和。至是始歲苦秦兵。二十八年取重丘。三十年取八城。誘王至武關。執之以歸。又三年卒。子太子立。為頃襄王。元年秦取十六城。十八年謀伐周。周王喻止之。十九年秦拔黔中。獻漢北。去庸以和。二十年秦

取西陵。二十一年秦拔郢。徙都陳。二十三年復取秦所拔十五邑。三十六年卒。子考烈王立。元年納州于秦。八年滅魯。十年遷鉅陽。二十二年遷壽春。二十三年卒。無子。春申君進李園妹。有子名嫪。是為幽王。十年卒。弟相立。為哀王。三年庶兄負刎殺而代之。二年秦取十城。四年秦使李信攻之不克。五年復攻之。六年為王剪所敗。虜以歸。項燕復立昌平君于淮南。六年蒙武破之。君臣皆自殺。楚亡。二十九傳。五百一十三年。

愚按：霸權德不及周。公初不知尚父。而國脉之延。幾九百載。抗衡中夏。踰二百年。先儒謂楚有昭德。周襄必興。又曰：霸權後必大。其在羊姓。豈謂是歟。獨怪其兄弟喋血。視為故常。至閔因有覆載不容之罪。其臣猶相率事之。膏求之。而得其故矣。熊渠偕姬首不遠于西周。若執投龜。至垂涎于改物賢若楚。而問鼎。弱如頃襄。而圖周。求之列國。未有橫至于人倫。莫大于君臣。而兄弟次之。彼不知有君臣。又豈知有兄弟乎。以此傳世。而當時猶謂六國之亡。楚獨無罪。吾不信也。

燕

姬姓伯壽召公奭有佐命功武王封之燕食邑千召
四世頃侯之二十二年平王元年也又三年辛子剡
侯立二年辛子剡侯立三十六年辛子剡侯立十八
年辛子宣侯立十三年始見春秋于齊紀之載是年
辛子桓公立是後僭稱公七年辛子莊公立十六年
伐周立子頹十七年與鄭隣三十年為山戎所攻魯
桓公救之為之開地至于孤竹三十二年辛子襄公
立四十年辛子桓公立此不再稱桓公六年辛子宣公
立五年楚來攻讀和於平丘五年辛子宣公立十三
年辛子武公立十九年辛子文公立六年辛子懿公
立四年辛子惠公立或曰簡公然三傳後有稱簡公
者則此必惠公也元年齊高止來奔五年欲去諸大
夫而立其嬖人諸大夫比而殺其嬖人公出奔齊燕
人立悼公齊伐之將內公晏子曰不入燕有君矣又
一年高偃復內之不克入于陽後至燕而卒悼七年
卒子共公立五年卒子平公立六年如晉請內王十
九年辛子簡公立十二年辛子釅公立二十八年辛子
孝公立十五年辛子成公立十六年辛子湣公立三
十二年辛子釅公立三十年及齊戰荊林孤敗之卒

桓公立至此凡三稱桓矣十一年辛子文公立亦再
稱文二十八年蘇秦說以合從又一年辛子易王立
十年始僭稱王十二年辛子噲立二年取五國攻秦
大為所敗五年以國讓其相子之七年齊人取燕鼓
子噲又一年燕人立太子平為君是為昭王次年殲
衛說以連衡從之十七年以兵助趙伐中山二十八
年樂毅以秦魏韓趙之師伐齊入臨淄盡復故地取
齊七十餘城惟宮與即墨不下又五年辛子惠王
自為太子時素不快于樂毅田單復縱反間王使騎
劫代之為田單所殺後以燕為齊七年辛子武成王
立八年齊取中陽十四年辛子孝王立三年辛子宣
立四年伐趙趙敗之乃請平五年拔齊聊城齊復取
之十二年趙取武遂方城十九年趙取魏陽二十三
年太子丹質于秦逃歸二十七年與代合兵上谷二
十八年丹使荆軻劫秦王不克秦遂進兵圍燕二十
九年薊城陷王走遼東新丹獻秦秦不為止三十三
年為王賁所虜燕亡
傳世三十五百七十七年
愚按齊之舉燕則其土地甲兵已席捲而齊矣何到
父之伐中山猶能出兵以助趙而張儀之說連衡猶

然割地以事秦。豈燕當殘破之餘。猶有未下之城邑。亦齊師既退之後。猶有據故地而守之者乎。且燕于莒。即之兩城。尚志期于必取。齊于僅存之燕國。胡不滅此而朝食。適使其兵可出以資人。地可割以事大。則燕于此時。必有大于莒與即墨者矣。意齊以驕蹇之湣王。或貌之以為無足慮。而燕如事吳之勾踐。能媚之以固其存。是未可知也。然平仕樂毅。能雪耻而存亡。刑遣荊軻。又挑釁而速禍。故君子無貴于匹夫之勇也。

魏

畢公高後。與周同姓。後降為庶人。或在中國。或在夷狄。至畢萬始仕晉。獻公十六年。取魏。因以封萬。君子謂其後必大。萬生驪。助晉有功。傳至魏絳。以和戎勸悼公。始備金石之樂。景公十二年。列于六卿。至襄子滅范中行氏。而分其地。桓子殺伯而分其地。魏斯又遷晉公而分其地。五年。執幽公。六年。城少梁。十二年。請命于周。列為侯。是為文侯。又十七年。韓趙交甲。皆請兵于魏。魏不許。二國德之。來朝。魏始大于三晉。卒。子武侯擊立。十年。滅晉。十六年。伐楚。取魯陽。是年卒。不立太子。劉與公處。魏爭立。韓趙伐之。國始衰。六年。伐宋。取儀臺。十年。取趙皮牢。始僭稱王。十七年。秦取少梁。三十年。敗于齊。三十一年。秦商君誘執其將公子卬。獻河西地于秦。三十六年。卒。子襄王立。二年。秦取雕陰。四年。以陰晉和于秦。五年。獻少梁。六年。秦取汾陰皮氏。七年。取曲沃平周。十六年。卒。子哀王立。與四國伐秦。至函谷而敗。二年。請成于秦。十七年。秦復與蒲阪。十八年。與秦擊楚。二十一年。與齊韓共擊秦。河渭絕。一日。秦割一城以和。二十三年。卒。子

昭王立。元年秦攻襄城。二年改解。三年拔五城。六年以河東地四百里賂秦。七年秦取六十一城。九年取新垣曲陽。十年獻安邑以和。秦出其人募民徙之。十二年助燕破齊。十三年秦攻安城。兵至大梁而還。十九年卒。子安釐王立。元年秦拔兩城。魏封其公子無忌為信陵君。二年拔兩城。軍大梁。韓來救。與秦溫以和。三年拔四城。四年與秦南陽以和。九年取懷。十一年取邢丘。二十年信陵君救趙。敗秦兵于邯鄲。二十三年取吳城。請舉國聽令于秦。三十年秦取高都。信陵君帥五國兵敗之。追至葛路而還。三十四年。信陵君卒。三十五年取囂有說。是年卒。子景湣王元年。秦取二十城。置東都。二年會韓趙楚伐秦。至函谷敗走。秦援朝歌。三年取汲。五年取垣蒲陽衍。十五年卒。子假立。三年秦王賁伐之。引河灌其城。假降殺之。魏亡。九傳二百年。

愚按魏地與秦相錯如繹。秦既攻而取之。魏又割而賂之。見于載籍者。其他無論。只取少梁而喪地七百里。獻南陽而計地四百里。一取一賂。而魏之封疆所失已過半矣。初猶恃河山以為門。周韓以為間也。已而秦以賂益攻。魏以攻益賂。螳手斷腕者。自謂得計。

得靡望蜀者。猶有餘食。視以和愚宋。以和自愚。殆有甚焉。獨不思中流一壩。有信陵之佳。公子在一戰而解趙圍。再戰而封函谷。使虎狼之秦。惕息而不敢動。若令其統重兵。約與國。西向而爭天下。未必其賢而為秦也。與舉國聽令于秦。孰與舉國聽令于公子乎。廼信讓而奪之柄。信陵死而魏隨之矣。傷哉。

趙

伯翳之後。與秦同祖。至造父為穆王御。封之趙城。遂以為姓。世居趙。有叔帶者。事晉文侯。五世生趙夙。夙公封之耿。晉文返國。以其子襄為原大夫。子盾東。政晉靈不君。患盾之諫。伏甲將殺之。盾出奔趙。穿絃其君。迎盾以歸。盾生朔。時屠岸賈治靈公之賊。攻趙氏族之朔。有遺腹子武。得免。至晉景之十七年。韓厥請錄其后。乃立武。而及其田里。至孫鞅。于晉頃之十二年。與五卿誅公族。分其邑。各使其子為大夫。二十二年。攻范氏。中行氏奔衛。而分其地。是為簡子。生襄子。與韓魏殺知伯。邑分之。襄子傳其弟緡子。緡子復傳襄子之子釀侯。釀侯傳烈侯。是為趙襄。六年。周威烈王命為諸侯。卒。子武公立。十三年卒。欽侯立。四年。與魏戰。敗于兔臺。七年伐齊。八年襲衛。皆不克。十一年。廢晉君。分其國。十三年成侯立。三年伐衛。取鄆。鄆七十三。六年敗魏于濁澤。十三年及魏戰。敗于懷。二十一年。魏拔邯鄲。越三年復歸之。與盟漳水。二十五年卒。肅侯立。十七年。蘇秦以合從說。遂合五國以擯秦。十八年秦來伐。從約解。二十四年卒。子武靈王立。四年韓魏約以稱王。不許。令國人稱曰曰君王。蓋其

追稱也。十年秦取中都西陽安邑。十二年立太子。十三年秦取蘭。十六年生少子何。十九年胡服騎射。二十一年伐中山。取數邑。中山復獻四邑以和。二十七年廢太子。而傳位少子何。何作亂。李兌誅之。并弑主父。何立。稱惠文王。四年滅中山。十一年秦取桂陽。十五年助燕攻齊。十七年秦拔兩城。十八年秦拔石城。十九年取代先狼城。二十九年秦攻闕。與趙奢擊却之。三十年又攻之不拔。三十三年卒。孝成王立。初年秦拔三城。四年韓以上黨歸趙。五年秦來攻。六年拔之。大敗趙軍。拔武安皮牢。又割六城以和。七年秦圍邯鄲。八年魏信陵君以兵救却之。邯鄲圍解。九年取二十餘縣。十五年燕來伐。敗之。十六年秦取三十七城。十九年拔上黨諸城。置太原郡。二十年取晉陽。是年卒。子悼襄王立。元年伐燕。取武遂方城。四年合從攻秦。不克。五年魏以鄴與之。八年入秦。置酒。九年秦取九城。是年卒。子遷立。二年秦攻宜陽。李牧敗之。三年秦取平陽武城。四年取狼孟。七年王翦伐趙。下井陘。趙救李牧。八年破邯鄲。虜趙王遷。公子嘉自立為代王。二年與燕軍上谷。三年王翦敗之。又三年虜以歸。趙亡。

十二傳二百一十年

愚按長平之敗人惟咎趙王之受韓降不知啓趙王輕秦之心者相如之完璧擊缶也彼見秦之無奈我何待直受其降而莫之思矣且昔能以死拒秦王而不能以死阻趙括何也况秦遣武安猶盡發國中之兵拒援軍阻餉道今遣趙括而不思為後繼通糧餉則趙卒之坑豈盡括之罪哉璧雖完而山河已碎缶雖擊而鼎祚幾移所謂秦不敢加兵于趙以吾兩人者然歟否歟使邯鄲圖解之後連五國以相信陵視解秦之為約長過之豈當倍蓰哉比其卒也廉頗雖已出亡李牧獨稱良將大厦一木恃以支吾又殺之以快敵人是趙非滅于秦迺趙之自滅耳

韓

姬姓武之甥也宣王時世見錫以追貊後併于晉為晉人至韓武子得封于韓原再世穿三世厥為晉大夫厥之后襄襄之后起皆東晉政景公十二年列于六卿李杲至晉謂晉將葦于三卿後韓不偏分荀苑之色韓康子分智伯之邑康子生武子武子生景侯侯六年請于周得侯九年秦伐宜陽取六邑此為秦攻伐之始十三年辛子文侯立二年伐鄭取陽城伐宋取訖城十一年辛哀侯立分晉地而廢其君二年滅鄭自陽翟徙都之六年為嚴遂所弑子懿侯立二年魏敗之馬陵八年又敗之于增十二年辛昭侯立元年秦敗之于西山六年伐東周取陵觀廩丘十四年秦伐宜陽二十六年子宣惠王立是後僭稱王十四年秦取鄢十五年與五國攻秦不克十六年秦敗之脩魚二十一年辛子襄王立四年秦復伐宜陽五年按之六年秦與之武遂九年復取之十一年取穰十四年與齊魏伐秦秦割一城以和十六年辛子釐王立三年秦敗之伊闕五年取宛六年入地于秦二百里十年秦敗之夏山十二年助燕攻齊復其國二十一年秦伐魏韓救之大敗二十三年辛子桓

惠王立。八年齊取注大。九年秦取九城。十年取南陽。攻絕太行道。十一年拔野王。上黨降趙。十三年取負。十四年割地于秦。十七年攻陽城。十九年入朝于秦。二十二年乘經入吊于秦。二十四年取棠陽成。二十九年取十二城。三十二年合從攻秦。至函谷皆敗走。三十四年卒。子封立。六年稱藩于秦。八年獻地于秦。九年內史勝滅韓。虜安以歸。韓亡。

十一傳一百九十六年

惠按韓之于秦。先六國而事之。秦亦先六國而亡之。其后事之者愈恭。攻之者愈急。此以搖尾而乞憐。後以落井而下石。日夕之所講求者。惟入吊入朝。稱藩効地而已。倘後以禮賢才。馬知無極。亂亨此之士。移以交鄰國。馬知無腹心手足之援。計不出此而媚秦。辟之拔重賞。遇大盜。競競焉出大半以奉之。求其不望。墜而去焉。此理之必無者也。嗚呼。韓與趙魏。并稱三晉。魏猶恃信陵以屏翰。趙亦藉廉李以干城。彼并二者而無之。其不得與魏趙而俱促也。無惑也。卒之連鄭國以疲秦。而秦益統富。用韓非以通好。而非欲舉韓。其謀國者。皆喪國者。可慨也夫。

田齊

其先齊後。武王封之陳。陳厲公亡。為燕人所殺。完其子也。不得立。奔齊。時齊桓之十四年。命以為卿。至田無宇始以田為氏。景公時。厚施於國。以家量實。公量收之。大得衆心。叔向謂晏子曰。齊其田氏矣。二十二年。晏子謂景公曰。家施不及國。惟禮可以已之。公稱善而不能用。景公卒。田乞殺其孺子。立陽生。至田常弒簡公。立平公。而已為之相。其子盤賢。數子與三晉通。盡以其子弟為都邑大夫。至孫和。遷齊公于海上。奪其地。魏太公。踰年卒。子桓公立。越五年。康公卒。遂併齊。六年會魏楚于濁澤。求為諸侯。九年安王命之。是為威王。十一年伐魏。取觀。十七年朝周。烹阿封即墨。三十六年卒。子宣王立。生而有文在手曰。斜疆。二年伐魏。救韓。虜其太子申。十年蘇秦說以合從。十九年卒。子湣王立。初年與秦楚會于留。秦十年伐燕。取之。臨子之殺燕王。會三十一一年。敗秦函谷關。河渭絕。一日。秦割一城以和。三十六年。秦立為東帝。魯而不稱。三十八年城宋。三十九年秦拔九城。四十年燕以秦韓趙魏之師伐之。王出奔。渾齒殺之。皆時齊城惟莒與即墨不下。齊人討殺渾齒。田單立。王之子

法章于莒城。五年龍養燕軍大破之。盡復齊地。七年攻狄取之。十四年秦取剛壽。十八年以趙師伐燕。取中陽。伐韓。取注人。九年卒。王建立。國事決于母太史氏。不助五國攻秦。二十八年入秦置酒。其相后勝與賓客多受秦間金。勸王不修戰備。後欲朝秦。司馬諫而止。及五國滅。即墨大夫謂王曰。齊地方數千里。帶甲數百萬。今三晉大夫不便秦而在阿鄆間者。以百數。鄆即大夫。不便秦而在城南者。亦百數。各收而予之兵。使收故地。則臨晉武關可入。齊威立。而秦不足憂矣。不聽。及王貴破燕。梓人臨菑民莫敢格。建遂降秦。遷之共。處松栢間。遂餓而死。齊亡。

五傳一百七十八年。

愚按齊威之意。阿封即墨也。毀譽之者固左右。則遣之往視者亦其左右。倘因仍而阿附之。其不舉其封而倒置者幾希矣。是不唯能審于聽言。而審于用人。尤有不可及者。然賞罰者雖當其辜。而毀譽者不加之罪。則黨邪而醜正者。將何以懲之。而善其后者乎。使齊宣而用此道。奚至于無親臣。使孟子而遇是君。或亦可以為湯武。惟遭際不偶。故所用者。惟止于得四臣之賢。而所行者。不能迓三王之政也。至若田單樓

兩城之地。能立戰以復全齊。而王建以全齊之地。拱手而輸敵國。視昔之篡代。不勞餘力而得者。殆異世而同符焉。然康公之遷。猶享一城之奉。而王建之遷。至餓死松栢之間。謀人家國者。視此可以鑒矣。

秦

始皇名政。以秦昭王四十八年正月。生于邯鄲。姓呂氏。十三歲為秦王。時秦已并巴蜀漢中。趙宛有鄧置南郡。北收上郡。以東有河東太原上黨。東至滎陽。咸二周。置三川郡。即位後。要政大臣。九年始冠。十七年滅韓。以其地為潁川郡。十九年獲趙王于東陽。悉定趙地。二十一年攻薊克之。得燕太子州首。燕王走遼東。二十二年攻魏。魏王請降。殺之。盡取其地。二十三年起王翦擊荊。自南至平輿。虜荊王。二十五年攻遼東。得燕王喜。還攻代。虜王嘉。遂定荊幽。降百越。

六年齊王建發兵守西界不通。秦使王賁從燕之得齊王建。自謂德兼三皇。功過五帝。遂并稱之。除謚法。自號始皇帝。後以二世三世計傳之。無窮。用水德繼周。察封建。立郡縣。置守尉監。收天下兵。鎔以為鐘鐻。金人十二。重各千石。徙天下豪傑于咸陽。十二萬戶。二十三年遣蒙恬發兵三十萬。北伐匈奴。收河南地。築長城。包萬里。三十三年畧南越地。以徙謫居民五十萬戍之。三十五年以隱官徙刑七十萬人。分作阿房驪山。關中離宮計三百。關外計四百。徙八萬人家其側。三十六年坑儒生。使長子扶蘇監蒙恬軍。

三十七年東巡。以少子胡亥從。至沙丘崩。壽四十九。丞相李斯。宦者趙高。矯詔殺扶蘇蒙恬。立胡亥為太子。至咸陽即位。年二十二。是為二世。元年殺諸子十六人。復作阿房宮。七月陳勝吳廣等起兵。劉項乘之。六國後亦各自立。二年殺李斯。獨任高。三年沛公至武關。二世以龍賁趙高。高懼誅。令其督閭樂。弑之望夷宮。以秦故王肅。今六國已立。復改稱王。立二世之兄子子嬰。嬰以計誅高。即位三月。沛公至霸上。子嬰奉符璽降秦。秦亡。

三傳十六年。

秦總論

此蒙宇之一合也。愚按秦以暴亡。先正論之。悉矣。使李斯以諫二世者。諫之擁立之初。則阿房可以罷役。子嬰以除趙高者。除煩苛之政。則關中可以不毛。金蓋宮役不興。則賦斂無由而發。難三章一約。則秦項舉樂于更生。特恨其行之不早耳。然此亦積惡之報。非人力之所能為也。殺人之父兄。而使其子弟。則人心必不服。謀人之家國。以大其土宇。則天道必不容。六王既畢。海內企望息肩。而河西之遷配者。至五十萬。驪山之隱官者。至七十萬。辟之虎豹。于無人可食之。

時猶噬噬草木以洩其毒也。天醜其虐其可異乎。嗚呼。商周積十世之仁恩。所傳止于數百年。秦積數十世之虐。欲傳之千萬世。卒之社稷拱手授人。而子弟駢首就戮。較之六國之亡。又有甚焉者矣。

自東周至秦總論

愚按周室東遷之後。至始皇合併之時。寰宇分裂者五百四十九年。上下古今。未有若是之久者。蓋商周之崛起。如水之揀焚。而况承深仁厚澤之遺。故不再舉而寰區已定。強秦之併吞也。如蚕之食葉。而况遇德齊地醜之國。故歷百世而基業始成。後之取天下者。攻伐亦時有之。然鋒起者無先德之遺。其為基也不固。得志者縱貪淫之德。其為衆也易離。固未有世興兵甲。日事干戈。肌肉厭鋒鏑。蟻聚生介冑。如戰國之甚者也。嗚呼。秦欲開其國民。亦愛其家。秦之何以有土有財者。肆一人之敵力。而以盈城盈野者。僅百萬之生靈。二世而亡。識者猶病其不早矣。以是求合分之速也。固宜。

秦末稱兵者摠叙

愚按興王以德者。群情已有所屬。故一舉而海宇以清。興王以功者。衆志未知所從。必百戰而延城始一。故曰天下之難。莫若主之資也。蓋不有倡者。則亂不起。不有暴者。則仁不形。往者藉茲暴之合併。以為聖主之驅除。及命屬一人。而脂膏之潤草菅。血肉之塗川谷者。不知幾千萬人矣。嗚呼。仁覆閭下。謂之受天。胡當震宇之令也。出積暴者使之分。及震宇之分也。使極兵者聯其合。及定統不數傳。而習見豐亨者。又志睢眦。使之以明得意。嗟嗟。生民何不幸而不生三代之前也。秦自二世之元年。稱亂者首發于荆揚。從之者如蠅毛而起。謹擇其首禍。與為六國後者錄之。如周文張賀田臧呂臣秦嘉及項羽所分王者。皆不錄。

陳勝

陽城人。時發閭左戍漁陽者九百人。屯大澤鄉。陳與陽夏人吳廣為之長。會大雨。道不通。度已至失期。當斬。因人心思亂。殺將尉。今徒屬詐稱公子扶蘇。項燕為壇而盟。稱大楚。攻大澤鄉。拔之。由斬而東至陳。所過皆下。以二世之元年七月自立為王。號張楚。封廣

為假王。擊秦陽。陳餘黢立六國後。不聽。後奇蔡。遂將不附。吳廣兵敗。為秦所殺。秦益發兵攻之。其御賈殺以降。計五月。

武臣

陳人。勝所善也。張耳陳餘請兵累趙地。勝復因得兵三千。從白馬渡河。收兵得數萬人。號武信君。下趙十餘城。擊范陽。又下三十餘城。耳餘以勝信讓。乃立武臣為趙王。時二世元年八月也。無何為燕兵所獲。卒歸之。使其將李陽募常山。兵還攻殺之。計三月。

齊

田儼。齊族。與從弟榮樹皆豪俠。校扶今。召蒙吏子弟謂之曰。諸侯皆及秦自立。齊古建國。田氏當王。遂以兵東畧齊地。二世二年六月。為章邯所殺。有田儼者。王建弟也。齊人立以為主。以田角田間為將。相田榮收儼兵走東阿。逐儼而立儼之子市。後項羽從之膠東。以田都代之。榮留市不遣。市畏羽。潛之國。榮追殺之。因擊走都。并王三齊。二年與羽戰。敗死。田儼復立。榮弟樹攻走之。立榮子廣。四年為韓信所滅。凡四易主。七年而亡。

韓廣

楚人。其臣使客無王。燕人立為王。後項羽徙之東。以副秦代。劇不從。見殺。自二世元年九月至九月四年。

魏

公子咎。舊為魏襄陵君。從陳勝于楚。周市定魏地。諸將欲王之。則不可。迎飲者。王勝始遣之。以二世元年九月。王章邯兵至。市敗死。咎自焚。弟豹亡走楚。懷王子之兵。使徇魏。後項羽徙之西魏。王河東。漢王擊楚。渡河。豹迎降。舉叛遠。為韓信所虜。傳五年。

武臣死。項羽散兵。得數萬人。擊李。有客說之。主趙後。得趙歇。王之信都。章邯兵至。耳以歇走鉅鹿。次年。項羽破秦軍。趙圍解。三年。項羽徙之為代王。以魏耳王趙地。陳餘擊耳走之。復王歇于趙。已為代王。仍以身輔歇。而令夏說守代。又一年。韓信破趙。斬陳餘。誅歇。計五年。

義帝

名心。楚懷王孫。項梁起兵。范增謂楚懷執于秦人。至今。今恰之。請立其後。遂求之民間。得馬。為人牧羊。立為懷王。以從人望。都彭越。後遣沛公入秦。約先入關者

王。及項羽爭立。請之王。王報如約。羽不悅。趙二年。陽華之為義帝。徙江南郡。村。又一年。侯共王款擊殺之。凡七年。

愚按六王當國。日以征伐勤民。即威虐少殺于秦。未
有深仁厚澤以結之也。胡已亡之後。反者率借以起
兵。從者舉由而響應。豈被虐于虎豹者。必擬蛇蝎
之為仁。遺害于兵刃者。不厭敲朴之為苦。昔六國雖
驅之戰。好兵爭地之罪。固不盡無。而兵加于秦。其不
得已而應者。率來幸焉。若秦胡方南粵之征。阿房驪
山之役。從命則就必死之地。遷延則有后期之誅。上
稱無依。田廬失業。四視在六國時。不當若春臺下也。
及始皇既死。萬日望其改絃。而二世又有加焉。民以
為効逆之與流離等死。死効逆之未必死乎。故操刃
而四起者。若風動而雲從也。人知六國之興。可以速
二世之滅。而不知由二世之暴。足以形六國之仁。其
決裂而不可復。有由然矣。此亦宇宙之一分也。

項籍

下相人。字羽。起兵時年二十四。季父梁。項籍子。項代世為楚將。封于項。故以為姓。梁殺八。與羽避讐。吳下吳士大夫。皆重梁之才。而憚羽之勇。陳涉反。羽使譚轍會稽守。召故所知豪吏。諭以舉大事。得精兵八千人。廣陵人召平。聞陳王敗。矯其命。拜梁上柱國。引兵西擊秦。陳嬰以兵歸之。與布蒲將軍皆屬焉。至下邳。擊殺秦嘉。立楚懷王。自號武信君。起東阿。至定陶。斬李由。再破秦軍。遂有驕色。秦敗死。羽乃引兵東。懷王使從宋義救趙。羽殺義。代為上將。渡河沉舟。遇秦軍。九戰皆捷。虜王離。破蘇角。遂為諸侯上軍。鄣南章邯降。至新安。坑秦卒二十萬。因畧定秦地。攻破西關。享士卒。欲擊沛公。沛公懼。詣鴻門謝。范增三舉玦示之。不應。乃命項莊拔劍舞。項伯每以有翼之沛公得免。與樊噲等脫去。居數日。引兵西屠咸陽。殺子嬰。燒秦宮室。分天下。王諸將。自立為西楚霸王。王九郡。都彭城。徙義帝而絨之。時田榮并三齊。彭越反梁地。羽引兵北。沛公以兵五十六萬伐秦。入其彭城。羽還擊。大破之。沛公遁去。虜太公及呂后以歸。三年。侵漢。奪南道。漢兵之食。請和。劉榮陽以西為漢。不從。急擊之。漢

王復以紀信詐降脫去。軍成臯。四年。羽攻走之。因東擊彭越。漢復取成臯。已而韓信舉河北。殺龍且。乃與漢約中分天下。以鴻溝為界。解而東歸。漢追之。及于固陵。楚兵少食盡。潰圍而出。平明。漢始覺。遣灌嬰往追。時羽為田父所詭。陷大澤。故及之。羽止二十八騎。大呼馳擊。漢兵披靡。欲東渡。烏江亭長橫舟而待。羽弗渡。自刎死。漢以魯公禮葬之穀城。其技屬皆不誅。而挑侯平。臯便。玄武侯。皆仍其爵。封項伯為射陽侯。羽起壬辰之九月。迄戊戌之九月。計七年。愚按項羽鉅鹿之戰。威服諸侯。莫敢仰視。竊謂羽之所以興。乃羽之所以亡也。彼見天下之服其力也。故得城邑。而即屠。以百姓為不足恤。舉王玦而不應。以沛公為不足誅耳。及危于咸陽。困于廣武。乃使說昂足于武涉。結韓信以自安。脫烹醢于太公。德薄王以固好。羽于此時。殆非昔日之羽矣。獨不念向之急于救趙者。惟以趙亡則勢孤。欲存輔車之依耳。何韓信取魏滅趙。仆代魯燕。拱手以聽。至破齊而後遣龍且。亦已晚矣。且范增每欲殺沛公。倚伏兵端門之外。執而擒之。沛公几上肉耳。何至煩項莊之劍乎。若羽四隊之馳呼。猶技養于鉅鹿之樂戰。而烏江之弗渡。則

懲于田父之見。結至是而智勇俱困矣。謂之天亡也。信乎哉。

漢

高祖沛豐邑中陽里人。姓劉氏。名邦。字季。系出帝先。劉累其先也。為泗上亭長。善沛令。因家沛。陳涉反。蕭何曹參殺令。以季代之。號沛公。聞項梁在薛。以百餘騎往會。梁益以兵五千。義帝以之為碭郡長。封武安侯。令西掠地入關。漢元年至霸上。子嬰降。除秦苛法。還報櫛王。許以王秦。而項羽徙之巴蜀。都南鄭。王用韓信計。定三秦。進攻羽。戰睢水。敗。還至滎陽。遣使說英布降之。三年。滅魏。置三郡。曰河東太原上黨。破趙。立張耳為趙王。北降燕。東破齊。四年。楚請平。五年。滅楚。即帝位。都洛陽。尋徙關中。十年。陳涉反。擊殺之。族韓信。及彭越。十二年。誅英布。是年崩於長安。壽五十。

嘗謂高帝始仕三傑以開國。終留周勃以安劉。知人善任。斯語非誣。而猜忌忍于信越。忘惡著于彭越。寬仁大度則未也。人于太子之易。謂由溺愛戚姬。亦淺之乎。視帝矣。彼于劉漢之封。尚知其反于三十年之后。豈不知呂氏之機。足以制太子之桑乎。留侯窺見此意。以四皓入覲。帝謂已所不能致者。太子足以致之。遂信其得人心。而可以保大焉。

焉。羽翼既成之說。其斯之謂歟。

惠帝名劉。呂后出。高祖次子也。即位時年十八。一遵高祖之政。及呂后以戚氏為人最。帝見而傷之。遂日為淫樂。不聽政。七年崩。壽二十四。

嘗謂惠帝欲全趙王。豈必與同起居飲食哉。但令安居其國。非已召則不至。呂氏豈得而害之哉。趙王既誅。又何有于戚氏。待既死而後悲之。晚矣。然呂氏終其身而不放王諸呂者。豈憚惠帝而不為乎。以惠存。則已之子帝。惠放。則欲已之族帝。于劉氏奚恤哉。向使忌安劉必劉之言。疎斥而擯棄之。則劉之不呂者。豈希矣。帝之為淫樂。以自戕。非徒不愛其身。亦不愛其國者也。

文帝名恒。薄后出。高祖第四子。封之代。呂后欲徙之。固辭。及諸呂誅。大臣迎之立。即位時年二十四。入未央宮。夜拜宋昌為衛將軍。鎮撫南北軍。二年南趙王。佗稱臣奉貢。十年薄昭有罪自殺。十一年募民徙塞下。十二年詔民入粟實邊。二十三年癸未崩。壽四十六。廟號太宗。

嘗謂帝于三代之下。當為第一人。善政之可稱者。非一。獨于匈奴來則禦之。去則不追。而移粟移民。

諄諄為實邊計。可謂得上策矣。武帝之能大攘四夷。亦文帝之所留也。惟惜其擇賢師以教富貴。使得為退讓之人。而任家令以輔國儲。不令為寬仁之主。君子不能無間然云。

景帝名啟。文帝四子。元年立為太子。即位時年三十三。時鼂錯議削諸王。楚趙皆削一郡。膠西削六縣。因議削吳。吳王恐。三年與六國反。詔族鼂錯。命周亞夫討平之。又十三年崩。壽四十八。

嘗謂鼂錯之謀善矣。晉之取魏也。必賂虞以絕其援。秦之近攻也。猶遠交以散其黨。是時吳罪獨著。使安撫諸藩。特加誅削。舉重兵以守滎陽。出詔書以徵劉濞。待其身以不死。許其子以分王。則彼雖桀驁。亦惟以一國反。制之豈不易乎。計不出此。舉列國而通削。是堅彼之援。而益我之敵也。使田祿佗。柯將軍之策得行。漢將岌岌乎殆矣。發大難之端。而不為萬全之慮。其伏鑣也宜哉。

武帝名徹。初景帝立太子。削後廢為臨江王。七年以之為太子。即位時年十六。三年發兵掠東甌。徙其衆于江淮間。六年擊閩越。八年誘匈奴入塞。邀之不獲。十年通南夷。置犍為郡。通西夷。置一都尉。十二年東

夷降置滄海郡。十三年，衛青擊匈奴，取河南地。十八年，始通漠國。十九年，滅隴西北地，戍卒之半。二十四年，西域始通。置武威、酒泉郡。二十八年，平南越，獲其王，置九郡。平西南夷，置五郡。三十年，伐滇，降其王，置益州郡。三十一年，破朝鮮，置四郡。四十五年，戾太子反，兵敗自殺。五十三年，殺鉤弋夫人趙氏。五十四年，甲午崩，以大將軍霍光輔政。

嘗謂武帝之窮兵，當世苦之。后世議之，竊謂之盡出于好大喜功，亦不可。蓋國家于數傳之後，率文恬而武嬉，不矯而振之，則國勢日趨于弱。武帝有憾于是，故毅然行之，使近而少主之朝，無緣越之。竊遠而咸利之世，儻朝貢之儀，其有功于漢者，亦不可盡非也。特病其封勒侈于輪海，亭障列于玉門，輕用其衆而不知止焉耳。

昭帝名弗陵，武帝少子，九歲即位。七年，燕王以書稱霍光有非常，上以為詐，不問。無何，復與上官桀等謀反，伏誅。又六年，丁未崩，壽二十二。

嘗謂成王以十五而後辨周公之誣，昭宗以十四而能知上官之詐，且金縢不必戕于先，天變不必示于君，而猜忌之意，屢不以介乎中焉。視成王

似過之矣。惜武帝以奉選子之霍光輔之也，向使有汲長孺以絕行，董仲舒以陳善，則其造就將起漢文而上之矣。

孝宣名病，已後名詢，太子之孫，史皇孫之子，初霍光立昌邑王賀，七十餘日，以罪廢，未知所立，病已以丙吉擁衛得全，告于光，請立之。時年十八。元年，光請歸政，不受。二年，光薨，始視事。四年，夷其族。七年，封故昌邑王為海昏侯。十四年，西羌平，置金城屬國，慶之。十五年，置西河、北地屬國，以虞匈奴。二十五年，壬申崩。

嘗謂霍氏之族，由禹、湯之通謀，愚以為彼即忠順，有不能保其終者。昌邑狂愚，于孝宣無相軋之勢也。而詔下獨斷，且奉奉為非常之備，死于以世卿專政柄者乎？且帝之不善霍氏，已非一朝一夕之故。史云霍氏之亂，萌于驂乘，是當光之存，已甚之矣。已以通誅之族，藉之以摠輿圖，彼從八議之條，赤之使無譙類，昔李懷光躬為不軌，幾毀唐室，猶以奉天之功赦其一子，光獨不比于此，其心一何忍哉！

元帝名爽，帝微時許后出也。帝病其仁柔，以許后不

得其死故卒立之大漸時以蕭望之等輔政時年二十七二年下望之獄至冬十二月再下之獄望之自殺在位十六年壽四十一戊子崩

嘗謂樞床致諷呈儲不奪愚駭持鬚進規實終歸暴戾孝元年幾三十猶不知廷尉之為下獄豈可知矣且一年兩繫而幽囚視為故常永死痛而宦寺不加譴責即暴戾不及天元而愚駭之視晉惠其間不能以寸也乃以小不忍而授之大器馬是漢業之衰孝宣不得辭其責矣

成帝嘗驚即位時年十歲首廢元舅王鳳為大將

元年封五舅為關內侯三年鳳死以王音代六年王氏有罪赦不誅八年以王莽為新都侯二十五年以莽為大司馬二十六年甲寅崩

嘗謂麗華之于宗親不為求位馬后之于幼懷力止請封豈獨非人情乎蓋憂其力小而任重亦恐其福過而災生也若政君者當哀帝時魯勅王氏之避傳氏矣何以于大權之世執既聽之而不使其辭乎五侯之有罪亦任之而不責其過劉氏之危王氏之篡惡得無罪也哉

哀帝名欣定陶王子成帝養以為子至二十四年立

以為儲即位時年二十罷莽純弟遣王根等就國四年以董賢為關內侯五年晉大司馬六年庚申崩嘗謂權之所在衆必歸之董賢王莽迭東大權然終由以成其篡而賢竟以殺其軀若何蓋賢本無大志恃柔媚以結君心故寵遇雖隆而群情不赴莽素有逆謀候爵賞以聯衆志故声色不動而羽翼已成且見刺之輕議禪授枝廢于國祚之可移而思昔之痛遭剪抑私悔其圖篡之不早雖柄政之日由安漢之封而即真之謀已決于被召之始矣

平帝名制中山王子哀無子太皇太后與王莽議立之時年九歲以王莽為大司馬百官總已以聽元年封安漢公三年聘莽女為后四年加號宰衡五年加九錫十二月弒帝詔立嗣莽惡宣帝曾孫之長干玄孫中擇尤少者嬰方二歲號曰孺子詔居攝政無何稱假皇帝次年遂即真云

嘗謂利于立少王莽圖篡之私心孝平未立之時權猶在太后也亦俯首而聽之者何蓋其懷柔帝之忘情恨傳氏之見侮故亦欲取少者之意以久承吾之頤復諒不忍于辜恩縱顧彼之私記吾

猶可以制馭。要皆為已計。而不知為劉計耳。惟孝
平既弑之后。居攝未踐之先。更于王氏之族。拔一
人以共事焉。亦可以必分其勢。而陰隲其謀矣。惜
婦人之見。不足以及此也。

西漢總論

愚按西漢之患。外戚相為始終。呂氏擅九年之權。政
遂屬之產孫。王氏為四朝之母。命致革于新朝。其間
英如孝武。猶假借于田蚡。賢若中宗。尚偏任乎廣漢。
殆守之為家法然。求其罪不赦于薄昭。而相不加之
廣國。未有如孝文之斷者。後世不前烈之迹。而覆車
之軌。吾不知其何心也。然呂氏有心于代劉。故委之
南北軍。而王后無心于私養。亦崇之以大司馬者。何
哉。由其折節于初年。既使其屬意。而見廢于無罪。又
致其垂憐。且外臣舉非其所知。而大權不可以輕授。
其舉而加之上位。方自以為得人。而不知其賣已也。
嗚呼。呂雉不死。則周勃未必安劉。政君且三斧。何
由篡漢。興亡修短。盖有數存焉。非人力所能為也。此
寰宇之一合也。

元城人太后弟劉子也。曼早卒。莽幼孤。故不得與群兄弟並貴。又折節溫恭。聲與隆洽。王鳳等憐而存之。詔以為新都侯。又九年進大司馬。王根病。莽蒞自代。成帝許之。哀帝即位。罷二年。太后勅令親屬避丁傅。遂就國。哀帝崩。太后即日駕之未央。收璽綬。謂劉賢曰。王莽按大行故事。吾今佐汝。使使者馳召莽。諸發兵符節。百官奏事。皆屬焉。莽平元年。進太傅。四年。位諸侯王上。立孺子嬰。遂稱居攝。四月。劉崇。九月。劉卬。皆起兵討之。不克。遂自稱新皇帝。七年。王原代郡兵起。九年。臨淮琅瑯兵起。十年。東海兵起。十二年。南郡兵起。十三年。下江新市兵起。宗室劉縯及其弟劉秀。舉兵舂陵。十五年。發兵圖昆陽。劉秀破之。更始遣王匡等入洛誅莽。傳言誅究。

二山河之衆拱手以向風其喻之以利則吹走之大可使景從而懷不以仁則匹夫之微難以力服耳嗟呼一王莽也恃其詐力則以家易國捨其罪惡則以國易宗自古叛臣富其身而服上刑未有如莽之烈者焉得取朱溫輩而盡戮之乎

寰宇分合志卷三

明教諭廣陵徐

孫

明進士廣陵盛

稔

明進士吉州龍文

明進士東萊董

志

西漢末稱兵者摠叙

愚按當秦之始亂也。蠢起者皆六國之後。及秦漢之中衰也。稱兵者多漢氏之裔。依藉雖同。而存亡則異者。由六國之相承。凡數百年。已酬其世德之數。而漢室之賢主。計六七作。未厭其春德之心。故王莽繼

竊據于一時。而炎祚猶再延于奕世也。其間亡命者。偷生于草澤。不逞者肆志于貪淫。皆醜類不足數。惟幾人稱帝。幾人稱王者。隨其起之先後而誌之。如南陽下江五原新州代郡臨淮新市平林瑯琊綠林赤眉左末大槍五幡銅馬青犢上江大彤鉞脛佼彊息召陵五校富平獲索城頭子路刀子都張豐鄧奉馮愾鮑永秦茂鮪茂俱不錄。

秦豐

南郡人以辛巳據郡起兵。越三三進據鄧丘。自號。黎王。丁亥遣岑彭擊之。鄧破之。遂圍黎丘。冬十二月。

帝自往招之。降。不應。復命朱祐代劉進攻。至賁王。月降。斬之。計九年。

劉玄

春陵戴侯曾孫玄。在平林兵中。號更始將軍。時漢兵已十餘萬。欲立劉氏以從人望。南陽豪傑欲立劉。而新市平林將帥憚綱威名。貪玄懦弱。先定策立玄。而後召綱。綱欲稱王。綱曰不可。設壇灑水立為帝。會劉刻以宛城降。玄入都之。六月遣王匡入洛陽。誅王莽。冬十月遷都洛。十月三輔平。申屠建等進至長安。世祖元年。赤眉攻長安。玄奔新豐。八月復入。尋為赤眉所攻。復奔高陵。詔封為淮陽王。後降赤眉。為所殺。計三年。

劉望

宗室也。嚴尤陳成敗于昆陽。輕騎逃去。至汝南。以望稱帝。望以二人為將。相劉玄遣兵擊之。誅尤茂及望。

孺子嬰

孺子嬰為王莽所廢。方望初從隗囂。囂欲就更始。從望以書止之。不能。遂辭去。至潁。以嬰稱帝。亦為封兵所殺。

李憲

潁川昌邑人。秦之連江率也。秦諺。據郡稱淮南王。踰六年。有衆十餘萬。置百官。據九城。遂稱帝。又一年。帝遣馮成等討平之。

劉永

故梁王立子。癸未。更始續其封。都睢陽。更始敗。起兵攻下濟陰淮南二十八城。與董憲張卬連兵。專據東方。踰年。僭號建武三年。遣蓋延等擊之。數月。睢陽破。刺走保湖陵。後復入睢陽。弑圖之急。刺得慶吾斬。以降。蘇茂等立其子紆。復稱梁王。五年。茂為馬援所敗。紆奔儋。秋七月。帝破儋。衆人斬紆以降。二傳計七年。

劉盆子

故武侯前之子。時有說赤眉以立宗室者。赤眉以為然。求之軍中。得盆子。設壇尊之為帝。進據長安。踰年。西入安定。此地九月復入長安。建武三年。馮異大破之。東走宜陽。帝勅兵以待。遂降。帝待以不死。尋以為趙王郎中。

王郎

邯鄲卜者。初長安中。有稱成帝子子興者。為秦所殺。邯鄲人心思漢。復冒其稱。真定任俠多信之。與趙國

大豪等入邯鄲。立以為帝。狗下幽冀。遠近響應。劉王此狗。刺城反。應王郎。王走信都。發兵擊之。斬其將。率憚。以寇。何吳漢兵進圍邯鄲。得如車之言。王王。

董憲

宛人。更始以為漁陽太守。後吳漢勸從蕭。助討王。卬。郎平。進大將軍封列侯。後平銅馬。與有功。應。其功。又與幽州牧朱浮有隙。帝下詔徵之。憲自執其妻勸之。遂與兵攻浮。遣鄧奉討之。不克。會劉昱叛。與連兵。朱浮亦降于憲。憲遂自稱梁王。又二年。為其奴子密所殺。

董憲

東海人。劉永將也。為永督青徐。永封之為海西王。帝命應前往往討。前叛與合。自號東平王。帝自將征之。前敗奔儋。吳漢圍其城。數月城破。擒二人斬之。

張步

琅邪人。初從劉永。永敗。帝使伏隆持節使青徐。辟三皆慨步詣隆請降。拜東萊太守。無何永遣使立朔。為齊王。步貪王爵。殺隆而從。利建武五年。耿种討之。與戰臨淄。步兵大敗。會顯茂引兵來救。帝遣使告顯茂。能相斬以降。即封侯爵。步遂斬茂。諸軍門降。封安立。

侯。

隗賢

成紀人。隗崔隗義起兵應漢。以兄子賢素有名。推為上將軍。賢聘方望為軍師。勅兵十萬。破雍州牧。分徇隴西。武都。酒泉諸郡。皆下之。後更始徵為將軍。更始敗。復逃歸。據天水。自稱上將軍。鄧禹承制。使專涼州朔方事。建武四年。助馮異擊公孫述。述遣使招賢。斬其使。五年。遣子入侍。六年。反。使王元據隴城。谷遵等擊破之。賢遂降。鄧禹以為朔寧王。八年。帝自征。賢所奔西城。無何死。王元等立其少子純。十年。為朱鮪所破。純降。尋殺之。

公孫述

茂陵人。初為清水長。遷導江卒正。時南陽宗正以兵應漢。述遣兵迎之。至成都大掠。述殺之。併其衆。踰年敗。更始兵自稱蜀王。建武元年。僭號。二年。盡有益州之地。八年。遣兵助隗賢。九年。陷夷陵。據荊南。十一年。遣兵伐蜀。大將朱鈞岑彭皆為所殺。十二年。拔廣都。述自出搏戰。漢兵刺之。洞貫墜馬。左右與以入。其夜死。西岑以其衆降。

愚按此亦宇宙之一分也。昔更始之立。劉縯曰。聞南

陽亦眉。各有所立。今王莽未滅。宗室相攻。不可不若。且稱王以號令。亦眉所立者賢。則事之不然。則破。莽降。亦眉。然後舉尊。號未晚也。諸劉率是道。又何至于殺其身乎。秦皇李憲。據手掌之地。即已稱尊。張敖討竊。懷通侯之印。復蒙異志。自取亡滅。理固宜然。公孫述據有全蜀。光武款置之度外。諭以璽書。使能傍事大之儀。則家國庶幾可保。乃黨隗賢之叛。負浮橋之固。是自求禍也。彼隗賢者。初從更始。以方望而不從。既背蕭王。勅以馬援而不聽。力拒光武之召。後倂何以前恭。并心西蜀之臣。事小何如事大。一何其計之左也。

凍漢

世祖名秀。南陽之白水鄉人。高祖九世孫。長安定王之後。南頓君子。以莽篡之十四年。起兵秦陵。年二十九。次年敗莽兵于昆陽。莽誅更始。署為大司馬。封蕭王。斬王郎。定無趙。即帝位于鄴。朱鮪以洛陽降。遂入都之。三年。降亦眉。五年。竇融降。平齊地。六年。定江淮。八年。定隴右。十二年。平西蜀。三十三年。丁巳。崩。壽六十二。

嘗謂王莽篡漢。一時之頌功德者。至數十萬人。而

伏節死義者一莫之聞。良由崇以利誘宰輔。士習亦以高祖之輕儒嬖罵。無以作其恥心也。光武有見于此。蔡崇岩穴之士。使天下曉然知節義之為重。利祿之為汙。亦可謂得為政之本矣。獨其鑒三后之當陽。而不于母氏之臨朝者。禁之以清政本。視新都之敗物。而不于外戚之輔政者。杜之以絕禍源。使梁竇之傾帝室。何董之召亂臣。君不能不深為之惜也。

孝明名陽。光武次子。初封東海王。後光武廢太子而立之。更名莊。時年十五。又十五年嗣位。七年北單于

來合市。許之。八年以吳棠為度遼將軍。十六年北單于破西城。是年八月崩。壽四十八。

嘗謂帝之為太子也。北匈奴求合市。曰。北昔何三須和。特欲疑南單于之心耳。一時罪其英明。又已之身。又許此。皆之合市。使南部有所疑。而謀于是有度遼之制。北匈奴無所忌而肆志。于雲中之警。單于之擾。見于夫年。戊巳之同。後恩不足以撫南。威不足以制北。何明于始而暗于終也。

孝章名炆。明帝五子。養于馬后。即位時年十九。三年立竇氏為后。封馬后等為列侯。八年皆以罪免。竇氏有罪。赦不治。十三年崩。壽三十一。

嘗謂漢氏外戚之封。率以甥氏加恩于舅。而妻族之貴。自章帝始。明帝不敢以已子比先帝子。奈何以妻黨比母黨乎。且防慮有罪。皆加廢免。劉安公主獨見優饒。是待妻黨優于母黨矣。公主與皇子相去一間耳。不知有公主主。又豈知有皇子乎。乃托以六尺之孤。何也。

孝和名肇。章帝第四子。清河王慶廢。以養于竇氏。立之時年十歲。太后臨朝。以竇氏有罪。使擊北匈奴。以自贖。師還以為大將軍。太后崩。與宦者鄭眾謀誅之。十七年乙巳崩。壽三十七。

嘗謂孝和十四誅竇氏。聲色不動。而元惡剪除。加有才一竿矣。當時人望。如何敵韓稜。孰非可食謀者。而乃謀之鄭眾。使常侍用事。由以為階。去外戚之逼。啟內侍之訐。何異于除狼而得虎也。

孝殤名隆。生百日而立。二歲而崩。鄧太后迎清河王子祐立之。是為孝安。時年十三。太后臨朝。十五年太后崩。始親政。封宦者江京李閭為列侯。十六年以乳

母王聖為野王君乳母受封自此始十八年廢太子
開為濟陰王十九年乙丑崩

嘗謂自世祖以開嗣之後首廢東海故而傳章帝
亦復因之然二儲之廢猶有孝明孝和在也安帝
止有濟陰年在冲幼若之何廢之且帝清河之子
也當父之見廢獨不念其祖之寡恩乎獨不哀其
祖之不察乎何當已之身而又蹈祖之轍也保護
之意能不念于機微幽廢之寃念不及于曩時
不惟寡恩于子亦且忘情于父矣

孝順名保女帝十四年立為太子十八年以保母諡

死漢書主聖李諡之為知帝所廢及崩迺濟北惠王

子地鄉侯懿為嗣歷八月而祖中黃門孫程等十九

人逐濟陰立之逆皆封列侯時年十二六年以梁氏

為皇后后父竊為執金吾七年封乳母宋娥為山陽

烈九年聽中官以養子龍封進梁商為大將軍十五

年高死外梁冀代十九年甲申崩壽三十

嘗謂者相與張皓等十餘人于濟陰之見廢也既
能以力爭則于濟陰之復辟也亦當以死請何至
使擁立之功出于宦官乎彼門生天子既建非常
之功故養子龍梁冀亦如以非常之報着越名器帝

實尹之而兇善不為善不得而辭其責矣且

十九年間無一善政濟陰之廢豈獨弟安之過哉

孝冲名炳龍一歲未期而崩太后與梁冀詔清河王

祐及渤海王徽至京利徽少立之罷祐歸國續立年

八歲是為孝順帝少而聰慧嘗因朝會目梁冀曰此

跋扈將軍也冀聞而惡之使左右于餅中置毒帝食

之煩甚欲飲水冀弗與遂崩

嘗謂文以明威而廢成親之惡晉書以五歲而厘非常

之慮若繼之年已八歲矣冀之耳目其布置也必周

顯之標傳我論不內識之心而輕洩之口

則其不加之慮而冀之不善智之誅司馬

子攸之故爾朱亦終不能保其身也自是而後梁冀既

立于立以而天忌于立明特憤憤者之是推而桓帝由以

立矣是言言之出且為漢禍豈特為身禍哉

孝桓名志孟吾侯子弟有廟時議屬清河王冀不從

迎立之即位時年十五論定策功蓋三千戶封宦

者劉廣等為列侯八年封乳母馬惠子初為侯十三

年梁冀伏誅封宦者單超等五人為侯二十年捕部

黨三百人下獄二十一年丁未崩
嘗謂邦無道免于刑者在今乎汚世若皆能之孔

引何以稱焉。為抱酒會高者難之也。邪已。并干配。

正我復輕于絕人。是吾之壽世而離俗者。即吾之賈怨而連禍者也。聞有一二人思舉而用之。不攻伐其身。則誅鋤其黨。故一時推食。視之如毒蛇。猛獸然。不草薶而禽獵。不止也。結而互相標榜。視天下無可與之人。故斷悔逆適。至四海無容身之地。與其死于後。孰若秦明于初乎。使人人如徐孺子。則材宗焉有黨人之禍哉。

孝靈名宏。字廣。侯子。相無子。實武與太后立之時。年廿二。元年。武奏。請立宏。不從。遂為新殺。遂太后于

南宮。二年。復治鉤黨。故李膺等百餘人。五年。更考黨人禁錮五屬。七年。開西園賣官。二十二年。已巳。崩。壽

三十四。

嘗謂實武之為外戚。大非實憲。梁冀之倫。宗室之在當時。豈無刺海涓河之輩。且漢室已瀕于久衰。覆轍又懲于桓帝。武于斯時。考其在國之素履。參之師保之稱評。當必為天下得人矣。若靈帝若禁其登高則從。告以鉤黨則怒。躬操機策。父事昭。失政雖著于君臨。童心必形于幼穉。若之何其不審而立乎。梁冀忘矣。而實立闇弱。誤國則均焉。吾

尤于賢者責之備也。

孝獻名協。靈次子。封陳留王。帝初崩。太子辯嗣。董卓廢而立之。時年九歲。董卓自為相國。三年。誅之。其將李傕郭汜舉兵。化關六年。遷帝于塢。六月。張濟迎歸舊京。七年。還雒陽。曹操尋遷帝于許。三十二年。禪于魏。後十三年。殂。壽五十四。

嘗謂涉巨壑而撼鼓于人。則出沒唯其所向。持太阿而柄不在我。則操縱豈得自由。獻帝之時。何時也。始而董卓專權。繼而祀瘤煽亂。洛陽之席未煖。許都之駕復遷。藐然一身。如流萍飄梗然。表裡既無腹心。中外又多耳目。雖首領餘全。而瀕危數矣。英雄無用武之地。能張空拳。而獨奮乎。世多以周赧方之。竊以為失善于彼也。

十二帝一百九十六年。

東漢總論

此宇宙之一合也。思按嚴光周黨。遠避耕龍。牛麤。自投羅網。非知愚之相達。以消長之異時也。明章以前。皆君子貴德者多。故俞高而俞完。其節順文。以後皆小人忌才者衆。故俞孤介而俞嫉其伯。以方標戈矛而欲逞。彼又挾貧賤以驕人。以苦節之貞。當言孫之目。致禍不有由哉。於嚴光武方獎之以開國。而後世欲去之以為邦。自黨錮之獄起。而孤立之形成矣。然東觀甫集諸儒。即繼以倚席不講之奏。玄纁方粘。隨加以虛聲盜竊之稱。漢之屑越士類也。

後漢

昭烈帝名備。景帝子中山靖王後。涿郡涿縣人。納帝二年。公孫瓚以為平原相。五年。拔陶謙為豫州刺史。謙卒。領徐州。為呂布所襲。走歸許都。以為徐州牧。遣乞小沛。後進左將軍。十一年。詔遷袁術。起兵討操。兵敗歸袁。紹敗歸劉表。表死。依孫權。權遣軍江陵。備與孫權破之。赤壁。權分荊州給之。表領荊州牧。二十五年。入成都。領益州牧。三十年。取漢中。自立為漢中王。三十二年。稱皇帝。三年。伐吳。敗于猇亭。殂于永安。壽六十三。

嘗謂劉伐。晉使韓簡視師。又命曰。師少子我。聞士倍我。出因其資。入用其寵。飢食其粟。三施未報。是以來也。備以窮歸。權權資以地。給以兵。妻以妹。又表以為荊州牧。乃假其地。而不歸。權能然而已乎。劉璋方延之。入即已圖之。與周瑜魯肅之言。若合符節。權豈能無逼已之忍哉。向使得蜀之後。捐荊州以畀孫權。同盟以攻曹氏。則偏師不劫于襄漢。全軍不喪于猇亭。蓄士為久安之計。整曹玉篡漢之謀。長沙桂陽之兵。助荆河以搖河洛。廣漢犍為之衆。從坦道以向秦雍。則漢事尚可為。

也。諺曰：置虎追麋，備之謂矣。

後主名禪，襲位時年十七，封諸葛亮武鄉侯，政事咸取決焉。三年，亮南征，平四郡，五年出屯漢中，以圖中原。不克，六年，圖陳倉，亦不克。七年，及吳主權盟。九年，圍祈山。十二年，進軍渭南，未幾卒。十三年，以蔣琬為大將軍。二十一年，琬卒，以費禕代之。三十年，禕卒，以姜維代之。又十年，晉遣鍾會、劉艾攻之，師至成都，遂出降。晉封為安樂公。又七年，始卒，壽六十五。

嘗謂先主之托孤于孔明也，曰：「嗣子可輔，則輔之；不可輔，君自取之。」人謂其以已取劉璋者，竊疑孔

明不知禪于秋時，已知禪之不肯矣。特其資雖愚

闇，未有顯過，且能聽其父之言，而師事孔明，又聽

孔明之言，而專任琬、禕，使三人輔之，終其身，亦何

至于喪也？不然，襄陽厥命，子璋繼之，得此地，王誥

等以夾輔之，會、艾雖智，豈能攻無備之國哉？天從

其祚，及永其年，重以輕佻之姜維，舉國而付之一

擲焉，信天之不祚漢也。

二傳四十二年

後漢總論

愚按：西漢之戒也。弱如更始，猶可藉以稱尊。東漢之亡也，賢若劉虞，終不能以保國。光武之烈，不讓漢高。明章之賢，濟美文景，而思漢之心，若此其損異者何？蓋自成哀平，帝失道，若僅三十年，由安順逮桓靈，不君者幾一百載。祖宗之德澤日遠，日忘。宦寺之毒痛愈肆，愈烈。此思漢之心，所以有後先之異也。然孔明早出，則荊州或可歸劉，孫策不死，曹瞞豈能坐大？開關巴蜀，恃一蹠以關中原，毋惑乎其功之不易就也。此宇宙之一分也。

魏

魏王操姓曹氏沛國譙人始為驍騎校尉起兵討董卓表紹表為渤海太守遷據兗州獻帝三年遷駕于許自為大將軍武平侯五年擒呂布八年破袁紹十一年取冀州十五年取荊州進攻孫權大敗而還十八年自立為魏公二十一年自進魏王二十五年卒後謚武帝

嘗謂操當炎祚之衰爰刈群雄幾平海內使恪守臣節而漢祚不君則曆數之歸有終之而不可得者唐納之官通納之辭然昭不取乃奔其君其

操其居草曹其儼猶儼然自負劉主不知司馬已

旁窺而竊劫之是操明以讓欺人而陰以篡教也卒之丞相之副移加之丑者加之昭南關之戈

移用之后若用之主將謂貽後世以帝王之基而實賂之以篡弒之禍也先正謂操平生奸偽死見真情竊謂彼九原有知當必悔其為謀之拙矣

曹孟操子少時歆廢之而立其弟不果獻帝十六年除五官中郎將為丞相副十七年為世子二十二年為王太子二十五年正月襲王位計月廢獻帝為山陽公即帝位時年三十三未立時即遣諸弟就國五

年休養不克而還年年再伐亦不克七年殂稱文帝

嘗謂漢之開基也夫封同姓王之建國也則弱宗枝觀曹相之疏則諸王大有不堪焉者尚可以夾輔望之哉公族降為皂隸晉之所以亡也死又求為匹夫而不可得乎且王之法今宦者官不過署即母氏不得與政事皆以漢為監也何于此而不法乎與彪甫誅誦昭竊柄是王于開國之極已生亡國之業矣

曹叔封平原王母被誅養于郭后王疾篤立為太子曹芳封齊王明養以為子莫有知其由來者嗣位時十八歲九年司馬懿殺曹芳自為丞相十年殺楚王彪置諸王公子鄴懿死以子嗣為撫軍大將軍十三年廢其后張氏尋廢芳為齊王遷之河內迎高貴鄉

嘗謂漢武輔政屬之霍光曹叔撫孤歸之司馬且

中以執手之告重以忍死之言不知懿于此時已隱然如驚鳥之伏矣即仲達之奸欺隱不可測而曹爽之乳臭顯而可知一時如楊阜曹真輩獨不可容而與乎史稱其洗殺有斷吾不信也

曹芳封齊王明養以為子莫有知其由來者嗣位時十八歲九年司馬懿殺曹芳自為丞相十年殺楚王彪置諸王公子鄴懿死以子嗣為撫軍大將軍十三年廢其后張氏尋廢芳為齊王遷之河內迎高貴鄉

公立之。芳至晉十年始卒壽三十八。

嘗謂師之立髦。使請璽綬於太后。往迎之。后曰。我識高貴鄉公於少時。當以璽手授之。此即政君不出璽之遺意也。愚哉嬪人。使師如玉蒼之請璽。能禁之而不予乎。璽能手授。能擎大柄而授之乎。收之未央者。出之長樂。留之曹髦者。歸之晉家。所差特旦晚間耳。獨於司馬懿開城拒爽之時。能號召故臣宗室。使中沮而不得逞焉。庶萬有一濟耳。惜無辛憲安主其謀也。

馬師死。以弟昭為大將軍。三年自為大都督。假黃鉞。五年自為相國。加九錫。六年為昭所弑。壽二十。

嘗謂人主之謀篡臣。未有不被弑者。世于南闕之死。率以輕仇罪曹髦。竊謂不然。梁受召而謹藩臣之儀。視學而行養老之禮。志親文學。詩咏潛龍。昭之疾視也久矣。故征諸葛誕而奉之。與俱。蓋防其發難于中也。向使從王經之言。隱忍不發。不過少延歲月間耳。能如曹奐之久存乎。獨惜于毋止險之至也。詔司馬留屯于外。令傅嘏獨以軍還。使趙會不令俱發。則魏事萬一可圖。奈之何其不能也。

曹奐諱三子。封常道鄉公。昭迎立之時。年十五。四年城蜀。司馬昭稱晉公。五年稱王。以子芳為中領軍。六年昭死。芳廢奐為陳留王。自立魏主。

嘗謂曹奐所遭時勢。與漢獻同。而已身得免。播遷妻子。不至僇辱。方之漢獻。似為過之。至廢放後。皆保首領。延至再世。而后殞焉。何近厚之報。亦若是偶符也。

愚按得天下以篡者。自魏武始。其王公之遞進也。后世視以為階。而故主之保全也。后世不以為法者。何蓋以遞進者襲其迹。以執立者法其心也。伏后之見。

傷何殊赤族之慘。獻帝之得免。亦出萬死之餘。視弑之者。一間耳。商周存祀宋。歷百世而不亡。周隋族故主。不再傳而已滅。保國承家之道。豈在是哉。况西蜀甫平。而陳留已殒。孰謂曹氏之代漢也。五傳四十六年。此宇宙之一分也。

吳

孫權吳郡富春人長沙太守堅之子討虜將軍策之弟也策請兵袁術助討江東走劉繇降王朗盡有吳越之地獻帝十一年為許貢家客所殺權領其衆曹操未為討虜將軍十八年進兵攻之戰于赤壁權與劉備大敗之曹操勸之以荊州借備二十三年伐都建業二十六年與備分荊州三十年遣呂蒙襲吳新闢疆越二年劉備伐吳遣使請降于魏魏封為吳王又五年備薨定盟與蜀平三十年卒壽七十一稱大帝

嘗謂權非有四方之志者方曹操之下江南苟無瑜肅諸人不為劉琮之迎降者幾希矣倘赤壁大捷之後恤心劉備分道進攻時劉表之地方數千里其新附之民當必有如成都之民一日而四五驚者及此時而圖之則襄樊之取當不待異日許都之徙可必之目前視其所得孰與荊州之數郡哉惟飲河之量止求保成業而有之故不暇遠攻曹魏而惟知近圖關羽也

孫亮權少子權始立太子登死立利和廢立亮前高恪輔二年殺之以孫峻為丞相峻卒弟綝代又二

年為綝所廢

嘗謂惻之與綝均東吳政亮之英敏少已若孫可即位之初能誅平惻而親政之久又廢于惻蓋惻專懷自恣與之心腹者少綝兄弟繼相為之耳目者多故謀甫定于劉承而機即露于全紀此春秋所以譏世卿也

孫休封琅玕王綝廢亮迎立之休遂誅綝享國六年祖詡蜀帝

嘗謂一孫綝也亮除之難而休誅之易其故何居蓋機有不密則害在必成用苟善藏則發無不中三人之下綝也一則多所難問一則每事曲從一則惡其兄弟分也一則任其武昌出守謀不通于近習事惟訪之舊臣彼之防漸以弛我之謀益以密與子嬰之誅趙高殆異世同符焉惜乎孫綝甫誅而濮陽維相款國之久存也得乎哉

孫皓故太子和子封烏程侯休卒國人議立長君廢太子竄萬歲等稱皓好學濮陽興等迎立之十一月殺興及張布二年殺常侍王蕃八年殺丞相蔣懿將軍留平大司農楊玄九年殺侍中常昭及司馬閼騭十年殺章安侯奮十二年殺中書令賀正十三年殺

郡守張詠車渡尚書鮑睦十五年殺中書令張尚十
六年晉兵分道伐之師至石頭睦出降晉封以歸命
侯又四年死吳亡

嘗謂古稱君人之惡者至樂紂止矣然自龍逢比
干之誅九侯鄂侯之醢外此諸臣之被殺者獨可
指而數焉若孫皓若上而顧命之大臣下而執法
之守宰少拂其意屠之不啻犬豕然是極暴窮鬼
又出樂紂上也懸首太白不足蔽罪惡聲遠布而
晉人之養其惡踰十六年泥首出降而侯爵之終
其身也又三數載豈天道果無知耶何禍淫之獨

并也

四傳六十年

愚按漢室之滅非魏滅之吳滅之也始而江陵之取
既蹶其方張之勢繼而猓亭之戰又摧其百萬之師
兩敗而漢不能軍矣向使猓亭之師以長驅而得利
則江陵之衆必乘勢以夾攻此時荊州殆非權有及
西請退師北求納貢權且汲汲乎其不自保矣况再
傳之後又并金吳而失之乎且享猓策之成業而思
不及其子孫聽呂壹之讒言而禮遂疎於將相比及
晚年寵愛溺于房帷誅殺加于骨肉亡不及身亦云

辛未而阿瞞謂養子當如孫仲謀亦獨何哉

晉

世祖姓司馬名剡河內之溫縣人漢征西將軍司馬懿之後嗣之子懿之孫也以魏主與之五年為副相國尋立為世子次年稱太子十二月稱皇帝時年二十九元年大封同姓十六年伐吳十七年孫皓降二十六年庾戌崩壽五十五

嘗謂晉武志怠平吳然而晉位之後荀勗獨純之華當謝賈充公卿之文充滿宮掖桓璽見譏于劉毅無諸竊議于何曾是其難未平志已怠矣况太子之賢而後之知而至于末年親

若諸王悉遣之藩服弱如楊駿獨任以元台是猶付千金于弱息而人擇驥賁者以輔之寇盜之紛然而起母惑也

孝惠名秉晉武三年立為太子至是襲位以太后父楊駿為大都督百官總已以聽元年賈氏族駿廢太后為庶人殺太宰亮太傅璿及楚王璜二年殺太后于金墉九年廢太子適十年殺之趙王倫起兵誅賈氏十一年倫廢帝自立齊王冏起兵討之倫伏誅帝復位十二年冏王顯殺冏十三年吳成都王穎及十四年穎入京師自為大丞相迎帝入都會幽并合

兵攻之奉帝還洛陽穎為顯所廢十六年東海王司馬遼兵入長安迎帝東還以越為太傅十一月為越所

訖崩

嘗謂世知夷狄之亂中國者莫如晉不知中國之為夷狄者亦莫如晉賈氏以妻軋其夫婦弑其姑寵嬖幸而殺戮大臣作偽詔而成賊儲貳已先天下而胥于夷矣左袵之俗見盛于臥榻之間而亂華之應環起于蕭牆之外固戾氣之相為感也嗚呼晉以賈氏之謀開己之國亦以賈氏之女灰己之家不義而得國之報也

懷懷名熾武帝第二十五子惠無子十五年立為大弟二年遼寇洛陽弼執遣兵擊走之三年復寇洛陽不克四年徵天下兵入援太傅趙悉以禁兵出屯項五年入寇洛陽懷欲奔長安為漢兵所執還之平陽降封平阿公次年遇害

嘗謂孝懷居藩而好學不倦影刻而聽政惟勤侍御諸臣至此之武帝之世視宗徽之失德其相去遠矣特以宿衛之兵盡撤于太傅運都之議見阻于公卿力不能支坐而受縛焉耳然猶得為全懷遂隕非命豈非不幸中之不幸乎

孝愍名崇。是王舅子。武帝孫也。初封襄王。洛陽南太
容。荀藩等奉之。趣許昌。賈疇等敗劉曜。遂以之入長
安。稱皇太子。懷帝殂。凶問至。襲位。元年。漢寇長安。
劉曜破走之。二年。寇長安。敗還。三年。寇馮翔。陷之。四年。
陷長安。愍出降。送之平陽。降封懷安侯。次年。遇害死。
時年十八。

嘗謂君死社稷。固以世守不可失。亦以此身不可
辱也。陸秀夫之在崖山也。謂其主曰。前五已辱。予
不再辱。遂抱之負海死。與其死于賊。孰與于國乎。
况懷以屈節偷生。詎得幾時。愍復從之。不計。蓋仁
酒倫嘗諸辱。又安用此生為哉。彼趙乞辛甯見主
之辱。以死從之。一時雖以節義著稱。吾尤惜其不
為秀夫之死也。

四傳五十二年。

西晉紀論

惠按古之篡國者。如六卿分晉。田氏併齊。皆緣先世
有功德于民。積至百餘年。故子孫之據位。亦一二百
年。安享其位。蓋根深則難拔也。至與牛氏。值曹爽之
篡。乘芳髦之弱。專擅廢立。芟除異己。拱手而移魏祚。
要皆劫之以威。而非以懷之以德也。得國如是。基本
已不固矣。且晉武既無遠猷。惠衷不堪負荷。重以賂
后秉政。諸王美兵。即無五胡。天下當非晉有。雖短祚
不異秦隋。而袁徽尤不及也。然師之與昭。而廢其君。
而懷之與愍。再辱于虜。好還之報。未有如斯之顯。若
若圖篡者。其鑒之。此言宇之一合也。

五胡總敘

愚按南粵東國舊稱方外之國漢終使為編民劉姚
符石已為內屬之夷晉皆起為敵國者何蓋漢就其
故土而示以羈縻晉驅之中原而使之謀處辟之繼
叛經於淵藪性本相習則跳梁者以積久而漸馴和
虎豹於園檻勢不相害則噬人者以乘隙而害我土
東南夷本柔順故下彥傳耳輸租無異齊民西北夷
本倔強故鹿盧使當入寇不殊敵國金城方界之圖
蓋逆知和柔之易制而江總使戎之論則深知胡羯
之難馴也蓋劉豹力微舉稱人傑而帖服於晉武之
時慕容皝美惡係俘囚而舉起皆成符之龍其叛其
服視晉之內何如耳

西晉胡及割據者

匈奴

劉淵新興匈奴冒頓之後漢以公主妻冒頓約為元
弟因冒劉姓後為南單于獻帝末入朝曹操留之鄴
分其衆為五部有劉豹者左部帥也豹生淵淵偉善
射為任子在洛李壽請用之討樹機能孔恂力言不
可齊王攸亦請除之晉武不聽會豹卒以淵代為左
部帥晉武沒以為北都尉尋進五部大都督珥六
手鄴其從祖宣欲奉之為大單于遣使于鄴告之淵
因請歸葬豹成都王穎不許及幽并會兵討穎淵請
歸隱五部趙襄表為將軍于參丞相軍事淵至左
國城宣等王太單于之號淵以為不足稱自謂漢後
改國號漢稱漢王自離石還都左國城寇太原河西
等郡三年僭號徙都蒲子四年徙平陽陷黎陽壺關
五年死子和代其弟聰秋之自立次年遭劉曜陷洛
陽虜虜懷以歸八年陷北地至涇陽遂陷長安執荆
聰十一年聰死子粲代粲殺殺粲自立石勒起兵攻
之曜遂稱帝于赤壁曜淵之族子也石勒殺新軍等
獻之曜曜徙都長安改國號趙六年擊涼州降張茂
十一年攻後趙之金墉五月不下後趙石勒帥兵與

戰鬪兵敗被執尋為所殺

四傳三十七年

蜀按勢冊于重貴猶給以土田完顏于徽宗終合其
首領彼一則信其機立一則納其通過二虜尚不至
于甘心焉若湖聰者食晉之毛受晉之爵是三世之
無知如禽獸尚有酬恩于舍結者胡其執懷也既
然如奴隸屠獵如犬羊較之勢冊完顏六罪又有甚
焉者咆哮擲擲將謂人之無奈已何則則百之受諸
子之焚死者至二十餘斬氏之族諸子之誅倭者至
其祖五胡之肆惡者唯聰為左而五胡之受禍者
唯聰為慘天道豈遠乎哉劉曜自恃四足窮極兵威
而身被拘囚竟以慘死亦折辱晉君之報也

羯

石勒上黨武鄉羯其先匈奴別部毛渠之胄父周昌
朱使督群胡群胡服之大安中并州亂勒被掠為莊
平人師權奴惜奇其狀貌而免之乃與牧師汲桑結
壯士為群盜及公孫藩起師數百騎從焉勒命之以
石為姓勒為名越三年勒討汲桑桑之朝降劉
淵以為護漢將軍晉懷五年陷江夏及蒙城六年據
襄國劉聰以為冀州牧孝惠元年陷鄴四年陷樂平
孝元元年取平陽二年陷幽州稱王號後趙三年與
劉曜約和五年遜卒陷襄城孝明二年擊趙取司豫
徐兗之地又二年滅趙而併其地季僭稱天王以石
虎為太尉未幾稱帝踰年死以位授其子弘虎遂自
為丞相又一年弒弘而立遷都于鄴十五年死子出
代其兄遵殺之自立已而石鑒殺遼石閏又殺鑒三
月中三易主閏改國號曰魏復姓冉氏石祗遂稱帝
于襄國閏攻之祗將劉顯殺祗自立踰年為閏所殺
幽遼慕容恪攻閏戰于廉臺執閏以歸
自勒至閏八易主而易姓共三十三年
愚按石勒自謂丈夫舉事宜礪礪落落如日月皎然
迺詭事王沒而陰懷之陷落者不當如是至云若遇

光武當與並驅爭先而桓士雅據河南退退焉不敢與校修葺祖墓斬送降人凡所以媚之者無不至焉使遇劉禹異成敗尚未可知而況比肩于光武乎且于創其請即分立六國能稱留侯之借善至于石虎諸子分典禁軍不聽徐光之屢諫何長于料事而不長于料人也若石弘劉氏為石虎所誅而石世劉氏為石閔所殺前後相屠如合符節亦人不能計而天計之耳

鮮卑

魏武時莫獲頭自塞入遼西號慕容部至孫資歸還遼東之北歸死弟剛立為下所殺迎其子寔立之屢寇昌黎至晉武之二十四年始降以為鮮卑都督謂遼東僻遠移徙河之青山晉惠四年復徙居大棘城晉懷元年稱大單于三年破慕容利凡二部晉元元年進龍驤將軍三年為平州刺史四年為平州牧遼東公晉成八年死子鈞代晉仍其父官初年取遼東次年稱藩于趙五年築龍城封燕王六年徙都之七年滅守文部十年死以位授其子儁二年拔薊徙都之取章武河間三年取中山四年殺石閔取鄴遂稱皇帝六年降段龍悉定齊地七年徙都鄴八年陷河南十年死子晞代四年陷許昌汝南陳郡五年陷洛陽六年陷兗州十年晉伐之不克十一年秦伐之取洛陽進圍鄴執晞以歸燕亡後十三年秦敗于晉慕容垂乘翟斌之亂叛與連兵尋自稱燕王取枋頭館陶二年定都中山三年稱帝十年擊西燕十一年滅之十二年遣子寶擊魏不克十三年復伐魏魏死魏國中山寶出奔慕容詳遂稱帝慕容麟復殺詳而立無何魏克中山寶自龍城帥兵來掠衆潰而還會

龍城陷復出奔遂為其臣蘭汗所殺子長樂王盛討
汴殺之尋稱帝四年為段瓌所弑立其叔熙七年以
溫雲為國人所惡將軍馮跋推熙養子翌即天位復
姓高氏二年跋復弑而代之跋享國二十二年弟弘
殺其子翌而自立三年魏主伐之長樂公崇以遠西
降越二年稱藩于魏魏徵其有子不至復伐之遂稱
藩于宋又一年奔高麗亡

十傳一百一十六年中絕者十七年異姓相承者三
十一年

西燕

慕容泓為秦北地長史聞燕王璽叛亡奔關東收集
鮮卑也華陰其眾遂盛自稱雍州牧平陽太守慕容
冲亦據郡起兵進攻蒲坂秦遣兵擊冲破奔泓泓眾
遂至十餘萬進逼長安其下以泓望不如冲殺泓立
冲為太弟敗秦兵于鄠西遂據阿房踰年僭號是為
西燕攻長安入之又一年將軍韓延殺冲立段國為
燕王無何慕容恒殺隨而立宜都王子顗慕容輪殺
顗而立冲之子璽慕容仁殺璽而立泓之子思忠以
利為相踰三月思忠又殺永自稱河東王尋據長子即

六傳十一年

南燕

慕容倫德初名德慕容垂弟也垂始叛時封為范陽
王及城西燕與有功焉慕容寶立之以為冀州牧守
鄴魏使拓跋儀攻鄴為德所敗後魏取中山德以鄴
城大難固不如南越滑臺沮河以待時魯三和鎮滑
臺亦使迎之遂徙滑臺慕容麟井上尊號德用兄
故事稱燕王越一年南征符廣魯王和以滑臺降魏
德遂東寇青兗進陷廣固都之又一年稱帝五年死
諸子因慕容垂背秦為秦兵所殺兄子超奔涼又奔
秦遂歸燕德封為北海王尋代德三年劉裕伐之四
年廣固破超出走被執遂建康斬之南燕亡

二傳十一年

愚按五胡迭起大都僭立者不過三數十年且敗即
不能復立一姓亦未始再興而燕獨不然者何蓋
之始起已能用夏變夷劉之繼立又復好賢勤政玄
恭善於保境而恤民新興又以無罪而失國始觀申
胤之嘆可卜燕數之得天既驗列人之兵又見推戴
之得象豈孟子所謂為善後世必有王者不以其
狄夷耶使寶利與超一有如劉如備者焉知歷數之

傳不與相踴而俱永也。西魏殺戰相尋身且不得
能及後。備德間關創業。趙以剛愎信謬者乘之。其能
固乎。然被圖而固守經年。就刑而神色自若。於死中
社稷之義。亦庶乎其近之矣。

涼

張軌烏丸人。為晉散騎常侍。晉懷十年。以中原多故。
陰有保據河西之志。時鮮卑侵擾西土。求為涼州刺
史。既至。以宋配兒環為謀主。威名大著。孝懷二年。王
彌寇涇陽。遣兵入衛。破之。三年。又敗漢兵。孝懷被執。
又令宋配以兵二萬。詣長安輔秦王。王立為太尉。涼
州牧卒。表世子寔代。三年。遣將王該。帥步騎五千入
援。趙都督陝西諸軍事。孝元立。復遣司馬韓璞以兵
伐漢。又二年。為其下所殺。寔弟茂討誅之。以寔子駿
尚幼。代為刺史。而以駿為世子。踰一年。取隴西南安。
次年。為劉曜所攻。遂降。趙封為涼王。又一年卒。傳
世子駿。且謂之曰。吾家世以孝友忠順著稱。晉室雖
微。汝謹事之。吾官非王命。勿以其服。駿聞。劉曜敗
于石生。去趙官爵。復稱晉大將軍。曜遣兵擊之。取其
河南地。及曜亡。復取之。降于石勒。立子劉琨為世子。
郡人有勸其稱王者。駿不許。晉成九年。後朝貢不絕。
後八年。分境內為二十二郡。自稱涼王。年子劉粲初
年。石虎遣兵攻之。不克。次年。又攻之。不克。八年。攻秦
援上邽。是年卒。子曜靈十歲。其族伯祖。傾巧而有勇。
趙長等欲立長君。乃廢曜靈。而立相稱。稱涼州人殺。

之立昭靈弟玄觀為寧王復稱壽建興四十三年
年稱藩於秦三年宋琨輔政去王號稱涼州牧五年
詔以為涼州刺史西平公七年張天錫絀之而自立
遣使請命于晉亦請命于秦十三年苻堅以兵攻之
天錫降苻堅敗天錫之子大豫起兵攻姑臧未幾為
呂光所殺

十傳七十五年

愚按涼州地不過千里兵不過十萬劉石以排山倒
海之威屹立其間而境內得以晏然者由寔茂重
不忝承家謝艾宋琨克稱國士而一念不敢忘晉之
之榮欲恨臨終猶申事晉之命豈惟桓溫庾亮未足
相方即陶侃溫嶠豈能遠過且已既代其兄而位終
歸其子可謂能行古人之事而駿繼其後復能開揚
而光大之豈與傳世之永而相若天錫乃自相魚
先聲望而國與俱失豈秦能滅之哉

成

略陽巴氏李特弟摩皆有材武及齊萬年反關中苻
飢略陽天水六郡民流入漢川者數萬家道諸有安
病困乏者特兄弟賑之遂得衆心朝廷命禁之不
入劔閣特監察使為之請由是散在梁益不可復
制值益州刺史趙廣反厚遇特等以為爪牙特遂誅
廣以反狀聞朝廷以羅尚代之且督流民還故土特
數為請流民德之歸者至二萬餘擊敗晉兵流民推
特行鎮此大將軍事據廣漢攻成都為羅尚所殺弟
李流代領其衆攻陽野城溺死以其兵授特子相遂
攻破成都入據之自稱成都王喻二年晉帝國號曰
成五年陷涪十七年陷越巂漢嘉郡二十九年死以
位屬其兄蕩之子琨李驥諫不聽無何其子琨綏
而立其弟期越三年李壽又篡期自立改國號漢大
年死子勢代四年桓溫以兵討之三年兵至成都勢
出降以為歸義侯

五傳四十四年

愚按古取蜀者不利于得如漢之劉劭晉之鍾鄣唐
之崇韜宋之全彬或殘軀命或遭讒還其原有二輕
重焉

者一則謂其揀死不違。豈暇為多方之慮。一則示以
坦懷率物。何必加意外之防。此岑刺之所以喪其經
也。生不肖之心者。視地險之可居。每相圖以便其割
據。思天府之可艷。或不運而肆其貪殘。此晉宋之所
以罪其帥也。至于桓溫。則膽怯而志大者。何謂胆怯。
苻楨已捷。猶懷退志。于成都三輔皆降。不敢長驅於
灞水。是已。何謂志大。歆借此著威名。視貨財為不足
取。思緣此基僭竊。謂僻遠為不足居。是已。胆怯則其
防也周。志大則其圖也遠。所以有諸將之功。而無諸
將之禍。

明教諭廣陵徐樞編輯

明進士廣陵盛給

明進士吉州龍文明

明進士東萊黃一六全

東晉

元帝名睿琅琊王勰妃夏氏出也懷帝以為安東將軍愍帝命督陝東軍事屬辭不就愍被執稱晉王是殺後稱帝建康五年王敦反進據石頭殺戴淵周

新準之威制則當迎梓官而復故也卧薪嘗膽淬羈群臣併力北伐則于君臣之義猶或無幾乃亟欲自尊乘時竊據于天不共戴之仇藐然不介于心而南面稱孤欲群臣之翕然而戴己焉此必不可得之教也卒以王敦之叛憤慨而致死焉亦不善用其耻矣

孝明名紹襲位時年二十四元年敦謀篡位下子詔徵敦移屯姑熟二年殺從事周嵩等六月復舉兵至江陵敦死衆潰其黨伏誅三年祖以王導庾亮等輔

政

嘗謂史稱明帝英武王敦之初反欲自出決戰及孝元因敦而死即宜聲罪興兵命陶侃溫峤撫順討逆以身先之顧始微以手書繼任其討殺及敦兵復舉乃不得已而應之何自出決戰之意勇于前而緩于後也

成帝名衍時方五歲庾亮專政二年徵蘇峻為大司農峻與祖約舉兵反三年峻兵犯闕陶侃溫峤討斬之四年祖約奔後趙八年趙遣使來修好詔於其幣

晉則有倡己之恐講和而婉以拒之然且不可况焚幣以怒之使歸曲而責直恐晉之未易當也意者亦庾亮之規畫乎猶幸幣方焚而勒即死晉之得免也幸矣哉

康帝名岳成之弟也成二子丕昶皆在襁褓庾亮恐易世之後親屬愈疎托以國有長君迎昶立之時年

丹水敗績是年殂

嘗謂趙之報吳。豈不欲滅之而後朝食乎。而養銳休兵。至二十載。蓋諒吾兵之可用。而又諒敵之可乘。故一舉而動無不克也。晉有積衰之勢。虎則可戰之餘。不度而發大難之端。是猶駕敵舟而衝巨浪。其不覆溺者。兇希。使趙不燃白鴈之燄。而決計于徵兵。則襄陽之庾翼。當必為沓中之姜維矣。穆帝名昞。方三歲。何充等議立之。元年以桓溫督荆梁。華州軍事。三年溫伐秦。三年滅之。五年桓溫伐趙。不克。而還。八年討趙滅秦。不克。十年桓溫伐秦。不克。

十五年謝萬等伐秦。亦不克。十七年殂。

嘗謂康之位。成之位也。當康之立。子石琚在襁褓。固舍而立長君矣。及康之沒。卿時三歲。視石琚不猶少乎。獨不當以成之位。還成之子乎。何充於康之立也。爭其幸世及之經。于卿之立也。言不及先帝之子。一何先後之相悖乎。

哀帝名丕。穆無嗣。太后令百官備法駕迎立之。二年加桓溫大司馬。三年加揚州牧。四年移鎮姑熟。以弟豁監荆揚軍事。是年殂。弟奕總。時年二十四。三年加

朝廢奕為東海王。

嘗謂君人之官人也。有功而加之爵。則慈賞可以作其忠。無故而崇之階。則濫施實以養其惡。彼桓溫在當時。僅僅平一蜀耳。封以郡公。足以報矣。而丕奕兩朝。所以尊而崇之者。不一而足焉。彼富貴已極。則生不肖之心。威望既隆。則階墓弑之漸。况兵敗於頭。既不敢加之以罪。而荆揚軍事。又使之屬其所親。其縛穆廢天子。尚何怪其然哉。

簡文名昱。元帝少子。桓溫廢奕立之。時年五十一。享國二年殂。

嘗謂王猛謂苻堅曰。晉雖僻小。上下相安。願勿以為圖。是時幼主孤立。母后當陽。國祚幾奪于桓氏。清談貽憂于右軍。謂之上下相安可乎。蓋目擊鮮卑之親幸。逆知苻秦之喜功。遠爭江左。內備車虛。則苻秦之徒。必有乘時而竊發者。蓋為秦計。非為晉計也。不然。荊州之寇。梁益之攻。皆當遏之。可不為之諫止。而佩刀之鮮。慕容之除。必欲圖于伐燕耶。

穆宗名昌明。簡文季子。時年十一。元年桓溫死。三年

人入寇大敗之于泥水九年遣兵伐蜀且饋之粟二十四年為張貴妃所殺

嘗謂謝安于溫之來朝待之以笑語移日于秦之大羣驛之以命駕出遊世常備其過人之度使桓溫更延數年當必安於遺臭秦兵數道並進必不至于土崩在安石或有成美而以淺衷度之未敢必其萬全也

安帝名德宗時年十五元年王恭反二年復與殷仲堪桓玄反王恭為其下所執斬之除桓玄等各州刺史始還鎮三年孫恩反六年桓玄反入建康七年廢劉自立八年復位四年滅燕十五年劉裕自為太尉加黃鉞十九年自加都督二十二州軍事二十年滅秦裕弑之于東堂

嘗謂人君照臨四海莫要于明而德宗飲食起居皆非已出視孝惠之愚騷成性者異世同條故二君之禍亦畧相當然惠之播越猶困于宗室而安之廢立悉制于權臣視惠尤不及矣嗚呼唐以順宗之瘠止一歲而已憂其社稷之危晉以安帝之愚至二十年而尚尸帝王之位即死于非命亦幸

恭帝名德文劉裕以識文云司明之後尚有二帝故耽德宗而立之二年廢為零陵王守之以兵尋遇害嘗謂史稱德宗愚迷賴德文之保護竊謂德文亦德宗也裕之立豈真存晉之心哉辟屠者之秦犬羊畜之時即已欲殺之矣使其知如休之楚之之出奔上也以死辭位火也度不能出不能辭于德宗之死以身殉之亦可以全弘演之節矣顧乃冒奸大位身履危機及其廢也愧慶一室以圖自全欲保其生于目前又謂自殺不得人身求希其禍于身後豈非天下之至愚者乎

東晉書

愚按：紇陽于東晉，此例東周以正統與之。至南北朝始分紀其年，竊謂晉與周異，始之得國于篡竊，已為統而不正之君，繼而馬易于懷，恩宜從首人滅節之例。若謂抑夷狄，則拓跋豈殊于五胡？若謂尊中國，則宋齊胡異于東晉？且偏安割據，均不淨謂之大君，而忘親篡君，皆不得謂之正統。或亦避南渡之嫌，近于排斥，而以張湯之故，并恕杜周，未可知也。又晉元開基之主，後世視以法程，乃使大權旁落，至御床引升于臣，天下有共于馬，蓋踐堂高之義，已凌夷而漸墜。短故手執之，竊發于暗，朝明之，起手矣。更氏南來，極溫復繼，會稽專政，嚴楊比周，桓玄誅而劉裕繼，豈非晉統之所致歟？

東晉胡及割據者

代

姓拓跋氏，世居北荒，不交南夏。至可汗始大統國三十六，大姓九十九，五世可汗排寬，南遷大澤，又亡世可汗，鄰使其兄弟七人及族人乙旃等氏分統十族，嗣傳子諒汾，南遷匈奴故地，諒汾傳子微，徙定襄之盛樂。魏末時，遣子秋漢干入貢，因留為質。晉武立四年，遣其質子歸國，越八年復入貢，十年力微死，國人殺秋漢干子豹，自立十八年，分其國為三部：一居上谷，北自統之一居代郡，東合破之地，兄子猗也統之一居盛樂，弟猗廋統之。孝懷元年死，猗廋遂攝三部，四年遣大單于封代公，猗廋以去國惡遠，帥部落自雲中入鴈門，從劉琨求陞北之地，琨請徙接順馬邑陰館繁峙，五縣民以地與之。猗廋由是益強，六年都平城，孝懷三年封代王，踰年為其子六修所弒，猗廋子普根討六修，誅之，尋卒。國人立其弟劼，律律西取烏孫故地，東兼勿吉以西，士馬精強，雄于北方。後猗也妻忌其強，恐其子質偏不得立，遂殺劼，其子什至健，母王氏匿之，得免。質偏立，徙居東木

魏入六年紀那復入翳魏奔越又一年越納翳魏紀
那本燕翳魏病革命立什翼犍時犍質于燕國人欲
立其弟孤孤不可自往請以負代負犍義而俱遣之
犍分國之半與孤犍有智勇諸部畏之東自濊貉而
及破落南距陰山北盡沙漠悉皆歸服三十九年為
其子寔君所執苻秦討殺之遂分代為二部焉
九傳七十年

愚按晉廢五胡雖昧夷夏之防然直其居處撫其部
落崇以官爵不為無恩矣若五胡忍于亂華而拓跋
猶知事晉豈非夷而不純于夷者乎觀其朝貢之屢
修刺曉之助討較之剋石不啻度楹而篡奪相尋弟
兄爭立又視五胡為特甚焉豈蜂蟻之性僅明于君
臣而投骨之爭忍戕其天性歟及其衰也拓跋孤能
舍國以讓其兄什翼犍分國以酬其弟變異用夏
易以尚茲身不克終而竟昌其後亦為善之報也

氏

符洪畧陽臨渭氏世為西戎酋長其家生蒲長丈
尺因以蒲姓父懷歸為小帥部落生洪少多權畧
氏畏服漢拜之平遠將軍不受自稱秦州刺史畧陽
公後降劉曜曜敗降石虎虎死石鑒羅其都督洪怒
歸枋頭求降於晉無何秦雍流民立以為王尋自稱
大都督大單于三秦王改姓符為越故將符所殺
世子健收糾斬之去王號復請命于晉進擊杜洪走
之遂據長安諷其臣賈玄碩等上尊號即天王位國
號秦號年稱帝越六年拓溫討之不克三年死子生
繼之猜忌殘虐象海王堅殺之自立十四年伐燕取
洛陽十五年滅燕盡取關東六州之地十七年陷梁
益十八年取京州二十年陷南陽二十三年陷襄陽
彭城淮陽魏興盱眙二十五年陷管城二十七年寇
晉敗于淝水慕容廆姚萇皆叛次年為慕容冲所敗
出奔五將山姚萇執以歸殺之其子長樂公石稱帝
于晉陽喻年為馮謨所殺疏屬符盛遂于南安僭號
九年為姚興所敗奔平涼死子崇亦為所殺
十傳六十一年

愚按五胡興國之廣莫如堅覆亡之易亦莫如昭人

愚按姚萇之死以尹緯等為顧命之臣姚興之死以
劉劭等為孤孀之佐然劉劭之才足以儔王猛而來附
劉之丞稱劭之謀乃致誤姚泓而使姚暉之反叛人
才之關與摩如此決擇可不審哉然興之闇于知人
不特此也孟宗謂憐檀不可忽而興不之信也令師
喪于廣平姚暉謂勃勃不可親而興不之聽也遂緩
生于河朔與其以梁喜等輔之也孰與令姚暉孟宗
等輔之乎況劉裕之害姚已久拓跋之國勢方張劉
乃既為寇于門庭西秦時竊葉于邊鄙即輔以尹緯

姚暉等不向有于梁喜我世謂姚興為一時之傑

乞伏

乞伏國仁隴西鮮卑其先有如弗斯出連叱廬三部
自漢北南出大陰山遇巨虫如陵阜大覆于路俄不
見有一小兒在焉乞伏部有老而無子者養之其後
有伯耆者國仁五世祖也四世至司繁符堅署為南
單于使鎮勇士川死乞伏國仁從堅為前將軍伐晉其
叔步頭聞秦師敗率隴西叛堅使國仁往討遂叛與
合次年擒單于分其地置十二郡華勇士城都之姚
秦封為宛川王是為西秦三年死弟乾歸徙河南王
使鎮苑川後五年乾歸秦以其漸建留之不遣使其
子熾磐監其部眾又二年逃歸攻秦秦陽隴西諸郡
皆克之尋謝罪請降復取秦永洛改南涼無何為元
子公府所殺熾磐討殺公府而自立二年城南涼其
地皆為所有秦滅止稱秦遣使入貢于魏後三年夏
魏焚城邑起上邽熾磐拒之遂留保南安地皆入于
谷渾夏國之暮末窮蹙出降為魏所殺

四傳四十六年

愚按世主無道而國亡者多矣秦苻堅委焉不振

則全歲終遭逢侵軼最難之地。據夫國之閒。其奔奔也。已委而去矣。及逃而歸。則又取隴西。克永治。至熾繁復并樂都而有之。于時蒙遜勃勃不能有加。于和也。則起而繼之。時赫連之強。不加之勃勃。蒙遜之暴。不過于羣萌。畏其逼而求還焉。始求為寄公。終致為俘虜。既破其國。設止其家。已實為之。又誰咎也。

凉

呂光畧陽氏人。姿捷于也。為秦將軍。苻堅以西域不朝。欲法漢制都護。使將十萬兵伐西域。降服龜茲。羊國。師還。苻堅已敗。進至凉州。攻殺刺史梁熙。代之。年堅死。稱酒泉公。三年。取姑臧。殺張大豫。五年。稱三河王。十二年。復稱天王。國號凉。十三年。擊西秦。敗績。郭馨。楊軌。叛。十四年。討破之。十五年。死。立子紹為王。王且戒其庶兄纂與弘。令同心勿相圖。無何。纂殺紹而代。次年。復殺弘。五年。呂超復殺纂。而立其兄閼和。伐之。隆請降。以為凉州刺史。二年。秦徽之入朝。官以散騎常侍。凉亡。

四傳十七年。

南京

禿髮烏孤。鮮卑別種。與拓跋同祖。後徙河西。烏孤壯勇有大志。呂光遣使拜為鮮卑大都統。次年。擊乞。折掘。即降之。徙都薊州。四年。取凉金城。自稱西平王。是為凉王。五年。降楊軌。破梁鳳。樂都。湟河。洮河。皆以郡降。嶺南羌胡數萬。皆歸附。更稱武威王。六年。徙治樂都。烏孤死。弟利鹿孤徙治西平。次年。治官屬。擊凉。使其民二千戶以歸。遣使入貢於秦。三年。利鹿孤死。

弟傳稱王復從樂都五年伐北凉缺馬三千匹千
和都以凉州授之使守姑臧九年為北凉所敗仍從
樂都姑臧降于劉曜又二年乙弗部叛傳擲助衆狂
之乙伏熾盤衆虛襲樂都擒其太子兗臺偏袒衆潰
亦歸熾磐後為所殺南凉亡

三傳三十一年

北凉

沮渠蒙遜張掖盧水胡匈奴沮渠王後世為部帥元
羅仇事呂光為尚書後見殺蒙遜雄傑以其妻歸莫
會者萬人遂與定盟起兵復讐攻凉臨松拔之屯據

金山會盟蒙遜自稱建康公蒙遜與其兄男成討

衆歸之業以為鎮西將軍次年取凉西郡晉昌毀涼

張掖後四年業殺男成蒙遜遂以兵攻業殺之自號

張掖公是為北凉次年攻姑臧不克九年敗南凉十

年拔姑臧十一年遷姑臧置官僚稱何西王十三三

攻西秦拔廣武十七年城西凉是後止稱凉魏道武

神嘉三年入貢次年遣子入侍魏拜之為親王又一

年死以子菩提幼弱而其兄牧健聰穎以國授之魏

封以河西王又五年魏伐之國姑臧凡四月城潰牧

健降後殺之北凉亡

三傳四十年

西凉

李嵩西凉人好文學有令名孟敏為朔州長史以之

為政嚴令敏宰治中書僕射推為敏建太守國業許

之後聲敗南凉自號西凉公泰後以官爵後二年自

稱大將軍領秦凉二州牧遣使奉表于晉徙都酒泉

八年蒙遜攻之不克十三年死謂其子曰蒙遜非

汝敵汝國雖小足為善政若其昏暴民將歸汝若其

休明汝請事之敵不能從蒙遜欲伐西凉乃聲言攻

秦凉蒙遜聞之怒曰蒙遜欲伐西凉乃聲言攻秦凉

蒙遜聞之怒曰蒙遜欲伐西凉乃聲言攻秦凉

蒙遜聞之怒曰蒙遜欲伐西凉乃聲言攻秦凉

三傳二十三年

惠張凉州本數郡地呂光竊據於前三凉瓜分於後

形勢折斤斤自保猶慮不支呂光以情忌貽謀致

其於有無向之慘傳檄以佳兵好大使齟齬收鴟悍

之功貪暴錐殊覆亡則獨有李嵩地小民稀而能

保境固其差人意李嵩不能守而為人據亦國必

有收而後之也蓋蒙遜若今年政浩皇明年襲

蒙遜而後之也蓋蒙遜若今年政浩皇明年襲

蒙遜而後之也蓋蒙遜若今年政浩皇明年襲

蒙遜而後之也蓋蒙遜若今年政浩皇明年襲

未幾已并始城而不守矣。楊一生之智屬爲直武之
驅除出爾反爾。吁可畏哉。

仇

楊茂搜略陽清水氏其先楊騰始自邈末居仇池地
方百頃其旁平地二千餘里四面斗絕而高爲羊腸
蟠道三十六回而上至其孫千萬附魏封百頃王千
萬孫飛龍曼彊盛徙居畧陽以其甥參戎茂搜爲子
茂搜避齊萬年之亂帥部落還仇池自稱輔國將軍
右賢王茂搜傳子魏鈹嘗陷梁州據之尋爲州人所
逐劉勰以兵征之遣使稱藩越封爲武都王後降成
漢復叛劉勰死轉子毅稱藩于晉有楊初者殺而代之
稱仇池公附于趙至晉穆永和三年復附晉晉以爲
雍州刺史初死傳子世雅居秦隴爲南秦州刺史
至王纂秦魏以歸空其地茂搜玄孫名定符堅以女
妻之堅敗定委身以事不避艱險此其死復據仇池
稱隴西公與苻崇共攻乞伏乾歸不克被殺其叔父
之子威復述仇池稱秦州刺史分民堯爲二十郡護
軍不置郡縣稱藩于晉晉以爲仇池公晉刻義熙十
二年攻秦拔祁山及和興不改義熙年號謂其子玄
曰吾老矣當終爲晉臣汝善事宋帝玄遣使告哀于
宋始用元嘉年號和因而封之又二年魏遣公孫軌
弒宋少帝而立宋

仍其封越五年以梁秦刺史魏法漢人之心
之遂據漢中宋命蕭思話討之魏當漢中秦
罪詔赦之尋自瓦大秦王立王后太子偕天子
貢奉宋魏不絕魏以其據上却遣樂平王司計之
當獻地服罪會楊保宗奔魏魏令守上却討以武
王魏當遂謀據蜀板蕨萌固治城宋使翟方明討之
魏當敗走獲其子虎斬之仇池平以胡崇之為北
州刺史領其地使其姪保城守仇池魏當宗魏保宗
弟文德勸其叛魏魏誘而殺之文德據白崖分兵取
諸城遂據仇池魏兵遂還文德求援于宋宋以為
都王文德據仇池魏兵遂還文德求援于宋宋以為
其將其部族無定主王玄謨奏楊元和保保宗子今
尚幼弱其叔楊頭母事皆執于魏而為和堅守乞以
為西秦刺史俟元和長授之不從後元和和率國奔魏
其從叔僧嗣自立屯葭蘆宋以為武都王兄弟文度
降魏尋襲魏文度為魏所殺立其弟文以齊王
當孫俊起為武都王永明四年俊起死種人與之
之其帥有楊靈珍者魏以為南梁州刺史討梁州
齊以兵襲集始集始亦降魏遣兵討之遂克之
靈珍奔漢中魏以為武都王魏兵遂還文德求援于宋宋以為

魏始稱帝圖關城郡魏討之魏始先斬于洛陽
集義亡走遂滅其國以其地為東益州
魏按仇池起晉惠之六年終魏肅之七年相沿幾二
百載此勝於剗石而終保其地反覆于南北而併父
其封豕威不能攝力不能屈良以土止彈丸不為
兼併者之所利地復峻僻不為莫居者之所安故歷
代等之不耕之地不收之民辟若縱虎約于山林馴
蛟經于蕞澤而已然符堅未滅之前將不過梅公官
不喻刺史彼猶知引分以自安保境以修貢雖蓋臣
賈誼而後無窮固之此晉止之由以世沿而征伐
其降近之地却落漸威無志隨萌而當時又以王爵
加之或請罪而赦有即加或出奔而官爵不改符謂
人之無桀已何可以肆然無忌天王之稱大號之信
非復昔日之仇池矣犁庭掃穴蓋惡不積不足以滅
身也然楊盛感晉室之恩易世猶奉其正朔楊定戴
符堅之惠顧元猶共其安危執謂魏類無人心哉

養子

10

魏

拓跋珪代王什翼犍孫犍庶子寔君因世子寔死
健及諸弟欲自立符秦討殺之分代為二部珪寔子
尚幼其母賀氏以珪依賀誦堅以劉庫仁攝左部珪
復依庫仁庫仁嘗謂其志高天下必能弘祖業後庫
仁為弟頭眷所殺願其衆庫仁子顯殺之將殺珪珪
復奔賀誦諸部大人共推為主稱代王徙都盛樂改
號魏次年攻破劉顯六年攻破劉衛辰九年取燕并
州十年取常山十一年取中山十二年遷平城稱帝
三十四年為子紹府弒廟號太祖珪以播遷光復舊
物內雪衛辰劉顯之讎外攘柔然高車之寇旁求典
籍選用士人循行郡國勸課守宰可謂賢矣獨博士
本以官有才五經與仙人並置刑俾本以加有罪李
栗與崔逞並誅感天變而濫殺偶非臣以傷生蓋夷
習之未變也

拓跋嗣封齊王討逆紹誅之而自立七年令太子監
國八年因劉裕死取宋金墉九年取虎牢司豫諸州
是年殂賀太宗嗣始悼劉裕之強定其父子通好
因劉裕之死奪其地于河南蓋惟知裕伐姚泓之喪
可因之為故事不知裕有弑君之賊當弑之以事仁

誅移此師于八年之前雖爭地而不謂之麟武矣衛
潛知弑徐之布義聲而不知討罪之為義舉一何見
之陋也

拓跋焘太宗未沒監國二年至是薨位八年歲夏十
三年滅魏十六年滅涼二十七年大舉侵宋二十八
年太子晃卒二十九年為帝愛所弒廟號世祖嘗謂
護言之典在開弱之君固覆其國在英明之主亦破
其家漢武聽江充而擲以枉死魏祖信宗愛而弑以
憂死然漢武正殺其子而魏祖遂及其身由克死而
劉裕也祖既知死諸之變則當正護諸之罪斷之如
髮覆耳願養其愚而長其恥何武制敵設算能決
勝于千里之外而因讒起禍致變生于肘腋之間胡
能斷于彼而不斷于此也

拓跋瀝晃子也宗愛弑焘而立南安王劼未數月又
殺之尚書源賀等誅愛而立瀝時年十五五年立貴
人馮氏為后馮后以罪沒入官者立子弘為太子賜
其母李貴人死十三年殂廟號成宗嘗謂法立子貴
一則人安于法之中慮遠于過防則變出于防之外
魏如愛母后之與政則禁之令甲貯之金匱使後之
子孫自可據而遵之至于鈞戈之誅乃武帝之歎

而卿奉以奉家將謂乳媼不鳴。家將無索矣。豈知其
所生之母。不得以亂子之政。而肝立之嫌。又足以殺
子之難乎。且無罪之人。忍置之死地。而罪人之女。反
位之中宮。是惟恐李氏之分權。而必欲馮氏之專政
也。一何其惑之甚乎。
拓跋弘即位。時年十二。馮后稱制。三年始歸政。又五
年傳位太子。自稱上皇。又四年為馮后所誅。廟號顯
祖。若昌之亂。人知胡氏之亡魏。而不知馮氏已先之
使既行于稱制之初。則事必起于前。行于繼體之
君。則正統將絕於後。魏之亡也。又豈待爾來耶。且傳
不傳。其子之不立也。而豈知其身之
拓跋宏立為太子者八年。監國者六年。至是始即
馮后復稱制。越十四年始死。魏主親政十七年。營洛
都十八年。自將討齊。不克。二十二年拔齊新野。又克
城。二十三年。沮廟號孝文。改姓元氏。魏主輩數文教
變易夷風。嚴非禮之祀。舉耆老之禮。行考績之典。千
百官。登賦君之計于鄰國。江左諸君。將遠追平其遠
讓焉。信乎其可以為文矣。至于父死賊后之手。而為
之安盡其禮。惜其拘小節而昧大倫也。

將降。又敗合淝。建安及淮南地。六年取梁義陽。七年
取淝水。八年取宿豫。心現等城。十七年。沮廟號西
宗。嘗謂席捲之與攻城。動眾則一。成功則殊。時劉表
不君。人心思亂。三蕭兵起。遣備單虛。若能乘義陽之
隙。直趨江止。舉淮南之衆。徑掩荆襄。則二蕭之衆。必
散。若解于前。建康之民。又將甘心于主。混二之業。計
可成。視今日攻二城。明日得一邑者。相去殆天淵
矣。南之答。必三百年之右耶。惜道武孝文之不
能。則責備出他魏。至是始不殺太子之母。初襲位
四年。派野氏。廢六朝樹陵。及五年。勅勒胡琛。及高
念生。及執德興。及六年。胡氏復臨朝。杜洛周。反。七年
葛榮。蕭寶夤。反。十年。胡氏誅魏主。殺之。立臨洮王。子
剗。無何。爾朱榮。舉兵。晉陽。立長樂王。子。悅。而沈胡氏
及剗于河。廟號肅宗。世以立其子。殺其母。魏之法也。
法自訓而廢。亂亦自訓而成。不知此非存母后之由。
而實殺母后之報也。方望其生。以永其傳。乃因其生
而遂其死。使母常懷有子之憂。子常抱無母之恨。

拂玉無苦泣。餘于終天。疾氣所纏。已非一朝一夕之
故矣。古有以二婦而致三年之旱者。況于積世之累
半。不然。司晨之牝。何代無之。獨龜之決裂而不可救
也。

元子攸彭城王勰子爾朱以鑄像成立元年擒高澄
莫庭滄瀛放皆平二年獲歸接幽州平三年獲蕭寶
劼萬俟醜奴三秦河渭瓜凉鄯州皆平爾朱榮元末
勳始從誅爾朱世隆反於洛陽遷子攸于晉陽而爲
攝政後宗爾朱之僕與董草同篇謂李准郭範非
皇朝通志
得正而斃也

元愷初封平陽王懷之子也時諸王多匪民間世情
所疑名曜者廢名恭者亦廢高勸初主渤海太子朝
至是嫌其疎遂亦廢迎愷立之三見廢者皆被殺章
公宇文泰為蘭西大都督六月高歡反愷奔長安

晉謂播惡如獨夫。四海固無容身之地。大夫皆備子
 大。魏主謂得所依。而避火入湯。當時已有斯喻。秦方
 待以藉手。例乃就以求生。况閨門無理。傷敗彞倫。是
 父以獨夫之行。而處齒生之邦也。欲免豈可得哉。
 拓跋寶炬封高陽王。京兆王愉子。時議所立。濮陽王
 順譚勸曰。高歡立幼。公宜反之。乃立寶炬。秦自為都
 督。許軍事。封安定。公復姓拓跋。三年伐東魏。克弘農。
 破洛陽。四年取宜陽。十六年秦以高洋篡立。討之。兵
 卒敗。秦主戰而退。洛陽皆降于齊。十七年殂。追諡
 宣。則秦衰矣。君覆孟詵。顛曹瞞。即長君危如累卵。順
 之議秦。能使其舍少立長。跡與勸異。能禁其自為都
 督。心與勸殊。且秦之圖篡。不係于君之長不長也。
 昔高洋憚秦徐之才。曰。彼亦欲為吾所為。是秦之心。
 敵國知之矣。順豈見不及此乎。亦意字文諸子之尚
 幼。國祚或可以少延。又恐少年輕發而篡誅。誅秦或
 至于再進也。
 拓跋欽寶炬子。二年以秦殺尚書元烈。蓄怨謀誅秦。
 秦廢之而立齊主。廟號文帝。第四子三年秦死。四年
 其子寶廢之為宋公。尋遇害。廟之立秦。以嗣子之幼。

而緩其圖。勳之禪讓以嗣子之幼而急于篡。蓋魏之命已屬于周。而欲俟之長君。故不得不遲以歲月之。父諫之心欲繼乎泰。而抑于下位。故不得不圖之旦晚之間。其自為大司馬。即其自為大都督之故事也。嗚呼。阿瞞方思圖漢。而司馬懿已立其朝。黑獺未及代周。而宇文護已踵其後。螳螂黃雀。自古已然。謀人家國者。可以知所儆矣。

一東魏

魏主脩之西奔也。高歡推清河王勰承制。表請歸葬。勰不答。時曹尼稱整驛。歡醜之。立其子善見。且謂之曰。欲立王不如立王之子。時年十一。勰自為相國。假黃鉞。加殊禮。三年遣世子潛入鄴輔政。十一年進潛大將軍。十三年勰死。潛自為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入鄴。荀濟等幽魏主宮中。十五年潛為盜所殺。魏王謂人曰。大將子死。似是天意。咸當歸帝室矣。無何潛弟高洋入謁。從甲士八千人。魏主目送之曰。此人又似不相容。朕不知死在何日。次年洋自仍其兄官。封齊王。無何發善見為中山王。踰年殺之。善見于高歡之曲跼。則安之。于高潛之欺侮。則圖之。不知欺侮固執之為掌上之嬰兒。而曲跼亦玩之為虛器。

之熊從。其無君等耳。荀濟等有存魏之心。豈必作土山。開地道哉。高歡既死。潛則輕身好色。洋則沉勇有謀。時潛方忌洋。若能離而異之。使其放縱高洋。不與兵柄。則處分高潛。持一牽夫事耳。陳平之間西父。衛璠之弱力微。皆以坐而致之。潛等不為陳平衛璠之謀。而為耿紀王經之死。亦思有餘而不足者也。

魏十五傳一百七十二年 東魏十七年

魏搜論

愚按魏之興也。數賢若綿造之而不足。及其衰也。一婦人破壞之而有餘。是時魏未嘗無賢者。如辛毗元順。源子恭。楊椿。楊津。冀。非其表表者乎。使宋太后幽北宮之後。元又解領軍之時。輔立嗣君。改紀朝政。大赦群盜。有不服者。委守宰平之。不崇朝而天下定矣。迺俯首以聽。而莫措其手。亦獨何哉。或者以洛邑之遷。比之東周。謂一敗而不振。無德則旁以亡之効也。不然。在德不在險。自古記之。向使北魏之晨。不司奕世。李崇之策。得試半城。則柏山之祚。焉知不與漢爭也。荀洛邑不遷。而

宋

劉裕彭城紆與里人漢之後也。劉牢之引為參軍。劉劭反。使守句章。進下邳太守。次年為建武將軍。桓玄反。與劉劭何無忌等舉兵京口。誅晉安。復位以為都督十六州軍事。又三年自為揚州刺史。四年伐燕。五年執燕主超歸。自為太尉。南擊盧循。破之。七年襲荊州。殺劉毅。八年平蜀。自加劍履。上殿。誓拜不名。十二年伐秦。十二年擒姚泓以歸。十三年受九錫。封宋帝。十四年稱宋公。十五年稱宋王。十六年廢晉恭帝。立年七年。弒之。十八年殂。廟號高祖。宋裕之功。莫

曹操等。操若一舉平吳。漢室必先讓操。裕如伐秦敗績。晉祚豈至遷移。吳亡利鈍雖主之天。而劉裕之乘勢視曹操之輕舉。殆過之矣。至于屢辭加爵。謂天下可以不為欺。兩試晉君。致大患。敢于再舉。則又曹操之所不為者。即傳世稍加于魏。而嗣君之多死于弒也。其亦論暴之所釀也哉。

義符裕長子。襲位時年十七。居喪無禮。狎昵小人。徐美之等廢之為營陽王。而立其弟戴。陷于江陵。時年十八。三年子劭生。五年以其弟義康錄尚書事。六年立。劭為太子。七年遭劉彥之等伐魏。敗還。八年檀道

潮繼伐魏亦不克二十七年大衆伐魏敗績二十八
年殺其弟壽康和殺其兄弟始此二十九年復伐魏
無功而還太子劭至臺事覺赦不誅三十年為劭所
弑是為文帝劭劭之平臺臺圖已形之指陳內殿已
得其玉像非若太子之誣也咒咀大逆乃前古所
未聞而按法行誅何典故之可考若欲追樂漢室則
斗粟尺布之誣何不鑒而忍于壽康也然漢武帝生
長于兵而佳兵之報及于其子文帝殺人盈野而戾
氣之應及于其身雖事跡之偶符亦類武之一戒也
劉劭對武陵王因劭大逆討而誅之襲位殺弟南

平王劭二年殺弟武昌王渾三年以子子尚為揚州
刺史八年以子子尚為南徐州刺史十一年祖文恭
武帝漢文帝封諸子曰我子豈得與先帝子比封域
令半楚王而和主于同氣之親忍加以推刃寵姬之
子衆優以大藩較已子于先帝之子始什伯而千萬
之矣天道有知其容之乎不再傳而二十八子靡有
子道自取之也

子業時年十六蔡興宗奉璽綬見其傲惰無感答曰
禍其在此矣二年殺其弟子劭因諸父于殿內晉安
王劭舉兵尋陽無何子業為壽寂之所殺立湘東

王或為明帝二年子勛稱帝秋八月討殺之遂殺
其兄之子十三人徐兗皆降于魏三年又取和淮北
淮西地四年東徐兗州亦降于魏五年取青州六年
殺其弟晉平王休祐休仁休若八年和武剪已之
兄弟以保其胷子知明剪已之兄弟以保其螟蛉是
其兄又出知武下矣且忽休範之凡庸不之除也而
叛先起于休範疑道成之異相不能去也而祚終移
于道成是宿昔之隄防尚失之疎脫而一時之誅儻
殆為之驅除也道成曰骨肉相殘自非靈長之祚不
知其自謂得術時已為奸雄之竊笑矣

劉昱或謂李道成子襲位時生十年矣二年劉劭
反蕭道成擊斬之昱自是驕恣無日不出遊路逢無
免者人情惶懼道成陰結其左右楊王夫等殺之而
立安成王準準休範子宋主養以為子道成自為司
空錄尚書事沈攸之討之敗死袁粲謀誅之不克亦
死因以其子蕭贍為領軍將軍蕭贍為江州刺史蕭
映勳是為兗豫州刺史三年廢準為汝陰王徙之冊
陽無何弑之殺和宗室無少長皆死安成于道成之
往迎也或問者勿內侯袁司彼至時國事已屬道成
安成獨待袁粲固已知類之為賢矣使和明能舍蜀

而立之道成將何自而藉手乎。彼索繫果心于為國。于道成之推遷。乃固讓于先。及箕勢之已成。顧規圖于后。知道成之劫以入臺。拒之而不見。知補瀾之安于從違。乃就之而與謀。不惟不能料事。而且不能料人矣。宋獨恃一衷絮而絮且猶然。其何能國也。
八傳六十年。

宋槐論

愚按自有禪代以來。未聞戕故主者。即典午之興。不惟禪結全其天年。而弔剗亦皆良死。裕首戕德宗。繼弑德文。又并其子而殄之。蓋懲桓玄之不殺。而使晉藉以興師也。自此而後。故主之身。始不倖免。猶甚而致于赤族者。豈非裕之作俑乎。逆氣既足。致變天道。又復好還。晉之子孫。尚為異姓所殺。而已之子孫。致為同姓所誅。一傳而義恭義貞義康俱遭殘害。再傳而南平竟陵廣陵。衆以惡終。子賢子師。先子助而亡。休範休仁。繼休佑而滅。廢主四弑于臣。勸降被害于子。其所僅存者。非疏遠之族。則鋒鏑之遺也。道成又從而夷其族焉。回視昔日視為保國之良謀者。將釀而為滅門之隱禍矣。嗚乎。當圖篡之時。惟欲己之子孫。世享帝王之福。及其流禍之遠。致使己之子孫。恐生帝王之家。后世欲享國之長久者。可以知所鑒矣。

齊

蕭道成東海蘭陵郡人蕭何二十四世孫宋明帝時從休祐討孔觀後鎮淮陰次年為南兖州刺史有言其相表之異者知王微為黃門侍郎道成不欲內遷遣騎入魏境以邊微聞遂得留任無何微徵為散騎常侍及和主大漸以猜淵廣得與顧休之等謀遂握兵權弑和主而立安成王準二年殺沈攸之弟為大都會加殊禮三年為相國封齊公尋進齊王廢準自立元年魏討趙不克四年殂號太祖嘗謂劉休仁子道成非道成有也彼子艱難之中尚能彌縫子業居元台之位豈不能駕馭道成即有異心宗室當不盡誅而宗廟猶存血食也乃猜忌而誅之是非為少主計為道成計耳

蕭順道成王齊時稱世子至是襲立子長懋為太子羅國子學次年遷官以小滿為限十一年長懋卒立其子昭業為太子是歲殂是為世祖褚淵王儉敗國之臣江敬誨謫一時之彥一則賞其功而不疑其心一則知其賢而不重其任舉措如此注厝可知魏使謂其野多愁怨之民朝無股肱之士及身而已斯言諒哉而魏主乃云江南多好臣不知何所指也

蕭昭業立未幾歲狂縱無所不至西昌侯蕭鸞殺之而立新安王昭文自封宣城公以其姪遵光為南郡守校鄱陽王綽等七人尋進王爵殺鄱陽王綽等四人因廢昭文而自立和之誅宗室也由暴君欲安其少主齊之誅宗室也由強臣欲侵其身圖鳴呼惡如斯糾禍止及其身而江左諸君遂至赤其族則勿生帝王家不特和之子孫為然而齊之子孫亦若是矣然古之誅教其儆懼恐其為黎庶之殃而六朝之付非其人無重其家所之禍國本之所係重矣哉

蕭鸞道成兄道生子早孤道成愛之恩鞠諸子得國後以為鄆州刺史世祖臨終北以家事至是昭文為海陵王而自立尋殺之封其姪遵光為始安王魏引兵討之不克臨江救其罪而還道成子鸞也撫其幼蕭贖于鸞也托以孤卵翼之遇不思圖報于身後而非分之望即欲快意于目前以若所為皆先進光而示之法也又從而托孤寄命焉一殺以入室之戈而道之關弓之射也開國何其多奸家何其愚也

蕭寶卷初立時惡鸞在殿急欲除之徐孝嗣固爭得逾月遵光謀反蕭坦之討平之鸞顯達又亦敗死次

年崔暹以兵逼建康不克十一月蕭衍蕭綱弒兵起雍州張欣泰兵起三年為國人所殺衍以蕭寶融承制遂併廢之而自立齊亡姚萇夷狄之君耳及其將死猶以禮待大臣者為其子言之而蕭綱之謂寶融則云作事不可後人是啓其殺伐之心而不復有顧惜之意也故一時如江祐劉勰輩屠之若犬豕然已志尚且猜疑則人心豈能歸附貴近猶然俱禍疏遠肯復傾心是以子業輩之死圖篡止于一人而寶融之時稱兵至于四起所謂一言喪邦者其斯言之謂歟

六傳二十二年

齊穆論

愚按六朝雖皆短祚然遠者猶五十餘年近者猶三十四十年若道成之三傳止十六載而蕭鸞之父子前後僅七八年蓋人君立國太上以德其次以功劉裕心雖不臣功則懋矣若蕭衍以廢昏起兵霸先以興滅著績亦皆少厭人心致其推戴若道成則以徒手取之蕭鸞亦以徒手奪之逆理愈甚則失之愈速故皆再世希不失而其中修短又有分也且道成族其故主而其後盡殄于西昌蕭鸞兩廢孤孥而其子亦兩遭廢弒一施一報宛若合符梁武欲封巴陵沈約云勿慕虛名而受實禍不知實禍之受在此而不在彼也

襄宇分合志卷五

明教諭廣陵徐 編

明進士廣陵盛 於

明進士吉州龍文明

明進士東萊董 基本校

梁

蕭衍蘭陵中都里人其先與齊同祖少從竟陵王
良遊明帝以為荊州刺史再轉雍州時齊卷昏虐約
蕭穎胄同時起兵以寶卷三年發襄陽八月克尋陽
十月圍建康十二月破之自為大司馬入禁殿中次

年加九錫進王爵無何稱帝國號梁四年遣臨川王
宏伐魏不克二十三年取魏僅城睢陵荊山又取建
陵曲木柳三關二十四年取南鄉郡馬圈等城二
十五年取壽陽二十六年取渦陽二十七年取鄧青
南荊州四十四年侯景降四十五年景來奔以為東
豫州牧八月反壽陽十月圍臺城十一月以蕭正德
稱帝四十六年臺城陷景自為大都督五月沮廟號
武帝

嘗謂武帝有二失焉其開國也不當襲宋齊之基
迹其開國也不必納侯景之通逆當寶卷暴虐而

蕭衍舉兵所謂順天伐暴殆萬一焉世滿以
藉口亮舜獨不可以征誅係迹商周耶固不必
授立以為名亦不必事篡弒而後立也至于
中原陷于夷狄恢復理固宜然當北魏配政于蕭
梁樹繼逆于後乘父亂之後興討罪之師即混一
不可期而疆土固可開又何藉于侯景失此二策
宜梁之不永也

蕭綱昭明太子統弟也統死綱主立為太子至是為
侯景所立侯景不敢出聲元年侯景飲樂遊苑立子大
綱為太子五年為侯景所廢殺之是為太宗

嘗謂太宗之見殺也曰久知此事嗟其晚矣綱在
當時特凡上肉耳綱已奪梁而有其國肯北面而
為之臣子綱于梁主之祖焉賊而死上也于侯景
之立以死拒之可也內援既無所依外掾又無于
望乃以必死之身求延旦夕之命至于飲泣而不
敢出聲燕遊而不廢絲竹將謂能事其南面之宗
而不知其已釀彭傳之酒矣不為泰山之死而同
腐于草木可慨也夫

蕭綱武帝第七子封湘東王侯景反以兵入援臺城
破遂歸江陵自稱大都督承制以兵襲蕭綱攻湘州

取耶州及劉毅蕭綱廢蕭棟而自立也始舉兵討之劉誅百官勸進稱帝于江陵二年殺武陵王紀三年親伐梁入江陵執綱殺之

嘗謂倫莫大于君父而忽意于勳王親莫篤于弟兄而忍心于喋血愛莫深于妻子而肆志于誅戮三綱已絕凡夫不為而可以為整頓人物之主乎及大寇已平舊京可返猶默然于短狐之未獲焉未幾江陵破為慢囚而身已被獲于短狐矣其拔劍擊柱謂文武之道今夜盡矣者文武之道豈至是而始盡乎若所云讀書萬卷猶有今日者蓋不識字之讀書也

蕭方智元帝第九子由晉安王即梁王位已王僧辯奉淵明入稱帝以方智為太子陳霸先復殺僧辯廢淵明立方智為帝仍稱藩於齊三年霸先篡位廢為江陰王尋遇弒是為敬帝

後梁

蕭察昭明太子長子昭明卒嘗為太孫武帝不立以為雍州刺史封岳陽王因湘東攻之急求謀于魏請為附庸魏封為梁王梁武祖命之襲位晉固辭越三年引魏兵伐江陵克之乃徙居江陵使之稱帝地僅

三百里以兵守之八年傳子綱蓋以基平都三州三十二年傳子琮踰年朝隋隋廢之為荊公

嘗謂梁武從珍倫之教其子若孫習而從之至視至親如路人一則養寇讐以賊其君親一則導寇讐以戕其宗社輾轉相害惟恐其滅之不速也待骨肉以弁髦而倚夷狄為心腹欲國之久存也得乎

梁總論

愚按佛教所忌者貪而衍之皈依佛教也其貪為甚天道所惡者殺而綱之欲承天祚也以殺為心保金

甌之家國可以無貪矣而墨延于納叛撫又困矣附且乎止殺矣而蕭武干閔瑒卒之亂生僞景貪者竟以貪亡雲結襄陽忍者復以忍敗悖入悖出出爾反爾其應如桴鼓然祇取辱當時貽笑後世耳若卿督者貪以保其分封所封亦以旋踵而奪忍以殘其宗國其國亦以削弱而亡則又學衍綱而過之者也四傳五十六年凡五易主後梁二傳四十一年

陳

陳霸先吳興長城下若里人仕梁為西江督護元景仲反起兵討平之進監始興郡事湘東王承制以為

安州刺史尋轉江州。因王僧辯討侯景。以兵會之。縶縶以為開府儀同三司。使鎮京口。縶敗奉晉王劼。智稱制。踰年立為帝。自為都督中外諸軍事。以子昌及姪頊質于郢。以平。次年進爵長城公。四年自加九錫。封陳公。踰月稱王。遂廢步智為江陰王。而自立。年弒之。三年。是為高祖。

嘗謂侯安都之攻王琳。聞霸先受禪。嘆曰。今茲發戰。戰無名矣。是素與之黨者。亦知其篡之不可。使王琳不死。尚得高枕而臥乎。梁武以弒君而國。以捨身而養親。霸先素之事。而為之。則霸先

之初而已為亡梁之續矣。是以君子知陳德之不長。

陳霸先之兄子。封臨川王。皇后以子昌未返。不肯下令。安都按劔請璽。即日襲位。二年。昌歸自郢。安都沉之于江。復使璽請其弟頊。三年。郢人歸頊。四年。以頊為侍中。五年。免。七年。是為世祖。

嘗謂衛欲以國讓昌。借安都之手而除其偏。既欲以位授頊。聞孔奐之語而賞其忠。不知二人非志于已謀。皆工于為身計也。安都絕意于昌。不得不堅衛之立。孔奐傾心于頊。不得不擇衛之疑。堅其

立。則可固已彼之寵崇。釋其疑。則可享將來之富貴。衛惟知已之以偽示人。而不知人之以偽應已。惟孔奐之心。無異安都。故伯宗之死。無異陳昌耳。嗟呼。姪之代叔者。方煥其席。而弟之代兄者。已伺其旁。殺人之子。人亦殺其子。然則非自殺之也。一聞耳。

陳伯宗。衛子。初立。以頊為司徒。錄尚書事。次年。頊殺中書舍人劉師知。僕射到仲舉。三年。廢伯宗而自立。五年。遣吳明徹。取齊廬江合。肥。歷陽等郡。及巴。青州。山陽。廣陵等城。又取壽陽。齊昌。徐州等城。九年。攻周。

圍彭城。十年。郢人來掠。獲其將吳明徹。十一年。江北地盡沒于周。十四年。是為高宗。

嘗謂明徹之先勝而後敗也。豈巧于取齊。而拙于謀郢哉。蓋成功以志。功成而志亦墜。辟地以兵。地辟而兵亦老。以志墜之將。統已老之師。向之所以致勝者。即今之所以喪師也。况齊則垂亡之邦。而周又方張之敵乎。齊亡則陳孤。不好之講。而蒙之挑。所以堅敵國之謀。陳而啟叔寶之玩寇者。此焉在矣。

陳叔寶初與頊質于郢。頊歸。陳復以為請。即始遣之。

至是立初年請和於隋隋師還次年起臨春結綺望
仙三閣以江總為相置女學士殺太市令韋華七年
隋師至任忠迎降叔寶投井執之

嘗謂文學在人主益己之神智則化理可資恃己
之聰明則人言莫入故不好學固難與圖治而不
善學者亦易以覆邦叔寶之在青宮孔奐已謂江
總無圖綽之實矣乃竟舍玉廟而輔以江總適以
損其智而益其過矣及知其為長夜之飲而卒不
為之擇師保焉則叔寶亡陳項亦不得辭其責矣
五傳三十二年

陳總論

愚按昌出而衛之立始夫項入而衛之傳始移彼知
世及之序在昌可以繼其親則知逼上之嫌在項可
以奉其子而不能不假之權勢者以國家新造嗣息
孱柔雖知其足以相陵而不得不資之以相輔辟如
賢者之用重豈不知其殺人而不容不賴之却疾也
故傾心以任之亦冀其感恩而圖報耳豈料其卒相
負哉然衛以惡心而滅親項亦負恩而竊國皆不再
傳而矣豈不義得國者之戒歟

北齊

高歡初本燕人自高湖奔魏于譙坐事徙懷朔遂習鮮卑之俗親魏將乳散家財以結客會紇豆陵明帝及爾朱兆資其兵破之因使統六鎮及北討魏于恆高乾以冀州迎之遂起兵信都敗州廣阿立元朗為主自稱太師尋廢朗立憺自為大丞相又逐憺而立善見死于湓代為丞相後諡獻武王號高祖

嘗謂高歡先見能知魏室之衰而不能乘未定之黑獺用間能離爾朱之黨而不能服善守之孝寬盡婚以功業就而氣溢如剪操之輕吳繼以富貴

權而智昏如田單之攻狄且樂毅勤三年之旅而墨昔終完道武舉百萬之所而野貽不叛項兵堅城自古難之矣何至因而發疾哉殆狙于常勝而隘于持盈者也

高湓初代入鄴曲魏君殺其臣荀濟等還晉陽三年封齊王加九錫為益所殺后諡文襄王號世宗

嘗謂符肅以玉帛之規而止敗獵契丹威唐附之變而散伶人彼皆夷狄之君一有所懲則終身不再彼高湓者始以克華之故而禍及其女繼以仲密之妻而危殆其父兩遭大變儼當何如竟以嬖

卿卿而殺其身蓋下愚不移者也

高洋歡次子魏時封太原公湓死代為丞相次年廢魏主為中山王而自立立于殷為太子國號齊九年以其弟瀾錄尚書事十年滅元氏之族是年祖號顯祖

嘗謂高洋凶暴淫虐固不足道然少靈警敏於治絲長避猜忌於輪蹄使宿將服其嚴明黜憺稱其克肖亦一時之傑矣其以子屬弟瀾曰奉則任汝

高洋祖子殷繼嗣自為太傅都督中外諸軍事暴廢殷濟濟南王而自立至五年為張子弒濟南王次年祖是為昭肅

嘗謂漢之治齊差強人意然反愛雖篤於諸弟而不能推庇於濟南承順雖切於太妃而不能格遵其面命至以位授瀾則以子屬之今勿效前人已殺兄之子而欲弟金龜之子其將能乎况已許瀾為太子而復立百年則其懷忿而欲逞者尤非空

高祖封長廣王演阻檄而立之三年殺其兄之子百
年四年傳位於子緯自稱太上皇又二年阻是為世

嘗謂先王之燕于賂以孫謀而齊湫之於子急於傳位不知委裘不亂者固不藉先傳而享國長久者亦不在禪位也倘鑒於樂陵濟南而憂子之不足立曷鑒於文襄文宣而求己之克君乎至於臨終惟謂和士開教以勿亂武不知士開當其生前負義欺矣其國亦非先教不內省而顧以人之負己

高緯親政，授其叔太尉，劇以高阿那肱為尚書。三年，殺其弟儼。五年，殺左丞相斛律光。六年，周代齊，克河陰。九年，復伐齊，緡奔晉陽，遂走鄴。十年，傳位於太子。恒鄆師圍鄴，緡出走。高阿那肱引鄆師追執之，羣被殺。

嘗謂人知緯之傳恒為卿之混一始矣。不知潛之傳緯也。卿之凶形已成。引邪肱而使相。為卿而用賣國之賊也。惡光劇而並誅。為卿而除謀國之臣也。甲未出關中。社稷已不保矣。向使潛不傳緯而

傳聞如其無幾乎

愚按古之亡國者類多齊闇之主而齊之繼起者率皆凶暴之君其殘賊縉紳剪除宗室有浮於桀紂者

與之天下。不能一朝居。而顧能遠延二紀者何。蓋慕

律光

敵犬自惴惴不敢

讓與

卷之六

100

100

100

[Illegible text]

周

宇文泰代郡武州人從賀拔岳定關中以功遷征西將軍後岳為侯莫陳悅所殺詔統其軍高歡反魏主脩奔長安以泰為太將軍尋進秦絳之立南陽王寶炬自為都督中外諸軍事封安定公十四年加太師十七年立寶炬之子劼四年復廢之立齊王廓又三年死

嘗謂泰上地不如勸功業不如勸然勸之攻勸者五而泰之敗勸者三泰之智似過於勸矣苟能仗義以討其罪則魏之興也或者其幾乎爾甫入關即行醜逆臣則有數倍於服人然高歡病已遂君猶曲掩其形迹黑獺躬為太遙敢至逞於再三則泰之罪又浮於勸矣

宇文覺年十五嗣泰為安定公尋自稱周公次年宇文護以其幼弱欲早正位以定人心遂廢魏主為宋公以魏為天王自為大司馬又進大冢宰殺冢宰趙貴及趙公獨孤信勳謀誅護廢之為襄陽公尋弒之而立卑都公弼二年自為太師三年歸政軍旅之事護猶總之上尊號稱皇帝二年為護所弒諡明帝嘗謂泰之死也謂護曰吾子皆幼天下事在汝宜

努力以成吾志斯言也蓋欲其以廢裁加之君而不意以廢裁及其子也裁君廼滔天之惡而護習之為故常覺魏皆英果之君而護屠之如犬豕使人主不能防朝臣不敢詰橫亦甚矣然而不篡者何想以泰之威名猶未湮於奕世而已之位望未盡服乎人心且下護楊忠輩尚存故遲遲而有待焉耳

宇文邕嗣將死謂其下曰朕子尚少劉朕之介弟能弘我家必子故護立之自加都督中外諸軍事事無巨細先斷後聞三年以兵攻齊不克四年攻齊復大敗三年計護殺之十七年伐齊十八年滅之十九年伐突厥有疾而還六月殂是為高祖

嘗謂謂之五伐齊也亦桓溫謂功成還授九錫之意耳使戰而勝當先即主而發矣乃兩戰而兩敗豈非天有意於存周乎又劉之英武為魏所亟稱而護不之忌者非盡由于其侮匿也特恃李樹德相之死諒群臣之不敢謀而安定寧都之堯意當公之不敢廢也

宇文寶自為太子時已多過失至是襲位遣諸王就國殺其叔齊王憲以楊堅為大司馬二年殺總管王

劉傳位太子太子開自稱天元皇帝三年祖是為宣帝
楊堅自為相國輸年廢周主代之周亡

嘗謂楊堅于諸王之就國也曰天元相貌壽亦不

長今遣諸王羽翼復其能及還我堅於此時已

有代周之意矣天元遂正人方自塗其耳目而

楊堅既今黨與已布置其腹心即即實不死其墓

特遲歲月間耳及堅薨即召諸王返長安在實

恐諸王之不利我意在堅為諸王之不利於已然

前田之遺類則今日之爭亦行事相反而若相

與作于周之書曰天有日月星辰之倫蓋非人

五傳二十六

愚按周之墓也與高氏同然齊之殺戮惟及其嗣而

周之放縱無加於君蓋齊因實后之私其子而在繼

三者懷世及之嫌故以除逼而珍其嗣主護見黑獺

之忍於弒而思得國者由廢立之後故以放絀而重

其威權使高祖不之剪除鮮不為二兄之續矣獨怪

其英毅之資能審於除奸而闇於擇嗣以收之逆謀

者委之楊堅豈又于彼周主均剪強臣而禍福頓異

者何爾朱世宗有足之志是以至死不引逆讓宗

室附木之枝也是以一折即除世多以輕佻罪子倣
不知寧為秋霜毋為蠶羊亦不可以厚非也

楊堅弘農華陰人。覆姓普六茹。云漢太尉震之後。隋公楊忠子。周武帝十四年。納其女為太子妃。及襲位。以為上柱國。忌其位望重。欲殺之。不果。以暴怒欲殺楊后。亦不果。堅懼誅。求外補。得楊州總管。將行而天。元病革。復留。遂居東宮。自稱都督中外諸軍事。相州。青州。兵起。皆敗死。因大殺宗室。進爵隋王。加九錫。踰年。即皇帝位。廢周主為介公。盡滅其族。立世子。尉為太子。七年。歲次戊午。年歲之二十年。廢太子。

是也。楊廣堅次子。平陳時。命為帥。封晉王。以甲子嗣。元年。營顯仁宮。築西苑。幸江都。四年。營汾陽宮。六年。詔征高麗。八年。敗于遼水。十年。再征高麗。以李淵為太原。

留中十三年。再幸江都十五年。為宇文文化及所殺。諡曰煬。

嘗聞內作色荒。耽酒嗜音。峻宇雕牆。有一於此。未或不亡。煬兼而有之。而內賊父兄。外窮兵革。又聖訓所不載者。殘身瀕宮。不足以謝天下。而死千難。經。君子以為漏網矣。

楊侗初封代王。李淵以煬之十三年立之。後克長安。使即位於天興殿。二年。禪於唐。降封酈國公。楊侗封越王。亦為王世充所立。二年。廢之。尋遇害。

晉書。趙果晉昭。而侗治與侗。猶得南面稱尊。喻一二載。比之報効。似為優矣。况煬之快意肆志者。又十數年乎。此亦千古之遺憾也。四易主。三十九年。此宇宙之一合也。

隋總論

愚按隋文得國與王莽同然竊猶保全獨子而堅則
盡滅其族枝蓋德裔之存劉而致漢之復祀也若孝
平之自焚與樂平之自誓其女賢則皆同而太寶之
殞身與漸臺之斬首其受禍則一蓋推女之心且非
之則知天之心已殷之而其不克終也決矣獨念劉
璿云江東分王當三百年而許善心亦云歲一週天
身當廢國吳國之運數在郭興王莽之銅鑑大有不
同惟其不能取而正宗之也天以即賜隋而堅不

隋末稱兵者總叙

愚按六國之亡兩漢之滅後之起兵率賴之以為名
而嚮之末也晉宋齊陳迄無興者觀後之不藉資則
知先之無遺澤矣若隋氏三王之立特篡國者以之
假手耳豈其若更始之立以思漢代謹將其跨州連
郡僭帝稱王者錄其興滅如楊玄感翟讓張金達高
士達甄翟兒左孝友劉苗王王德仁苗海潮朱粲管
崇劉元進裴長才孫宣雅劉鷟道王薄孟讓陳稜盧
明月孫安祖白瑜婆郭方預郭孝德格譚王須拔魏
刀兒左首相數監陀苑君瑋輔公祐孟海公郭子和
林士弘

鄱陽人以煬十二年起兵同郡人操師乞反師乞死
并其衆北自九江南及番禺為所有自稱楚帝蕭銑
敗衆復歸之武德五年其將王戎以南昌降士弘懼
走保安成山復為總管着干則所敗未幾死其衆遂
散計七年

杜伏威

童立人與輔公祐起兵掠江淮及破陳稜遂據歷陽
自稱吳王武德五年秦王破徐圓朗伏威懼遂降唐

劉武周

馬邑人為鷹揚校尉。故其太守王仁恭與宋金剛等起兵。賈德太室遣使附於突厥。說定楊可汗取并州。并州又據頻窺突厥門。後秦王敗金剛於栢壁。武周棄并州走突厥。尋為所殺。計四年。

蕭銑

武王後嗣太子以嗣王三子起兵。西陵董景珍等起兵。後唐王仁恭敗之。武周遣使附於突厥。說定楊可汗取并州。并州又據頻窺突厥門。後秦王敗金剛於栢壁。武周棄并州走突厥。尋為所殺。計四年。

李嗣

武王後嗣太子以嗣王三子起兵。西陵董景珍等起兵。後唐王仁恭敗之。武周遣使附於突厥。說定楊可汗取并州。并州又據頻窺突厥門。後秦王敗金剛於栢壁。武周棄并州走突厥。尋為所殺。計四年。

金剛人殺校尉。其子起兵。突厥王仁恭敗之。武周遣使附於突厥。說定楊可汗取并州。并州又據頻窺突厥門。後秦王敗金剛於栢壁。武周棄并州走突厥。尋為所殺。計四年。

仁果繼立。都抵城。其子起兵。突厥王仁恭敗之。武周遣使附於突厥。說定楊可汗取并州。并州又據頻窺突厥門。後秦王敗金剛於栢壁。武周棄并州走突厥。尋為所殺。計四年。

宗羅睺與戰高墟而敗。東勝進圍仁果。出降。斬長安市計四年。

李執

金城人為武威司馬。與同郡曹珍等起兵。玢以識云。李氏當王。推玢為主。後被殺。西平抱罕。皆克之。

蓋有河西之地。唐以武德元年封為涼王。謂之從弟。是年冬稱帝。越三年遣安興貴襲執。以歸新之。計五年。

朱榮

城父人。始為縣佐史。從軍亡命。聚眾為盜。號可達乘。賊尋稱。劫羅王。轉掠荆河。取唐鄧州。自稱楚帝。有衆二十萬。橫行淮泗間。淮安土豪楊士林擊破之。燼奔海。請降於唐。唐以為楚王。無何殺唐使。奔東都。降王世充。計三年。

王世充

陽稱無王。後二年竇建德侵李藝。開道故却之。因藝求內附。唐以為蔚州總管。越一年。復與藝絕。仍稱無王。恒定曲易。咸被其患。又一年。為其下所殺。計七年。

王世克

本西域胡。姓支。隨母嫁王氏。冒其姓。始為江都丞。隋煬以為東都留守。後以越王侗稱帝。自為太尉。越二年。稱鄭王。加九錫。無何廢。侗而自立。國號鄭。又二年。秦王伐之。諸州相繼歸附。世克求拔於鄭。兵敗。世克請降。詔赦為庶人。徙之蜀。未行為定州刺史。獨狐

脩德所教

劉黑闥

漳南人。初事王世充。後為李勣所擒。獻之。竇建德。建德以為將軍。建德敗。其故將苑瑁輩恐不免。因勸黑闥起兵。漳南敗李神通於幽州。兵勢大振。武德三年。自稱漢東王。都洛州。盡復建德之地。秦王討之。兵敗奔突厥。引之入寇。詔太子建成往討。黑闥敗走。為其下所執。以降斬之。

梁師都

朔方人。初事王世充。後為李勣所擒。獻之。竇建德。建德以為將軍。建德敗。其故將苑瑁輩恐不免。因勸黑闥起兵。漳南敗李神通於幽州。兵勢大振。武德三年。自稱漢東王。都洛州。盡復建德之地。秦王討之。兵敗奔突厥。引之入寇。詔太子建成往討。黑闥敗走。為其下所執。以降斬之。

以突厥兵。遣州為唐。唐武德三年。黑闥以兵討之。為其下所殺。以其地為夏州。武德三年。

沈法興。武康人為吳興太守。聞宇文化及弒逆。起兵討之。攻下餘杭。丹陽等郡。稱稱王。都毘陵。踰年。李子通攻之。取京口。法興走吳郡。其地皆降。校子通。子通進攻吳郡。法興走江苑。計二年。四月。

東海人以隋末之二年。據海陵。攻陳樹走之。遂據江

都稱帝。國號吳。後攻沈法興。奪其地。杜伏威遣輔公

祐襲之。子通大敗。棄江都。保京口。尋攻殺法興。徙都餘杭。北自太湖。南至嶺東。包會稽。西距宣城。兵勢大振。又一年。為杜伏威所敗。執送長安。無何叛走。為吏

所獲。伏誅。計三年。

徐圓朗

晉郡人。起兵陷東平。掠地自琅邪以西。盡有之。洛陽平。請降。拜兗州總管。後黑闥作亂。圓朗與通復舉兵反。擊陳杞。伊洛曹戴等。皆應之。自稱節王。黑闥

字文化及

武川人。許公述千。隋煬帝至江都。義處通執煬帝。迎化。又至。遂殺之。立秦王浩。因兵勢日促。歐殺秦王。稱帝。魏縣國號許。踰年。誘海曲諸賊。共保聊城。實建德以兵討之。兵敗。見執。建德執智及。與其黨集隋官而斬之。計二年。

李密

成紀人。趙郡公弼子。始楊玄感反。密為畫策。不見用。感敗。走依翟讓。起兵黎陽。尋殺讓。併其衆。稱魏公。進據虎牢。裴仁基降之。入據東都。開倉以賑。數場十罪。

自恃兵強獲實弼淵欲為盟主新以驕矜士心不附因徐文遠奉表降嚮不果喻年大敗於世克勢不能支降於唐唐封以邢國公復怨望謀叛求出撫山東為盛彥師所殺計三年

竇建德

漳南人征高麗時為二百人長以場之七年聚衆高難泊高士達敗其下歸之帥以攻饒陽至十三年號長樂王取深冀易定等州國號夏喻年討宇文化及誅之聞王世克立絕不與通始建天子旌旗立睿王棟子為鄭公又取唐邢洺洛相諸州進取趙州黎陽

遂定衛滑齊充文二年虜孟海公值鄭人請援以兵赴之與秦王戰於牛口兵敗被執送至長安斬於都市計十三年

愚按楊廣之罪浮於桀紂人人得而誅之嚮末之蜂起者皆輕毇不足數獨一李密獨夫之除首形於玄感之策十罪之數繼陳於君房之辭聲罪致討庶幾近之即太原之師不能及也惜其為義不終而奉表降嚮則密非昔日之密矣且衆已瓦解於金墉而猶希冀於再集心已畏服乎英主而復僥倖於異圖一何不智之甚也若竇建德者全守節之士正化及之

誌勤政撫民遠邪愛古殆表表可稱者即遠拔世克非唐亂臣賊子迺與群醜並戮都市無乃過乎

唐

高祖李姓名淵隴西成紀人北涼王暠之後襲父爵隴西公煬帝十一年為弘化留守十二年徙鎮太原十三年以不能禦寇遠之大懼次子世民說以率兵從之擒高德儒敗宋老生取臨汾韓絳留兵圍河東自引兵趨長安迎立代王為帝遙尊煬為太上皇自為大丞相封唐王踰年即帝位以土德王都長安時年五十三立建成為皇太子世民為秦王是年劉密薛仁果降二年擊劉武周走之并州平三年擒王世充竇建德鄭夏平又命李靖降蕭銑建成擒劉黑獺九年仍以世民為太子無何授以位又十年乙未崩壽七十一

嘗謂唐高以魏晉故事欺天罔人然始而詐為勅書以聚兵既而僑立恭帝以圖篡自丞相為唐王獨非魏晉之故事乎且怯而難於慮敵闇而不能知人聞武周之襲晉陽則欲還太原以自救信矧厥之愛子女則欲焚長安而不都裴寂乃亡隋臣預昵之以為腹心之佐世民為克家子猶疑之而信妻非之議使元吉之謀得行鮮不以開基而敗國矣

太宗名世民高祖次子年十八佐父起兵武德元年封秦王四年封天策上將九年殺建成元吉遂立為儲尋即位時年二十九立承乾為太子四年平安厥分其地為十州置二都護府以統其衆五年開闢項之地為十六州十四年滅高昌以其地為西州十八年詔征高麗十九年自將伐洛陽不克二十年還京師二十三年崩壽五十一

嘗謂太宗以遠左無功云魏徵在必無此行竊謂徵雖存不能止也蘇子謂徵學縱橫之術每迎機而後發至教導之不可回者卒善而不諫言之不

能入者即已而不爭如繼后辟展羸而不言明母之不當進御充華止鄭氏而不止武氏之才人他如師加突厥兵伐高昌開突厥之州置伊西之郡皆禁禁不發一語蓋揣其大欲之在茲而知徒言之無益也若高麗之征其欲較勝於隋場者殆非一朝一夕之故矣且孔明尚不止先主之東行而魏徵其能使遼左之不伐乎

高宗名洎太宗第九子十七年廢武乾立之以已酉嗣時年二十二初即位李弘泰駿長孫無忌詔斬之五年以武氏為昭儀六年立為后貶無忌等為遠州

都督尋皆殺之十二年始以政事委武氏十六年大
權悉歸中宮二十年平高麗三十四年癸未崩壽五
十六

嘗謂武氏之能見於女主武王之占已在官中之
對載諸秘計誅及五娘皆高宗之歷歷觀記者儻
於其納之後宮進之昭儀褻是以為言在愚而溺
愛者當必踈然驚惕然懼矣且使謂武氏經事先
帝人所共知何不云過三十年殺唐子孫殆盡者
亦人所共知計則變渝高宗子王于鞠俱
年踰四十而政事盡推於中外

五十而政事盡推於中外
情之所不可解者豈天真有相之耶

中宗名嗣高宗第九子初立王后之子忠為太子廢
之後七年立武氏子弘十八年卒立雍王賢復廢之
中宗時名昭改今名以甲申嗣時年二十八擢后父
韋玄貞為豫州刺史無何欲以為侍中裴炎爭之不
得白太后謀廢立太后廢為廬陵王九月改元赦天
下元年李欽瓘圖匡復尋敗死三年詔中宗還十六
年以狄仁傑相十九年蘇安恒請歸政二十二年退
居上陽宮

嘗謂神軌幸而魏國亡實繼興而漢室滅宋宗
而宋祚移武氏無此三者矣而不喪觀其捕逮及
于二張用刑泰以慘酷而宗室之戮特因興復而
株連之且駕馭猶近于得術而功德憑藉于太宗
夫如是奚其畏人嘗罪武氏之篡廢使中宗不廢
天下歸之韋氏矣武頗英明足以服群小韋志滿
僻祇以敗國家是篡唐亦所以存唐也

中宗初年復國號曰唐立韋氏為后聽政如武氏二
年誅五王張柬之等三年太子重俊反為左右所殺
四年以綽封靈勅除官五年為韋后所弑立溫王重

韋氏之心也彼見武后之當陽其技藝于中久矣
獨念五王于武氏之英明尚能廢立枚淫視何有
於當韋氏聽政之初兵權尚在五王之手知賊后
之不可近則當別選賢淑以廢其母者及其妻諒
狂愚之不可回亦宜更立豫王以斷于前共行之
后反覆手間大事定矣臨事總不以告而憂三思
之不除不知三思雖除而崔涖鄭愔宗楚客輩其
為三思者不少也又焉得而盡誅之乎

睿宗名曰武后立為帝置之別殿及改國號立為
嗣封相王皇后亂相王于陰謀討平之廢重茂尊以
為帝元年加太平公主實封萬戶二年復斜封官三
年以實懷貞等同平章事八月內禪又四年崩壽五
十五

嘗謂肅宗亦中宗也。幽囚不滅於房州。德慧不生
于疾疫。削樹棲位自如。妣宋遠加貶黜。龍太平而
恣其淫橫。復斜封而進陰主。使赤箭之毒若行。
其不為中宗之續者。幾希矣。

玄宗名曰李隆基。睿宗次子。以定亂功。舍宋王成器立之。

賜死以高力士為監門將軍。二年置左右教坊。四年

姚崇罷。八年宋璟罷。九年以宇文融為勸農使。二十

四年張九齡罷。以李林甫兼中書令。二十九年以對

嶽山為營州都督。三十年為平盧節度。三十二年燕

范陽。三十三年以太真楊氏為貴妃。三十六年以嶺

山兼河北道。進東平郡王。三十九年燕河東。四十三

年嶺山反。四十四年僭號入潼關。帝出奔蜀。太子至

靈武。遂即位。尊帝為太上皇。又二年。請還京師。又七

年壬寅崩。壽五十八。

嘗謂天寶開元。分玄宗治亂。不知開元之稅政多
矣。檢括搜于勸農。府兵壞于宿衛。梨園傾于天子。
音樂角于宴醺。任宦寺而廢屬階。循資格而壞選
法。元稹任不數年。林甫相機二十載。況於此又信
之以迹。而於彼又信之以心乎。卒之曲江之祀。雖
憶忠賢。而太液之恩。猶牽祚廬。謂之英主可乎。

肅宗初名浚。次名玢。後名玢。玄宗二十五年廢太子
瑛立之。三十八年為行軍元帥。四十年立為太子。四
十三年命監國。四十五年至平涼。為衆所擁。遂自立
元年。寶冊至成都。二年復兩京。三年安慶緒死。五年

史思明死。六年崩。壽五十二。

嘗謂肅之為太子。目擊玄宗之行事。其心未有不
非議之者。胡以即位。一一効其所為。良娣之寵。法
貴妃也。輔國之任。效力士也。建寧之誅。宗三子也。
至于子儀李泌。則不以任姚宋者加之。二子焉。此
雖收復之易。憑藉固本于開元。而政治之陋。刺謬
亦同于天寶也。克肖者。願如是乎。

代宗名豫。初封廣平王。進成王。為兵馬大元帥。收復
兩京。以壬寅嗣。時年三十六。元年賊將田承嗣等以
冀州降。李懷仙殺史朝義。詔以為河北諸鎮節度使。

吐蕃入長安上如陝州二年懷恩逼奉天不克而退
三年復入寇遇子儀而還四年以魚朝恩領神策軍
使分左右兩居北軍右十四年田承嗣反十五年討
之不克十六年復討亦不克十八年崩壽五十四
嘗謂代之復西京也禮優葉護禁其劫掠一時稱
為真華夷主以此心而治天下則駕馭夷狄撫恤
瘡痍亦必有道矣然每聞吐蕃之來則棄其宗祧
而不守廣收諸道之賦則任其聚歛而不禁是始
之屈節於夷特為復東京計耳且唐之亡有二外
由藩鎮之專兵內以宦官之用事復霜堅米代實

始之謂為基禍主則可謂華夷主則不可

德宗名迥初封雍王後為兵馬都元帥三年立為太
子與申即位時年三十八二年李寶臣死子惟岳自
稱留後以兵討之田悅叛與連兵三年田悅敗王武
俊殺惟岳而朱滔以不得深州武俊以不得節度遂
有異志潛與之通四年涇原兵亂出幸奉天亂兵奉
朱泚為主圍奉天幾陷之李懷光至兵始解五年泚
俊等皆上表謝罪李懷光復叛六月朱泚誅六年懷
光誅十二年以實文場霍仙鳴為護軍中尉二十一
年吳少誠反討之不克二十六年崩壽六十四

嘗謂收復河北惟德宗之時為易然蓋史之謂
戒方新於親聞諸鎮之根株未至于牢固及此時
而誅夷則可以成使臂使指之勢而永為不侵不
叛之臣功業之成十已八九焉越以諸道定之而
不足虐祀以一人敗之而有餘自是而後擅命者
崛起於藩鎮擁戴者接踵十軍中元和竭天下之
力僅僅削平不三數年即皆背叛非以悖逆之久
則難變乎此愚所以為德宗惜也

順宗名誦封宣王元年立為太子九年以鄧國長公
主得羅幾至廢斥二十五年得瘡疾次年嗣位罷官

市竊弄威極章章表請太子監國遂傳位焉在位一

年次年崩壽四十六

嘗謂順宗為太子保全陸贄沮抑延齡侍宴魚藻

引詩為戒可謂爭于矣若宮市一事謂寒人方欲

極言收文以恐上疑其欲收人心遂稱其善以致

寵信而柄政焉何前之敢言而後之隱忍也蓋自

李昇之竄深慮及禍方思以懲羹者吹鑪而泐文

適當其會故不覺其入而信之深也然潛龍以不

見為德斯言殆近之矣劉知太宗之聽言而進

忠唐之諫。故文瑞順宗之懼禍。而効守口之規。君子不以言舉人。蓋謂是也。

憲宗名純。順元年立為太子。八月以位授。時年二十八。元年平蜀。二年平吳。五年討王承宗不克。七年魏博節度請吏奉貢。十年討淮蔡。十二年克之。十三年討李師道。十四年克之。十五年崩。壽四十三。

嘗謂海宇已定。而歎歎懷不厭之心。如是者國危。若墮燭之征遼是已。功業隨成。而泄泄然萌滿假之念。如是者亂起。若晉武之平吳是已。唐憲削平藩鎮。自謂帝王能事已盡於斯。而不知守滿持盈。

憂。猶有方大者在也。卒之憂勤勤定之功。不能以全盛者貽後世。而方主佛老之高。反以失政者示子孫。惜乎立功非難。而居功之難也。

穆宗名恆。開元王憲初立。鄧王寧為太子。寧卒。立之即位。時年二十五。元年幽州始亂。推朱克融為留後。成德兵馬使王庭瑄殺其節度使。二年魏博史憲誠亦殺其節度使。三年討之不克。遂皆以節鉞授之。四年崩。壽三十。

嘗謂亂之所定也。懲其一而餘者可平。亂之復興也。縱其一而餘者即亂。虜龍當安史發難。其叛也。

獨先自齊趙蕩平。其服也。獨後且殺伐未加其境。士榮驚未挫於劍櫓。故朱克融得以借寬。而二鎮遂由以蜂起也。使劉總歸命。而唐憲尚存。則裴胤諸臣必能處分。而橫發不至是矣。豈天未欲混一耶。

憲宗名湛。封景王。穆病使監國。及崩。遂即位。時年十六。年中。和殷擊建。六月加裴度同平章事。二年復加司空。十二月為宦者劉克明所弑。壽十八。

嘗謂漢昭十四而辨霍光之誣。唐敬十六而知裴度之枉。信任雖同。治亂則異者。由光之秉政專。不復有群小之閒。度之燕治淺。不能勝孽幸之臣也。

然敬之於度。有齒牙則聽止行。幸則聽似亦無負於度。而度也。君執而不嚴討罪之誅。君立而不與定策之事。殆亦有負于敬矣。

文宗名涵。後名昂。穆第二子。封江王。敬弑。克明等欲立絳王惲。王守澄殺克明等。迎帝立之。時年十八。元年橫海叛。次年魏博叛。三年皆討平之。六月魏州軍亂。殺其帥史憲誠。推何進滔為留後。詔以為節度使。四年興元軍亂。討平之。五年楊志誠逐其帥李勣。義昭以為節度使。七年。

遣還鎮九年李訓鄭注謀誅宦官不克皆為所殺十三年太子利薨十四年立陳王成美為太子十五年崩壽三十

嘗謂世以進治之授節度為權宜從諫之遣還為失策竊謂不然以師旅為不可勞則因茲播越如唐德何以有不赦之懷光以虎兕為不可逆則志於削平若憲宗何以有遣還之糾正凡以肅法紀於諸侯而布大信于天下也二鎮既定憲誠尚爾寒心進治敢於肆志移師併力不以一敗而止將必有武俊劉惲者起於其間進治誅庭奏志誠不

以本禮自服矣然後發制誅於他鎮煩二紙書耳何係于遣不遣哉

武宗名經穆第五子文宗崩仇士良殺成美而立之更名顥元年盧龍亂張仲武平之詔以為留後三年昭義劉從諫死于柎自為留後詔發兵討之四年河東叛監軍擒楊弁以獻郭誼亦斬劉於以降六年崩壽三十二

嘗謂德裕度盧龍與李絳端魏博均若符契然絳使田興如指臂而絳馭仲武止羈縻亦處置之未盡善也儻始令諸官吏於朝廷則朝廷不難于

號召既而重賞獨授士卒則士卒不感其私恩而皆李絳已行之策一一踵而舉之則仲武之畏服豈惟敵愾於回鶻而從諫聞風必將先遣其子弟奚至勞兵而後下哉蓋絳排承璀以輔憲宗而德裕結欽義以相武宗人品已不侔何怪其功業之相遠也

宣宗名忱後名怡憲宗第十三子封光王武宗病不能言宦官竊於禁中定策謂太子幼弱立恂為太叔以丙寅朔時年三十七三年盧龍逐其節度使推問緝壽留後在年歲德節度使王元逵卒子紹鼎自為留後十三年崩

嘗謂宣帝以盡去宦官謀之宰相及其疾革又以愛子屬王歸長等三人而一時親臣如魏謩柳仲皆不得與是又以心腹寄之也且謂宦官緣衣紫則與為一則賜緋紫當於宦官慎之而進用人才乃至經年不用其一不將以抑鉅嚙者阻賢路乎不以親宦官者親宰相而以抑宦官者抑賢才故河北安於桀驁而諸方率多反叛時以小太宗稱過矣

懿宗名漼宣長子封郾王時賜長等欲立樂王中尉

王宗實殺歸長立之年二十七元年裴南胤三年徐州亂四年南詔陷交趾以宦者兼館驛使九年龐勛亂十四年迎佛骨至京師是年崩

嘗謂宣宗立裴王固私其所愛想於懿宗已預知其不肯矣宣子勅使鞭驛吏猶謫恭陵而彼使館驛兼於宦寺公主適鄭顥務崇儉約而彼致繁裁竭於同昌南詔外侵群盜內起舉漠然不加之意唐室至是已奄奄如不起人矣况又以信昭僂之

手
僖宗名儼封普王懿宗第五子中尉劉行深等越次

立之時年二十元年王仙芝亂二年黃巢應之六年陷廣州八年入長安駕走興元九年幸成都十一年復長安十三年還京師十四年田令孜劫弒之如寶龜朱玫等以襄王煚稱帝十五年反正十六年崩嘗謂晉惠以愚騷著唐僖以多藝稱而受禍則同者何蓋帝王之才以英明果斷而不在書畫騎射之間彼惟小有才不錄之以堅其自用之意必溺之而分圖治之心故前此受幸以之傾商抑後此趙佑因之覆宋宗唐僖之才視愚騷者等耳

昭宗名晔封普王懿宗第五子中尉劉行深等越次

而正賢群臣屬望觀畢容使楊復恭獨請立為太子以戊申嗣二年討李友用不克三年楊復恭拒命三年移李茂貞山南節度使不奉詔七年罷諸王將兵以宦官惡其不便也王行瑜等舉兵犯關克用討行瑜誅之八年李茂貞復犯關如華州十二年劉季述等幽之於少陽院而立德王裕十三年反正韓全誨等劫幸鳳翔十四年朱全忠迎車駕十五年至長安十六年至洛陽為全忠所弒壽三十八

嘗謂醫者之起沉疴蕩滌補瀉必必先以酌其施使元氣充則疾易瘳一或妄受鮮有不效其死者唐至昭宗正千鈞一髮之時群雄觀望之目也當時恭順無如克用僭據莫過茂貞能外結晉陽內修政事徐聲茂貞之罪而舉養銳之師去門庭而全忠破膽矣起倒行逆施加安重榮之地之兵一潰亂朝之惡逆潰四方之機始失長而不可收拾矣故昭宗之亡吾以不在全忠之弒而在克用之征也

昭宣名柅昭宗第九子封輝王時全忠利立以殺德王偁及諸子昭宗祇養之報前三年為全忠所弒

昭宣名柅昭宗第九子封輝王時全忠利立以殺德王偁及諸子昭宗祇養之報前三年為全忠所弒

嘗謂亡國之君。膺爵祿以終身者上也。保首領以沒世者次也。即身以致終。而家屬無恙。是又其次也。若昭宣者。父母兄弟。接踵死於金。至于元不赦改。天不敢郊。袁不敢舉。加九錫。捧禪文。而兢兢焉。恐其不受。可哀也哉。噫。廟祔以假空名。猶得久其存于數邑之奉。昭宣以絕人望。致速其死于旦夕之間。信不幸之中。又大不幸焉者也。

唐二十傳。二百九十年。內武氏。並命二十二年。此寰宇之一合也。

唐總論

愚按唐以宦官門生天子。王室凌遲。大率由之。雖濫觴于憲穆之后。而立不以序。自開國而已然矣。即如以功德以長。姑置勿論。若魏泰之謀奪嫡。高宗之廢梁王。林甫之助壽瑒。良娣之軋廣平。甚至順楊久正中位。猶有黨舒王立豐王者。關監革身觀其間。習聞其事。知子之皆可帝也。每越次以希其見德。為之立者。以位之非所望也。每破格以示其信。酬圖報者。不以降志為屈。挾恩者不以逼上為嫌。受制家奴。殆不獨文宗然也。向使弘志不弑元和。則幽燕無偃起之漸。宇澄不剪髮。情願調注。無甘露之誅。吉王得代昭宗。則今夜無寶雞之劫。三變作。而唐不可為國矣。明唐之君皆知之。而又舉愛子以屬之也。

寰宇分合志卷六

明教諭廣陵徐 樞編輯

明進士廣陵盛 稔

明進士吉州龍文明

明進士東萊董 蔗全校

魏博

田承嗣盧龍人諱安祿山後從史思明朝義敗降懷
固懷恩求行間自効懷恩恐賊平寵衰請命與李懷
仙等分帥河北承嗣由之得節制魏博懷魏相博衛
洛貝檀七州四十三縣封鴈門王承嗣遷驍徙者為

牙兵以自衛因請名其軍曰天椎至代宗十八年死
以其姪悅為留後特實臣為之力請故悅德之及寶
胤死悅亦為其子惟岳請朝廷不許遂舉兵寇邢洛
踰年為馬燧所敗無何朱滔王武俊又連兵林之悅
勢復振自稱魏王後遇德宗大赦上表謝罪復其官
兵馬使田緒承嗣之第七子號于衆曰緒先相公子
諸君受先相公恩若肯立緒兵馬使二千緡大將半
之士卒百緡竭公私之力五日取辦于是殺悅主留
務遣使奉表詣行在報可越十二年加平章事緒尚
公主生子季安請於朝以為後詔許之至憲宗四二

助討王承宗取堂陽又三年死子懷讓年十一軍政
決于宋僖值朝命又不至衆心離沮兵馬使田興為
衆所服擁立之表請更奉貢詔授以節賜名弘正後
嬰乞移鎮比王承元以地歸朝移成德節度于將吏
憲識叛刺而殺之命其子相往討復不克遂以節
授憲憲誠憲誠文宗二年為下所殺推何進滔為帥
廷以李聽代拒不納不得已以為節度越十一年死
以兵授其子重順改名弘諛事朝廷頗恭謹十六年
軍中立其子全諱三年逐之惟韓君健為留後四年
死以兵授子全諱九年兵寇鄆州為其將樂行達
所殺詔以為節度賜名弘復五年軍亂彥楨請避位
羅弘信殺而代之昭宗二年朱全忠以兵攻之弘信
懼為所併因請和且娶全忠女為子婦汴魏之交自
是固死傳子紹威全忠進其爵為鄴王紹威以牙兵
又強據自史憲誠以來廢立皆出於其手惜全忠於
誅之時值全忠女卒因遣將實甲兵于橐中選千人
為拒夫詐云會葬而自以大軍繼其後紹威潛遣人
入庫盡斷弓弦甲櫟率奴客數百人與汴將合謀
燬之凡八千餘家嬰孺無遺自是兵始衰諱傳子
翰遂為韜楊師厚所併云

十七傳一百三十三年此亦襄年之一分也

愚按唐之藩鎮唯魏博為最悍亦唯承嗣為最悍身
膺王爵子尚帝姬寵榮極矣而却留諸道之貢建立
安史之祠至再勤王師一無懲改非唯習染于安史
要亦內恃乎牙兵也不知集悍僕以衛孤居僕悍必
乘其主養驕子以承家業子驕必破其家彼當衆則
恣恩勝則抗謂主帥可以自推故還除不復遵乎簡
命謂幽囚可以抗拒故廢無不復聽之朝廷承嗣之
所以自固者即田悅之由以自成者也猶未也忠順
如田弘正則父子並殞于鋒鏑悖逆如何進退則祖
孫皆擁節鉞此無他以忠順則已不專其利而悖逆
則已得以遂其私也積至貫盈為天所厭一時八千
餘家至無噍類豈非惡不積不足以成身乎

平盧

李正己初名懷玉營州副將從僕希遷入青州值節
度使王玄志卒肅宗遣中使宣諭將士問其所欲立
者授以節鉞懷玉殺玄志子推希遷代節度由軍中
廢立自此始八年遷希遷奔滑州自為留後朝廷許
之賜今名私圖傳襲與李寶臣梁崇義等五鎮結為
姻媼招納亡命朝廷不能制田承嗣叛詔正己討之
承嗣籍境內戶數許以授正己正己信之遂按兵不
進尋復命討李靈曜得曹濮徐兗鄆五州皆授為已
有令已所統淄青齊海登萊沂密德棣共十五州從
治于鄭使子納守青州擁兵十萬雄據東方建中二
年正己死子納自領軍務求襲不許乃叛與田悅合
妻朱滔天鈞悅等稱王自為齊王越三年朝廷以秦
天圖解并赦納等之罪去王號上表陳謝詔復其官
又九年鈞死軍中以子嗣古為留後憲宗元和元
年死其下迎弟師道為帥上表請輸兩稅申官吏行
鹽法杜黃裳請乘其未定而分之不許以師道為留
後十年吳元濟求代其父師道為之請不許遣監鈔
宰相武元衡又遣兵襲東都十三年因元濟平未
其地後不果都知兵馬使劉悟斬其首以獻

地為三道。鄆曹濮為一道。淄青齊登萊為一道。兗沂沂密為一道。

四傳五十三年。

愚按師道與承宗。權命雖同。而土地甲兵。則視承宗為過之矣。何元和一致計于承宗。舉稱難就。而黃勣請分于未定。則若易燕。蓋師道素好戰事。不為人望所歸。韓弘境與之隣。素為齊兵所悞。投兵之顧。軍心厭亂于先。覆族之憂。師古逆知于始。况川陝甫平之後。又王靈丕振之初乎。黃勣負經濟之累。已灼知其人之易與矣。儻分之為三道。令據其地以歸者。即命以歸。如李洧之刺徐州。斬其首以獻者。即分其封。如希烈之統淮蔡。登以諸道之兵。開以自新之路。則東身歸朝。焉知不後田悅而請。內潰相圖。焉知不先劉悟而發耶。惜憲宗之際。得之洧蔡。而失之平盧也。

冀鎮

李寶臣本名張志忠。范陽奚也。安慶緒署為偽刺史。後事史思明。父子比其敗。王武俊勸之降。劉闢。恒定。易。趙。深。冀。州。以獻。就封為節度。改其鎮曰成德。節臣以武俊為先鋒。兵馬使。大曆十年。詔討回。承嗣。復滑。與通德。宗二年。為妖人所毒。死。子愬。岳求傳襲。不許。與田悅連兵。反。為朱滔。張忠志所敗。武俊斬其首。以降。詔以為恒冀團練使。武俊以不得節鉞。又失趙。定。遂與魏。傳朱滔。同寇趙州。自稱趙王。後以朱泚誅。大赦。復其官。盡以六州予之。仍令會討朱滔。再敗其兵。又十二年。詔中書令。廿七年。死。以兵授其子。士真。士真以其子承宗為副大使。憲宗四年。死。授承宗。承宗表獻德。棣二州。詔以為節度使。已而中變。命吐突承湘帥諸道兵往討。不克。不得已赦之。十一年。再討之。亦不克。十五年。死。詔以田弘正代之。移其弟承元為義成節度使。承元遂舉族歸朝。武俊有養子名庭。索頭。紹人也。謀作亂。結牙兵殺弘正。逼監軍求節鉞。命弘正子相討之。相復被殺。杜叔良繼討。亦大敗。遂以節鉞授之。文宗太和二年。復助李同捷。詔諸道會討。不能克。八年。死。子元逵。自知留後。元逵事朝廷頗恭順。

昭義之平，與有功焉。宣宗九年死，傳子紹胤。十一年死，傳弟紹懿。懿宗七年將死，召其姪景崇曰：「吾兄以汝幼，軍政付之我，今長矣，上忠朝廷，下和鄰鎮，可也。」備宗三年，景崇死，傳子懿。懿年冠，易定為王，處存所破備宗時，屢敗于克用，因與之，和天祐九年，推晉為盟主，伐梁，敗之。十八年，其將張文禮殺而代之，盡滅其族。懿年為晉主所誅。

十二傳，二百五十九年。

惠按：博洛既平，收復可期于計日。自武俊之倡亂，而遂敗其書就之功，克用發難，孤立，猶易于掃除。自趙之黨亂，而遂成其輜車之勢，唐失河北，雖三鎮之倔強，而成德則罪之見也。武俊始說實臣之歸降，而甘于背叛，繼誅懷岳之僭逆，而復為厲階。何明于責人，而昧于責己也？况身起偏裨，即無趙定、四州已撫而有矣，何以不得而生缺望？承宗世東節鉞，即無德棣、金超可世而守矣，何以既獻而後起？束身謝罪，不有承元，鮮不繼如引氏而誅矣。若王處泰戕殺本兵，吞噬鄰道，束克融而効之逆，黨同伐而助之報，權髮不足以數其罪，而循能世相承，後唐而沒者何？元達蓋父之愆，而思忠于君，紹懿追兄之遇，而位授其

子。變禁舊之俗，而懷忠順之心，故承襲之。父視諸道最屬，亦作善之報也。

盧龍

李懷仙柳城胡為安祿山裨將史朝義敗持其首以
由涿管瀛莫平薊鎬檀等州降詔以地授為幽州節
度使三年為壓下朱希範所殺且族其家希範幽州
昌平人自稱留後代宗因而命之七年以殘害為衆
所殺軍中未知所立朱泚弟潤潛使人于衆中大言
曰非朱太尉不可衆推為帥朝廷許之三年入朝請
以潤代建中二年令討懷岳奪其德棣深三州詔以
德棣歸幽州潤固請深州不許遂以反論其軍軍皆
不應潤誅其首數十人葬深州衆大譟不聽命潤又

朱泚

誅其首謀二百餘人餘皆散衆不敢前却自稱冀王
為盟主朱泚僭號復與之合泚敗上表待罪詔復其
官踰年死以其將劉怱代怱死子濟代憲宗五年助
討承宗為子超所弒嗣之穆宗九年總以河朔平
棄官為僧請分幽涿管為一道平薊鎬檀為一道
莫為一道擇燕人之難制者如朱希範輩送京既
加選授充泚弟孫至京又不得調朝廷以楊弘靖
代為節度充泚從之還尋因軍亂因弘靖自立越五
年軍人殺之而立其子延季嗣義又殺延而代三年
為其下楊志誠所逐志誠羈抗求加僕射自遣

朱泚

三年為其下史元忠所逐元忠踰年亦為亂軍所殺
推牙將陳行泰主留務請于朝李德裕請勿遣使以
觀其變已而軍中殺行泰推陳絳朝廷亦不問後繼
武軍使張仲武討平其亂始以為節度使七年死以
位授子直方未幾軍中逐之立周繼緒死推兄仲
二十五年死傳子簡會有張公素者為平州刺史宿
有威望為幽人所服簡會懼還歸京師以位讓之未
幾又為李茂勳所逐茂勳回鶻阿布思族李其賜姓
也傳子可舉命其將李全忠攻義武不勝恐誅以兵
襲幽州可舉自焚死全忠范陽人獲鎮二年死傳子

二十八易帥一百四十八年

愚按孔子見被髮而野祭者曰百年之後此其戎乎
蓋中國之變于夷者已開其先而夷之進于中國者
必乘其後也盧龍自懷仙及朱泚雖與魏博相比局
而帥以討維岳則景從驅以掠回鶻則鼓譟是其民
猶天子之民也至潤誅之使亂斬之使從而軍心變

矣。其後帥不知有君。兵不知有恃。近者不保其身。遠者不保其子。夫先融以之恐喝朝廷。楊志誠以之僭製袞冕。流弊之極。臣等以弟逐其兄。中允以子囚其父。極暴窮鬼。人道絕滅。已隱然為四鄰。為吐蕃矣。其劉以歸夷。非漸之所必致者乎。

宣武

劉洽滑州匡城人。為永平軍牙校。值李靈曜反于汴。洽乘其無備襲之。取宋州。靈曜誅。遂以為宣武節度。討李希烈。屢有戰功。德宗之十三年。以疾請代。詔吳秦往將士。擁立其子士寧。上召秦還。以士寧領其郡。二年。復以靈忍為軍中所逐兵。軍使李萬榮得士心。召親兵人許以三十緡。眾為之請。陸贄固執以為不可。不聽。三年。萬榮病且死。都虞候鄧惟恭執其子。送京師。自主軍務。詔以董晉往。恐其仁柔。以陸長源佐之。晉至。誅其黨。械惟恭送京師。軍府以安。三年。晉卒。長源苛刻。為眾所殺。監軍奏宋刺史劉全諱得眾心。乞授以節。未幾卒。軍心思劉洽。而其甥韓弘適為兵馬使。遂推為留後。弘以汴人。習于為亂。召其首從三百餘人。悉驅而斬之。自是至弘入朝。二十年。無一人敢譁于城郭者。憲宗十一年。討淮西。進都統。十四年。進司徒。中書令。以張弘靖代。靖雖寬于撫綏。而賞顧不節。軍心始驕。後移鎮盧龍。以李愬繼。愬薄其賞。而繩以刑。牙將李臣則作亂。愬奔鄭州。推押牙劉宗為留後。不許命韓弘弟充為節度。充驅軍中為惡者千餘人。一朝悉遣之。軍政大治。充卒。李德裕請使制。

從諫鎮宣武。因拔出上黨。不使與山東連結。文宗以
為未可。命李程往。程還以裴休代。後遂屬之朱全忠
云。

愚按。田本首禍。諸鎮効尤。通至中原。為喪心地。而復
爾爾。豈盡將帥罪哉。白士卒以成之也。蓋帥以廢立
不在天子。而在軍中。其未得也。以厚賞。至其既得。故
士有餘貪。其既得也。以寬假。報其恩私。故士有餘傲。
傲長而不可制。必蔑視其故主。利盡而求其繼。必屬
意于新君。始而帥以為捷徑者。終而卒視為奇貨矣。
故卓越如來希結。范希朝者。往往辭而不就。豈遺榮

我亦避禍也。惟先以韓弘之芟刈。至二百人。而鼓譟
始息。繼以韓充之驅逐。至千餘計。而反是始安。自是
而上。不聞有崛起之帥。下不聞有擁立之謀。雖豪如
懿。傷之世。獲以黃巢之叛。而敢行稱亂者。卒未之有
焉。亦庶乎節制之兵矣。惜以朱溫純之。而息心于易
主帥者。肆志于代天子矣。尚何怪于習俗之難變乎。

淮西

初李靈曜之反于汴宋也。淮西節度使李忠臣討平
之。都虞候李希烈其族子也。忠臣貪殘。眾心怨惡。遂
起而自立之。德宗初立。不能討。遂授以節。會梁崇義
反。希烈請討之。楊炎謂其狼戾。僥有功德。恐不重朝。
不聽。及斬崇義。遂據襄陽。陷汴滑。自稱天下都元帥。
無何。僭號。後攻寧陵。不克。李愔田悅。懷珍皆叛之。兵勢
遂振。及有疾。裨將陳儒奇醜殺之。舉衆來降。詔以
節授何徽。徽為吳少誠所殺。又以節授之。越十
年。李希烈死。其子李元平。復自立。德宗四年。元平
死。其子元平。復自立。德宗四年。元平死。其子元平。

致之。葉就申蔡易成之謀。上不能用。少誠寵其將吳
少陽。名以從弟。出入如至親。少誠病革。少陽殺其子
自稱副大使。上表請命。竟以有事成。德不能討。而許
之。九年。少陽死。子元潮。元潮自領軍務。遣使吊祭。甘
不納。十年。侵掠鄭道。詔發十六道兵討之。十一年。高
震。天。敗于鐵城。十二年。以度支不給。罷河北行營。
九月。攻吳房。入其外城。十月。入蔡州。擒元潮。檻送京。

六易帥四十四年。

愚按潤慕之平。世稱憲宗以斷成功。吾猶惜其斷之
不蚤也。蓋一淮慕也。元潮之請于後。不猶必陽之請
于前乎。少陽救帥之子。猶得領其方州。元潮襲父之
傳。不使總其軍務。容于前而拒于後。我則無辭。錄其
父而無其子。彼必不服。辟若奕棋然。先後之著一差。
即有智者。挽回其間。而用力之難易。其相去遠矣。彼
以三小州之地。抗十六道之師。間關三載。始獲勝。而
而使少陽之遺于法網。河北之緩于歸王者。皆當斷
不斷。是所致也。

三 紀義

史朝義敗于河陽。其偽節度使薛嵩以相衛洛
邢四州。降于李抱玉。抱玉入其營。嵩已受代。備固懷
恩。令復位。與田承嗣等。同為節度。以懷衛河陽為澤
潞。管使嵩統之。逾十年。元子平年十二。將士勝以為
陳。判楊許之。已而讓其叔崇。奉父喪還鄉里。德宗時
以李抱真代。抱真訓練有方。時稱澤潞之兵為諸道
最。貞元十年卒。子嗣秘不葬喪。詐為抱真表。請為後
都虞侯。王延貴素以義勇聞。上知抱真已卒。遣第五
子延觀。以軍委延貴。延貴乃謂諸將曰。朝廷不我
棄。諸軍意何如。延觀對曰。始義喪。歸東都。詔以延貴為
節度。賜名度。休至憲宗朝。劉惔有斬李師道。功使鎮
昭義。惔劉正臣孫也。越五年。以吳監軍劉承偁。欲
斬之。為賈直言所責而止。至敬宗寶曆元年。卒。子惔
諫。匪長。謀以惔遺表。求知留後。賈直言復責之。乃發
喪。惟以遺表請。李絳謂從諫未嘗與。賈直言必
無重賞。乞速除近地。一將無程赴任。以綰五十萬賞
徇其軍。除從諫他州。一刺史。朝廷不能。以節授之。
大。宗太和六年入朝。欲請移他鎮。見朝政紊亂。歸鎮
監。臨。六年。因。其。罪。狀。臣。官。朝廷倚以自強。

加檢校司徒由是蓋無所忌納亡命交通諸道謀劫河北故事病革以弟之子楨為都知兵馬使表至封德裕曰澤潞地處腹心一軍素稱忠義抱真成立此軍德宗尚不許襲今若授之諸鎮必効所為乃不許而以兵討之于是王元逵拔宣務何弘敬拔肥鄉次年邢洛磁三州降郭誼斬劉瑊以獻昭義平愚按薛嵩之分帥河北也猶之三鎮而獨不表薛平與之及宣義乃之薛平能不染于習俗而聞朕之德宗之姑息藩方也猶之三鎮而獨不使抱

拒奔者固謂之所以自謀而亦朝廷之所以諒綢也

一橫海

程華定州安喜人時易定滄三州皆張孝忠所統判忠以判刺滄州華素寬厚將上安之朱滔王武俊遣人招華不從自以與滔接壤請別為一軍詔進節度賜名曰華德宗貞元四年卒以兵授子懷直懷直請分景城弓高為景州乞除刺史從之越七年其從兄懷信因其出獵閉門拒之懷直奔京師以懷信代順宗元年卒以其子執恭為留後賜名權至憲宗元和十三年見藩鎮漸平自以世襲景滄與河朔不異固請以判將士樂守自擅留之權論以禍福始得此詔為重權代能以藩鎮之亂由諸縣各置鎮將故能旅拒請支郡兵馬并以刺史領之時稱橫海最為順命由重權廢置得宜也穆宗二年將兵掠深州以賊勢方銳按兵觀釁上怒徙之山南西道以杜叔良代叔良以輕舉致敗詔以李光顏代無何又以李全昇代累死于同捷自為留後朝廷不問文宗初立同捷見朱克融等皆以授節已干易世之後必當恩貸乃故請移鎮以嘗朝廷詔使鎮充海同捷不奉詔蒞諸道兵討之二年拔棹州三年拔德州同捷請降宣慰使相者新首傳京師

愚按一構也。自建中以來，李田植旅拒之黨，而日
舉能樹立于中，由構權而下，景滄為指臂之使，而同
樹敢拒命于後，夫私相傳襲，不過求榮其子孫，而天
討一加，適致不保其要領，且恒鄆淮西，誅夷足為殷
監，而構權弘正，子孫俱荷寵榮，奈之何不福之是求
而禍之務就也。然元濟授首，而程權始決于入朝，王
制繼亂，而同提始安于効逆，亦視人君之操縱何如
耳。至若日華力拒朱滔，是以忠貞垂範，而全畧結婚
成德，實以傳襲貽譏，順逆一分，榮悴損異，思保子孫
諸，辨之不可不要也。

河東

肅宗時，河朔肅定，王承業軍政不肅，先遣侍御史劉
刺往安其軍，後勅李光弼代，衆見光弼，不為禮，光弼
斬以徇，軍府殆肅，突從鎮朔方，王思禮代，思禮豈積
資儲，榮至百萬，比轉司空，管崇嗣代，為政寬弛，耗散
殆盡，鄧景山代，鈞校太嚴，士心忿怒，殺之，請兵馬使
王雲京主軍務，代宗三年，雲京卒，王緡代，兵馬使王
無繼以書生視之，不聽約束，緡斬以令衆，無何，貶代
以馬燧燧以李自良為心腹，練兵礪械，屢立戰功，居
鎮北門之任，非卿不可，卒授馬，越九年，自良卒，監
軍以行軍司馬李說薦，報可，說德監軍，請為鑄印，監
軍遂授，說不能平，幾為所刺，越五年，鄭僭代，後德宗
求可代僭者，以幕僚嚴綏進奏，記其名，由行軍司馬
任綏，居鎮九年，惟監軍是聽，裴均請用李，鄭還，約
希朝代，朝招撫洲陀，軍聲頗振，而賞賚不節，復耗資
儲，元和五年，王錡代，錡有吏才，工聚斂，及張弘靖代，
其後寬以撫衆，上下安之，靖還，裴度代，度總鎮州行
營，河東缺帥，穆宗為太子時，求良馬于李，聽不與，為
上所需，遂以成慶，在六年，李程代，任四年，柳公綽代，

四體不敢侵掠。住三年，李勣薨，代戴嗣後軍政。漸
武宗命兵部侍郎李弼巡邊，擇帥稱劉河威，畧詔
以劉河東河邊李石代石入王宰代，宰破吐蕃，威
在太者及李勣代，侵掠機虜，邊境騷然。魏紫請黜之
而用，唐鈞鈞至，禁止侵掠，機虜遂安。至懿宗以康承
訓代，貪暴大為民害，繼以竇滌，又復倍之。軍中始亂
曹翔往代，誅首亂者，未幾卒。崔季康往為軍士所殺。
來年，廟傳主往，軍又殺之。朝廷謂非重望者不可，再
命李勣以宰相往，諫多謀善斷，士心帖服。時黃巢
亂，李勣用為鳳閣節度。越四年，巢誅，并太原以
太原天下之精兵處也。克用雖非純臣，使舉破巢之
師，以攻汴宋，則全忠不得跳梁，東都寧之捷，以討鳳
翔，則茂貞馬能踴躍，而唐之為廟，未可知矣。奈何和
解之說，屢下于懷恭，少附之盛，過計于貴近，由是刻
用氣索，晉陽幾危，而唐之事去矣。嗚呼！太宗能以晉
陽之師，定天下之亂，昭宗不能因天下之亂，以舉晉
陽之師，及洛陽既遷，而相以密詔，詩云：毀其泣矣。嗟
乎！其斯之謂也。

梁
朱溫宋州碭山人，少孤貧，依蕭縣劉崇，僖宗乾符二
年，黃巢反，朱溫從之，及巢僭號，使屯東渭橋，次年陷
鄆州，又二年以巢勢蹙，據華州來降，王鐸表為同華
節度使，賜名全忠，又一年以汴宋軍驕難制，移鎮宣
武，黃巢兵攻汴州，進至大梁，全忠告急于克用，克用
遣擊大破之，全忠請令其城置酒甚恭，克用醉，詔優
之，全忠不平，遷軍塞路，四圍掩擊，克用踰垣突走，旋
城得免，上表悉計李勣前後公上朝廷，方務姑息，惟
事無所憚，光啓三年，取曹濮洛孟，昭宗
破蔡州，取滑州，賜爵東平郡王，二年，兼宣武節
度使，四年取徐州，元年取兗鄆，十年取邢洛，十二年
取河中，晉封沁源澤潞等州，十三年，迎車駕，鳳翔
十四年，進梁王，十五年，封昭帝，十六年，取襄陽，封魏
王，加九錫，秩太后，十七年，更名晃，唐帝為瀋陽王，
即皇帝位，二年之後，屢為晉師所敗，怏怏成疾，愛飯
子友文，欲授以國，次子友珪為萊州刺史，友珪謀
控鶴軍，新開夜入，刺其腹，刀出于背，矯詔自立，均王
友貞，走兵討之，伏誅，立干太弟，三年，襲晉陽，不克，四
年，遷晉陽，亦不克，九年，遷晉陽，亦不克，十一年，又

將軍將築其宅蓋亦降從厚出奔從阿

之子橋州而自立仍以石敬瑭為河東節度使三年

移之使鎮天平敬瑭拒命以契丹兵南下從珂自將

禦之至河陽而還帝師踵至遂自焚死從珂嗣源養

子三

四傳三易姓共十四年

愚按夫差失心于報復則成會稽之功極意于淫奢

則抱庸東之悔一人之身何前後之相反如此蓋志

淺則易昏器小則易盈也若唐討者夾河之戰何其

速哉高祖之德何速也唐之所以杜重

唐之德何速也唐之所以杜重

可求已知其不終蓋謂是也嗣源自知古無胡人為

天子者何不擁立其孤改紀其政即房杲李郭何以

加焉延福之請竟托之空言監國之後即殺其諸

子將誰歟乎究也身未死而榮耀已誅沒未幾而從

厚繼項許王以僅存之一息猶不得以麥餅酒陵蓋

殺人子人亦殺其子也天也何尤

石敬瑭大原汾陽里人其先沙陀種明宗塔也明宗

襲位以為親軍兵馬侍衛使後授河東節度與潞王

從珂素不相能潞王入大梁見其骨立遂令還鎮許

以永不除代赴任三年敬瑭之天平遂舉兵反求樑

契丹劉廬龍十六州以賂唐盡殺其諸子發兵討之

敬瑭以契丹與戰唐師敗績遂入洛陽稱帝每年奉

束契丹稱子稱臣元年范延克叛從賓反六年安重

榮安從進反晉主怏怏成疾殂以少子重胤屬馮道

使立之景延廣謂國家多難宜立長君乃奉齊王

前為嗣告哀契丹稱孫而不稱臣元年契丹渡河李

守貞分道擊之始退又攻澶州不克遣使分道括率

民財二年契丹南下俘彥卿破走之三年契丹大舉

入寇晉將王清戰死杜威等以兵降契丹遂入大梁

重胤欲自刎聞待以不死復草降表面縛待罪并其

母妻俱執送黃龍府後又遣之給以田使耕而食聞

顯德中自契丹來者云晉主尚無恙壽三十四而卒

晉亡
二傳十一年
愚按晉結契丹凡以杜晉陽之氣而順大梁之心也

此策行而天雄之范延光青州之楊光遠成德之劉重榮河陽之張從賓舉結契丹以傾晉焉始以之借援者終因之盜敵矣無厭大羊內挾羽翼之恩外持恐喝之勢即降禮有加尚慮不免可先發其釁端乎既耳以孫自稱而顧耻以臣自處欲藉此以示不屈亦濟之平為見矣曷若舉桑維翰符彥卿輩使任將相內修朝政外謹邊防雖百契丹無奈晉何縱失盧龍何至舉大梁而棄之也嗚呼孰驅驅燕之士民使淪沒于左衽亦驅已之妻子駢死于避荒蓋夷狄不可共劫天將借一人以示微耳

漢

劉知遠太原人其先出朔州後更名蒿始仕劇為兵馬使從石敬瑭與鄉人戰敬瑭為甲為鄉人所斷知遠以己為焉之敬瑭釋免由是親愛甚焉及鎮河東要以心腹起兵時以為侍衛馬軍都指揮使即位後進同平章事仍鎮河東及珣詔受顧命重責寢之由是怨望開運初平詔擊契丹也樂平不進聞晉北去自將東迎至壽陽不及而還稱帝于晉陽契丹退發太原由晉陽六月入洛陽改國號漢以弟崇為河東節度使杜重威反自至澶魏降之以丁未之二月降僭至戊申之歲羅漢長子承訓為開封尹先一年辛亥子周王承祐時年十八召蘇達吉楊邠史弘肇郭威同受顧命發長李守貞趙思綰及以郭威為四面招慰安撫使逾年思綰降守貞自殺三年契丹入寇留郭威鎮鄴時事皆決於弘肇輩漢主厭為所制與蘇文進等謀誅之太后以為不可不聽俟弘肇等三人入朝伏甲士執而殺之遣行營指揮使郭崇威曹威殺郭威威舉兵反詔慕容彥超禦之屯七里店承祐自出勞軍既陣彥超兵潰乃獨與三相及從官數十人宿于寨旦將還宮至玄化門劉鈺登門射其

左右遂回馬至趙村追兵至下馬入民家為亂兵所殺漢亡

二傳四年

愚按五代之興梁唐猶定以干戈晉周則迫于林禍未有拱手而坐致之若劉知遠者方契丹之入則追還于樂平及契丹之出則長驅于晉絳自云未忍亡晉即亡晉其何以加乎其將死丁寧不曰善防郭威而曰善防杜威者蓋以弘肇諸臣分據中外力敵勢均孰敢先發固信相制之大牙可以無慮而惟憂入柙之虎兇不可不防也嗚呼知遠欲輔國之有人樹漢氏之羽翼承祐慮重臣之制已為周氏之驅除故國無股肱君子曰寄居其位可也

周

郭威邢州堯山人少生事孫徽知遠出之每與謀議及守河東以為親將招吐谷渾殺白承福皆其謀也至由晉絳入洛陽與有功焉漢主大漸詔受顧命無何晉樞密使後趙思綰等反威漸次討平加侍中赴鄴為留守漢主殺史弘肇等遣使殺之劉銖因盡誅其子弟之在都者威留養于鄴中鄴自將大兵向京師漢主殂請于李后迎立武寧節度使劉贊未至自安于澶州改國號周執贊于宋州以郭崇為鎮寧節度使崇遣使至先期討平之三月以崇為

三傳九年

愚按周之得國與石晉同均之以圖篡之心而乘懼

禍之發也。然欲璿之為謀也深。惟假外助以求快于目前。郭威之蓄詐也深。每歸虛辭以欺天下。其引頸于閔諶之時。請死于入滑之後。豈徒藉資于忠順已哉。蓋歸曲于朝廷。而激怒其士卒。視分香賣履者。其詐不過之乎。不知當其請加恩于將相。已顯露其移祚之心矣。世宗比推澤潞。西併成。階。東取舒。蘄。南舉淮。泗。決策應機。出人意表。天假之年。則寰宇之混一。豈待開寶間哉。其規模足開有道之長。而身沒未幾。國祚遂絕者。良由宗校盡殄。孱弱苦于無依。而曆數已窮。其不能久也。亦宜。

五代總論

愚按前此六朝。其君皆生中夏。至于五季。其主半出沙陀。六朝之君。遠者固五六十年。近者亦二三十載。五季遠者。惟傳其子。近者不保其身。甚者一朝至更西姓。一姓傳止四年。曆數之促。殆古今之希觀者。其故云何。恃攻伐以開基者。德澤不加于下。緣篡竊以得國者。奸推側目于傍。外而藩方。以勸進為故事。內而執政。以貶國便身圖。下而士卒。統兵而出。多擁立而戴新君。奉命以征。致倒戈以叛故主。為之君者。殆幾幾乎其不能一日安矣。使有如周世宗者。繼起于梁唐之後焉。則驕帥諒必知懲。而貪兵不復思亂矣。奚待五十餘年而後定也哉。

寰宇分合志卷七

明教諭廣陵徐

明進士廣陵盛

明進士吉州龍文明

明進士志蔡童

五代中割據者

漢

唐末藩鎮皆叛廣州尚屬朝廷昭宗以薛王知柔為清海節度手將有拒命者封州刺史劉隱以兵迎之斬叛者知柔以隱為行軍司馬後平章徐彥若求外

補乃召還知柔

劉隱代知柔卒劉隱自代

賂朱全忠遂得和與隱年以節於其弟最後進而

平王貞明元年以錢鏐封是越王表求封南越王不

許謂其屬曰中國紛紛孰為天子安能梯航萬里遠

事偽庭遂與鏐絕越二年稱帝于廣州改國號漢有

州六十縣二百四十九開唐城梁大懼遣使入貢且

覲強弱還言卿主驕淫無度不足畏也遂不復通

宗三年因白龍見改名龍至晉天福六年又自造龍

字而名之取飛龍在天之義也未幾死以子弘度弘

烈皆不肯欲立弘昌蕭益諫之而止遂以位授弘慶

闕修靡宮殿皆飾以金翠置剝剔炮炙之法且謂官

官不為子孫計故專任之弘度立以弘烈輔政未幾

為弘烈所殺遂自立更名嗣三年後盡殺諸弟嗣其

女于後宮周興杓乘馬氏之敗盡取嶺南之地後以

周取江北憂形于色遣使入貢為湖南所隔乃縱酒

酣飲曰吾身得免幸矣何暇慮後世哉踰年死子鏐

年十六悉以國事委宦者龔澄樞輩宋興太祖聞其

淫虐嘆曰吾當拔此一方民開寶三年遣潘美等伐

之鏐降封恩赦侯

四傳五十五年

愚按漢以西蜀付劉璋猶得基昭烈之業晉以江東

付元帝竟以永興年之傳唐主昭宗天下已非其

而兩廣猶為指臂之使不遣彥若不召知柔則唐之

一脈藉以少延即廣雖僻遠實藏輿焉亦不失為天

府之國也豈昭宗憂切目前不暇及于慮遠抑天厭

唐德卒不使其再興耶劉崇聞昭宗之般樂則欣欣

以為不足憂劉晟畏世宗之英明則惴惴以為不自

保然嗣以般樂自安而嗣亦不以英明自勉何明於

知人而昧於自反乎究也任用貂蟬者謂其不為子

孫計也而執之以用人縱酒酣飲者亦為子孫不暇

顧也。而脩是以自保。猶皆摘不及身而四世始滅。豈非一方之大不幸乎。

夏州

夏本勃勒建都地。遂以名州。唐隸之朔方。德宗時割銀綏二州。更置節度。至僖宗。有拓跋思恭者。党項羌也。為宥州刺史。因進擾之。時黃巢陷長安。車駕幸蜀。鄭畋傳檄諸道。合兵討賊。思恭糾義夏討賊。進屯武功。僖宗還都。賜姓李氏。死。傳弟思諫。諫末為楊崇本所攻。告急于梁。全忠遣劉知俊挾之。遂附於梁。梁死。傳弟彝昌于朱溫之四年。為亂軍所殺。其叔仁福代。岐蜀交攻之。以梁挾得解。顯明宗四年。河西諸鎮言仁福潛通契丹。會其死。表子彝超嗣。詔徙鎮彰武。以安從進代。仍諭綏宥銀夏將吏奉迎。彝超言為軍民所留。不奉詔。及圍其城。彝超曰。夏州貧瘠。無珍寶。當可充貢賦。但世守此土。不欲失之。遂令兵還。自是益輕朝廷。每有叛臣。必陰與通。以求賂遺。清泰二年。死。弟彝殷代。改名彝興。更稱定難節度。至晉開運初。因契丹屢入寇。乃侵之以救晉。晉帝以靜州隸其軍。加恩澤以羈縻之。而彝興益驕。顯德二年。以折德剌亦為節度。耻之。塞路不通。世宗曰。夏州惟產羊馬。貿易悉仰中國。我若絕之。彼何能為。齊昭貴之。彝興惶恐謝罪。宋乾德五年。死。子克殷嗣。克殷傳繼筠。繼

筠傳繼棟太平興國七年以銀夏絃宥四州來歸其弟繼遷叛走地斤澤賜繼棟姓名曰趙保忠後復使鎮夏州招棟繼遷保忠遂降于契丹李繼隆引兵討之執以歸

九傳七十三年

愚按唐僖幸西蜀高駢急于頓兵勢舟入大梁知遠安于生視思恭勳殺一光項種耳或以連盟倡勤王之義或以偏師挽深入之兵視君父之難若手足捍頭目然豈惟亮狄所絕無亦中國之僅有者至于據魏而策子孫之傳藝黨叛而要中國之路遺固狼子

之心不能盡馴抑河朔之恃漸于習染耳若李繼者挈四州以歸宋即錢徽之獻吳越洪進之獻漳何以加焉然為義不終既降復叛先後若兩人者何蓋始見其削平諸國畏先聲而向風既而高梁挫師輕中國而思叛放遠之勝入豈非其本心也向使不擒而歸授邊者當不止于保吉矣

閩

王潮固始縣佐及弟審知以村勇聞王緒反任以心膂因其載母從軍欲斬之不果尋為潮所殺引兵欲還光州過沙縣州人訴其刺史齊屠遂圍泉州克之詔以為刺史福建觀察使陳巖聞其賢病革召之授以印復取汀建二州擊破黃連洞蠻朝廷詔使代巖復進節度四年卒捨其子立弟審知唐亡潮以為閩王審知約已裕民境內富實唐莊宗三年卒傳子延翰延翰驕滯自稱大閩國王宮殿百官皆倣天子與弟延鈞延喜陳二人合圖福州喜先至執翰斬之推

延鈞為威武留後越五年延喜復又延鈞斬之使弟延政往撫建州七年僭號更名鏐景泰廣資錢視尤甚九年為其臣李儼所殺而立福王繼鵬更名和以陳宇元為天師四年晉軍之為閩國王不受五年殺其叔延武延望延義俱陽狂以避禍控鶴軍使朱文進連重遇殺祠奉義為主更名曦復召弟延政以書諫曦怒攻之不免自是互相攻伐延政亦稱帝于建州國號殷閩朱文進殺曦自立稱藩于晉以其黨黃紹頗刺泉州為牙將留從效所殺傳首于殷知因以兵討文進閩人殺之以降其故臣共迎延政歸

福州改設為閩。延政以方有唐兵。未暇徙都。使從子繼昌往鎮之。繼昌嗜酒。不恤軍士。為李仁達所殺。以僧卓嚴明稱帝。延政計之不克。仁達又殺嚴明。而自帝。唐兵拔建州。王延政降。而李仁達亦以福州降于吳越。泉州遂為術效所據。南唐授以節度。張漢思殺其子代之。踰年。陳洪進幽漢思。自稱留後。與國三年。獻其地于宋。

愚按閩之興也。以讓而興。其戒也。以爭而戒。爭雖極于延政。始于延鈞。而由宋之漸。則審知先之。父死于繼。相沿舊矣。王潮堂無愛子之心乎。而必殺審知。為其賢也。宋錫立燭。趙襲立浣。古固有先之者。惟審知忘其子之不肖。而謂位之可私。故後世亦忘身之不肖。而謂位之可奪。其父殺人。其子必且行。胡非末流之所以致者歟。且繼鵬嘗規延贖矣。而又身蹈其非。延政嘗諫繼鵬矣。而復躬給其惡。指陳之時。方以為覆轍。當局之後。即蹈其前車。尚何怪于祗逆之相繼也。况審知若繩屨。而王昶崇實皇之宮。審知薄賦斂。而思恭重粟蔬之稅。戴爾國而用民若是。即無暴亂。其能保乎。

後蜀

孟知祥。邢州人。唐明宗時。初仕莊宗。為教練使。郭崇韜之伐蜀。以知祥為前鋒。用以為節度。時蜀增兵。東川各有據蜀之志。知祥增兵至七萬人。以胡延枚。閬中建節。綿遂益兵約。知祥上表。帝命遣石敬瑭討之。不克。遂以兵臨黔州。又臨遂州。忠萬夔州。明宗不得已。赦其罪。遣使諭。而川蜀之鎮。知祥約。瑭上表謝罪。瑭不從。引兵襲西川。知祥敗。瑭之殺瑭。任其地。請白雉。兩川節度使以下官。踰年。唐封為蜀王。明宗殂。遂僭號。時已得疾。年踰。子仁貴為太子。死。以位授之。一名。刻。至。蜀。時。以。知。祥。遠。知。樞。密。院。事。周。世。宗。二。年。謀。取。秦。蜀。遣。王。景。宏。敗。其。將。趙。季。弘。降。成。州。敗。之。知。祥。一。使。知。喜。及。北。漢。欲。合。從。以。制。蜀。不。果。復。改。書。通。好。周。主。不。答。知。祥。以。臘。書。約。北。漢。侵。中。時。和。主。久。欲。伐。蜀。得。書。師。進。有。名。矣。遣。王。全。斌。等。往。討。蜀。以。王。全。斌。知。崇。德。軍。正。禦。之。戰。于。三。泉。保。正。被。殺。蜀。主。孟。知。祥。逃。至。成。都。而。西。降。諸。軍。前。執。以。歸。王。全。斌。上。表。一。

二傳三十二年

愚按王建以百戰聞。知祥以化平授。蜀其得國維

異宗所以承休秉政仁贊以昭遠統兵其失國則同
蓋蓬屢麻中委靡必將自樹而楚咻齊傳積習難以
遷移二君子子之不肖亦既見且聞之矣然端方之
士竟不列之侍從刀鋸之餘日使與之親洽比之匪
人然且不可而况比之寺人乎况一時如王宗弁趙
廷隱毛文錫蒲禹卿輩不乏人也老成為保傅則表
儀肅其聽聞直諒為侍從則規誨端其造就日消月
化將久而不覺其成矣不此之任而以宦豎輩與之
俱用趙高輔胡亥固宜為亡秦之續也

北漢

劉崇知遠弟也知遠入汴以河東授之遷為太原尹
尋進北都留守素與郭威不合威執政為自全計表
請募兵以備契丹繕甲積儲詔令多不稟求子贇鎮
徐州為武寧節度使郭威欲隱帝遣使迎立之少尹
李驥說之曰郭公終欲自取公宜引兵下太行據孟
津俟徐州即位然後還鎮則彼不敢動崇以為離間
父子斬之無何威竟自立崇表請歸贇于晉陽及威
殺贇于宋州遂稱帝用乾祐年號謂其下曰吾以漢
業墜地不得已而稱尊顧我是何天子汝等是何節
度使邪遣子承鈞伐周不克因結契丹為援約敵輸
十萬緡稱姪請封會其兵攻晉州亦不克聞威祖自
引兵伐周戰于高平時南風大作王得中叩馬諫曰
兵不逆風不聽戰遂大敗周兵追至高平州縣多降
進攻晉陽不克引還愷愷成疾而卒子承鈞繼上表
契丹稱男更名鈞三年會契丹攻瀋州宋興以兵助
李筠伐宋大敗俱宋和見侵以山人郭無為為相委以
國事又二年卒無子以養子繼恩嗣無為殺之立其
弟繼元宋祖自將圍之登陴謂宋人以區區守此為
劉氏不血食耳宋祖引還後復攻之亦不克至興國

二年太宗督諸軍圍太原繼元窮蹙出降賜爵彭城郡公

四傳二十九年

愚按徐惲殺于西蜀蕭德決紀之不王祖珽相于高齊糾律知國之必破蓋善人者君之所資以輔毗執政者國之所視以存亡者也當郭威之迎立志于崇謀孰有如李驥者莫藥石而失事機哉志員以快敵國漢之不能為漢不待高平而已決矣劉鈞懼和之過不次用人似也國之翹楚如段常劉繼文書非可以壯國者不此之任而委之無為一傳而繼恩使機戈以入室再傳而繼文使賣國以求榮辟之開門塔盈而授以戈矛未有不殘其家屬者且據手掌之地以抗兩朝所恃以感人心者惟以劉氏之不血食耳須繼恩何人也而可使之親乎欲延如感之傳而寄之戚郛之舊劉氏之丘食嘗永鈞而已絕矣

吳越

錢鏐臨安人曹師雄冠兩浙都將董昌討之以鏐為兵馬使說昌叛高駢據杭州時劉漢宏據越州鏐破之昌表鏐為杭州刺史昭宗五年拜武勝防禦六年進鎮海節度八年董昌僭號委鏐討之九年克越州誅董昌領兩浙為鎮海鎮東節度使十一年取蘇州十六年進越王二十年更吳王梁興以為吳越王後加諸道兵馬元帥唐興上表求王冊金印許之明宗四年以兵討之勒致仕五年復其爵七年卒次子元龜繼立金仍其父爵元龜慎選舉薄稅歛以兄元璿不立事之甚恭元璿曰先王擇賢而立吾知恭順而已爰變福焉晉興五年加尚書令六年卒傳子弘祐六年取福州是年年以位授弟弘傑立一年為統軍使胡進思所廢而立其弟弘俶制遷爵于衣錦軍保護獨至周世宗加天下兵馬都元帥助討南唐頗著勞勩宋興先諸鎮賀即位及征江南加東面行營招討使授唐常州宋以其有功召之入朝尋遣還太宗興國二年復入朝聞陳洪進納上上表乞解兵柄去還不許乃籍其地以獻封淮海國王又進鄧王是年卒

五傳七十七年

愚按吳越之地大于荆湘強于潭朗視吳蜀無失德之君較澆闇無篡弒之禍薄飲以寬境中隆禮以事大國亦可以稱善國矣元璿立以越次而元琰之交愛有加弘徐地處危疑而弘俶之保護彌篤家傳仁讓求之藩鎮信鮮其僞使負固抗衡亦可少延歲月而敵地納款雖于死守社稷之義未之或知非識幾知命者見不及此也况其據鎮也使民不困於征求突其歸款也使民不罹于鋒刃即裂百里之地以延其宗豈不為過而僅僅官其子孫曾不得與趙孫吉其何宋之優于強項而薄于忠順也

荆南

高季昌陝州人初事朱溫為部下兵馬使會貫環中荆南屢為雷彥禎所攻溫以為怯使季昌代喻年進荆南節度使蜀進士梁震道過江陵季昌欲留為判官震耻之曰平生不慕榮宦明公欲參謀議請以白衣侍樽俎季昌許之朱溫死遣戰艦五百艘治城鄣繕器械招聚亡命交通兵蜀梁不能制賜爵為渤海王據州十四縣六十六唐興入朝震止之不聽及還還握震手曰不用君言幾不免虎口然唐君荒于酒色何能久長乃益修戰中之備喻年唐封為南平王明宗二年請募忠萬州為屬邑許之又請自除刺史不許遂襲涪州且掠莊宗取蜀貨財數十萬因遣兵討之乃自附于吳吳人不愛竟為蜀所敗取其忠萬夔州喻年死于從緬代請于唐後修職貢詔仍以爲荆南節度從諫親賢禮士境內以安然剝人賜于所向稱臣特謂之高無賴梁震請退居土洲自稱剝臺隱士晉天福十二年契丹入大梁遣使入貢于契丹又遣使河東勸進喻年卒子保融代即顯德中以兵助討南唐宋建隆元年卒弟保勗請命于宋授以節度二年卒保融子繼冲代三年張文表反湖南宋以

兵討之。假道荆南。進襲江陵。綱冲降。賜爵武寧節度使。

五傳四十八年。

愚按。屈節殉財。為辱則一。守身事主。其道則同。果實于高氏。始以白水侍從。繼稱荆臺隱士。其視官爵。不置土宜。可謂不屈其節。而善守其身矣。李昌舉國以視。何不以此教之。使改其行。以從己。況無賴尤辱人之行。而燕耻又植國之經乎。奈之何為父者。掠蜀之貨財。為子者。剝人之賜予。至求附而見絕於吳人。稱國而取賤於諸道。可耻孰甚於斯。遇坐視。不置語。不知劉之所參者何謀。而高氏之所聽者何事也。日在梁則任其拒命。在晉則止其入朝。是劉侍樽俎如謀。皆背父叛君事耳。况劉莊之不終。在李昌審知之矣。史稱其以此重梁震。非吾所知也。

具

楊行密。廬州合肥人。初名行愬。高駢改其名為淮南。押牙。屢有戰功。駢表為廬州刺史。以僖宗十四年取揚州。昭宗元年取宣歙。二年取滁和。三年取常潤。破孫儒。詔以為淮南節度使。五年取舒。廬七年取淮。泗八年取濠。壽十六年進。爵吳王。昭宣元年卒。傳子渥。六年。張勳。徐溫作亂。三年。徐溫絀渥。推其弟勣。為節度使。嗣吳王。至三年。以溫為鎮海節度。九年。以溫養子知誥為淮南行軍副使。十年。改元。用天子禮。去一年。卒。弟渥代。公年。惜號。九年。加徐知誥中書令。十年。遷。至十一年。以其君為讓皇。稱皇帝。國號唐。更名。誥後名。胤。復姓李氏。七年。殂。傳子璠。三年。攻湖南。拔潭州。又拔建州。王延政降。九年。遣兵擊楚。馬希崇降。十年。武平留後劉言叛。遂失湖南。十三年。周師至壽陽。唐之被兵自此始。十四年。戰正陽。節度使劉彥貞被殺。戰清流關。皇甫暉等被擒。奉表乞和。周不許。四月。朱元等復舒和。斬州。十五年。取壽州。劉仁贍死之。十六年。宋元降。周璠盡敵江北之地。周師引還。去帝號。稱江南國主。避周諱。更名胤。宋興。遣子煜。朝于汴。無何。卒。煜奉父遺表。乞尊以帝號。且請以事周者事

知父器漢手微之入朝不至開寶七年遣曹彬伐之八年兵敗于秦淮進圍金陵上表乞緩師不許十一月金陵破燭出降封遙命侯至興國元年太宗配之而卒廟亡

二姓六傳六十九年

愚按人才有得失則國之興廢隨之行密起自行開不階尺土雄據江淮至強如朱溫不敢與校由得人以輔之也始用袁襲而擒秦彥繼任劉威而斬孫儒勦謀納高最之策守令拔陶雅之賢功成所向雖行

遇以牙拔而專政于前備藉勸可求以為羽翼知諸人屏棄忠正之士方連兵渾朗結蠻東賊辟之天木枝葉非不數榮而本根已先撥矣且始侵于周忠勇若劉仁贍以不得用而死于敵繼伐于宋威望如林仁肇以不見信而死于諺兩賴以扶危而持顛者唯請割地之鍾謨求緩師之徐鉉耳國無其人其何能國斯言信矣

楚

馬殷許州人劉建鋒之戍蔡州也討隸軍中後鄧州刺史鄧處訥取潭州殺周岳建鋒以殷為前驅奪其州詔以為武安節度使建鋒以殷為內外馬步都指揮喻年遣攻邵州建鋒為軍中府殺推測信為賊信以讓殷次年取邵州三年拔道州四年取桂州宜巖柳象皆降十年梁以為楚王十三年晉天策上將軍以梁寶存為將相二十三年遣子入貢于唐二十七

範嗣七年許群蠻降之十一年作九龍殿十三年殺其弟希果十五年晉以為諸道兵馬元帥十五年立時希範最長而希範愛希廣諸將遂立之拓跋恒曰禍始此矣三年希範攻潭州不克四年復以群蠻攻潭州且乞師于唐希廣遣兵襲明敗還無何潭州陷殺希廣而自立次年勅將王逵周行逢以朗州叛指揮徐威等發希範而立希崇廟兵至入醴陵希崇降希範復立于衡山唐人并驅之入朝遷其族于金陵馬氏亡王逵之反也推馬光惠為留後未幾廢之而立劉言次年攻湖南取之三年遣殺言以周行逢

魏州事起三年，遂為潘叔嗣所殺，行達計叔嗣殺之，死傳其子保權，謂其下曰：「部內兇狠者，吾已盡除，惟張文表在，如為亂，諸君善佐之，不得已當舉族歸朝。」後文表叛，保權求援于宋，宋因而襲之，執保權以歸。

六易帥，馬氏四十五年，周氏十三年。

愚按拓跋珪于希廣之立，指為禍始，而不知禍之始，在馬氏之遺命也。前以兄弟之爭，而亂延九世，吳緣季札之授，而禍及姬僚，蓋伯夷叔齊，豈非古而二見，季札死，子繼，則歷萬世而通行者也，不以通行者為法，而以如夷齊者望人，即一時雖或勉從，而繼者焉能世守？其流之弊，使垂延于代立者，圖速化於關弓，徇私以背盟者，將忍心於推刃，是吾之所以教讓者，即吾之所以啓爭也。且殷于存寶，不能以揖遜而行之于先，將死丁寧，願欲以繼立而望之于後，卒之以序相及，竟杜之空言，而治兵相攻，遂見之行事，極厥所由，非殷之責而誰責也。

鳳翔

李茂貞，深州博野人，不文通也，以功賜姓名，始為神策都將，朱玫寇興州，遣使拒之，攻誅檢武定節度使，李昌符反，隴州詔茂貞為相，討平之，移鎮鳳翔，昭宗四年，以楊復恭據興元，上言請帥王行瑜、四節度往討，求兼領山南、西道，上不許，茂貞表請不已，及從其請，又以不兼鳳翔，不奉詔，時已取鳳興等州，又據興元，詔覃王嗣周討之，杜讓能諫不聽，茂貞與王行瑜等合兵拒官軍，官軍敗走，上言必誅讓能，然後還鎮，系得從之，仍以兩道並授，于是盡有鳳翔十五州之地，益驕橫，不可制，越二年，與行瑜、韓建等犯關，殺承相韋昭度等，李克用入援，誅王行瑜，欲取鳳翔，朝議恐涉陷太盛，慰令還鎮，茂貞因克用還，表意恃慢，欲去天子禁兵，擁衆進逼京師，上走華州，依韓建，兩出師討茂貞，不克，乃復其官，復加彰義一道，踰年進爵岐王，崔胤以書要全忠誅宦官，韓全誨遂初上如鳳翔，全忠就國之經年，害急，殺韓全誨，奉帝幸金州，營于是，與元華州入于蜀，郾寧等州入于梁，兵勢漸衰，不復肆矣，梁與以地，感兵羸，不敢稱帝，但開岐王府，置官屬，唐興遣子入貢，上表稱臣，唐以為秦王。

未幾死遺奏以子繼職知軍府事詔以為鳳翔節度使至明宗以李從珂代從珂帝復以授繼職至晉遂代以侯益焉

二傳五十六年

愚按河中近畿輔之地故懷光遭不赦之誅江南在卧榻之間故宋祖斥緩師之請鳳翔何地哉貞何人可使居乎蓋其性本強項羽翼復藉郾寧變起蕭牆豕突即營宮闕始而宰相由以殺生既而朝廷取其進止稱兵屢入京師乘輿再致播遷唐之藩鎮未有慘如哉貞者且其地廣不如全中兵強不如克用獨

恃同惡相濟有王行瑜韓建耳及行瑜誅韓建戢而茂貞孤矣苟乘勝討之則檢首可期于計日間又可益克用之強而抗全忠之憤矣奈何憂沙陀之盛而不憂茂貞之盛宋氏安而李氏危矣悲哉

前蜀

王建許州人初從鹿晏弘及田令孜誘而致之養以為子號隨駕五都僭宗之奔鳳翔如寶雞入大散關也色從多著勞勛詔遙領璧州刺史遷京移刺利州周庠說以陵前四戰之地不若閬州地僻人富而樹茂實不修職貢可以戰擒建遂以兵八千沿嘉陵江而下襲閬州拔之陳敬瑄在成都恐其攻己屬田令孜召之建遂進拔漢州越二年取邛州及蜀州三年克成都自稱西川留後六年取彭州七年攻東川光祿城之北三晉取興元洋州十四年昭宗遣其將為蜀王廟亡僭號以子元膺為太子選許寂徐簡與之友元膺未嘗與言越六年以罪誅時雅王宗輅信王宗傑皆才敏而鄭王宗衍之母有寵張格等請立之建嫌其幼儒既立而欲廢之不果未幾頃宗衍更名衍以宦者歐陽晃等為將軍三年北遷七年以宦者王承休為節度使八年東遊時廟兵已入境其母后涕泣不食不能止至利州聞武威之敗遣兵逆戰皆潰散蜀主至成都猶入妃嬪中作西鵲隊而入次日命李昊單降表與觀出降送至京師斬之夷其族蜀

二傳三十五年

愚按王建于元膺之克復。命徐簡等為侍從。于宗衍之昏庸。以宦監輩為輔佐。何明於教元膺。而闇于教宗衍也。切儒之資。已審于目擊。聞難之盛。又接于耳聞。何斷於誅元膺。而難於廢宗衍也。蓋情有所制。必不以惡之積者留之心。而愛有所鍾。又將以過之政者望之後也。衍之立。立以建耳。豈張松輩所能強哉。獨不念劉禪闇暗。傳死久而不亡。能內簡諸同姓。以宗嗣宗輅為腹心。外選之群臣。以馮簡宗昇為羽翼。君雖不肖。而國有老成人。則新造之宗社。將有所恃而不孤。而窺伺之奸嫌。亦有所憚而不發矣。見不及此。而以國與人。故吾不以罪行而罪建也。

宋

太祖姓趙氏。名匡胤。其先汝郡人。晉大夫趙孟後。初事周世宗為宿衛。高平之戰。張永德稱其忠勇。遂見信用。及征江南。亦定國節度使。後為殿前都點檢。荆南立。除檢校太尉。歸德節度使。時傳契丹會此。漢入寇。使將兵往禦之。至陳橋自立而還。時年三十三。元年平澤潞。定淮南。四年取荆南及湖南。五年遣王全斌伐蜀。虜其王。十二年遣潘美伐南漢。虜其王。十六年遣曹彬伐江南。虜其王。十七年丙子崩。壽五十。嘗謂太宗于太祖未崩。有斧聲燭影之疑。既崩。有德昭德芳之死。世皆以此罪太宗。愚謂太祖亦有以致之也。成王稱晉之際。命畢名迎廢王。後世無子之君。正名稱為太弟。太祖不由茲道。豈太平天子之稱。猶未顯形于授受。而開封府尹之任。終非正位于青宮耶。不然。禪位大事也。奚侍于臨終而始決。顧命舊典也。何以于執政而不聞。是疑之者。不為無因。而致之者。亦非無自也。

太宗名匡義。又名光義。後更名炅。封晉王。即位時年三十七。三年陳洪進敵漳泉。錢徽敵吳越舉兵圍太原。劉繼元降。乘勝取幽州。兵敗而還。七年廢秦王廷

美李繼棟以銀夏撥宥四州降十年與契丹戰敗走飛狐以東之地二十一年立元侃為太子二十二年丁酉崩壽五十

嘗謂太祖之得天下太宗有力焉其心于兄終弟及以為不得不然者夫視天位為當得則其德太祖不深忌母命之已違則其嫉妬美已素人知以再誤之語為決于貶涪陵而不知適已之端已萌于尹閭封矣若趙普之贊而後也豈專為太宗計哉蓋輕議皇帝之說雖可以解太宗之疑而與聞塗置之盟亦足以起太宗之忌故以背盟之譏先帝發之見已雖以國其明而不欲其子孫之則已之眷顧益隆而普之嫌益甚矣宗並墮其術中而不自覺耳吾不意持后保國之謀竟為趙普固位之階也

真宗初名元侃更名恒太宗第三子初以開封尹封壽王元佐廢遂為太子即位時年三十二年契丹濟河掠淄青自將禦之大名虜引退三年李繼隆劉銀夏五州賜之五年趙德用吉陽靈州六年陷西涼七年契丹復入寇又自將禦之澶州遂與之平十年始受天書十一月始舉封禪二十年立受為太子二

十六年壬戌崩壽五十五

嘗謂宋之諫天書者多矣史獨稱獬廌之言曰天何言哉豈有書也為善于悟主云不知天之無書真宗豈不知之特藉是以解孤注之慚焉耳則且以是而起人之信與反以是而釋主之疑無怪其言之不相入也曷不舉漢武之出塞外世宗之戰高平雄才大畧今古推之未聞辟臣之從以之為孤注者且即位之初亦嘗親禦之大名矣廷君之功陶繒之退由以借資何獨于趙準疑之耶斯言出而真宗之惑解矣天書為觀其不可止也

真宗初名元侃改名恒太宗第六子二十四年詔廢朝政即位年十三太后稱制者十一年十二年元昊寇延州陷塞門諸將十九年寇延州二十年契丹求關南地九月暨契丹平元昊大掠渭州二十一年上書請和二十二年與夏平冊元昊為夏國王二十六年王則反二十七年討平之三十一年儂智高反三十四年陷邕韶諸州三十五年智高平四十二年癸卯崩壽五十四

嘗謂繼體之君惟仁宗為最賢而弋甲之與亦惟

仁宗為最甚。蓋自景德以來。武備久弛。于講好之後。四夷舉萌夫輕宋之心。廟堂之上。既震懾于談兵。草澤之雄。復僥倖于稱亂。加以命帥則屢舉屢易。未聞有致勝之謀。用兵則屢戰屢敗。不聞有償軍之罰。此將士所以畏縮而不敢前。奸雄所以旁觀而竊笑也。其不致于渙然離。恃特區區之思義。足以聯而束之耳。獨怪其叛亂定于東南。不聞有講武練兵之法。和好成于西北。不復為深憂遠計之防。此宋之國勢。所以日趨于弱也。

英宗名宗實。更名昀。四十年起。知宗正寺。四十一年

為皇子。封鉅鹿郡公。太宗曾孫。濮安王允讓之子。即

位。特年三十五。二年。議崇濮王典禮。七月。宮中預

別罷。三年。范鎮。呂誨。罷。詔稱濮王為親。立園廟。五年

崩。壽三十九。

嘗謂英宗濮王之議。由其不以仁宗為德也。豈獨

顧其私親哉。蓋育養幾二十年。而未加罔立。卓號

九數十上。而不復允俞。及詔草已書。就館能望。猶

立為皇子。而不為太子。封為郡公。而不為郡王。是

仁宗之意。終待以螟蛉。而眷數之親。殆得之天授

也。惟不歸其德于所後。故惟隆其愛于始生。而一

時富弼。呂誨。諸人。始紛紛而罷去矣。自是而後。持
人之媒進者。挾定策以為功。繼世之變法者。黜正
人以示罰。不皆英宗之作俑乎。

神宗名頊。封穎王。英宗三年立為太子。次年即位。時
年十九。以王安石為翰林學士。韓琦罷。元年。詔安石
越次入對。呂誨。范純仁。罷。行青苗法。二年。呂公著。范
純仁。司馬光。罷。行募役法。五年。行市易保馬法。置熙
河路。以王韶為經畧使。六年。王韶取岷州。宕州。疊州。
章惇。平南江蠻。七年。趙鼎。平瀘水。遼人來議疆。立手
實法。六年。詔韓琦。割地以界遼。交趾入寇。王安石免。
十四年。夏人由其主。詔官者李憲。會五路兵討之。敗
還。十五年。夏人陷永樂。十六年。夏人寇蘭州。罷李憲。
十八年。乙丑。崩。壽三十八。

嘗謂宋當遼夏之變。一時人望。如韓范諸公。料敵
致勝。大畧可觀。神宗當此時。已薄其無應變之才
矣。安石識得此意。獨舉富強以為言。故神宗自謂
得人。以倚望任王猛者任之。而一時之阻之者。率
以散財疲兵者。挽回上意。而不知其皆所厭聞者。
及熙河秦鞏。益信為有用之才。故新法亟行。不復
為游言之聽。主欽廉陷于交趾。疆界棄于遼人。始

信其無能。于是免之而不復召矣。晚年五路交
師。亦以下無其人而漫試之。及永樂大挫。而後知
兵之不可用。當是之時。想亦思用舊人。使天假之
年。則元祐之治。不待宣仁而已舉矣。惜遠而復落。
不及登庸。遂使朝政得借紹述以為名。信天之不
祚宋也。

哲宗名備。賜名則神宗第六子。封延安郡王。立時年
十歲。宣仁稱制。元年以司馬光為相。盡罷新法。光卒。
以呂公著代。公著卒。以劉摯代。摯敗。以蘇頌代。頌罷。
以范祖禹代。宣仁崩。帝始親政。十一年。範祖禹以章
惇為相。五年庚辰崩。壽二十五。

嘗謂子于是日哭。則不歌。蓋哀心勝。自可以廢歌。
非謂喜心勝。即可以輟歌。是伊川未必是。而眉山
未必非。乃以斯言遂生嫌隙。視同異之分。于宋陞
生徒之別。于孫胡者。殆有甚矣。蘇軾因得罪于祖
子。致見斥于宋儒。即學術疵。固不暇論。然所謂
臣雖無狀。不敢自他途進。則其心固大節。已求表
過人。已君子之中。自相予盾。則人主之心。安所適
從。使元豐小人得起而乘之。即龜坪之效于漁人。
何以異此。故愚不厭為蘇氏惜。而深為程子惜也。

徽宗名佶。封端王。神宗第十一子。哲宗無子。章惇
立母弟簡王。太后不可。請立中王。太后以中王有目
疾。意在端王。佶曰。端王輕佻。不可以君天下。言未畢。
為曾布所叱。遂即位。于樞前。時年十九。初年。詔用舊
臣。元年。籍元祐元符黨人。以蔡京為相。三年。復鄆
州。封蔡京嘉國公。四年。以童貫經略熙河。六年。蔡京
復相。置熙南路。加蔡京太尉。九年。復洮州。安化渝州。
蠻內附。十年。南平瀘州。夷內附。十三年。蔡京復相。十
七年。道錄院上尊號。為教主道君皇帝。十八年。約金
致遠。十九年。金人來議夾攻。及歲幣。睦州方臘反。二

十年。平之。二十一年。蔡京敗績。郭京以詠易二州
降。金人來議燕地。使遣使求營平瀘三州。二十二年。
金歸燕。及詠易。檀順。茶館之地。而獨領亦以平州來
歸。二十三年。金人歸武朔州。二十四年。金人安。程不
與。二十五年。金分道入寇。陷朝代。圍太原。韓琦不盡
取燕山州縣。詔天下勤王。罷道官。及行幸諸局。待位
太子。又一年。金人執之北去。至高宗紹興五年。組壽
五十四。

嘗謂端王好大喜功。本之天性。奸臣逢而迎之。彼
見諸夷諸蠻之服。易于反掌。遂移之伐夏。又移之

代遼將謂極遠之地。皆為郡縣。不知朝廷之上。已
有羨影。端王輕桃之言。信乎稱其實矣。古稱利口
覆國。而章惇此語。太后承而納之。即賢明者不可
得。而狂悖豈如是之甚乎。是不惟不至覆國。而尤
可以保邦者。小人知惇英明。章惇獨惡輕桃。推其
立意。欲援非次者以為功。而長于料人。要不可以
察其言也。

欽宗名惲。初封定王。十五年立為太子。金人入寇。以
為開封牧。尋授以位。以李綱為兵部侍郎。上皇出幸
南京。元年正月。金人渡河。進李綱為東京留守。韓侂
不圓京師。括士民金帛賂之。种師道帥師入援。二月
姚平仲襲金營。不克而遁。劉三鎮以昇金。金人北去。
詔种師道追至北鄙而還。四月上皇還京師。八月。种
師道復入寇。九月。陷太原。龍口。勤王兵。十一年。陷
河東諸州郡。金人渡河。陷西京。使馮澥請金軍。請和。
下哀痛詔。徵兵四方。金圍京城。要帝出盟。張叔夜以
兵入城。遣宗室受盟。金人不許。郭京兵敗。京城陷。如
金營。請降。十二月。至自金營。遣使如河。割地。以昇
金。二年。命太子監國。復如金軍。二月。金人劫帝父子
后妃。太子宗晟至其軍。三月。立張邦昌為帝。四月。以

二帝及宗晟三千人北去。後三十四年。殂于金。壽六
十一。

嘗謂靈武起兵。而兩京卒復。奉天出幸。而鍾虛不
移。使欽帝避兵。而李綱若守事。得專行。人思用命。
固守堅城。以待四方之揀援。分捷要害。以防二帝
之追逼。則耿南仲輩。不得以畏縮而止其進兵。相
與罵等。不敢以孤軍而久于深入。及其退也。檄諸
道以遮其前。董大兵以乘其後。敵人破膽。不敢萌
南向之心。二帝徐還。亦可無北轍之辱。乃聽留車
駕。坐守孤城。使孤注之主。惟求免于瓦全。異數之
臣。應惟顧其妻子。此大功所以不成。而金人所以
不創也。自是而後。凡虜師之退于金帛。輿謂守城
者于此賴焉。而盾火積薪。以為可保而不失。視宗
室之遷于漠北。率謂難守者。惟此地也。而談虎色
變。遂致棄之而不居。此河北之招撫。高宗所以難
其事。而宗澤之表請。汪黃所以議其迂也。

九傳一百六十六年。

北宋認論

愚按宋之干幽燕也。始取之遼。遂使後世之畏契丹。終求之金。遂使後世之輕中國。當太宗之戰高梁也。走免驢車。計中二矢。金創之毒。至終其身。故真宗視契丹如毒蛇。猛獸然。勸以親征。則蹕蹕。挽少過河。則退縮。至歲幣之許。則唯唯而甘心焉。自是而仁宗之于求開南。神宗之於議疆事。皆惟恐激之怒而招之兵焉。蓋以太宗又在行間。猶不免於中傷。況生於深宮之中。而長於婦人之手者乎。故屢勉以從。而猶恐其或後也。若徽宗之宋燕。約以夾攻。其害世而辱敗者。既示之弱。索其銀粟。則隨求而隨應者。又啓其貪。彼既知其易與。此又誨以慢藏。故其長驅而困都城也。若無人之境然。辟之千金之子。索處而寡援。則斬關奪門之盜。必思以橫行而肆掠之矣。彼种師道者。尚謂其真初不知兵。未有懸軍千里。而能善其後者。不知其有所恃而動也。更人於震武之將陷也。曰勿破此城。當作南朝病坑。幽燕其宋之病坑乎。

契丹

其先東胡種。屬匈奴。至唐中宗時。有李盡忠。孫萬榮者。大為河北之患。數年始平。其後不通中國。僞號時分八部。追推一人為帥。三年一代。有阿保機者。不知何部人。攻陷幽涿之旁邑。置城為漢城以居。不肯受代。且以計畫誅諸部大人。取突厥故地。東北諸奚皆服焉。唐昭宗天祐四年。始與中國通。宋金忠李克用皆與之交。十三年。改元僭號。十八年。寇幽州。為晉王存勗所敗。唐同光四年。攻渤海。拔夫餘城。號東丹國。其後契丹之號。入皇王。歌子德光。唐西樓觀元師。太子阿保機死。偽祖太祖其妻述律氏愛德光。立為天皇王。突欲以不行立奔唐。後為晉王。石敬瑭以河東叛。求援契丹。請割幽薊十六州。以賂表稱臣。子德光以兵助之。敗唐。因冊為帝。又一年。改國號遼。吳越錢鏐州不從。晉王使錢鏐以海援之。敬瑭死。重貴稱孫。不稱臣。德光不悅。起兵。遣德光復從。而問之。遂與晉陳攻陷貝州。遂少潘州。晉求修好。不許。周延三年。之間。攻晉。晉求代。請和不許。晉年大舉伐晉。將迎降。遂入大梁。殺重貴。送之資龍解。引兵入宮。改服中國衣冠。百官起居。皆如舊制。

以詔賜諸藩鎮皆上表勸進因縱兵大掠借民穀帛三月發大梁盡載府庫之實以行曰吾在上國以獵為樂令人悵悵今歸死無恨矣行至教胡林而死國人益其屍以歸是為太宗永康王元徽末冊王子也乘其死引兵南執趙延壽自稱知南朝軍國事無何以已無述律之命而德光有子在國意不自安乃勤兵出塞以後宮宦者教坊自隨述律自將拒之兵敗為所由稱天授皇帝慕華風耽酒色國人不服故數年不暇南寇鄆太祖時北漢遣使致書稱姓諸行冊禮約歲輸十萬緡元欲許之引兵會伐至新州為燕王述軌所殺齊王述律討而代之律德光子也北漢復以事元欲省事述律年以辭飲得晝作夜時謂驍王世宗時助北漢戰高平不利引還後兩助北漢亦不利顯德六年周主攻之取瀛莫易州將趙幽州有疾而還和興屢同北漢南侵久之為帳下所殺是為穆宗國人丘凡欲子明記號天贊皇帝更名賢令其涿州刺史耶律宮與中國議和復移書北漢令勿侵宋聘問不絕者數年與國二年和太宗平北漢議者請乘勝復幽燕戰于高梁和師大敗七年明記死號景宗子隆緒幼母蕭氏監國政曰魏亡稱其刑越

四年賀令圖言其主少國亂請乘之取涿易蔚靈等州至岐溝大敗宋所得州郡尋復取之已而進取易州遷其民于燕後攻徐河及代州皆敗還真宗二年攻遂城至瀛州與范廷召戰不勝引還七年攻瀘州遣使議和大將蕭撻剌為和所殺因定盟馬歲輸銀十萬兩絹二十萬疋至是南北彌兵矣仁宗九年閣緡死號聖宗子宗真嗣越二年其母欲廢之立次子重元重元以告宗真遂由其母以重元為太弟十八年以元昊屢敗知兵欲乘累取瓦橋關以南十縣之地使蕭撻剌來求地棄兵幽薊蓟鎮南和建隆初南使契丹計和議歲增銀絹十萬兩疋始平喻年範瑁詣部叛附于夏以兵伐之元昊戰不勝帥瑁瑁三部以待罪退師百里侯衆飢疲急攻蕭惠敗之契丹主引還亦與之平建西京于雲中境內凡五京六州軍城百五十六縣二百九部族五十一屬國六十後六年伐夏為所敗復伐之獲諷和之母以歸又四年宗真死號興宗子洪基繼十年復國號遼十九年以和沿邊增脩戍壘起鋪舍侵虜應翔三州界使蕭禧來言乞毀撤且請于境上議之因指分水嶺為界蓋凡山皆有分水嶺爭執經年必得請乃已和使韓琦

如河東割地界焉東西計七百里二十一年魏王耶律乙辛用事弊傾一國諸殺后蕭氏及其子廢遼政始衰四十一年女真伐統和部阿朮阿朮奔遼四十七年死號敬宗孫延禧繼之是為天祚尊其父為順宗十四年女真始叛遼蕭嗣真計之不克納部叛降女真十五年遣使議和金人不從下詔伐之軍渡渾同江都統耶律章奴作亂伏誅引還十六年高永昌據遼陽以叛十七年置愆軍與金戰于蕓蓼山大敗十九年冊金為東懷國皇帝不受二十年復遣使如金議冊禮金不許二十一年耶律余覲叛降金二十二年殺其子晉王叔盧幹走雲中柏遼竭急追之走夾山宋侵燕京留守史處溫以耶律淳稱帝擊宋童貫敗之金兵至大同遼主走石華驛又奔四部族幹崗不敗之白水漂走雲內乞附于金不許遂奔夏至烏鰖烈部耶律大石以兵從之復東勝諸州至山陰與金兵遇敗績奔覺項至應州金人執以歸耶律淳死完復攻之不克金兵至淳妻走天德為遼所殺蕭特烈等以梁王稱帝未幾死特烈等復奉聖宗孫木剌為帝亦為亂兵所殺是後耶律大石稱帝于起兒漫是為西遼大石傳夷列夷列傳

直魯古直魯古至寧宗七年為乃蠻所滅九傳二百三十七年西遼三傳七十八年愚按夷狄之強至突厥止然其入寇也如盜賊之入人家一得利而惟恐其去之不速凡以地之不相習而勢之不可留也及阿保機以盧龍為疆幽薊為宮其為俗也多尚勇健聞之民其南侵也無名山大川之限故其蹂躪邢深焚劫鎮定舉縱擄于堂與間非復曩時蓋遼之寇而一時長柄如曹彬謝弼輩莫不得以收功者由中國之長技與彼共之而中國之險阻彼自據之也當完顏發難天祚荒淫使宋有中主內儲不虛而移其任童貫郭藥師者以任神師趙王淵使提重兵以向范陽出輕師以向山後彼大敵當前時不違于揀應人心離間勢又易于招徠即夾攻不約于金而金燕當為我有矣收復之後移地租之費以餉屯兵用和遼之資以聯新好金雖暴強豈能攻無備之國哉

南宋

高宗名構，徽宗第九子，初封康王。元年，金人圍城，遣之出質。金人疑非宗室，更以廩王代居之。還，八月，復遣使金軍，許割三鎮至磁州為民所留，詔以為天下兵馬大元帥，率師入衛，至濟州而二帝已北去。遂即位于建康。元年，金盡陷河北州郡。二年，盡陷京西州郡。三年，拍沒喝陷天長，遂奔杭州。苗傅、劉正彥逼使傳位于子昀。四月，復位。兀朮大舉入寇，如臨安及陷南京。自濬和入江東，復如越州。十二月，陷臨海，遂走。兀朮遣精騎追之，乃乘樓船入海。四年，金人襲之于海，又走溫州。四月，韓世忠邀之江中，大敗之。金人自是不敢復渡江矣。六年，復襄陽六郡。九年，湖湘平。十三年，定都臨安。金遣使來，詔諭江南，許歸河決之地。十五年，復取之。岳飛收復河南州郡，追兀朮至朱仙鎮，詔班師。十六年，吳玠收復陝西諸州，詔班師。割唐鄧商秦之地畀金。校樞密副使岳飛，十七年，金人以表單來冊。三十六年，金主亮大舉南侵，入州為下所殺。三十七年，內禪，自稱太上皇。又二十五年，殂。嘗謂兀朮之陷臨安，康王之走溫州也，已隱然如

伯顏之亭阜山。衛王之謝女峽矣。而和猶得以不喪。由其懸軍而深入，視元則無分道之兵。廉檠而北歸，視元則有江中之舫。使舟再沉于鐵綬，而策不敵于閩人。則兀朮為籠中之鳥矣。當是時也，康王之膽破，惟恐其禍之及已。金人之氣奪，始信宋國之有人。故秦檜之縱遣，乃金人行宋室之反間。而書生之叩馬，則賊檜報縱遣之恩私。有人如是，而逆謂之得佳士馬，其不舉江南而盡失之者，僅也。

孝宗名昀，伯宗太祖之後子，侂子也。紹興二年，貢于。帝賜名璩，後封善安郡王。三十五年，立為皇子，更名璩，封建王。四十二年，為太子。更名劄，尋授以位。元年，詔吳玠還河池，新復州軍皆陷，遣李綱、忠伐金。于待難，金求地及歲幣，遣盧仲賢報之。二年，撤兩淮兵備。十一月，金人陷楚州。三年，割唐鄧及新復商州之地畀金。議和，正敵國禮。二十七年，內禪，又五年，殂。

嘗謂孝宗非有為之君也。勾踐之報夫差，燕昭之傾齊，渴惡不非食，嘗膽卧薪，二十餘年，惟恢復之是計。故五百年之故國，七十城之全齊，一舉而如

材勇之士。獎勵師旅。奮有死無生之心。復都剋襄。勵有進無退之志。督河池之衆。使乘勝而前驅。出。顯忠之師。為犄角而繼進。則江左之積衰。庶幾可。振。中原之豪傑。或可景從。何計戰未決。而講好之。使即行。視師未幾。而兩淮之備隨撤。視高宗特五。十安之于百安耳。

光宗名惲。孝宗第三子。乾道元年。以邵王。懽為太子。次子。親王。道次當立。孝宗以恭王。類已。越次。立之。二十五年。以壽皇。孝宗。次。庶務。二十七年。傳位。時。年四十三。二年有疾。三年疾瘳。群臣請朝重華宮。不從。從四年。請朝重華宮。不從。五年。請問疾重華宮。不從。五月。壽皇大漸。詔。冊王。問疾。六月。壽皇。殂。稱疾不出。九月。內禪。又六年。殂。

嘗謂孝之于高。生事焚香。曲盡其誠。尤于此時。得之。觀感者深矣。迨生則不朝。疾則不問。重以屢請而不從。至于臨喪而不出。豈身教之從。古語不足信乎。蓋孝有本有文。孝于天有不共戴之讎。不思報復。而于改叔姪之稱。正敵國之禮。則啾啾昭示于人。以明得意。孝之本虧矣。若迭死養生。則孝之

文耳。孝不能端本以示其後。尤不復脩文以事其親。不孝之罪。固通于天。而作法于前者。亦不得不分其咎也。

光宗名惲。封嘉王。壽皇。長。尤不能執。群臣請立太子。光遂批。禪位。使成。服。時年二十八。元年。以韓侂胄。兼。樞密。都承旨。四年。加。以。傳。璽。國。公。五年。加。侂。胄。平。原。郡王。八年。加。太。師。十年。議。伐。金。十二年。郭。倪。皇。甫。斌。等。敗。還。金。人。圖。和。楚。州。十三年。吳。玠。反。討。誅。之。史。彌。遠。殺。伯。冑。十四年。西。其。尊。昇。金。人。金。歸。侵。地。和。議。成。二十五年。以。壽。皇。次。庶。務。二十四年。詔。伐。金。二十六年。金。來。侵。擊。却。之。二十八年。立。沂。王。嗣。子。貴。和。為。皇。子。更。名。竑。尋。封。濟。國。公。三十一年。殂。

嘗謂能專斷之謂王。能感福之謂王。寧非幼主也。登極時幾三十矣。始而伯冑之柄國。繼而彌遠之擅權。大阿倒置于人。應器徒擁于上。遽舉開而疆圉大震。儲貳易而宗社幾搖。已如偶人在枝光乎。惟其指示而莫之與。尚得謂之主乎。且肉批之降。事同符刀敕。道學之禁。何異黨人。宋室之亂。彼實成之。而諡之以寧。吾不知也。

理宗初名與昔。賜名貴誠。後名昀。德昭後也。寧宗也。

立濟王竑為後。稱遠忌之謀廢竑而立貴誠。二十九
年。以為郢州防禦使。率疾篤。矯詔立為皇子。封成國
公。竑為濟王。元年。殺之。李全以楚州叛。七年。為趙
昀所誅。楚州平。八年。蒙古來議伐金。許之。九年。金入
來索糧。不與。十年。孟珙入蔡州。分金主之骨以還。與
元畫陳蔡為疆。趙昀等請復三京。詔金主才會兵趙
汴。蒙古兵至。皆敗。而還。十二年。蒙古入汴州。十三年
陷隨州。德安府。十六年。破成都。而去。十七年。陷通
州。二十四年。入嘉定府。二十五年。城利州。二十六年
城嘉州。二十八年。城開平。三十年。入劔門。三十一年
蒙古求臣請還都。不果。拜賈似道右丞相。兼樞
密使。禦之。因乞和于蒙古。鄂州圍解。三十二年。似道
奏諸路大捷。召還朝。三十三年。蒙古主使郝經來脩好。
似道幽之真州。二十五年。蒙古以京東來歸。四十三
年。殂。
嘗謂宋自光寧以來。外不能角。盡亡之。金國。內不
能制。負固之李全。上下怙嬌。不敢言兵。又及孟
珙出師。而被武仙之象。入蔡而復。五世之仇。遂築
然以兵為可用。而趙昀亦以功成淮楚。自負。紹興
故諸復三京。而理宗不復疑。群臣不復止。皆相習。

前之小捷。而不知元勢之方張也。僕父王惻之。來
誅戮首禍。申訂前盟。則蒙古之師。庶或可回。而江
淮之間。以得寧息。况講好已有成言。而通幣又其
故事乎。何當時之君臣。見不及此也。若賈似道者。
秦大捷于諸路。則各帥具以表聞。幽元使于真州。
則群臣共為隱憂。視指鹿為馬。尤有甚焉。而耄君
理宗。亦寄生之君耳。宋室之亡也。有以哉。
度宗名禔。封忠王。三十二年。立為太子。太祖十一世
孫。立時年二十六。元年。加賈似道太師。封魏國公。三
年。進字。童軍國重事。四年。蒙古圍襄陽。五年。圍樊城。
六年。詔范文虎援襄樊。七年。文虎道還。八年。張順等
救襄陽。兵敗死之。九年。樊城陷。呂文煥以襄陽降元。
十年。殂。
嘗謂樊襄重地。岳飛復之。而江左始有藩籬。孟珙
復之。而荆楚資之保障。李綱謂其為東南屏蔽。岳
飛謂其為恢復本根。陸抗所謂云當築國爭之者也。
若宿重兵于荆郢。豐儲積于均房。使水陸常相救
援。浮橋不致斷絕。則樊城之勢不孤。文煥之心益
固矣。顧使其望朝廷而慟哭。援師不救其燃眉。緝
謂會公為衣。糗糒不充其提腹。全齊之望。即是

而為待斃之難陽。知于是乎不可為矣。且宮嬪皆已。檢閱。度宗尚為蒙蔽。縱德其以位授已。獨不允其以國與人乎。及虜已長驅。而諸丞相督視者尤不允。豈必犬兔俱斃。而後快于心歟。

帝顯度次子。封嘉國公。時建國公昂長似道。以立嫡立之年四歲。初年降將呂文煥以伯顏趨鄂州。劉整以博羅權趨淮西。十二月拔陽邏堡。劉貴走還。伯顏由鄂州引兵東下。詔似道都督諸路軍馬。開府歸安元年。呂師夔以江州降元。范文虎以安慶降元。似道率師次長湖。復請和。不許。孫虎臣師潰。似道奔建江。

淮將軍皆陷。伯顏入建康。元遣蕭希賢來至獨松關。守將殺之。高連以江陵降。荆南州軍皆降。放似道于梧州。籍其家。九月。鄭虎臣殺似道。元兵陷常州。遣樹剌請平。不許。三年。元陷潭州。李巖死之。湖南州郡皆陷。伯顏至亭阜山。太后奉匱以降。三月入館安。以太后母子及福王等北去。降封瀛國公。後使學佛于吐。

嘗謂和至此時。戰守舉無可議。為似道計。當于周祖而為立也。以和議之不成者。歸曲于先帝。以孤寡之元家。請和于知君。則義舉雖破。當不決意。

東南駢。經雖。猶可有辭于北虜。不惟宋無陪矣之降。而已亦免梧州之敗矣。計不出此。致宋亡而國隨之。向使不即誅夷。鮮不移其誤國者而敗國已。小人之覆邦。如此夫。

端宗名昀。廣長子。歸安破自嘉會門。與弟廣王。高渡江。而南元使范文虎追之。楊亮節等肩之。匿山中。會揭鉢以兵至。遂走温州。陳宜中等奉之為天下兵馬都元帥。廣王副之。及帝竊北去。即位于福州。文天祥至自温州。以為樞密使。趙潛復部廣州。元兵陷之。遂建軍。而走潮州。元破靜江。廣西州郡皆陷。走惠州。奉表降于元。元兵入廣州。廣東州郡皆陷。元年。元兵引還。三月。文天祥復梅州。敗元兵于雲都。揭鉢復廣州。張世傑復潮州。及邵武軍。六月。李恒襲文天祥敗之。梧州諸將皆敗死。昀遷于潮州之淺處。元將劉澤襲之。奔井澳。潮復至。奔謝女峽。尋還碭洲。

嘗謂高之走温州也。張公裕一戰敗之。而有餘端之走明州也。張世傑抗之而不足。蓋金以偏師深入。而元以大衆長驅。高宗之郡縣不降。而端之心元解也。然元于金之走汴也。特以北方多故。遲。

遲至數年。始圖之。使破宋之兵。亦淹以歲月。廣朝之復。不敗于泉州。天祥寧都之抗。已振軍聲。陳琳興化之兵。相為掎角。中原之豪傑。以興復為名。閩粵之隙區。非他人所耐。封樞顧一線之路。則林菁莫非城隍。據兩廣舊有之疆。則谿洞皆推共主。縱失江南。不失作一南漢國也。奈之何北返。即旋新定米岡。而封豕長蛇。柔脆之兵。弗與敵矣。其亡也。天實為之。

帝昀初封廣王。復封衛王。帝昀初年。除宣中推為參政。昀元。昀死。群臣欲散。昀方未曰。廢宗有子。奈何棄之。月士卒官屬皆萃于斯。豈不可以為國與。兼立之年。八歲矣。并祠洲為翔龍縣。都新會之崖山。特官民兵。尚二十餘萬。資糧取辦于廣右諸郡。湖南張烈良等起兵應崖山。為元所殺。海南州郡皆陷。彌弘範執文天祥于五岐嶺。一年由潮陽港攻崖山。二月克之。陸秀夫謂其主曰。德祐已辱。陛下不可再辱。負副溺海死。楊太后從之。世傑收兵至海陵山。舟覆而死。

嘗謂田橫五百人。猶望其脫主于劍鏡。崖山十萬兵。乃相率從君于覆溺。蓋乘勝則一夫可先登。積

衰則萬衆皆披靡。勢使然也。然海濱俱資儲。不改勤王之志。士卒居危地。俱堅效死之心。即勇氣不。可以挫強梁。而義氣亦足以充宇宙矣。嗚呼。外而天祥。歷坎河而圖恢復。誓九死以不移。內而世傑。犯險阻以殉國家。雖百折而不屈。天若祐宋。即潮之馮鋼。脚之李剗。未足方焉。而史以志大才疏。議之。信乎以成敗論人物也。

右傳一百五十三年

南宋總論

愚按世之論南宋者率謂其始以議和而宋衰終以廢和而宋滅此據宋之存亡而決和之得失者也不知金為宋仇不宜和宜戰元非宋敵不宜戰宜和惜其倒行而逆施耳建炎之間康王傷于虜求和不足責也孝宗頗稱有為亦甘心于唐鄧之割秦檜二虜主和不足責也張浚謬副時望亦依違于和戰之間忘父兄之深仇結叔姪于非類莽視綱常體解將士國雖存而本已撥矣馴致寧理宋為積弱之宋元祖可憐之登莊勢屬方張未嘗侵伐子而父下其曲在我而王叔再舉郝經繼至講好之意又先找發始誣其使以似道之蒙其上而制其下也姑置勿論獨襄樊臨陷之后正似道廢放之時燕希憲猶奏書而議純伯顏令按兵以待命若能函似道張濡之言以謝元人踵景德紹興之事以固和好則如錢之綫或可延端當不燬于井澳而顯亦不死于吐蕃矣及解常已入而後有柳岳之遣焉彼已成破竹之功而此為墮甕之碩尚何及于事哉

襄羊分合志卷八

明教諭廣陵徐 樞編輯

明進士廣陵盛 稔

明進士吉州龍文明

明進士東萊董 基全校

夏

李繼遷者細柳之族弟也細柳以家屬降繼遷托言出塞乳其糾合戎人據夏州之地斤澤遣田仁訓討之繼署已定被詔徵還繼遷遂得逸去後又遣繼遷往從繼遷降契丹踰年詭言請降詔以為銀劉觀

察使賜姓名趙保吉至真宗欲撫之以德并以夏綏宥靜與之保吉得地益驕四年陷清遠軍五年陷靈州六年陷西涼為滿羅支所敗中流矢死子德明來告哀鎮戎軍曹瑋請乘其國危子弱討而擒之不報越三年奉詔表請降詔以為定難節度使封西平王仁宗六年遣其子元昊襲西驪牟州取之然終其身不復擾邊元昊每諫其臣宋輒戒之曰宋思不可忘也元昊曰英雄自當霸王耳及德明死元昊代二年又環慶四年攻喃廝囉破其青唐宗哥諸城五年侵西驪取瓜沙肅州悉有武威張掖酒泉燉煌諸郡

夏

靈鹽會勝平涼諸州洪定威龍諸堡地方萬里分境內為三十三州河南州九曰靈洪宥銀夏石鹽南威會河西州九曰興定懷永涼井肅沙熙秦瓜河外州四曰西寧樂廓積石依賀蘭山為固置十二監軍六年稱帝于吳州八年攻延州殺總管劉平執石元孫以歸九年攻渭州任福王珪等死之八月取靈州九年攻鎮戎軍殺總管葛懷敏十年上書請和更名曩霄稱子而不稱臣詔許之歲賜絹十萬匹茶三萬斤後銀綺絹茶益至二十五萬五千踰年契丹克項諸部附之契丹因伐夏為元昊所敗遂與之平與宋并開之為夏國五十四年納其子寧令哥之婦為令哥所刺中傷而死其將訛兀殺令哥立諒祚諒祚方期歲三大將分治國事時議欲以都統加其三大將使分其國程琳不可而止言者謂其失機會云後二年三年皆為契丹所伐獲諒祚之安子賀蘭以歸十六年攻環慶為宋將所敗十七年宋人取綏州因誘殺其知軍楊定是年死子秉常來告哀仍以夏國王冊之二年攻秦州請納安遠塞門二砦以易綏州不得四年復攻環慶五年和入城其囉兀乃攻撫寧以報之十二年宋命李憲會五路之師取靈州先復蘭州

及米脂城清遠軍至靈州不克而還十三年宋城永樂尋攻陷之十四年攻宋蘭州宋平不得十五年復攻蘭州十六年死宋冊其子乾順為王四年歸永樂之俘宋以米脂四砦畀之八年攻鄜延九年宋城平夏築城于要害處凡五十餘所十年攻平夏大敗于宋至是始不振矣十五年攻涇原又攻鄜延十六年與宋平二十四年宋敗之古骨龍又攻其賊底河夏遂大掠蕭關二十五年宋屠其多泉城夏亦屠其靖夏城二十七年敗宋兵于統安城殺其將劉法三十年與金通三十三年稱藩于金金割下寨以抵陰山以南地與之三十五年取宋天德雲內諸城金人襲取之又取宋西安州及懷德軍高宗時棄宋哀田歆國禮至四十四年乾順死子仁孝立軍政益衰國內多亂有任得敏者抗禦有功遂相夏國二十餘年陰蓄異志歆圖篡立誣殺近親大臣其勢漸逼仁孝不能制不得已分西南路及靈州羅虎嶺地與之使自為國且上表于金主為之求封金主以問宰相皆以為事係本國我何與焉金主曰彼逼賊臣非本意也遂不許尋為仁孝所殺立學校于國設小學手禁中據國五十五年自是蓋衰死子純佑代十二年其

族弟李安金廢之而自立初年即為蒙古所攻三年蒙古入靈州安金請降獻女為姪怨金不據侵其葭州兵敗乃還又二年死族子遵頊立三年取金涇州九年約宋攻金十年取金會州金遣使議和十一年取定西寧十八年蒙古復攻夏遵頊傳其子德旺自號上皇三年蒙古取并肅西涼十一月取靈州四年復來攻城邑多降德旺憂悸而死弟子脫嗣又一年蒙古執脫以歸夏亡

十一傳二百七十三年

愚按觀之于宋德明以前止疥癬之疾元昊而后遂成癰疽矣然夏非能自強和成之也端首長而使之相圖仁朗之見長矣而太宗不聽乘國危而擒其弱子曹瑋之策壯矣而真宗不從及元昊以烏雄之資統百戰之賊而一時與抗者率白面書生即韓之與范惟當謀謀廟堂而又使王洙夏諫董參之何異以羊將狼蠲捕鼎一鉤于延州再挫于好水兩敗而宋不能軍矣當時如王德用曹瑋猶有餘力殆不乏人或提大兵以守要害則懷斃不死于鎮戎或率輕騎以為應援則任福不敗于好水堅壁而守則豈能深入而肆掠連兵而進則必以備多而力分何不此之任

而彼之使也。至若噴三帥以分其國。時謂宋之失時。然契丹三攻而銳氣不挫。主母被執而宗社不搖。威不能使之摧。則利不能使之動矣。以此而為上策。誤矣。

金

本名女真。後避遼主諱。改名女直。其先居古肅慎地。在魏特號勿吉。至隋號靺鞨。唐初分兩部。號粟末靺鞨。水粟末漸強。滅黑水靺鞨。海國在南者屬契丹。號熟女直。在北者不屬契丹。號生女直。宋初入貢。契丹以其酋為女直節度使。有函普者。徙居完靺鞨。為金始祖。後偽諡景元皇帝。曾生烏魯。魯生跋海。海生綽可。可生石魯。契丹進其官為惕隱。魯生烏古迺。迺以長子劬者。柔弱。授次子劬里鉢。有柁。柁散達等叛。里鉢盡平之。基業始大。諡世祖。有子十一人。長烏雅束。次阿骨打。疾卑呼其弟。盈哥謂之曰。烏雅束狡。辦集契丹。阿骨打能之。死。母弟頗刺淑代。四年死。諡肅宗。弟盈哥代。攻統石烈部。其酋阿疎奔遼。訴之。遼遣使諭止不聽。進據其城。且索阿疎于遼。後值遼有蕭海里之叛。討之不能克。盈哥命阿骨打助討。一戰擒之。至是知遼之易與矣。盈哥死。諡穆宗。烏雅束代。遼主辛混同江。故事在千里內者。皆遣酋長來朝。烏雅束命阿骨打往。次當起舞。辭不能強之。惟端立。直視遼主。諭蕭奉先使圖之。奉先不可。乃止。阿骨打賜知遼主忌之。稱兵。先併其旁近族。雅束死。諡肅宗。阿骨打自

道敗完顏兀朮于野狐嶺。又敗之會河。金主欲南奔。聞其兵退迫止。仍以胡沙虎為右副元帥。沙虎退。敗獵不恤軍事。遣使責之。悞得罪。引兵入宮。弑永濟。立昇王珣。使木虎高琪將兵禦蒙古于懷柔。兵敗。恐為沙虎所殺。以兵圍其第。取而斬之。遂代其任。說金主悉撤諸路之兵。以衛京師。金主信之。諸道相繼陷沒。皆不之顧。二年。以故主永濟之女歸蒙古。與之平三年。以燕京孤危。勢不能守。徙都于汴。蒙古主聞之。遂復圍燕。四年。蒙古由嵩山趨汴。不克。引還。六年。以宋羅藏幣分道攻之。皆為宋師所敗。年復敗。又敗。九年。求和于蒙古。不許。蒙古主令割開西。未下諸城。封金主為河南王。金不應。十年死。謚宣宗。子守緒代。遣使通好于宋。時元方西伐。不加兵者數年。九年。蒙古主自白坡渡河。攻鄭州。使其將速不臺圍汴。及金援兵戰于三峯。大敗之。遣曹王訛可為質。蒙古退軍河沿。及十二月。棄汴奔河北。速不臺復進。圍之。十年。濟河。蒙古追及之。與戰。大敗。遂走歸德。五月。為蒲察官奴所幽。六月。反正。走蔡州。宋史嵩之等取唐鄧州。復乞糧于宋。不與。蒙古與宋圖蔡州。十一年。金主傳位于宗室承麟。蔡州陷。金主守緒死之。承麟為亂。

兵所殺金亡。

九傳一百一十九年。

愚按肥水權符。勢可以滅。而不聞有乘勝之。米石敗金。兵勢可以圍金。而不聞有大舉之策。辟之。敗夫敗婦。時處窮約。兢兢俱朝夕之不支。無故而得數十金。則喜出望外。惟營田宅。華衣食。而不復為經營計矣。嘗謂建炎紹興。下有恢復之人。而上無其志。開禧嘉泰。上有恢復之志。而下無其人。獨逆虜。軍勢已摧。烏祿稱尊。衆心未附。義問父文。非昔時之奸相。山東大名。有響應之義兵。李寶魏勝。同盟各効忠誠。郝政牛皋。舊將尚堪收錄。吳玠出秦鳳之師。以窺德順。顯忠率江淮之衆。以向壽春。即黃龍直棹。難若是幾。而兩河舊地。烏知其不可復也。計不出此。而倚趙公。不知規復則志大。而才疎者。始喪富平之師。而開陝。由以失守。繼致鄆瓊之變。而淮甸。由以震驚。三有宏洲之遺。而顯忠。由以挫衄。三敗而宋不可以軍矣。況可與之國金乎。

元

其先有孛端叉兒，母曰阿蘭，寡居，常有光照其腹，遂有娠，生孛端後子孫蕃衍，自為部落，曰合答，曰日剌，曰吉裡，居烏桓北，世奉遼金，控隸鞏固，其人勁悍，夜中能視，以鮫魚皮為甲，可捍流矢，金熙宗時嘗伐之，大為所敗，兀術復計之，連年不能克，乃與之和，割西平河二十七國寨與之，歲遺甚厚，冊其首為家輔國王，不受自號，大蒙古國傳至也，速討勢愈強盛，攻塔塔兒部，獲其首鐵木真，面至跌里溫盤陀山，聞生子，因名之曰渥奇溫鐵木真，志武功也，真生而手握凝血如赤石，及長深沉有大畧，時其部衆多歸赤剌部，赤烏合七部三萬人攻之，真與戰于答蘭班朱思之野，大敗之，因降其衆，金官以察兀術魯乃蠻部大陽可汗忘之，合速達諸部併兵來攻，真迎敗之，殺其可汗，餘衆悉降，越五年攻西夏，拔力吉里寨，及若思城，大會諸部長于幹難河，建九旂旗，自號成吉思汗，是年歲乃蠻三年，歲乃蠻部降，幹六部曰：年降畏吾兒國，冬始侵金，先是金主為衛王，奇真狀貌欲先事除之，真深以為恨，及聞其即位，南向而嚙曰：我謂中原皇帝為天上人，此等庸懦輩亦為之耶！

遂與金絕，金納合買住守北邊，奔告金主，不信，因之，又破大水樂，逆釋買住而求和，蒙古不許，攻西京，取京西州郡，次年取宣德，五年圍燕，取河北河東諸州，即六年取遼西州郡，七年取燕京，八年取潼關，十一年取河北州郡，十二年取山東西路，二十年死，子六盤山偽諡太祖，凡六子，窩闊台，拖雷，其第三第四子也，窩闊台在霍博之地，拖雷監國，台即位，于柳林，以兵入陝，二年取鳳翔河中，三年會宋師伐金，四年汴城降，以金之妃后宗室北去，又攻洛陽，取之，五年滅金，因宋師入汴，引兵至洛陽，宋人棄汴而歸，遂與宋隙，使子闊端等分道侵宋，六年取鄂州荆門，及襄陽，德安府，十一年窩闊台死，諡太宗，第六子乃真氏，稱制，張柔等渡淮，入揚滁和州，五年，六皇后以子貴，由襲位于汪古宿城，克里之地，貴由太宗長子也，二年死，諡定宗，后幹兀立海迷失稱制，踰二年，國人推拖雷長子蒙哥即位，于闊帖兀阿蘭之地，命其弟忽必烈開府于金蓮川，遣察罕等分道取淮蜀，二月入嘉定，三月城利州，二年自將侵宋，三年入劍門，四年死，子合州城下，諡憲宗，忽必烈亦解潭州之圍以還，踰年即位，阿里不哥稱帝于和林，麻希憲擊走之，二

十劉整以瀘州降五年不哥自歸于上都赦不治八月定若于燕十二年圍襄陽十三年圍樊城十五年分兵取嘉定諸路改國號元十六年取樊城襄陽降十七年伯顏入漢取新野龔青山磯遂渡江鄂州降十七年敗張世傑于焦山取泰州分兵東下左軍自建康趨獨松關左軍由江陰向華亭中軍趨常州常州獨松關皆破十八年宋諸關兵皆潰宋主趙顯降伯顏以兵追二王不及分道取閩廣呂師夔等度梅嶺入韶州阿里海涯破靜江十九年取廣州二十年兵至厓山宋主趙昀死之二十三年殺和承相文天祥二十八年諸王乃顏反討平之三十年海都反自將討之三十三年諸王附海都殺三十四年殂諡世祖太子真金蚤死孫鐵木兒即位于上都尊其父為裕宗三年以其兄答剌麻八剌之長子海山出鎮漠北五年海都復大舉入寇海山大破之海都走死八年立海山為淮寧王九年命海山弟愛育黎拔力八達居懷州太子德壽死十一年殂諡成宗左丞相阿忽台等謀奉皇后臨朝以安西王攝位右丞相哈剌哈孫遣使迎懷寧王海山于漠北及其弟愛育黎拔力八達于懷州二月八達至自懷州誅阿忽台等執

安西王送上都五月懷寧王至上都殺皇后伯璽晉氏及安西王遂即位追尊其父為順宗皇帝以八達為太子出皇子世璽于河南四年殂諡武宗以位授太子且約兄弟叔姪世世相承三年立和世璽為周王出之雲南四年和世璽逃居漠北立子碩德八剌為皇太子六年詔太子察哈朝政七年殂諡仁宗太子即位元年遷武宗子圖帖睦爾于瓊州睦爾世璽弟也三年御史大夫鐵失弑之于南坡諡英宗諸王奉璽綬迎晉王也孫鐵木兒于此邊晉王即位子龍居河追尊其父為顯宗元年召圖帖睦爾于瓊州立子阿速吉八為太子封圖帖睦爾為懷王二年出之建康五年復徙之江陵是年殂于上都諡恭定八月發樞密院事燕帖木兒執中書省御史臺臣烏伯都剌等下之獄遣使迎懷王圖帖睦爾于江陵皇太子阿速吉八即位于上都時年十九遣兵分道討燕帖木兒王入京師襲帝位詔天下曰謹俟大兄之至以遂固讓之心十一月遣使迎和世璽于漠北阿速吉八兵皆為燕帖木兒所敗吉八不知所終瑞年世璽稱帝于和寧之北三月圖帖睦爾遣燕帖木兒奉皇帝寶于漠北睦爾尊其母與周王母並為皇

后立其妃為皇后周王立睦爾為太子以燕帖木兒

為大師八月至駐忽察都圖帖睦爾入見王暴卒睦

爾復襲位謚為明宗元年殺明宗后入不妙立于燕

王阿刺忒納答刺為太子二年太子卒以皇子燕帖

古思出居燕帖木兒家三年殂于上都謚仁宗燕帖

木兒請立燕帖古思太后曰郭王鈞璽負理者非宗

子也立之踰月卒木兒又請立古思后曰吾兒尚幼

文懼帖睦爾宗長子年十三矣合諸靜江詔右丞

謂里古思迎之至直燕帖木兒死追尊立七年撤劉

帖睦爾廟主廢太台弘吉刺氏于東安州放燕帖古

思于高麗又八年天下亂方國珍劉福通徐壽輝張

士誠倪文俊明玉珍陳友諒等盜竊名字者不可勝

計乙未之六月我太祖起兵和陽十三年悉定吳越荆楚之地遂命將

帥師北向以取中原踰年至燕京元主開建德門北

奔駐應昌二年死賜諡順宗

自世祖至元十七年至順宗丁酉十傳八十八年此

亦蒙宇之一合也

元總論

愚按平王以岐鎬歸秦越五百年而秦卒代周石晉

以幽薊歸夷越三百年而虜卒代宋蓋帝王自立之

地一旦舉以授人彼據其強則我處其弱強者負剛

勁之風氣則強者益強弱者多積玩之人心則弱者

愈弱以愈強凌愈弱不至如赧之獻地宋之航海不

止也然必久而後失者何蓋君臣有大分必馴致分

之盡民而臣始篡君夷夏有大防必習見防之盡地

而夷始猾夏不然當楚襄之入冠周已無卿矣何一

聞虎皮之喻猶逡巡而却衆及鄂岳之歸元宋已無

宋矣何尚勤粉墨之道欲知啗以定盟耶易曰復霸

堅冰至言由宋之有漸也大羊由漠北可取幽薊由

幽薊而取三鎮由三鎮而取汴京由汴京而取兩河

進而據之者視為切近之地土而忘其為華服而從

之者習為異類之臣民而忘其為虜舉天下而陸沉

也豈一朝一夕之故哉

總論

愚按一闢一闢。乾坤所以神變化。一分一合。世道所以別升沉。先王分天下而治之。其犬牙相制。而歸命天子者。能以分而又其合。後世合天下而君之。其承平日久。而政教凌夷者。每以合而致其分。然自周秦而後。其分合又暫。亦畧相當。周之分也。歷三十世。漢之合也。亦四百年。三國之分也。歷六十載。而西晉之合也。亦五十秋。六朝之分王。踰三十傳。而李唐之混一。幾二十紀。豈盛衰之代謝。抑有自然之成敗與。獨怪夫魏晉而後。其主僅負虛名。五季迭興。中國遂淪

左衽。盧龍割于石晉。而夷狄得其什一矣。秦食慘于完顏。而夷狄得其什七矣。胡元入主。遂舉古國而陸沉焉。寰宇之分。未有如斯之久且甚者。天醜其亂。分也既久。合必如之。故漢唐之祚。不先中微。而

聖明之朝。迄今全盛。

英廟塵蒙。而虞淵復辟。

長陵靖難。而磐石不移。皆開闢所絕無者。天意從可知。

聖聖相承。將必有燕虞夏商周之全曆者。茲特履盛之一初云。所以迓天休而維泰華者。在

聖明加之意焉耳

附錄 紀幅輿

黃帝

東至于海，西至于空桐，南至于江，北逐橐駝。

顓頊

北至幽陵，南至交趾，西至流沙，東至蟠木。

少昊

日月所至，風雨所被，罔不率從。

允

東斬于海，西被流沙，朝南登，擊教訖于四海。

舜

南撫交趾，北發西戎，折枝渠度，氏羌北山戎，發息慎。

東長鳥夷，咸戴帝功，光天之下，至于海隅，蒼生萬邦。

桀桀共惟帝臣。

禹

文命敷于四海。

商

表正萬邦，續禹舊服。

周

華夏蠻貊罔不率俾。

愚按史稱禹使章亥步自東極至西垂，使豎亥自

南極至北垂，四海之內，東西二萬八千里，南北二萬

六千里，後世極盛之時，東西南北，所統不能強半，而

五帝則際天極地，靡不祇從，然王制則云：西不盡流

沙，南不盡衡山，東不盡東海，北不盡恒山，四海則惟

舉其東，而猶以不盡為辭，語南則界以恒，而百越尚

未之服，賈捐之亦云：唐虞夏后，地方不過數千里，東

不過江黃，西不過氐羌，南不過蠻荆，北不過朔方，豈

前史所稱，或究其聲名所溢，莫不尊親，而非謂統御

所加，盡為編戶也，不然，何周公于九譯之朝，猶曰德

澤不加，政令不施，而淮南王于越，亦謂方外之國，文

身之民，三代盛時，皆正朔所不加耶。

漢

武帝十一年，通南夷，部置犍為郡，通西夷，置都尉，降

東夷，置蒼海郡，北置五屬國，處匈奴，由朔方以西至

令居，皆設官置田，平南越，置九郡，平西夷，置五郡，平

朝鮮，置四郡，列亭障，至玉門，置二郡。

隋

東西九千三百里，南北一萬四千八百一十五里。

唐

東極于海，西至馬脊，南盡林邑，北拒大漠，東西九千

五百一十里。南北一萬五千九百一十八里。

宋

東南際海、西盡巴楚、北極三關、東西六千四百八十五里、南北一萬一千六百二十里。

愚按重內輕外、遠畧固不當、勤而圖大宅中、溥天莫非其土、時至漢唐、雖非三代之盛、而威加蠻貊、何殊九譯之朝、然亭障列于玉門、而僭耳珠崖、竟擅化外、督護設于瀚海、而玄菟樂浪、不在域中、是全盛時、猶有遺于政教之外者、況政教所不能加者乎、自是而後、羈縻之州郡、東南固開闢于宋元、而割據之河湟、西北尚相仍于遼夏、馴致我朝、則應昌哈密之歸王、殆無異于編戶、而溪洞蠻獠之率服、尤獨盛于混元者也。

三代所不臣者

甘肅	河州	岷州	洮州	靖虜	文州	永順
馬湖	眉州	烏蒙	播州	龍門	疊溪	建寧
汀州	泉州	福州	廣州	韶州	惠州	潮州
肇慶	高州	廉州	雷州	瓊州	桂林	柳州
慶遠	平樂	梧州	雲南	銅仁		

漢所不臣者

鎮遠	石什	貴州	銅仁	永寧	鎮寧	安順
金筑	普定	新添	龍里	都勻	畢節	安莊
普市	芒市	鈕元	大侯	鎮康	寧甸	威遠
隴川	干崖	南甸	孟定	八百	緬甸	孟養
木邦	車里	瀾滄	馬龍	他郎	北勝	元江
尋甸	順寧	鎮沅	廣南	景東	天全	芒部
烏撒	東川	保靖	洮州			

唐所不臣者

漢所不臣者唐皆不臣獨普市 北勝 天全為羈縻州外此

安陸 上林 思陵 江州 都康 甸武 奉議

利州 泗城 鎮安 梧州又其所不臣者

宋所不臣者

唐所不臣者宋多不臣獨貴州 新添 普市

鈕元 奉議 安陸諸州編籍外此 麗江 武定

鶴慶 姚安 曲靖 楚雄 臨安 大理 雲南

安隆 疊溪 松潘北則順

新雲 應 蔚 霽 易 深 樂 平 營

宣德 大同西則寧夏 甘肅 綏 銀 靜

有皆所不臣者

元所不臣者

宋所不臣元皆臣之獨 疊溪 平越 威清
鈕兀 孟良 老撾 鈕兀 者樂皆所不臣者

幅輿摠論

愚按天不滿西北地不滿東南天地之大也猶然無
全用况帝王之統馭乎顧長官宣慰本非孝順子孫
而朔方河湟猶係職方版籍在廟堂之石畫因計萬
全而鵠堯之管窺思陳一得竊謂大率內徙則露華
爰之左肩河套陸沉則續匈奴之右臂况都折塞通
避荒煎鎮揔堂皇之地黃河與我共險靈鹽多肘腋
之虞長慮却顧者似不容度外置之也至于諸夷喜
則入怒則叛故變亂為走紇爭而敗之易養之難故
撲滅每延歲月况田州父勞撫勦而蘇盧竟爾通誅

湖苗方肆齟齬而貴苗同時煽動招誘懷遠者似不
可以解解仇之也自脅貢者得比泰寧遂肆意耳為
向導復套者一蒙頭致致他口不識驅除然把漢一
被拘而三衛寢謀關外台計偶驚伏發而數載不
犯塞中中材尚可捍屬未有得人而西北不可禦者
若撫東南者微患之不當身每因循于歲月值變之
竊發于已率避法以文移然謫致公丁而峽寇其心
服罪計誅龍保而田勉使首乞哀少美猶可就功未
有得策而東南不可撫者即策得矣人得矣而當事
者猶有六難焉異議者嗤此說之為非必多方以挽

其事護前者。耻已言之不售。必中沮以敗其成。功不
敵一舉而收。將以玩寇致罪。師欲因用間而動。又以
通虜招尤。謀始而疑其發大難之端。則兵未興而讒
已熾。事定而責其保百年之志。則功甫就而禍亦基。
得策得人而難且如此。况并策與人而不得乎。天下
之事。所以日復一日。而終莫之舉也。

附錄 紀郡國

黃帝

八家為井。井一為鄰。鄰三為朋。朋三為里。里五為邑。
邑十為都。都十為師。師十為州。分州畫野。得百里之
臣。置置左右六監。監于萬國。

堯

都城外。四區各廣五百里。為甸服。甸服外。各廣五百
里。為侯服。侯服外。各廣五百里。為綏服。綏服外。各廣
五百里。為要服。要服外。各廣五百里。為荒服。

舜

肇十有二州。以冀之北。地廣而民聚。且帝都也。于是
分冀州。自衛水以北。為并州。冀無間之地。為幽州。碣
石以東。接青徐之地。為營州。益以徐兗。荆揚。雍梁。青
豫。為十二。殲成五服。至于五十州。有十二師。外薄四
海。咸建五長。

禹

合幽于冀。合營于青。分并屬荆。雍與兗。徐揚。豫梁。為
九州。稽古錄曰。禹會諸侯于塗山。執玉帛者萬國。夫
萬國建于黃帝。至禹。後四百年。其廢置之在虞廷。如
三苗之域。有庠之封。皆不亡一。

以吳韻項

繫之子孫，豈無分土以奉其祀，而五官元凱，兵牧之後，獨不建國以表其賢乎？惜典籍之無可考也。

商

諸侯自孔甲以來，互相吞併，存者止三千餘國，分九州，每方千里，建百里之國三十，七十之國六十，五十之國百有二十九，凡二百一十國，名山大澤不以封，其餘以為附庸，閑田。天子之封內，方百里之國九，七十之國二十，有一五十里之國六十，有三凡九十三國，名山大澤不以封，其餘以祿士，庶田九州千七百七十三國。天子之元士諸侯之附庸，不與千里之外設方國，五國以為屬，屬有長，十國以為連，連有帥，三十國以為卒，卒有正，二百一十國以為州，州有伯，八州八伯，五十六正，六十八帥，三百三十六長，八伯各以其屬屬于天子之老二人，分天下以為左右，曰二伯，此載之王訓者也，然當其時，諸侯之國三千，即分以授，亦止三分之二，况一時刻夏功臣，豈容無一塊土，而州野分畫，則封建豈無變遷，山澤不封，則舊境似難追奪，此亦載籍之不可考者。

周

職方氏辨九服之邦國，方千里曰王畿，外方五百里

曰侯服，又外方五百里曰甸服，又外方五百里曰男服，又外方五百里曰采服，又外方五百里曰衛服，又外方五百里曰蠻服，又外方五百里曰夷服，又外方五百里曰藩服，未下車，封黃帝之后于薊，堯之后于祝，舜之后于陳，夏之后于杞，殷之后于宋，下車，封黃帝之后于焦，尚父于齊，叔旦于魯，召奭于燕，鮑叔于管，庚子蔡，處于霍，後管以叛，廢封康叔于衛，振鐸于曹，武于鄭，季載于祁，緡于滕，鄭于毛，號仲虺叔于東西，虢，太伯于吳，又封諸叔于郕，于雍，于原，于郕，于豐，又有虞，鄭聃，畢，尹，晉，應，韓，凡將，邢，茅，肸，蔡，封少昊之裔于魯，祝融之后于郕，四岳之后于許，雍濶之后于薛，兄弟之君十五人，同姓者四十餘。

愚按賈山言周以九州之民養千八百之君，則商之三千餘國，不存者且強半矣，即九野之誅于紂，紂之伐于文，而武周伐奄，征東，所滅亦復幾何，其餘必弱小之併于強大也，頗有唐代多英君，而咸周武序在位，地過于百里者，何以不在所損，而國亡于絕域者，何以不續其封，此亦載籍之不可考者。

諸侯之國城于春秋之前者
畢形 密 卬 郕 檜 魏 蔡 甫 樊

韓黎吳

滅于戰國之前者

蔡隨卿晉凡滕卽芮荀賈

曹卓蔡息滑邢虞周畢原

鄭應牟頓毛已唐召尹胡

劉卽宿莒莒紀陳杞南燕薛許

州穀鄧葛卿荆徐舒卽梁

須句夔沈麋郟卽箕偃陽舒鳩

卽申東甌羅夷霍耿魏黃溫

任顓史焦管雍邢胙茅蔣

瞞卻蓼六闕楊譚弦宗萊

杜賴鍾吾蘇戴卽貳軫絞牟

遂權陽共冀道栢厲項英氏

江巢庸崇舒庸卽鑄毫房桐

附庸之滅者

極甸蕭卽卽於餘丘常

夷狄附庸之滅者

盧介誥漢卷肥鼓驪戎山戎

北戎楊拒木臯伊維姜戎長狄

百濮群蠻陸渾赤狄白狄根牟甲氏

留吁鐸辰茅戎無終淮夷南夷

肅慎朝鮮鮮魚戎蠻貊番咎如

滅于七國之前者

鄭越蜀中山狄義渠宋魯東周

西周惟衛至秦二世元年始廢

七國分地

秦界自弘農故關以西京兆扶風馮翊北地上郡西

河安定天水隴西南有巴蜀廣漢犍為五都西有金

城武威張掖酒泉敦煌西南有牂牁越雋益州

魏界自高陵以東盡河東河內南有陳留及汝南之

召陵應陽新汲西華長平潁川之舞陽卽陵河南之

開封中牟酸棗卷

韓分晉得南陽郡及潁川之父城定陵襄城潁陽潁

陰長社陽翟卽東接汝南西接弘農新安宜陽許都

成皇崇陽潁川之崇高城陽

趙分晉北有信都真定常山涿郡之高陽莫州鄉東

有廣平鉅鹿清河河間渤海之東平舒中邑文安東

州成平章武河以北也南至泚水繁陽內黃斥丘西

有太原定襄雲中五原上黨

燕東有漁陽右北平遼東遼西有上谷代卽郡

南有涿郡之易容城范陽北有新成故安涿縣良鄉
新昌及渤海之安次樂浪玄菟

齊東有菑川東萊琅瑯高密膠東南有泰山城陽北
有千乘清河以南渤海之高樂高城重合陽信西有
濟南平原得魯之境東至海南至淮泗臨淮之下相
淮陵僅取慮得宋之沛梁山陽濟陰東平及東郡之
須昌壽張睢陽

楚南郡江夏零陵桂陽武陵長沙及漢中汝南得陳
之全魯之半得吳之會稽九江丹陽豫章廬江廣陵
六安臨淮得越之倉梧鬱林合浦交趾九真日南南
海

秦分天下為三十六郡

上黨上谷漁陽鉅鹿邯鄲東郡雲中
代郡鴈門隴西北地上郡右北平
內史遼東遼西齊郡薛郡河東太原
南陽潁川南郡彭城長沙三川巴郡
蜀郡黔中漢中九原軻郡會稽九江
陽郡琅瑯又取百粵之地為南海桂林象郡取朔
方之地為四十四縣

漢

漢初襲秦舊惟分內史為河上渭南中也為三輔漢
武既拓四境制交趾朔方冀幽并充青徐荆揚豫益

涼凡十三部置司隸校尉領三輔京兆左馮翊右扶
風十三州置刺史涼州刺史領隴西北地安定等郡
揚州刺史領會稽丹陽豫章等郡冀州刺史領
鉅鹿恒山涿郡等郡并州刺史領太原上黨鴈門等
郡青州刺史領北海濟南東萊等郡兗州刺史
領泰山濟陰平原等郡豫州刺史領潁川河南汝

南等郡荊州刺史領臨江零陵桂陽等郡益州
刺史領廣漢犍為越巂等郡徐州刺史領廣陵彭
城等郡交州刺史領南海蒼梧等郡幽州刺史
領遼西右北平等郡雍州刺史領朔方金城等郡

晉

制司州十九統郡國一百七十三

隋

制郡一百九十統縣一千二百五十五

唐

貞觀中分天下為十道曰關內河南河東

河北山南隴西淮南江西劍南嶺南

府凡三百五十八縣千五百一十一開元中分十

五道曰京畿 都畿 關內 河南 河東 河北
陝西 山南東 山南西 劍南 淮南 江南東
江南西 黔中 嶺南 時弊教所及州三百三十一
焉 廢州八百五十二 至憲宗時李吉甫上元和國計
簿天下方鎮四十八州府二百九十五縣千四百五
十三其鳳翔 鄜坊 邠寧 振武 涇原 銀夏
靈鹽 河東 易定 魏博 鎮冀 范陽 景滄
淮西 淄青十五道不供租稅供者止浙東 浙西
宣歙 淮南 江西 鄂岳 福建 湖南八道四
十九州是分爲二十三道云

宋

元年有州百一十一縣六百三十八末年有州府二
百九十七縣千八十太宗時得漳泉二府吳越十二
州一軍八十二縣得北漢州十縣四十李繼捧又以
銀夏綏靜賓五州來歸幾復漢唐之舊所少者燕雲
十六州耳至十四年分天下爲十道曰河南 河東
浙東 浙西 廣東 廣西 關西 劍西 淮南
江南越三年又分爲十五路曰京東 京西 河東
河北 陝西 淮南 江南 荆湖南 荆湖北
浙東 浙西 福建 川陝 廣南東 廣南西至

宣和以潁昌爲南輔襄邑爲東輔鄭州爲西輔澶淵
爲北輔分天下爲二十六路京府四府三十州二百
五十四監六十六縣一千二百三十四至高宗僅有
兩浙兩淮江東西湖南湖北西蜀福建廣東西十五路
而京西南路止襄陽一府陝西止階成和鳳四州府
州草監一百八十五縣七百三十

郡國摠論

愚按秦之置守也。漢統以州牧。而專制發難于刺曹。唐易以藩方。而旅拒肇端于河朔。又支郡牒領兵。而橫海稱順命。文臣知州事。而節度釋兵權。至是而征伐之柄。指臂之勢成。食謂令長之設。可百世以俟。聖人然防天下者固令長。而撫天下者亦令長。必令長能行其志。而后天下始遂其生。其在于今。統之以郡守。約之以監司。糾之以臺憲。而別其殿最。以達之鈐司。制亦詳且備矣。但雌黃因品格。豈曰稱情。錢舉視趙承。孰云核實。緣催科以殿最。何以効撫字之勞。任命違以為遷除。豈得稱量才之檢。遴選果精乎。改節于官成者。每借資于夙著。先容于權要者。或見死于當途。喜事而用壯者。竊名于果敢。矯情而飭節者。係迹于潔廉。鑒別果審乎。待哺者計期于旦晚。以申請而緩其服施。負屈者久淹于歲年。據成案而難于平反。寬欲伸于富室。寧坐視以引嫌。刑或犯于權臣。願屈法以避禍。守果得自專乎。名譽不事上官。則以敬其。者无其抗。練習迥超同列。則以媒其短者。忌其。孰責其遠成。則得民難于升產。長才局于短少。百里失之士元。才果能自見乎。網裁花石。傷必

中于逮捕。戶損晉陽。謗必遠于鯁。破張讓之柱。則議求于濕薪。緩兇兇之刑。則比錫于著帽。淑果盡旌乎。謂清流之可恃者。或肆志于恣睢。阻進取之無階。每灰心于策勵。一長偶售于知遇。信耳者必主以成心。微青必掛于指陳。則求全者難蓋以脫節。愚果易別乎。大抵人不易知。而當用其知于迹之外。法不可廢。而當通其變于法之中。若醴泉傲諸父老。則存舉外。充責旁求。即墨毀以要津。則糾刺中。亦當甄別。薛宣移兩縣而皆治。豈容以為人而擇官。何武以去後而見思。不必以銜長而課最。如是而又時嚴濫舉之罪。間加不次之遷。大破常格以待循良。重示謀諫以鋤貪墨。則兩岐五袴。在在多樂利之民。而三異四知。人人重清白之守矣。猶有說焉。縣令固通之天下矣。若畿甸之外。宜如漢制。設三輔以衛京師。邊塞之間。宜倣宋初分節度以守要害。則外之進攻退守。屹乎百仞之金湯。內之居重馭輕。巍然萬世之磐石。有經國之志者。幸毋忽意于斯。

書寰宇分合志後

寰宇分合志。志寰宇分合也。夫史氏首盤古。而儒者言黃帝。黃帝堯舜禹湯文武之傳。雖官家異事。遜革殊科。而四海一王。八荒共主。未嘗分。何言乎合也。合之名。從分始也。何以言分也。列侯爭長。外戚擅命。公卿厚私。藩鎮稱兵。羣雄竊據。亡命揭竿也。寰宇何從分也。自春秋始也。春秋魯史也。其事載五霸。述長。為獨詳焉。霸者何陽附之。陰持之。挾王而無王也。而夫差長黃池。勾踐雄江南矣。說者謂離為十二。合為六七。夫六七矣。何以言合哉。當其時。秦狼未噬。周卜未湮。漢季未生。天曆未一。尼父起而因魯史。作春秋。尊王賤霸。微顯闡幽。寓褒貶。

於一字。扶正統於千春。曰吾志在春秋。曰吾其為東周乎。其欲分而合之耶。而未竟耶。左氏為內外傳。內傳紀事。外傳紀言。總之為春秋也。嗣是分合分分之故。代為世次。掌在太史。曰馬史。曰班史。曰范史。曰荀史。下及釋家野語。不可數計。而明如指掌。較若列眉。徐生何以志分合也。夫胡元亂。華中原草莽。而日月並出。宇宙長明。九廟陰培其福基。列聖明開其善路。王風方熾。天步正夷。今上冲齡握圖。睿聰在御。選者靖寧夏。逐島夷。復朝鮮。

滅川苗。斯不亦極盛之際哉。而徐生猶欲憂。

盛世而危。

明主。願効保泰之謨。遂續分合之志。焉。願其書斬自胡元。未及。

實錄。而徐生忽忽化為異物矣。夫徐生志百千萬世帝王霸竊之詳。用心良亦苦矣。而。

昭代盛典。闕焉未備。豈。

金櫃石室之藏。秘而未啓。徐生以邑博士。掌故未得于耳目耶。抑造物忌盈才賢無盡。將擇一代良史而付之乎。其人人耶。抑其志耶。嗚呼。春秋之筆。絕於獲麟。或謂麟瑞世之靈也。關乎王道。愚謂瑞孰與才賢而有德者。西狩報獲。兩楹入夢。麟之獲。尼丘之封。

也。而徐生亦以殂殞。徐生良史耶。其博士掌故之不失其職者。噫。其志固有在也。余錄其書。授之剡。剡氏嗟嗟。余左丘明其人哉。徐生吾里人也。鄉吾嘉其志。吾志也。業已書之首簡。於時生無恙也。乃今已矣。余故感而再書之。

廣陵盛稔跋

皇明典要八卷

〔明〕陳建撰

明王渭刻本

北京師範大學圖書館藏

皇明昭代目錄

卷一

太祖高皇帝

諱元璋 戊申洪武三十一年五月朔薨之 後併入洪武共三十五年五月初十日崩 孝陵在南都

卷二

太祖

卷三

太祖

皇明昭代統紀目錄首卷

卷四

成祖文皇帝

諱棣 癸未永樂二十二年七月十八日崩 長陵以後俱在北京 成祖高祖乙巳洪熙元年五月十二日崩 獻陵

卷五

宣宗章皇帝

諱礽 壬午宣德十年正月初三日崩 景陵 兩廣正統十四年

英宗睿皇帝

諱祁 壬午景泰七年二月十九日崩 金山 復位 丁丑天順元年正月十七日崩

英宗

卷六

憲宗純皇帝

諱是 藩乙酉成化二十三年八月二十二日崩 茂陵

孝宗敬皇帝

諱祐 藩戊申弘治十八年五月初七日崩 泰陵

武宗毅皇帝

諱厚 藩丙寅正德十六年三月十四日崩 庶陵

卷七

世宗肅皇帝

諱厚 樞壬午嘉靖四十五年十二月十四日崩 永陵

穆宗莊皇帝

諱載 至丁卯隆慶六年五月二十六日崩 昭陵

卷八

神宗顯皇帝

諱珽 鈞癸酉萬曆四十八年

神宗

神宗

皇明典要卷之一

東莞陳建輯著

真州李春培 叅訂

古信王鼎宗

書林王渭督梓

太祖高皇帝一

戊申大明洪武元年正月四日乙亥

太祖親爲文祭告

天地於南郊禮成

皇明典要卷之一

太祖卽皇帝位於郊壇南定有天下之號曰大

明建元洪武追尊四代

祖考妣皆爲帝后先是

太祖祝天曰如臣可爲生民主伏望帝祗來臨

天朗氣清惠風和暢如臣不可至日當降烈風

異氣使臣知之京師自舊臘以來雨雪連晝

城市陰晦及祭告卽位

天宇澄清風和景霽香霧瑞藹甘露景星此

天開景運之徵也

立妃馬氏爲皇后立世子標爲皇太子

子初

太祖率師渡江后亦帥將士妻妾繼至太平

及居建康與吳漢戰無虛日親率妾媵完輯

衣輓助結將士夜分不寐常助

太祖規畫動合事機

太祖嘗焚香祝

皇明典要卷之一

天願天命早有所付毋苦天下生民后謂

太祖曰方今豪傑並爭雖未知

天命所歸以妾觀之惟以不殺人爲本顛者扶

之危者救之收集人心撫安蒼赤人心所歸

卽

天命所在彼縱殺掠以失人心

天命所惡雖其身亦難保也

太祖曰爾言深合我意至是冊立爲皇后

豆粥麥飯因尤甚

食肉者相國良相

太祖謂侍臣曰昔光武勢馮異曰倉卒無蓐亭

豆粥渾沱河麥飯厚意久不報君臣之間始終兩全朕念皇后起布衣時同甘苦嘗從朕在軍倉卒自忍饑餓餽餌食朕比之豆粥麥飯其困尤甚昔唐太宗長孫皇后當隱太子構隙之際內能盡孝謹承諸妃消釋嫌疑朕素爲郭氏所疑徑情不恤將士或以服用爲獻后先獻郭氏慰悅其意及欲爲朕

聖朝典要卷之一

二

后輒爲寬縱卒免於患殆尤難於長孫皇后者朕或因服御詰怒小過輒謂朕曰王忘昔日之貧賤耶朕爲惕然家之良妻猶國之良相豈忍忘之罷朝因以語后后云妾聞夫婦相保易君臣相保難且妾安敢比長孫皇后但願

陛下以堯舜爲法耳

陳東堯曰我高皇帝之德無異于任昉其以忘貧賤相開以

高皇后之德無異于任昉

君臣夫婦相保難易致微尤深得諷諫之體

以李善長爲中書左丞相章溢爲御史中丞辛巳以李善長等兼東宮官先是劉基陶安言于

太祖曰適聞中書及都督府議做元舊制設中書令欲奏以太子爲之

太祖曰取法於古必擇其善者從之元氏胡人事不師古設官不以任賢惟其類是與豈可

聖朝典要卷之一

四

尊禮師傅

尊禮師傅

取法且吾子年未長學問未充更事未多所宜尊禮師傅講習經傳博通古今識達機務他日軍國重事皆令啟聞何必效彼作中書令乎乃命詹同取東宮制觀之謂同等曰朕今立東宮官取廷臣勛德老成者兼其職老成舊人動有典則若新進之賢亦選擇參用夫舉廢任才立國之本崇德尚齒尊賢之通輔導得賢使各盡其職是故連抱之木必以

二公之
言不可
高

妙聖
係為
左

授良匠萬金之璧。不以付拙工。於是李善長為太子少師兼詹事。馮勝兼副詹事。楊憲兼府丞。徐達兼太子少傅。常遇春兼太子太保。鄧愈湯和兼太子諭德。章溢兼太子贊善大夫。劉基兼太子率更令。太祖諭李善長等曰。朕於東宮。不別設府僚。而以卿等兼之者。蓋軍旅未息。朕若有事于外。必留太子監國。若設府僚。卿等在內。事當啟聞。太子或有聽斷不明。而與卿等意見不合。卿等必謂府僚導之。嫌疑由是而生。朕所以特置賓客諭德等官。以輔成太子德性。且妙選名儒為之賓友。昔周公敎成王。告以克詰戎兵。召公告康王。告以張皇六師。此皆居安慮危。不忘武備。蓋繼世之君。生長富貴。昵於安逸。軍旅之事。多忽而不務。一有緩急。罔知所措。二公之言。不可忘也。

聖訓與要卷之一

五

史記

命善長
長

勅陶安李善長等曰。自古聖帝明王有天下。莫不嚴於祭祀。以交於神明。朕誕膺天命。統一海宇。首建郊社宗廟。以崇祀事。顧草創之初。典禮未備。將何以交神明而致靈顯。卿等其酌古今之宜。務在適中。定議上聞。於是善長等奏有國大祀曰圓丘。曰方澤。曰宗廟。曰社稷。各具沿革以進。大明令。命頒行中書省御史臺臣。進所脩。天下諭之曰。律令者。治天下之法也。今以敎之于先。律以齊之于後。書曰。刑罰于無刑。于果能遵令而不犯于律。刑措斯亦不難。故命頒行四方。惟爾臣庶。體予至懷。定衛所官軍。及定將帥將兵之法。其法自京師達於郡縣。皆立衛所。大率以五千六百人為一衛。一千一百二十八人為一所。一百一十二人為百戶所。每百戶所設總旗二各小旗

聖訓與要卷之一

六

陰曆
陽曆

精人
精馬

開丁
年太平

十名。管領鈴束。通以指揮使等管領之。大小相聯以成隊伍。有事征伐。則詔總兵官佩將印領之。既旋。則上所佩將印於朝。官軍各回本衙。大將軍身還第。權皆出於朝廷。不敢有所擅調。自是征伐率以爲常。

彗星見于昴畢之間。三月又出干昴北。是歲丘瀆口史綱終于彗見干昴何以天道終也終于天道何昴畢星也彗除舊布新之象也唐李淳風作晉天文志成帝咸和七年十二月癸亥安堯入年七月癸亥入昴古曰胡王

皇朝興發卷之一

死是月石勒果死。九年八月彗又犯昴。北。月石虎發石弘幽殺之。淳風曰。是時雖二不倍驗。而其強弱常占于昴。不關太微紫宮也。是時精于天文者。皆謂淳風其言如此。則昴爲昴星明矣。言強弱不關太微紫宮。則胡人入中。國權大號不得當正統。又明矣。彗入天人之際。謂乎復哉。
聖祖以正月卽皇帝位。復中國之統。彗星卽見于昴畢之間。三月又出于昴北。七月而元亡。除腥羶之舊。廣布文明之新化。以開千萬年太平之端也。
胡廷瑞等兵至建寧。元帝將同僉達里麻。蔡政陳子琦謀固守不戰。以老我師。備禦甚堅。

我師圍之。數與挑戰。不出。廷瑞督兵環其四門。攻之益急。敵不能支。達里麻夜潛詣營納款。詰旦總管翟也先不花亦率衆出降。廷瑞整兵入城。械陳子琦送京師。

湯和廖永忠等進兵取延平。先遣人招撫元平章陳友定。不從。遂進至延平。隔水而陣。分一軍渡水。攻其西門。友定見兵氣勇銳。不敢爭鋒。但嚴兵固守。令軍士巡城。晝夜不息。諸

皇朝興發卷之一

將請戰。友定不許。數請不已。友定疑其有攜二心。殺其將蕭院判。士卒多踰城夜遁。我師遂併力攻城。友定見勢蹙。乃退于省堂仰藥飲之。蔡政文珠海牙等開門出降。我師入城。友定復避。遂械送京師。

楊璟等進兵攻永州。元守將右丞鄧祖勝。求救于守全州平章阿思蘭遣兵來援。我師逆擊敗之。遂進逼興城。祖勝出兵南門拒戰。遂

敗之。獲其將王鑑。祖勝收兵入城固守。我師圍之。元兵復自廣西來援。駐東鄉。倚湘水列七營。軍勢甚盛。環遣指揮袁子明擊之。元兵大敗。獲其萬戶丁武等千餘人。環復遣千戶王廷將兵取寶慶。先是王師已克寶慶。旣而復爲元將周文貴所陷。至是廷進兵朱蔓灘。賊衆據險臨敵。廷擊敗之。文貴遁去。遂下其城。

卷之九

九

胡廷瑞等兵進克興化。遣建陽徐四、曹俊嘯招諭汀州寧化連城等縣。元汀州路守將陳國珍納款。於是泉州漳州潮州郡縣相繼降附。福建悉平。

我

太祖命平章廖永忠爲征南將軍。叅政朱亮祖爲副。率師由海道取廣東。勅諭永忠等曰。主者之師順天應人。所以除暴亂。解倒懸。

古之
明大
師人

師出以

向化之

州郡可
降而

慰民望。朕平定武昌。荆湘諸郡皆望風降附。常遇春克贛州。南安嶺南數郡亦相繼來歸。此無他。師出以律。人心悅服故也。今兩廣之地遠在南方。彼此割據。民困久矣。定亂安民。正在今日。彼聞七閩不守。湖湘已平。中心震懾。無固守之志。若此。遣人宣布威德。以招徠之。必有歸款迎降者。可不勞師旅而定。慎勿殺戮。阻向化之心。如其拒命。舉兵據其險要。

皇明洪武卷之十一

十

絕其聲援。未有不-down者。且廣東要地。惟在廣州。廣州旣下。則循海州郡可傳檄而定。海北以次招徠。苗兵鎮守。仍與平章楊璟合兵取廣西。用師方略。率用此道。肅清南服。在此一舉。

又勅贛州衛指揮使陸仲亨。率本衛及南雄韶州等鎮軍馬會廖永忠等征廣東。諭之曰。近命平章楊璟等由湖廣取廣西。平樂廖

先聲勇
如破竹

詔以太
平祀先
師孔子

仲尼之
道廣大

悠久

仲尼道
象天地

相埒
明教化
以行施
聖之道

制兵在
精

自聖朝興要卷之一

十一

永忠等由福建取廣東。今特命兩率軍由韶
州直擣德慶。三方進師爲犄角之勢。舉無不
克。廣東旣下。合兵以取廣西。先聲旣震。勢如
破竹。但撫輯生民。無縱暴掠。

詔以太平祀先師孔子于國學。仍遣使詣曲阜致祭。諭之曰。仲尼之道。廣大悠久。與天地相並。故後世有天下者。莫不致敬盡禮。修其祀事。朕今爲天下主。期在明教化以行先聖

之道。今旣釋奠國學。仍遣爾修祀事于闕里。爾其敬之。

徐達等兵取東昌路。斬其守將由榮。王元輔。進克棣州。攻安樂。元守將俞勝遁去。其郎中張仲毅出降。

三月以劉基爲御史中丞。兼太子贊善大夫。太祖御奉大門。與劉基論用兵。謂基曰。克敵在兵。而制兵在將。兵無節制。則將不任。將非其

精告不
知言辭

在聖廟
結非一
人之失

皇明興要卷之一

上

人則兵必敗。是以兩軍之閒。決死生成敗之際。有精兵不如良將。基對曰。臣蒙聖上厚恩。得侍左右。每觀妙算。初謂未必皆然。及至摧鋒破敵。動若神明。臣由是知任將在上。將之勝不若王之勝也。然臣親陛下。常不拘古法而勝。此尤所難也。

太祖曰。戰者。謀也。因敵制勝。豈必泥於古哉。朕嘗親矢石。觀戰陣之事。闔闔奇正。頃刻變化。

猶風雲之無常勢。要在通其變耳。有何服論古法耶。

陳州守將左君弼降。先是君弼自廬州走安豐。安豐破。復走汴梁。元將李克襲。使守陳州。太祖遣使陳河。以書諭君弼曰。曩者兵連禍結。非一人之失。予勞師暑月。與足下從事。足下乃舍其親。而奔異國。是輕信羣下之言。以至於此。雖悔何及。今足下奉異國之命。禦彼邊

憂從其
時以並
泣者

天理人
心未盡
不單

皇明興復卷之十一

廿二

疆與子接壤。若欲獻計。帥師復境。其中輕重。自可量也。且予之國。乃足下父母之國。合肥之城。乃足下丘壠桑梓之鄉。寧不思乎。天下兵興。豪傑並起。豈惟乘時以就功名。亦欲保全父母妻子於亂世。足下以身爲質。而求安於人。既已失策。復使垂白之母。糟糠之妻。獨居寡處。各天一方。朝思暮望。以日爲歲。足下縱不以妻子爲念。何忍忘情於老親哉。功名

富貴。可以再圖。生身之親。不可再得。足下能留意於是。幡然而來。子當棄前非。仍復待以故舊。則足下以天理人心。舉無不順矣。若弱得書。猶豫不能決。

太祖乃歸其母於陳州。君弼感泣。至是王師下山東西。指汴洛。君弼納欵降。乃命爲廣西衛指揮僉事。

楊璟等兵。圍永州月餘不下。璟乃分兵遣

處未決
如何
何提軍
果作

皇明興復卷之十一

四

德興張彬取全州。元平章阿思蘭聞王師至。率衆夜遁奔泉州。全州民以城降。於是道州。寧州。桂陽。藍山。常寧。守將皆來降。武崗州守將曾權亦降。

廖永忠等率舟師自福州航海趨廣東。先遣人以書至廣州。招諭元分省左丞何真。真廣州東莞人。少英偉。好書劍。元末仕爲河源務副使。嶺海簡官歸鄉里。率衆保障。至正乙未。

公亦行
於此
也

既說
情上者
從此別

邑人王成陳仲玉搆亂。真請于行省。舉義兵除之。擒仲玉以歸。成築砦自守。圍之久不下。真募人能縛成者。予鈔十千。於是成奴縛之以出。真笑謂成曰。公奈何養虎遺患。成慚謝。奴求賞。真如數予之。使人具湯錢。駕諸轉輪車上。成懼。以爲將烹已也。真乃縛奴于上。促烹之。使數人鳴鼓推車。號於衆門。四境毋如奴縛主者。懼此刑也。又使數人鳴鉦。督奴去。

何景文
前漢書

何景文
前漢書

炊火奴一號則羣應之曰四境有如奴縛主者視此於是人服其賞罰有章以爲先武待蒼頭子姦不是過也號歸之遂併有循惠二州嶺表民賴以安元授以江西分省左丞或陳符瑞勸爲尉陀計者如漢之尉陀自立爲王輒斥絕之永忠等師至潮州真遣都事劉克佐上其印章并籍所部郡縣戶口兵馬錢糧奉表歸附

皇朝興廢錄卷之十一

五

夏四月朔廖永忠等師至東莞何真率官屬出見師進次虎頭關元將盧左丞張元帥各率所部來降遂入廣州時僞參政邵宗愚據三山寨殘暴百姓聞王師入廣遣人約降而遷延不至永忠知其詐乃下令往攻之二鼓發兵直抵其寨詰旦破之獲宗愚及其黨皆斬于市馳檄往諭海南海北之郡縣悉皆歸附永忠遣人送何真降表詣京師

何景文
前漢書

何景文
前漢書

何景文
前漢書

太祖賜詔褒異謂其保境安民以待有德不勞師旅先期來歸其視漢唐名臣實融李勣遜讓特召真乘傳入朝賜宴仍賜白金千兩文綺紗羅綾絹各一百匹將較各賜有差諭之曰天下紛紛所謂豪傑有三易亂爲治上也保民達變識所歸者次也貞固偷安流毒生民身死不悔斯不足論矣頃者師臨閩越卿卽輸誠來歸不煩一旅之力使兵不血刃民

皇朝興廢錄卷之十一

五

庶安堵可謂識時達變者矣授真中奉大夫江西等處行中書省叅知政事陸仲亨率師略定英德清遠連州肇慶等處德慶元守將張鵬程棄城走廣東悉平楊璟圍永州久不下乃於城外築壘困之鄧祖勝食盡力窮仰藥而死叅政張子賢猶拒守指揮胡海三鼓踰城入執子賢及鄧思誠等遂克其城璟引兵進攻靖江

宋將明
以遠去

常規金
陷中
附錄

皇明興國卷之一

七

徐達率諸將進攻河南。傅友德分兵取河南福山寨。元右丞潘恭見降。陵濟寨黑山寨守將聞風遁去。獲仙人寨守將牛叅政等。神項寨守將張如圭以衆降。達等進兵洛水北塔兒灣。元將詹同脫因怙水兒率衆迎戰。常遇春單騎執弓衝入其陣。一箭中其前鋒。敵大敗而走。詹同奔陝。餘衆悉降。遂營于河南城北。行省平章阿魯溫請降。乘勝克陝州。直抵

國朝詳
察錄變

太祖嘗賜以一對曰。國朝謀略無雙。士翰苑文章第一家。

潼關李思齊部將張德欽薛穆飛拒戰。馮勝擊敗之。遂入潼關。思齊棄輜重奔入鳳翔。時所據○思道即張良劉也立山東行中書省。調江西行省叅政汪廣洋爲山東叅政。以翰林學士陶安爲江西叅政。安在翰林。

漢魏以
下子孫

皇明興國卷之一

大

太祖以山東州郡新附。詔今年夏蠲免。蠲免。太祖命工畫古孝行及身所經歷艱難起家戰伐之事爲圖。以示子孫。謂侍臣曰。朕家本業農。祖父皆長者。世承忠厚。積善餘慶。以及於朕。今圖於此。使後世觀之。知王業艱難也。起居注詹同等頓首曰。

漢魏以
下子孫

太祖命儒臣學士朱升等脩女誡。諭之曰。治天下者脩身爲本。正家爲先。始于謹夫婦。后妃

陛下昭德垂訓。莫此爲切。太祖曰。富貴易驕。艱難易忽。久遠易忘。後世子孫生長深宮。惟見富貴。習於奢侈。不知祖宗積累之難。故示之。以此。使朝夕觀覽。庶有所警也。我

雖母儀天下不可使預政事至嬪嬙之屬不過備職事侍中櫛若寵之太過恐驕恣犯分上下失序歷代宮闈或由內出未有不為禍本者夫內嬖惑人甚於鴆毒惟明主能察于未然其他鮮不為所惑卿等為朕述文誠及古賢妃之事可為法者示後世使子孫有所持守

蕪州進簾却之

皇明興要卷之一

九

太祖謂中書省臣曰古者方物之貢惟服食器用故無耳目之娛玩好之失今蕪州所進簾固為用物但未有命而來獻若受之恐天下聞風皆爭進奇巧則勞民傷財自此始矣命卻之仍令四方非朝廷所需不得妄有所獻

五月大將軍徐達調都督郭興守潼關先是馮勝既拔潼關請於達曰潼關三秦門戶最

為要害李思齊張思道日所覬覦宜擇將為兵為戍守達遂命興統兵守之

元軍官
吏文忠

廖永忠朱亮祖進兵取廣西攻梧州元達當花赤拜任率官吏父老迎降時元吏部尚書普顏帖木兒張翔以便空從事入廣西行次藤州聞我師至即欲募兵迎戰民無應之者既而聞州守吳庸出降乃率所部走鬱林亮祖勒兵追斬之於是潯貴州郡以次降附亮

皇明興要卷之一

二十

祖分兵克平樂府

時王禕出為漳州府通判上疏曰臣聞自古帝王定天下成大業者必祈天永命以為萬世無疆之計所以祈之者在乎人君修德而已君德既修則天眷自有不能已者書曰皇天無親惟德是輔此之謂也人君修德之要有二忠厚以存心寬大以為政二者德之大端也是故周家以忠厚開國故能垂八百年

二者德
之大端

上天以生物為心

人君體民休戚若已休戚

聖天子合衆有德此

之基。漢室以寬大為政，故能立四百年之業。簡冊所載，不可誣也。夫人君莫先於法天道。最急於順人心。上天以生物為心，故春夏以長養之，秋冬以收藏之，皆所以生物也。其間雷霆霜雪，有時而搏擊焉，有時而肅殺焉，然皆暫而不常，向使雷霆霜雪無時而不有焉，則上天生物之心息矣。臣願

陛下之法天道也。夫民待君以為生，故人君視

皇明興要卷之一

民之休戚，必若己之休戚，誠以君民同一體耳。取之有節，則民生遂。今浙西既平，租稅既廣，利歛之當減，猶有可議者。臣願

陛下之順人心也。法天道，順人心，則存於心者自然忠厚，施於政者自然廣大。祈天永命之道，未有越此者也。

陛下建國之治，方將立法垂憲，以定一代之典，制度禮文之事，可議者固多。未敢悉數，特舉

帝王為治之大要，冒昧以聞，疏奏。

太祖嘉納之。

臣第一

陳建曰：此我朝國名臣第一。大奏疏，其言精醇，剖抉洞達，理要雖周召孔孟之告君，無以越此矣。

六月，楊璟等克靖江路。先是，周德興克全州，即分兵立柵，據靖江險要，以絕其聲援。至是，引兵屯靖江城下，北關張彬屯南關，合攻之。元平章也兒吉尼督衆堅守，璟遣指揮丘廣

皇明興要卷之一

攻奪開口關，遂克其北門月城，及其水隘，斬獲百餘人。復攻其西門，不利。相持兩閱月。朱亮祖亦自平樂率師來會。屯於東門象鼻山下。攻之益力。也兒吉尼勢窮，變驅兵出南關迎戰。胡海擊敗之，獲其萬戶皮彥高。璟因使彥高陰購其把水元帥張榮，榮麾下裴觀以書射璟營，約降。至二鼓，觀縋城出，見璟，備言儲積空虛，人無鬬志。可立取之。狀璟乃給

楊環禁
止復檢

皮帽百餘與歸爲讞約四鼓從寶賢門入。遺命諸將率衆徑進也。見吉尼聞之倉皇出走。追執之。囑下令禁止侵掠。復遣兵攻下柳州。招諭兩江溪洞。太平府土官黃英衍石江田州府土官岑伯顏賞印詣軍門降。

秋七月。廖永忠進兵次潯州容州同知明安普花率父老迎降。進貴州鬱林州知州張那海亦降。進克橫州次南寧。元上浪千戶宋真

通明與環德之一

五

執其守將平章咬住等。遣使請降。永忠悉收諸司印童。命真守其城。遣取天璧等討元平章阿思蘭於象州。師至賓州境。阿思蘭遣其部將李左丞拒戰。天璧擊敗之。阿思蘭知勢不可爲。乃率所部詣永忠降。廣西悉平。是役得衆

印三銅印三十
七金印五面

時潼關以東皆平

太祖命諸將旋師。進取元都。上亦發汴梁回京。

陰謀亂
以安天下

成後野
被民之

皇明興要卷之一

五

師大將軍徐達等自陳橋入辭。諭之曰。朕初與公等率衆渡江。誓除亂。以安天下。今士卒舍父母妻子。戰鬪於矢石之間。百死一生。久未休息。故每念之。惕然於心。然非得已也。中原之民。久爲群雄所苦。死亡流離。徧於道路。天監在茲。朕不敢息。故命爾等帥師北征。廓清中原。拯民艱苦。昔元起沙漠。其祖宗有德格天。入主中國。將及百年。及其子孫怠荒。罔恤民艱。天厭棄之。君則有罪。民復何辜。前代革命之際。兵戈相加。視如仇讐。肆行屠戮。違天虐民。朕實不忍。爾諸將帥。當以爲戒。克城之日。毋掠奪。毋焚蕩。毋妄殺人。必使市不易肆。民安其生。凡元之宗戚。皆善待之。庶幾土答天心。下慰人望。以成此伐罪救民之志。有不恭吾命者。必罰無赦。諸將感激拜辭而往。以馮勝爲副將軍。留守汴梁。

卷之六
魏河

是月癸酉京城紅氣滿空。如大照人。自丑至辰方息。乙亥京城黑氣起。百步內不見人。從寅至巳方消。

閏月徐達等分布士馬。規取河北。遂自中灣渡河。取衛輝。元守將平章龍二棄城走彰德。進克嘉隆。獲縣尹胡中信。俾守衛輝。師至彰德。龍二復走。其部將楊儀卿來降。得船八十艘。遂下磁州。進攻廣平。元平章周顯先遁。邯鄲縣尹都文玉迎降。克趙州。獲元將侯僉院。克臨清。獲元將李寶臣張處仁。以爲鄉導。達檄諸將各率馬步舟師。大會于臨清。進攻元都。遣領時凌開以通舟師。先取德州。克長蘆。守將左僉院遁至直沽。獲其海舟。造浮橋以濟師。常遇春率舟師。並河東西以進。步騎運隊而前。元丞相也速捍禦海口。望風逃遁。師至河西務。元平章普魯兒只進巴等率兵。

皇明興要卷之一

臣

卷之六
魏河

至河西務。元平章普魯兒只進巴等率兵。

卷之六
魏河

迎敵我師敗之。擒知院哈剌孫俺音等皆遁。詔擴廓帖木兒帥師勤王。

大明兵至通州。距城三十里爲營。衆欲連攻城。指揮郭英曰。吾師遠來。敵以逸待勞。攻城非我利也。宜出其不意破之。翼日大霧。英以千人伏道傍。率精騎三千直抵城下。元將五十八國公率敢死士萬餘張雨翼而出。與戰良久。英伴敗。敵乘勝來追。伏兵中起。截其軍。

皇明興要卷之一

臣

卷之六
魏河

爲兩道。斬首數千級。擒元宗室梁王索羅遜。克通州。元帝得報。大懼。御清寧殿。集三宮后妃皇太子皇太子妃。同議避兵北行。遲明羣臣會議。端明殿及開門忽有二狐自殿上出。元主見而歎曰。官禁嚴密。此物何得至此。殆天所以告朕。朕其可留哉。豈可復作敵飲衛壁求活耶。左丞相失烈門知樞密院事黑厮宦者趙伯顏不花等諫不聽。卽命淮王帖木。

宋連本
王守
日誌
行

見不花丞相慶王留守燕京伯顏不花勸曰天下者世祖之天下也陛下當以死守奈何棄之臣等謹率軍民及諸怯薛反出城拒戰願陛下固守京城卒不聽即命淮王帖木兒不花丞相慶童同留守燕京夜半開建德門出居庸關北去如上都明宗皇帝自府又明年四月親于應昌

八月 大明兵至燕京攻齊化門填濠登城

而入大將軍徐達登齊化門執元淮王及丞相慶童平章迭兒左丞丁敬等戮之獲玉甲二玉璽一封其府庫財貨寶物及封故宮殿門以兵守之宮人妃主令其宦寺護持號令士卒毋得侵暴人民安堵市肆不移

按傳信錄云先是元王昔呂一術士同以國祚對云國家千秋萬歲不必深慮除日月並行乃可憂耳王是也此術士亦神奇矣惜遺其名而不傳語于慎行曰甚矣元主之黠也夫天方授我

太祖雖得中原而天下之所謂人龍平之乎至此乃漢趙地北行而饒件苟免之武不為所俘其亦幸矣况中國乃夫冠禮義之飲元以表狄王之將及百年天心驟惡遂令我太祖奮百戰之雄威掃腥羶之穢氣斯世新民其有王乎

詔以汴梁為北京金陵為南京

觀難而止監察御史胡子祺議遷都關也不可用也今南京與王之地位官殿已完不必改闢便止至于文皇起自北平遂定鴻平燕為子孫萬世之鴻基矣

是月六日夜天鼓鳴十一日大赦天下與民更始惟十惡不赦始設六部官職以分理天下庶務尚書正三品左右侍郎正四品

御史中丞劉基辭歸青田先是

太祖北巡命丞相李善長及基留守京師基言

太祖曰宋元以來寬縱日久今當使紀綱振肅而後惠政可施也

太祖然之基性剛嚴於是督察内外有犯悉寘干法基使案劾中書省都事李彬犯法罪當死善長素愛彬祈緩其獄基不聽奏

太祖竟處彬死刑由是與善長大忤

太祖同京善長懇之基求退遂歸

命學士詹同等十人分行十道訪求賢哲隱逸之士有司奏造乘輿服御諸物應用金器

命皆以銅爲之有司言費小不足斬

太祖曰朕富有四海豈吝於此然所爲儉約在

非身先之何以率下小用不節大費必至開

奢侈之原啓華靡之漸未必不由小而致大

也

徵天下賢才至京授以守令厚賜而遣之

太祖語中書省臣曰治國以得賢爲先賢者天下之望今以布衣之士新授以政必有以養其廉耻而後可責其成功洪範曰凡厥正人既富方穀此古人良法美意也

江西行省叅知政事陶安卒

太祖哀悼親製祭文遣使祭之追封姑熟郡公

元守將王左丞自河中率衆攻潼關守將郭

興察之指揮于光持矛橫衝其陣敵衆披靡

興乘勝奮擊追奔數十里元兵大敗李思齊

弟自是不敢復窺潼關

詔大將軍徐達遣孫興祖俞通源等帥師進

克永平府常遇春傅友仁等營保定中山

今定州中俱下之

太祖以元都既克命大將軍率諸將進取山西

下詔求賢曰朕惟天下之廣非一人所能治
 必得天下之賢以共成之何以干戈擾攘疆
 宇未一致賢養民之道未之深識今諸文武
 雖賴一時輔佐匡定大業然而懷材抱德之
 士尚多隱於巖穴豈政令靡常而人無守欺
 刑辟煩重而士懷居歎抑朕寡昧事不師古
 而致然歟不然賢士大夫幼學壯行思欲堯
 舜君民者豈可汨沒而已哉今天下頗定日

與諸儒講明治道啓沃朕心豈敢不以古先
 哲王自期巖穴之士有能以賢輔我以德濟
 民者尚不吾棄
 冬十月詔改元燕京爲北平府置燕山等六
 衛以都督孫興祖韋雲龍守之
 司天監進元王所製水晶宮刻漏備極機巧
 中設二木偶人能按時自擊鉦鼓
 太祖覽之謂侍臣曰庶幾機之務而用心於此

孫興祖
以爲機
以爲機

爲太子
以爲機

孫興祖
以爲機
以爲機

所謂作無益害有益也轉移此心以治天下
 豈至滅亡命左右碎之

以耆儒梁真王儀爲太子賓客秦鏞盧德明
 張昌爲太子諭德

御史大夫湯和平章楊璟俱征南班師還京
 太祖復命和璟俱爲偏將軍統兵同大將軍進

征山西又調右副將軍馮勝帥師由河南進
 征山西渡河克武法懷慶元平章白鎖住棄

城遁兵至碗子城進取澤州元平章賀宗哲
 棄城遁破磨盤寨戮僞參政俞仁進克潞州
 十一月大將軍徐達帥師伐北平道真定移
 山西所過擇人守要害及平未附山寨遣傅
 友德薛顯畧平定州取七塚寨遣陸聚攻車
 子及井陘鳳山城山鐵山關山承天等寨皆
 降之
 召劉基還京師手詔曰爾昔從予於羣雄未

定之秋居則匡輔治道動則仰觀天象祭列
宿之羅布驗日月之何光指示三軍往無不
克至於彭蠡之虜賊袍弊擊裂猶雷霆之臨
首諸軍吶喊動鬼神之悲號自旦至暮如是
者四兩亦在舟豈不同患難也哉今天下一
家幽當疾至今盟勲册庶不負昔日之多難
可着輓一來朕心慰矣甚至京詔贈基祖父
爵皆永嘉郡公

不負昔
日多難

劉基
對基

太祖欲授基爵基固辭曰

陛下乃天授臣何敢明天之功

聖恩深厚榮顯前人足矣

按明通錄云

太祖使都督馮勝將兵攻某城余劉基授方

劉基
對基
基起一
海與青
雲推

基書片與授之使夜半出兵至某所見某方
背雲起即設伏頃有黑雲起者是賊伏也復
女執日中畏而黑雲漸薄同與背雲接者賊
歸也賊歸即衝殺其後擊之可盡擒也勝
敗讀來皆莫有信至請所果有背雲黑雲起
一如基言果以爲神遂奉而破賊取其城

詔華胡俗悉復中國衣冠之舊元世祖起自

衣冠
胡俗

沙漢以有天下悉以胡俗變易中國之士庶
減辮髮椎髻深簷胡帽衣服則爲袴褶窄袖
及辮線腰褶婦女衣窄袖短衣下服裙裳無
復中國衣冠之舊甚者具其姓氏爲胡語俗
化既久恬不知怪

太祖心久厭之及克元都乃詔衣冠悉復唐制
士民皆束髮於頂官則烏紗帽員領束帶黑
靴士庶則服四方巾雜色盤領衣不得用黃

劉基
對基

玄其辮髮胡髻胡服胡語一切禁止於是百

有餘年胡服悉復中國之舊

建大本堂遣儒臣教授太子諸王以起居

注魏觀侍太子讀書

遣使頒詔報諭安南占城高麗日本各四夷
君長詔曰昔帝王之治天下凡日月所照無

無有遠邇
同本

有遠邇一視同仁故中國莫安四夷得所非
有意於臣服之也自元政失綱天下兵爭者

十有七年。四方遐裔信好不通。朕肇基江左。掃羣雄。定華夏。臣民推戴。已至中國。建國號曰大明。建元洪武。頃者克平元都。疆宇大同。已承正統。與遠邇相安於無事。以布告天下。但爾四夷君長。酋帥等。遐邇未聞。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前奉使汪河。自陝來歸。河自癸卯歲。奉使被拘于陝右。至是凡六年。抗厲不屈。完節東歸。

太祖嘉重之。擢爲吏部侍郎。河備陳虜中事。且

上方略。擴廓帖木兒。竟由是敗。

詔來春舉行耕籍田禮。諭廷臣曰。欲財用不竭。國家常祿。鬼神常享。必也務農乎。故后稷樹藝稼穡。而生民之詩作。成王播厥百穀。而噫嘻之頌興。古者天子籍田千畝。所以供養盛備饋膳。自經喪亂。其禮已貴。上無以教。下無以勸。其命來春舉行耕籍田。

志
動身
身
而
志

太祖一日。朝罷召宿衛武臣。諭之曰。朕與爾等起布衣。歷戰陣十五六年。乃得成功。朕今爲天子。卿等亦在顯榮。居官貴。非偶然也。當四方豪傑並起。互相攻擊。危亦甚矣。然每出師。必戒將士。毋焚民居。此心簡在。上帝故有今日。卿等亦思曩時在民間。視元之將帥。輕裘肥馬。氣餒赫然。何敢望之。然彼之君臣。不思祖宗創業之艱難。驕淫奢侈。但恣一身逸。

樂。不恤生民疾苦。一旦天更其運。非但不能保其富貴。遂致喪身滅名。今曆數已磨。朕何敢驕。思常恐政事廢缺。日慎一日。自非犒賞軍士。宴享百官。優勞外。更未嘗設宴爲樂。爾等亦須勸身守志。勿忘貧賤之時。勿爲驕奢淫佚之事。則身常榮而家常祿矣。

己酉洪武二年春正月。詔曰。朕本布衣。率衆渡江。首定太平。次居建業。肇興丕基。其鎮江。

領事以
全師曲

生建忠
勇猛
身雖壯
而不小
不勝

自明興要卷之一

天

太平寧國廣德爲京師之翼郡創業之初興用軍旅定羣雄軍需錢糧供億浩繁止此數郡以足我用子孫百世可忘江左之民乎朕欲數郡之民次第遷謫故先蠲太平次應天鎮江稅糧俱已蠲免今洪武二年夏秋二稅應天太平鎮江再與蠲免其寧國廣德及滁和無爲亦與蠲免以甦吾民稱朕意焉勅中書省臣曰元末政亂禍及生民朕倡義

臨濠以全鄉曲繼率英賢渡大江遂西取武昌東定姑蘇北下中原南平閩廣越十有六載始克混一每念諸將相從捐軀戮力開拓疆宇有其事而不覩其成建其功而未食其報追思前勞痛切朕懷人誰無死死而不朽乃爲可貴若諸將者生建忠勇之節死垂無窮之榮身雖滅而名永不磨矣其命有司立功臣廟于鷄鳴山序其封爵爲像以祀之

命中書省定太歲風雲雷雨嶽鎮海貢山川城隍諸神祭禮

二月

太祖耕藉田既又命皇后率內外命婦蠶于北郊以供祭祀衣服

詔修元史

太祖謂廷臣曰近克元都得元十三朝實錄元雖亡國事當紀載况史紀成敗示勸戒不可

皇朝興要卷之一

完

取元經
世大典
以資參考

其非公
行在位

廢也乃詔李善長監修召前起居注宋濂漳州府通判王禕爲總裁徵山林遺逸之士汪克寬等十六人同纂修開局天界寺取元經世大典諸書以資參考又遣儒士歐陽佑等往北平等處採訪故元元統及至正事蹟汪克寬等至

太祖諭之曰自古有天下國家者行事見於當時是非公於後世故有一代之興衰必有一

晉書

卷之十一

四

公卿

事毋溢美毋隱惡廉公論以垂鑒戒既而
進謙翰林學士禱拜僭僭

時陝西鳳翔府寶雞縣進瑞麥有一莖五穗
三穗者一莖二穗者甚衆羣臣皆賀

自稱

太祖曰朕爲生民主惟思修德致和以契大地
之心使陰陽調寒暑時五穀熟人民育爲國
家之瑞蓋不以物爲瑞也昔帝舜之世不見
祥瑞曾何損於

附瑞麥頌

神爵赤鳥其羽不可以爲儀紫芝甘露其實
不可以療饑豈若五穀之爲瑞可以厚民之
生豐國之資也哉元失其鹿天下共逐擾擾
紛紛強食弱肉

皇天震怒誕命

真主肅將

大威以靖區宇騎士如雲猛將如龍發縱指

示悉出

帝東旣平東南遂定西北民居攸奠品物咸殖
爰有嘉麥一木五岐在葉莖葉結實離離旣
齊旣平先百穀成擢穎揚芒金枝翠英溥彼
原田滂若雲烟望之油油卽之芊芊其種伊
何降自穹只其瑞伊何豐年之兆豐年穰穰
頌聲洋洋其始自今奕世無疆
秋七月常遇春次于柳河川得疾而卒年四

卡計聞

太祖震悼。罷朝。追封開平王。謚忠武。輅至龍江。

太祖親製文。躬往祭之。慟哭而還。

太祖念其功不置。謂廷臣曰。朕東撫高麗。西抵

吐蕃。北際沙漠。南來交趾。占城莫不稽首奉

命。以十分而言。週春居其八九。命配享

太廟。肖像祀于功臣廟。位皆第二。追封三代皆

王爵。長子茂。封鄭國公。次昇。封開國公。長女

聖朝典要卷之一

許爲 王太子妃

征南將軍廖永忠。副將軍朱亮祖等。自廣東

班師還京。

太祖命 皇太子率百官迎勞於龍江。入見

太祖。撫慰權甚。復命 皇太子送永忠歸第。

時中原南北皆定。惟僞夏主明昇竊據巴蜀

未下。

太祖命楊璟往招諭之時。昇年尚幼。國事皆決

聖朝典要卷之一

於母彭氏及其僞丞相戴壽。舉至巴蜀。諭以

禍福。昇欲奉國入覲。牽於羣議。不決。璟將還

復以書牒之。極言大小順逆利害之勢。昇不

能從。

冬十月。命天下郡縣皆立學校。諭中書省臣曰。

學校之教。至元其敝極矣。使先王衣冠禮樂

之教混爲夷狄。上下之間。波頹風靡。故學校

之設。名存實亡。見兵變以來。人習於戰鬪。離

知干戈。莫識俎豆。恒謂治國之要。教化爲先。

教化之道。學校爲本。今京師雖有太學。而天

下學校。未興。宜令郡縣皆立學校。禮延師儒。教

授生徒。以講論聖道。使人日漸月化。以復先

王之舊。以革汚染之習。此最爲急務。當速行

之。

御史中丞章溢卒。

太祖憫悼。親製文。遣人祭之。溢有文武才。旋官

嘉善

所至有成績。天性至孝。撫世醇德。一本於誠。每臨大事。議論不避權貴。必折衷而後已。凡有諍陳。

太祖委曲從之。其嘉言善行。不可勝紀。至是居母喪。悲戚過度。營辦葬事。親負土石。感疾而卒。

太祖與侍臣論及古之女寵。寺人外戚。權臣藩鎮。夷狄之禍。曰。朕觀往古。深用爲戒。然制之

明典要卷之一

四

權要

各有其道。若不惑於聲色。嚴宮闈之禁。正其賤有體。恩不掩義。女寵之禍。何自而生。不牽於私愛。惟賢是用。苟犯政典。裁以至公。外戚之禍。何由而作。閹寺起近習。職在掃除。供給使令。不假兵柄。則無寺人之禍。上下相維。大小相制。防耳目之壅蔽。謹威福之下移。則無權臣之患。藩鎮之設。本以衛民。使財歸有司。兵必待符而調。豈有跋扈之憂。至於御夷狄。則

嘉善

誠有司

修武備。謹邊防。來則禦之。去不窮追。豈有侵暴之虞。凡此數事。嘗欲著書。使後世子孫。以時觀覽。亦社稷無窮之利也。侍臣頓首曰。陛下此言。誠有國之大訓。萬世之明法也。願著之典常。以垂示將來。

太祖嘗以事詰責丞相李善長。劉基曰。善長勲舊。且能扣輯諸將。

太祖曰。彼數欲害汝。汝乃爲之地耶。

明典要卷之一

四

持心如
水以養
德

太祖欲以楊憲爲丞相。基與憲素厚。以爲不可。太祖恠之。基曰。憲有相才。無相器。夫宰相者。持心如水。以義理爲權衡而已。無與焉者也。今憲不然。能無敗乎。

太祖曰。汪廣洋何如。曰。此褊淺觀。其人可知。

太祖曰。胡惟庸何如。基曰。此小憤將覆轍而破

犁矣。

太祖曰。吾之相。無踰於先生。基曰。臣非不自

天下何患無才

明王悉心求之如目前諸人臣誠未見其可也

但臣疾惡大率又不煩劇爲之且孤大恩

天下何患無才願

何言春日

同初將才多而相才少何也天方用武以廓清
宇內故文武不能並用也陶安章洪餘卒可
相者無如劉基使其愛立事業當必有可觀
者竊此其桂彥良乎

皇明典要卷之二

太祖高皇帝二

庚戌洪武三年春正月追封外王父爲楊王

立

廟京師

太祖親祭之

王泗州縣胎人
太祖太后陳氏父也

我

太祖議出師征沙漠命大將徐達率諸將

皇明典要卷之二

陝西進攻王保保

卽擴廓帖木兒也

李文忠爲征虜

左副將軍同趙庸攻北平攻元上都

二月北平守禦華雲龍攻下雲川獲元平章

次兒忽魯右丞相哈海大同守禦金朝興取

東勝州獲平章荆麟等十八人汪與祖克武

州朔州獲元知院馬廣等六百人

詔再免山東河南河北三省及應天太平鎮

江寧國廣德滁和諸郡今年稅糧其徽州池

詔免本
府稅糧

州廬州金華廣信嚴州衢州饒州等九郡以

次歸附供給亦爲煩勞今年糧稅亦與蠲免

湖廣慈利土酋覃屋連結諸洞蠻爲亂命楊

璟帥兵討之勅諭璟曰蠻賊恃山溪險阻

乘時竊發出沒無常若誅其黨必深入山谷

損傷士馬所得不足償所費今師入其境但

擊之使遠去不令出擾州縣可也不必窮其

巢穴更宜約束麾下慎勿逐利輕動璟進兵

皇明典要卷之二

抵覃屋寨攻之賊棄下山迎敵官軍擊敗之

賊復遁入山環遂以兵逼之覃屋乃遣人許

降璟不悟使部下黃永謙往報爲屋所執由

是盡知我虛實拒守益堅璟欲爲持久之計

遣使來請軍餉

太祖降勅諭之曰爾違吾言而妄動不能平

賊旣已失矣又中其詭計以陷爾之部將爾

之智畧何在今再命戴德以兵從爾比爾小

小案
以日月
平城

公等
上以名

其門

通鑑所
立年

皇明興要卷之二

三

塞限以日月平城仍撫綏慈利等處人民俾安生理毋致驚疑若再違朕命并以潞州失利之罪治爾初洪武元年馮勝克澤州元撫楊璟與副將張彬往援遇元兵於韓店大戰璟等失利勅至璟乃督諸將盡力攻之賊遁入溪洞官軍乃還

我

太祖封諸王詔曰朕聞古昔皇帝之子居嫡長者必正儲位其衆子當封以王爵分茅胙土

以名其國朕今有子十人卽位之初已立長子標爲皇太子諸子之封本待報賞功臣之後然尊卑之分所宜早定乃以四月初七日封第二子棣爲秦王第三子橐爲晉王第四子棟爲燕王第五子橒爲周王第六子楨爲楚王第七子椿爲齊王第八子梓爲潭王第九子杞爲魯王第十二子檀爲蜀王姪孫守謙爲靖江王皆授以寶冊設置官屬守謙文正王南昌王孫

中丞素
素字全
附錄

皇明興要卷之二

四

以危素爲弘文館學士未幾謫居和州素字少卿同學同元至正末素累官至翰林學士承旨初徐達克燕京下令元臣咸輸告身素與琿約死於難琿從人張千勸琿勿死琿不從竟投居賢坊井中死之素走所居報恩寺亦欲投井僧大梓挽出之謂曰國史非公莫知公死是亡國史也素由是不死達乃以素歸

太祖雅聞素名仍命爲學士時素年六十八一日

太祖御東閣側室靜坐素至履聲橐橐徹簾內詔問爲誰對曰老臣危素

太祖曰是爾耶朕將以誦文天祥素惶懼頓首

流汗浹背

太祖曰素實元朝老臣何不赴和州看守余闕

廟去遂有是謫余闕元忠臣守安慶爲友誼節立廟于和州祀之

太祖曰素實元朝老臣何不赴和州看守余闕廟去遂有是謫余闕元忠臣守安慶爲友誼節立廟于和州祀之

太祖初用素。雖以文學簡。顧問心實薄其爲人。至是旣忤。旨責令守闕廟以愧之。素至和。喻年憂懼而死。

按一統志有蔡子英者。河南永豐人。元末集。建土累遷顯官。元兵敗子英。單騎走關中。入南山。大將軍統之。送京師。太祖令釋之。授以官。不受。對曰。臣之事君。猶女之適人。一與之。醜終身不改。事君之道。食其祿終身不二。

太祖重之。命館于儀曹。忽一夜大哭不止。人間其故。子英答曰。思舊君耳。太祖知其志不可奪。送之出塞。危素之失節。視子英。竟何如哉。

皇明興要卷之二 五

詔開科取士。定科舉格。初場各經義一道。四書義一道。二場論一道。詔誥表箋內科一道。三場策一道。中式者後十日以騎射書算律五事試之。

改濠州爲中立府。定爲中都。築新城。建宮闕。先是議建都汴梁。

太祖意不欲。羣臣多言。臨濠帝鄉。可建都者。乃詔改爲中立府。軍中天下而立。定號曰中都。

築新城在臨濠舊城西二十里於新城內營皇城宮殿。立郊廟社稷。并文武公署。一如京師。

太祖曰。臨濠雖帝鄉。然非建都之地。王保保雖可取。然未易輕也。至是之後。孫興祖師失利而死。胡德濟大敗。而還。王保保竟走沙漠。不知所向。歸陽雖立宗廟社稷。嘗爲中都卒。亦不若皆竟如劉基之所言云。

徐達等。大破王保保於定西占城。夷其營落。獲其王公以下百餘人。降其衆八萬。輜重馬。

疋不可勝計。王保保絕塞而遁。都督孫興祖戰死於五即口。右丞胡德濟戰于莊浪。失利。大將軍執其部下千戶十餘人。斬之。械德濟送京師。

太祖勅曰。德濟固是慢功。然前守信州。救諸暨守新城。皆有功。宜除其罪。曲赦之。仍于達所聽調。孫興祖卒事聞。太祖痛悼。追封燕山侯。

李文忠等師出野狐嶺。降其守將。至察罕腦兒。擒其平章祝真。次白子海之駱駝山。元太尉蠻子等拒戰。敗潰。進攻紅羅山。楊思祖等請降。進次闊平。獲元平章上都罕等。知元君於四月二十八日。以疾殞于應昌。文忠克應昌。獲元君嫡孫買的里八剌。及后妃諸王。并玉璽金寶玉冊大圭玉鎮圭玉竿王斧元太子愛猷識理達剌。僅脫身遁。追之不及。朔庭

七

遂空於是天下定于一。而中國千萬年之正統始歸于我。

太祖高皇帝肇 皇國于萬萬世矣。

丘濬曰嗚呼上天下地面人處乎其中。人所
處之處是則所謂世也。天道有陰有陽。世道
有治有亂。世道之治亂。本乎天道之陰陽。各
以其類而應是故陽之類中國也。君子也。
理也。陰之類夷狄也。小人也。人欲也。勝明用
事。則中國爲安。君子在位。天理流行。如此則
爲治世。陰濁風氣衰微。小人得志。如此則
爲亂世。陰濁風氣衰微。小人得志。如此則

全任世道之責是以其持世也必用君子而
他所以立其極必存天理而不雜以人欲此爲
外侮之禦也夫以中國之人爲中國之王苟
伏之人而爲中國之主哉以夷狄之人爲中
國之主是天地翻覆也是手足倒置也地上
天則天非人矣足反爲首則人非人矣噫
夫而肆人而人非人茲何等時世哉茲世道
之責所以必有待乎

人視其手統之望而不知其所以望也考者

八

道而人心誠不歡悅。擬取節節儒人而治
道有所咨議。割騷倏於建號之時。合大禹恭
儉之德。求遺書于兵革之間。樊武王訪道之
心。立廟祀。所以報本也。不欲虛文而務崇節
儉。定科制。所以舉賢也。不欲虛文而務求實
效。遂還元之宗室。而愧死張士誠。非我
太祖雅量之洪乎。著定法律章程。而追北漢之
于公非我。

太祖聖德之垂乎及乎北定中原復化民之心以
大義而又施陰德於異類其待復化之民也以
何其仁視彼動輒鞭撻降滅族者不才慘且酷
乎崇祿胡虜則封忠孝爲顯貴而且親若皆
爲宗祿候其待北國之裔也何其恩視彼皆
德重貴者不亦刻且薄矣此若此者一皆根
本之盛也根本既盛而於葉豈有不茂者乎
是以歷數之綿延於三代而子孫保業

有補國
三代之
漢風
太公之
大心之

民丁使萬斯年也。飲厭休哉。
周德恭曰。亂極思治。理之必也。寒極生暑。理之宜爾。我

太祖皇帝。以天縱之聖。膺昌期而生。既克中。擢而天下。復一掃胡元之陋習。振華夏之英風。絕網罔。而後起。永冠已潰。而復新。誠天厭

夫德挺生。大聖人而有。後而二代之遺風也。至是二百數十年。治隆於美。物阜民康。而皞皞熙熙。同歸於泰。至正。燭之中者。

此不極其盛哉。

徐達等。自定西旋師。乘勝取鳳州。擒李恭政。遣傅友德。自泰州擒元平章蔡琳。遂入汴州。

皇明典要卷之二 九

又令金興旺。張龍領兵。克鳳翔。入連雲棧。攻取漢中。守將劉思忠。劉慶祥。迎降。克之。遂令張龍興旺。鎮守其地。遂還軍西安。

詔給存恤之祿。以養國初所設都先鋒。各翼大元帥都尉。陣亡物故。無子孫承襲者。令其父母及妻子。毋俾失所。

詔令天下郡縣。設義塚。禁止江西等處大籍。凡民貧無地以葬者。所在官司。擇近城寬闊

地。立為義塚。敢有徇習元人。焚棄屍骸者。坐以重罪。命刑部著之律。

黃宗臣曰。按雙鑑廣抄云。我太祖皇帝。與陶安。登南京城樓。聞焚屍之氣。惡之。安曰。古有拚骸埋骨之令。推恩及于枯骨。近世無下切俗。或焚而投骨于水。中孝子慈孫。于心何忍。傷恩敗德。莫此為甚。

王師所降。見枯骨必祭之。而後去。自是乃下此詔。我太祖曰。此王道之大旨。自是王師所降。見枯骨必祭之。而後去。自是乃下此詔。我

乃。沙秦蘇州通稅三十萬餘。詔諭守臣罪。太祖曰。蘇州歸附之初。軍府之用多須其力。今

皇明典要卷之二 十

積二年。不償民困。可知若違其官。必貴之於民。民畏刑罰。必傾貲以輸官。如是而欲其生遂。不可得矣。其并所通免之。

詔嶽瀆海鎮諸神。前代加以封號。非安。今並改正。以山水本名稱其神。郡縣城隍之號一體改正。止稱某府某縣城隍之神。

夏久不雨。太祖憂之。乃擇日。躬自禱祀。至期四鼓。

太祖素服草屨徒步出塢山川壇設藁龍露坐

晝曝于日頃刻弗移夜臥于地衣不解帶

皇太子捧盥進農家之食雜麻麥菽粟凡三

日既而大雨四郊霑足

為夢頤曰祈禱之事從古有之後世或議之為氣數運而而不事禱或沿之為虛文故事

守禱之詞益我

祖因久不雨而禱之是心積意一本於誠書

祭露主頃刻不移夜臥于地衣不解帶使

皇明興要卷之二

七

六月命都督張溫兼陝西行都督府事入謝

太祖諭之曰卿蘭州之捷可謂奇功矣夫將帥

之道有功不伐則功益顯恃功驕恣則名益

廢是故惟仁者不矜其功而智者克成其名

仁智兼全所向無敵若乏仁寡智雖有勇士

百萬不足恃也古者仁智之將撫摩安輯見

情達變坐而制勝以樹勲名於當時國家莫

不倚重之功名萬古不朽其餘驕橫者及其

成功之後即復縱恣以致敗亡此皆勇力有

餘而仁智不足故也古稱高而不危滿而不

溢又曰功蓋天下守之以謙爾能守此則可

以長保富貴矣

李文忠等遣使奏捷至京詔諭迤北臣民曰

朕即位之初即遣使往諭四夷高麗占城交

趾皆已奉表稱臣惟沙漠之地尚未往報蓋

因庚申之君擁戍兵於應昌故爾今彼祿位

皇明興要卷之二

十

既終順帝在位三十六壽五十一大人心絕

望詔書到日凡格枝諸王各軍馬頭目人等

竝依職來朝或遣使歸順當換給印信還領

所部各居本地羊馬孳畜從便牧養朕既為

天下主一視同仁華夏無間詔書到日教有

違者必大舉六師以清沙漠毋或執迷以貽

後悔

秋七月偽夏將吳友聖來寇陝中守將金

張龍引兵擊却之。明日友仁復來攻。與旺
與戰。面中流矢。援矢復戰。斬首數百級。時城中兵
獲三七友與旺等以力寡敵衆。入城遣使。聞
道走寶難。請援兵。友仁決壕填壘。攻圍益急。
與旺嬰城拒守。發巨礮。摧石敵兵多死傷者。
時大將軍在西安得報。先令傅友德領兵三
千。徑趨黑龍江。夜襲木槽關。斗山巖下。令軍
士每人各持十炬。燃於山上。友仁軍見列炬

起。大驚。半夜遁去。

修元史成。詔諸儒修。大明集錄。先是

太祖以創業之初。禮制未備。勅中書。令天下
郡縣。舉素志高潔。博古通今。練達時務之士。
禮送京師。纂修。於是各有司。送到儒士徐一
夔。周子亮。梁寅。等十餘人。命與脩元史。諸儒
曾魯。汪克寬。胡翰。陶凱。等同纂備其書。以吉
凶。軍。賀嘉。及冠服車輅儀仗。鹵簿。字。學。樂。律。

六者爲之綱。凡升降儀節。制度名數。纖悉具
備。書成。凡十五卷。
詔禁民僭侈。凡庶民之家。不得用金繡錦綺。
紵絲綾羅。止許用紬絹。其首飾。釧。鐲。並不許
用金玉翠。止用銀花。
諸戶部籍天下戶口。置戶帖。書各戶之鄉貫。
丁口名歲。以字號編爲勘合。用半印。鈐記籍。
留於部。帖給於民。令有司點閱。比對有不同

者。問發充軍。官隱瞞者處斬。

鍾惺曰。自古有國家者。行事見於當時。是非
公於後世。故有一代之興。必有一代之典。則
其
太祖當軍旅倥傯之際。未暇修舉。至是。于戈少
息。乃詔脩大明集錄。使後世有所鑒戒。詔禁
僭侈。使民有所持循。詔籍戶口。使民有所安
聚。凡百施爲。善政畢具。于貢曰。見其禮而知
其政。聞其典而知其德。今試觀我
太祖禮樂之政。典真千
萬世不易之鴻模矣。
八月都督康茂才從征漢中。卒于道。
茂才。新州人。元末。及義旗。捍衛有功。于江上
累遷。宣慰使。都元。鴻。成。裕。漢。承。石。及我。何。處。

江將士多效死。其才數戰不勝。常遇春設伏。其精銳。度才復敗。消在。堅寨於天寧州。太祖命諸將以象陽砲破其寨。度才奔金陵。金陵破。復奔鎮江。我師追及之。度才知天命有歸。乃解甲。率所部降。項首於前。日前者之賊。各爲其主。今日至此。死生惟命。太祖笑而釋之。令統湖部。從征。復陳友諒。用許。降。訪友諒皆其功也。至是卒。

新國公親臨祭之。

大將軍徐達帥諸將西征吐蕃。克河州。招諭吐蕃元帥何鎖南。普花兒只等皆納印請降。追元豫王至西黃河。抵黑松林。殺阿撒禿子。

皇朝興要卷之二

十五

於是河州以西甘桑烏思藏等詔來歸者甚衆。哨至甘肅西北數千里始還。

左丞相李善長病在告。

太祖以中書無官。召汪廣洋爲右丞相。楊憲爲左丞相。憲恃寵專恣不法。因挾私劾廣洋陰事。善長怒奏憲排陷大臣。放肆爲姦。命按治之。憲伏誅。

詔徵江南諸郡長。凡稱大家者悉赴闕遣之。

卷之二

於庭親訓諭之。凡天地陰陽性命仁義古今治亂興衰紀綱法度風俗政治得失之故。諄諄數千百言。又恐其或遺忘而不能詳記也。仍刻爲書以摹本分賜之。名曰教民書。冬十月以湖廣左丞周德興爲征南將軍。總兵討慈利土酋覃屋。初楊璟攻屋。屋見官軍勢盛。遁入溪洞。至是復出爲寇。是月德興兵至慈利。覃屋復遁。

皇朝興要卷之二

十六

十一月壬辰。左副將軍李文忠等班師凱旋至龍江。

卷之二

太祖車駕出勞于江上。明日文忠上沙灘表獻俘。

太祖以元帝知順天命。退避而去。特諡曰順帝。而封其孫買的里八剌爲崇禮侯。待之甚厚。元宗室來降者皆授以官職。時大將軍徐達征西師。亦旋丞相李善長率百官上表賀丙。

電詔大封功臣命大都督府兵部錄上諸將功績吏部定勲爵戶部借賞物禮部定儀制工部造鐵券翰林院撰制誥丁酉

太祖御奉天殿皇太子親王侍丞相率文武百官列丹墀左右各諸將前之曰汝等咸聽朕言今日朕行封賞非出已私皆倣古先王之典等之數年以征討未暇故至今日其爵賞次第皆朕目定至公無私如左丞相李善

長雖無汗馬之勞然事朕最久供給軍食未嘗缺乏右丞相徐達朕起兵時即從征伐摧堅撫順勞勩居多此二人已列公爵宜進封大國以示褒嘉餘悉據功立封書云德懋懋官功懋懋賞今日朕之所定若爵不稱德賞不酬功卿等宜廷論之無使復有後言乃進封李善長太師韓國公食祿四千石徐達太傅魏國公食祿五千石常遇春千戶鄭國公李文忠賈

皇明興業卷之二
十七

國公馮勝宋國公鄭愈衛國公並食祿三千石湯和

中山侯耿炳文長興侯吳良江陰侯廖永忠

德慶侯傅友德潁川侯盛庸南雄侯楊璟營

陽侯郭興輩昌侯顧時濟寧侯吳禎靖海侯

唐勝宗延安侯陸仲亨吉安侯費聚平涼侯

田興祖江夏侯陳德臨江侯華雲龍淮安侯

胡廷瑞豫章侯朱亮祖永嘉侯韓政東平侯

舍通源南安侯康茂才千鐸蕪春侯並食祿千石

皇明興業卷之二
十八

百王志六安侯鄭遇春榮陽侯曹良臣宣寧

侯黃彬安春侯梅思祖汝南侯陸聚河南侯

食祿九百石華高廣德侯食祿五百石並賜鐵券子孫

世襲李善長賜號開國輔運推誠守正文臣

徐達而下並授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封

汪廣洋忠勤伯劉基誠意伯並食祿二百石爵止

其身不世襲餘功臣授都督指揮等職有差

是日徧賜諸功臣綬帛惟李善長徐達賜文

紆及帛百匹

按徽券之制其形如瓦面刻諸文有備克罪減死俸祿之數字欲以金一時功臣徽券不能悉錄姑記李善長一券以表其所以為勲首云其語文云張開古帝王建成大業我貴由天假美賢以輔之故威德加于四海而天下定矣朕起自草萊授三尺劍率眾數千居卒孽肘腋之間未有定矧爾善長來問棘門傾心協謀從渡大江於是定君建業威聲所制無不永悅不一二年間集兵數十萬東征西伐日不暇給爾獨守國轉運糧儲供給諸軍未嘗缺乏現理煩治劇和輯軍民無有怨論之言此上天以爾授朕朕獨知之而人未必盡知之也昔者漢蕭何有饋餉之功千載之下人皆稱焉比之于爾其勞未必為也今

皇明典要卷之二

元

人謂乃

天下一家爾年已高朕無以報爾是別加爾爵祿使爾子孫世世承襲朕本疎恩皆過前代哲王之典則茲與爾善除謀逆不宥其餘若犯死罪爾免二死子免一死以報爾勲焉可據終如始以忠孝訓及嗣人以圖後輔與爾同久朕不負爾之前勞豈不偉與
丁德興濟國公加封耿再成泗國公
封汪興祖為東勝侯興祖初名同保德勝養承石蘭察國公子宜切以同嗣職及宣既而
人有言其過者

太祖宥而弗問然弗與誥券俾與職都督遇有

征伐自效以圖賞封

優待諸降臣李思齊潘原明李伯昇王溥等並食平章祿不署事子孫世襲指揮同知等官

王世貞曰漢高祖論諸將自言吾能用三傑所以有天下以功封侯十有八人而我大祖與李善長之勲無異蕭何徐公之元不城韓彭劉誠意之智可將張良其餘若常李諸人豈不駕絳灌而起樊勝哉故能驅逐胡元及劉特德視諸漢馬有光焉

皇明典要卷之二

子

十二月封薛顯為永城侯時顯有擢殺之罪太祖亦不與鐵券惟賜文綺帛六十匹俾居海南

太祖召諸將諭之曰自古帝王有天下者必爵賞以酬功刑罰以懲惡故能上下相安以致治也卿等明聽朕言昔漢高帝非有功者不侯所以重封爵也雖有功而不免於誅僇者以其犯法故也昔侯君集有功於唐犯法當

上下相

誅。太宗欲宥之。而執法者不可。卒以見誅。非高祖忘力臣之勞也。由其特功驕恣。自肩干法耳。今右丞薛顯。始自肝胎來歸。朕撫之厚而待之至。推腹心以任之。及從征討。皆著奇績。自後破慶陽。追王保保。戰賀宗哲。其勇畧意氣。迥出衆中。可謂奇男子也。朕甚嘉之。然其性剛勇。朕屢戒飭。而終不悛。至於妄殺胥吏。殺獸醫。殺火者。殺馬軍。此罪難恕。而又妄

皇明典要卷之二

三

殺天長衛千戶吳富。此尤不可恕也。當自劬從朕。有功無過。顯因利其所獲犂畜。殺而奪之。朕欲加以極刑。恐人言天下甫定。卽殺將帥。欲宥之。則死者何辜。今乃論功封以侯爵。謫居海南。分其侯祿爲三。一以贍富之家。一以贍馬軍之家。一以養其老母妻子。庶幾功過不相掩。而國法不廢也。若顯所爲。卿等宜以爲戒。

禮部尚書陶凱請專選東官官。罷李善長等兼職。庶於輔導有所責成。

太祖曰。古者官不必備。惟其賢。哲。朕以廷臣有才望。勲德者兼東官官。非無謂也。常慮廷臣與官僚有不合。遂成嫌隙。或生奸謀。離間骨肉。其禍非細。若江充之事。可爲明鑑。朕今立此兼職。父子一心。君臣一心。庶無相構之患也。

皇明典要卷之二

三

時僞夏明昇尚據巴蜀未下。

太祖乃祀告于上下神祇。命諸將分道伐之。湯和爲征西將軍。同楊璟。廖永忠。周德興。曹良臣等。率京衛荆湘舟師。由瞿塘。越重慶。傳友德爲征虜前將軍。同顧瑄。陳德。汪興祖等。率河南陝西步騎。由秦隴。越成都。太祖諭諸將曰。今天下大定。惟川蜀未平。不可不討。命卿等率水陸兵。直趨首尾。攻

太祖
論
德

之勢當必克但師行之際在肅士卒嚴紀律以懷降附無肆殺掠昔王全斌之事可以爲戒宋太祖命王全斌伐蜀既平之後全斌等日在宴飲不恤士卒額部下掠子女奪財掠蜀人苦之附屬民復作亂卿等慎之諸將學隣

太祖密諭傅友德曰蜀人聞吾西伐必悉其精銳東守瞿塘北阻金牛以拒我師彼必謂地險吾兵難至若出其意外直擒階文門戶既

皇明興要卷之二

王

黎腹心自潰兵貴神速但患不勇耳友德頓首受命
辛亥洪武四年春正月左丞相李善長乞致仕許之賜臨濠田若干頃佃戶一千五百五十戶保人戶一百五十戶詔善長董建中都官殿以右丞相汪廣洋爲左丞相叅知政事胡惟庸爲右丞相
詔給賜功臣善長等臨濠田地佃戶守墳入

順義
鄉里

戶儀仗戶各有差誠意伯劉基歸老鄉里我

太祖
論
德

太祖謂中書省臣曰今日天寒有甚於冬京師尚爾况北邊荒漠之地冰厚雪深守邊將士甚是艱苦爾中書以府庫所儲布帛製綿襖運赴許朔寧夏等處以給軍士省臣對曰守邊將士衣襖歲有常供無庸再運

太祖曰將士歲有常供朕固知之特以今天寒異於常時故命加給耳古人有一夫不獲引咎在躬况守邊將士尤朕所深念者其給之勿緩

皇明興要卷之二

王

二月廣德侯華高卒追封巢國公
親策試進士吳伯宗等及第出身有差伯宗金器人此後大明開科之後時初取士賜袍笏冠帶禮部員外郎命與學士宋濂同修大明日曆胡惟庸方用事衆人附已公惟黜直不肯

相屈下。惟庸恨之。

周德興率指揮胡海等進兵取蜀之龍伏隘。進奪章屋溫湯關。

三月湯和等克蜀歸州。取桑植芙蓉洞及覃屋茅岡寨。

故元遼陽平章劉益藉其軍馬遶東地圖遣使奉表來降。

太祖嘉其誠遣斷事吳立持詔往諭置遼東指

皇明興要卷之二

五

揮使司於得利羸城以益同知指揮事。

太祖以諸將伐蜀久未報捷復命永嘉侯不亮

祖爲征虜右副將軍率兵往助大會征進。

四月傅友德等進兵克蜀階州文州先是友

德受命馳至陝集諸道兵揚言出金牛潛使

人覘青川果陽空虛階文雖有兵壘而守備

單弱於是引兵趁陳倉選精騎五千爲前隊

攀緣山谷晝夜兼行大軍繼之直抵階州蜀

御安記
卷之二

守將丁世珍率衆來拒友德擊敗之生擒其

將雙刀王世珍遁去遂克階州兵距文州三

十里蜀人斷白龍江橋以阻我師友德督兵

修橋以渡兵至五里門世珍復集兵據險汪

興祖踴躍直前中飛石死友德大怒急攻破

之世珍遁遂拔文州。

楊璟等進攻夔州不利先是蜀人自謂瞿塘

天險遣其平章莫仁壽守之以鐵索橫斷關

皇明興要卷之二

五

口聞王師至又遣僞丞相戴壽鄒興飛天張

益兵固守壽等於鐵索之外北倚羊角山南

抵南城寨鑿兩岸壁引鐵爲飛橋三江上平

以木板置砲石木竿鐵鏡等物傍橋兩岸復

置砲以拒我師於是璟遣指揮韋權統兵出

赤甲山以逼夔州李指揮等出白鹽山逼夔

州南岸以攻南城寨璟與王簡出大溪口進

攻瞿塘扼江之衆璟戰不利亦甲白鹽之師

御安記
卷之二

蜀人言
風雲湧

本朝
千載

蜀人言

亦退還歸州湯和廖永忠等亦以江水暴漲不能進駐師大溪口

傅友德進克階文遂進兵渡青川果陽白水蜀人望風驚遁友德遂克綿州至漢江間水不得渡及令軍中造戰艦百餘艘將蜀人恃漢水以爲固及聞造舟進取益恐戰艦成將進兵欲以軍中消息達湯和而山川懸隔適江水暴漲乃以木牌數千書克階文綿漢

明史紀事本末卷之二

五

日月投漢江順流而下蜀守者見之爲之解體友德進逼漢州僞守將何太亨悉兵戰於城下友德選驍騎突擊敗之時戴壽在瞿塘友德兵下漢江乃留仰輿守瞿塘自與呂友仁還援漢州以保成都既至友德下令曰彼勞困遠來聞大亨兵敗衆必恟恟一戰可克也乃率師親擊壽兵大敗拔漢州擒招討黃龍駒第士達奇與大亨奔回成都友仁

蜀人言
風雲湧

本朝
千載

走古城友德追殺其衆三千餘人友仁復遁還保寧詔免江西湖兩浙今年夏稅秋糧時湯和等師大溪口欲俟水平方進太祖聞之恐與追逼緩車適傳友德報捷使至乃詔和曰傅將軍率精銳冒險深入今次于平川蜀無險可恃正當水陸並進使彼疲於奔命平蜀之機正在今日若候水退而後進

明史紀事本末卷之二

五

蜀人言
風雲湧

師豈不失機慢事朕前日所以語爾者蜀不記憶乎何怯之甚也詔至廖永忠率師先次奮夔鹿鄭興出兵拒戰永忠分軍兩翼傍出興等大敗擒其元帥龔興殺溺死者甚衆六月永忠至瞿塘關山峻水急蜀人設鐵索飛橋攻擊關口我舟不得進乃竄遣壯士數百人舁小舟踰山度關以出其上流人持糗糧帶水筒以禦饑渴關山多草木令軍士皆

如黃山
趙不忠

自至明興要卷之二十一

五

衣青簑衣。魚貫出屋石間。蜀人不之覺也。度其已至。乃率精銳出墨葉渡。分爲兩道。一軍攻其陸寨。一軍攻其水寨。船頭皆繫以鐵。置火器而前。蜀人盡銳來戰。永忠已破其陸寨矣。旣而軍士昇舟出江者。一時俱發。上流揚旗鼓譟而下。蜀人不意大駭。下流之師亦擁舟前進。火砲火箭。時俱發。鄒興中火箭死。遂焚其三橋。斷其橫江鐵索。擒傷同僉蔣達。

不勝
和分
建

如黃
趙不忠

飛天張鐵頭張。皆遁去。永忠入夔州。明日湯和兵亦至。永忠乃與和分道並進。約會于重慶。永忠師行。沿江州縣。望風奔附。乘勝抵重慶。次銅鑼峽。明昇君臣大懼。右丞劉仁勸昇奔成都。昇母彭氏泣曰。事勢至此。縱往成都。不過延命旦夕。何益於事。仁曰。然則奈何。彭氏曰。大軍入蜀。勢如破竹。今成都軍民雖數萬。皆膽破心碎。豈能效之。若驅之拒戰。所傷

士如
前

自至明興要卷之二十一

三

必多。終亦不能保全。不如蚤降。以免生靈於鋒鏑。昇遂遣使詣永忠。納款。永忠以湯和未至。辭不受。後數日。湯和至。二將會兵于朝天門外。明昇面縛銜壁。與母彭氏。率羣臣奉表詣軍門降。和受壁。永忠解縛。承制撫慰。下令將士不得侵掠。送明昇赴京師。

七月。傅友德克成都。先是友德進兵圍成都。戴壽何大亨。率衆拒戰。以象載甲士列於陣前。友德令李英等。以毒矢火器衝之。象中箭却走。自蹂其陣。壽兵死者甚衆。友德亦中流矢。會湯和遣人報重慶之捷。及撫諭戴壽何大亨等。令其子弟持書往成都。招諭壽等。遂無鬪志。舉城降。成都平。友德分兵會朱亮祖。徇下州縣之未附者。至崇慶。擒吳友仁。蜀地悉平。拒戰擊斬之。進克保寧。執吳友仁。蜀地悉平。得蜀金貨土冊。銀印五十八。銅印六百四十七。降唐七。元帥府八。益慰宣撫司二十五。州三。

十七
六十七

以李守道詹同為吏部尚書論之曰吏部者
衡鑑之司鑑明則物之妍媸無所遁衡平則
物之輕重得其當蓋政事之得失在庶官任
得其人則政理民安任非其人則察官贖職
卿等居持衡秉鑑之任宜在公平以辨別賢
否無但碌碌取充位而已

尚書詹同陶凱及辯律郎冷謙等官制樂九

皇明典要卷之二

三

奏樂章成其曲一曰本太初二曰仰大明三
曰民初生四曰品物阜五曰御六龍六曰泰
階平七曰君德成八曰聖道成九曰樂清寧
先是

太祖厭前代樂章率用諛詞以為容悅甚者節
脈不稱乃命凱等更制其詞至是上之命辨
音律者歌之兩侍臣曰禮以尊敬樂以宣和
不敬不和何以為樂元時古樂俱廢惟淫詞

不敬不和
實為歌
聖德歌

何
品

麗曲更唱迭和又使胡虜之聲與正聲相雜
甚者以古先帝王祀典神祇飾為舞隊諧戲
庭殿殊非所以導中和崇治體也今所制樂
章頗協音律有和平廣大之意自今一切流
俗諠譟淫褻之樂悉屏去之

明祖字中立臨海人博學善屬文洪武初
修元史遷授太子賓客歷任禮部尚書
太子賓客用常經行家人
明祖從之公新築城崔亮相可亮公
漢唐皆有會樂記歲時政及起居法記

皇明典要卷之二

三

聖旨及時政依會要編類為書
太祖從之出為湖廣布政使
高壽老復以奉政致仕自稱耐久道人
太祖聞之怒曰何自廢也尋竟坐罪
李溫陵曰陶祭酒委性過人
卓遠為文千言泣就初游吳楚文多微微中
更亂離去居深山北投經義親文多微微中
明祖應勝而起元籍古體文事多所裁定素領
翰林學士唐命全封聖歌頌碑碑皆公所製
文章遂盛傳于世
久之號一洞逃以斯為名
那麻葉君子惜之以斯為名
張徐王廟張徐王廟張徐王廟高皇后父也后

位官闕乃迫封父為王。母鄭氏為徐王夫人。以無他繼嗣因立廟于太廟之東。歲時致祭。既而

太祖稽諸典禮。古無其義。于是乃命有司就王

所居州郡立廟設祠。每歲春秋奉祭。

考坤曰。祭王以之原委。

太祖道有甥舅之義。其乏嗣。為之立廟於

人宮之東。歲時致祭。亦可謂恩禮之厚矣。稽諸

祀典。無其義。乃改廟于王所居之郡。亦不薄

矣。品以禮以通中。太過不及。均非禮也。此我

太祖所以立萬世之極數。

皇明典要卷之二

置定遼衛都指揮使司。以馬雲葉旺為都指

揮使。先是遼陽劉益既來降。授官鎮守其地。

故元平章洪保馬彥輩共謀殺益。其右丞張

納哈出元平章遣使挾送殺益通平章八丹知院僧兒

等至京。且言平章地方遼遠。僻處海濱。肘腋

之間皆為敵境。乞暫朝廷所遣軍事吳立鎮

撫軍民。

太祖以立與良佐俱為遼東指揮。既而本衛

復奏言。納哈出據金山。擾邊為患。乞益兵為

備。

太祖以遼東新附。人心未安。非大為之防。無以

保固疆圉。杜絕侵軼。于是乃置都衛以雲與

旺為都指揮。總轄遼東諸鎮軍馬。鎮禦其地。

時遼東反側尚多。雲等由登萊渡海。頓兵金

州。將降故元恭政葉廷秀。攻走平章高家奴

遂進至遼東。完城繕兵。嚴設守備。一方遂安

八月

太祖手書問劉基以天象事。基條答上言。以其

霜雪之後。必有陽春。今國威已立。宜少濟以

寬。

太祖以其書付史館。或有言。設遇三十年未除

者。基曰。若使我當國。掃除俗弊。一二年後。竟

皇明典要卷之二

史 3-410

政可復也。

南番暹羅國王參烈聘昆牙渤泥國王馬謨沙三佛齊國王哈刺札八刺卜各遣使臣奉金葉表文來朝貢日本國王良懷亦遣使朝貢。

守禦北平華雲龍統兵至雲州探知故元平章僧家奴營于牙頭夜分精兵襲之突入其營擒僧家奴復至上都大石崖攻克劉學士

程明典要卷之二

三五

敗驢兒國公於高州武平虜悉北奔又遣指

揮孫恭等領官兵北諭故元惠王伯都不花儲王伯顏不花宗王伯帖木兒太尉蠻子等并部下悉降。是役獲金寶二金印一。金寶字圖牌九銀字圖牌二。皆送京師。

太祖大喜賜伯顏不花等第宅幃幔什器衣服有差。

明昇并其官屬至京見制赦其罪封昇爲

歸義侯賜居第京師。

太祖親製平西蜀文以紀傳廖二將之功

十月。

太祖謂中書省臣曰災異祥瑞皆天垂象然人之常情聞禎祥則有驕心聞災異則有懼心朕常命天下勿奏祥瑞若災異即時報上聞慮臣庶罔兢憂心遇災異或匿而不舉或舉而不實使朕失致謹天戒之意中書其行天

程明典要卷之二

三五

下遇有災異即以上聞。

平蜀諸將班師還京論功賞傳友德廖永忠各白金二百五十兩彩段表裏餘將士各有差以楊璟無功不賞又以汪興祖有過從征沒於王事仍授以原封侯爵錫鐵券子孫世襲。

壬子洪武五年春正月我

太祖以天下一統惟雲南爲故元遺孽梁王把

匪刺瓦爾密所遣弟臣達翰林待制王
禕行恭政吳雲持詔往諭之

發兵戍遼東命靖海侯吳順總舟師數萬由
登萊轉運以餉之

復詔用薛顯

太祖謂丞相汪廣洋曰永城侯鐵券便造與之
券成

太祖給賜顯授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榮祿

自明典要卷之二

大夫柱國永城侯子孫世襲食祿一千五百石

議征沙漠

太祖謂諸將曰今天下一家尚有三事未了其

一歷代傳國璽在胡未獲其二統兵王保保
未擒其三前元太子不聞音問今遣汝等分

道征之於是命大將軍徐達總中道兵湯和
等副之出大同趨河林宋國公馮勝爲征西
將軍傅友德陳德爲副總西道兵出臨洮或

甘肅曹國公李文忠爲征虜前將軍顧時韓
政曹良臣爲副總東道兵出北平攻上都海

路兵十餘萬共四十萬

薛應旂曰創業之君如我太祖者每事皆欲盡善盡美其爲

孫慮久遠者周且悉矣天下已平猶以三事未了不能已於憂乃命徐達三路並進直抵沙漠此四十萬之師豈得已哉爲燕翼之故也爲生民之憂也與窮兵黷武者大不相同矣

徐達等兵入沙漠爲糧運不繼師疲而還焉

皇明典要卷之二

元

漢元帝

勝等遇元岐王兵于別力篤山力戰敗之斬
首數千級遂取甘州趨西涼敗元將失刺罕

之兵至永昌又敗元將朶兒只巴於虎口進
拔肅州元平章不花戰死大尉鎖納兒等降

獲馬萬匹至瓜沙洲敗其守將取亦集乃路
敗命寶丘勝等分布戍守扼塞關塞而還李
文忠兵擣應昌進可溫河至哈喇莽來虜遁
遁去文忠曰兵貴神速千里襲人難多重負

乃留韓政駐轡重千驢駒河。令士卒各持二十日糧。兼程並進。至士刺河。元將哈喇張營子列騎以待。文忠督兵與戰。馬中流失。下馬持短兵接戰。部將李榮以所乘馬授之。文忠得馬。氣益勵。遂力戰。追虜至噶海。虜來益衆。文忠據險爲營。示以單弱。虜疑有伏。遁去。軍還失故道。乏水渴死者衆。文忠患之。至哥兒麻思出野。尋水脉。忽所乘馬以足跑地。泉隨

皇明典要卷之二

五

湧出。三軍賴之。乃爲文殺牲以祭。爾時與文忠分道入沙漠。迷失其道。糧且盡。遇胡兵。士卒疲乏。不能戰。時奮厲。獨引麾下數百人。躍馬大呼衝擊。胡兵敗走之。遂掠其輜重而還。士卒復大振。曹良臣至阿魯渾河。孤軍深入。與虜戰。沒事。聞追封安國公。塑像祭于功臣廟。

三月給僧道度牒。令僧道錄司造周知冊頒

行天下寺觀。凡遇僧道。卽與對冊中父兄籍貫告度日月。如有不同。卽爲僞僧。

辰州一十八洞及九溪九渡。水米坪散毛狃溪等洞蠻夷作亂。連結相扇。侵掠旁郡。命衛國公鄧愈爲征南將軍。楊璟爲副率兵討平之。凡克四十八洞。復命江陰侯吳良率指揮胡海等攻銅鼓五開。渾溪曹滴。騰浪。篤莫。洪州古州等處。盡先誅其首惡。撫其餘黨。使之

皇明典要卷之二

五

復業。凡平崗寨二百餘所。皆備戶附籍。自是溪峒蠻夷畏威懷德。輸租稅。奉法令。地方遂寧。

五月

太祖以海內宴安。思範民俗。以歸于古。乃詔令有司舉行鄉飲酒禮。

六月。句容縣民獻嘉瓜二。同蒂而生。禮部尚書陶凱奏曰。頑祥實由聖德。

謝辭英
由謝德
時和此
名乃注
名之職

聖六科
給事中

太祖曰朕寡德不敢當之且草木之祥生于其

土亦惟其土之人應之於朕何與若盡天地

間時和歲豐乃王者之禎也

秋琉球國瑣里國皆遣使朝貢

十二月內史奏增飼虎肉

太祖曰養牛以供耕養馬以供騎養虎欲以何

用而費肉以飼之乎命以虎送光祿他禽獸

悉縱之

皇明典要卷之二

聖

以宋濂爲太子贊善大夫先是濂坐失朝降

編修改司業又坐考祭孔子禮遲慢謫安遠

知縣未幾召爲禮部主事遂擢是職

癸丑洪武六年春正月置六科給事中掌參

駁糾劾之事

徵孔克表爲翰林脩撰克表温州平陽人孔

子五十五代孫也博學篤行前元至正戊子

進士

分題賦
詩兼告

黜丞相汪廣洋爲廣東行省叅政以其柔奸
怠政也後竟賜死

詔天下鄉貢舉人罷會試開文華堂于禁中

命選舉人年少質美者肄業其中河南解額

內選張唯等四名山東解額內選王璉等五

名并各省共十七名

太祖召見便殿命題賦詩稱旨皆推翰林院

編修命入堂中讀書詔儒臣宋濂桂彥良分

皇明典要卷之二

聖

教之命光祿日給饌每食與皇太子親王

送爲主唯等侍食左右冬夏賜衣時賜白金

鞍馬寵祿甚厚又選成均之秀入武英堂俾

練政事後蔣學方徵彭通宋善王惟吉等皆

拜給事中

桂彥良湘之慈溪人被薦召爲

皇太子正字入侍大本堂

太廟嘗從容語以治道彥良對曰道在正心心
不正則好惡隨好惡隨則賞罰差賞罰差則
太平未有期也是以君人者將給慈是務去
陛下德元氏以寬縱天下立法甚嚴臣民有

史記卷之二十一

史記卷之二十一

史記卷之二十一

史記卷之二十一

史記卷之二十一

犯必誅無輕食者蓋即周禮所謂亂世用重典之意

太簡謂夫良曰法繁行而數犯余何對曰罪德則適用法則法以誅民罪民而弗端德以誅民則民端於德矣他日彥良侍

太祖曰卿何言曰臣等又一日謂彥良曰江南大賈惟卿一人數以百計臣等又一日謂彥良曰

太祖如此道見曰人才我國之精粹非太子諸王述爲子其待賢之誠千古無兩斯一弊云龍風虎之會亦可想見又與彥良更相勉勵君臣一體從古稱難我

皇明興典卷之二

太祖嘗因宴集盛之際有唐虞喜起之風將興伏焉

命宋濂等類編歷代藩王事跡名曰昭鑒錄以示諸王

詔科舉暫且停罷別令有司察舉賢才必以德行為本文藝次之

大軍出雁門西北循長城外傳友德爲前鋒虜聞之絕塞而遁追獲故平章字羅帖木兒四月命吏部訪求賢才於天下諭之曰世祖

史記卷之二十一

賢才國之寶也古之聖王恒汲汲於求賢若高宗之於傳說又王之於呂尚二君者豈其才智之不足也迨遠於版築成刀之徒蓋賢才不備不足以爲治鴻錫之能遠舉者爲其有羽翼也蛟龍之能騰躍者爲其有鱗鬣也人君之能致治者以其有賢人而爲之輔也今山林之士豈無德行文藝之足稱者宜令有司採舉備禮遣送至於京師朕將任用之

皇明興典卷之二

以剛至治

牽誠意伯劉基祿先是基言於

太祖曰溫處之間有地名曰談洋僻絕崑崙民多負販私鹽率遁逃之衆人莫奈何宜設巡司泄之庶爲便宜基又言郡縣豪猾吏當治使其子璉奏上二事皆不曾先白中書時胡惟庸行丞相事恨之適有肯遠豪猾吏惟

庸乃使刑部尚書查覈林吏誣基以善相地

以談洋距山面海有王氣欲圖爲祖地民弗與則畫建立司之策以逐其家遂爲成案以奏

太祖下之有司惟庸請加以重辟又欲逮基子璉獄

太祖皆不聽惟奪基祿而已旣而基入朝謝恩遂居京師不敢歸

以臨江侯陳德爲總兵節制諸軍仍出塞外

皇明興業卷之二

聖

敗虜兵於三岔擒僞副樞失刺罕等七十餘人師還駐師陝西秋師再出合戰於亥刺河大敗其衆擒僞僉樞忻都等五十四人

七月以右丞相胡惟庸爲左丞相中書練寧爲御史大夫

真臘國王忽兒那遣使來朝貢

命宋濂搜萃歷代奸臣之蹟編爲卷帙名曰辨奸錄分賜太子諸王

八月命詹同宋濂等纂脩大明日曆

詔西番吐蕃各族酋長舉故有官職者至京受職賜印俾因俗爲治以故元攝帝師喃加巴藏卜爲熾盛佛寶國師分設烏思藏其朵衛二都指揮使司自指揮宣慰招討等司及萬戶府千戶所凡三十三處以官其酋長自是番僧有封爲灌頂國師及贊善王闡化王正覺大乘法王如來大寶法王者俱賜金章

皇明興業卷之二

聖

誥命領其人民間歲朝貢

九月賜臨濠造作軍士衣米論中書省臣曰愛人者常體其心愛人者每惜其力朕嘗親軍旅備知其疾苦凡有興作未免資軍民之力土木之功亦甚難集朕進一膳思天下軍民之饑服一衣思天下軍民之寒今臨濠造作之士宜加給米五斗衣一襲庶不致饑寒也

初集
六文
註

詔禁四六文辭先是

太祖命儒臣擇唐宋名儒表牋可爲法者遂以韓愈賀雨表柳宗元代柳公綽謝表進上命中書省臣錄二表頒爲天下式論羣臣曰唐虞三代典謨訓誥之辭質實不華誠可爲千萬世法漢魏之間猶爲近古晉宋間文體日衰駢麗綺美而古法蕩然矣唐宋名儒輩出雖欲變之而卒未能近時若詔誥表章之

延寶司
爲千焉
世法

事或爲
浮文所
蔽

聖朝興要求之二

聖

類仍蹈舊習朕嘗厭其雕琢異古體且使事實爲浮文所蔽其自今凡誥諭臣下之辭宜從簡古以革弊習爾中書省宜播告中外臣民凡表牋奏疏毋用四六對偶悉從典雅江表源曰我國朝之興草創未備凡在外賓府州衛等衙門所進表箋皆令學官爲之查有文明誠詞元所進未能領復羣臣以聲立字樣化嫌疑而後誅者甚多後求遂令翰林無爲定式如賀表之類臨時惟舊樣以進而已其餘如謝恩表謝額賜諸表之類一切革去不用以在繁文至今便之

初集
註

詔翰林孔克表等以恒言註釋羣經使人皆得其說而盡聖賢之自意又應諸儒臣未達註釋之義親製論語語解二章以賜俾取則而爲之克表等承詔釋四書五經以上賜名爲羣經類要

按大順日錄云高皇帝有書議論英發不羣故帝每非朱文公集註爲宋家迂闊者流因出論語語解之有君節辨曰其於書經原與子漢諸儒之道孔子蓋謂中國無君臣亦如禮表節於夷狄之有君宋儒乃謂中國之人不如夷狄豈不謬哉又講攻乎異端自聖明興要卷之二

聖

節節曰攻民攻城之攻已止也孔子蓋謂攻去異端則邪說之害止矣宋儒乃以爲專治法而欲釋之爲害已甚豈不謬哉我命刑部尚書劉惟謙及宋濂等更定大明律先是

太祖念律令尚有輕重失宜有垂大典命儒臣同刑部官講唐律日寫二十條取置止擇其可者從之其或輕重失宜則親爲損益務求至當至是復有是命律成宋濂撰表以進

十一月潞州遣會人奏

太祖謂之曰朕聞人參得之甚艱取之豈不勞

民今後不必進如用當遣人自取因謂省臣

曰往年金華進香米朕命止之遂於園中種

田數十畝每耘耔割獲之時親往觀之足以

自適而其所入亦足供用朕飲酒不多太原

進葡萄酒自今亦令其勿進國家以養民是

務豈以口腹累人哉嘗聞宋太祖家法子孫

皇明典要卷之二 五

不得遠方取珍物甚得貽謀之道也

十二月故元雲南梁王殺我使臣王禕吳雲

先是禕奉詔至雲南見梁王君臣諭之曰

皇上聰明神聖隆開大業作君萬邦皆天理

人心之所歸惟爾有衆僻在西南久阻聲教

故遣使者來諭意今能祇若明命承奉版圖

歸我職方則尺地一民安堵如故高爵厚祿

身名俱全奈何欲以一隅爲中國抗哉不聽

命遠來非

館於別室數日又諭之曰予將命遠來非

爲身謀朝廷以雲南百萬生聚不欲藏於鋒

鏑耳曾不聞乎元綱解紐陳友諒據荊湖張

士誠據吳會陳友定據閩廣明玉珍據全蜀

天兵下征不四五年間悉遭鉄鉞惟爾元君

北走以死據廓帖木兒之屬或降或竄曾無

用武之地不煩一刃而天下大定當是時先

皇明典要卷之二 五

服者賞後至者戮及宗社今爾自料勇悍強

衡孰愈陳張土地甲兵孰愈中國度德量義

孰愈天朝推亡固存孰愈天命天之所廢誰

能與之不然

皇上命將將龍驤百萬會戰於昆池彼時爾如

魚遊釜中不亡何待時梁王君臣相顧駭服

已有降意改館禕等厚禮之會故元太子自

立于沙漠遣使脫脫覘微服于雲南且欲連兵

以拒我脫脫覘知梁王有二心因以危言逼

梁王殺我使臣以固其意。禕知不免。謂梁王曰。汝朝殺我。大兵夕至矣。遂與副使吳雲俱被害。

王韓字子充義烏人胡秀真弟徵及長身
山丘號有偉度習古學師事吳澄王應龍
爲書八千卷上時宰周鼎臣張起蛟並薦不報
隱青岩山著書
祀國其名稱名署中書省掾商啓義稱每稱
子充而不名後名論文章稱義州令采故實爲
四言詩以授太子至西午年升知南昌鹿
舜被楊表奏處廢除義隆元年經略理郡得
命朝下未試卽值禮祥自陳降州通判召詣
元史公史事頗長力任筆削甚愜祥詩林傳

皇明典要卷之二

制業經史院編修元久奉使土蕃尋召公還
是年往諭靈州通未復脫服土蕃等乞歸
曰天厭汝元命我朝實代之汝以蠻火餘
日死朕與日月爭光邪我將命遠來豈乃汝
獨有死命而日竟耗盡地載壽北年五十二
歲有死命而日竟耗盡地載壽北年五十二
子紳字仲綽年十三須髮過人奉沐一足責
之曰華川有子洪武十九年蜀王禮聘教授
蜀邸紳病父遺骸未述丘隴曰王走雲南尉
哭行求不能得即與死所何天一號執經誨
人咸悅竊王孝子時家所仰政使張紱重油
純孝作吊王翰林文建文元年免以薦名爲國
子博士緇韓上言父死節狀且曰陛下方隆
皇帝布賞旌獎上言父死節狀且曰陛下方隆
孝節而明詔又有建表節節之說正微臣召
展清事之詔先有建表節節之時也下輸林
議贈公翰林院學士奉議大夫諡文節正治

六年又贈公翰林學士諡忠文我朝文臣之勝謚自公始

太監燒去十擇之謂之日雲南朱和寧等之臣
巧詐作臣貴平對曰天命靡常誰能違之臣位
或遷或貶行當改必順聖者宜須不致與
逆臣交結以會其謀我欲知院爲二十人
使臣於焉我所冀

大憲得一人人所俱至海塘記二十八人雖具
名其事便不逐被執而還軍必更共計云云
小節既畢疑皆爲完供又過全成

一官不便只免自焚竟破害求王二人
以出之徐文瑞公六十朝贈月鄉食

三十七人中徐文瑞公六十朝贈月鄉食

五

與王忠文公並祀雲南

甲寅七年春正月。建闕江樓于京師之獅子山。山在全川門內昔年屯兵處。黃赤二檣破陳友諒之所。樓成。

太祖親爲之記

四月

太祖巡幸中都。改中立爲鳳陽府。徙府治于新城。賜名鳳陽者。以在鳳凰山之陽也。

五月詹同宋濂等纂修大明日曆成凡一百

卷又擇言行最大者為 皇明實訓五卷。

命曹國公李文忠北伐文忠駐代縣遣將各出至三才刺擒其平章陳安禮等斬其將瑯珠驥至白登俘其國公孛羅帖木兒七月督兵攻大寧高州大石崖克之斬故元宋王朶朶失里擒承旨百家奴師至豐州擒胡官十二人部衆百餘人曾王敗走追斬之獲其妃蒙哥并斬其司徒答俊海平章都知院忽都

等。

海上倭寇有警命靖海侯吳禎率沿海各衛兵出捕至琉球大洋獲倭寇人船俘送京師時有人上書言鎮守北平淮安侯華雲龍之過者

太祖命都督何文輝代之雲龍回京卒葬以侯禮。

秋九月成穆孫貴妃薨詔禮官翰林考定禮

儀皆云父在為母服期年若庶母則無服。

太祖以為禮近人情命諸儒臣編考諸書以報於是

太祖親定制子為父母庶子為其母皆斬衰三年嫡子衆子為庶母皆齊衰杖期五服亦稍有陞降編輯成書使內外遵守名 孝慈錄

太祖自序之

冬十月命徙江南民十四萬以實鳳陽

太祖謂太師李善長曰濠州吾鄉里兵革之後人烟稀少田土荒蕪天下村民儘多無田耕種於富庶處起取數十萬散於濠州鄉村居住給與耕牛穀種使之開墾荒田永為已業數年之後豈不富庶遂移江南民十有四萬詣鳳陽命官監墾田土以善長同吳良周德興等總督之

十一月甘露降于鍾山劉基作頌以獻。

下
部

楊士奇曰按劉棻甘露鎮稱洪武四年十月
甘露降于鍾山沾潤草木皆若凝脂王守仁
一月又降今春仍降如初我
太祖之至德動天固宜將興必有祲祥此其明
徵也

我

祖以天下初定干戈擾攘之後恩有以存恤
軍民因下詔曰曩因天下大亂死者不可勝
數生者備歷艱辛已有年矣朕起布衣削羣
維定禍亂收元洪武今已七年但才疎德薄

皇明典要卷之二

History

日夕慮上帝有責思之再三。惟兵後苦殃者，朕失撫養存恤，蒸軍士爲朕開疆拓宇，奮不顧身，沒於沙場，居不至家，魂無所依。父母年高，妻寡子幼，一旦拋棄，至今不能存活。此朕之過也。民間經兵避難，父南子北，至今不能會聚，失奉養者，古之亦朕之過也。興言及此，實可憫傷。今令天下有司，各令具名以聞。朕當會居存養，使不失所。

太祖

此即

と將之

心

行部

無二

太祖憂民之甚卽后稷飢由已飢天禹溺猶已溺之心卽文王營城施仁之心卽一夫不獲將下之辜之心也歷考三代以下之君憂民之深恤民之切未有如我

太

乙卯八年春正月。命中書省巡行郡縣訪窮民無告者。月給以衣糧。無所依者。給以屋舍。仍諭之曰。天下一家。民猶一體。有不獲其所者。當思所以安養之。昔吾在民間。目擊其苦。若鰥寡孤獨。飢寒困踣之徒。常自厭生。

皇明興要卷之二

五

清西序
同一家
之安

謹別子
生分叙
北方

恨不卽死如此之衆宛轉溝壑可坐待也吾
亂離遇此心常惻然故躬提師旅誓清四海
以同吾一家之安今代天理物已十餘年若
天下之民有流離失所者不行存恤非惟昧
朕之初志於代天之工亦不能盡也爾等爲
吾輔相當體朕懷不可使有一夫之不獲也
三月命御史臺舉國子生分教北方諭之曰
致治在乎善俗善俗在乎教化教化行雖間

史 3-421

其本
其末

人
學

學
人

學
人

學
人

間可使爲君子。教化不行，雖中材或墜爲小人。近者北方喪亂之餘，人鮮知學，欲求多聞之士，其不易得。今太學諸生中，年長學優，卿宜選取，俾往北方各郡分教，庶使人知務學，賢才可興。於是選國子生林伯雲等三百六十六人，給廩食，賜衣服而遣之。時

太祖又以爲天下雖已安輯，而化民善俗之道，猶有未備，乃下詔郡縣，凡閭里皆啓塾立師。

皇明興要卷之二

五

守令以時程督之。於是雖窮鄉僻壤，莫不有學。

今溫陵曰：天生蒸民，立之司牧，惟教與養二者最爲急務。有教而無養，所謂無恒產而無恒心者，養而無教，所謂無教則近于禽獸。我太祖聖人學諸生，分教北方，益得夫子富而教之遺意，自二代而降，教業衰盡，令出條之虞，皆知文學，人才彬彬，間出莫非我

太祖欲相胡惟庸，基以爲不可，旣而竟相惟庸。

其本
其末

基大感曰：僕言不驗，蒼生之福也。言若驗，當如蒼生何。因憂憤，舊疾愈增，時惟庸潛蓄奸謀，深惡基乃遣醫來視疾，飲其藥二服，覺有物積腹中如卷石，基以白

太祖，太祖亦未之省也。自是疾遂篤。

太祖親製文一通，遣使送基還家，僅一月而卒。年六十五。基未卒前數日，以天文書授其子璉，使俟服闋，即進之，且戒之曰：勿令後人習

皇明興要卷之二

五

也。後謂次子仲璟曰：胡惟庸方用事，欲奉遺表無益也。日後惟庸敗，帝必思我，待有間，當密爲我奏其畧，以爲宜脩德省刑，祈天永命。且爲政寬猛，當如循環，毋持一端，諸形勢要害之地，宜宿重兵，與京師地勢相聯絡，幸

聖明留意。

基子伯璉，基卒，伯璉避居青州，州人少類，伯璉入，諸者過目，輒成誦，通天文，書，言，元末，牌進士，授瑞州府，安丞，後去監，揭莫斯見，而舟之，曰：子幾成滅族也，而莫特除，過之，德，行

作通
以序

家於常且鳴之曰幸際境母馬方氏所薦乃
間道走金陵既見陳師衛十二策
人問大悅時金陵雖和角所陳謀多奇中。公爲
人剛毅有大節慷慨敢言過天下判寔果毅
愈發不復反顧
太師張柬之呼爲先生而不名又時贈謂人曰
伯溫吾子所當也然卒不以爲相封拜亦輕最
後思溫亦漸薄人以惟庸譴問於其中云洪
武十二年惟庸以叛逆被誅果復思公言
召具于殿拜考功監丞遷江西右叅政至仲
詒名璉子庶復被封誠意侯至子法弼弟仲
瑛泰公遣琰拜閩門使還俗王右長史瑄難
師起谷王迎降仲瑛獨不屈下獄法亦停置
法子樞孫昱曾孫諱景泰中累公珙授賓州
五經博士子鑑曾孫弘治中孫瑜進授賓州
僑指揮使至正繼嗣
帝曰劉某學爲帝師

西庭結髮其在昔者武王興滅天下歸心咸
 至無後爲善何勤安能享
 非擇便驗玄嗣伯鸞伏惟
 聖明義定 制曰可公入祀
 太廟庶世增嗣誠意伯食祿七百石與世系增
 辛丁庶世增嗣
 今溫陵曰公中品者之妻以太直故晚而著
 軌寢難以前故其不肯爲子房之知元同慶
 而己慈身明矣此其人品謙見實非弱依之
 前而世人惑于聞見反以公不建子房非也
 一生一退自有定數一降一負自有定時而
 況子進大事也逆者加命而行達人知天
 已定公能清體天文安有不如已之死且今
 觀公之封天女神書以授建世當上之又可
 爲妻以授天子神書而以授建世當上之又可
 爲聞矣惟唐洪武興祿者數載不思公言名

所脂也。不可以觀乎。仲瑗者。卽於時莊之。隆
公爲開國功臣第一。仲瑗爲忠臣。繼續其後。
秉世濟美。孰謂公之獨擅書林。仲瑗無意於
文。曰。皆天也。公唯知天而已。不然。何書於
天文。
王世貞贊曰。美英劉公士瑄。開遠嗣征于載
知來。有聲碑。謀鬼謀生。公牛地。有寶安。獲。然
打真。秘稿藏。孫。行。監。據。兵。衣。定。審。此。洛。仰。輝
大。詩。相。排。錦。切。上。思。毋。登。英。西。言。此。遠。榮

三
所典要卷之十一

六

因指斥胡惟庸之罪狀不宜獨任以政恐其滋久爲國大害辭甚切直。

太祖覽其奏卽名還。

九月詔改作大内官殿。

太祖謂侍臣曰唐虞之時宮殿朴素後世窮極侈麗習尚華靡與古相去遠矣朕今作室但求安固不事華麗凡彫飾奇巧一切不用惟朴素堅牢可備永久子孫守以爲法

至於臺榭苑囿之作勞民廢財以事遊觀之樂朕決不爲之其勅有司如朕之志。

冬十一月廿露降于圜丘青松之上時

太祖詣齋宮省視壇塲。親甘露凝枝。懸垂而

臣從行者共採食之。儒臣咸獻詩歌以頌德。

太祖曰人之常情好祥惡妖然天道幽微莫測。

若恃祥而不戒祥未必皆吉覩妖而能懲妖

皇明典政卷之二

空

未必皆凶。蓋聞災而懼或蒙見休見瑞而喜。或以致咎。何則。凡人懼則戒心常存。喜則侈心易縱。朕德不逮。惟圖脩省之不暇。豈敢以此爲已。所致哉。因著甘露論以示羣臣。

太。祖。之。所。德。恤。民。庶。我。天。瑞。甘。霖。之。降。鑒。鑒。可。

太祖不以爲祥而自足也。惟兢兢業業。思治焉。

屈臣氏伏惡安爲危所乘。清心脩省以迂入休。
丁無窮因著論示意其尹保治之道達天。

片一陸得
之一年

發罪人工役屯種於鳳陽令各處人民雜犯死罪者免死工役終身徒流者照年限工役其官吏受職及犯死罪當罷職者發鳳陽屯種犯流罪發鳳陽工役一年然後屯種十二月故元太尉納哈出入寇遼東都指揮馬雲葉旺知其將至命蓋州衛指揮吳立等嚴兵城守虜至堅壁勿與戰及納哈出至見城中備禦嚴密不敢攻打乃越蓋州城徑趨

皇明興要卷之二

卷三

金州時金州城池未完軍士寡少指揮王富韋騰聞虜至督勵士卒分守諸城門遙精銳登城以禦之納哈出裨將乃刺吾自恃其驍勇率騎徑至城下挑戰城上發箭射之乃刺吾被傷悶絕遂獲之大阻納哈出引兵退走以蓋州有備不敢經其城乃由城南十里外治祚河通歸葉旺策其將退先移兵祚河自運雲島至窟曉寨十餘里沿河疊冰爲

馬雲葉旺

牆以水淋之經宿皆疑沮隱然如城藏釘板於沙中設陷馬奔於平地伏兵以待命老弱捲旗登兩山蓋以聞砲即豎旗令指揮周鸞等各肅兵以俟四面寂似無人已而虜兵至旺等俟其過城南砲發伏兵四起兩山旌旗蔽空鼓聲震天矢石如雨虜大驚駭倉皇北奔趨連雲島遇水城馬不能前皆入冢中衆遂大潰馬雲亦於城中出兵追擊至將軍山

皇明興要卷之二

卷四

畢栗河虜寇人馬斬及東死者甚衆旺等乘勝追至豬兒峪納哈出僅以身免丙辰九年

進保
勦獲
盜賊

太祖遣使齎勅獎勞遼東諸將擢馬雲葉旺並爲都督僉事

三月詔免河南北平山西陝西浙江江西福建湖廣等省安慶揚州徽州池州等郡今年稅糧

皇明
史記

命中山侯湯和、顧則侯傅友德等帥師往延安備元通臣伯顏帖木兒。

太祖諭和曰：自古重邊防。邊安則中國無事。四夷可以坐制。今延安地連西北，與胡虜接壤。虜人聚散無常。若邊防不嚴，必入寇。寇待其入寇而後防之，則塞上之人必然受害。故常令邊將嚴為之備，復恐久而懈怠，為彼所乘。今特命卿等率眾以往，眾至邊上，常存戒心。

皇明興要卷之二

二

雖不見敵，常若臨敵，則不至有失矣。湯和等至延安，伯顏帖木兒請和。

太祖命諸將悉還，獨留傅友德屯兵以備之。眾還，伯顏帖木兒果犯邊。友德設兵大破之，獲士馬輜重無算。

于穀峰曰：夷狄之患，何代無之？然當我太祖東征西討，宇內廓清，中原之民，恬然安於德教。如在春臺之中，雖夷狄不能為害。豈意西北邊陲尚有款元遺孽如伯顏者，時時騷擾，使民不安。生我太祖，起如傷之念，命將備邊，失心保障，前而寇

宋濂為
國文

太祖親
作

之至，兩至三使，國庫不能罄其財，書云：制治未亂，保邦于未危。正謂此與。
六月，以宋濂為學士承旨。諭之曰：朕以布衣為天子，卿亦起草萊，陪列侍從，為開國文臣之首。俾世世與國同休，不亦美乎？趣令取子孫官之。以子燧為中書舍人，孫真為儀禮司序班。復以謙艱於行步，選良馬以賜之。
太祖親作馬歌，詔羣臣咸和之，以寵耀焉。廉素寡飲，嘗侍宴。

皇明興要卷之二

二

臣咸賦
後世知
成君臣
之樂

太祖強之至三觴，面如赭色，行不成步。
太祖歡笑，親製翰墨，賦楚辭一章以賜。仍命侍臣咸賦醉學士歌曰：俾後世知朕君臣同樂若此。
按：御製文曰：爾謙雖傳述古今，惜乎臨事無為。每事牽制，弗若使檢閱，則口餘用之。施行則不足，然方今儻者以文如卿者甚多。朕念卿相從久矣，特授卿翰林學士承旨，爾宜勉哉。
聖語如此，蓋不以所長掩所短，亦不以所短棄所長也。

時欽天監奏五星素度日月相刑下詔求言於是山東布政司吳印印鍾山主僧也有文髮拜官徑受方面龍海州學正曾秉正太祖親選命書之甚厚所言多從監察御史孫化刑部主事茹太素皆應詔上書陳言

太祖擇可行者施行之時又有山西平遙縣訓導葉居昇乃應詔上言三事尤為切直居昇字伯臣浙之寧海人闕詔謂人曰今天下有二事其一事易見而為患小其一事難見而為患大此三事猶於吾心久矣擬不求言吾將其言之其言之况有明詔乎即為萬言書言三事

略曰分封太侈也求治太急也用刑太繁也今四方已平矣民心思治矣而不務以寬人御之視誅殺人如滅螻蟻使民不獲安息欲以圖治難矣管杖徒流死今之五刑也用此五刑既無假貸一出乎大中至正可也而用刑之際多出聖衷致使治獄之吏務從深刻以趨上意上意深者多獲功平治者多僻

罪或以賍罪多寡為殿最欲求治獄平允豈易得哉古之為士者以登仕服為榮以罷職不遂為辱今之為士者以混迹無聞為福以受玷不錄為幸以屯田工役為必獲之罪以鞭笞捶楚為尋常之辱其始也朝廷取天下之士網羅摭摭務得遺逸有司催迫上道如捕重囚比到京師而除官多以貌選故使學或非其所聞所用或非其所學洎乎居官一

佚于法則必屯田工役之科所謂取之盡錙銖用之如泥沙夫固於亂世之餘猶理將於焚亂之後緩之則端緒可得欲速則膠結而不可理今病民之不安奸邪之不生朝夕異令賞罰不準君勞於上臣困於下治焉所致乎此二事者人皆知其不可然非禍亂之根也所謂分封太侈者天子畿內地止千里而秦晉周楚輪千星之國以封年少未達歲

之王無事則易。有事則爲僭亂此人所未知而臣所謂愚者也。書奏。

太祖怒其疎間骨肉逮繫刑曹問狀病死獄中。

八月遣官視歷代帝王陵寢命百步內禁人

樵牧設陵戶一人守之三年一遣使致祭

改各行中書省爲承宣布政使司

議將征雲南命傅友德巡行川蜀永寧雅播

等處脩治城池關梁於是金筑普定中評乾

皇明典要卷之二

完

溪等寨酋長皆率衆來降

冬十月詔改建太廟從同堂異室之制國

初始立四親廟

德祖玄皇帝居中廟

懿宗居東第一廟

熙宗居西第一廟

仁宗居東第二廟至是始定此制前爲正殿後

爲寢殿九間以一間爲一寔卽置各廟神主

時享歲祿則設累廟帝后衣冠於神座而祀之。

蓋孟育曰民風之厚自上傳之我太祖重木本本原之思建立四親廟誠仁人孝子之用心矣至是又立同堂異室之制最爲妥確其先帝後之弘規燕子翼孫之懿範而勿替矣

十二月吐蕃所部川藏邀阻烏思藏使者掠

其輜重

命衛國公祁愈爲征西將軍都督

沐英爲副將軍總兵往討之

皇明典要卷之二

七

丁巳十年正月進封湯和爲信國公子孫世襲

襲

二月學士承旨宋濂致仕歸金華

夏四月祁愈沐英等至西番分兵三遣併力

齊入番部川藏覆其巢穴追至崑崙山斬首

不可勝計

命監察御史李鐸往誠意伯劉基家取其觀

象玩占天文諸書先是基子璉遵父命收諸

爲藉口。縱恣荒淫。不親政事。孰知治天下者。無逸然後可逸。朕卽位有年。嘗以勤勵自勉。待旦卽臨朝。晡時然後還宮。夜臥不能安席。披衣而起。或仰觀天象。見星失度。卽爲憂惕。或量度民事。有當速行者。卽次第筆記。待旦發遣。朕非不欲暫安。但祇順天命。不敢寧居故耳。朕言及此者。但恐羣臣以天下無事。便欲逸樂。股肱旣惰。元首叢脞。民何所賴。書

曰功崇惟志業廣惟勤爾羣臣但當以此爲勉朕無憂矣

置通政使司。掌出納諸司文書。敷奏封駁之事。以曾秉正爲通政使。

冬十月衛國公鄧愈自河州班師至壽春以疾卒計聞

太祖哀慟輟朝三日。喪車至三山門。一車駕臨奠。親擇葬地。以故壘陞改卜於城南西山之

原葬事皆官給追封寧河王謚武順

鄧愈酒州紅人父曰順鉅卓犖里少年雄陶
濠與元兵戰死長子友隆代之復餓死愈復
出戰則先登陷陣所向無不摧破豪言曰使
仲君早將向至以首予敵

太祖驍陣除陽愈自盱眙卒所部來附破元兵

癸辛年國十一。愈爲人沈毅詳敏。其事

太祖最恭懷。臨大敵而不懼。有大功而不矜。遇

賢下士寬惠愛人所至廣德宣城饒撫南

襄陽八郡之民皆懷其德

改國申亦從大將軍任計幸無子

銘曰錫永衛金事自子源而後錫而子六亦

皇朝典要卷之二

中子挺停機，挺子炳弘治中得爲南京錦衣

衛指指使卒子繼坤襲嘉靖中繼絕世封定

遠侯。勛號階祿。視懷遠侯常玄振等。卒于朝。

錫嗣。以故義孫人節。亡何而建

李滄陽曰魚之利以鱗然汗馬者無寧世矣

脩爵上公。帶燭六王。而以天死不獲終。贊或

解

高帝末功臣鮮自保者是不然以愈之忠順

勞師而不替云。

王世貞贊曰烈烈寧河有燁其駉遇大則勇

血衝不先始略江雅遂平漢河勃律收虹寶

皆同設中道奄淪八州廣言

封沐英爲西平侯子孫世襲

100

千一

都督僉事濮真征高麗，圍被執不屈死之。真鳳陽人，國初學文，以忠勇被遇有功。歷官都督。至是征高麗，被執，高麗王愛其驍勇，欲降之，真厲色曰：「吾爲天朝大臣，視爾夷君，猶若下風，敢以此望我耶？」王怒，欲兵之。真大罵曰：「夷虜爾害吾主，必滅爾國，爾不知吾大丈夫有赤心，肯汝屈耶？」即抽刀剖心示之，而

皇明典要卷之二

忠

死。王初意欲迫脅真耳，不虞真之死也。真死，王大懼，遣使入朝謝罪，并歸真從行軍士。

太祖曰：「濮真當危難秉義不屈，忠節可嘉。」追封樂浪公，諡忠義。表其門曰「班超羣將志邁雄師」。時真子瑄生甫數月，帝即襁褓中封爲西梁侯，以報其功。

程榮澤曰：濮忠義抗節高麗，秉義不屈，視其所言，森然烈有泰山若岩氣象。真丈夫哉。若置之轉弱之地，必能轉弱爲強，蓋成敗存亡，德力不淺矣。奈何竟墮其策，使忠義之士有

忠

志不售，余不能不爲高麗恨，亦不能不爲忠義惜也。雖然，忠義身經死而名于古，有餘矣。豈可以尋常武夫目之哉？
王世貞贊曰：「魯如濮，僕義不二君，河陽若幹不程，烏氣陵厲，決日發露，天雲莫莫，諸賢真宰所私，天佑元氣，混淥妖淫，惟青龍功河洛，思靈靈發，管仲古往，其歸崇開，巨豐內華外夷，力原可作斯人典義。」

戊午十一年正月，詔朝參文武百官各給牙牌一面，懸帶出入以防奸僞。
李玉討松藩蠻平之，置松州衛戍守其地。時北平有警，命信國公湯和率列侯韓政郭

皇明典要卷之二

忠

與俞通源、黃彬等練兵臨清，以聽調遣。

夏四月，命江陰侯吳良督造皇堂於臨所。太祖以前所製皇陵碑記皆儒臣粉飾之文，不足以爲後鑒，乃親製皇陵碑備述昔日之艱難，以示後世。

太祖徵時同里有劉繼祖者，常助其不給，且與善地以葬。

皇考妣，卽今之及。

皇陵也。

太祖得天下切念劉氏之恩欲報之而劉已亡乃追封爲義惠侯妻婁氏爲義惠夫人親撰祭文遣官祭之

八月南番彭亨國百花國各遣使奉金葉表文來朝貢

二國前代皆未
宣通中國者

詔免應天太平鎮江寧國廣德徽州六郡及長興安吉宜興江陰四縣今年秋糧

西番洮州等處戎寇爲亂命西平侯沐英爲

皇明興要卷之二

注六

征西將軍率都督藍玉王弼金朝興吳復張龍葉昇謝成章溫周武曹興等統兵征之首取甘朶降其萬戶乞失迦夷其部落俘獲無算洮州十八族番夷三副使汪舒朶酋只阿烏阿十商等據納鄰七站之地吳進兵擊之已未洪武十二年春正月沐英等兵至洮州占城番酋三副使等率衆遁去我師追擊敗之斬積石州叛逃土官阿昌七站土官矢納

等遂於東龍山南築城戍守旣而番寇引兵

來敵我師大敗之生擒三副使等得納隣七

站之地歸于職方置洮州衛設官領兵守之

五月靖海侯吳禎卒追封海國公命都督張

瑄督遼東海運代吳禎

四月五月勅遼東守將潘敬葉旺曰奏至高麗

龍岡鄧白等率男婦來降特未審將軍識其

計否高麗僻居海隅其俗尚詐况人情莫不

人各異
注六

皇明興要卷之二

七

安土重遷豈肯舍桑梓而歸異鄉耶中國方寧正息兵養民之時爾與東夷接壤慎無與彼生隙使彼得以藉口待至之日開諭來者令還以破彼奸若我正而彼邪彼果不臧則師出有名矣其來降者切不可留春秋有云毋納逋逃不然則邊患將由此而啓矣詔以北平久不雨今年夏稅秋糧盡行蠲免六月沐英等班師至京

北平不
雨免稅

太祖以諸將征西有功，封藍玉爲永昌侯，王弼爲定遠侯，張龍爲鳳翔侯，吳復安陸侯，葉昇靖寧侯，謝成永平侯，張溫會寧侯，曹興懷遠侯，周武雄武侯，金朝興宣德侯，子孫世襲指揮使。並食祿二千石。

八月遣使齎勅往開封府，諭宋國公馮勝、時勝督建周王官殿於開封府，將以九月興役。

太祖以其時民常耕麥，遣使諭之曰：「中原民食所得者惟麥，近聞爾等有司集民夫欲以九月赴工，正當播種之時而役之，是奪其時也。過此則天寒地凍，麥種不得入土，來年何以續食？誠恐小民之怨咨也。」勅至卽放還，俟農隙之時赴工未晚也。

冬十月定致仕官處鄉黨之禮，惟於族內尊尊，如宗人禮其外祖及妻家亦序尊卑。

成人口見官制

若筵宴則設別席，不許坐於無官者之下。如與異姓致仕官會，則序爵，爵同則序齒。其與異姓無官者相見，不須答禮。庶民以官禮謁見，敢有凌侮者論如律。

永嘉侯朱亮祖鎮廣東，所爲多不法事，番禺知縣道同上言數十事皆實，召還以其功臣不下吏，但罷職令居京師，未幾病卒。仍葬以侯禮。

庚申十三年正月，丞相胡惟庸謀逆，誑言其所居第井有醴泉湧出，邀太祖往觀。惟庸居第近西華門，守門內使雲奇知其謀，乘輿將西出，雲奇走衝蹕道，勒馬銜言狀。氣方勃，舌缺不能達意。

太祖怒其不敬，左右搃捶亂下。雲奇右臂將折，番髡猶將指賊臣第弗爲痛縮。

太祖方悟，登城眺察，見惟庸第內兵甲伏屏帷。

間數匝乃亟反遣兵圍其第罪人一一就縛并其黨御史大夫陳寧及都督李玉皆伏誅

太祖命召雲奇已死矣深痛悼之追封右少

監賜葬鍾山命有司春秋致祭仍給酒掃戶

六人惟庸辭連韓國公李善長羣臣請罪之

太祖曰朕初起兵時善長來謁軍門曰有天有

日矣是時朕年二十七善長年四十一所言

多合吾意遂命掌書記爵上公朕以女與其

皇明典義卷之二

今

于此吾初起股肱心腹吾不忍罪之其勿問

惟庸又連吉安侯陸仲亨

太祖曰朕初起兵時仲亨年十七父母兄弟俱

亡恐爲亂兵所掠持一升麥藏伏草間朕見

之呼曰來遂從朕長育成就以功封侯此吾

初起時股肱心腹吾不忍罪之其勿問惟宋

濂孫宋慎坐逆黨被刑籍其家械濂至京

太祖怒欲誅之皇后諫曰民間請一先生尚

有始終不忘待師之禮宋濂親教太子諸王豈宜若是越况濂致仕在家必不知情乞赦其死

太祖意解濂遂得發茂州安置行至夔州以疾

卒年七十二

宋濂字伯生浦江人如七月而生六歲能詩
幼從父濂學濂爲翰林國子編修辭入
翰林後徵至京館元史除翰林學士
太祖時濂之故對曰受命不於天於其人
休咎不繫其辭於其行

皇明典義卷之二

今

太祖嘗論漢武好神仙事對曰漢武好神仙而

方士至梁武帝好佛而與僧至便移此心以求

大祖問亦工宣讀何書公請讀真德秀大學衍

義至命大書冊而應堂公屏燕見坐賜茶

其若名性深密不洩禁中語有奏陳災禍皆

大書其樹二字室中或問朝廷事指二字

皆有上萬言疏者太祖怒其迂行罪且不測問羣臣阿意者輒指

其頭上不暇爲語諸名公問對只彼應語
上臨本敘也無他他
太祖後賢哉顧有足來者名馬阿意者曰若
等微臣也何異以膏沃火向來宋景濂後不
慢罪者日本復米教請文獻百金鄧不

太祖問公對曰。天朝傳從受小夷金。非所以崇國體。至辛卒。千歲嘉初在夢承。其初其隆。倫以蜀獻王命。選華陽置觀田。正德中。隆文憲于二人。長塔。天堯璿于懷。懷。皆無後。璿為中書舍人。子際。溫。修。梓。奉。拜。孝。力。學。攻。書。獻。上。時。周。以。璿。龜。建。文。初。召。入。翰林。為。侍。書。方。太。史。口。當。元。之。末。據。名。號。爭。雄。中。國。者。十。餘。人。皆。莫。能。得。士。太。祖。定。都。後。授。公。能。聘。公。公。始。見。即。勸。不。啻。殺。人。論。直。節。授。校。未。嘗。不。言。仁。義。天。下。既。定。稍。有。制。治。凡。郊。廟。山川。祠。祀。律。歷。禮。樂。吏。商。賈。諸。禮。文。大。興。省。公。所。裁。定。太。子。寬。大。仁。開。天。下。歸。心。公。之。功。居。多。海。外。諸。夷。朝。貢。極。國。門。至。必。問。公。之。安。否。是。始。李。溫。陵。曰。我。

皇明興要卷之二

金

太祖問公何以不受乞文之饒。公對曰。天朝降從受小夷金。非所以崇國體。至辛卒。千歲嘉初在夢承。其初其隆。倫以蜀獻王命。選華陽置觀田。正德中。隆文憲于二人。長塔。天堯璿于懷。懷。皆無後。璿為中書舍人。子際。溫。修。梓。奉。拜。孝。力。學。攻。書。獻。上。時。周。以。璿。龜。建。文。初。召。入。翰林。為。侍。書。方。太。史。口。當。元。之。末。據。名。號。爭。雄。中。國。者。十。餘。人。皆。莫。能。得。士。太。祖。定。都。後。授。公。能。聘。公。公。始。見。即。勸。不。啻。殺。人。論。直。節。授。校。未。嘗。不。言。仁。義。天。下。既。定。稍。有。制。治。凡。郊。廟。山川。祠。祀。律。歷。禮。樂。吏。商。賈。諸。禮。文。大。興。省。公。所。裁。定。太。子。寬。大。仁。開。天。下。歸。心。公。之。功。居。多。海。外。諸。夷。朝。貢。極。國。門。至。必。問。公。之。安。否。是。始。李。溫。陵。曰。我。

開公之自累非惡能累公也。使既歸而君門作滿江更。不令一人歸於任籍。孫重有由而犯法。至蓋公從知溫重之樹不可對。而其敬身之制。固隱于魚水。而不在于溫樹也。俗儒正知止凡之戒。徒守古語。以為法程。七十餘歲。能舉。受。缺。東。世。貞。贊。曰。劉。何。家。氏。德。言。君。子。慎。煌。碎。龍。東。觀。助。益。帝。御。聖。賢。文。其。粉。未。難。林。漢。蔡。龍。池。松。夫。文。宗。御。訓。宜。以。止。

皇明興要卷之二

金

按。皇明祖訓云。自古三公論道。六卿分職。雖不曾設立。丞相。自秦始置丞相。不旋踵而亡。漢唐宋因之。雖有賢者。於其間而小人奸邪。弄權。亂政。亦多。今我朝罷丞相。設五府。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等衙門。分理天下庶務。彼此類。類。不復相棲。爭。皆朝廷總之。所以穩重。以後子孫。做皇帝時。並不許立丞相。臣下敢有奏請設立者。文武羣臣。即時劾奏。將犯人凌遲。全家處死。永。久。遵。先。王。世。貞。曰。我太祖勘定羣雄。天下一統。建法立制。事事期于允當。至是又鑒秦漢之失。卒丞相之權。以五府六部分其機。使不相統攝。政皆由上。則威福不至下。我國家安於泰。睦。子孫。履福。世世無疆。寔我太祖節謙之克。誠有以授之也。

二月命戶部減蘇州松江嘉興湖州四府重
糧稅額。吳中自昔號稱殷實。元末張士誠據
以爲資。與王師相抗者十餘年。

太祖積其城久不下。惡民之附寇且受困於富
室。而更爲死守。因令取諸家族租。薄佃戶
有吐俾如其數。爲定稅。故如蘇賦特重。而嘉
湖松江次之。蓋以急一時也。至是命減其額。
舊一畝科七斗伍升。至四斗四升者。減十之

皇朝典要卷之二

金

二。四斗三升至三斗六升者。俱止徵三斗五
升。以下仍舊。

時元僞國公火脫赤知院愛足屯衆和林爲
邊患。命沐英總陝西兵討之。由亦集乃路
渡黃河。歷賀蘭山。涉流沙。至其境。去其營五
十里。英下令分軍爲四。一襲其背。二掩其左。
右倏然背騎當其前。夜銜枚以進。合而圍之。
脫火赤等駭惑。不知所措。皆決意遁。獲其金

部以歸。

夏四月。命羣臣各舉所知以備任用。

五月。雷震謹身殿。大赦詔曰。朕以匪德。託於
萬姓之上。奉天勸民于茲十有三年矣。不期
幸輔失職。肆好擅權。使賢愚陷於不義。愚恩
創業之艱難。念守成之不易。首鋤好惡。剪蔓
鉤根。爰及餘黨。然刑戮之際。不無過差。此非
上帝好生之德。乃於是月初四日申時。雷震

皇朝典要卷之二

金

謹身殿。朕甚懼焉。於是赦天下罪者。除十惡
不赦外。其餘已未發覺。結正罪無大小。咸赦
除之。

賜御史臺左中丞安然歸鄉里。命李善長總
臺事。

六月。詔曰。朕荷上天眷祐。君主華夷。十有三
年。倉廩完滿。府庫充盈。皆吾民之所供。今民
未甦。詔告有司。令洪武十三年天下秋糧。盡

行蠲免。

江陰侯吳良重建齊王府宮殿於青州。豫章

侯胡美廷瑞董建潭王府宮殿於長沙。

太祖遣使勅諭二人曰：「昨者上天垂戒，謂當

也。朕思治理，恤民爲先。其一切王府役作，宜

皆停罷。」

九月，置四輔官兼太子賓客，位列公侯，都督

之次，秩正三品。告于太廟，必欲德合天人。均

皇明興要卷之二

全

調四時以臻至治，以徵至諸儒王本。李佑冀

敦爲春官，杜政趙民望，吳源爲夏官，惟秋冬

官未得其人，以本等攝之。每賜坐講議治道，

且令圖其像，各賜衣三襲。又有待漏院記之

賜，既而王本犯極刑，召前御史安然代之。然

以受宰餘皆坐罪黜，此職遂廢。

于與行曰：天下不可無法，法亦不可無治人。

人得則法舉而天下可治，四輔之官，漢已有之。我

太祖至是，儆而置之，諒善道以致盛理，誠是

矣。然無人則曠官，曠官則政廢，匪人則害官。

官廢則政廢，然則曠官之害，甚于曠職。故唐

虞夏商周之闕職，不必備官，惟其人是故。唐

政省繁，百工冗，誰有天下圖宋者，不可不知

也。

詔列侯楊璟、薛顯等赴北平督兵，兼往遼東

訓練士卒。

辛酉十四年正月，命魏國公徐達、率湯和、傅友

德、耿炳文、沐英等將兵出塞，討乃顏不花。至

北黃河，虜騎聞大兵至，駭遁。友德等選輕騎

夜襲灰山，克之，擄其平章別里不花。及樞使

文通、沐英領兵出古北口，獨當一面，克嵩州，

及其所屬之部，過驢駒河，獲知院李安，并其

部衆而還。

三月，仍免應天、太平、嘉興、寧國、廣德五郡秋

糧。○編賦役王冊，以一百一十戶爲里，推丁

糧多者十人爲里長，餘百戶分隸十甲。歲役

里長一人，管攝一里之事。城中曰坊長，近城

皇明興要卷之二

全

曰廂長鄉都曰里長。十年一週。每里編爲一冊。冊首總爲一圖。錄寡孤獨。不應役者。則帶管一百一十戶之外。而列於圖後。名曰開零冊。成一本。進戶部。各布政司。及府州縣。各存一本。十年攷造一次。遂爲定制。

諸府曰五廂。京師羽翼之郡。筆基先勞之民。天下雖平。數免征稅。至是又詔蠲免。至十八年。又詔免之。嗚呼。我聖王之惠。惟五都者。恩至渥矣。而民之愛戴當何如。

皇明典要卷之二

食

頒五經四書於北方學政。

太祖謂侍臣曰。夫道之不明。由教之不行也。夫五經載聖人之道者也。譬之菽粟布帛。家不可無人。非菽粟布帛。則無以爲衣食。非五經四書。則無以知道理。北方自喪亂以來。經籍殘缺。學者雖有美質。而無經書講明。則何由知道。今以五經頒賜之。使其講習。夫君子知學。則道興。小人知學。則俗美。他日收效。未必

不本於此也。

始定翰林院官制。爲五品衙門。先是設翰林院學士。正二品。侍講學士。正四品。又有學士承旨。亦有學士待制。應奉之設。至是官制始定。

五月。湖南五溪蠻作亂。議出師討之。江夏侯周德興請行。時德興年老。未之許。德興請益力。且彰其嬰鑠狀。

皇明典要卷之二

公

太祖壯而遣之。賜以手書曰。古之將民。忠於爲國者。盡智謀筋力之所能。及禦災捍禍。襄其身而後止。若趙充國。圖取西羌。馬援。請討交趾。朕嘗歎息。謂古有其人。而今不可得。乃者五溪蠻叛。阻遏王化。貽禍良民。朕方擇將。諭師。爾德興奮然請行。朕謂卿老矣。不忍煩卿。卿乃固請。受命爲大將軍。往靖南服。嗚呼。德勤不忘。卿之志見矣。無侮安民。尤在斯行。勅

成師旋當有以報卿也。七月師至五溪蠻界，兵威甚盛，悉散走不敢復出。

李溫陵曰：湖南五溪，小蠻特其山洞，歲常餓，連天朝，朝廷遣無人能討平之，而德興年

雖老而未嘗忘，竭場竭力請出征，其志亦可嘉。天祐

太和子雲思，年十四，服祖，古趙充國，馬援之策，益多，後復，史討四川，指同，悉皆降附，受，戶部，云，功，德，德，其，康，安，立。

時四川水盡，源通塔平散毛諸洞蠻夷作亂，荼毒傍近郡縣。

皇明興要卷之二

辛

太祖議征之，乃祭太歲諸神於龍江曰：上帝好生，凡有國者，必欽承而致之，則民安物阜，邇年以來，西南諸夷，歲爲邊患，斯患之作，自堯舜以至於今，化弗循教，征弗畏威，蓋恃崇山之固險，倚林泉之深叢，聢梁出沒，虐害良民，以傷生，今命江夏侯周德興充征南將軍，安慶侯仇成充副將軍，征取容美等洞以及散毛，其遣將發兵，必欲摧堅撫順，以靖西南，朕

德興方搜捕五溪蠻，聞是命，卽與仇成等移兵進討諸洞，未幾皆平之。德興還京，頒賜曰：一庄以慰勞之。

九月朔，命額川侯傅友德爲征南將軍，永昌

侯藍玉，西平侯沐英爲征南副將軍，列侯吳復，金朝興，仇成，張龍，王珣，都督張銓等，帥師

往征雲南，時天下大定，邊境咸寧，四夷百蠻莫不稱臣奉貢，惟雲南恃其險遠，殺我信使，

皇明興要卷之二

辛

太祖命友德等往征之，諭之曰：雲南僻在遐方，

行師之際，當知山川險易以窺進取，朕嘗覽輿圖，咨詢于衆，得其扼塞，取之之計，當自永

寧先遣驍將，別率一軍以向烏撒，大軍繼自

辰沅以入普定，分據要害，乃進兵曲靖，扼雲

南之襟喉，彼必併力於此，以抗我師，審察形勢，出奇制勝，正在於此，旣下曲靖，三將軍以

一人提兵向烏撒。以應永寧之師。大軍直趨雲南。彼此牽制。彼疲於奔命。破之必矣。雲南既克。宜分兵進趨大理。先聲已振。勢將瓦解。其餘部落。可遣人招諭。不必苦煩大兵。師行太阻。出錢於龍江。旌旗蔽空。干戈耀日。師至湖廣。友德分遣都督胡海。郭英。陳植等。帥兵五萬。由四川永寧趨烏撒。友德等帥大軍由辰沅趨貴州。十一月進攻普定。擒土酋安瓚。羅

鬼苗蠻。兇狃等。聞風迎降。

時閩南廣東羣盜爲亂。勢甚猖獗。命南雄侯趙庸帥師討之。衝處溫三。府山寇吳達三。葉丁香等。連結作亂。命延安侯唐勝宗率兵討之。并討平福安縣亂寇八千人。

江陰侯吳良卒。

太祖震悼。輟朝。親爲文祭之。追封江國公。

十二月傳友德等兵至普安。攻下之。遂進師。

靖故元梁王把匝剌兀爾密。遣其僞司徒平章達里麻。將精兵十餘萬。屯曲靖以拒我師。沐英云。彼謂我師疲於深入。未有虞心。乘其無備。乃可破也。於是倍道進師。將至白石江。忽大路四塞。衝霧及江而止。頃之霧霽。則兩軍相望。達里麻見之大驚。以爲神兵飛至。倉皇失措。我師作欲濟勢。達里麻擁兵陣于南岸。友德用沐英謀。分遣一軍泝流潛渡。出其陣後。吹銅角。樹旗幟爲疑。兵山谷間。達里麻益駭。急撤陣後軍以禦之。岸上軍心亂而陣亂。友德等趣師濟江。一湧而渡。溺者先之。長矛盾破敵軍。敵驚氣奪。却走數里而後敢陣。我師既濟。整列進戰。矢石砲銃齊發。喊聲震動天地。大戰數合。復率精銳擣其中堅。敵衆披靡。遂大破之。盡擒達里麻。死者不可勝計。橫屍十餘里。俘其衆二萬。友德悉慰遣之。

其各歸本業。夷人來歸者皆喜慰而去。軍聲益振。友德自率衆數萬。擊烏撒。分遣沐英等率師趨雲南。梁王聞達里麻敗。棄城走滇海島中。先縊其妃。自飲藥不死。投水死之。父老爭出金馬山。焚香拜迎王師。英入城。秋毫無犯。收梁王金印并官府符信圖籍。撫安其民。實是月二十四日也。自出師至是。近百日。雲南平。諸蠻亦被友德所敗。

皇明典要卷之二

諸

城烏撒初。友德自曲靖率兵循格孤山而北。以應永寧之兵。遂擣烏撒。時元右丞實卜開。胡海等兵進。自永寧。乃聚兵赤水河以拒。友德既而海等造木筏。夜半濟河進師。而友德亦遣兵。威太振。實卜遁去。友德令諸將士築城。賊鍾芳具蠻寇復洽衆來戰。友德屯兵山巔。持重以待之。諸將欲戰。友德故弗許。士卒不奮。思致死。友德旋責可。曰。軍令嚴。不奮。思致死。友德旋責可。曰。軍令嚴。

軍深入。有進無退。彼既遁而復合。心必不一。併力與戰。破之必矣。若使彼據險自固。未易克也。我軍既陣。實卜合勢迎戰。有芒部土酋率衆來援。我軍鼓譟趨之。戰十餘合。其酋長被掣於馬死。我軍勢亦奮。率勇爭先。蠻衆力不能支。遂潰。斬首三千餘級。實卜率餘衆遁。遂城烏撒得七星關。以通畢節。又克可渡河。於是東川烏蒙芒部諸蠻震懼。皆望風降附。

皇朝紀略卷之二

諸

威楚曲靖中慶。徵江武定及諸路亦降。一沅一貫。曰雲南之地。近于邊陲。山川險峻。道里遙絕。故元人恃其險。遂數納進。不肯歸附。詎知天生我太祖。爲華夏主。視天下爲一家。豈忍使一隅之民。被虜所掣。而不爲之一探救哉。遂命傅沐藍三將。統數萬之衆。親平百年之醜。賴自克。昔安之後。勢如破竹。百日之間。大第削平。我太祖之神。美固無不驗。而傳報國諸人之聽。亦不可泯矣。

皇明紀要卷之三

太祖高皇帝三

壬戌洪武十五年正月沐英等率兵略臨安沅江尋甸楚雄洱海次第皆下

二月左副將軍藍玉等復進兵攻大理克之城倚點蒼山西臨洱河爲固南詔皮羅閣所築龍頭龍足上下二關險要土酋段世聞王師且至聚衆五萬扼下關英自將攻之牢不

皇明紀要卷之三

可破乃令王弼等以兵由洱水東越上關英以兵綴下關爲犄角之勢別遣胡海將一軍夜從間道渡河繞出點蒼山後攀木緣崖而上立我旗幟遲明我軍踴躍譁呼賊衆驚亂斬關而入胡海之師從山而下克之賊腹背受敵衆潰遂拔其城擒段世乃分兵取鶴慶平麗江破石門關蕩金齒由是車里及摩些和泥等部相率歸附又略建昌故元平章月

魯帖木兒降雲南悉平

前太子正字晉府長史桂彥良入朝獻萬世

太平治要策十二事

太祖嘉納之

詔免直隸浙江河南江西山東等處今年稅糧

郭正域曰太祖即位之先已有免民徭稅之令自即位至此已十五年矣而蠲免之詔凡十餘下甚

皇明紀要卷之三

太祖至仁厚澤之及民深也當兵革之際人民雖困苦而生意猶未絕倘若緣額而取盈民必至於展轉溝壑有殍而巳天地好生之德

太祖之憂國恤民父母又謂何故文而下能有幾哉

夏四月烏撒及東川芒部諸蠻復叛

太祖勅諭傳友德曰諸蠻洞官軍散處大勢不

合故有此變今宜屯聚大軍蕩除諸郡蠻寇

戮其酋長使之畏威方可屯兵守禦七月詔

至友德乃移檄沐英會兵進討大敗烏撒諸

桂彥良
獻萬世
太平治
要策

太祖至
仁厚澤
之及民
深也
雖困苦
而生意
猶未絕
倘若緣
額而取
盈民必
至於展
轉溝壑
有殍而
巳天地
好生之
德太祖
之憂國
恤民父
母又謂
何故文
而下能
有幾哉

之編錄
心沐英

三府志

三府志

三府志

蠻之衆斬首三萬餘級獲馬牛羊十餘萬餘
 黨怖懼相率來降縱兵搜山谷亡脫者其強
 酋雷封亦降雲南悉平乃以烏撒烏蒙三辛
 鄧三府地近四川奏隸四川布政使司
 謹按衣德等之平雲南乳太祖前後下
 重重者破之凡數十戰斷于萬里之外委曲
 中款衣德等所以奉行而不敢交因諸土俗
 之賦稅地少稅多賦皆重屯田連延畏悅以
 是遂大定雲南衣德等之友德入見所以
 將罪沐英以勳焉衣德等之友德入見所以
 安撫有加進封侯爵公食祿歲三千石予諡
 文忠太子孫世襲侯爵錦綉衛二十未襲鈔百
 皇明紀要卷之三

欽賜賜米千五百石以
 皇女歸衣德之子忠
 營陽侯楊璟卒追封芮國公宣德侯金朝興
 往雲南卒追封沂國公
 秋八月命安陸侯吳復充總兵官平涼侯費
 聚爲副統領官軍往曹定等處勦捕凡攻破
 發寨數十諸夷懾服未幾置貴州都指揮使
 司以聚署都司事
 始令各衙門用半印勘合行移先是各布政

司因循舊弊用空印紙於各部查得錢糧軍
 需有差錯改正却將發至印紙寫寫咨呈補
 卷事發

太祖大怒曰如此弊贖我遂大行考較將各部
 尚書及各布政司各府州縣官多論厥輕者
 謫發開軍或斷發工役內外官員坐累大半
 遂議用半印勘合出納關防其勘合之制令
 在京五府六部都察院衙門各置簿籍一扇

皇明紀要卷之三

四

合空紙之半照各地方編寫字號押印完畢
 外歸底簿發諸省行都布按司直隸府州衛
 所收掌內號底簿并勘合紙本衙門收貯凡
 行移在外事務勘合科填寫號紙下各地方
 比照朱墨字號相同將開去事件奏行完報
 如號紙盡絕照字號編接如前各該司府州
 衛候年終將發去勘合底簿折粘具本奏繳
 仍具清冊一本送原署衙門以憑備查號紙

天子方
始空印

其後
於空印

今未有
空印

建為定制

誼洪武十事天下考校錢穀策其空印事一起凡主印吏乃著字有者光皆連繁如史祿秋凡數百人皆有臨士列者字好義卑海人其元士原以儒薦為河南懷慶府同知還潮廣按察司會事亦以海南特空印繫獄中令署印者皆飲置之死伍貳以下杖一百免死為軍連左丞亦知空印者無罪免死為軍連左丞亦知空印者印大罪誠得人言之聖上明聖豈有不佩公言以變求言之士利曰可矣既而諸有佩子教無罪為可痛耳吾兄非主印者固當出需吾兄杖出乃言吾死不畏其兄免死也

自明紀要卷之三

五

士利為書數千言言數事而於空印最詳其意以為誠欲深罪空印者惡奸吏得挾空印經為文移以虐民耳臣以為文移必完印乃縱得之有不足用況不可得乎且錢穀之藏府預決必至戶部而後定書既成而去戶部六七千里近者三四千里得書既成而後用印則遲速之弊非期年不可成矣先用法其後其法必明示天下而後罪其法其以其不平而故犯之也臣竊謂不知其罪今未嘗有空印之徒有司受其不知其罪今一巨捕而沐之則何以使受其罪者知之其難位至於郡守者數十年所成誠通達廉潔之

其後
於空印

自明紀要卷之三

六

士非如草莽然可呵而復生也陛下奈何陛下不足罪之罪而罪足用之才乎臣竊為陛下痛惜之述諸丞相府丞相問何書士利曰吾將為天子言之丞相代入奏太強覽之大怒謂丞相大夫雖問誰教者為必有主謀者士利笑曰願吾書可用與否何如耳且吾業既為國家言事自分受禍人誰宜我謀乎辭卒不屈然猶輸作終身而克殺空印

時有內史以文事內庭者從容言及政事

太祖怒責之即日遣還鄉終身不復用諫群臣

曰自古賢明之君有謀必與公卿大夫謀諸

朝廷而斷之於已未聞近習嬖倖得預謀者沉閣寺之人朝夕在君左右出入起居聲音笑貌接于耳目其善小信皆足以固結君心而佞僻專戀其常態也苟一為所惑而不知省將必假威福竊權勢以干政事及其久也遂至於不可抑而階亂者多矣朕常以為為鑒戒故立法度寺人不遇傳奉洒掃不許干預政事今此宦者雖事朕日久不可姑息決

寺人不
近閑

然去之所以懲將來也。乃制內侍不許讀書識字。

是月丙戌

皇后馬氏崩。后性恭儉。居至貴。服澣濯之衣。食粥雖敝。不忍易。每製衣服。餘帛絛爲巾襪。織工治絲。有荒糶遺棄者。亦必緝而織之。以賜諸王妃公主。謂之曰。爾等生長富貴。須知蠶桑之不易。當爲天地惜物也。后初未嘗

皇明紀要卷之三

七

有子育

太祖兄子文正。姊子文忠。及沐英等數人。愛如已出。及太子諸王生。恩無替焉。接妃嬪以下。有恩。彼寵顧有子者。待之加厚。太子諸王雖愛之甚篤。勉令務學。諄切懇至。諸王有以器皿衣服相尚者。必切責之。

太祖以威武治天下。后嘗濟之以寬仁。太祖嘗前殿決事。后必潛聽之。如聞。

太祖或有震怒。至回宮。必問今日處何事。怒何人。因泣諫曰。今已有衆。正正好積德。不可縱怒殺人。致殺歿者冤枉。活人性命。乃子孫之福。國祚亦長久。

太祖聽之。決事從寬。宋文正鎮江西時。荒淫無度。

太祖誅其左右。取文正回京欲罪之。后諫曰。

文正雖驕縱。自渡江以來。克太平破陳也先。

皇明紀要卷之三

八

取建康。多有戰功。及守江西。陳氏兵雖強。戰不能克。皆其智勇也。況乃骨肉親姪。縱有罪。亦當宥之。

太祖曰。后言是也。後文正出怨言。

太祖欲廢之。后又極諫而止。與民沈萬三。

家富敵國。

太祖聞事欲殺之。后諫曰。彼固富可敵國。求嘗爲不法事。奈何疑而殺之。救之甚切。遂得。

史 3-446

部選
僧分侍
望

官領三十萬軍至矣賊來鯨悍轉相告觀拔營宵遁走安寧晉寧江川等處復據險監寨欲謀再舉英調衆悉勦殲之斬首六萬餘級生擒四千餘人諸部悉定雲南復平

詔選高僧分侍諸王命僧衍往燕府住持慶壽禪寺衍即姚廣孝也姑蘇人幼出家爲僧好讀書善詩文遇異人傳術能知人休咎及善術數之學孝自請于王曰殿下若能任用臣臣當奉一白帽子與大王戴也既而王曰宋廣孝

皇明紀要卷之三

太祖太祖許之蓋王字上加一白字乃皇字也是時廣孝已知燕邸異日之必有天下爲皇

子大廟享姓名竟不書髮矣妻卒封榮國公謹恭靖配享大廟謹按傳信錄云洪武間姚廣孝在朝侍文皇帝寒時天寒甚文皇帝乃出一對云天寒地凍水無一點不成冰廣孝應聲曰國亂民愁王不出頭誰作主文皇帝大喜及靖難師將起令擇日必須某月某日某時方可舉事至期疾風暴雨文皇帝謂廣孝曰出師大風雨此兵家之忌也廣孝對曰聖殿下是個龍正翼城雨大方助得勢頭起臣敢

不先知今日有風雨哉蓋衍行姘綬文皇師至東昌府賊徒益盛廣所敗斬其將張玉文皇厚之遣衍行臣每言師行必克復歷兩日王整兵前進初廣孝親爲相城妙智庵庵改法名道衍字斯道時相城靈應觀道士席應與衍讀書道法義通兵機道衍師之盡得其術然源自謙藏人無知者已而京邑今鎮江賊五請曰應徵年來戰血乾涸花猶自半凋殘五州山近朝雲亂萬嶺樓空夜月寒江水無潮通鐵薊野田有駝到金鹽蕭梁事業今何在吟笑之曰此豈佛子語耶斯道斯道法薄南朝既而宗游舉道衍往燕任持改薦其有文武與尤於文皇文皇召見問日爾能

皇明紀要卷之三

皇明紀要卷之三
下子廣孝持兵皆連應日會會即蘭澤崗太平錢五啓文皇自視連擲之脫王曰殿下將作皇帝乎文皇叱曰和尚勿語道衍殊然而退道衍遊嵩山佛宇相者有琪見之曰寧馨和尚乃爾耶日三影影白影如病虎性必嗜殺他日劉秉忠之流也道衍大笑因性自負他日文皇召衍衍以定瑛告之道衍因薦表琪以決之文皇亦問瑛名託以勾通軍伍琪至燕說者與飲于長安酒肆文皇亦衣服雜衛士中同入瑛一丸即趨拜文皇前占其爲他日太平天子文皇起大喜館琪于道衍僧舍故世傳二語云辦牢相於嵩山佛宇識其主於長安酒肆正謂此也文皇常與道衍說許多奇秘文皇甚重之瑛難之闖實起於道衍云以上內摩運錄

冬十月置諫院官以耆儒劉靜闢賢為左右直諫兼春坊左右庶子趙庸何顯周為左右正言兼左右論德

十一月置殿閣學士以禮部尚書劉文質為華蓋殿大學士翰林學士宋訥為文淵閣大學士簡討吳伯宗為武英殿大學士典籍吳沈為東閣大學士

按宋訥字仲敷涪人父壽卿仕元封魏國公訥忠肅公少承家教矩矱自持性簡重不

皇明紀要卷之三

三

朱訥

妄言笑齒貴官館師友切磋學問該博並有造詣初舉進士為鹽山知縣中更驛驛懷寶自縣洪武十三年諸公車微除國子助教積經學難擊節廉潔學公歸當官待

本原

初置殿閣學士以禮部尚書劉文質為華蓋殿大學士翰林學士宋訥為文淵閣大學士簡討吳伯宗為武英殿大學士典籍吳沈為東閣大學士

太祖親制詞彙公為病道中使諭日辭聚天所以病不病而愈蓋以其有神也又音言宋

祭酒

祭酒皆格必書吏部尚書余廣不喜公以事也公去

祭酒

祭酒皆格必書吏部尚書余廣不喜公以事也公去

祭酒

祭酒皆格必書吏部尚書余廣不喜公以事也公去

祭酒

祭酒皆格必書吏部尚書余廣不喜公以事也公去

祭酒

祭酒皆格必書吏部尚書余廣不喜公以事也公去

祭酒

祭酒皆格必書吏部尚書余廣不喜公以事也公去

祭酒

祭酒皆格必書吏部尚書余廣不喜公以事也公去

祭酒

祭酒皆格必書吏部尚書余廣不喜公以事也公去

祭酒

祭酒皆格必書吏部尚書余廣不喜公以事也公去

祭酒

祭酒皆格必書吏部尚書余廣不喜公以事也公去

祭酒

祭酒皆格必書吏部尚書余廣不喜公以事也公去

屯田訓練士卒按陝西二十三衛拔卒凡二萬人習馬二萬三千五百足

癸亥年春二月命魏國公徐達率列侯郭興趙庸薛順周武謝成等巡撫北邊訓練士卒吳沈等進精誠錄先是

太祖謂沈等曰朕觀古昔帝王其垂訓立教大要有三曰敬天曰忠君曰孝親君能敬天臣能忠君子能孝親則人道立矣然其言散在

皇明紀要卷之三

經傳未易會其要領爾等其以三事分類編輯爲書至是書成上之賜名曰精誠錄

令復鳳陽臨淮二縣雜差

傅友德等平蒙化府鄧川州破佛光砦過金沙江攻北勝府擒僞平章隔生復平麗江府平肆等州前後斬首一萬三千餘級警民降者四十萬戶

太祖以雲南平命傅友德班師沐英留鎮雲南

諸國
諸將

麓州之外有國曰緬里里之外有國曰八百媳婦皆請內附

劉廣將
劉廣將
劉廣將

徵耆儒崇德鮑恂上海全思誠安吉余銓高郵張長年入見時禮部主事劉庸薦恂等皆明經老儒達治體可備顧問

太祖遣使驛召至甚喜賜坐顧問者久之茲命爲文華殿大學士輔導皇太子及皇太孫恂等力辭老不任役使

皇明紀要卷之三

洪武八年

太祖曰朕念卿等皆年高時恂年八十授此職煩輔導東宮免卿等早朝日晏而入待對

卿等亦
卿等亦
卿等亦

不久當聽卿等致仕還終餘年庶不負卿等平生所學卿等鄉里亦爲美談何爲固辭恂等皆言老且疾辭益力翌日勅賜放還恂純行好學能文精染自食受易具微所著有大學傳義西漢集

卿等亦
卿等亦
卿等亦

冬十月給諸番國勘合

太祖以海外諸國進貢信使往來真僞難辨遂

命禮部置勘合文冊發諸國俾來往皆有憑信稽考以杜奸詐之弊但遇入貢咨文俱於所經各布政司比對勘合相同然後發遣於是暹羅占城琉球等五十九國俱給勘合文冊

安陸侯吳復卒於貴州追封黔國公華昌侯郭興卒追封陝國公興一名子與以與滁陽王同名故止名與以別之諡校節興之次各山甫善醫人太祖龍潛之時嘗遇之山甫驚無急具飯與之交權酒

皇明紀要卷之三

十一月建滁王廟于滁州以報祀郭子興子興女亦爲皇妃生蜀王及豫王如意王

按以郭子興其先曹州人父郭公善日者言乃其術游濠之定遠遷來焉元末群盜蜂起十興從里中少壯聚濠據之時太祖自皇覺率仗劍越濠門者欲害之子興適

皇明紀要卷之三

巡行見其貌驚異解其縛與諱更置帳下俾長十大引與謀專制合視安

太祖與元兵戰

太祖從旁翼翰眺盪無前斬首捕生過常達日

交善病將死以一女託子與子與撫如已女

一曰與具妻張夫人曰吾子與有朱燕皇后

貴馬氏女亦高貴述文之是爲李燕皇后

時子與與孫德崖四人同據滁州四人慈

而祖日事與孫德崖四人同據滁州四人慈

子與乘其出縛而置於寨

太祖適於他部歸知之曰郭公吾生父也惟彭

住怒曰我在濠敗魚肉而公即與同往德崖

寒破械出之既而元兵大至圍濠急五人乃

郭子興以女配

皇明紀要卷之三

太祖與元兵戰

太祖從旁翼翰眺盪無前斬首捕生過常達日

交善病將死以一女託子與子與撫如已女

一曰與具妻張夫人曰吾子與有朱燕皇后

貴馬氏女亦高貴述文之是爲李燕皇后

時子與與孫德崖四人同據滁州四人慈

而祖日事與孫德崖四人同據滁州四人慈

子與乘其出縛而置於寨

太祖適於他部歸知之曰郭公吾生父也惟彭

住怒曰我在濠敗魚肉而公即與同往德崖

寒破械出之既而元兵大至圍濠急五人乃

秀才八
才必由
鄉書是

二途兼
本此行
不悖

皇朝紀要卷之三

注

即追封為潯陽王而命有司建祠潯州以
平祀之歲歲不絕仍詔太常寺至來儀
紀之以
甲子年春頒行科舉成式三年一大比自是
遂為定制又令各布政司直隸府州縣舉秀
才人才必由鄉舉里選知州知縣等官會同
境內耆宿長者訪求德行聲名著於鄉里之
人先從鄉里保舉有司再驗言貌書判方許
進呈若不行公同精選者坐以重罪

諸祭日人才之難自古已然但世不患無才
特患取之不得其道耳古者未嘗借才異代
之語誠至言也我
太祖受生民之寄重人才之選是年始頒科舉
成式既而後申薦舉之令其意蓋欲二途兼
舉並行不悖學行德行各擅其長不使天下
有重文輕行亦本越未之弊故山野無遺賢
朝廷多稱縣斯世斯民何幸如之誠開國之
要軌也
傅友德等旋師至京論功行賞進封友德為
穎國公食祿三千石郭英武建侯胡海東川侯陳
植普定侯張翼鶴慶侯並食祿二千五百石並賜鐵券

太祖崩
梅年文

皇朝紀要卷之三

注

子孫世襲其仇成張龍王弼先已有功封侯
今續著征南賞及子孫世世承襲亦加祿至二千五百石
不異復金朝興已卒亦受侯爵鐵券加祿並
同諸人仍賜金帛有差
三月曹國公李文忠有疾
太祖與東宮臨幸其第觀之是月丙戌卒年
四十有六
太祖崩悼輟朝親製文遣使致祭追封岐陽王

三友忠
文武全

謚武靖賜葬鍾山配享太廟塑像功臣廟
位皆第三一位魏國徐公二位郭國常公三位即公也文忠器量
深沉入莫測其際行師臨陣蹈厲奮發至遇
勁敵膽氣益壯故有不戰戰則必勝東征西
討建立殊勲威振遐邇名播華夷好學飭行
釋兵家居恂恂若儒生嘗師金華胡翰講明
性理之學出為詩詞皆雄壯可觀嘗受命
兼領國子監事可謂文武全才矣景隆襲

封曹國公

按李文忠酒之助貽人父各貞母 太祖皇帝長姊也生文忠甫十二而薨元末淮南北

帝起父貞携之東西走鋒鏑間幾不北活後

太祖起兵滁陽間開往投至則相抱而哭文忠

太祖而戲

太祖曰外甥見舅如見娘也即取文忠與皇姪

文正延師誨之讀書吏習兵法

太祖嘗博馬博上臂之俾以舍人從軍破陳友

諒為諸軍冠冠洪武元年封文忠父貞為恩親

侯食祿本朝請

太祖念姊死已久獨貞在而又儲謙宴見不以

淫邪犯懷撫之三

時每有征行既令中官省文忠父子言免服

心重寄親厚無與比俄而開平王卒代領兵

與大將軍合征討無慮日多建奇功

太祖益雅重之特參軍國大計至是卒父貞初

亦封曹國公別食公祿前文忠卒贈龍西王

謹恭獻于二人長景隆次增職親親任與魏

方孝儒友善 建文初以職職親親任與魏

為大將軍賜通天年帶得意自矜每升帳驛

高生無敢與抗體時宿將諸父行皆快快

不肯為之下與靖難兵戰屢敗此責子歷執

使之使燕請和景隆見 文忠密輪款歸

文皇皇至開加封贈位在靖難諸功臣工

諸功臣後之與刑部都察院大理寺同論

隆慶

隆也職禍心蓄養亡命謀為不軌詔削其籍

隆官號絕朝諸盡涖與隆同國籍絕其食餉

打不死復稍稍給食未幾未幾隆竟於寒餓

卒正統中增枝猶在以恩例聽自便款傳其

玄孫瑤為南京錦衣衛指揮使卒子廉榮

卒子性襲嘉靖中繼六王後封臨淮侯○六

王武寧王徐達忠武王常遇春武靖王李文

忠昭靖王沐英武順王節愈兼武王湯和

王世貞曰

太祖之起民間見之子獨大都督文正姊之子

獨岐陽丁文忠大都督以不善居勲父子以

大祖念之不絕蓋二百餘年而南面猶故也

大祖之遺

意哉

聖明紀要卷之三

功臣贊曰帝乙歸妹以產岐陽有車岐陽英

武風華作鎮于殷膠虎是將擒象下雄斷臂

抗抗北逐亡胡至止應昌名王開

氏纍二就降振旅敷文禮讓輝煌

始定都察院官制 國初制御史臺從一品

衙門設御史大夫中丞侍御史等官洪武十

四年始改為都察院正七品衙門止設監察

御史至是則隆正一品衙門定今官制

狹七月河南大水禾稼蕩盡命駙馬都尉李

祺往同有司驗民戶口預為賑恤

陳遇卒

陳遇卒

皇明紀要卷之三

三

九月江寧處士陳遇卒。遇初爲元温州路教授兵亂隱於家。國初御史秦元之薦公舉議不群。因以書聘之曰。予因胡元入馭海宇。瓜分豪傑兵爭。干戈四起。予提兵東渡。遂取臺城。歷思自古英雄創業。誠難獨理。和門雖多將士。帷幄尚乏主持。恒側席以求賢。冀詢謀而開國。比聞先生世居江左。名德鬱然。學貫三史六經。博覽兵書百技。才兼文武。超越等倫。賢哲天生。實我良輔。昔湯文能徵伊呂。先主猶聘孔明。予不敢以前代明王自期。先生當以伊呂孔明爲法。尚以生民爲念。應天順人。敷陳遠略。非欲奮武實以安民。助成大業。列爵胙土。子孫傳襲。與國始終。豈不偉與。拱綏車塵。以展素蘊。旣見。與語大悅。運策帷中。日見親信。幸其第者三計。畫多秘。不傳授。以官輒辭。三授翰林學士。皆不受。嘗陳治道。

陳遇卒

陳遇卒

皇明紀要卷之三

三

以復中國。先王禮教。爲首務。命往浙江。麗審有所陳。賜白金彩段。召對文華殿。賜坐。命草平西詔。授禮部侍郎。兼弘文館大學士。復辭。乃賜有輿一。衛士十人。護其出入。時西域進馬甚奇。公見之。引漢故事爲諫。漢武命李廣等往入死斗。良馬大賢士卒。太祖大悅。賜大銀一錠。除大常少卿。又辭。諭之曰。士有志節者。不以功名關懷。朕不强卿。以成卿之名也。自是每燕閒。輒召問保國安民大計。時功臣被謫者。公力爲救解。多所全釋。嘗命其子充宿衛。對曰。臣三千皆刎侯。其成立。圖補報。大祖悅。賜金對衣。當是時。破龍禮諸公侯卿大夫。無敢望者。至是。病作。醫療至。尋卒。遣官賻祭。加東園祕器。賜葬鍾山。

按陳遇字中行。曾入先世義。爲來翰林院學士。後居建康。因家焉。大王父族中。產南陳。

漢書
卷之

文選
卷之

史記
卷之

禮記
卷之

皇明紀要卷之三

李溫陵曰夫子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此常
理也然世間固有謀其政而不在其位者則
常理之所未有從古之所未有而可謂誠陳
公傳見之矣後此若歐陽恭亦可謂能處身
家

太祖不樂中為翰林待詔專繪事丁欽誠參
次于崇山鄉貢仕至工部尚書文章政事世
隨公侍

太祖召見賜賚無算所賜詩文翰墨甚多并公
著述嘗撰于火今略見世德錄云弟中復嘗
院山長扁所居之室曰靜謐人稱靜謐先生
我

通鑑史尤遠先天之學元末為江東明道書
院山長扁所居之室曰靜謐人稱靜謐先生
院山長扁所居之室曰靜謐人稱靜謐先生

臨真馬都統韓王父文德深賜賜封父率之

皇明紀要卷之三

於遇主之際者而戀戀一少師之榮終身役
役於殿陛而不敢去則亦稍優于劉誠意而
已矣其視公不太遠乎嗚呼願推庸之樂不
符實也天官之九視不待歷歷下上也若遇
者可謂既明且哲以保其身
真為 昭代名儒第一人也

欽天監博士元統言曆日之法其來尚矣今
曆雖以大統為名而積分猶授時之數見授
時之法以至元辛巳為曆元至洪武甲子積
一百四年經云大約七十年而差一度每歲
差一分五十秒辛巳至今年達數盈漸差天

皇明紀要卷之三

度擬令修改臣今以洪武甲子歲冬至為大
統曆元推衍開磨勘司令王道亨有師郭但
王者精明九數之理若得此人推大統曆法
庶幾可成一代之制蓋天道無端惟數可以
推其機天道至妙因數可以明其理是理因
數顯數從理出可相倚而不可相違也書奏
太祖是其言擢統為監正其後欽天監監副李
德茂言故元至元辛巳為曆元上推往古每

皇明紀要卷之三

百年長一日每百年消一日未久不可易也
今監正元統改作洪武甲子曆元不用消長
之法非是今當用至元辛巳為曆元及消長
之法方合天道疏奏元統復爭之
太祖曰二說皆難憑只驗七政交會行度無差
者為是自是欽天監造曆以洪武甲子為曆
元仍依舊法推算不用提法
遼東多颶風命胡海鄭遇春督金吾等衛造

巨舟一百八十艘。以備航海。

魏國公徐達自五年北征還。即命沿邊輯守。備連歲往鎮于燕。每歲行盡。即召還。上將印。是年冬。召還疾作。

乙丑年春二月。魏國公徐達卒。年五十四。

太祖痛悼罷朝。袒跣奔達。殯撫屍而慟。親爲文祭之。追封中山王。謚武寧。賜葬鍾山之陰。

謂群臣曰。朕起自徒步。大將軍爲朕股肱心

皇明紀要卷之三

元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替。僂力行陳。東征西討。削平群醜。克濟大勲。今遼胡未殄。方倚任爲萬里長城之寄。邇者太陰屢犯。上將不意遽殞其軀。天何奪吾上公之迷耶。朕夜來竟夕不能寐。歎歎流涕。思盡心國家。爲社稷重者。安得復有斯人。吾欲有以報之。無所用其情。但著其勲猷。勒于金石。以垂不朽。使後世知斯人爲國之元勲也。乃親製神道碑。稱其平昔言簡要精確。當提

兵之時。令出不二。諸將敬若神明。所至攻城。

不屠。與人不戲。自受命而出。及成功而旋。不

自矜伐。至于封姑蘇之府庫。置胡宮之美人。

財寶。無所取。婦女無所愛。忠志無疵。昭明日

月。惟大將軍一人而已。仍手書其混一區夏

莫安神人之功於墓道。命配享太廟。塑像

祀于功臣廟。位皆第一。祖考三代皆封王爵。

子四人皆

皇明紀要卷之三

三

太祖所賜名。長輝。祖襲封魏國公。兄恭。勲。衛增。

壽。左都督。應緒。都督僉事。女四人。長。仁壽。

文皇后次。安王妃次。代王妃。

按徐達。鳳陽人。身長八尺。額赤色。沈毅。剛決。而

士伍。威莊。憚之。郭子興。據滁。梁達。從之。

太祖大悅。曰。此國器也。授鎮撫。伴值諸宿將上

太祖。江表。不石。將達。而故少之。乃命諸將。賜

貴達等。以不能戰。下罪。正使定。罪達等。劉

仲完者。保。乃已。而命達。率諸將。攻鎮江。走。直

其達。自是。專。爲。將。矣。以。達。令。翼。元。帥。府。特。表。

下誠勢我降將陳保二來達黎之進聞常州
 太祖乃故奪元帥達以下一官而賜書曰皇帝
 軍飽足備前邊大害不者三以重過將死乃
 兵二萬與帝遊春來攻常州下之陳文忠記
 池州達與進春黎敗之生獲三千人進者欲
 進之達與進春黎敗之生獲三千人進者欲
 太祖報使者曰天下戰爭少如母多殺多是
 進軍之也乃急縱其三千人出河內安命
 將軍破陳文忠威張士誠平山車下河南達
 進師至元都于之復舉驍摩慶應昌盡得元
 嗣子之嫡孫如主寶王士馬無第詔振旅還
 京封魏國公早諸及缺券免三死子免二死
 後保大將軍往鎮比干最盡召還賜休沐以
 時安見權依有兄弟福而達愈恭謹

太祖紀
 卷之三

太祖謂徐兄功大未有寧止欲以吾共財
 帝若達固謝不取一日召夜依張沃以酒
 醉獲以被命內侍昇臥具邸正寢達漸醉
 驚俯伏階下釋衣罪不已再拜叩頭而出
 曰今世世母忘爾功達親為燕王男與天
 子夷革每見王必執臣禮不少聞王男與天
 心念之又得共其用兵法所練士皆隨卒初
 肅宗丞相繼而食以遠元輔貴重皆隨卒初
 達惡之反賂達聞者福時言惟庸不可退委
 過委必達後惟庸反時言惟庸不可退委
 以重帶結令其不即納富後期師侍中推
 我人道意令其不即納富後期師侍中推
 達固拒不從更劫金數十以助其推資其

太祖使達子充驍衛視察書謂今九夷八
 大者畏力小者懷德非謂軍何以臻此召
 之歸而致益甚
 太祖受之為延天下名醫復請於山川社稷
 日與之同往竟下起自達蒙帝所授大將
 軍甲如宋國公孫公孫亦烈然川虞何水
 德皆以功進封公孫公孫亦烈然川虞何水
 太祖待之皆不能如達諸所賜願惟稱中山王
 一云輝祖常輝祖常輝祖常輝祖常輝祖常
 帝即位武而無一人不歸附者唯輝祖不
 出文皇帝始終無推無推無推無推無推無
 於徽法司追取供招輝祖輝祖輝祖輝祖輝祖

太祖紀
 卷之三
 國功勞子孫免死而已文皇帝雖善怒然
 以元勳國舅欲謀殺止竟從典止勸歸私
 第章其諱未而已其帝左都督徐增壽初
 京城謀應北兵建文責以大義殺之及子孫
 世皇一門南公與國城世本朝武弁鮮有
 世皇一門南公與國城世本朝武弁鮮有
 二公云
 王世貞曰
 太祖之天下初下建康賊反謀士誠堅胡元
 武統天下皆大將軍也大將軍之康增不
 我武統天下皆大將軍也大將軍之康增不
 微矣元女備配與功名終蓋所以處君臣之
 之後而兩都二公先主後世龍冠祥祥失皇
 幸哉解頤當

下先生
省不省

至太師贈建文爲大孫時與之論諸王擁
師臨之誰其能矣備足自守非一卒戍以
太師嗔呼王歷爲靖生而不名及即位與齊
議隆皆忌職輒毀召還起不諱于隆愾哭
請誅之以顯將士撫膺曰大事去矣誤薦景
隆雖萬死以贖誤國之罪已而金川門失守
文皇執子澄責問不服於其家之一走易姓
名曰輕還叔乃復姓家于湖廣成寧正德辛
未其後也
錄子寄名安以字行受節蔭洪武初爲起居
注直官竹庄先生歸命賦水阿房詩有千金
鄉長者竹庄先生歸命賦水阿房詩有千金
暮雨石泉道一樓衆賓轉龍長之句竹庄太

實 足 食 居

夷奉貢。惟沙漠未遵聲教。若置之弗治。恐歲久滋患。邊圉卒荒。若窮追達擊。恐士馬疲勞。餽餉艱難。陛下爲聖子神孫萬世計。莫若蓄心于備邊之策耳。備邊固在乎足食足兵足食之道。又在乎屯田。今諸將英勇待借才於異代哉。選其智勇謀略者數人。每人以東西五百里爲制。隨其遠近高下分屯。所統衛兵斟酌損益率五百里置一將。統

民安
達之良
法

五色雲
再見

此相望首尾相應。耕作以時。訓練有法。遇敵則戰。寇去則耕。此長久安邊之良法也。

太祖善其言。

四月五色雲再見。禮部請率百官表賀。

太祖曰。朕德不逮。治化未臻。豈可遽以是受賀。前代帝王嘉言祥瑞。臣下從而和之。往往不知省懼。以致災異之變起矣。蓋夸侈之心生。則謹慎之志怠。故鮮克有終。可以爲戒。

皇明紀要卷之三

五

和年思
應

思州及五開山諸洞蠻夷作亂。命信國公湯和江夏侯周德興率師討之。時蠻夷出沒不常。聞王師至。輒竄匿山谷。退則復出。剽掠和等師抵其地。蠻夷驚潰。乃於諸洞分屯。勦捕夷其窟穴。俘戮四萬餘人。振旅還京。湯和以年高思歸。故鄉從容乞骸骨。

太祖大喜。賜鈔五萬。俾造第鳳陽。諭和曰。日本小蠻屢擾東海。卿等雖老。強爲朕行視。要地

四丁取
二爲兵

處築城增堡。以設守備。和行海上。築數十城。民四丁取一爲兵以守之。

是歲周德興卒。按開國功臣錄。諸功臣之名。德興獨無。蓋以其被誣故也。後徵此。

時戶部侍郎郭桓等犯罪。贓盜過官糧。凡七百萬石有餘。詞連天下諸司官吏。繫獄擬罪者數萬人。招指贓鈔。寄借滿天下。被指者皆至破家。御史余敏丁延舉言。法司逼令桓等。

皇明紀要卷之三

五

審問官
凌刑

妄指平民。皆歸謗朝廷。於是遂將審州官具庸等凌剝示衆。以息天下之謗。乃編榜天下。詔曰。罪盈自己。苛政害民。如戶部侍郎郭桓。胡益王。道富。閩部等。兵部侍郎王志。閩部等。刑部尚書王惠。巡閱部等。工部侍郎麥志德。閩部等。禮部尚書趙瑄。閩部等。贓貪亂政。罪已分明。及其問贓下落。供招大半。妄指平民。嗚呼。朕爲民設官。欲爲民造福。必欲除奸而

反生奸甚。是擾害吾民。實朕不才之所致。今詔天下。凡我良民。矜朕不敏也。居君位。書不云乎。天位艱哉。寢食不安。以圖民康。仰觀俯察。求治奸貪。今者如此。人心爲之奈何。自詔之後。凡擾吾民者。大赦不赦。以劉三吾爲左春坊左贊善。元時三吾爲廣西提學副提舉。至是以通政使茹瑺薦。召拜是職。年七十三矣。

皇明紀要卷之三

走

秋七月。詔曰。嗚呼。天位艱哉。朕卽位以來。十有八年。不遑暇食。以惜民爲念。奈何內外之臣。任用弗當。實在予一人。以致上天垂戒。災害相仍。今聞山東北平雨水愆期。農艱載種。稅苗有虧。詔書到日。今歲秋糧。盡行蠲免。有司如命。毋擾吾民。今後凡有水旱災傷去處。有司若不來聞。本處耆宿連名赴京。呈懇災由。以憑優卹。朕於有司。則罪以極刑。

武臣
子弟入

農桑衣
食之本

八月。命選武臣子弟入學讀書。諭之曰。武臣從朕定天下。以功世。然其子弟長於富貴。又以父兄早沒。鮮知學問。安令讀書。知古今。識道理。俟有成立。然後命官。庶幾得其實用也。九月。諭戶部臣曰。人皆言農桑衣食之本。朕葉本逐末。鮮有救其弊者。先王之世。野無不耕之民。室無不蠶之女。水旱無虞。饑寒不至。自什一之制。湮奇巧之事。而後農桑之

皇明紀要卷之三

走

業廢。一農執耒而百家待食。一女事織而百夫待衣。欲人無貧得手。朕思足食在於禁未作。足衣在於禁華靡。爾宜申明天下。四民各守其業。不許游食。庶民之家。不許衣錦繡。庶幾可以絕其弊也。

冬十月。命平涼侯費聚爲總兵官。率指揮丁恩等征廣南府叛酋。平之。

命蜀王閣武于中郤蜀王

太祖第十子也。諱椿。最有賢德。博通經藝。旁及釋典。

太祖所鍾愛者。呼爲蜀秀才。王至中都。首闕西堂。以讀書自娛。閱武餘暇。召儒臣李叔蘇伯衡及名僧來復。宗泐輩。與之講道論文。殆無虛日。復建寶訓堂。尊奉祖訓錄。及前代帝王經典。命來復記之。又命來復作正心觀道崇本敬賢四箴。以自警。

皇明典要卷之三

三

同初名
傳二人

太祖按來復字見心。豫章人。通儒術。工詩文。一時之名士。皆與之交游。時太祖聞其名。召見之。嘗賜宴。來復謝宴。賦詩。合賦。後被誅。所著有浦學集。行世。宗泐。台州人。博通古今。凡經書過目。輒能誦善詞章。太祖一日幸京師天界寺。見其勤止異。命書髮授官。宗泐固辭。亦賜免官。後著心經。金剛楞嚴經。解有全室集。行世。同初名僧。惟此二人爲。

詔天下盡解今歲以上有等積歲官吏。爲民害者。至京論罪。竝作築城役。有朱季用者。台

皇明典要卷之三

甲

州人。由薦知福州府。視事僅五月。以例起入京。法司一切論罪。任城役嚴償重。日用錢數十緡。季用又病痢被楚。謂其子煦曰。吾貴力豈足堪此。吾夕死矣。汝收吾骸骨。歸葬鄉里。煦惶懼。不敢一離左右。復戒二弟共守不少寐。季用由是得不死。時告枉法甚重。令至嚴。告而謫戍雲南者三人。被極刑者四人。煦謀於父僚友同役者曰。吾無術以脫吾父。訴不訴皆死。萬一吾父由訴獲免。雖戮死。萬萬無憾。遂陳其詞於通政司。以聞。太祖憫其情。遂赦季用復其官。同時緣此得免復官者。十有四人。皆拜煦父謝曰。非君有孝子。吾儕骨肉。爲城下土矣。已而煦感疾死。季用傷煦死。病益甚。亦死。時人莫不哀傷之。同郡修撰王叔英。爲作孝子傳以紀之。命儒臣編集歷代帝王祭祀。感召祥異可爲。

鑒戒者。萃為一書。名曰存心錄。又命編歷代以來災異之應於臣下者。別為一書。名曰省躬錄。

丙寅年春。命顏國公傳友德。同長興侯取文炳等。再往雲南貴州等處勦平蠻夷。

太祖謂李善長曰。邇來湖廣江西直隸等處府州縣六房有主文書手。積年把持官府。蠹政害民者。爾宜行文書。令盡數起送過京。發雲

南五開等徇充軍

議取匠役每處選匠二名。驗其子丁以三年為限。更番赴京輪作。名曰輪班匠。免其家徭役者為令。

六月行天下養老之政。凡耆老年八十以上。鄉黨稱善。貧無產業者。月給米五斗。肉五斤。酒三斗。九十以上。歲加賜帛二匹。絮一斤。若有田產足自贍者。止給酒肉絮帛。其應天屬

陽二府富民年八十以上。賜爵鄉士。天下富民八十以上。賜爵里士。九十以上。賜爵社士。咸許冠帶與縣官平禮。免征其差役。正官歲一存問。給賜之物。本州縣委敦篤生員。按月詣門禮送。每得給與衣粟著為令。未幾

太祖復謂禮部尚書夏原吉曰。尚齒所以教敬事長。所以教順。虞夏商周皆以齒為尚。養老之禮。原未嘗廢。是以人興於孝弟。風俗淳厚。

治道隆平。曩者詔天下行養老之政。尚慮有司奉行不至。爾其為朕申行之。

秋七月。詔舉明經修行之士。年七十以下者。郡縣禮送京師。

太祖諭禮部臣曰。比來有司不體朕意。士有耆年。便置不問。豈知老成古人所重。文王用呂尚而與穆公不聽。楚叔而賁伏生雖老猶足傳經。豈可繫以毫而棄之也。若年六十以上

御製大誥

御製大誥

御製大誥

七十以下者當量輸林以備額間六十以下

者則於六部及布政司按察司用之

八月六安侯王志卒追封許國公

十二月御製大誥三編頒示天下初

太祖以天下臣民染元之汚俗往往不安職業

觸罹憲章欲做成周乃洪大誥治之制以訓

化之仍取當世之事善可為法惡可為戒者

著為條目大誥天下既而又慮誥條所載未

皇明紀要卷之三

能盡天下之情續為一篇以申其意使民觀

感知所勸懲自是民之作非者少從化者多

故又作三篇大誥其意益切至詳盡

太祖自為之序

汪通且曰先是戶部侍郎郭恒等犯

覺連步者因此遂作大誥頒示天下令

徒流罪各減一等無者每加一等所在臣

民無製為戒規條未使來官可斷獄逐有

大誥減一等之文其原出此後人不知其原

舉以為凡犯罪者大誥皆減一等誤矣夫

事志願失矣承此

本朝制

丁卯年春二月

太祖躬耕籍田遣官享先農禮成宴群臣于壇

所諭之曰耕籍古禮也一以供彙盛一以勸

民務本朕即位以來恒舉行之惟欲使民盡

力於田畝以遂其生養非事虛文也今禮成

與爾群臣享胙於此非徒為宴飲之樂正欲

卿等知重農之意

子慎行曰夫農民之本亦國之所重也故書

皇明紀要卷之三

後三推三耒之典視為虛文深居稱朕而

一舉行之躬耕之禮可復觀乎識者未免有

餘羊之歎我太祖深知所本躬自耕籍禮成宴飲又諄諄告

太祖者猶與休哉

時殘元遺孽故臣收服殆盡惟納哈出尚擁

衆金山時為邊患命宋國公馮勝佩征虜將

軍叩率郭英胡海張龍王弼等統師三十萬

往征之師至金山納哈出懼而遁

太祖復遣故所獲納哈出部將乃剌吾奉

璽

書往諭之降納哈出見乃刺吾而驚曰爾尚在平乃刺吾頗爲說

太祖恩德且示以富貴納哈出喜即遣其左丞探馬亦等至勝軍獻馬初納哈出分其衆爲四曰榆林曰養驚壯曰龍安曰禿河人畜輜重過於元主不肯預朝會召之亦不往勝選精騎直追至乙迷河納哈出知不敵乃因乃刺吾請降勝以禮宴待之并降其學士也先

皇明紀要卷之三

帖木國公觀童等所部共二十餘萬悉驅入山海各城屯住遣使奉捷

太祖大悅旋城大宴

浙江布政司及蘇州等府進魚鱗圖冊先是命戶部覈實天下田土而兩浙富民畏避差役往往以田產詭寄親僭佃僕謂之貼脚詭寄久之相習成風鄉里欺州縣州縣欺府司奸弊百出謂之通天詭寄而富者益富貧者益

進魚鱗圖冊

益貧矣

太祖聞之遣國子監生武淳等往各處隨其稅糧多寡定爲幾區區設糧長四入主之糧長者民躬履田畝以量度之圖其田方圖欠其事悉書主名及田之界至類編爲冊其法甚備謂之魚鱗圖冊至是成上之

林廷樞曰宋季米于知漳州以版籍不正田畝不均貧者有稅無田富者有田無稅公私不勝其弊懷德議行經界國初魚鱗圖冊即經界意也嗚呼自井田之法廢而民得兼

皇明紀要卷之三

先自限四口分世業之制不行而富者田連阡陌而貧者無立錫之地君子以爲長太息矣至此後增稅寄之貧富者坐享無訛之田貧者空納無田之稅富者稅少而差輕貧者稅多而役重富者益富貧者益貧無訛矣歷考前代編賦多由于貧富不均使奸雄得以爲亂我

深維歷久積弊
也今以此弊視國初益甚矣經世君子其可忽乎

太祖其所以深維歷久積弊之處而亟加整頓也今以此弊視國初益甚矣經世君子其可忽乎
八月封何真爲東莞伯賜鐵券子孫世襲先是真旣歸附歷江西山東泰政山西浙江湖廣布政司致仕至是念其歸附之誠授以封

進魚鱗圖冊

爵仍賜第京師官其三子

九月封都督張赫爲航海侯子孫世襲赫先以軍功歷陞至都督洪武乙未命督遼東海運至是年每歲一行折衝風波勤勞備至軍食賴之同時有都督朱壽者亦以督運糧餉有功封舳艫侯食祿世襲與赫同

十一月永城侯薛顯卒封永國公

以河南府學訓導葛鈞爲翰林侍講學士

皇明紀要卷之三

聖

侍講學士

十一月命征虜大將軍左副將軍永昌侯藍

玉右副將軍武定侯郭英統大軍征比虜又命靜寧侯葉昇普定侯陳桓統兵征東川晉定等處蠻寇

戊辰二十一年春命潁國公傅友德統蕃漢大軍征勦雲南諸蠻寇

雲南平緬蠻叛結諸子馬龍也卽甸之摩掌勒總兵沐英遣都指揮甯正擊破之斬首千

五百級

三月平緬復舉衆號三十萬戰象百餘寇定達勢甚猖獗沐英自將精銳二萬往討之旬餘方抵賊營遣都督馮誠爲前軍以輕騎三百挑之賊驅萬人乘二十象來戰誠一戰殺賊數百人獲一象而還英喜曰吾知賊不足破也乃下令諸將曰破賊之術多置火銃神機箭分將士爲三行俟彼象近則前行之銃

皇明紀要卷之三

哭

箭齊發若象未退則第二行銃箭繼之第三行又繼之銃聲不絕象必反走然後以大軍乘之破之必矣約束已定明旦賊果驅百象來戰象皆披甲背負箭樓若欄楯然夾大竹筒於兩傍置短鎗其中象以鏢之勢恃以張英分軍爲三命馮誠領其前甯正領其左湯昭領其右復申令曰今日之事有進無退進而捷者雖一級必重賞退而敗者盡一隊皆

沐英自將精銳二萬往討之

沐英自將精銳二萬往討之

通見一
人攻之
戰所

聖旨建
坊自此
始

皇明紀要卷之三

罪

誅戮。於是將士皆鼓勇而進。兩陣既交。彼象
爲前列。我前軍火箭銃炮連發。星流烟飛。雷
擊電走。霹靂之聲不絕。山谷爲之震動。象皆
反走。賊酋昔刺亦有勇力。盡死而戰。我左師
少却。英登高望之。令左右斬左軍師首來。左
師遙見一人拔刀飛騎馳下。卽麾衆復前。英
責戰益急。三軍大喊而鏖戰。不移時。賊衆大
敗。斬首三萬餘級。生獲七十四象。餘象皆被

矢。餘黨逃走山谷中以死。生還者百無二。
三自是諸蠻警服。平緬歲入貢賦。不復反矣。
廷試進士。賜任亨泰等及第出身。有差。亨泰
襄陽人。

太祖命有司建狀元坊以旌之。
此始。

東莞伯何真卒。

太祖親爲文遣使御祭之。命其子孫襲封。東莞

何其
無所
集

皇明紀要卷之三

平

伯。
李溫陵曰。何真初與元未。群衆方固。珍陳友
定等同時而起。各據一友。惟真能保境安民。
歲時達變。歸命真主。先被衆策。勸盟。鹿大
非一時群衆所及。歸朝之後。復能一心事
上。夙夜畏威。朝夕惟勤。一時當羽方熾。而真
獨無所染。事我
太祖二十年。未聞有微譴加焉。此尤一時功
臣所難也。若真者。不獨爲議時之俊傑。雖當
時之賢者。亦
不是過云。
夏四月。藍玉等進兵至哈刺哈河。前鋒探知
虜營不遠。來報。玉等師輕騎銜枚。捲甲倍道

而進。出其不意。直擣虜營。虜主脫古思帖木
兒大驚。帥十餘騎潰圍走。其時太尉蠻子來
拒。我師奮擊擒之。獲兩營輜重金寶。俘其衆
五萬餘人。復追至捕兒海。生擒虜將咬咬司
徒十不刺。王子及宮妃等四萬餘人。馬駝牛
羊無算。都督俞通淵。何福等。又帥師至曲津。
招降平章阿脫木等。乃旋師。是役也。大軍之
追虜。進次游魂。南道無水。軍士渴甚。至一小

卷之三

皇明紀要

五色雲

山下忽聞有聲如礮使人視之則泉湧四出士卒就飲得不困乏餘流溢出如溪衆歡呼曰此朝廷之福天之助也先是

太祖夢殿西北隅有小山泉流直下至御足所履而止至是泉湧適與夢符玉等還至京獻俘

太祖大喜頒勅褒之進封藍玉涼國公食祿三千石賞郭英白金千兩寶鈔八百錠彩段四

皇明紀要卷之三

主

十疋其餘諸將賞資有差

按初元順帝通于沙漠祖于應昆國人謠曰慈宗太子愛飲識理達臘立在此位十一年而祖謚曰昭宗太子蓋王脫古思帖木兒立方九年值藍玉北征蓋王走至也連迷兒之地為其部下所執僚屬皆散奔其後裔自是月微若弱臣雖不能自立今稱小王子即元也

五月乙酉五色雲見劉三吾進曰雲物之祥徵於治世舜之時興於詩歌此實聖德之致

太祖曰古人有言天降災祥在德與否誠使吾德靡悔災亦可弭尚爽其德雖祥無應國家之慶不顯於此也

葉昇等兵至普定勅平陸聲白照水腦等喇蠻寇七月復勦練川托達烏路大發等寨平之

傅友德兵至雲南討普安曲靖孟定龍海曲麻馬乃等處蠻寇叛服不常者戮之賜從者

諭遣歸業都督張鉉從征有功封永寧侯子孫世襲指揮使

皇明紀要卷之三

主

宋國公馮勝往東昌等處調遣兵隨往雲南達兵至常德四川等處皆叛命鳳翔侯張龍統兵追至重慶悉誅之

秋八月安慶侯仇成卒追封皖國公冬十月納哈出所部達有葵置陝西者中途皆叛河南都指揮王德追至延安麻街等處

張龍統

孫世襲

金幼孜曰國初以比狄歸附之衆居我內地昔人有言非我族類者其心必異至是遂萌猜夏之心處處提宰良民當祖之時尚敢如此承平之世何如其爲防耶

信國公湯和鳳陽新第成。和率妻子陳謝。

太祖降手勅褒嘉賜黃金三百兩白銀一千兩
寶鈔一千五百錠文綺四十端夫人胡氏亦
賜黃金三百兩白銀一千兩寶鈔五百錠彩

皇明紀要卷之三

段三十端

以庶吉士解縉爲監察御史未幾遣歸進學。縉天性英悟奇絕。七歲能賦詩。日記數千言。年十八舉鄉試第一。是年連登進士。

太祖親選拔爲庶吉士讀中秘書。日侍左右特被寵顧。一日寓于天庖西室。諭之曰。爾繙試舉今日施政所宜。直述以聞。繙卽草封事。言以進。極論悉陳。無所諱忌。

太祖嘉其識詔褒嘉之時兵部侍郎沈潛忌繡才誣其狎侮胥隸

太祖不聽擢監察御史。適都御史袁孝恬勢盛橫諸道御史欲糾之無敢執筆爲章者。縉援筆立就歷詆其奸狀。

太祖慮縉少涵養爲衆所傾召縉父至諭之曰才之生甚難而大器者晚成其以爾子歸益進其學又諭縉曰朕於爾義則君臣恩猶父

皇明紀要卷之三

晚也。

按解縉江西吉水入與戶部及文弟之夫曹金華皆同榜俱除庶吉士

成祖召縉及黃淮備顧問遂入內閣辦事內閣

言直蟻以長又言奸聖孫成祖孫立世子
爲皇太子封高煦爲漢王煦怨竊未幾用丘

交趾，緒立言交趾古羈縻國。又謂不宐邊蠻漢王。成祖怒，乃出籍廣西忝議。李至剛奏。

見東宮而還高煦乘隙結縉縉縉怨望致交趾成祖北征縉入奏事不見

太祖紀卷之三
 太祖初起，微服無人臣禮。成祖怒，遂下獄。三年，死獄中。徙其家於遼東。洪熙初，卒。令故同官朝在東宮，偶失成祖之先。成祖龍信公，敢進言，適成祖發虎，顧衆虎圍，令籍題籍，展禮恭進，其詩云：虎爲百獸尊，誰敢觸其怒。惟有父子情，一步一回首。成祖見詩，大有所感，即命袁原吉迎太子於南京。成祖命書門帑籍書，月月光天德，山河壯帝居。李溫陵曰：我太祖淵源英俊，智出群策，當時期運元臣，朝如雲，宮室所營，罔不霄閣，緒以一少年上炮西，萬言批逆心，罔所諱忌，而重慶優容，令其進學，才難之數，猶可想見。規模弘遠矣。

召放河隴，踐歷清華，聚贊建儲，有故老舊臣，所不知。卒，僱子諱莫敢白悲夫。
 以卓敬爲給事中，教性剛直，論事無所顧避，太祖甚器重之。時諸王在宮中，服飾有擬太子者，敬乘間白于
 太祖曰：宮中朝廷視效，網紀攸先。今陛下於諸王不早辨等威，其所在宮中服飾，有與太子埒，嫡庶相亂，尊卑無序，然則何以令天下耶。

太祖笑曰：卿言是也，吾慮不及此耳。
 拔卓敬字惟恭，浙江瑞安人。七歲時，相士曰：觀此兒骨髮，殊異，必爲名卿，惜血不道，得一年十五，讀書寶香山，鳳雨衣錦，是年登進士第。歷官至戶部侍郎，建文初，文皇入朝，帝密奏文皇智慮過人，酷類先帝。夫北平者，強幹之地，金元所由興，宜從居南昌以絕禍。今天萌而未動，老幾也，量時而爲者，勢也。勢非至勁，莫能斷，幾非至明，莫能察。建文覽奏，大驚，語敬曰：燕王骨肉至親，卿何得及此。曰：湯虞時，文非父小，祖建文默然。文皇即位，謂廣孝曰：諸功臣欲害朕，唯敬諫，彼封內地，若聽其言，則子戈息矣。廣孝曰：不然，石耳地居下流，金陵加兵，特探囊取物耳。

耳，誠用敬言。陛下豈有今日。於是敬遂死。敬臨刑，後容嘆曰：變起倉猝，無經畫，敬死有餘罪，神色凜然。經日猶如生。其三族，文皇皆嘆曰：國家養士三十年，唯得一卓敬。後四十年，劉球傳其車，私謚曰忠貞。敬立朝，慷慨英偉，美丰姿，善談論，凡天文地理，律曆兵刑，皆得究其源委，詩文峭拔磊落。所著有文集五十卷。
 己巳二十一年春
 太祖以天下無事，憫諸助臣，欲保全之，詔以公侯各還其鄉。於是定遠侯王弼、武定侯郭英、南安侯余通源各辭解。

太祖賜王弼繒錢五萬造第廩賜寶鈔二千錠

與葺先塋黃金二百兩白銀二千兩寶鈔二

千錠綵段三千安富歐家英通源賜寶有差

王世貞贊郭英曰晉懷帝降汾陽之里公

既殲晉公登起一呼環戴天顏為喜平遠

寇探胡虎子匪藉振勇再磨形矢替王弼

曰定遠號我我行高揚一騎獨驅鼓刃環

迅若流電搏如沒星南歸不毛北逾窮髮

隸依涼功成九伐

李溫陵曰我

太祖之報功臣可謂無所不周無所不厚矣崇

共爵焉重其祿焉未也又有土田佃戶之饒

儀仗戶半墾戶之揚焉賞延至世嫡焉又未

皇明紀要卷之三

也至于象子庶子皆官之焉非子尚公主則

女為王妃焉抑又未也其賜之還鄉也有安

富厥家之金帛焉有造第服陽之樂焉有

葺理先塋之鈔統焉自秦漢而下報功之典

未有如此其同且厚者厥後功

臣不保令終者乃自貽伊戚耳

夏四月置詹事府秩正三品以兵部尚書致

仕唐鐸為詹事先是雖以廷臣兼東宮輔導

未嘗專設官至是謂吏部臣曰朕觀歷代賢

明之君於輔導太子必擇忠臣賢良之士今

官官屬未設來務無所統領唐鐸為人謹

二主

厚有德量宜當是任其以鐸為詹事仍兼尚

書之祿

汪道昆曰按唐鐸鳳陽人庚子從征江州授

西安縣丞以至太師少保二十八年奉命

使龍州諭趙宗壽還復出泰議總兵楊文舉

事經盡守洩撫輯發使公重厚不妄取言時

諸卿中唐鐸以才勝公以德勝公以德勝

亦異徵剛斷嫉惡不容奸偽所役吏皆髮蓬

面垢容愁肌瘦不與羈囚以不得肆其貪故

若足鐸始友及臣至今三十四載交不知變

色口不出惡言德有餘而才稍不足其被小

人誣誤犯極刑者數矣朕深惜其德而弗克

罪奸人忌微剛則謗訕滿朝鐸厚重無幾又

皇明紀要卷之三

謂憫而無為一切文移計票皆舞文弄法賄

賂公行鐸無可奈何嗚呼聰明決斷者以為

非淵涵博育者以為愚人心之千古有若耶

公卒年六十九耶聘最優

詔以元良哈之地置梁顏秦寧福餘三衛時

大軍征敗北胡梁顏元帥等各差人來朝願

為外藩詔以其地置三衛以其首為指揮等

官各統所部自是每歲朝貢

莫莫為矣丹今置三衛自全寧松山近宜

府曰梁顏衛自錦義歷廣寧至遼河曰奉寧

自黃泥窪哈爾濱陽林

西清
書影
刻

華書
影刻
指示

皇明紀要卷之三

吳

冬沐英入朝。御宴于奉天殿。賜之黃金三百兩。白金五千兩。寶鈔七萬五千貫。文綺百匹。別賜鈔五萬。爲鳳陽建第費。

太祖諭之曰。朕聞雲南諸夷。心服於爾。空函回以安之。英遂回雲南。

庚午洪武二十三年春正月。肅清逆黨。勅列勲臣凡五十七人。功高望重。連歲曾總兵者八人。曰魏國公徐達。曹國公李文忠。宋國公

馮勝。衛國公鄧愈。信國公湯和。長興侯耿炳文。江陰侯吳良。西平侯沐英。惟專簿書而聽指示者一人。韓國公李善長。又以義起而對者三人。榮陽侯鄭遇春。陸安侯王志平。涼侯費聚。凡所在隨軍征討。累有戰將之功。未有總兵之名。而論舊封者十九人。江夏侯周德興。肇昌侯郭子興。南雄侯趙庸。安慶侯仇成。崇安侯李新。南安侯俞通源。永平侯謝成。鳳

皇明紀要卷之三

李

翔侯張龍。靖海侯吳禎。東勝侯汪興祖。普定侯陳植。航海侯張赫。舳艫侯朱壽。德慶侯廖永忠。臨江侯陳德。濟寧侯顧時。延安侯唐勝。宗吉安侯陸仲亨。淮安侯華雲龍。諸建立戰功者十五人。穎國公傅友德。涼國公藍玉。靖寧侯昇。會寧侯張溫。定遠侯王弼。武定侯郭英。景川侯曹震。懷遠侯曹興。雄武侯周武。安陸侯吳復。宣德侯金朝興。永城侯薛顯。東川

總父功
而封侯

侯功
而封侯

侯胡海。鶴慶侯張翼。朱嘉侯朱亮祖。又因父功而封者四人。開國公葉昇。新春侯康鐸。全寧侯孫恪。西梁侯濮瓌。如持兵負重於兩間。可觀望而不觀望。輸誠來歸者七人。東平侯韓政。宣德侯曹良臣。營陽侯楊璟。河南侯陸聚。汝南侯梅思祖。宜春侯黃彬。豫章侯胡美。太祖欲諸王知軍旅之事。命燕王棣率穎國公傅友德等北征沙漠。至遼都山擒虜將乃

兒不花而還

三月命東川征胡海為征南將軍帥師十萬征九溪蠻師至九溪大庸度天火嶺歷古畢洞擒獲蠻酋夏三八古皮等械送京師還次賀山擊斬蠻兵千餘分道勦捕散毛部落俘獲亦千計還京尋以公侯還鄉賜海黃金二百兩白銀二千兩寶鈔一千錠幣帛六十疋歸老於家是年卒

皇明紀要卷之三

空

夏五月賜韓國公李善長死先是善長坐他累削祿一千四百石既又有以胡惟庸黨為言者

太祖亦未之究也至榜列功臣猶前善長會存星變其占為大臣災

太祖疑之大殺京民之怨逆者善長請免其黨數人

太祖大怒遂賜善長死○以肅清逆黨事命刑

部尚書楊靖備條亂臣情詞捕告天下韓

公李善長列侯胡美唐勝宗陸仲亨費聚已故侯顧時陳德華雲龍王志楊璟朱亮祖梅思祖陸聚金朝興黃彬都督毛讓薛顯陳方亮取忠於琥凡二十人

韓公善長少有智計讀書粗持文墨而以能辦事稱里中推為祭酒元末會

太祖起義善長從儒生服道調遣救之以為掌書記從容謀諸將歸

太祖善長與諸察其材言於

皇明紀要卷之三

空

太祖布誠款使得自安而中有以事力相屬者

太祖凡有征戰輒留善長守後師服吏民安者為漢平善長諸權兩淮鹽及茶法裁取有法民不為困而國用益饒士誠平

太祖以善長有轉輸功封宣國公賜資仁義

太祖諸將奉末勸進

太祖既即位諸將大者定中原小者取閩越善長居中雍容無所見

太祖心自知其勢進封韓國公給赤世襲時大將軍達有元功位猶在善長下善長雖免懷有器略然意忌不能專事既貴富極意稍進

面勸建臨濠官邸命善長督觀念其勞若行役久以牢醴若榮顯之文據恩官其弟在義為太僕丞尋以長次歸安公主親其子

公主修靖道莊園苑囿甚麗計入陸顯之

胡惟庸為丞相，利城兄，妻善長弟，庸妻之。相表裏，為威福，起如謀，與存義謀，乃屬之善長。大驚曰：「據爾言，寧欲盡滅九族耶？」存義懼，不敢應。惟庸令存義語善長曰：「苟事成，盡以淮西地與太師，善長勸乃僕，息吾老矣，惟爾等所為。」一日，惟庸謁善長，延坐款語，人不得聞。惟庸乃通倭令，以精兵寓貢航事洩。

太祖賜惟庸等死，群臣請併誅善長。太祖不忍，止誅存義，并赦伯仍。命善長理臺事，時年七十七矣。老不能撓，其下嘗微營第宅，從信國公和假衛卒三百人戍和，稱如旨意。獲魯日，大師敢擅發兵，耶時惟庸有豪黨，當從邊者善長私之。

太祖惡之，群臣奏善長得惟庸西域古初白玉壺，王刻蛟龍璣桃杯，請誅之，不許。召善長。

皇明紀要卷之三

詔未天門，與郭劉業類，難為流。施善長太師曰：「臣誠自陛下之恩，無面目見群臣。」歸自蘇死，仍詔以禮卹其家。葬之，下葬後，發年卒。

以公主推恩，其子芳指攝茂鎮撫，後罷。禮部用為之，稱善長與陛下同心，出焉。既以取天下勲，臣第一生封公，死封王。男尚公，親戚拜官，人臣之公極矣。富貴無復佐矣。藉令自圖不軌，猶未可知。而謂其欲佐惟庸，則大謬不惑。夫人情愛其子，必甚于兄弟。子安有善長之富貴，必不悅其倖焉。一于兄弟貴善長，于惟庸則猶子親耳。陛下則親觀子女也。使善長佐惟庸，不遇殺，臣第一太師國公封侯，封王尚主納妃，而己矣。卒復有如于今，且且善長豈不知其作之不可持邪？有元季欲為此者，何復莫不身為廢物，覆宗絕

尉保首領者，幾何人？善長身親兇之，乃能以表毫之，年以壽顯之。此為者，必有深能急變，大不得已而後父子之聞，或至相挾以真免禍。今善長于謀備，陛下骨肉之親，無纖芥之嫌，何苦而忽為此？善長已死，言之無益，所願陛下作戒於將來耳。

太祖亦不之罪。

王世貞曰：

太祖神武，所決斷皆自臆，而善長奉行之功，胡能比焉？侯爵為上公，值于太師，贈王之約，同於帝廟，其班先徐武，實恩難百對文成，而中不惡人，亦不異議。夫人臣無將，將必誅身，從逆而再屈法，以寬之，必不得已而聽其自盡，以禮卹其少，恩亦深且厚矣。雖感其初欲抑何暇昧少，證也。應之十年而後發，發之

皇明紀要卷之三

後一獄，辭視十年而加詳，嗟乎！王周用之疎可味也。

黃曰：堂堂韓公，國之老成，托契藩臺，遂冠時。美業規，喬謀是彈，是為國物，成發發，初誠。惜哉！就矧上應，褒獎是充，終聚厥初，誠。李溫陵曰：善長之功，安敢望鄒魯也。特其時同起，豐流跡，相親耳。漢祖百戰以取天下，年年遠征，乃今鄒侯獨守閭中，數千里給餉，增兵不絕，厥功大矣。且日夜惴惴，恐一言不合，一舉指不慎，卒無以當上心。保首領，最後僅僅為民請上林空地，片語稍拂上意，然亦有何罪而遂至絀繁，略不念故人勲舊之情也。誰謂漢祚先仁大度者哉？吾以謂必如我祖，乃稱寬仁大度也。夫君逸臣勞，理也。亦勢人也。

日也。勃勢不兼自顧。逸於天下二十年。初
 爲之者。而善長諸臣。無有一人能隨其心者
 也。今祀秦陽。非馬所爲也。馬后。純生公土
 一犯秦陽。卽染此典。而
 太祖亦不以親故而私之。以爲天下榜樣。亦大
 祖揭明白矣。善長等到此。增豈有不知
 太祖之心也。而善長若有未領
 太祖之心也。何至置善長之培與善長之仇。若
 狃不親戚。似僕等也。也善長且已屢致論列
 矣。猶秦陽實賊。不忍請老何也。年已七十有
 七。方且揚揚惜惜。兵而起大策。以明得志鳴犢
 一芥草草。皆惜惜。一歲時。散死且不服。於今
 何如也。而猶以爲未足。得自輕。猶下且千萬
 里矣。何足矜哉。或曰。設身處地。當如何。曰。漢
 祖大封功臣之日。何乃三傑。人才亦只封

文經錄中曾說與韓彭韓也。百類又何人。隱然
而經錄中曾說與韓彭韓也。百類又何人。隱然
心退讓。自處於劉謙意之下。則
太祖必真且大。處入禪衣。五千餘人。何人不
怨。友使人。與人與。任。事。得以怙勢。作威。福。禍
以致禍。此天之道。而人。之。事。也。若王國用之
疏。自。佳。然。以。限。于。邪
詔。水。仙。人。張。三。丰。三。丰。一。名。玄。玄。始。不。知。何
處。人。洪。武。初。入。武。當。山。脩。煉。手。姿。魁。偉。美。鬚
如。戟。寒。暑。惟。衣。一。袖。或。處。窮。寂。或。遊。非。非。浩

浩自如傍若無人時呼爲張邈邈有閭閻之者
口不答一語或輿論三教經書則吐辭
有本道德忠孝每事來輒先知之所啖雖
芥輒盡或辟穀數月自若也或登山涉水
其行如飛或隆冬臥雪中餉斲如平常旣入
武當往來天柱峰五龍岩紫霄峰諸名勝洪
武辛酉道士富平丘玄清遇之求爲弟子三
丰使居五龍自結草菴於展旗峰北洪武庚

太祖遣三山道士請三丰造朝了不可得召丘
去清至與語大悅拜監察御史賜之固辭不
受超擢太常卿

按三丰處祁云三丰姓張名翥揚州味瓊花詩
以自況云瓊枝玉樹屬仙家不識人間有此
花清淨不沾凡雨露高標猶帶古烟霞歷年
既久何曾老舉世無雙莫與爭自從遊世
上去擬從持望借靈樞自後遂不復見至采
皇初奉廟後事遺使致書求之書內云
聖朝敬奉真仙張先生足下仍命給事中
胡漢等詣往物色之不能得

秋七月詔宋國公湯勝平涼侯費聚選鄉各

賜金帛鈔幣有差

秋馮勝初與兄國用皆驍勇有智略國用相

貌都雅勝物生時黑氣滿舍若相霧經日不

散黑中單之淮南兵起屬

太祖大悅遂召致左右押拒進止抗安取太平

而唱國用曰其人必敗朕形是矣先已而果敗

為下所殺便破也先于先進大元師屬疾

將軍又同大將軍破王保保于吐番說於封

太祖以勝兄弟親同骨肉痛切朕休勝于十餘

年間內除朕之意外建爪牙之勤平定中

原佐成混一所以稱揚其出鎮陝西率兵

相驍茂前勝遇

太祖乃命收勝大將軍印命歸鳳陽奉朝請人

之加太子太師洪武未勝以時時失志於

太祖二十八年暴卒諸子皆不得封國用之子

試積驍功雲南中

軍都督府左都督

王世貞曰馮國用不死其雙陽伯仲手勝有

大將材積戰功久而其年不能無咎但馮勝

則見其驍勇能危乎金山納哈出之役馮勝

者凡三下以中山開平二王為險馮勝之

中而戒之終而流馮勝之

以居功之速未能盡其是也

皇明紀要卷之三

一

皇明紀要卷之三

一

一

李溫陵曰馮勝以大將軍統數十萬衆出沙
漠平定反側為
天子何威靈於萬里之外報師不捷死而不
悔惟德格以不勝拔不獲寄言此何子輿
而我何等人乎而敢要元妃以自贖以夷財
以自利也不即與真已大幸矣我師
聖祖於有功諸臣實賞厚不
薄也面原無所不至也
外史贊曰勝歸宋公王立而武元紹哲兄牙
爪心願宜力中原勝成大將據善上公磨牙
舌不卒征處
冬十月命劉基孫應襲封誠奇伯初劉基爵

止其身不世襲既而基積忤胡惟庸為其所
害基子璉為江西叅政又被惟庸黨布政使
沈玄本所勝發憤成疾卒于官又惟庸敗
太祖甚憫之至是命璉子應襲封誠意伯增祿
二百六十石共前五百石賜錢券子孫世襲
劉曰璉以劉基意為開國元勳至璉又能克
繼芳踪世濟其美宜其天眷用休獲受多祿
夫何惟庸肆毒于其始立本推惡于其終若
非
皇國鞏固奸臣旋敗則其流餘殃于後尚未艾
故我

太祖開基父子之無事受間故世其禮以傳者久亦所以慰誠意於冥冥云

命禮部試侍郎張智翰林劉三吾同徵至耆儒錢宰等脩纂書傳

太祖以蔡氏書傳註說多有未妥者命儒臣開局于翰林院凡蔡氏傳是者存之失者正之又集諸家之註足其未備書成賜名書傳會選命禮部刊行

按野記云我太祖高皇帝聖學超傑以尚書答義和惟天陸

聖學超

太祖高皇帝聖學超傑以尚書答義和惟天陸

陽下民二統蔡沈註誤音問群臣七政敷旋然下編修祿與儒仍以蔡氏新說對可憐儒生磨鍊手因命諸儒臣改正為書傳會選劉三吾天下學校其略曰凡前元科舉尚書皆以蔡傳為主考其天下文一簡已自差謬謂日月隨天而左旋今仰觀乾象其為不然而當依朱氏詩傳十月之交注文為是又如洪範內惟天陰歷下民相協厥初一簡俱乃天言不知陰歷下民乃天之聖相協厥一乃人君之事天之陰歷下民者何風雨霜露均調四時五穀結實立丞民之命此天之陰歷也君之相協厥居者何數五教以教民明五刑以弼教使強不得凌弱衆不得暴寡其各安其居也若蔡氏之說則相協厥居專指付之於天而君但貴自來故天動民之政略

詔修立子抄文

不相與又豈天祐下民作之君師之意哉是時并令儒臣修孟子節文先是太祖覽孟子至草芥寇讎之言大不然而謂非臣子之所宜言也議欲削去其配享詔有諫者以不敬論且命金吾射之刑部尚書錢宰抗疏入諫輿觀自隨袒胸受箭曰臣得為孟軻死死有餘榮

太祖見其誠懇命太醫院療其箭瘡而孟子配享得不廢至是乃命修孟子節文凡不以尊君為主者皆削去

又按水東曰記云錢宰被徵至京同諸儒纂修尚書會選并孟子節文暇時微吟曰四鼓修纂起看衣生門朝見尚嫌遲何時得達田園樂睡到人間飲熱時察者以聞于

太祖明日文華宴畢進諸儒而諭之曰昨日好詩朕朕局雪嫌汝汝不用憂幸等驚恐諸罪未已皆遣還辛未洪武二十四年春正月命都督劉真劍立甘肅城池操練單馬及提調屯種

三月廷試進士。賜許觀等三十一人及第。出身有差。

虜故元遼王柯札失里寇邊。屯朶顏山。勅燕王命傅友德郭英總兵討之。師至哈者舍利王。友德遽下令班師。虜聞之以爲然。越三日。友德等復趣師深入。至黑嶺鴉山等處。次洮兒河。獲人口馬疋甚多。七月至金鞍子山。復征黑嶺寒山。至磨鎌子海。打蘭尖山追虜。

皇明典要卷之三

主

酋札都遂征黑松林之北。野人所居熊皮山。追達達兀刺罕。掩襲虜衆。大獲人馬而還。

按傳友德少驍勇。爲大盜李喜之所得。喜之既敗。歸明。王珍不能屈。徒步謁我。太祖于小孤山。大奇之。俾從帝還。春擊陳友諒。功最多。召還。遣江淮行首參政。命以應蓋鼓吹送歸第。歷有戰功。後復與沐英藍玉討雲南。平之。詔友德倭信國公和。賜黃金白金文綺設疋。給兵百二十人。爲衛運糧里。嘗請懷遠田千畝。太祖曰。爾不聞公儲休事邪。祿賜不薄矣。而復侵民利。何哉。友德慚而退。已而又令總山丙河南兵馬。屯田公處在事者。悉聽節制。未幾暴卒。子孫不得襲封云。

定生員
中服之
制

王世貞曰。當時特重善類。稱無如中山王。王皆啞。跳邊。獨開平王。而友德差次之。稱二虎將。開平死。大封之後。友德始展其材。勇而有方面。勲。取巴蜀。定罕滇。其時雖益。庶幾中山矣。及死。竟失。聞于後。惜哉。

外史贊曰。天愛西南。乃生類國。惟類之雄。開平是則。唱鳴震溫。北衆辟易。劍閣中夷。昆池永闢。碧鷄再鳴。白雉重澤。豈不崇封。帝省其精。

太祖以學校爲國儲才。而士子中服。無異吏胥。宜有以甄別之。卽命禮部制式以進。

皇明典要卷之三

主

太祖親視。必求典雅。凡三易其制。定如襴衫。用藍色絹布爲之。寬袖綠阜纓。軟巾垂帶。由是士子衣冠綽有古風。

士子衣冠
古風

田一傳曰。我太祖親法垂憲。不獨見於禮樂刑政之用。雖士庶中服之微。亦莫不留心。宜民若此。後之傳接傳信錄云。我

太祖之有天下。欲學臣民情。爲數爲修行。一旦微行至神樂觀。見一道士于窓下。結網巾。問曰。此何物也。對曰。此網巾也。用以裹之。頭上則萬髮皆齊矣。

太祖去。明日朝罷。

太祖曰。召昨日神樂觀。窓下結綳巾道七。未至。則命爲道官。仍命取其所結綳巾十三項。頒示天下。十三布政司。使人無貴賤。皆首戴綳巾。未爲定制。蓋自元以前無此。

以貢士彭友信爲北平布政司使。時友信以貢至京師過。

太祖徵行。口占虹霓詩二句云。誰把青紅線兩條。和雲和雨繫天腰。命友信續之。友信應聲曰。玉皇昨夜鑾輿出。萬里長空駕玉橋。

太祖太悅。問其籍。命翌辰候于竹橋。同入朝。友

皇明興要略之三

三

信如言。候久不至。遂入朝。

太祖召友信上殿前問故。具以實對。

太祖曰。此秀才。有學有行。遂爲北平布政使。

八月。命都督朱晟劉真統兵征哈密。哈密去肅州千餘里。虜所城也。晟等兵至其城。破之。擒其僞王子別列怯等三十餘人。殺其國公阿朶只。俘獲衆千三百人。金印一。銀印二。悉

送京師。

賜長興侯耿炳文婚錢五萬。造第厚賜。鈔三千錠。與葺先塋。黃金四錠。白金四十錠。寶鈔一千貫。緣段三十表裏。優老于家。

十月。南豐縣典史馮堅上言九事。皆當時機務。

太祖以其言有關政體。擢爲都察院右僉都御史。

勅禮部清理釋道二教。凡各府州縣寺觀。雖

皇明興要略之三

三

多。但存其寬大可容衆者一所。併燒天下僧道。有創立菴堂寺觀。并舊額者。悉毀之。

十二月。命都督俞通淵統貴州辰沅各衛軍。征古州諸蠻洞。

壬申。洪武二十五年。春正月。俞通淵進兵。首

克銀賴洞。及三門合水。古州。蒲洞。克銅。鑑。蠻

又克龍里四寨。酒洞。及赤沙。上黃。洪州。迷洞。

又進克楊。潮三達。及龍寨兩洞。俘斬蠻賊。數

以下原缺

太祖征伐入侍帷幄曰夜勤勵乎福建後歸其

崇有功歷陞都督僉事司馬好文學謙恭禮

成公說
前代

皇明紀要卷之三

主

下士大夫浙江河南尤者患賊公舉走
室蕭然如事市及卒家無餘貲群賢稱云
又有何文誼者深人切名通舍守宣武漢開
威都北平賜門從征淮東姑蘇福是陝西四
川尤有功建寧時建寧人陳文輝王帥胡
煥怒欲屠其城文輝力止之曰吾與公事命
安百姓乃以私忿殺人耶遂止有朱文選者
從定江左注南有功授元帥拒漢兵無定江
有朱文剛者初名榮善不知何許人從定江
左授元帥與取南成牛處州前帥叛文剛急
收兵出戰與賊大戰而死天子節路
王世貞曰夫以慎靜懷兵略為天子節路
赤社為明藩屏偉矣則不競而德世之世保
外史贊曰於鐸野寧威均皇貴家勢神機
神中秀玉開師出應敵衝鋒兵佐胡樹鎮

晉後六部稱一百吏歸秦軍路雅橫熊莊何
陋世裔開府若若兩殺

九月立嫡長孫允熒為皇太孫以修撰黃

子澄兼少詹事侍講東宮講讀

遣都督宋晟總兵征罕東西番叛寇俘斬七

千五百人而還

遣都督周興總兵討故元逆臣也述帖兒先

是藍玉北征虜主脫思古帖木兒敗走至也

速帖兒之地為其所殺其部屬皆奔散來附

皇明紀要卷之三

主

至是命與等進討迨至徹徹兒山大敗之胡
寇可是震懼不敢近邊者十餘年
是時朝廷訪求通曉曆數推往知來試無不
驗者必爵及封侯山東監生周敬心上疏略
曰國祚修短在德厚薄非曆數可定陛下
連年遠征臣民萬口一辭皆知以不得傳國
璽為耻欲取之耳臣聞傳國寶出自戰國楚
平王時以下和所得之玉珪之秦始皇拔之

今李斯篆之名曰御寶自是以來歷代珍之

遂有是名易曰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卑位

曰仁是知仁乃人君之寶玉璽非寶也且戰

國之君趙先得寶而國不守五代之君皆得

寶皆不旋踵而亡蓋徒知玉璽之為寶故也

天下治安享國長久者莫如三代三代之時

未有玉璽是知有天下者在仁義而不在璽亦

明矣今為取寶之故使兵革數動軍民困苦

是忽真正之大寶而易無用之小寶也。聖人智出天下。明照萬物。何乃輕此而重彼。愛彼而不愛此耶。又言方今力役繁雜。戶口雖多。而民勞者衆。賦歛過制。倉廩雖實。而民窮者多。教化薄矣。而民不悅。所謂徒善也。法度嚴矣。而民不服。所謂徒法也。昔者汲黯言於武帝曰。陛下內多欲而外施仁義。奈何欲效唐虞之治乎。方今國則願富。兵則願強。城池

則願高深宮室。則願壯麗土地。則願廣人民。則願衆。於是多取軍士。廣積錢糧。征伐之事無虛日。土木之工無已時。如之何其可治也。又言洪武十二年。欽錄天下官吏。連遭胡黨。十九年起。天下積年民害。二十三年。大穢京民。不分臧否。一槩殺之。豈無善人君子。誤入名項之中乎。方今水旱連年。未臻大稔。未必不由殺戮無辜。傷感和氣之所致也。疏奏。

太祖願納其言。於是北征之議稍息。

以方孝孺爲漢中教授。其父克勤。洪武初。知建南府。有異政。誤死獄中。孝孺聰穎絕倫。雙眸炯炯如電。日讀書積寸。一日十行俱下。方髫齡時。爲文雄邁深醇。見典冊所載聖人遺跡。欣然有願慕之志。鄉人呼爲小韓子。長從宋濂游。宋門下多名士。一旦遂出其上。濂曰。吾備位禁林數年來。閱天下之士亦多矣。未

有如子者。子之文。非當世之文也。孝孺遂以闕異端。明王道爲已任。故世咸以爲程朱復出。洪武壬戌。以吳沉薦徵至京。召見。太祖喜其舉動端壯。謂皇太子曰。此壯士也。當老其才。以輔汝。試靈芝甘露論。大加稱獎。太祖每面試舉子。輒親定高下。註選至孝孺。獨不註曰。異人也。吾不能用。留與子孫光輔。天下太平足矣。孝孺歸杜門著述。會仇家得罪。

永修
海華

孝
忠
義
廉
勇
節
廉
忠
義
廉
勇
節

皇明紀要卷之三

全

詞連孝孺籍其家械送闕下
太祖識孝孺名特賜開釋令奉祖母挈妻子還
家益貧窮嘗臥病絕糧亦處之泰然授徒石
鏡若將終身至是以薦召至

太祖方重賞罰以其志存教化謂左右曰今非
用孝孺時稍擢為漢中府教授詔許水陸
給舟車赴任孝孺日與諸生講明聖學蜀獻
王聞其賢聘為世子師孝孺每見王必陳說

道德論文無虛日王甚喜為名其讀書之廬

曰正學

授方孝孺台州寧海人建文初廷臣文薦
遂召為翰林學士凡將相大政謀輒諮孝孺
臣僚奏事必命孝孺就案前批荅孝孺因作
詩曰斧鑿臨軒几現開春風和萬雨滋潤細
聽天語揮毫久揚得香湘兩神電又曰星樓
影近尚薄雲御爐香繞玉闕花西門忽報文
淵閣天子百書召講官陪至建文遜去
祖實錄孝孺為總裁諸難斥至建文遜去
文皇以姚廣孝薦召用孝孺不脫聲微曉諭
再三終不從又召草詔及至憲帥慘現曉諭
文皇降榻旁曰先生無自苦此朕家事耳置
之左右授筆批孝孺從筆下跪哭曰此即死

皇明紀要卷之三

全

誠哉逸外佯安至今聞

李溫陵曰我
太祖初見孝孺喜其舉止端整曰此莊士當老

其才且勅選家既又召至曰此未是用孝孺

時嗚呼我
太祖乃能用孝孺使孝孺得用於

建文建文一箇忠臣以死明鳴呼忠義雖然

才者付也付于奉負則長食付于番季則推

幾人但扣羅瑛之易不如長食付于番季則推

太祖以神武定天下非不用特招紀賢士而一

不當則斥一得罪則誅蓋嘉之則多而推
我之意不若不少建文繼之專為體以陽春
而孝孺筆又為

耳語不可草文皇大怒命斷市市孝孺為
絕命詞曰天降龍驤方就知其山奴臣得計
謀國用猶忠臣發憤流血淚交流以此狗
君若抑又何求嗚呼哀哉我無不我允允年
四十六詔收其妻鄭氏自經死宗族死者
八百七十三人其所為文章四方乞高室於
金華所著有雜志諸集四十卷其後書遠不
傳洪熙初仁廟謂縣臣曰若孝孺筆皆忠
臣詔奸臣黨禁與從更典方氏遺族始有
教聖鄉者初籍孝孺家得魏典史澤徐食憲
伯寧二人明史載其功予以故孝孺向有後
心校理淳字孝思應天人為刑部尚書諱寧
海徐伯寧字善安浦城人為浙江按察司
事二公奉命籍孝孺二公釋其孕婦於溝
齊中出伯寧後漢仇家鈞衣衛鄒進發其
詔板繫至京斷其左臂蔡范馬亦牧後發

癸酉洪武二十六年春三月京國公監玉謀不執事覺并其黨皆伏誅玉初以常開平妻弟從征累功至大將所向多克捷性素狠戾不學恃功暴橫莊奴假子數千奪奪民田民訟之御史爲置獄玉執御史笞而逐之允征還私載無數度喜峰關關吏以夜卽不納玉大怒縱兵毀關而入

太祖聞之不較也玉間有奏請不盡聽會有言

皇明紀要卷之三

金

其私元妃主者

太祖詰責之玉不以爲意每侍宴容止悖傲總兵在外專聽陟賞罰全違詔出師近征西歸定東宮官屬以玉兼太子太傅玉殊不意不欲居宋穎二公下乃攘袂詬曰我獨不堪太師邪遂謀反密召故部曲令夜集士卒并家奴伏甲爲變將發爲錦衣衛指揮蔣瑄所告獄具磔於市夷三族誅逆黨至數萬

人連坐錫慶侯張翼善定侯陳植岫驍侯朱善吉安侯陸仲亨南雄侯趙庸靖寧侯葉昇吏部尚書詹徽翰林典籍孫賁等以至編裨將卒凡數千百家

王世貞曰我

太祖起於西北建業定江南以至定山東定河南北凡十有餘歲始卽帝位及卽位又其多歷年所以福壽我黎民原非漢唐宋晉創諸君假仁義以行者之所得此也並時惟湯信國壽隍七十餘俱不及如藍玉諸人心懷逆謀自羅憲綱至于靖難之尉安得存故將

皇明紀要卷之三

金

太祖

乎未可遽以是而遂爲不惜才者之憾吾以爲最惜才者無如我

七月選秀才張宗濟等隨詹事府春坊官分班入直文華殿侍講畢近前說民田里稼穡等事問陳古今孝弟忠信文學材藝諸故事口以爲常

太祖

金初我東宮國之儲一其榮養不可不增故我東宮等官如今近臣百餘望青紫之外之無嫌故可生也又其無能無德者皆

鄭氏里

出納行

奏

漢書

為魯聖至是又趙張宗濟等隨其入直陳氏
事之張氏述往古之孝義其為聖子時
孫之訓至周詳矣義方之訓無有逾于我
太祖者李固于無疆室哉

八月詔褒異浦江鄭氏鄭氏累世同居家範
允篤里人王氏教之至是選官簡拔二家子
弟年三十以上者赴闕既至乃以鄭濟為左
春坊左庶子王勲為右春坊右庶子鄭氏自
其祖綺教子孫勿分爨至濟傳十世矣食指
至千餘人田賦各有所司凡出納皆有文可

皇明紀要卷之三

覆無敢私者諸婦惟事女工不預外事子孫
馴行孝謹執親喪者哀毀如禮三年不御酒
肉其家訓嚴整如此產田多時為糧長數以
入稅
太祖識之後被人妄訐其家與權臣通財時嚴
通財黨與之誅犯者不問實與不實必論死
而覆其家其宗長鄭濂與從弟湜兩人爭先
就吏

奏

太祖獨憐之曰我知廉門無是也人誣之耳擢
提福建布政司叅議

太祖問濂所以治家長久之道對曰守家法不
聽婦人言而已

太祖深嘉之至是尚書嚴震直述其家世孝友
以聞遂有是詔

九月詔曰朕荷皇天之眷命削平禍亂今
二十餘年矣邇者朝臣無忠義者若李善長

皇明紀要卷之三

欽定

等陰謀搆亂事覺伏誅今年藍賊為逆謀洩
夷族已萬五千人矣餘者已榜赦之猶慮奸
頑無知尚生疑惑日不自寧今特大誥天下
除已犯已拿在官者不赦外其未犯未拿者
不分胡黨藍黨俱赦宥之
頒大成樂器于天下令有司如式製造以祀
孔子
十一月擢泰州訓導聞克新為左贊善紹興

府教授王俊華爲右贊善時天下學官入覲者

太祖親詢以民間政事得失在列者多應對不稱旨獨克新敷奏亮直俊華善于文辭故有是擢

太祖召群臣謂之曰朕所以左克新而右俊華者重直言故也

甲戌洪武二十七年春正月

皇朝紀要卷之三

全

太祖退朝謂劉三吾曰朕歷年久而益懼者恐爲治之心懈也懈心一生百事皆廢生民休戚繫焉故日慎一日惟恐弗及如是而治效猶未臻甚矣爲治之難也三吾頓首曰陛下之言及此天下神人之福也

詔榜示天下寺觀僧道俱不許奔走於外及交構有司以書冊稱爲題疏強求人財其一二人於崇山深谷脩禪及學全真者聽三

人則不許毋得私勸菴堂若遊方問道必自備路費毋索取於民所至僧寺必良席知而

驗實不同者拏送有司問充軍不許民間兒童私自削髮爲僧違者并兒童父母皆坐罪仍命戶部行文書教天下百姓務要多種桑

棗每一戶初年二百株次年四百株三年六百株栽種株數自造冊回報違者發遣充軍又諭工部臣曰人之常情安於所忽飽即忘

皇朝紀要卷之三

年

飢暖即忘寒不思爲備一日卒遇凶荒則茫然無措也深知民艱者設計以勸督之俾其咸得飽暖近年以來時歲頗豐民庶給足田里皆安故可無憂然預防之計不可一日而忘爾工部其諭吾民凡有隙地皆令種植桑

棗其遇凶歉可爲衣食之助三月廷試進士賜張信等及第出身有差信

五月定武職比試襲職例凡內外指揮千百戶子孫未及二十歲者襲職至二十乃比試年及者卽與試初試不中數職者惟食半俸俟二年後再比中者食全俸不中者降充軍推恩功臣官至二品以上者皆得賜第于其家直享堂樹碑于先墓皆官爲給費

秋七月

太祖因改定經書謂儒臣劉三吾曰朕每觀天

皇明紀要卷之三

在

象自洪武初有黑氣凝于奎壁今年春黑氣消文運當興爾等宜考古證今有所述作以稱朕意於是禮遇諸儒甚厚各賜以綺繒衣被

冬十月女直部野人寇遼東命都督宋晟劉真督兵討之虜等兵過溫腦江分爲三道遂至鑽兒口與虜戰大敗之又逐北路野人皆敗遁去乃旋師

精悍
不勝

皇明紀要卷之三

在

乙亥二十八年春鎮守雲南西平侯沐春統領大兵進討越州叛酋阿資斬之先是越州蠻龍海子阿資據龍窩縱殺掠累爲民害朝廷命諸侯率兵數萬討之師出無功自後無敢議伐者愈肆猖獗春復討之衆以爲難春不聽遂進兵紫巖山擒其黨數人春謂衆曰歷年不獲此寇者彼恃其地多險阻及各處土酋皆其姻婭得以匿之今調土酋悉從征

設謀羈絆俾不能通復多置營堡相爲犄角截其出入援首必矣乃進兵至赤窩果獲阿資梟其首以徇并誅其黨三百餘人蠻夷震服

八月信國公湯和卒先是和既歸鳳陽暮年多疾

太祖眷念之每歲必召入覲賜以安車入內殿宴資備至相對語舊勞無摩感泣賜繒紗

預爲營葬之資。至是卒。年七十。

太祖嗟悼。遣使以文祭之。追封東甌王。謚襄武。

塑像功臣廟。復配享。

太祖初。和爲滁陽王。部曲。率先推戴。奉命唯謹。

故

太祖待之有加。恩禮之隆。時莫與比。

崇陽和字襲。巨豪人。初率部曲數十人。從滁陽王。是時。

太祖以王。都齊。師。請於王。與和共事。和遂從太祖。反。和州。破。陳也。先。和長。

皇明紀要卷之三

奎

太祖三年。執部曲禮甚謹。遂進統兵大元帥。守常州。與張士誠接境。頗好飲。有酒過。請事於。

太祖不允。醉而有怨言曰。我生常州。如據屋脊。左顧則左。右顧則右。誰能難也。

太祖聞之。隱而不發。和醜亦大愧。悔乃悉力捍。士誠。不復稍爾。其後破川陝。定雲貴。多立戰。

功。自大封功臣之後。諸公侯。猶不時遣使。各。送及將兵討伐。獨和以老不在行。而。

太祖信愛之。至是卒。和有五子。永前卒。少子。禮。積功至同知左軍都督府。征五開道。卒於。

軍。有孫十一人。弗及嗣。六世孫。郭。孝宗。朝。錄功。臣。後爲南京錦衣衛指揮使。嘉靖中。

繼絕。世。封。聖。侯。凡三藏。而卒。佑賢嗣。卒于。

世。隆。朝。領。清。事。十餘。年。以。勞。加。太。子。太。保。

王世貞曰。以潘信公之職。伐其績。何寥寥也。一逞捷。一不利。毗陵酒語不煩。延訓而其。

後乃爵上公。屬其王。使蕃之。錫諸勳。舊不敢。望焉。顯融令終美哉。乞骸一請。奉之矣。夫以。

絳侯。勳之定策。有社稷勳。而煩人上。詔乃快。歸。因。被。其。君。臣。俱。夫。之。也。余。嘗。後。行。公。衆。

海上。及。宦。吳。越。間。其。父。老。歷。歷。指。烽。成。云。此。潘。信。公。之。功。不。可。割。滅。信。公。吾。其。鯨。鯢。

食矣。嗟乎。祖之善器使人也如此。

外史贊曰。懿。東。顧。龍。著。誼。定。三。吳。廟。漢。七。閩。波。靜。于。蜀。師。還。功。存。不。競。寇。敵。列。侯。終。膺。九。

命。陰。諸。帝。志。釋。兵。休。請。與。夫。彭。英。思。歸。費。鐘。

九月詔曰。朕二十八歲渡江。二十九歲入建。

皇明紀要卷之三

奎

業。勵。精。秣。馬。與。羣。雄。竝。驅。旌。旗。甲。仗。一。應。供。給。皆。出。我。江。東。五。郡。之。民。以。此。平。定。天。下。禍。

亂。海。內。既。已。寧。謐。朕。今。老。矣。思。吾。民。効。勞。無。可。撫。字。今。年。合。納。官。秋。糧。盡。行。蠲。免。少。蘇。前。

日之勞。五郡者。應。天。太。子。又。詔。山。東。布。政。司。

供。給。遼。東。軍。裝。山。西。北。平。軍。需。民。勞。已。甚。凡。

今年。應。納。官。秋。糧。盡。行。蠲。免。

用。行。人。司。副。楊。砥。吉。黜。奉。大。夫。楊。雄。進。董。仲。

舒從祀孔子。

初廣西南丹奉議處達等處蠻夷作亂。命左都督楊文為總兵官。都督僉事劉真都指揮韓觀為副。率師十五萬往征之。至十月師至奉議州。分兵勦殘向武都等州。斬其酋黃世酋黃嗣徵等。又征南丹州。斬其酋莫金。分兵勦六藤峽江。西岩蓮花寨等處。徭賊擒戮其叛酋陸光公等。餘悉撫定之。獲賊兵無算。開

皇明紀要卷之三

空

設奉議南丹潯州慶遠四衛。何我池河懷集

賀縣四守禦千戶所。鎮守其地。

命秦王將兵征土番。回以疾薨。謚曰愍。

丙子二十九年春。擢韓觀為右軍都督同知。賜

第京師。韓成死。難郡陽村官。

選才閩右。以浦江鄭沂為禮部尚書。鄭幹為

監察御史。

始定外省官朝覲之制。以辰戌丑未年為期。

其前一歲一朝之制俱革。

九月大賚天下致仕武臣。諭之曰。元末兵爭。中原鼎沸。人不自保。爾諸將臣。從朕効謀宣力。共平禍亂。勤勞備至。天下既定。論功行賞。使爾等居官任事。子孫世襲。永享富貴。朕思起兵時。與爾等皆少壯。今皆老矣。久不相見。心恒思之。故召爾等來。所賜薄物。以資養老。爾等還家。撫教子孫。以終天年。諸臣皆感

皇明紀要卷之三

空

激叩首陳謝。至有墜泪者。

十一月詔翰林院議定制度。凡官民房屋墳

塋等第。及食祿之家。禁例。為書名曰。稽古定

制。頒行天下。

以修撰張信為侍讀。編脩戴葵為侍講。諭之

曰。官翰林者。雖以論思為職。然既近侍。日

夕在朕左右。凡國家政治得失。生民利病。當

知無不言。昔唐陸贄崔群李絳之徒。在翰林

翰林院
議定制

翰林以
論思為

皆能正言諱論補益當時顯聞後世爾等當以古人自期毋負朕擢用之意

以都督額成充總兵官掛征南將軍印率貴州都司軍馬征勦水西不納糧差蠻夷十二月攻破濶木尅宗那華賈母龍等閩寨斬首三千餘級俘萬餘人成有勇略鎮貴州二十餘年前後勦平破寨擒獲蠻賊不可勝數諸夷相服額成揚州江都人永樂初封鎮遠侯開國功臣至永樂方封侯貴州永最

皇明紀要卷之三

卷三

人而已

丁丑二十年春命都督楊文往遼東操練軍馬提調屯田

二月會試天下貢士命翰林院學士劉三吾安府紀善白信蹈爲考試官取泰和宋琛等五十二人中原西北士子無與焉三月殿試賜進士以閩縣陳郊爲第一被黜者咸以不公爲言

太祖大怒命儒臣再考下第卷中擇文理優長者復其科第於是侍讀張信侍講戴冕贊善

王俊華司憲司直張謙校書嚴叔載正字董貫長史黃章紀善周衡王楫等受命閱卷或傳三吾與信蹈至其所囑以卷之最陋者進呈

太祖閱卷驗之果以不堪文字奏進

太祖益怒謂其胡藍等餘黨命刑部考訊惟三

皇明紀要卷之三

卷三

編纂

吾信蹈及司憲爲藍黨餘皆胡黨戴冕不與焉詔宥三吾死謫戍邊餘皆凌刷於市於是覆閱取六十一人皆北人也

六月朔殿試進士再賜策問以山東韓克忠爲第一仍賜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按劉三吾字如孫湖廣茶陵人以進士名拜翰林儒學副學等預密直錄文太子監太祖意在又皇帝嘗問公對曰皇孫年富世嫡之子子汝孫承嫡統緒也即立燕王置泰晉二王于何地太子領之遂立建文君焉

川陝寇發勢甚猖獗。命武定侯郭英、長興侯耿炳文討之。兵至懷中之後河。生擒賊首高佛興。及其黨四千餘人。英等疏其同謀者計誅之。脇從者勿治。

太祖從之。

七月五開等處。蠻寇作亂。命都督楊文韓觀帥師二十萬。從楚王征之。復命顏成率貴州都司軍馬策應。文等進兵直抵洪州。凡禍祿

皇明紀要卷之三

在

永定等。長官司所屬峒寨。用機設音擒殺蠻賊一萬餘人。顏成亦勦平。榜解天柱天堂大坪小坪等處苗寇而還。

冬十月詔天下郡縣。夏稅秋糧。自洪武二十八年以前。拖欠未納者。許折輕資。隨地方出產。聽從民便。以免轉運之勞。每金一兩折米二十石。銀一兩折米四石。鈔三貫五百文。折米一石。絹每一疋。折米一石一斗。綿布一疋。

折米一石。夏布每一疋。折米七斗。淨綿花每一斤。折米二斗。

駙馬都尉歐陽倫。有罪賜死。先是立茶馬司于四川陝西等處。令西番納馬易茶。出境者斬。關隘不覺察者處極刑。時駙馬倫奉命西使。以巴茶私出境貿易。倚勢暴橫。所在不勝其擾。而藩閫大臣皆奉順不敢違。倫令陝西布政司移文所屬。起車載茶渡河州。倫家人

皇明紀要卷之三

百

有周保者。索車至五十輛。蘭縣河橋巡檢司吏被捶不堪。以其事聞。

太祖大怒。以布政司官不言。併倫賜死。保等皆伏誅。

曹國公李景隆。還自西番。先是景隆奉詔賞金牌勘合。直抵西番。酋納馬易茶。凡用茶五十餘萬斤。得馬一萬三千五百餘疋。回京。分給京城衛士。

我

太祖自序 皇明祖訓曰。朕觀自古國家立法。立制。皆在始受命之君。當時法已定。人已守。是以恩威加於四海。民用平康。蓋其創業之初。備嘗艱苦。閱人既多。歷事亦熟。比之生長深宮之主。未諳世故。及僻處山林之士。自矜已長。甚相違者也。朕初而孤貧。長值兵亂。年二十四。委身行伍。爲之調用者三年。繼而同

皇明紀要卷之三

五

朕之所行定爲
國法

人出征。習練兵之方。謀與群雄並驅。勞心焦思。慮患防微。近二十載。乃能剪除強敵。統一海宇。入之情僞。亦頗知之。故以所見所行。與群臣定爲國法。奉元朝姑息紊亂之政。治舊俗汙染之徒。且群雄之強盛詭詐。至難服也。而朕已懲之。民經世亂。欲度兵荒。務日奸猾。至難齊也。而朕已齊之。蓋自平武昌以來。卽所著定律令。屢益更改。不計遍數。經今十年。

皇明紀要卷之三

五

始得成就。頒而行之。民漸知禁。至於開導後人。後爲祖訓一篇。立爲家法。大書揭于西廡。朝夕觀覽。以求至當。首尾六年。凡七騰稿。至今方定。豈非難哉。蓋俗儒多是古非今。奸吏常舞文弄法。自非博采衆長。卽定果斷。則被其眩惑。莫能有所成也。今令翰林編輯成書。禮部刊印。以傳永久。凡我子孫。欽承朕命。毋作聰明。亂我已成之法。一字不可改易。非但

非字成
之君所
定當法

不負朕垂法之意。而天地祖宗。亦將予佑於無窮矣。嗚呼。其敬戒之哉。祖訓首章云。朕自起兵。至今四十餘年。親理天下庶務。人情善惡真僞。無不歷涉。其有奸頑之徒。情犯深重。灼然無疑者。特令法外加刑。意在使人知所警懼。不敢輕易犯法。然此特權時處置。頓挫奸頑。非守成之君所用常法。以後子孫做皇帝。止守律與大誥。並不許

用監刺而刑鼻割之刑云何蓋嗣君生長
宮中人情善惡未能周知恐一時所施不當
誤傷良善臣子敢有奏用此刑者文武群臣
即時劾奏將犯人凌剝全家處死

祖訓又一章云四方諸夷皆限山隔海僻在
一隅得其地不足以供給得其民不足以使
令若不自揣量來擾我邊則彼為不祥彼既
不為中國患而我興兵輕伐亦不祥也朕恐

皇明紀要卷之三

後世子孫倚中國富強貪一時戰功無故興
兵致傷人命切記不可但胡戎與西北邊境
密邇累世戰功必選將練兵特謹備之

葬應旂曰觀此二章祖訓見我
太祖之心以好生為德刑不傷仁獄之開
不傷良善不祥莫大焉況兵刑之大者若
罔未獲之地喪已成之民窮途極志驅生民
于鋒鏑之下況所得不能償所失豈人主愛
民之心哉故明公教成王罔兼于庶獄又云
其克詰爾戎兵衣

太祖祖訓之意與
之相聯合矣

禮部

戊寅三十一年春以齊泰為兵部尚書泰初授
禮部主事一日雷震謹身殿

擇九年
新通官
日祥記

太祖躬禪於天擇九年無過官員陪祀泰預焉

乙亥進兵部左侍郎至是進尚書常被召問
邊將姓名泰歷數無遺又欲考諸圖籍泰出

袖中手冊進簡要詳密自是益承眷遇

按齊泰深水人初名德洪武丁卯應天鄉試
中第一得受知于洪

太祖與泰是年受命命輔皇太子與黃
子參謀劉藩鎮之權故靖難兵起以誅泰為

皇明紀要卷之三

名文皇兵入金川門建文君遁去泰進
至廣德欲往他郡起兵與從者被執見文

皇死之兄弟皆死叔時未賜諡諡成兄南六
歲給龍敕還今其子孫猶存其後諸將為

輔舍人猶稱尚書鋪仁宗為長陵神功
聖德碑述建文焚廟棄以天子禮臣僚非其

罪責誠復之於是泰等宗室皆得赦給還田
土且赦天下罪得以奸黨相告許云嘉靖中

病書鄭曉至澤水進奏祠見其五世孫光緒
即六歲兒之後也

三月晉王薨謚曰恭王

太祖皇子二十四人長懿文太子次秦王府
晉王太原次

成祖文皇帝	王北平	周王	開封	皆
高皇后所生也	次楚王	武昌	齊王	青州
除魯王	兖州	蜀王	成都	相王
肅王	甘肅	遼王	廣寧	慶王
南王	蘭州	韓王	平涼	岷王
谷王	宣州	絕	伊王	秦
安王	唐王	克陽	鄧王	絕
妃所生也	所生也	次楚王	武昌	齊王
孫子及孫	以上閭	付宗人	府立	雙名
皇明典要	卷之三			

一世取一字以爲上字其下一字臨蒞隨意選擇以爲雙式編入玉牒至二十世後則例加孫祖見佑厚輯明常由慈和作仲伯簡靜是也

又按宗室之祿郡王除嫡長子襲封外餘皆授鎮國將軍食祿一千石郡王孫授輔國將軍食祿八百石支孫授鎮國中尉食祿四百石五世孫授輔國中尉食祿三百石女六世孫以下世授奉國中尉食祿三百石女六世孫王食祿二千石親王女百石郡王食祿八百石郡王女二百石食祿六百石郡王孫女百石食祿四百石曾孫女百石孫若食祿三百石玄孫女百石若食祿二百石又食祿及隨地進項價大顯以前竹官爲營造成化中始定

友已朋者

安生民
於市野

爲縣令給價自行營造券價郡王一千兩鎮
國將軍七百兩輔國將軍六百六十兩奉國
將軍六百二十兩中尉并郡王五百兩縣主
四百六十兩縣君三百六十兩鄉君三百四
十兩其遺孀夫賁物判例例郡王三百五十
兩鎮國將軍二百五十兩輔國將軍二百二
十五兩縣主將軍一百四十七兩中尉一百
一十五兩縣君一百九十六兩縣君一百八十
兩其此外又有開換銀寬銀便及齊振麻布
俱各照舊填價俱對半支給齊振麻布通毫
起四月我

太祖不豫五月初十日

頁

太祖崩于西宮壽七十一遺詔曰朕受
皇天之命膺大任於世定禍亂而偃兵安生民
於市野謹撫馭以膺

天命三十有一年。憂危積心。日勤不怠。專志有益於民。奈何起自寒微。無古人之博智。好善惡惡。不及多矣。今年七十有一。勛力衰微。朝夕危懼。慮恐不終。今得萬物自然之理。其奚哀念之有。皇太孫允熹。仁明孝友。天下歸

心宜登大位以勸民政中外文武臣僚同心輔佐以福吾民葬祭之儀一如漢文帝勿異布告天下使知朕意孝陵山川因其故母改諸王臨國中毋得至京王國所在文武吏士聽朝廷節制惟護衛官聽王諸不在令中者推此令從事

皇太孫治喪禮披髮哭踊哀動左右勅有司喪儀悉遵周禮于是飯金脡遺制前朝後殿

皇明紀要卷之三

建文

五

左右角門及西宮內寢各設座如生存凡十一所有久不御者卽以香湯洒掃之陳

祖訓于東直殿設重器于西直殿京官四品以上朝服執鉞立于階陛之上自初十日以至十六日哭臨如禮晝不飲勺水夜不就枕簟先是

太祖不豫多暴怒遺譴戮者甚衆太孫入侍事必躬承服藥則親嘗以進去後則親杖以

起唾壺溺器之屬靡不手持以應而愉色婉容詰謦然可掬

太祖氣亦漸平多所全宥常深更夜分侍衛酣寢際呼無不應應無不起蓋終夕未嘗交睫也太孫素豐腴至是哀毀骨立矣是日諸大臣迎之于大明門外羣臣百姓望見其毀瘠之容深墨之色與哭泣之哀莫不舉手加額曰天子純孝舉喁喁然有至德之思焉

皇明紀要卷之三

建文

五

靖難錄誣稱太孫奉

太祖靈與后父呂本同祀西宮嚴禮之主斷不然矣

是月辛卯皇太孫卽皇帝位詔曰天降下民作之君我

皇太祖高皇帝受

天明命統有萬邦宵衣旰食弘濟斯民凡事有益於天下者無所不用其心政教休明規模

弘遠朕以眇躬纂承大統恭休遺詔于洪武三十一年閏五月十六日即皇帝位夙夜祗懼思所以克相

上帝寵綏四方以無忝我

皇祖之大命永維寬猛之宜誕布維新之政其以明年爲建文元年大赦天下於戲德惟善政政在養民當遵先聖之言斯致雍熙之盛百辟卿士體朕至懷

皇明紀要卷之三 建文 四九

帝諱允炆太祖之孫懿文太子子也洪武十年十一月己卯懿文繼祀呂氏所生生六年而其兄雄英卒又十年而懿文卒大祖年六十有五矣神策前門對擊巨寇學士劉三吾進曰皇孫世嫡當于春秋正位儲極四海萬民皇上無過矣高祖曰善是年九月庚寅冊立爲皇太子孫太孫生而慈惠好詩書及古典禮文章至性孝友異常人子方懿文之病瘵也痛楚聲呼時太孫年十四含淚撫摩晝夜不暫離側楚聲即惺惺若不欲生親吮之周視蓋句餘始愈太孫聞之呼曰父病如此我當盡力救之疾復何憂更二年太孫入侍曲盡苦心攻讀漢書漢事如讀水漿不入口

太祖撫之曰設不滅性體也爾誠純孝獨不食我乳始一吸康強欲服三年喪

太祖不可然三年內葬未嘗高聲笑未嘗露齒不飲食酒肉不樂樂不御內人勸之則曰服可爾除情須自致三弟皆現躬撫育之極周居喪之初日則呼與同食夜則候之同寢其飲食適其起居隨事有諱諱惡有加太祖每聞輒喜一日詣其宮兄弟四人並侍太祖云兄弟扣樞本一身太孫遠應勸務繼體宜同德嗣後中外萬幾皆付裁決爾時政治嚴嚴太孫濟以寬大中外欣欣愛戴常諱律見中有條制尚嚴者請得稍改太祖許之太孫遂遍考禮經參之歷朝刑法改定七十二條

皇明紀要卷之三 建文 四九

宜遵此帝聽政每震怒輒誅夷彼猶一日退朝怒猶未解太孫問故曰有某犯法而奸惡異常者不得不怒太孫曰上失道而後下犯法如得其情哀矜勿喜是或一道也太祖不覺氣平矣曰汝能不怒乎明日有常州陳理以子弑父事命太孫處分太孫從容詳審竟脫之理父某抱病經年候服一藥而離繼母素憎其子因方訛處之無以自解太孫條其情而慰之太祖未之信也拘鄰里親僕及原醫問之乃知父向患心症庸醫誤認爲寒藥中皆投附子主人不知故服之而暴卒耳太祖驚曰有是服藥不可不慎也太孫不獨仁而且明朕無憂矣一日捕者獲強盜七人都送太孫審太孫一見即疑首盜非強盜七人都係主人之子偶出庄上而佃客皆盜也是夜

止謀劫前舟遂強之同行歸欲自明而先被獲
太祖覆毒盡得其情之問太孫曰汝何以知其非盜對曰周禮膳飲色膳等九尚書亦稱惟貌有稽故見其人雙眸炯炯視聽端詳定非盜也帝因歎曰決獄者不可不積學哉
太祖傳位詔中有云太孫仁明孝友海內歸心蓋有所試而云及讀書甚聰穎一夕夕
與之侍
太祖命咏新月詠文詩曰昨夜嚴陵失釣鉤何人移上碧雲頭雖然未得圓圓相也有清光猶九州太孫詩曰誰將玉指甲拍破碧天痕影落江湖裏蛟龍不敢吞
太祖竟之不覺遂未得圓圓影落江湖皆非古也

皇明紀要卷之三 建文 聖

是日葬孝陵援遺詔止諸王會葬時諸王自泰晉外皆尊屬各據三邊衛重兵地嫌勢偏恐其窺伺乃草遺詔諸王哭臨惟在本國毋得奔喪又令王國所在吏民軍士悉聽朝廷節制詔下諸王皆聽燕王入臨將至淮安齊奉言于帝令人齎勅勒使還國詔行三年喪禮有司執例以請上出諭曰三年之喪自天子達于庶人先太子祖何欲

皇明紀要卷之三

建文

聖

終之而不可得茲當大放發不如禮有司奏曰天子之孝與庶人異當以宗社生靈爲重惡得徇庶人之節况遺詔在乎復傳諭曰魏文帝胡人也猶能守禮况朕讀書知禮義不能遵古先王之定制爾等不欲朕行古禮是謂吾君不能也有司復奏曰陛下欲行三年之喪非敢謂不能也但郊社宗廟之祭不可久虛朝貢訟獄之繁不可暫廢故漢文詔以日易月而歷代因之遺詔諄諄欲一如漢文行事其慮甚遠願陛下少抑至情俯循衆議復諭曰朕非敢效古人亮闇不言也郊社宗廟朕將執紼而行事朝貢訟獄罔敢不親但朝則麻冕庶裳退則齊衰杖屨食則饘粥有何不可不然食稻衣錦爾輩真以爲安乎羣臣奏曰陛下既不廢政事而自致哀情敢不惟命遂定儀注以進

六月甲辰上

皇祖考大行皇帝謚曰欽天啓運峻德成功統

天大孝高皇帝廟號

太祖

皇祖妣孝慈昭憲至仁文德承天順聖高皇后

尊母呂氏爲

皇太后

太后太常寺卿呂本女。

文宣師駐金川門時遣人逆

皇明紀要卷之三 建文 五

太后至述不得已起兵之故。

太后未還宮傳報

大內火起遂依徐王允燃居焉不知何

文皇帝還居懿文太子陵右不知所終。

立孝陵衛

皇明玉牒曰

高皇帝性神武明達睿智有大度始渡江時群

雄多淫酒肆傲驕誇自恣帝獨早已下人

旁求俊傑尊以隆禮受其善言晝夜忘倦勤

於聽斷四鼓卽興未明而朝日晏始罷稍閑

史記

卽與諸儒講論經史商確政事至昏始還宮

雖隆寒盛暑未嘗少變體或失和亦強不替

凡有陳論無問卑賤皆令引見四夷有小警

終夜不寐思所以弭患之安卽於自養非宴

群臣不得設盛饌功業益崇愈尚儉朴尤謹

於禮度對群臣必正衣冠兵漢之滅躬拜大

將以慰其勞其訓諭群臣徵引古道出言成

文動協典誥自爲詔勅頃刻卽成有如宿構

皇明紀要卷之三 建文 五

用存料敵如神

用兵料敵機變如神成算所授無不克捷諱

將有功不吝官賞天地嚴於禋祀秉圭變變

兢畏若神降臨誠心愛民猶矜貧弱語及稼

穡艱難每爲流涕至於大如兼井官僚貪濫

深惡疾之犯者必賞諸法崇尚教化紀綱禮

樂制度事物防範靡不備具煥然可述春秋

已高爲治彌勤飭馬政謹邊防較兵籍恤民

困孜孜善政難以枚舉至於山陵之制皆

預營度務節儉器用陶瓦嗚呼我

聖祖之垂範于無疆莫黎民於奕世真可謂

聖神之極矣

按我

太祖嚴於吏治凡有貪犯縣令許里老解赴京
解刑皮問罪每年各州縣奉還者德行里老
二名赴京陳說政務或庶民有受害者許赴
御前陳詞官若犯賄十六兩以上者梟首示
衆仍刑皮實草以爲耨耒之地爲刑皮之場名
所之左特立一廟以祀土地爲刑皮之場名
曰中場廟於公座傍各置一刑皮實草袋使
其痛哉於日而微於心也
茅坤曰按黃史云國初取下多從重典滿
皇朝紀要卷三

皇朝紀要卷三

五

臬宇令稍有罪罪懷印未幾即遣之去非遠
戍則更誅其有異政者不決旬已位朱紫矣
以故居任者端端然惟恐不能奉法恤民以
奉榮祿由中廷外百職靡不是以朝廷清明
法度嚴毅善無纖而不焚惡無毫而不諱故
有爲老人自傲人材許爲痴愚不識字以冀
免者如山西平陽縣民孫敬先是也有以人
材爲御史處事累及許以他處作已名字朦
朧相理而潛遁去者如太平府當塗縣楊國
是也此類甚多不可彈述然事實亦竟不免
于誅一時法網之嚴密不可以幸免可想見
矣
王世貞曰夫天柱折則地石之勢始殆地維
崩而醜類之業踴偉姚似棋邊焉武征築厥
德懋矣功亦遜焉然而澤有因漸用推戡疾
大吏虞不勝庸庸淺故然之化受早租落或

衍微僻之在宇宙自無日月未改然後說
帝王嘗昨今古而來時捕弱佐命之士臣
十亂次者變隗變達伊也載在彛金炳于旂
常天下詩經而書諸之近於今不妄者乃旂
儀混而正焉七聖昏而復昭樟百紫之遺服
運九有於所造乎如天爲子羅名則孰有
幾

高

走聖帝者不亦茂茂林林哉是故聯百萬之衆
推治帝清知六策在從軍所不設止則中山
氏之所以開帝清也故博傑製而無衡敵
軍千里血氣流而此則服平氏之所以揚帝
威也故魯國餉軍行無乏創金典章衣以錦
裳此則李律公之所以爲帝業也世宗皇帝
興美實力自歸獨術清起此則漢惠氏
皇明典要卷之三 建文 夏

皇明典要卷之三

建文

夏

之所以貨帝漢也他則或入備龍臺之宏或
出降于城之托或冠冕藝林或儲者方隅靡
不推高彌隆輝輝
趙灌曰九有中權胡風代身左莊滔天腥
涎比何坤覆就承日疑嶽獲米教委夷果雄
崇祿三山勢驚大陸龍戰天鴛江介初起
鄂紅武不密聖攻平符蛇蛇樓升江介初起
神州城莫紛紛解平符蛇蛇樓升江介初起
李良家目自來祚傾移元以比心入主中
國達人志士抱定傾覆之憂人心痛痛非
一日矣欺副不遠祖訓安安失德廢壞綱常
內失張汝誠斷黃紅巾騷亂禍通壽輝山童
之輩一時張山備戰蜂屯蜂聚割裂土完各

所以
伐五

愈無異計。而何象昇之病。畧論於韓伯純。韓
 起之秋。未幾。象昇辭出。濟之日。常遇春負百
 戰不挫之雄偉。反復奮臨敵先登之勇。戰勝
 取。有文忠守法。奉公。有節。會也。永示忠
 尤以精力邁。象臨陣。先機有湯和。拾鋒。納附
 有沐英。而國用。國勝。尤以智勇出。降二吳有
 保障之勳。三命建。國計之策。葉琛。卒。蓋宗
 一。時。世。罕。大。將。海。運。垂。萬。世。其。間。葉。琛。雖。附。相
 翼。惟。誠。宣。力。以。捐。天。啟。運。者。如。雲。如。雨。而。相
 與。戮。力。協。贊。焉。丁。是。畧。父。遠。飛。淪。淪。板。石
 四。建。業。先。定。費。於。龍。蟠。虎。踞。之。都。然。後。命。將
 吳。二。駕。而。克。元。都。都。湯。和。而。國。珍。竄。走。泰。永
 思。而。陷。其。端。首。攻。周。鼎。而。友。定。安。錫。擊。泰。永
 而。思。掠。其。賊。窟。碎。其。諸。君。辭。紳。族。族。如。屬。石

明典要卷之三

以不手親杜交遊以防奸細廢日舉之弊以
戒魯澤俗儉而富上之科以不負才禁喪葬之
弊爲嚴治儉富室之制以致朴才禁喪葬之
弊之實以劉康與宗余關李驥之制以鄭氏
爲難其定劉康之門以彰孝行官滿江都氏
之家以表孝毛釋漢中費震之罪以風循昆
勒鮑恂之聘幸陳遇之第以學耆德勸農有
所田之號厚生重農桑之務與耆有取祿有
立教民有之聖翁之頭牌亡有存恤之條養
兵讀也田之聖翁家飲之文誠之修尚齒養
老之政優民舉物飲之禮示相不誨列事權
也官閣不辯政優化民也東官設吏視宗藩
不聚居杜驕放也每對群臣必正衣冠肅容
蒞也未明而興日矣罷朝動聽斷也反覆無
欺盡于慈璧之堅成也星夜未直言遇灾而撫
救天災也左克新而不復棄重直言也官僚

皇

明典要卷之三 建文 夏元

歲千亥字春秋彌高治彌勤三十餘年間
 海內號稱熙洽君臣同樂共享太平荒夷之
 帝德動天徵矣今紀鴻鑑之臣所撰其大要
 者曰功高萬古曰得國之正曰獨秉全智曰
 敬天勤民曰家法之嚴曰兵政有統信哉獨
 得夫不亦太急嫉惡太嚴法外之威刑太峻
 京城之工役太繁而珍朝堂諱嚴無類無
 道曰君京民怨通不分減否大肆誅殺皆無
 而為三事未了累征北處損衆傷財以致星
 象垂異水旱連年未臻大稔亦坐 帝之殺
 戮無辜感傷和氣者然也此周敬心有激而
 言耳他如命李季射益子遣道士詣三丰以
 御史授玄清而教坊官妓之設給配頰女之

太祖先命也

條似非所以貽式穀培化原也噫烟火雖無
 傷於大限而微塵穢埃豈全鏡所宜有也
 七月名漢中府學教授方孝儒爲翰林博士
 尋陞侍講直文淵閣從

八月加魏國公徐輝祖太子太傅時燕藩選
 兵將練士馬以勾逃軍爲名招致異人術士
 至者多以天命有歸爲言由是靖難之志決
 矣時 建文帝尊禮賢士慕行古道民皆悅

皇明典要卷之三

建文

四年

之惜僧道衍號知兵且知天文謂圖大事必
 成 燕王密語道衍以人心所向對曰天之
 所造何論人心自是遂以道衍爲軍師 燕
 王妃輝祖之妹也輝祖雖與 燕王至親而
 心在 帝室嘗召對密言燕情 帝信任之
 詔加太子太傅與李景隆同掌六軍協同謀
 圖燕
 賜太學諸生高等者襲衣束帶歸鄉省親

祭酒程師開言。諸生不可不使知大本。甚有十五年不歸者。者令歸省孝養。他日出仕。族諸忠君。先是。上制縣文。不。思所以復之。方孝孺亦言。近代文字好奇。三吳尤甚。因責祭酒。考久優別。賜歸省士。休相洽。以爲太平盛治。

徵江西處士楊士奇。授齊府審理副留翰林。

充編纂官。

士奇。江西泰和人。蚤孤力學。手不釋卷。長游楚中。人皆慕之。至是廷臣以名儒薦。徵授散職。明年三十六。來自南翰林充編纂官。尋命史記考。第史記諸篇。尚書張統奏。士奇第一。除方書。並理。明。

皇明紀要卷之三

其文

五

詔舉山林岩穴。懷材抱德之士。

已卯建文元年

按建文年號永樂初革除。故自已卯庚辰辛巳壬午。四歲仍稱洪武至萬曆十六年三月

國子監司業王祖嫡奏復。

正月大祀

天地于南郊。奉

太祖高皇帝配。先是

上御奉天殿誓戒百官。

夕宿文華殿齋官。已卯出舍皇邸尚進素

食。庚辰子夜展事。上脫冕登大祀殿。乘

圭奠瓊。興俯拜跪如禮。昧爽還官。御奉天殿

受羣臣賀。方孝孺進郊祀頌。上嘉納之。

遣使告師位于天下神祇司業張智詣闕里

勅修高皇帝實錄。禮部侍郎兼翰林學士董

倫。王景彰總裁太常少卿廖昇。翰林侍講高

翼志。翰林待詔方孝孺副總裁國子博士王

皇明紀要卷之三

其文

五

紳。漢中府學教授胡子昭。知縣蕭惠仲。齊府

審理正楊士奇。訓導羅恢。馬龍它郎。甸長官

司吏日程本立等。纂修官。

詔京省開科鄉試。

詔尊皇考懿文太子爲興宗。孝康皇帝。皇

妣懿文太子妃常氏爲孝康皇后。立她馬氏

爲皇后。封弟允礪吳王。允煙衛王。允熾徐王。

立子文奎爲皇太子。

燕王還國

皇考既識懿文，帝諱允校及。皇子生，復命文奎識者曰：此儒生常稱耳，不類天子氣象。及改建文年號，燕王問之，詠胡乃重復至，足使臣民遍呼年與諱同，燕乃不祥乎。小子收也。

詔薦賢養老，墾田興學，考察官吏，旌孝廉貧，捨幣埋齒，贖民鬻子，減田租。

燕王來朝行，皇道入，登陛不拜。御史曾鳳韶劾王不敬。上曰：至親勿問。戶部侍郎卓敬密奏曰：燕王智慮絕人，酷類先帝，夫北

自明紀要卷之三 建文 高

燕王還國

平者疆幹之地，金元所由興也，宜徙封南昌，以絕禍本。夫萌而未動者幾也，量時而為者勢也。勢非至勁莫能斷，幾非至明莫能察。上覽奏大驚，袖之，翌日語敬曰：燕王骨肉至親，卿何得及此？對曰：楊廣隋文，非父子耶？上默然。

三月丁巳，祀先師太學。上齋戒，牲豭，厭拜跪禮如廟，御彝倫堂，見師生，賞幣鈔有差。

燕王還國

命都御史暴昭等二十四人充訪探使，巡行天下，問民間疾苦，賞廉平吏，黜貪暴不職者，得便宜行事。暴昭探訪北平，具得燕藩情事，密封以聞，方請為之備。

按昭山西人，從掌北平布政司事，靖難兵入城，昭被執，不屈，至去齒，戴手足乃口絕。

京師地震，求直言。御史尹昌隆上疏言：奸臣專政，陰盛陽微，謫見于天，是以地震。執政惡

自明紀要卷之三 建文 高

之，出知福寧縣。上曰：求直言而以直弃之，人將不食吾餘，命復原官。

七月壬申，燕府靖難兵起，掌北平布政司事工部侍郎張昂都指揮使謝貴彭仁。燕府長史葛誠伴讀余逢辰死之。

燕王誓師曰：予

太祖高皇帝之子，今為奸臣謀害。祖訓云：朝無正臣，內有奸惡，必訓兵誅之，以清君側之

患今禍迫于躬實不得已也義與奸邪不共載天率爾將士誅之用命者有厚賞不用命者必有顯戮罪人既得則法周公以輔成王爾等其體予心毋違命

祭告天地祖廟告出征也戒北征諸將士曰音蕭釋舉兵入京而令其下曰一門之內自極兵威不仁之極今爾將士與燕王對壘務體此意無使朕負殺叔父名

皇明紀要卷之三

建文

聖

朱覽曰是與亡一大機也內兵心忌文皇瞻張此瑕而彼堅又何矣接戰規勝自裁夾河戰後文皇直抵京師無退計挺身當前或單騎殿後上殺之也真朱裏之仁義也讀史至此啞然失笑當時在廷諸臣不出一言相難何堪

庚辰建文二年舊為洪武三十三年

正月丙寅朔天下官員來朝免賀

二月湖廣左叅議楊砥上書請罷兵安置遼東

景隆遣燕書時北兵攻大同急景隆疾引兵

出紫荆關燕王自居庸關還北平不得戰內兵凍死甚衆景隆因致書北平請悉兵不報

三月策試禮部貢士吳溥等一百一十人賜胡靖王良李貫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靖良貫授翰林修撰二甲吳溥楊榮楊溥俱編修金幼孜陳繼之梁成黃鉞胡濙授給事中皆知名士稱得人後勲名顯者甚衆

皇明紀要卷之三

建文

聖

辛巳建文三年舊為洪武三十四年

正月享太廟告東昌之捷

靖難兵還北平

燕王耻東昌之敗道行日前罵言之師行必克但費兩月耳兩日言也自此全勝矣與朱能力勸

二月乙未靖難兵南下駐子保定先是燕

王謂朱能曰賊勢踴張漸來見逼莫如乘其未出先進師擊之不可坐受其制乃戒勵將

士遂出師至保定與諸將議所向衆言定州民新集攻之可援王曰野戰則易以成功攻城則難於收效况彼軍相爲犄角攻城未拔頓師城下必令勢來援勝負未可知也今具定距德州二百餘里我軍出其中賊必出迎戰先來即擊敗之餘自膽落諸將曰二百里豈遠哉彼合勢齊進我腹皆受敵矣王曰兩陣相對勝敗在呼吸之間雖百步之內不能

太祖高皇帝實錄成

壬午建文四年舊稱洪武三十五年

相救矧二百里耶爾等勿憚試觀吾破之十一月平安敗靖難兵于楊村

正月命魏國公徐輝祖率京軍往援山東四月平安及靖難兵戰于小河敗之時安軍小河亘十餘里張左右翼緣河而東遇燕騎

兵一戰斬陳文再戰斬王真燕王嘗曰奮勇王真何功不成燕王見失尚將兵兩卻力自督戰安操長鎗追及之忽馬蹶不前燕番將王麒麟馬入陣援去先是王帝夜夢與安戰將敗一男子豐貌美髯來白馬提大刀自西來呼救駕砍安馬應聲而倒王得脫問其姓名曰幸城摩神也至是一一符夢魏國公徐輝祖會何福及靖難兵大戰于齊眉山敗之時平安軍小河南燕兵據小河北

魏國公來援何福亦引兵會安軍聲大振燕軍震恐甲戌大戰齊眉山自午至酉內軍再勝薄暮輝祖斬其將蔚州千戶李斌等十餘人斌號勇敢斌死燕兵益懼會大霧各歛兵還營燕諸將欲還不敢顯言請退屯小河東就變觀勢而動未能鄭亨力言渡河非計且曰漢十戰九敗終有天下奈何一挫王心王然之下今日欲渡河者左諸將多趨左

王大怒曰。任汝所之。于是諸將不敢復言。還當是時。王已不解甲數日矣。會京師傳言靖難兵北歸。上以京城不可無兵。乃召輝祖還京。何福孤軍。無援遂不能禦。

陳建曰。兩敵相持。貴速退。朱能勸進。而輝祖名還南北。成敗之機。亦可以觀矣。謀臣自古繫安危。齊黃方錄諸臣。徒爾惡忠。而知兵非朱能匹也。何往而不敗哉。

五月靖難兵至儀真。

詔天下勤王。詔曰。燕兵勢將犯闕。中外臣

自皇明紀要卷之三

建文

夏

民坐視予之困苦而不予救手。比文武吏士。宜即日勤王。共除大難。宗社再安。予不敢忘報。詔下京城內外臣民。無不慟哭者。

蘇州知府姚善。寧波知府王璉。率師勤王。

遣慶成郡主如靖難兵。議和。時北兵已入儀

真。羣儒曰。事迫矣。得骨肉之親往。訂割地。可

稽數日。援兵卒至。相與夾戰江上。北兵不長

舟楫。事未可知也。乃以太后命。命慶成郡

主往請割地分南北。燕王笑曰。直緩我耳。行將與諸弟妹相見。無多言也。

六月庚申。靖難兵至龍潭。遣李景隆茹瑣王

佐如靖難兵。議和分遣諸王守城門。

乙丑。靖難兵駐于金川門上書。皇太后。

李景隆及谷王棣。開門迎靖難師入城。門卒

能詔勸哭去之。京師大譁。

帝手誅徐增壽于左順門。靖難兵薄金川時。

自皇明紀要卷之三

建文

夏

左都督增壽謀迎降。監察御史魏冕。率同僚十八人。即殿前殿之幾死。會輟朝。冕及大理寺丞鄒瑾。當陞大呼。請速加誅。臣等義不與此賊同生。不聽。至是。上大恨。手刃之。欲并誅景隆。不果。

冕。永豐人。以直有才。既廷殿謀降。責明日請罪。冕多迎。謂冕曰。即收節。必不為。時用從自泣耳。遂自殺。已而法官希冕。遂與錄其族。時同邑鄒朴。以御史歸省。聞冕死。憤不能食。竟卒。得永豐。

大內火。帝以崩聞。皇后馬氏暴崩。時六月

十三日也。城中如沸。上倉遽不知所出。

內臣諱言不如遜去。上弗聽。欲自殺。

告以祝髮出亡可免難。從之。

安王楹及文武羣臣兵部尚書茹瑺等奉迎。

乘輿勸進。

燕王遣人布告天下。各處召募丁壯。悉令解

散復業。御史葉希賢郎中梁田玉四十餘

明紀要卷之三

史文

順

人遊行

賊夷口。歸。師駐金川門。是夕。御史給舍鄭

四十餘人。縋城引去。邏者以聞。文皇置

問。已而軍衛禁之。累累相縋。以獻。俱死者

歸。聞復其官。兵部卿。縛縛可見。然鳥舉雲

亦已。多矣。道事所載。雪華和尚。補。銅匠。及河

西。諸其此類。與。

北平。屬州縣官。宋寧等。奔去二百九十有一

人。

修死之

燕王勝收左班官員曰奸臣。黃子澄。齊大陳

黃勳。鄧瑤。胡問。郭任。盧翹。黃太暴。昭陳。鐵之

會。賈黃。顧尹昌。陸。吳。統。毛。太。事。集。晉。陳。王

慶。為。兩。魁。是。凡二十五人。右。前。勝。十。位。黃。冠

宋。微。王。敬。凡二十五人。右。前。勝。十。位。黃。冠

永。昌。誠。王。叔。英。周。是。修。盧。振。即。何。尊。張。易。卓

敬。鐵。該。謝。昇。集。太。事。大。方。陳。是。同。鄭。怒。米。也

純。高。不。危。處。積。徐。寧。祖。凡二十六人。右。續。榜。

仍以方孝孺為首。二榜共五十一人。出賞格。

收之。官民人等。鄉縛諸臣來者。首從爵有差。

自是擒獲得官甚衆。乘機譽劫者。紛紛純。集

之弗止也。既而鄭賜王鉉尹昌隆自慙。復并

釋張統統卒死之。景隆指黃福為奸。福曰。臣

誠死罪。但目為奸則非。亦宥之餘。俱徇節死

矣。太子澄。赴召未至。奔。

太。奔。廣。德。子。澄。奔。蘇。州。曰。使

死。無。益。不。如。他。之。以。為。後。圖。

未。嘗。曰。向。後。圖。之。亦。仰。天。挺。心。向。關。立。自。人

決。其。庶。矣。裁。被。執。然。後。死。雖。不。屈。晚。矣。

明紀要卷之三

史文

順

問 上所在。官人指后尸應焉。王遽出尸。

煨燼中。伏而哭之曰。小子無知。乃至此。采用

王景彰議。禮葬之。時官人遭戮略盡。惟得罪

建文者留耳。翰林院文學博士方孝孺。裴

杖哭闕下。

帝位虛凡三日。丙寅丁卯戊辰

己巳 燕王謁 孝陵還卽皇帝位。是日復

周王橚。齊王榑。爵王。壬申葬 建文皇帝。

明紀要卷之三

建文

皇

命復洪武舊制。革除建文年號。稱洪武三

十五年。未改元也。○遷興宗孝康皇帝主於陵。掌

去廟號。仍稱懿文皇太子。遷呂太后于懿文

陵。改封懿文太子第二子吳王允燧爲廣

澤王。居漳州。第三子衡王允燧爲懷恩王。居

建昌。第四子徐王允燧爲敷惠王。隨母呂氏

居懿文陵。尋復廢允燧。允燧爲庶人。允燧敗

甌寧王。後三人皆不得其死。

追封都督徐增壽爲陽武侯。謚忠愍。上憫

增壽之死。痛悼不已。故卽位首褒封之。尋追

爵定國公。子孫世襲。一門兩公。百朝武臣。解與健焉。

下魏國公徐輝祖于獄。

時武臣無不歸附者。惟輝祖不從。上親召問。不答。一語始終無推戴意。法司追取伏殺。

輝祖然。然推其父聞國功矣。孫免死。上大怒。然以元勳。國舅。欲誅。輒中止。徘徊久之。竟從寬典。止勒歸。

法第。幸其諫未前已。

齊太被執。至族誅之。幼子甫六歲。給配。時詔

明紀要卷之三

建文

皇

抄奸臣九族外親之親。以爲首。高牆等

十六戶。皆就逮。抄沒充軍。先發興州屯衛。然

年調遠東三萬衛。又一年發甘肅衛多道。死

者。黃子澄被太倉衛百戶湯華等。綁至京

族誅之。從子文富福遠等六十五人。皆死。逮

其九族外親四百餘人。皆發充軍。族誅右

副都練子寧。下方孝孺獄。旣而族誅。

先是姚廣孝。文皇南下。必勿殺孝孺。孝孺必不降。活之以勸天下。勿爭殺。文皇然。

書暴胎

按靖難數年之爭戰以及奸黨族親之誅逮
宇宙一大禍變也。雖由人事實亦天運。誠
意錄所謂殺運猶
未除者。于此微見。

十月勅重修 太祖高皇帝實錄

命解縉等繕陶建文時羣臣章疏。時 上於

官中得奏章千餘通。覽之多干犯者。乃命縉

等繕閱。關係軍馬錢糧數目則留。餘悉焚之。

而從容問縉等曰。爾等宜皆有之。衆稽首

明紀要卷之三

建文

忠

亦對修撰李貫達曰。臣實無之。上曰。爾獨

以無爲賢耶。食其祿則思任其事。當國家危

急之際。近侍獨無一言。可乎。朕非惡盡心于

建文者。但惡導誘建文壞祖法。亂政經耳。爾

等前日事彼。則忠干彼。今日事朕。則忠于朕。

不必曲自遮蔽也。

明紀要卷之三

皇明紀要卷之四

成祖文皇帝

癸未永樂元年正月羣臣上表請立皇太子不允。

復封周齊代岷王。

禮部尚書李至剛奏月當食不食請率百官

賀上曰王者能修德行政任賢去邪然後

月當食不食適以陰雨不見豈果不食邪

皇明紀要卷之四

成祖

一

三月朔文武百官復上表請立皇太子勅答

曰覽表具悉朕嗣承大寶思惟永圖負荷之

艱夙夜祗栗矧在長子知識未廣德業未進

儲貳之任豈當遽承必欲以正元良預成其

德業未允所請

按成祖汲汲先封功臣而後得立太子遲遲歲月厭人之道至矣抑以預許高煦儲貳之位而太子孝友有難為言歟

國朝

四月勅諭中外文武羣臣曰帝王圖治必審

於用人或取諸亡國或舉于仇怨惟其賢而

已若唐太宗用王珪魏徵尉遲敬德宋太祖

用范質王溥石守信等用與協心用力共建

功業茲在信史垂光後世昭然可鑒也朕蒞

祚以來思惟文武羣臣皆

考傳人推誠用之纖悉無間比聞羣臣猶有

疑不安於職者此蓋不明天命不明朕心

加也凡爾文武羣臣皆

皇考所教育以遺子孫者豈異國仇怨之比乎

昔孟莊子不改父之臣與父之政見稱孔子

朕每誦之慨然希慕故今所任機務之重宥

密之嚴者盡皆前日靖難之人此天下所明

見而共知也又何嫌疑之有哉其各盡乃心

共乃職推誠共事可以永保富貴朕言不再

其深體之

六月曹國公李景隆及侍講學士解縉等修太祖高皇帝實錄成共一百八十三卷

七月上諭解縉等曰天下古今事物散載諸書不易檢閱朕欲悉采諸書所載事物名數類聚而統之以韻庶便考索嘗觀韵府等書采摘不廣爾等將自有書契以來凡經史子集百家天文地志陰陽醫卜僧道技藝之

月朔紀要卷之四 成祖 三

頒解縉等於次年十一月進所纂輯韻書賜名文獻大典賜縉等百四十七人鈔有差賜宴于禮部既而上覽其書尚多未備復命重修至五年十一月始成更名永樂大典十一月上欲知民情命吏部尚書蹇義等凡郡縣考滿至京選其識達治體知恤民者于六科辦事令各陳所治郡縣事久未有言者上謂給事中朱原直等曰朕夙夜慮天下之民有失所者為汝曹未能盡知故還郡縣考滿官假辦事之名俾於六科隨汝等在

朕左右如朕有所欲聞即可知彼有所欲言即可達而至今不聞有一人言者夫郡縣之間豈都無一事利害可言今在朕左右尚猶默默况遠千里尚肯言乎爾等退以朕意申諭之

十二月命禮部遣監生三十餘人分詣天下訪軍民之家有收藏

高廟御製詩文及宸翰者皆送官錄進仍重賞

月朔紀要卷之四 成祖 四

之

此以建文皇帝遜去大內火皆燬故也

甲申永樂二年四月文華寶鑑成先是命侍臣輯自古以來嘉言善行有益於太子者為書以授皇太子至是書成上召皇太子諭之曰修己治人之要具於此書堯舜相傳惟曰允執厥中帝王之道貴乎知要知要便是為治汝其勉之皇太子拜受而退上

探經傳
拾古

聖訓六

貴切已
貴用

聖訓
貴切已
貴用

才識英
敏進其

額侍臣解籍等曰朕

皇考訓戒太子嘗探經傳格言為書名曰儲君
昭鑒錄此書稍克廣之蓋以

皇考聖謨大訓以為子孫萬世帝王之法誠能
守此足為賢君

五月上諭講臣曰帝王之學貴切已實用
講說之際凡一切浮汎無益之語勿用

八月解籍等進至大學正心章講義上覽

皇朝紀要卷之四 成祖 五

之諭籍等曰人君誠不可有所好樂流而不
返則欲必勝理朕每退朝未嘗不思管束此
心為切要人君但於宮室車馬服食玩好無
所增加則天下自然無事矣

乙酉永樂三年春正月命學士解籍等選新
進士才識英敏者俾就文淵閣進其學于是
籍等選修撰曾榮編修周述周孟簡康吉士
楊相劉子欽彭汝器王英王直余鼎章敵王

以應二
十八位

劉忠自
陳年以

聖訓
聖訓經

聖訓

致治先
廣各品

沈思久
而後得

治道精

訓柴廣敬王道熊直陳敬宗沈升洪順章朴

余學夔羅汝敬盧翰湯流李時勉段民倪維

哲楊勉凡二十八人以應二十八宿時廣吉

士周忱自陳年少願進學上喜曰此有志

之士也命增忱為二十九人遂命司禮監給

紙筆墨光祿給朝暮膳禮部月給膏燭工部

擇近地宅居之仍命解籍領其事上或時

至館中程議課業或召至便殿問以經史諸

子故實以驗所學每五日一休沐使內臣隨

之較尉備驅從人歛其榮
夏四月上謂侍臣曰致治之道先廣言路
蓋天下之大吏治得失生民休戚人不言朝
廷何由悉知又曰早來在官中偶忘一事問
左右皆不能記憶蓋沉思久而後得之朕以
一人之智處萬幾之繁豈能一一記憶不怠
一一處置不誤拾遺補過近侍之職自今事

皇朝紀要卷之四 成祖 六

之叢脞者爾等宜悉記之以備顧問所行有未合理亦當直諫朕自起兵以來遠誤直言爾等慎勿有所顧避

冬十月禮部進覽服闋簿儀仗圖并洪武禮制禮儀定式禮制集要稽古定詞等書

上曰議禮制度國家大典前代損益固宜參攷祖宗成憲不可擅更改命頒所司永爲儀式

皇明紀要卷之四

成祖

比

丙戌永樂四年三月上視太學禮部尚書

鄭賜言宋制謁孔子服靴袍再拜上曰見

先師禮不可簡必服皮衣行四拜禮

秋七月上以侍講學士武周文老賜勅致

仕論胡廣等曰朕守藩時王府官亦有三

二人以易然皆未若周文切實但所言亦有

拘滯蓋易在變通而不失其正古人隨時

從道之說寬得要領惟在虛心以玩之耳又

爲學不可不知易只內君子外小人一觀

人君用之功效不小

丁亥永樂五年四月皇長孫出閣就學

年九歲命太子少師姚廣孝翰林侍讀

韋禮等侍講讀上諭之曰人於學問當以

先入之言爲主朕長孫天資明睿爾等宜盡

心開導凡經史所載孝弟仁義與夫帝王大

訓可以經綸天下者日與講論浸漬之久涵

皇明紀要卷之四

成祖

八

養之深則德性純而審識廣也它日所資甚

大不必如儒生釋章句工文詞爲能也廣孝

等頓首受命尋召前禮部郎中李繼鼎說書

不置僚屬

戊子永樂六年上將巡幸北京詔曰成周

營洛肇啓二都有虞勤民尤重巡省朕君臨

天下祇率彝典統馭之初陞順天府爲北京

今海內清寧萬民安業國家無事省方於時

史記卷之四

史記卷之四

皇朝紀要卷之四

咸豐

九

將以明年二月巡幸北京。命皇太子監國。朕所經之處。親王止離王城一程迎候。官吏軍民于境內朝見。非經過之處毋得出境。道途一切供給飲食之費。皆已有備。不煩于民。諸司母得有所進獻。布告中外。咸使聞知。十一月命丘福。賽義。金忠。胡廣。黃淮。楊崇。楊士奇。李幼孜等兼輔導。皇長孫論之曰。朕長孫天章。日表玉質。龍姿。孝友英明。寬仁大

度。年未一紀。體具志寧。動必中矩。言必合道。好學之篤。夙夜孜孜。日誦萬言。必須要義。朕嘗試之以事。輒能裁決。得中。斯實宗社之幸。上天錫慶。篤生異質。以福祐天下。卿等其悉心輔導。已丑。永樂七年五月。賜皇太子聖學心法書。上嘗採輯聖賢格言。切於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要。為書四卷。曰。君道。臣道。父道。

史記卷之四

皇朝紀要卷之四

咸豐

十

子道。名聖學心法。親為之序。至是刊印完。遣人賞賜皇太子。九月遣書諭皇太子曰。此遣淇國公兵福帥。兵征虜。以其久從征戰。授以籌略。謂必能任事。乃寘頑。阻。違。棄。朕言。拒。拂。眾。論。不待各軍齊至。輕犯虜營。安平侯泣諫。不從。同安侯不得已。隨往。皆沒于虜。其損威辱國如此。若不再舉殄滅之。則虜猖獗。將為禍於邊境。

矣。今選將練兵。來春朕決意親征。凡國家之事。爾當慎重。不可忽也。遂命選兩京各衛及陝西山東山西湖廣屬衛騎兵共十餘萬。各賜餼。給行糧。皆以來年三月至北京。隨征。庚寅。永樂八年二月丁未。車駕發北京。學士胡廣侍講楊榮。金幼孜。扈從。以親征胡虜。詔告天下。三月車駕次凌宵峰。登絕頂。望漠北。顧胡廣。

衆人者
食之爲
禮

金石錄
卷之十

金石錄
卷之十

皇明紀要卷之四 城郭 十一

等曰。元盛時。此皆民居。今萬里蕭條。尚敢侮強。果何恃哉。因問廣等曰。諸將來此。不聞進一言。何也。廣對曰。成算在。上星火之輝。何能上禪日月。上曰。是何言也。聖人有資於芻蕘之言。何況君臣之間。古稱好問則裕。自用則小。朕有所行。必盡衆人之情。曷嘗專任一已以掩羣策。

四月車駕次玄石坡。製銘勒於立馬峰之石。銘曰。維日月明。維天地壽。玄石勒銘。與之悠久。

次長清寨。夜南望北斗。次瀾滌海。其水周圍千餘里。幹難。臚胸。凡七河注其中。

五月車駕至幹難河。元太祖始興之地也。本雅失里率衆拒戰。上麾前鋒迎擊。一鼓敗之。本雅失里棄輜重。牲畜遁去。

六月班師至薛慶鎮。阿魯台復來戰。上率

州山物
郭
郭好清
郭果

皇明紀要卷之四 城郭 十二

精騎徑衝虜陣。大呼奮擊。阿魯台敗走。以其家屬遠遁。時熱甚。無水。軍士饑渴。遂收兵還營。車駕次榆胡山。勒銘曰。瀚海爲蟬。天山爲銘。一掃胡塵。永清沙漠。又次清流泉。勒銘曰。於鑠六師。用殲醜虜。山高水清。永彰我武。七月車駕至北京。上聞周王擴於國中作殿奉祀。

御書
王

皇明紀要卷之四 城郭 十三

太祖高皇帝。賜之書曰。禮支子不祭。皇祖王國。廟祀則肇於始封之王。若

太祖之祀。朝廷自有。

宗廟王。今祀於國中。僭矣。孔子曰。祭之以禮。若不得爲而爲之。不可。風世王其審禮而行。毋

胎物議。

十月。上還南京。

務本之訓書成。先是。上以皇長孫。生長深

穆本之
自書

雖至親亦不可用漢武帝用金日磾唐太宗用史那社爾蓋知其人之賢也若玄宗寵任安祿山致播遷之禍正是不能知人宋徽宗自是寵任小人以致夷狄之禍不因用夷狄之人也春秋之法夷而入於中國則中國之人朕爲天下主覆載之內但有賢才用之不棄近世胡元分別彼此柄用蒙古韃靼而外漢人南人以至滅亡豈非明鑒禮部尚書請

加恭妄言罪上曰恭之心本是忠朝廷但未深思耳豈可罪之朕嘗誚卿等言事之人或有乖謬亦當容之若加之罪則言路塞而入君無繇得聞善道矣爾爲大臣有此言不忠
癸巳永樂十一年五月五日 上幸東苑觀擊球射柳懸文武羣臣四夷朝使及在京耆老聚觀自皇太孫而下諸王羣臣以次擊

射皇太孫擊射連發皆中上大喜射畢上曰今日華夷畢集朕有一言爾當思對之曰萬方玉帛風雲會皇太孫卽叩頭對曰一統山河日月明上喜大宴羣臣命儒臣盡權而罷
甲午永樂十二年二月上退朝坐左順門所服裏衣袖敝垢納而復出侍臣有贊聖德者上歎曰朕雖日十易新衣未嘗無但

每日自念當惜福故每浣濯再進昔皇妣高皇后躬補葺敝衣
皇考高皇帝見而喜曰皇后居富貴如此勤儉正可以爲子孫法故朕嘗守先訓不敢忘侍臣頓首曰陛下如此恭儉乃誠萬世之法
詔親征瓦剌
三月庚辰車駕發北京命皇太孫從行

上謂侍臣胡廣楊榮金幼孜曰。朕長孫聰明英睿。智勇過人。今令侍行。俾知用兵之法。且使躬歷行陣。知將士勞苦。然文事武備。不可偏廢。營中稍閒。爾等卽以經史于長孫前講說。庶幾有益。

五月駐蹕楊林。上閱武之暇。皇太孫恠語及創業守成之難。上曰。前代帝王。多有主長深官。狃於富貴安逸。不通古今。不識民

皇明紀要卷之四 成祖 十七

艱於經國之務。懵然弗究。而至於亡者。朕常以之爲戒。汝將來有嗣統之責。須勉力學問。於凡天下之事。不可不周知。人之艱難。不可不涉歷。聞見廣而涉歷多。自然心胸開豁。於萬幾之來。皆有以處之。而不差矣。如此。不惟不負祖宗之付託。亦有福澤被及下人。勉之勉之。

八月車駕還北京。

十一月命儒臣纂修五經四書性理大全。

上諭胡廣楊榮金幼孜曰。五經四書皆聖賢精義要道。其傳註之外。諸儒議論有發明餘蘊者。爾等采其切當之言。增附于下。其周程張朱諸君子性理之言。如太極圖通書西銘正蒙之類。皆六經之羽翼。然各自爲書。未有統會。爾等亦別類聚成書。務極精備。庶幾以垂後世。命廣等總其事。舉朝廷及在外教官。

皇明紀要卷之四 成祖 十八

有學者同纂修開館東華門外。未幾成之。

上親爲之序。

乙未永樂十三年五月。開清江浦河道。時漕運北京。舟至淮安。過壩渡淮。以達清河。挽運甚勞。平江伯陳瑄總理漕務。故老爲瑄言。淮安城西有管家湖。自湖至淮河。鳴陳只僅二十里。與清河口相通。宜鑿河引湖水入淮。以通漕舟。瑄以上聞。遂發軍民疏濬。引湖水

本便人行。

十月吏部員外郎陳誠偕中官李達使西域。還先是誠等奉命出肅州嘉峪關。自哈密歷土魯番至火州。亦力把力。于闐。撒馬兒罕。峇烈。以至八答商柳。陳城迭里迷渴石養夷塞。監達失干沙鹿海牙。凡十餘國。無不遍歷。宣布國家威德。既而諸國各遣使隨誠等詣闕。謝出使往還。凡三歷寒暑。誠回備錄其所經

山。管家湖入鴨陳口。達淮。相宜置四閘。曰移風。曰清江。曰福興。曰新莊。以時啓閉。復就管家湖築隄十里。以便引舟。浚儀真。瓜州。通湖。鑿呂梁百步二洪。石平水勢。開泰州白河通

大江。築高郵湖隄。隄內鑿渠亘四十里。淮濱作常盈倉五十區。貯江南輸稅餘。臨清。德州。皆建倉。便轉輸。河淺處輒膠舟。濱河置舍五

百六十八所。舍置淺夫。俾導舟。緣河隄鑿林

山川土壤。人民物產之異。飲食衣服。言語。尙之不同。爲西域行程記。上之。詔付史館。誠江西吉水人。

丙申永樂十四年三月。改趙王高燧封國於彰德。漢王高煦於青州。時高煦奏願常侍左右。不欲之。國復賜之曰。既受藩封。豈當常在侍下。前封雲南。憚遠不行。與爾青州。今又託故。如果誠心欲侍。去年在此。何故又欲南還。

常侍之言。殆非實意。青州之命。更不可離。禮部郎中周訥請封禪。尚書呂震贊之。上謂震曰。今天下雖無事。然水旱疾疫。亦間有之。朕每聞郡縣上奏。未嘗不惕然于心。豈敢自謂太平之世。且聖經未嘗言封禪。魏徵每以堯舜之事望太宗。爾欲處朕於太宗之下。亦異乎徵之愛君矣。且帝王之有關於後者。在德不在封禪。遂不許。學士胡廣作却封禪頌。

以獻

十月 上還南京

十一月將建北京宮殿以營建重事命羣臣會議於是文武羣臣上疏曰惟此聖上龍興之地北枕居庸西峙太行東連山海南俯中原沃野千里山川形勝足以控四夷制天下誠萬世帝王之都也比年車駕巡狩四海會同人心協和漕運日廣商賈輻輳財

皇明紀要卷之四

成祖

五

貨充盈良材巨木已集京師天下軍民樂於趨事伏乞上順天心下從民望早勅所司興工營建以爲子孫萬世帝王之業天下幸甚上從之

周王橚楚王楨相繼來朝例次日謁孝陵周王先至適遇節上命東宮皇太孫及小皇孫陪謁已出東華門上遽召翰林臣時楊榮金幼孜楊士奇皆至上問曰二王東宮

太孫及小皇孫謁陵展敬之位如何朕意雖

略定三人試言之楊榮未有對士奇對曰周楚二王屬列稍前兩傍東宮殿下列稍後居中皇太孫亦居中列于東宮殿下之後諸皇孫與皇太孫同班而分列兩傍上曰爾所言有據乎對曰宋儒朱熹家禮大約如此上曰吾未嘗熟家禮但據已見書其位大遂出片楮宸翰所書位次正與士奇所言合然

皇明紀要卷之四

成祖

五

下有六字未書授筆命士奇足之遂遣鴻臚丞周昇馳齋赴陵俾率行之

十二月楊士奇等奉命編輯歷代名臣奏議書成上覽之謂侍臣曰致治之道千古一揅君能納善言臣能盡忠不隱天下未有不治觀是書足以見當時人君之量人臣之直爲君者以前賢所言便作今日耳聞爲大臣者以前賢事君之心爲心天下國家之福也

遂命刻印以賜 皇太子。皇太孫及諸太

子。

丁酉永樂十五年。上巡北京。

四月頒五經四書性理大全於南京六部及

國子監天下郡縣學。

十一月癸丑建北京奉天殿乾清宮。越六日

巳木督工泰寧侯陳珪右都督韓祿等奏二

處俱現五色瑞光慶雲瑞霧網緇流動爛徹

雲霄庚申金水河冰凝異瑞際具諸象至巳

巳卿雲呈彩五色輪囷變化卷舒彌滿殿間

卿雲內又出五色瑞光圓圓如日正當御座

已而西度宮苑映上今所御殿終日不收

官軍人等衆目共睹於是禮部率羣臣上表

稱賀。

戊戌永樂十六年正月。上以玄免圖并羣

臣所上表及詩文賜 皇太子以書諭曰陝

皇明紀要卷之四 成祖 三

西輝州民獻玄兔羣臣以爲瑞且謂朕德所

致上表稱賀。又有獻詩頌美者朕心惕然愧

之。夫賢君能敬天恤民致勤於理則有以感

召和氣屢致豐年海宇清明生民樂業此國

家之瑞也彼一物之異常理有之且吾豈不

自知今雖邊鄙無事而郡縣水旱往往有之

流徙之民亦未嘗無豈至理之時哉而一兔

之異喋喋爲諛夫好直言則德日廣好諛言

則過日增爾將來有宗社生民之寄羣下有

言不可不審之於理但觀此表及書卽理瞭

然而懷不能遁矣。

巳亥永樂十七年十二月學士楊榮疏言十

事皆指斥府部法司積弊上覽而嘉之密

諭榮曰汝言實切時弊但卿爲腹心之臣苦

進此言恐羣臣亦相猜疑不若使慎密御史

言之于是得監察御史鄧英昇入奏衆皆嚴

皇明紀要卷之四 成祖 三

慄免冠請罪詔。丁卯日。復改。怙終者不赦。頒爲善陰薦。孝順事實二書于天下。學。校。先是。上命儒臣輯錄古今載籍所記。爲善陰薦之事。可以垂勸者。得百六十五人。尋復輯古今孝順之事。可以垂教者。得二百七人。上於各條之下。親爲論斷。并系以詩。各大爲十卷。上親爲之序。既成。編頒之。

上勅武臣曰。自古國家盛衰存亡。未有不係

於武備之張弛。漢唐世遠。姑置不言。近代宋太祖太宗。將勇兵強。削除暴亂。四海晏然。及其子孫弗率。武備不修。醜虜僭竊。馴至海內分裂。宗社丘墟。元世祖時。戍部嚴整。甲兵強盛。天下寧謐。傳至數世。嗣主荒淫。軍政廢弛。羣雄並作。竟至覆亡。我

皇考太祖高皇帝受

天命。定天下。于時將帥效勞。士卒奮勇。肅清

寇。遠。燕。洪。業。朕嗣位以來。夙夜惕厲。惟恐闕

宋元覆轍。以墜丕緒。爾等世有爵祿。與國家同休戚者。修飭武備。爲國爪牙。此爾等之責。所宜夙夜究心。用副倚注。而比來紀律廢弛。隊伍空虛。軍士逃亡。悉付不問。甚至通同有司。受贖賣放。取回軍明有程限。今縱其在外。或五六年。或十餘年。不回及所取回軍。十無二。猝有緩急。何以應調。武備若此。國何賴

焉。是皆爾等下不恤軍。上不忠國所致。自今宜鑒古人之得失。體國家之委任。修職務。撫士卒。實軍伍。繕器械。使兵政振舉。奸宄不作。朝廷有磐石之安。爾等亦永保富貴。若不遵朕言。仍蹈前失。必罪不貸。

庚子永樂十八年九月。擢教授蘭從善。林長楫。教諭徐永達。並爲翰林編修。侍從。皇太孫講讀。

授我
祖宗創設重學官一途凡輔導東宮必選通凡
纂修書籍會試表文必參用鴻臚館與
九載考優者必授翰林春坊六科清華之選
焉監察部曹而下不論也觀永樂中所選選
以輔導宜廟者自儀智而下張瑄論輩
無非終身學官之人未嘗專用進士也故楊
文貞之薦儀智謂其起家學官道理明執守
正廷臣未見其比可見當時以起家學官爲
重也故當時學官者皆振奮興起自重自修
出爲世用彬彬多得人之譽以勵世磨鈍有
此具也近則視學官目輕以起家學官爲不
肖近日被薦考稱者錄部曹之校猶斯焉而
況其他殆登天絕望如此尚可望勵世之功
乎嗚呼世變
何可深歎哉

皇明紀要卷之四 戒祖 五

北京官殿成改京師爲南京稱行在所爲北
京。

辛丑永樂十九年正月甲子朔上御北京

奉天殿受朝賀是日早躬詣太廟奉安五

廟太皇太后神主命皇太子詣天地壇奉安

昊天上帝后土皇地祇神主皇太孫詣社稷壇

奉安太社太稷神主黔國公沐晟詣山川壇

奉安山川諸神主

戊辰詔曰朕荷天地祖宗之祚繼承大寶統
馭萬民祗勤撫綏夙夜無間乃者效成周營
洛之規建立兩京爲子孫帝王永遠之業爰
自經營以來賴天下臣民殫心竭力趨事赴
工今官殿告成朕御正殿祇祀天地宗社眷
懷黎庶嘉與維新弘敷寬恤之仁用洽好生
之德大赦天下

四月初八日庚子夜奉天謹身華蓋三殿災

皇明紀要卷之四 戒祖 五

詔告天下求直言

五月翰林侍讀李時勉陳言十五事曰停止

工作罷四夷朝貢沙汰冗官賑濟飢荒清理

刑獄黜陟官罷道僧道優恤軍士及慎選舉

嚴考覈等事皆切時病上行其十四事

壬寅永樂二十年三月阿魯台寇與和殺宋

將都指揮王煥上遣央意親征戒誓將士

諫日啓行篤及鷄鳴山虜聞之夜遁四鼓

次龍門雲州關兵顧謂侍臣曰。今從征之士皆各處簡擇來者。若不闕習。何以禦敵。兵法以虞待不虞者勝。又曰。設備於已失之後者。非上策。朕所以慎重而不敢忽也。

五月乙酉。車駕渡偏頭。命將士獵於道旁山下。上顧從臣曰。朕非好獵。顧惟收獵。可以馳馬揮戈。振揚武事。作其驍勇之氣。丁酉。太閼論諸將曰。兵行猶水。水因地而順流。兵

皇明紀要卷之四

威福

元

因敵而作勢。水無常行。兵無常勢。能因敵變化取勝者。謂之神。今先使之習熟行陣。猝遇寇至。麾之左則左。右則右。前則前。後則後。無往不中節矣。戊辰。觀士卒射。一小旗三蔡皆中。賜牛羊各一。鈔二錠。銀碗二。上曰。賞重則人勸。是日。上親製平虜之曲。俾將士歌以自勵。

上謂諸將曰。爲將之道。勇智貴兼全。弓馬便

捷所向無敵勇也。許弇深遠無所遺失。智也。智勇全而後可以建功業。勇而無智。一卒之能耳。汝曹勉之。

上顧侍臣論用兵之法。因召諸將論曰。兵法云。多算勝。少算不勝。蓋用兵之際。智在勇先。不可忽也。馭衆之道。固須部伍整肅。進退以律。然必將帥撫士卒如父兄於子弟。則士卒附將帥亦如手足之捍頭目。上下一心。乃克

皇明紀要卷之四

威福

辛

有濟。至于同列尤須和叶。一隊當敵。則各隊策應。左右前後莫不皆然。譬如舟行遇風。同舟之人齊力以奮。波濤雖險。靡不獲濟。爾等勉之。

九月。車駕還京師。

癸卯。永樂二十一年八月。禮部左侍郎胡濙進瑞光圖。及柳梅靈芝。具奏云。今歲萬壽聖節。太岳太和山頂。金殿現五色圓光。紫雲周

存時不散。又石山產靈芝、檲梅、結實、符盛往年。此聖壽之徵也。于是禮部尚書呂震、

文武百官進賀。

上正色却之。

胡忠安輩稱賢臣而亦進瑞光圖相率爲說何也其視呂震之不學無術相去何能以寸哉

甲辰永樂二十二年五月浙江麗水福建政和二縣賊首周叔光王均亮等聚衆劫掠漸致滋蔓巡按御史王復奏請兵進剿楊榮金

皇明紀要卷之四

成祖

三

幼孜曰此愚民無知或爲有司所苦或窘於衣食逃竄山林求活朝暮耳若寬而撫之當各散矣急之恐未易獲且堅其爲盜之心況兵戈所加不免枉及良善上曰卿言良是可令巡按御史及浙江福建三司招撫如負固不服調軍剿之未遲

車駕次清水源阿魯台遠遁上召楊榮金幼孜諭曰朕夜夢神人告朕曰上帝好生其

是者再是何祥也豈天意屬意茲冠乎榮幼孜言承天意勅使諭虜赦其不臣之罪班師還京上曰此朕意也遂遣中官史力哥往虜中諭其部落來歸

上以四月發北京復親征胡寇七月車駕次翠微岡上御幄殿諭楊榮金幼孜曰東宮歷涉年久政務已熟還京後軍國事悉以付之朕優游暮年以享安和之福不亦可乎

皇明紀要卷之四

成祖

三

榮幼孜對曰東宮孝友仁厚天下屬心

允稱皇上付託上悅

是月十六日巳丑次蒼崖戌上不豫次日

次榆木川上大漸遺命傳位皇太子十

八日辛卯上崩享年六十五司禮太監馬

雲孟驥等密召楊榮金幼孜入御幄議以六

師在外去京師尚遠秘不祭喪亟命工部官

括行在及軍中錫器悉以入內幄召匠入鑄

錫製爲押押成樽飲而銅之殺匠以減口金。光祿朝夕進膳如常儀。益嚴軍中號令。人皆莫測。

出前戶部尚書夏原吉。刑部尚書吳中于獄。原吉等繫內官監四年。至是。皇太子親臨繫所與共哭。令出視事。原吉首言東南民力困於漕運。請幸南京以省供億。繼請撫流民。罷西洋取寶船。止雲南交趾採辦金銀數事。

皇明紀要卷之四 成祖 五

出前右春坊大學士黃淮。及洗馬楊溥。正字金問等于獄。三人繫錦衣衛獄者十年。

天順日錄記楊溥在獄中十年。家人供食。又數絕。賴不能繼。又上命。臣則日與死爲親。愈勵志讀書。不報。同難者止之日。事已如此。讀書何用。答曰。朝聞道夕死可也。五經諸子諸之數。而己而得釋。晚年遭遇。爲閣老。大德朝廷大制。作多出其手。獄中讀書之功。居多八月十五日丁巳。皇太子即位。赦天下。減賦北直隸。山東粟四十萬石。楊士奇八奏事。上望見士奇。來笑謂塞義原吉曰。新華

益學士來奏事。必有理。試其聽之士奇奏言。恩詔甫下而措薪傳旨。賦北京山東粟八十萬石。以供香炭。其數太多。民何以堪。上喜曰。吾固知學士來言必有理。即命減四十萬。顧義等曰。汝三人吾所倚非輕。但有事須盡言。庶幾以輔吾不逮。

赦解縉妻子還鄉。官其子禎中書舍人。

皇明紀要卷之四 成祖 五

善。籍其實對曰。義天資厚。重中無定見。夏原古有德有量。不遠小人。劉儗雖有才幹。不知顧義。鄭賜可謂君子。頗短于才。李至剛。而閭勢。雖才不端。黃福秉心易直。確有執事。陳瑛刻于用法。刻惡以端。宋禮。而苛人。怨不恤。陳洽。疏通警報。亦不失正。方實。簿書之才。輒增之心。素上。上以示東官。曰。至剛。已洞灼。餘徐驗。東官因問縉。建文所用人。如何。對曰。此皆洪武中人才。事往已。不足論。又問尹昌隆。王汝玉。對曰。昌隆君子。而量不宏。汝玉文翰不易得。惜有市心耳。東官即位。即出縉。告示楊士奇曰。今人率謂縉狂士。縉所論。皆皆有定見。故報。其家屬官其子禎。

寧王權奏欲來朝。又言江西非其封國。止

遺書答曰：叔欲來見，感親愛之厚。姪欲見叔，亦切倦倦。祖訓不敢違也。所云江西非所封之國，與各王封鎮不同。叔受之先帝，已二十餘年，爲國南屏，非封鎮而何？惟叔審之。

免遠安王貴燮、巴東王貴煊爲庶人。二人前嘗誣告其父有不軌語，至是免之。諭羣臣曰：正風化當自家族始。

罷海子至西湖巡視官，謂尚書蹇義曰：古者山澤之利，皆與民共之。朕之心，凡可推以利民者，雖府庫之儲不吝。況山澤所產哉？

癸未禮部尚書呂震言於上曰：今喪服已踰二十七日，請如太祖太宗皇帝遺命，倣漢制以日易月，釋衰從吉服。烏紗冠素服，黑角帶臨朝。上命廷臣議。楊士奇以爲不可。黃淮亦與士奇合。震顏色奮然，蹇義從之。

解之，請兼取二說具奏。上宜服素衣冠，黑角帶，羣臣皆從君服，報可。明且上素冠麻衣麻經，出視朝。文臣惟學士、武臣惟英國公如上所服。餘文武羣臣之服皆從義等所定。朝退，上召蹇義、原吉及士奇等諭曰：呂震昨奏易服，云皆與汝等議定。然後奏聞，時吾已疑其非羣德臣下易之。梓宮在殯，吾豈忍易？後聞士奇言始知其妄。士奇所執是因歎曰：張輔知禮，六卿乃有不及。又顧義曰：汝所折衷亦未當，然不必再以語人。羣臣聽從其便。

賜蹇義、楊士奇、楊榮、金幼孜銀圖書各一。其文曰：繩愆糾繆，諭之曰：卿等皆國舊臣，祗事先帝二十餘年，又事朕於春官，練達老成。今朕嗣位之初，軍國之務重，須卿等協心贊理。凡政事有闕失，或羣臣言之，而朕未從，或卿

禮記
卷之四
卷之五
卷之六
卷之七
卷之八
卷之九
卷之十

等言之而朕不從。悉用此印密疏以聞。其母
憚于再三言之。君臣之間盡誠相與。庶幾朝
無闕政。民不失所。而朕與卿等不負。祖宗
付託之重。義等頓首受命。
以翰林侍講學士王直爲右春坊右庶子。仍
兼前職。及兼記注。於聖政聖訓之當修者。
皆錄之以備纂述。

太祖初建國。吳重史事。首次起居注。以魏觀末
皇明紀要卷之四 成祖

蕭爲之。日侍左右。記言動。洪武十四年。定起居
注法。秩從七品。單仲純詹同官任焉。其後竟
察令翰林院史官兼之。每朝則立班記事。入
侍則執筆。以從書勅。以爲日履。書言以爲寶
訓。永樂洪熙間。王直在翰林。猶從事於記注。
宣德後廢。以廢矣。成化弘治中。臣僚累建言。
欲復起居注之舊。或欲即命史官記事。政於
其中。如宋制。起居之制。猶未舉行。天世之門
生故吏。於其所尋事者。猶編有語錄。談記。則
聖神益德大業。胡可無通乎。在洪武時。日履
實諸當勤。則述其舊跡。猶有可尋者。此
祖宗舊制所當復也。
詔衆德性惇篤。行止端方。材能出衆。政績顯
著。或文學堪稱。識見優遠。諸人才。并嚴蔽賢

監舉。連生之法。凡在京七品。在外五品以上。
文官及知縣。於五品以下見任。及軍民中訪
舉。

十一月朔。赦奸黨族屬。並放還家。給還田產。
先是。上謂侍臣曰。方孝孺輩。皆忠臣也。宜
從寬典。次日御札付禮部尚書呂震曰。建文
中奸臣。其正犯已悉受顯戮。家屬初發教坊
司錦衣衛浣衣局。并習匠。及功臣之家爲奴。

皇明紀要卷之四 成祖

今有存者。既經大赦。可宥爲民。給還田土。凡
前爲言事失當。謫充軍者。亦有爲民。

按初治奸黨。齊太一子甫六歲。給配。至是得
宥。還觀黃子澄一子。易姓逃難。家湖廣之咸
寧。主是間者。乃復姓。卒已進士黃表。其後也。
故齊黃之裔。猶不絕。方練則無餘。諸人不可
悉考。

翰林學士楊溥密疏言事。上嘉納之。御札
獎諭之曰。覽卿所奏。爲國家之計。誠合朕心。
但望卿始終如一。知無不言。相朕致治。以承

但望如
於如一

天休感卿忠懇特用辭報今賜卿彩幣一雙
鈔一千貫卿其領之

上御西角門閣廷臣詣跪顧謂楊士奇楊榮
金幼孜曰卿三人及奎夏二尚書皆先帝
親任舊臣朕方倚以自輔比朕所行卿等共
知其有未善者即當盡言觀前代人主有一
履帝位輒自尊大惡聞直言左右之人雖素
所親信亦畏威順旨緘默取容或資良之臣

皇明紀要卷之四

成祖

病

一體備
心共圖
以安
勿以有
所後
而時

不肯默然言者一再而不見聽亦退而絕口
以圖自全致令人主因循肆志卒致覆敗朕
與卿等當深以為戒君臣一體始終協心朕
幾可以共圖久安因取五人語辭親筆增立
語云勿謂崇高而難入勿以有所從違而感
息曰此實朕心卿等勉之

捕治前御史舒仲成既而罷之初上監國
曉仲成嘗以事忤旨遷還湖廣按察副使至

實金石
之石

是因事命都察院逮治之楊士奇上疏言
來小人得罪者多陛下即仿皆有之今進
理仲成即詔書不信漢景帝為太子召衛綰
不赴即位進用綰前史題之上覽疏喜即
有旨罷治仲成而降勅獎諭士奇曰覽卿所
奏導朕以仁助朕以德欲朕為唐虞之君愛
惜俊良共成王化此實金石之言誠為忠良
股肱之臣也朕朝夕所慮恐卿等以朕尊居

皇明紀要卷之四

成祖

罪

宸極畏有譴責不敢盡言今覽此奏朕甚感
喜足慰於衷但望卿始終如一勿無不言以
副朕委托之意共成王道之美朕深感卿特
齎白米十五彩幣二表裏實鈔二千貫實彰
眷待非應故事卿其領之以慰朕懷

仁宗昭皇帝

乙巳洪熙元年正月辛申朔上御奉天殿
朝羣臣設樂不作羣臣行五拜三叩禮

先是禮部尚書呂震諫曰：「陛下初登太寬天下文臣武臣及海外諸國皆來朝，宜受賀作樂如大朝之儀。」大學士楊士奇、楊榮、金幼孜、黃淮等言：「不宜用樂，未得旨。」榮趨出，士奇與幼孜、淮復進言，夜漏下十刻未退，午門官入奏，乃有旨命禮部設樂，不作次日。上召士奇等四人，諭曰：「呂震每事誤朕，卿等所執停樂是為君以受直言為賢，不受直言，則過」

益增。為臣以能直言為賢，不能直言，則忠不盡。如昨會朝，從震所請，今悔何及？賴卿等同心遂免此悔。自今遇朕行未有賞，但盡意言之。毋以不從為慮。各賜鈔千貫、文幣一表裏，罷給朝覲官驛牧馬。先是兵部尚書李慶言：「于上曰：今歲北方民畜馬頗蕃，送至京以散軍伍操用，尚餘數千，欲散民間，則民甚敝，不可重困之。」今遠近方面朝覲官皆集，謹

每員給馬一匹，令牧之。其羣牛准民間餽，獨者追陪。太僕寺提督考較。上令與蹇義、廖書議，亦從慶言。乃下令行之。楊士奇力陳不可，曰：「朝廷以禮徵賢，上者授方面郡守，次者授百執事，今皆役之畜馬，以蘇民是貴民而賤官也。」上曰：「慶義誤朕。」顧士奇曰：「以頃即批出，罷此令。」內批兩日不出，兵部已督責朝覲官領馬者過半矣。士奇復奏。上曰：「吾偶」

因事稽緩，爾當即批出。午刻，上御思善門召士奇曰：「內批豈真忘之？初聞汝言，即遣人觀李慶輩。」呂震輩交口忿，爾朕念爾孤忠，願為衆所傷，故不欲因汝言而罷此令。今有差矣，出示一疏，乃陝西按察使陳智甫按察所所以肅廉官，貞百度而太僕得臨，亦庶徵駒與下民等，惠網掃地矣。」上曰：「爾疏據此，執止散馬。」士奇叩頭曰：「古人有言：陛下知錯，」

臣不孤矣。上曰：繼今令有不便，惟密與朕言。李慶輩不識大體，不足語也。但皆先朝舊臣，未可遽退耳。

此與永樂中楊榮疏言諸司積弊而文廟密諭使校御史言之同意君臣之間情意交孚不啻父子骨肉慶唐君臣未見其有此也

大理少卿戈謙數言事切直，上頗嫌其矯激。尚書呂震、吳中、都御史劉觀等交奏其實直沽名請罪之。楊士奇言於上曰：謙不識

皇明紀要卷之四 仁宗 聖

大體有之，然其心感。陛下起擢之恩，欲圖報効，古人有言：主聖則臣直。陛下容之，不然，進言者將懼，而以言爲戒矣。上不憚，仍免謙朝參，令百官言事，毋以謙爲戒。因諭士奇曰：朕有過不難於改，雖一時不能容，然終知悔，爾知朕心，毋吝于言也。

舉廟享禮，詔陞功臣四人配享，加爵。河間王謚忠武，張王加封寧國公，謚忠莊，王真加贈

少保、榮國公，恭靖公姚廣孝，及東平武烈王朱能並配享。文皇帝廟廷。

按功臣配享之制考之唐宋累朝皆有之我明惟太祖成祖一廟爲然至仁宗以來此禮皆

太祖成祖一廟爲然至仁宗以來此禮皆下之講建謂有一代之君必有一代之名臣而輔應時而出爲之股肱心膂又安四海與國成休是故在仁宣時則有若蹇義三楊諸人在仁廟時則有若張輔曹鼐李賢王弼諸人在憲宗時則有若彭時商輅劉瑄諸人在孝宗時則有若丘濬羅欽王恕劉大夏諸人在武宗時則有若謝鐸文舉諸人皆勛名事業約均在仁耳目無愧于唐宋諸名臣誠建之祖臣助廷之

皇明紀要卷之四 仁宗 聖

列上以修一代明良之達下以感一世之豪傑士固無不可者此累朝缺典不無有待于方來云

四月詔免山東及淮安徐州夏秋糧之半。停罷一切官買物料，時有至自南京者。上問所過地方何似，對曰：淮徐山東民多乏食，而有司徵夏稅方急，遂召問少師蹇義。所對亦然。上坐西角門，召大學士楊士奇等令草詔免稅糧之半，及罷官買。士奇對曰：皇上

憫恤民窮誠出於至仁若斯事亦可令戶部工部與聞上曰姑徐之救民之窮當如救焚拯溺不可遲疑有司慮國用不足必持不決之意卿等姑勿言命中官具紙筆令士奇等就西角樓書詔上覽畢命用璽遣使齎行上顧士奇曰汝可語戶部工部朕悉免之矣左右咸言地方千餘里其間未必盡無收亦宜有分別庶不濫恩上曰恤民寧過

厚爲天下主寧與民寸寸計較耶

建曰仁廟嚴極未久而所行無非仁民之政止從吾轉圜改過不吝規模弘遠事事可爲後法求之前代其尙高宗周成康之匹乎漢文皇帝宋仁宗未足多也惜乎享國太淺民之無識痛哉

命皇太子往南京調祭皇陵孝陵因留南京監國時南京屢奏地震羣臣或請親王及重臣往守之上曰非皇太子不可遂有是命製印二及手勅二賜收師養義

同誌

及少傅楊士奇○上自少侍太祖明於星象監國時嘗以教士奇曰宋元儒者多曉習不可忽也及是月十四日甲寅義偕夏原吉楊榮楊士奇奏事承天門畢上問夜來星象變曾見否對曰未上曰義等三人雖見不能知士奇當知之對曰士奇愚昧亦不能知上曰天之命矣歎息而起明日早朝罷召義及士奇諭曰監國二十年爲

讓惡所構心之艱危吾三人共之賴皇考仁明得遂保全言已泣然義士奇亦淚潸對曰今已脫險卽夷皆先帝之賜陛下孝誠之效更不煩聖明多慮上曰卽吾去世後誰復知吾三人同心一誠遂出二勅二印賜二人義得塞忠貞印士奇得楊貞十印皆拜受而退其賜義勅曰曩朕監國之時卿以先朝舊臣權兼詹事日侍左右肇建兩京政務

名錄
治錄
賢
子
在
在

皇明紀要卷之四 仁宗 聖

方殷。隨事籌畫。適中爲難。卿以善翊君。以義
徇國。勞心焦思。不顧身家。載歷艱虞。未嘗有
容嗟之意。及朕嗣承大統。稽襄治理。用濟斯
民。朕於道不懈。益恭二十餘年。夷險一節。
朕篤不忘。茲以已意創製。塞忠貞印一枚。賜
卿。用藏于家。傳於後世。俾爾子孫。知前人顯
榮於國。老更不易。致宜加保。守朕之子孫。亦
知卿弼予於難。體憂國之心。以保爾子孫。庶
幾上下相安。與國咸休。書曰。惟后非賢不又。
惟賢非后不食。自古君臣相遇難矣。往續惟
茂。永終是圖。欽哉。與士奇勅意同。而詞小異。
五月。上諭。蹇義曰。御史朝廷耳目之官。惟
老成識治體者。可任新進。小生遽授斯職。未
達政治之體。而有可爲之權。遇事風生。以唐
怒爲威福。以好惡爲是非。甚者貪穢無籍。肆
人君子。正直不阿。往往被其凌辱。小人阿順。

傳
以
清
風

皇明紀要卷之四 仁宗 哭

從使。則相與爲膠漆。其於政事得失。軍民利
病。略不用心。安在其爲耳目也。爾吏部自今
須慎選。擢以清風紀。既又歎曰。都御史十三
道之表率。如都御史皆清廉公正。各道御史
雖問有不才。亦當知畏。憚今之不才者。無畏
憚矣。爾其咨訪。可任都御史者。以聞。
是月十一日。上不豫。召蹇義。楊士奇。黃淮。
楊崇至思善門。命士奇書勅。遣中官海壽。馳
召。皇太子於南京。次日。上疾大漸。遣薛
天下傳位。皇太子。遂崩。壽四十八。時以
皇太子未至。未發喪。羣臣請鄭襄二王監國。
勢。曰。帝。天。京。純。明。至。性。孝。友。清。謹。之。高。
未。嘗。與。親。益。恭。勤。勵。謹。失。自。手。治。二。弟。驕。恣。
曲。意。調。護。正。色。訓。戒。在。東。官。清。心。案。欲。破。
服。寬。博。死。若。儲。生。專。志。愛。民。相。詢。疾。苦。既。卽。
位。立。行。其。志。可。一。詔。下。萬。姓。歡。呼。凡。遇。水。旱。
濟。亦。露。禱。祈。禱。朕。親。已。裕。民。恒。如。不。及。明。乎。
貴。加。官。依。優。中。簡。約。已。裕。民。恒。如。不。及。明。乎。
知。人。任。用。不。二。廷。臣。才。行。高。下。瞭。然。緩。急。使。
使。廉。不。曲。當。才。異。可。風。誠。所。不。棄。竭。忠。義。
無。小。必。戮。宋。當。以。愛。惡。核。是非。甲。乙。選。喜。然。

皇明紀要卷之四
 位之後弘施沛澤號
 是月十二日庚戌。皇太子即位。
 八月敕修太宗 仁宗兩朝實錄以英國
 公張輔尚書蹇義夏原吉爲監修楊士奇楊
 榮金幼孜及陳山張瑄楊溥爲總裁
 遺命獲功告所不賞實功想後事過於厚璧
 勅法司崇克歷戒深刻慈極惡職吏每戒法
 司曰賊吏務窮民窮已國家恤民必自去賊
 吏始重學政嚴薦舉每論所司用人必求實
 本長官必責實敘舉聞直言多見褒從間有
 時逆無幾悔悟推志儒實務學問諸經皆通
 於書尤熟下筌不用俗占必取用周易反覆
 日又象象之時及程朱氏說信之甚篤少件
 太祖聖訓天象長益擇究日官諸選輔見奏議
 作臺禁中時自觀察荷有哭氣澤自省篤但
 公 祖宗創業艱難每事必問禮法又曰循
 祖宗之法者當明祖宗之心當錄
 太祖聖訓文未語王俾熟讀又別真德秀大
 學行義賜諸子在儲位二十年天下傾嚮朝

兩典要卷之四終

皇明紀要卷之四

音釋

織音遠細微浪音恣深也浸音夷酒倨音
 辰也強使臚音周皮又腹胸音渠屈日倨音
 亦作鏐音鐸刀鏐音商人聲鏐音大性鑿也
 也瑞音帝確音低黑石可鈕音紐又無地習也
 惜音榮無知哈音上聲字音益入聲詩
 池上聲城音哈音丁目小音赴極音
 山蛇立也哈音丁目小音赴極音

聲倉遽也
 人音一暴

皇明紀要卷之五

宣宗章皇帝



丙午宣德元年五月戊申退朝。上語侍臣曰：天氣向炎，正農夫耕耘之時，因誦聶夷中《鋤禾日當午》之詩，且曰：吾每誦此，未嘗不念農夫。又曰：朕入九歲讀書，皇考臨視，親舉筆寫是詩以示，且問曰：解否？對曰：稼穡艱難在此也。皇考笑而頷之。自是常教以農事，銘于

皇明紀要卷之五

宣宗

心不敢忘。今宮車不復還矣，言已，淚下如雨。七月順天懷柔知縣邵原亨奏：本縣山場舊禁樵採，輸官薪炭，措辦實難。今自黃花鎮東至紅螺山，去天壽山已遠，乞弛禁以便民。上可其奏，仍令以時取之，毋恣意砍伐，傷其根本。庶幾可常資用。行在工部奏：內府供用紵絲紗羅，計九千疋，請命蘇杭等府織造。上命減半造。

皇明紀要卷之五

宣宗

于未宣德二年二月。上御文華殿，召輔臣蹇義、夏原吉、楊士奇、楊榮、胡濙論之，曰：古者君臣莫不同心同德，以成天下之務。君有失則為臣者匡救之，臣有過則為君者訓戒之。庶幾更相警飭，兩無猜嫌。信所謂明良相逢，千載一遇者也。爾等當祇事我皇祖，皇考二十餘年，竭誠效忠，始終一致。及今侍朕左右，知無不言，言無不當。深用嘉悅，茲特賜

卿等鑲金銀刻圖書，尚體朕至意。永無駁賜義圖書曰：忠厚寬弘，賜原吉曰：含弘貞靖，賜士奇曰：端方貞靖，賜榮曰：方直剛正，賜濬曰：清和恭靖。

按楊文敏家集記：受賜銀圖書五顆。曰：方正，曰：剛正，曰：忠孝流芳，曰：開西後裔，曰：建安楊榮。曰：楊氏勉仁，胡忠安家傳記：被賜銀圖書四顆。曰：毘陵胡濙，曰：文恭世家曰：大宗伯章，曰：清和恭靖，餘未有考。

十二月 上御文華殿，儒臣進講孟子曰：

曰伯夷太公皆處海濱而歸文王及武王伐紂太公佐之伯夷扣馬而諫所見何以不同對曰太公以救民爲心伯夷以君臣之義爲重上曰太公之心在當時伯夷之心在萬世無非爲天下生民計也

戊申宣德三年正月御製帝訓及官箴二書成

八月上以是時秋高馬肥恐胡虜擾邊欲

皇明紀要卷之五

宣宗

三

親歷諸關警飭兵備遂勅諸臣整齊士馬以俟蹇義夏原吉楊士奇楊榮胡濙施禮吳忠浚宴和楊溥姚文直等扈從駙馬都尉袁容隆平侯張信尚書張本張瑛郭敦右都御史顧佐等居守丁未車駕發京師渡路河駐驛虹橋九月庚戌朔車駕入薊州官眷朝見上諭州官曰此漢漁陽郡也昔張堪爲政民有樂不可支之歌流聞至今爾曹勉之又進

皇明紀要卷之五

宣宗

四

其耆老諭曰平賊斯郡獨豐稔無他處也勵子孫務禮義廉恥之行毋妄于溫飽而自棄也辛亥車駕至石門驛喜峰口守將奏報兀良哈率萬騎倚邊已入塞下諸將請益徵兵者上曰孽虜無能爲但謂吾邊無備故敢來若知朕在此當驚駭走矣今惟擒之勿縱也從此出喜峯口路隘且險車騎可行若候諸將並進恐緩事機朕以鐵騎三千先

進出其不意擒之必矣乙卯車駕出喜峯口夜軍士皆御枚飲甲韜戈馳四十里休爽至寬河距虜營二十里虜望見以爲戍邊之兵卽悉衆來戰上命分鐵騎爲兩翼夾擊之上親射其前鋒三人墮之兩翼飛矢如雨虜不能進繼而神机銃疊發虜人馬死者大半餘悉潰走上以數百騎直前虜望見黃龍旗始知上親征悉下馬羅拜請降皆生縛

之丙辰斬其酋渠。駐蹕寬河。戊午駐蹕會州。以重陽節。賜宴從文武官宴。并饗將士。仍遣捕虜衆潰散之。黨至是有俘獲還者。上喜。大饗。又親製詩歌慰勞之。甲子詔班師。車駕發錢將軍店。乙丑駐蹕偏頭嶺。丙寅車駕入喜峰關。駐蹕關內。庚午駐蹕三河縣。諸王文武官進平胡表。壬申駐蹕齊化門。癸酉車駕至京師。謁告太廟。朝皇太后。置酒上壽。

皇明紀要卷之五

宣宗

五

陳建曰。宣廟英武。亞于成祖。故平內難。艾外夷。皆躬親戎伍。如摧枯拉朽。由太孫時嘗田獵。講武。從成祖北征。習知用兵耳。然亦以去國初未達。乘祖宗百戰之餘威。將士習于戎陣。戰勝攻克。固非偶然也。至正統之末。國家承平已久。英宗生長深宮。王振不知而欲效之。遂致家聲之禍。故建嘗謂正統土木之失。宣德此役誤之也。已酉宣德四年二月。顧佐自爲都御史。意度嚴明。宿弊清革。下至吏卒。悚厲凜然。更有撻撻者。撻撻佐之過。謂受皂隸賂放歸。悉具姓名訴通政司以聞。上密以示楊士奇曰。爾

皇明紀要卷之五

宣宗

六

不舉佐廉乎。對曰。所訴之事。誠有非誣。蓋今朝臣月俸止給米一石。薪炭馬芻咸資于皂。不得不遣半歸使備所用。皂亦樂得歸。排貫爲兩便。此京師大小臣僚皆然。臣亦然。自承樂以來如此。仁宗皇帝固知之。所以增朝臣之俸。上歎曰。朝臣之艱如此。因怒訴者。曰。朝廷用一好人。輒爲小人所排。欲下法司治之。士奇曰。此末事不足上干聖怒。但付佐自治。恩與法並行矣。士奇退。上召佐。以吏部狀授之。諭之曰。放皂歸。排使給薪芻。京官皆然。不足爲過。小人不樂檢束。誣陷正人。汝自治之。佐叩頭退。召吏示之狀。吏恐甚。佐曰。上命我治汝。我姑容汝。但改行爲善。竟不殺之。上聞之喜曰。佐得大體矣。久之復有閹告佐累累枉人重罪不聽訴理。上怒召索士奇曰。此必有重。教之意。小人排陷正人。

不可不究治遂命法司鞠之實千戶賊清殺一家無罪三人當死代爲狀教之誣告上

曰不誅之佐何以行事立命磔清于市

陳建曰晉傅而薪芻蕘食固非體臣之道歸

臣而後珍茹芻芻非正大之體後茶緣此遂

正官廳事體範便盡亦可行也

四月書諭寧王

時寧王傳今日宣德元年八月江西布政司

太監司官以事以事未定品級臣惟祖訓所

載臣等以爲大率無有品級子孫皆祖宗

一氣之分下與異姓相同至今四代乃定品

級恐萬世之下謂自今日始靖江王府將軍

與諸王同班儀賓亦服麒麟王輩不論品級

異姓相見還行君臣禮其餘語多忿戾上

覽奏謂侍臣以朕自即位以來格遵成憲祿

未定品級皆出舊制非出自朕今行之三年

忽有此語其意豈未可量乃復書大略謂祖

訓錄郡王子孫自鎮國將軍以至奉國中尉

近有品級洪武二十九年十二月欽定靖江

世王與郡王公侯文武官相見禮儀或答拜

或坐受過之干途或分道讓左或引馬側立

各隨品級等第別無行若臣體之說若必如

所云行若臣之禮是教子孫越禮犯公不知

有君失若輩臣與靖江府將軍前皆行若臣

之禮是天下紛紛多若也春秋之法天無二

日民無二王尊尊親親各有攸當往者過

高體在太宗時屢造大罪及封爵位

之而包藏禍心終謀不軌輒妄稱太祖

未嘗頒給郡王誥勅以爲擅改舊制具本指

斥遂舉兵反及被執至京出洪武諸司職掌

示之照揭每不及今叔祖輒有不避斧鉞乞

爲赦免之說何寬何狃而忍恨不平至此

子以示文武大臣咸謂奉諭蓋托此爲端耳

不然何以宣德元年八月之事至今始露

子已悉拒羣臣之言而望諶之若復不謹非

獨羣臣有言天下皆將言之是時予雖欲全

親親之美不可得矣亮之

代州署訓導舉人曹鶴自泰年少學未充不

堪人師願就太學或就別職上嘉其志改

皇朝紀要卷之五 宣宗 八

爲泰和典史俾習民事如有餘力亦可進學

八月 上諭給事中曰朝廷置給事中所以

出納命令封駁章奏朝政闕失民情休戚皆

得言之非他職比也朕嗣承大統期于庶政

修和爾等尚思委任之重夙夜在公庶幾朝

無失政官無廢事不惟國家有賴爾亦有聞

于後矣

庚戌宣德五年三月頒寬恤之令 上御南

齋宮召楊士奇論曰。今春已和。吾欲行寬恤之政。今獨與爾商之。然吾未能悉知。汝當效勞。助益遂命內侍具楮筆。上曰。免災傷稅糧。當是首事。聞民間虧欠畜馬驢騾。所司追償甚迫。民計無出。部官坐視而不言。對曰。聖念及此。生民之幸。各部惟知督責下民。以供公家。而不顧民心之離。故一切民瘼。祗不以聞。今所當寬恤者。尚非止此兩事。上曰。

汝所知者具言之。對曰。百姓逐年負欠薪糧。及採辦買辦之物。所司責償甚急。皆當寬貸。各處官田起科不一。而祖額皆重。細民困乏。蘇州尤甚。郡縣以聞。戶部固執。不與除豁。細民多有委弃逃徙者。此當速與減除。部符下郡縣採辦買辦諸物。但一槩派徵。更無分別出產與否。非出產處。百姓數十倍價買納。臣請戒約該部。今後凡物只派產有之處。不

許一槩均派。苦民年來刑獄冤濫者多。感召早濫。悉由于此。請戒勸法司。敦用平恕。務求情實。今工匠之弊尤多。四方每戶。不問幾丁。悉徵在京役於公者。十不一二。餘皆爲所管之人私役。不得營生。以致嗟怨盈路。臣請命官巡察究治。及分豁戶下之半放還。上歎曰。朝廷任六卿。但知苛責下民。而不能清察奸弊。有忝厚祿矣。爾所陳有益。于朕有益。于

民此皆應行。命卽草勅用。早頒行。四月重修玉牒成。上覽之。太息曰。國家宗族繁盛。皆祖宗積德所致。今于朕雖有親疎。然本原一人。朕何敢忘焉。八月朔日當食。陰雨不見。禮部尚書胡濙等請率羣臣賀。上不許。勅羣臣曰。古之人君。所謹者莫大于天戒。日食又天戒之大者。惟能修德行政。用賢去姦。而後當食不食。傳不

云乎。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食焉。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今以陰雨不見得非朕昧于省過而然歟。况離明照四方。陰雨所蔽有限。京師不見。四方必有見者。此之不食。天可欺與。朕尚圖修省以答天意。其止勿賀。辛亥宣德六年二月。令北直隸地方。比照洪武年間。山東河南事例。民間親開荒田。不問多寡。永不起科。

此我祖宗。學民美意。漢唐以來所無也。良由國初。地曠人稀。是以如此。然有田則有稅。什一。天下中正。不可廢也。當時緣不起科。後來遂致權勢。奏討。爭占之。據王守溪謂。今北方平原沃野。千里瀾望。皆不起科。千此可行。井田之法。焉是亦一機也。羅一臺謂。以堯舜代之道。輔其君。則分田制產。經傳固有成法。楊東里諸人得君行政。如此其專。且久謀國。不弘經遠之猷。而苟且一時之道。此三代之下。所以無善治也。上問侍臣曰。古之井田。最為善政。後世何以終不能行。侍臣對曰。自秦開阡陌。富強者得以兼并。遂致因循。主曰。朕惟為國養民在。

有實惠。誠能省徭役。薄徵歛。重本抑末。便是養民。亦何必拘于古法。

上御文華殿。少傅楊榮。進講大學平天下章。學士王直。進講生財有大道章。上析其義曰。治天下國家。不可無財用。卽如生之者衆。四語行之。不必暴征橫斂。而國用有餘矣。又曰。秦誓曲盡君子小人情狀。人君審此。則好惡用舍當矣。後世若漢唐中葉。小人倖位。妨

賢病國。聖賢之言。豈非龜鑑歟。

七月上幸楊士奇宅。時上頗好徵行。一夕漏下二十刻。以四騎出臨士奇宅。前報者言范太監。士奇倉皇出迎。上已入門。立月中。士奇俯伏言。陛下柰何以宗廟社稷之身。而自輕。擾擾塵埃。昏暗中。誰識至尊。萬一或有識者。變起倉卒。何以備之。上笑曰。思見卿一言故來耳。遂屏左右。語既竟。士奇叩

頭曰。車駕今夕俯臨。外間明日必有知者。萬萬自此慎出事。變不測當慮也。駕還宮。明日遣太監范弘密問士奇。車駕臨幸。曷不謝。對曰。車駕夜出。愚臣追令中心揣惴。未已。豈敢言謝。數日又遣弘問士奇曰。今天下平寧。上時時微行。何足慮。豈不欲行乎。對曰。陛下尊居九重。恩澤並能遍洽。幽隱萬一有冤大怨。卒者度何能發。誠不可不慮。後旬餘。錦

衣衛獲二盜。盜嘗殺人。宜捕之急。遂私結約。候車駕之玉泉寺。拔弓矢伏道傍林莽中。作亂。時有捕盜校尉亦變服如盜。入羣盜中。真盜不疑。以其謀告。遂為所獲。上既誅二盜。歎曰。士奇言不虛。即日遣范太監賜士奇白金文綺。明日士奇入謝。上諭盜謀。且曰。愛朕莫如汝。自今如汝言。不復微行。先是。襄義嘗以天下太平。勸上可微行。而生日得賜

鈔及馬。故至是有愛朕莫如士奇之說云。壬子宣德七年三月。令京官三品以上。及布政按察。荐舉堪任方面郡守官者。有犯罪罰舉主。又令各處有司。舉文學才行之士。陳建曰。楊文貞以吏部循資陞授。不足以得人。乃令在京三品以上。保舉下。李文達天順日。錄則深言保舉之弊。不若歸其權于吏部。至霍文敏奏議。則又言。保舉吏部之弊。而欲五品以上。京堂缺。皆會推舉。言子爵兩弊互攻。將何適而可。思以為不若遂行。則官推賢讓能之法。雖令百官推舉。奏薦一官。缺吏部所推讓最多者。奏授之。不保舉。保舉信一人

之舉而遽授焉。權授由吏部。而所以權授者。吏部不與焉。如此。處幾乎其可也。上下詔求賢。復出御製擬稿。蘭操及四言招應詩。賜諸大臣。上親製翰林院銘。其辭曰。廷有司言。自周則然。後世襲用。愈審而重。策命所錄。講學所資。機務之嚴。于度于咨。代有賢哲。博文明識。克勵翼之。用光厥職。咨爾儒臣。朝夕左右。必端乃志。必慎乃守。啟沃之言。惟義與仁。堯舜之

心在太

知備深
理可行

其人正
法明果

才德兼
備者大

道鄒孟以陳詞尚典實浮薄是戒謀議所屬
出於外心許太公罔役于私昔人四禁汝
惟勵之獻納論思以匡以益以匹前休欽哉
無斂

八月 上在宮中覽尚書黃福贊漕運時言
便民數事出其章示楊士奇且諭之曰福所
言皆知慮深遠可行今六卿中其誰之倫士
奇對曰福受知

皇明紀要卷之五

宣宗

十五

太祖皇帝最先大用其為人正直明果一志于
國家生民今六卿中鮮及之永樂初建北京
刑部命之綏輯凋瘵及得交趾命摠藩憲之
政安新附之衆躬勤夙夜其有成績其才德
兼備有大臣體諸卿誠不及之福今年七十
矣諸後進少年高生公堂理政事享佚樂輿
馬騶從揚揚福四朝舊人乃朝暮奔走道路
勞瘁不已殆非國家所以優老敬賢之道

孫老
原常道

上曰非汝不聞此言吾嘗欲得一老成忠直
之人處之南京根本之地緩急可倚今以命
福豈不誠當士奇對曰福必不負陛下任
使明旦 上命吏部改福南京戶部尚書中
外聞者皆悅蓋 上之納直言明于用人類
如此

癸丑宣德八年八月江西吉安知府陳本深
言廬陵縣城南舊有先節祠祀鄉先賢歐陽

皇明紀要卷之五

宣宗

十六

崇宗
以正人

修周必大楊邦乂胡銓楊萬里文天祥比來
曠缺祀典人無激勸乞舉行之 上諭禮部
曰褒崇忠節以正人心厚風化此國家先務
其從所言令有司春秋祭祀仍以時修葺祠
宇

今天下凡生員年四十五以上者考選貢國
子監時言者以士子之在學校者多衰老不
得及時進用遂有此令以后常行之

上卷
諸書

位明倫彙編卷之五

宣宗

七

下人勉哉惜居諸。

甲寅宣德九年三月。上與侍臣論兩晉。侍臣曰。晉武懲魏氏奢侈之弊。刻薄之政。欲矯以恭儉。及平吳之後。頗事宴游。怠于政事。掖廷殆將萬人。外戚用事。勢傾內外。曾不一傳而禍生閭閻。馴致戎羯之亂。元帝繼統。江左恭儉有餘。明斷不足。大業未復。禍亂內興。明帝明敏有機斷。故能誅剪兇臣。惜其享年不

元帝恭
儉有餘

上卷
諸書

宣宗

位明倫彙編卷之五

宣宗

六

然豈久安之道哉。

九月車駕巡邊。至洗馬林而還。陳建曰。宣廟御機十載。巡邊閱武者四焉。實警肅人心。振揚威武。防閑邊防。有賴于此。胡虜所以知畏而邊鄙所以不警也。近日邊防玩弛之餘。聖子神孫繼繩。祖武將一行之。其於安邊不為無益。或曰。後來武宗時。塞巡邊開非然耶。曰。宣廟之巡邊也。為邊防。武宗之巡邊也。為巡幸。二者得失相去天淵矣。十一月翰林侍臣。請周書畢。上因論周之王業。及成康治教。侍臣曰。成王卽位之初。三

周之王
業始

永成帝以後。類皆孱弱。寄命于強臣。奄奄百有餘年。亦為幸矣。上曰。晉武以開創之主。不為遠圖。樹立失宜。付托非才。羌胡鮮卑。雜處內郡。而不能以時區處。所以國禍方殷。而戎寇遽起。東晉僅能守國。逆臣接踵。朝政陵夷。而猶延數世者。亦以有賢人為之用也。又曰。古先帝王。維持天下。以禮教為本。兩晉風俗淫僻。士習浮薄。先王之禮樂教化。于是蕩

大入雷

王定安

王定安

王定安

叔樸武庚以叛周公以流言避居東都頑民不靖奄及淮夷煽亂成王得保文武之業亦不易也上曰當時皆以爲周之不造及成王定奄平淮東土始寧罪人斯得而天又大雷電風雨以彰周公之德成王迎公歸誅管蔡遷殷頑民而後王室安自是天下太平刑措四十餘年子孫歷年八百則知始之所震戒者正天所以維持鞏固之也成王卒爲守

皇明紀要卷之五 宣宗

成之令主周召爲賢臣以永周家一代之基業豈偶然哉
乙卯宣德十年正月初十日 皇太子卽位時幼冲或請 皇太后垂簾聽政不許上乃詔凡朝廷大政曰于 太后然後行
進士李賢上疏言 帝王之道在保赤子黎民禽獸夷狄雖一視同仁其施也必由親及疎未有赤子不得其所而先養禽獸者

明倫彙編

武之選

武之選

武之選

京師韃官不下萬餘以俸言之指揮俸五十石而實支一石韃官則實支十七石五斗是韃官一員當京官十七員半矣傳曰朝無倖位則食之者寡此豈倖位之比况夷狄人面獸心一旦有警其勢必不自安前代五胡之亂可不鑒哉乞斷自宸衷爲萬世計勅兵部漸次出之于外不惟省國家萬萬無益之費又可以消未萌之患疏入不報

皇明紀要卷之五 宣宗

楊士奇等上言 皇上肇登寶位上繼列聖下統萬邦必明堯舜禹湯文武之道以興唐虞三代之治去年十月 宣宗皇帝諭臣士奇曰明年春暖東宮出文華殿讀書內外侍從俱用慎擇賢良廉謹之人臣謂此第一事望 皇上留心不幸 大行上賓臣未遽敢言然此至重伏望山陵畢日早開經筵以進聖學宜慎擇儒臣及左右侍御之人其學術

中統生
庚之

不正立心行已頗解者皆宜屏遠使不得上
惑聰明宗社生民之福實關于此疏奏上
與 太皇太后皆嘉納焉
九月勅修 宣宗皇帝實錄

英宗睿皇帝

丙辰正統元年正月九日開經筵

按天順日錄考功郎中李茂弘嘗言可憂者
君臣之情不通經筵進講文具而已不過粉
飾太平氣象未必無意外之禍後來
果驗蓋智者皆見於未然茂弘有言

皇明紀要卷之五

英宗 主

六月增鄉試取士額先是祭酒陳敬宗言比
者解額有定副榜數少以致天下教官貢
缺員吏部遂建議兼考監生補除教職往往
僥倖選列不稱師範竊以爲縱科舉取人之
濫猶愈十監生考試之精請量寬解額專收
之于副榜庶幾誨導得人賢才無滯于是議
增科目有差
吏部尚書郭璉出身早不遑問學然天資甚

中統生
庚之

中統生
庚之

美受氣完厚臨事從容喜怒不形于色精于
吏事簡切不泛爲戶曹屬 文廟已知其名
正統初侍臣因嶺旱言大臣不能盡職久妨
賢路有旨回奏衆欲罷歸曰里以謝天譴璉
獨以爲不可云非是貪位但 主上幼冲吾
輩起 先帝簡任受付託若皆罷去誰與共
理只宜戴罪修省改過以回天意衆從其言
識者遺之

皇明紀要卷之五

英宗

主

丁巳正統二年春 太后御便殿召大臣英
國公張輔大學士楊士奇楊榮楊溥尚書胡
濙入朝左右女官雜佩刀劍侍衛凜然上
東立輔等西下立 太后召問輔等五人皆
有獎勵之辭因頌謂 上曰此五人 先朝
所簡貽 皇帝凡有行必與之計非五人所
贊成者不可行也 上受命頃間命宣王振
至 太后顏色頓異欲誅之 上晚爲之諱

中統生
庚之

諸大臣皆跪乃得解先是宣廟崩太后將宮中一切玩好之物不急之務悉皆罷去委任三楊上初卽位初中有詔凡朝廷大政必白于太后然後行太后令付閣下議決每數日必遣中官至閣問連日曾有何事來商確卽以揭開某日中官某以幾事來議如此施行太后乃以所白驗之由是正統初數年天下休息皆張太后之力也嘗考正

統初選經筵官閣下悉以翰林充之張太后內批云如何不見居外賢良以言付弘文館于是劉球等以部屬進次經筵后之進賢遠奸卓絕千古矣

以宋儒胡安國蔡沆真德秀從祀孔子廟庭九月召溫州府知府何文淵爲刑部右侍郎文淵江西廣信人初爲監察御史宣德中朝廷以江南諸大郡難治者命大臣擇京朝官

出守召見宴勞之賜重書馳驛之任文淵有治才在溫六年廉靜寡欲一郡大治當時浙東守稱爲第一尋入覲召入便殿命近臣傳旨獎勵并賜御製招隱歌至是超陞是職按何文淵後擢若家宰多不滿人意而治郡聲名定卓選一時所以然者由當時聖君賢相持鼓舞明作之權雖中才皆自奮勵而善刻深者變爲仁厚乃筆者變爲循良也至所以懲貪阻墨者則又必下獄必論或充胥吏不似解印綬歸田里而已朝廷勸阻如此是以諸臣上焉有莫不捐白一心以承休德下焉有亦有所謂廉而不取悉肆之甚

也近日此義衰其遷除一切付之尋常資格而貪墨者不過止於免官而已其善者無所勸獨惡者無所懲後來之治不如祖宗之盛無怪其然矣

戊午正統三年春宣宗皇帝實錄成大學士楊士奇楊榮俱進少師楊溥進少保餘進秩有差

八月翰林侍讀學士曾鶴齡主考順天鄉試初試之夕場屋火試卷有殘缺者有司懼罪不敢以更試爲言惟欲請算場屋以終後嗣

試鶴齡曰必更試然後滌百弊以報至公然雖無所私此心亦歎朝廷何惜一月之費不成此盛舉哉有司具二說以進命下悉如鶴齡所言

已未正統四年六月令大同宣府遼東陝西沿邊空閒之處許官軍戶下人丁儘力耕種免納子粒

胡世寧官奏議廣屯種以足邊儲夫屯種既不欲廣然每差官督勸不能增者急于起科

皇明紀綱卷之五

英宗

五

得利也夫歲收不寬而租有定額則開墾者利未得而害已隨故人不致開墾今如此則有利無害人樂于興種矣民間米穀既多則價賤發銀可糴則邊儲易足矣建校邊儲之策有三趙充國之語屯湟中韓重華之營田代比者上也勸民廣種以待糴召商開墾所策斯下矣然近日諸邊每止行下策謂之何也十一月楊士奇等上言堯湯之世不免水旱而堯湯之民不至甚病有備故也

太宗皇帝篤意養民其備荒皆有定制天下郡縣悉出官鈔糴穀於四鄰置倉貯之以賑

以諸公

小民

成務

散欽又因其地宜開浚陂塘脩築圩岸闢渠以備水旱大小之民各安其業此萬世之利也歷歲既久奸弊日滋聚滑侵漁穀盡倉毀凡諸水利亦多湮汗或被占奪稍遇凶災民無所賴風憲不舉守令漫不究心事雖若緩所係甚切請令戶部擇遣京官廉幹者往督有司凡豐稔州縣各出庫物平糴儲以備荒陂塘開填皆令修復其實奏聞郡縣官滿以

皇明紀綱卷之五

英宗

五

七政所

此舉廢為殿最風憲官巡歷各務稽考仍有欺弊怠廢者具奏罪之庶幾官有實積歲荒人民不至狼狽耕農無旱潦之虞仁政所施無切於此

出粟佐官賑其

庚申正統五年正月令六部都察院推選屬官令勅分投總督各布按二司并府州縣處置預備倉發所在庫銀平糴貯之軍民中有能出粟以佐官者旌其義復其家

又令天下有司秋成時修築圩峘疏濬陂塘以便農作仍具數繳報俟考滿以憑黜陟

辛酉正統六年春侍讀劉球上言曰帝王馭夷狄不窮兵於小敵以傷生靈惟防患于大寇以安中國今北虜脫歡也先父子併吞諸部深謀入寇而思任發依阻山谷侮過乞降議者乃釋豺狼攻犬豕合門庭之近圖邊徼之遠非計之得也臣愚以為麓川僻陋滅之

不為武釋之不為怯至于西北諸邊宜謹烽候修墩堡選將帥練士卒豐糧餉備器械庶為有備無患

十月修建奉天華蓋謹身三殿及乾清坤寧二宮成

十一月朔上御奉天殿朝羣臣放天下

按三殿自永樂辛丑災歷洪熙宣德至此重二紀方修建仁宣二祖恭儉之德謹天戒重民勞之意至矣

壬戌正統七年五月會右僉都御史王翱提督遼東軍務時遼東守將屢失機朝廷以為憂乃命翱往督之令便宜行事翱至守將以下庭參翱詰責玩寇失機故將斬之再三哀請乃已于是三軍股栗莫敢不用命踰月躬出巡邊自山海關南抵開原高牆垣深溝塹五里為堡十里為屯烽燧斥堠珠連壁貫仍簡閱戍卒更老弱賑貧窮配鰥寡俾成室

家謂邊境不可以法律治凡詞訟專用贖法無問輕重量情以布絹穀粟贖罪雖人命亦令償之曰償命無益死者之家而財或足以濟其用在遼數年措置糧數萬石銀萬餘兩馬千餘匹邊用充足器械鮮利軍士飽煖人樂戰守

癸亥正統八年四月雷擊奉天殿賜嘏詔羣臣言得失侍講劉球上言下獄錦衣指揮馬

順以計殺球。一日五更順携一小校前持球。球知有變大呼曰。

太祖太宗之靈在天汝何得擅殺我。小校持刀

斷球頸流血被體屹立不動。

按小校盧氏人初爲馬順所迫后勸哭悔恨不已未幾死馬順子發狂疾代球數順罪一時謂爲球所憑而發其憤焉。

南京國子監祭酒陳敬宗九載考績至京王振素慕敬宗名托巡撫周忱往道其欲見之

皇明紀要卷之五

英宗

流

意敬宗辭他日乃遣緣段羊酒求書程子四箴希彼往謝敬宗爲走筆書之而反其禮幣竟不一見。

甲子正統九年正月新建太學成。上臨幸祇謁先聖行四拜禮先是太學猶因元朝吏部主事李賢上言國家建都北京以來所廢弛者莫甚于太學所創新者莫多于佛寺舉措如是可謂舛矣若重修太學雖極壯麗

不過一佛寺之費請及時修舉以致養賢及民之效從之。

乙丑正統十年正月宴天下來朝賢能官布政使丁鑑等于禮部鑑等廉能著稱治行超卓上特加勅諭獎賞各賜衣一襲鈔百錠賜宴于禮部設任後吏部遇缺擢用

按此實旌勵循良盛典祖宗躬問一行之今日遂爲定制舉者未必得人凡復任者又通給勅諭無復旌

皇明紀要卷之五

英宗

三

命禮部右侍郎兼侍講學士王英代祀南鎮時浙江台寧等府久旱民遭疾死甚衆乃遣英賁香幣往祀南鎮以禳民瘼英至紹興大雨水深二尺灌獻之爰雨止見星明日又大雨田塋沾足人皆喜曰此侍郎雨也布政使孫原貞等陪祀乃爲御祭感應記刻石于廟丙寅正統十一年三月降巡撫河南山西兵部侍郎于謙爲大理少卿仍舊巡撫謙巡撫

二省之
民咸耕
闢壤

洪武

治民 一長子

二省十餘年，上章舉叅政孫原貞，員王來以自代。忤王振意，噤言官劾其擅舉自代之罪，降職罷巡撫。二省之民咸赴闕懇留，乃復命巡撫。

水東日記子節議每入京議事未嘗有土物賄當路汴人常誦其詩曰子拍麻鞋與線襪木資民用友爲城清風兩袖朝天去免得聞閭話短長以此不能觸權貴在鎮凡十八年丁卯正統十二年春詔選翰林院官十人入內閣習制詔讀中秘書侍經筵選讀以下。

皇明親安卷之五

英示

- 201 -

俊偉有才望者。于是侍講汪淵、裴綸、侍讀杜寧、謝璉、王玉、修撰劉儼、商輅、編修陳文、呂原、李詔、劉俊等皆預焉。朝廷意欲儲之。以備他日內閣之選也。

戊辰正統十三年。下霸州知州張需獄。謂戊邊需才長於治民。先佐鄭州有聲。泊于覲見。其民游食者多。每日置一簿。列其戶。各報男。女大小口數。派其合種粟麥桑棗紡績之具。

胡氏

鷄豚之數偏曉示之。旣則下鄉至其戶簿驗之。缺者罰之。於是民皆勤力無游惰者。不一
年。俱有恒產。生理日滋。後朝觀至京。遂受旌
異之賜。時畿內蝗作。捕之有法。吏部侍郎魏
驥巡至其郡。異之下其法于諸郡。人皆便之。
有牧馬者擾其民。需笞之。領牧者諍之于振
補之下獄。審梵幾至于死。竟謫戍邊城。人咸
惜之。而莫能救也。

聖明親要卷之五

英宗

11

已巳正統十四年正月頒已巳大統曆
 黃正論曰已巳大統曆書二至之數有書曆
 法無有也夫天行最健其故遠而求之諸家曆
 以會日以日會天天行常健日月常縮曆家
 以其計者縮者之中氣置閑以定分至然後
 以三百六十五月四分日之一之日來除之
 積三歲而得三十二日五十九刻者其法常
 法以三百六十五月四分日之一日分南北
 二極日行夏至冬至極南至極北得四十
 刻爲日短夏至行極北至極南爲日長春秋
 分則行南北中東至角西至婁爲晝夜均古
 以曆名家者必以其變者立差法以權衡之
 則歷者常通而差者得其所以失矣有如今曆也
 者朋乃不揣其本而齊其末與大曆日聖

之所先也。特以私智授之。能無挫其本乎。後果有土木之變。

二月北虜寇邊。時虜酋也先遣使二千餘人進馬報三千人。王振怒其詐。減去馬價。虜使回報。遂失和好。發兵寇邊。

六月南京宮殿災。是月丙辰夜。雷電大震。風雨驟作。謹身殿火起。延及奉天華蓋二殿。奉天諸門皆燬盡。下詔赦天下。

七月焚感入南斗。

時侍講徐瑄。蘇州人。頗知天文。私語其友劉溥。以不祥久之不退舍。官曰禍不遠矣。必命妻孥南歸。皆重違有難色。瑄怒曰。爾不急去。直待作雙于婦耶。乃行。

北虜也先大舉入寇。大同兵失利。邊塞城堡多陷沒。聲息甚急。王振不與大臣議。挾天子帥師親往。百官伏闕上章懇留。不從。是月

十七日。駕行。太監金瑛輔。邸王居守。文武大臣皆匆匆隨行。官軍及私屬共五十餘

萬人。出居庸關。過淮來至宣府。連日非風。則

雨。人情恟恟。聲息愈急。邊將井原等敗報。踵至。隨駕文臣連上章留之。振怒。皆令掠陣。未至大同。兵士已乏糧。僵屍滿路。寇亦設備。待我深入。至大同。振又欲進兵。北行益急。迫脇成國公朱勇。膝行聽命。戶部尚書王佐。竟日跪伏草中。惟飲天監正彭德清。斥振曰。象緯示警。不可復前。若有疎虞。陷乘輿於草莽。誰執其咎。學士曹鼐曰。臣子固不足惜。主

上繫天下安危。豈可輕進。振怒。詈之曰。倘有此亦天命也。會暮有黑雲如織。暮雷雨大作。滿營人畜驚懼。振惡之。會前軍西寧侯朱瑛。武進伯朱冕。全軍覆沒。鎮大同中官郭敬。密言于振。其勢決不可行。振始有回意。明日班師。大同副總兵郭登謂駕宜從紫荆關入。庶保無虞。振不聽。

八月既望。我師敗績于土木。上北狩。先數

日師過雞鳴山虜追至逮朱勇率兵五萬禦之勇無謀進軍鷄兒嶺虜于山下兩翼邀阻次攻徑之始盡兵部尚書鄺野請車駕疾驅入關有嚴兵爲殿振怒曰爾豎儒安知兵事次日虜至土木日尚未曉去懷來城二十里欲入作懷來振輜重千餘輛在後未至雷待之遂駐土木傍無水泉十四日欲行虜已逼四面合圍大營不敢動至十五日將午人

馬不飲水已二日渴極掘井深二丈無水虜見我營不行僞退圍遣使持書來通和召曹鼐草勅與和遣二通事與虜使偕往振急傳令各營南行既行未三四里虜復四面追之兵士爭先奔走行列大亂勢不能止虜騎跳陣而入奮長刀以砍我兵大呼解甲投刃者不殺衆裸袒相蹈籍死敵野塞川宦侍虎賁矢被體如蝟毛上與親兵乘馬突圍不得

注見八
別詳前

出虜擁以去百官死者葉國公張輔尚書顧瑋王佐學士曹鼐張益而下數百人其幸免者遂頭赤身踰山墜谷連日飢餓幸得達關驛馬二十餘萬并衣甲器械輜重盡爲胡人所得時虜酋也先奉土居知院伯顏帖木兒營我師旣敗績上乃下馬盤膝面南坐有一虜索衣甲不與將爲不軌其兄來曰此非凡人舉動自別乃以見也先之弟賽刊王

上問曰子其也先乎其伯顏帖木兒乎賽刊王乎大同主乎聞其語大驚馳見也先曰部下獲一人芒屨得非大明天子乎也先乃召曾使中國二人問是否一人見大驚曰是也也先曰我嘗視天求大元一統天下今乃落我手問衆何以爲計其中一胡名乃公誠言曰大元也仇今天以賜我不如殺之伯顏帖木兒大怒呼也先爲都顏那顏華言失火

也。安用此人在傍開口。擢其面曰。去。那顏只欲留萬世美名。大明天子雲端裏坐。不知上天何故。擢下之。萬衆死亡之中。鏃矢不沾。寸兵不染。吾知天意之有在也。且我等嘗受其賜。九龍蟒袍猶在。安得害之。當報中國遣使來迎還之。一旦復坐寶位之上。豈不有萬世美名。時衆廟皆曰。者。胡語云者。然辭也。于是也。先以上送伯顏帖木兒營。令護之。伯顏

也。先弟也。

十七日。上北狩報至。京師大震。是日。皇太后遣使齎黃金珠玉。袞龍段疋等物。馳以八馬。詣也先營。請還車駕。

十八日。皇太后召百官入集闕下。命。鄭王權總萬機于午門。南面見百官。啟事奏令施行。

二十日。皇太后詔立。皇長子。御名。貼

溥爲皇太子。時年二歲。仍命。鄭王爲輔。代總國政。撫安天下。

二十二日。百官奏請族誅王振。而衆官毆殺奸臣馬順于朝。鄭王令旨。族誅王振家。是日早朝。六部及科道官。交章劾王振擅權誤國之罪。鄭王諭以朝廷自有處置。百官言。振罪惡滔天。傾危宗社。今日若不速正典刑。滅其族。何以安慰人心。因慟哭聲徹中外。

王起入。內使將闕門。衆隨擁入。太監金瑛傳令旨。且退。衆奮欲梓英。英懼復傳旨。籍沒王振等家。英脫身入。錦衣衛指揮馬順從旁叱各官起去。給事中王竑憤起。梓馬順首曰。順平昔助振爲惡。禍及生靈。今日至此。尚不知警。真奸黨也。衆爭毆之。蹴踏槍裂。頃刻而斃。血流于庭中。復索振所親信。長隨王毛。二人。亦毆殺之。都御史陳鑑奉令旨。籍振家。并

其黨執振姪錦衣衛指揮王山至及接跪于庭衆共唾罵之。是時衆競誼譁。班行雜亂無復朝儀。文武諸大臣皆驚避。王亦疑懼。屢起欲退還宮。兵部侍郎于謙直前扶掖勸止之。且請降令旨。馬順罪惡應死。勿論。樊百官各歸蒞事。皆拜謝而出。時過午刻矣。明日移王座入奉議門左。受朝。由此卽真之。議益急。振家在京城。內外凡數處。重堂邃閣。擬于宸居。

器服綺麗。上方不逮玉盤。徑尺者十面。珊瑚樹高六七尺。金銀十餘庫。儕山于市。其族屬無少長皆斬。

皇太后命以于謙爲兵部尚書。

二十三日。虜掠。

上至大同城下。索金幣。約

略至卽歸。駕都督郭登閉門不納。上傳

旨曰。朕與登有姻婭。何外朕若此。登遣人傳

奏曰。臣奉命守城。不敢擅啟閉。隨侍較尉袁

彬以頭觸門大呼。于是廣寧伯劉安等括公私金銀共萬餘兩。出迎。駕既獻。虜笑不應。竟擁駕去。初虜來索賂。郭登曰。虜給我耳。莫若以計伐其謀。劫其營。奪駕入城。此爲上策。乃謀以壯士七十餘人。餉之食。令奮前執其弓矢。因擁駕還。召壯士與之盟。激以忠義。約事成高爵厚賞。士皆奮躍用命。已書券給之。會有阻者。旣淹久。虜驚擾而去。

上旣陷虜營。也先屢欲謀害。是夜忽大雷雨。震死也先所乘青驄馬。上令袁彬出帳房外窺視。但見赤光罩定。御帳虜謀乃沮。又雪夜令人行刺。其人見一大蟒蛇。遶護帳外。畏怖而去。虜人由是益加敬禮焉。袁彬者。錦衣較尉。頗知書識字。爲虜所掠。得侍上左右。又有哈銘者。先隨使臣吳良。羈留在彼。至是亦隨侍焉。駕留虜庭。維持調護。以至旋軫。

人之力居多。

二十八日。上至野松林也。先營在焉。上入營坐也。先拜稽首。乃侍坐。宰馬設宴。其妻妾以次奉。上酒歌舞以爲娛。復居伯顏帖木兒營。伯顏與妻見上。亦如也。先禮。每二日獻羊。七日獻牛。或馬。逐日進牛乳馬乳。二人每出獵。則又以其所獲野牛黃牛之類來獻。又進窩兒帳房一頂。差達婦管起。管下。

皇明紀要卷之五

英宗

理

二十九日。皇太后遣太監金瑛傳旨。皇太子幼冲。未能踐祚。遽理萬機。卿王年長。宜早正大位。以安國家。議者亦以時方多故。人心危疑。思得長君。以弭禍亂。于是文武百官交章勸進。擇日行禮。

是日。令旨命翰林修撰高輅彭時入內閣辦事。

九月朔也。先遣使來言欲送。上還京師。使

回以金百兩銀二百兩。綵段若干。賜也。先是月六日。卿王即皇帝位。進尊。上爲太

上皇帝。大赦天下。改明年爲景泰元年。于是天下始知有君。朝綱始肅。法令始行。

十月朔也。先以送。上皇還京爲名。與其可汗脫脫不花入寇紫荆關。京師戒嚴。先是內侍喜寧胡種也。土木之敗。降。先盡以中國虛實告之。遂爲鄉導。奉上皇自紫荆關入。

皇明紀要卷之五

景帝

理

敗我師。殺指揮韓清等。都御史孫祥奏死。朝野洶洶。人無固志。太監金瑛召廷臣問計。侍講徐瑤以古象倡言。京師不可守。必須南遷。瑛叱之。令人扶出。明日于謙上疏。抗言京師天下根本。宗廟社稷。陵寢咸在。百官萬姓。皆藏倉儲。咸在。若一動。則大勢盡去。宋南渡之事。可鑒矣。一步不得離此。瑛是謙言。宣言于衆曰。死則君臣同一處死耳。有以遷都爲

言者 上命必誅之乃出榜曉諭衆心稍定
固守之議始決

水東日記曰已巳之變徐元玉收負有府名
太監金瑛趙門計以南遷對瑛然前成山
宸王河亦以提茶京師外來瑛爲太監與安
所部二事似皆本爲得也專者遼史曰鑾輿
北狩在虜表擬一時文臣武將隨喪落無
任其身而一二內從如瑛如安乃能討諸
見瑛之以瑛不少爲浮虛所惑然瑛不
以不尋惟輔其君以選將練兵委任于瑛
下將亂而復治謂之創廷有人猶可不
以瑛者而沒其善也瑛使二人堅定
以固帝心一內明勝外有于謙致至輩亦無

明史紀事本末卷之五

景帝

四

如之何而宋南渡之禍立至矣宋高宗時將
相彬彬有人惟在帝左右無英安世所以李
綱宗澤之才無所施我朝之下焉趙宋
其機以爭毫髮嗚呼是豈人所能爲也哉
時承平日久城外霸上等處倉場草束豈料
堆積動以數百萬計于謙聞虜臨關急分遣
五城兵馬司縱火焚燒一面奏聞或謂事重
何不待詔謙曰事有經權今寇在目前若少
緩待命下適以資虜也此持久生困於我非
計也

于公此舉豈越宿將人
圖計據年駿圖之事也

初九日虜長驅至京城西北關外焚我長陵
獻陵景陵命石亨等軍于城北于謙督其軍
都督孫鏗軍于城西刑部侍郎江淵募其軍
皆背城而陣以交趾舊將王通爲都督與都
御史楊善守城

召宣府遼東兵入援旣而宣府遼東兵至我
軍大振石亨與其從子彪等挺刀持巨斧突

明史紀事本末卷之五

景帝

四

入虜陣所向披靡官神機營都督范廣以飛
鎗火箭殺傷甚衆也先連夜遁復以 上皇
北去是月十五日也脫脫不花聞之遂不敢
入關亦北遁 上皇出紫荆關連日雨雪乘
馬踏雪而行上下艱難遇險則袁彬執持哈
銘亦隨之旣入虜境也先來見罕馬拔刀割
肉燎以進云勿憂終當送還食訖辭去
改戶部尚書周忱爲工部尚書仍巡撫南直

諫時蘇松糧運不繼仍命忱巡撫添撥民運數百萬石承造軍器數萬件皆鱗次發運未嘗愆期。

名臣錄記時軍務緊急下部移文成造監甲取刀以數萬計其益俱要水磨明亮周公忱取所積餘米係數成造且計水磨明亮非歲月不可特令擺錫以前急用又項錄錄記正月命周公忱如供辦時公以議事赴京遇諸奎物使諸公還治公曰第有自處置至京同治即撥餘米買皮張數補納以新易舊兩得便利其處事則多類此

皇朝紀略卷之五

景帝

聖

十一月以虜既退京城戒嚴降詔撫安天下楊洪等班師還京論功封楊洪昌平侯召章進封武清侯加于謙少保總督軍務餘陞賞有差。

上皇北至小黃河蘇武廟伯顏帖木兒之妻阿剌剌阿除促令使女設帳迎駕宰羊近床進奉尋值聖節也先來上壽進鱗衣貂裘進宴上皇在廣庭未嘗少降辭色也先以

火光隱隱

皇朝紀略卷之五

景帝

聖

車載其嬖欲以上配時譯使吳官童隨侍言上皇曰焉有萬乘之君而為胡婿耶後史何以載卻之則拂其情乃慰之曰爾妹朕固納之但不當為野合待朕還中國以禮聘之也先乃止又選胡女數人薦寢復却之曰留候他日為爾妹從嫁當併以為嬪御也先益敬服聖德韃靼每夜見上皇所御帳房上有人光隱隱若黃龍交騰其上近視不見咎

為武臣之寇

恭仁康定景帝

庚午景泰元年正月上皇在虜營寫表祝天行十六拜禮也先迎於斷頭山作年請上皇幸其帳宰馬設宴也先妻妾皆出叩頭奉酒

初七日上皇書至索大臣來迎命公卿集議廷臣因奏請遣官使北進冬衣有旨有能

識 太上皇者行羣臣俱謝罪繳納原奏事
遂寢

大學士彭時乞終繼母喪不許忤旨去

六月北虜使來議和遣禮部左侍郎李實等
使虜先是也先以和議不成俾其知樞密院
阿剌爲書責叅政完者脫欽齋番文赴京請
和是時鞏輶國政皆也先專之其兵最多脫
脫不花雖爲可汗兵稍少知院阿剌兵又少

皇明紀要卷之五

景帝

四

君臣開立外親內忌其合兵南侵利多歸也
先而弊則均受及欲和馳屈意而陰使阿剌
來言于是禮部會奏虜使迎復當從明日一
帝御文華殿召文武羣臣諭曰朝廷因通和
壤事欲與虜絕而卿等累以爲言何也吏部
尚書王直首對謂 上皇在虜理宜迎復必
乞遣使勿使有他日之悔 帝不悅曰當時
大位是卿等冀朕爲之非出朕心少保子謙

對曰大位已定孰敢有議但欲發使盡禮終
邊患耳 帝意始釋曰從汝從汝言已即退

羣臣出太監興安復出傳言呼言爾等固欲
答使且言孰可行者孰爲文天祥當弼其人
耶衆未答王直面發赤厲聲曰豈可如此言
今日羣臣皆朝廷人一惟朝廷用孰敢有不
行者如是言之至再興安復命既而陞都給
事中李實爲禮部左侍郎羅綺爲大理右少

皇明紀要卷之五

景帝

四

卿克王副使以行勅書既下則惟言報禮不
及迎復實驚訝諸內閣白乞遇興安興安曰
汝奉黃紙幹事他何與焉實等遂偕虜使北
行

按水東日記興安雖短於才溺於僧佛聽信
二三故舊大臣然能守廉人不易于利惟
于迎復則深可罪也

七月朔李實等起行十一日至也先營也先
見實等歷詰前次所遣使臣見殺不還之故

實等一一荅之也。先因曰：大明皇帝是我仇人，自領軍馬與我廝敵，天的氣候落在我手裏，衆人教我害他，我再三不肯，他是一朝人主，我特着知院伯顏帖木兒早晚恭敬，不曾怠慢，你每捉住我，留到今日麼？實曰：此足見太師仁厚之心也。也先曰：你每來的好，我正歡喜，料得你每事務成就了，若不來呵，我每七月十五日人馬到北京也。明日引實等

見上皇進紵絲四匹及糧米魚肉煤炭燒酒等，實等泣下。行禮畢，見上皇所居者布帳布被，席地而寢，牛車一輛，馬一匹，以爲移營之具而已。上皇謂實等曰：當時朕非以遊畋而出，乃爲生靈計，不意被留，皆王振輩所致也。及也先實意送朕回，又被喜寧屢次阻住，因問聖母及今上安好。上皇茫然淚下，既又問舊臣數人，又曰：在此踰年，始

見實等實因奏曰：陛下錦衣玉食，今朕食糞廩不堪，因極言王振向日寵之太過，以致傾危國家，陷駕蒙塵之禍。上曰：王振未敗時，無人肯言此，亦朕不能燭奸，今悔何及？李實因賦一詩云：重整衣冠拜上皇。偶聞天語重淒涼，腥膻充腹非天祿，艸豢爲君異帝鄉。始信奸臣移國柄，終教胡虜叛天常。只今天使通和好，翠輦南旋省建章。也先宰馬置酒以宴實等，實因言來迎之意也。先曰：大明皇帝勅書內只說講和，不曾說接駕。大明皇帝留在這里，又做不得我每的甚麼，是一個閒人，我還你們千載之後，只圖个好名兒，你每回去奏知，務要差太監及大臣來迎，我便差人送去，如今送去呵，輕易了，復再三言之，實等十四日辭上皇，也先復遣右丞把秃同赴京，復遣人同羅綺往大同。

調回擾邊人馬

時虜王脫脫不花普化可汗亦遣其平章皮兒馬黑麻來議和朝廷復遣右都御史楊善侍郎趙榮使虜報命往問上皇道過李寬寬乃告以虜情善至虜境虜遣使迎之因問工本之役南朝將士何以不戰乃解甲自贄善曰承平日久將卒不習武備況此行原擬扈從非選銳攻戰何得不敗善因言今上

皇明紀要卷之五

景帝

至

英武戎政聿新招募武勇收攬羣策虜所恃惟馬中國今以鐵製椿撥偏豎山嶺但騎遇無不中傷者又新製礮石發可擊殺數百人又南方毒弩中人馬無不立死者今以三十萬人習弩射皆精技又以鑲置銃火中各神鎗可洞重甲及三百步外凡此類甚多惜無用矣虜使曰何惜善曰今南北通好何所用之虜皆以白其酋既至見也先也先問羅南

朝滅馬價故善言昔使臣少不過二十人今

多至三千餘人朝若皆厚賞豈得為薄也先問何故拘留其使善言或使臣所從人爲奸盜他所遇害中國留之何用善又言滅馬價以人言入貢者非正使乃滅幣數又使臣多自剋欺隱非朝廷意也先又問市金事善言此小民市易朝廷豈知善又歷述累朝恩遇之厚下可忘且言天道好生今縱兵殺

皇明紀要卷之五

景帝

至

掠上于天怒反復辯論數千百言皆確中肯綮

二十一日李寬等至京奏討使臣奉迎不訖文武大臣會奏懇請遣使亦不許帝問李寬也先講和之意虛實如何寬對曰臣入番境彼處虜人皆忻悅夾道謳歌沿途乳酪勸臣飲之咸願和好蓋因彼處人馬相繼病死又且携家駐邊日久論其和意似有實情帝

曰待楊善回來再定奪。

八月初二日楊善等至虜營也先見善等至甚喜許送上皇還京有平章昂克問有何禮物來迎。皇帝善曰太師仁義克順天道敬我君父故送還豈爲財物乎。此舉萬代瞻仰若將財物來後人說太師愛錢了也先曰都御史說的是昂克說不合理我只圖垂名後世耳也先復問善。皇帝回去還做否。答

皇明紀要卷之五

景帝

五

曰天位已宋再難更改也。也先曰堯舜當日如何來答曰堯讓位於舜今日兄讓位於弟正與堯舜一般明日善等見上皇于伯顏帖木兒營又明日也先設宴宴諸上皇至其營候行也先自彈琵琶妻妾奉酒善等亦侍飲也先曰都御史坐。上皇曰太師着坐便坐對曰雖居草野不敢失君臣禮也先顧美曰中國好禮數又明日伯顏亦設宴與

上皇餞行又各設宴與使臣送行初八日

上皇駕起也先率衆頭目羅拜而別伯顏率兵護送十一日至野狐嶺伯顏等慟哭曰皇帝去矣何時復得相見良久始別去仍命頭目率五百騎送至京下千戶龔遂榮詔獄時上皇已入塞朝廷猶以虜情多詐爲疑禮部連日會奏議奉迎禮未定遂榮與翰林學士高穀言奉迎當從厚大意謂上皇

皇明紀要卷之五

景帝

五

之出非遊改無益爲宗社計耳今都人一開駕旋無不喜躍則人心尚未厭上皇也今日奉迎禮當從厚主上當避位懇辭而後受命乃可不然恐千載史書難洗弑袖其書入朝以示廷臣曰武夫尚知此禮况儒臣乎王直曰此禮失而求之野耳胡濙欲封進庶見朝野同情以感動上心都御史王文止之陳循見之恚甚言遂榮非分請治其罪遂

下錦衣衛獄。季會赦得釋。

十四日 上皇至懷來。將抵居庸。禮部始得旨。羣臣同禮部議迎復儀注。兵部總戎議防變方略。朝退。多官集會議所。王文忽厲聲曰。來流以爲今日黜虜登誠真。彼不索金帛。必索土地。有許多事在。就以爲來。理衆素畏文。聞此皆相顧無復有言者。胡濙獨具依注送內閣。

通鑑紀事本末卷之五

景帝

漢

十五日

上皇至唐家嶺。遣使同京。詔諭避

位。免羣臣迎。

十六日 百官迎于安定門。上皇自東安門

入。今 上迎拜。上皇答拜拜畢。相抱持而

哭。各述授受之意。推讓良久。乃送。上皇至

南宮。百官隨至南城。請朝見。朝曰。先帝遺

命。祖宗鴻業。付畀于朕。深爲荷負之重。朝夕

惶懼。以圖法天。去年秋。虜虜傲虐。背恩負德。

拘我信使。率衆臨邊。有竊親神器之意。朕不

得已。親率六師。往問其罪。不意天示譴罰。被

留虜中。屢蒙 聖母上聖皇太后。皇帝賢弟。

篤念親親之恩。數遣人迎取。上賴天地大恩。

祖宗洪福。幸得還京。爾文武羣臣欲請朝見。

重以眇躬。辱國喪師。有玷宗廟。又何顏見爾

羣臣乎。所請不允。○大赦天下。○癸巳 上

宴瓦剌使人于奉天門明日 上皇宴之南

通鑑紀事本末卷之五

景帝

漢

宮。乙未正月。瓦剌使人有差。

十二月。胡濙請明年正月旦。百官朝。上皇

於延安門。不許。

荆憲王請朝。上皇不

辛未。景泰二年正月。上皇在南宮。

七月。詔擇顏子後裔希惠。孟子後裔希文並

授翰林。世襲五經博士。誠意伯劉基七世孫

祿亦授是職。

文選郎中李賢上正本十策曰勸聖學顧殺
警戒嗜慾絕玩好慎舉措崇節儉畏天變遠
貴近振士風結民心大畧言朝政闕遺有司
利病生民休戚內外進言已詳然有關於上
之身心者或畧臣以爲陛下下一身家國天
下之本而心又身之本也正其本萬事理惟
陛下之心既正則國家天下之事可以次第
推行乞留中以時省覽詔付外既而給事中

皇明紀要卷之五

景帝

禮

李侃等以災異上疏謂李賢之言宜賜采納
乃復取奏入命翰林繕寫置左右焉禮部尚
書楊寧見其奏歎息謂賢曰吾讀崇節儉一
事殆欲淚下也時帝頗聲色奢侈嘗以銀
豆金錢等物撒地令宮人及內侍爭拾爲闊
笑編修楊守陳賦銀豆譴大謫誠諫恨未達
于上耳
其語曰前方奉詔出九重浴銀爲豆驛長主
粉額勾圓薄天內朱由進入蓬萊宮御手

將十餘把環玕亂洒金階下萬顆珠環走玉
盤一天雨電敲驚瓦中官跪拾多盈袖金錦
手墜羅裳綰纓得天顏一笑懽拜賜歸來生
清晝聞之昨日六宮屯翠娥紅袖承恩恩黃
金作豆競拾得羊車不至愁網中別有金盞
薄如葉并刀剪碎盈丹匣也隨金豆洒金墀
滿地春風飛玉蝶君不知民食木皮和草機
夢想豆食如入珍官倉有米無錢糴綠醪盡
作溝中壘明主由來愛一壺安邦只在恤
窮比願將銀豆三千斛沽取松醪百萬人
錦衣衛指揮盧忠有罪誅之時上皇居南
宮思上變妄言帝怒殺中官阮浪等猶欲
窮治不已忠一日昇人請卜者全寅筮之寅

皇明紀要卷之五

景帝

史

以大義叱之曰是大凶兆死不足贖忠懼乃
狎狂爲風狀學士商輅與司禮侍臣王誠等
言盧忠是个風子豈可聽信他壞了大體傷
骨肉之情後追問忠果謂供養真武得其道
報以妄言伏誅
按寅山西安邑人少替而性聰賢學京房易
卜斷多奇中名播四方正統間客遊大同
上皇既北狩陰遣使命鎮守太監裴當問寅
寅望得乾之初九附奏曰大吉可以賀矣
君象也四初之應也龍潛躍必以秋應以庚
干波歲而更龍變化之物也庚者更此庚午

中快車駕其運乎還則必幽勿用故也或謂
應焉或之者疑之也後七入元必復降年火
日壬午平自古歲數更九躍則必飛九青乾
之用也南面于衡午也其若位乎故曰大吉
既而也先復入寇京師戒嚴而時在石亨暴
下召問休咎黃裳之曰無能爲也且彼氣已
驕職之必克焉果致去喻年也先欲奉
皇南還時幸以爲許爾德摩伯朱謙上書懸
請朝廷持不致發策言于亨曰虜人順天
寧義我中爲失主迎禮獨不爲喪休矣
亨遂與于謙等議遣使虜果不爲喪休矣
實錦衣衛百戶
壬申景泰二年正月 上皇在南宮

皇明紀要卷之五 景帝 壬午

二月兵部侍郎李賢上言虜所以敢輕中國
者恃其弓馬之疆而已臣觀今日之拒馬木
止能拒馬不能避箭挨牌止能避箭不能拒
馬今中國長策惟有所謂戰車若衛青之武
剛車可以禦之而又有取勝之道則火鎗是
也論中國之長技無出於此若用得其法虜
弗能當也臣觀車製四圍箱板內藏其人下
留銳眼上開小窗長一丈五尺高六尺五寸

行止
正本

前後左右橫排槍頭每車前後占地五步若
用車一千輛一面二百五十輛約長四里欲
行則行欲止則止謂之方脚之城內藏軍馬
糧草輜重以此禦敵使馬不得衝陣箭不得
傷人彼若近前火炮齊發奇兵繼出彼若遠
遁我勢益張我威益振備邊大策莫善於此
按李友達余鼎獻文莊皆陳年戰之和而
或有以爲爲馬車者謂不得行也訪之前代
名將用車時者不獨一騎竟如馬隆平京
州朱超石却魏軍奔敵走楊大眼唐哥舒翰
皇明紀要卷之五 景帝 辛巳

馬騷宋魏勝皆嘗用之破敵何不聞以爲
鵠卵愚故于治安要議以修車戰爲備邊之
五月二日詔立皇子見濟爲皇太子生母杭
氏爲皇后廢皇后汪氏居別宮改封 上皇
長子皇太子爲沂王次子見清爲榮王見淳
爲許王廷臣俱兼宮僚先是 帝欲易太子
恐文武大臣不從乃默與王誠舒良謀先喚
內閣諸學士各賜金五十兩銀一百兩陳植
輩惟知感惠遂以太子爲可易

此布

此布

此布

上既册懷愍爲太子。尚書楊翥以潛邸舊人。自吳入賀。僉事陳祚一見語之曰。異哉公之此行。吾謂公當諫也。奚賀爲。翥無以應。

初。上欲易儲。語太監金英曰。七月初二日。東宮生日也。英叩頭曰。東宮生日。是十一月初二日。上爲之默然。蓋上所言之。謂見濟英所言者。謂上皇長子也。與魏徵獻陵之對相似。英之賢若此。陳循輩亦可以愧死矣。

皇朝紀要卷之五

景帝

李

矣。

癸酉景泰四年正月。上皇在南宮。

命兵科給事中鄭林。操練團營軍士。林既受命。遂以軒轅破蚩尤之陣。教閱軍伍。具疏繪圖以進。曰。臣通考古今陣法。莫有過於軒轅。皇帝破蚩尤之陣。夫古之蚩尤。卽今胡虜也。黃帝按井田作陣法。大軍歸中。專主旗鼓。八節旋繞。悉聽指揮。若正北受敵。則東北西北。

此布

此布

此布

皇朝紀要卷之五

景帝

李

二兵爲奇兵。張左右翼以援之。其正東正西。及四隅受敵。亦如之。所謂常山之蛇。擊其首。則尾應。擊其尾。則首應。擊其中。則首尾相應者也。古之名將。知此法者。惟太公望。孫武子。韓信。諸葛孔明。李靖諸人而已。吳起以下。莫能知也。其名曰。天地風雲龍虎鳥蛇八陣者。則諸葛孔明也。一大陣之中。固有八陣。而小八陣之中。亦各有八陣。大陣則法伏羲八卦。

小陣則法文王六十四卦。所謂陣間乎陣。隊間乎隊者也。若夫造楯甲。有九星開八門。用三奇者。則又黃帝命風后爲之也。蓋聖人以神道設教。以神其術。使人莫知。其所以然也。大將居于玄武之位。而北嶽則常山蛇也。故曰常山蛇陣。林浙江常山人。將居兵科。見團營軍無統制。每出征。人馬多雜踏致死。劾其操練不如法。當國者遂請以事委之。林乃用。

生取
事于世

拆毀用備君殿勿復興作萬世之法也時不能用自正統至天順京城內外建寺二百餘區諫官不言故二生取意于世焉

五月下禮部章綸監察御史鍾同于獄時所

立皇太子見濟遵疾殤殂鍾同手疏請朝

上皇復沂王爲皇太子未上以示都御史劉廣衡止之以諷禮部尚書胡濙濙縮不敢對

曰作丸作死同不聽竟上之下禮部會多官

皇明紀要卷之五

景帝

宦

敦同氣
之憤

定天下
之大本

議適章綸疏陳修德弭災十四事其一謂上皇君臨天下十四年是天下之父也陛下嘗受冊封是上皇之臣也伏望時節率羣臣朝見於南宮以敦同氣之情以隆尊崇之禮而又復汪后十中宮以正天下之母儀復沂王於儲宮以定天下之大本如此則和氣可致天意可回災沴可消矣疏入帝覽畢大怒時已曠宮門閉乃傳旨自門隙

皇明紀要卷之五

景帝

宦

中出命錦衣衛卽刻逮捕入獄拷訊又三日并鍾同逮治日加拷掠流血被體逼令誣引大臣并南宮通謀不服復加炮烙之刑窮治慘酷濱死卒無一語會天大風雨黃沙四塞乃密勅錦衣衛緩其獄令囚禁終身時兵部觀政進士常熟楊集以書上千謙略曰奸人黃竑進易儲之說以迎合上意本爲脫身計耳公等國家柱石乃戀官僚之賞而不思所以善後乎脫二人死杖下而公等坐享崇高崇清議何謙以書示王文文曰書生不知朝廷法度然有膽氣當進一級處之遂出爲安州知州

又有給事中吳江徐正審請召見屏左右言今日臣民有望上皇復位者有望廢太子沂王嗣位者陛下不可不處宜出沂王於所封沂州增高南城數丈伐去城邊高樹

宮門之鎖亦宜灌鉄。帝怒黜爲襄南輕車復春所淫者未行乃謫成鉄嶺衛又有御史滑縣人某亦言南城多樹事巨測遂盡伐之時盛夏上皇嘗依樹京息及樹伐得其故懼甚。

乙亥景泰六年正月。上皇在南宮。

八月杖南京大理少卿廖莊及前郎中章綸御史鍾同于午門謫莊陝西定羌驛丞同死。

皇明紀要卷之五

景帝

卷

杖下。先是莊嘗上疏勸帝朝上皇及加

恩沂王忤旨至是莊以母喪至京關給勸諭

陛見命錦衣衛拿在午門前着實杖八十謫

邊遠驛丞并拿章綸鍾同各杖一百同死杖

三論禁錮詔獄

丙子景泰七年正月。上皇在南宮。

半謙以病在告。帝遣太監興宴舒良視之

謙持身嚴。毫末弗取。位望孤卿。先世重

皇明紀要卷之五

皇明紀要卷之五

景帝

卷

盡畀其弟惟市屋數間以居正室董氏卒謙時年未五十不再娶以王事多艱窮年不還私第居止朝房留一養子自侍食無重味非公宴不置酒嘗緣疾在告興安舒良奉旨更番來視見謙自奉諸凡過於簡朴歎息因以聞特爲計所資用一切上方製之至輟尚膳臨醫蔬菜之錫爲賜駕幸萬歲山伐竹爲源以和藥丸尤異數也言官嘗言柄用過重

興安言只說日夜與國家分憂不要錢不愛官爵不問家計朝廷正要用人似此才華

一個來換于某衆官默然而退

按救國權記兵部侍郎王偉先任職方郎中因少保于公薦陞是職未幾伺于公過竟密奏之景帝信任于公方專召入以傳奏授之公叩頭認罪帝曰吾自知卿卿勿憾也公既出請下堂迎問之曰今日聖諭爲某乎公曰始入靜之既入復請乃笑曰老夫有不足處賢弟當面言之不必不從也何忍至此乃出奏示之偉懼愧局脊無地君臣相與如此誰得而問之

五月寰宇通志成。

十二月 上不豫

丁丑正月 上皇復位改元天順詔告天下

尋下于謙王文范廣太監王誠舒員詔獄

逮內閣學士陳循蕭鐸商輅尚書俞士悅江

淵侍郎項文耀王偉古鏞丁澄沈敬等下獄

論隨駕功擢鎮撫鈴錦試百戶袁彬並爲錦

衣衛指揮僉事

皇明憲要卷之五

景帝

亮

二十二日斬于謙王文范廣及太監王誠等

于市陳循江淵俞士悅項文耀免死發口外

鉄嶺衛永遠充軍蕭鐸商輅王偉等原籍爲

民先是于謙等下獄徐有貞猶濫張軌揚言

曰若不殺謙等今日何名獄遂決

二月朔 皇太后誥諭廢 景帝仍爲邸王

歸西內越數日命邸王所立皇太后吳氏復

爲 宣廟吳妃 廢皇后汪氏復爲邸王妃欽

心在序

天監奏華詠景泰年號 上曰朕心有所不

忍仍舊書之是月十九日邸王薨葬祭如親

王謚曰戾妃嬪唐氏等俱賜紅帛自盡以殉

葬

召前南京大理寺卿譚陝西定襄縣丞廖莊

還復前職尋陞南京禮部侍郎

詔舉庶民凡八十以上者賜冠服京師民茹

文中百有四歲 上召見視其狀貌與致辭

皇明憲要卷之五

景帝

性

賜冠服帶履命順天府設宴又命吏部尚書

姚襄以下造其第致賀

四月己巳復立 元子爲皇太子

詔處士中學貫天人者堪經濟隱居高尚不

求聞達者所司具實奏聞

九月勅左順門關者今後非有宣召總兵等

官不許擅進時石亨張軫輩每朝頻入見或

因小事順情或無事亦報入見出則張大其

皇上等
賢人
小人
小人

皇上等
賢人
小人
小人

言使人畏其勢而趨附之。上厭之。召李賢謂曰。先生有文書整理。每日當來。若其餘總兵等官。無事亦類來。甚不宜。蓋賢自再入閣。立意退避。必待宜召。然後往。上覺其意。故召諭之。上自此親信賢。凡左右薦人。必召賢問其可否。以爲用舍。

吳與弼

十月遣行人曹隆。賁勅書禮幣。聘江西處士

戊寅天順二年正月。郊天後。上顧謂李賢曰。朕居南宮七年。危疑之際。實賴太后保護。罔極之恩。欲報無由。可做前代尊上徽號如何。賢曰。陛下舉此。可謂孝矣。於是命擬徽號。賢定四字曰。聖烈慈壽。詔示天下。復加贈太后兄弟五人。長孫繼宗。庶會昌侯。次皆都督。子孫數十人。皆爵祿之。又有爲其宗親求恩澤者。上謂賢曰。外戚孫氏一門。亦

足矣。太后之心。正不以此爲慰。比者授其子弟官。時請於太后。數次方允。且不樂者累日。曰。有何功於國家。濫受祿秩如此。物盛必衰。一旦有于國憲。吾不能救。今若聞求恩澤。必大怒矣。賢曰。此太后盛德。因問祖宗以來。外戚不預政。繼宗爲侯。太后知乎。上曰。太后正不樂此。初爲內庭近侍。感以關防之說。至今獨悔。曰。侯爲人淳謹。不防。但後不可爲例耳。上曰。然。

勅內閣及翰林儒臣修大明一統志。

遣建庶人出居鳳陽。庶人建文君次子也。先是

上北狩。嘗憫建文君之沒。無所加禮。屢

召變故。以語袁彬。既復位。因思建庶人輩幽

禁大內。將五六十。年。意欲寬之。謂李賢曰。親

親之義。實所不忍。賢對曰。陛下此一念。天

地鬼神實臨之。

意氣存
心不絕

太祖在天之靈實臨之。堯舜存心。不過如此。左右或以爲不可。上曰。有天命者。任自爲之。遂遣居鳳陽。令有司供給柴米器用。聽其婚嫁。出入自在。庶人入禁時方二歲。至是年五十六矣。出見牛羊。亦不識。未幾庶人卒。懿文太子及建文君皆無後。

已卯天順三年。上一日從容與李賢言及迎駕奪門之功。賢對曰。迎駕則可。奪門二字。

皇明紀要卷之五

景帝

注

天命人
心无存
不絕

豈可示後。况景泰不諱。陛下宜復位。天命人心。無有不順。文武羣臣誰不願請。何必奪門。且內府之門。豈可奪。奪之一。尤爲非順。幸賴陛下洪福。得成其事。假使景泰左右先知此事。寧輩何足惜。不審置。陛下于何地。上曰。然彼時何以自解。方悟此輩非爲社稷。不過貪圖富貴而已。賢對曰。臣彼時極知此舉之非。亦有邀臣與其謀者。臣不從。

國史本
三十九卷

以臣之愚見。若景泰果不起。率文武羣臣請陛下復位。安用如此勢機。雖欲陞賞。以誰爲功。老成耆舊。依然在職。豈有殺戮降黜之事。致干天象。而羣小之計。無所施矣。招權納賂。何由而得。忠良之士。亦無擠排之患。國家太平氣象。豈不由此而盛。易曰。開國承家。小人勿用。言其必亂邦也。於此驗之。无信。上曰。然。

皇明紀要卷之五

景帝

注

錄不行
延建政
綱目

庚辰天順四年正月。朝。觀官吏至京。勅吏部都察院。退其不職者數百人。旌其才行超羣。政績顯著者。布政使賈銓等十餘人。賜以鈔幣。仍賜宴于禮部。於中召布政使蕭瑄。爲禮部尚書。吏部初奏。操賈銓爲戶部尚書。上問李賢何如。賢以貌不稱名對。乃以銓爲右副都御史。二月。令冒報迎駕功。陞官者俱自首改正。

十月禮部左侍郎掌欽天監事湯序有罪下獄降為太常寺少卿仍掌監事。閏十一月十六日早見月食欽天監失於推算不行救護。上召李賢曰月食人所共見欽天監乃失於推算如此固言湯序掌監事凡有災異必隱蔽不言或見天文有變必曲為解說甚至書中所載一斛字語多自改削而進惟遇天文喜事却詳說以進且朝廷正欲知災異以見

上天垂戒朕知修省而序乃隱蔽如此豈臣下盡忠之道乎于是下序獄降職。辛巳天順五年大明一統志成凡九十卷

擢吏部郎中萬祺為太常寺卿

祺江西南昌人少遇異人相之曰有仙骨否
其後貴因謂一書與之乃祿命法也于是研精於上公卿戚貴多有中景泰間以史督辦
事吏部神其指拜鴻臚寺卿進主簿景帝召見有言輕馳賜以白金彩幣及不豫有議召養諸賓石亨以問祺曰皇帝在南宮
吳事他求到羣獲賄與金瑩古及徐有貞
觀世宗合上既復位召見文華殿即日

受部發財主事累進員外郎郎中掌欽天監事。王綱李賢時職在傍欽問之對曰公勿異圖家宜以先上謝則自求多福又徐謂曰尊翁碑文非李公筆耶公勿忘父欽悅首其兄爵日萬君言是欽乃擢王李二公而退事系上聞甚壯之召祺賜宴勞焉遂陞太常卿累遷至工部尚書

上與李賢從容論人才及工部尚書趙榮賢曰此人可取如曹賊反時文職皆畏縮逃避況兵非已任誰肯出頭惟榮自奮披甲躍馬呼于市曰好漢皆來從我曹家是亂臣賊子

當共剿殺我輩是忠臣義士不可退避於是從者數千百人能于陣前鼓舞獎勵士卒滅賊成功如此存心行事人豈能及。上曰固忠臣也

按正統末也先奉乘輿入寇京師時虜情反測人心為兩時榮為中書舍人猶請往迎學士高穀莊其志解所束金幣贈之趙公二事忠義一時鮮觀
 十一月上召李賢至文華殿因說吉祥事曰此輩放縱前日見吉祥敗稍稍收欽近求

又放縱朕每戒曰汝等不可如此且如吉諫非無功勞一旦犯法不可留矣且朕在南城時汝輩如何過來今日不可忘了朕今在位五年矣未嘗一日忘了南城時此等言語當時告戒先生豈知又曰朕一日之間五鼓初起拜天畢司禮監奏本一日自看朝廟行拜禮各廟皆然出則視朝退去朝每后畢復親政務既罷進膳飲食隨時奉管操擇去取

衣服亦隨宜雖着布衣人不以為非天子也賢曰朝廷節儉則天下百姓自然富庶太平矣
 令天下生員年四十以上者考選送國子監壬午天順六年調知鎮江府林鶴知蘇州府時蘇學廟像歲久多剝落者或欲因其舊而加以修飾鶴奮然曰塑像非旨我太祖下太學易以本主百年夷俗乃革彼未壞

猶當毀之幸遇其壞易以本主有何不可或以毀聖賢像為疑鶴云此土泥耳豈聖賢耶孔子生於佛教未入中國之前為識所謂泥像哉況古人席地而坐政不如此也于是并易從祀諸賢皆為本主

丘濬曰聖像之設中國無之自佛教入中國始有也三代以前祀神皆有主無所謂像設也不知祀吾孔聖何時而始為像鳴呼姚燧此例敢有造泥人銅人者門議則泥人固非中土祀聖人法也後世豈覺其非亦狗異致為之耶里縣縣長每祀亦不一其狀甚非

神而羽之無塑無與之道也竊觀聖祖初設郡邑城隍塑像用其土泥壁以繪雲山戴在令思遵聖祖之制以革千古之夷教豈非萬世儒道之幸歟
 以項忠為右副都御史巡撫陝西先是忠為陝西按察使適陝飢忠以拯民為已任不待奏報輒發倉賑之聞繼母喪軍民詣闕乞留詔奪服反任明年徵為大理卿陝人復赴闕借留天子欲慰陝人乃有是命
 按正統末項襄毅以刑部員外郎乞從北征土木之敗為虜虜虜北去令忠餉馬謀歸

竹園

健筆

皇明紀

京帝

全

英宗遺詔始華首是累朝皆從之嗚呼英廟之仁至矣抑伏觀英廟以一人之身而大廟中行事與正統大徑庭何耶蓋英廟初以幼冲嗣位生長深宮未諳世故以故輕信土木虜變卒起天下樂從及北狩踰年而歸於是艱難險阻備嘗之矣人之情偽悉知之矣信復登大寶遂躬親政務屏遠權奸精明之治光於祖考此我太祖成祖之教太子太孫必欲其周歷農桑以編教民情風俗及農桑勞苦之事也垂訓遠矣

二月二十日 皇太子即位

上大行皇帝尊諡曰法天立道仁明誠敬昭

文宣武主德廣孝睿皇帝廟號英宗

八月 上御經筵

勅修 英宗睿皇帝實錄

皇明紀要卷之五

音釋

遑 音皇服也又急遽苦戰切率去声問璉食也事元曰不譴也責也怒也諫也

似玉曰確 堅也約切音却璉也說文從土今從伊真切音因塞也

玉湮 沒也流也落也稔曰古人謂一年為一狼 獸名又貪狼狼狽 邦妹切音輩 濟切音

被深通川迨 薄海切音逮 窮 刀切音繼 窮 刀切音繼

切深之地 蓋正錫弋矣切音蠅 蠅 刀切音繼

身 寶元代切願去声 踏 達合切 入 寶元代切願去声 踏 達合切 入

遠 須兌切音 寶元代切願去声 踏 達合切 入

藏 火茶同都切 紆 商居切音書 宜 音柔也 出 音善切音 關

曲善切音 關

曲善切音 關

皇明紀要卷之六

憲宗純皇帝

乙酉成化元年正月詔釋成邊陳循江淵俞士悅等還鄉王文字宗彝于謙子寬謙嫡朱驥等並放還仍給還家產寬自龍門所卽上疏訟父謙之冤上憫之追復謙故秩遣行人馬璇往祭其墓復寬世襲千戶寬後奏換文淵其官至應天府尹

皇明紀要卷之六

憲宗

一

丁宗彝後弟進士官至尚書

宗室文憲復官仍賜贈及誥

三月 上幸太學行釋奠先師禮

丙戌成化二年二月命京官薦舉方面官員重修關里孔廟成上製文紀之

詔復故少保兵部尚書于謙官文中云大皇帝已知其枉朕心實憐其忠聞者感嘆

謫編修羅倫爲福建市舶司副提舉時倫主疏請許李賢終制歷陳古今起復之非反覆



數千言辭甚切直倫復詣賢私第告以不可

賢怒力諫內批出倫提舉御史陳選等交章

乞留之不報編修尹直引文彥博待唐介故

事請賢留倫賢曰路公市恩歸怨朝廷吾不

可襲雖貶出而士論益衆之

丁亥成化三年二月國子祭酒邢讓請鑄欽

降監規于石樹本監中承爲遵守從之

四月六科十三道上言近日以來或日月赤

皇明紀要卷之六

憲宗

二

色或陰氣昏蒙或大風激烈或黃霾蔽天遠

東宣府四川地震雖各遠在一方實開朝廷

氣數況二廣四川兵革之後南北直隸水旱

之餘公私俱困虜寇在邊此正修身勵行患

患預防之時伏望以敬爲開以愆自懲遊處

宴樂無益之事必節之金豆銀豆無名之賞

必罷之仍千萬幾之餘日御經筵講明聖學

仍勅在朝臣工同加修省庶足以解天怒慰

人心 上嘉納之。

八月 英宗皇帝實錄成。

戊子成化四年。戶科給事中彭序上疏言十事。謂保邦之事莫先於端身心以立治本。崇儉約以厚民生。審時政以急先務。却虛名以修實行。簡大臣以固根本。勸節義以敦風化。臨午朝以誦治理。謹門禁以備不虞。時稽考以通選法。清版籍以均賦役。上命所司知之。

皇明紀要卷之六

英宗

三

之。

己丑成化五年。上復御經筵。視午朝。

庚寅成化六年。罷建西山佛閣。六科給事中言。四方旱暵。夏秋無收。百姓嗷嗷待餽。荆襄流民強梗。陝西虜寇侵掠。今乃起無名之工。爲不急之務。徒費國用。有傷治體。右副建閣果有福利。孰若以之賑濟飢民。實勞軍士。其爲福利。豈不大哉。上命亟已之。

辛卯成化七年十二月。大學士彭時等言。比

者彗星屢見。西掃太微。北近紫宮。其譴告警

懼之至。卽漢董仲舒所謂天心仁愛之意也。

因進修德大端。安民七要。七事曰。正心術。謹

命令。親接見。愼賞罰。納諫諍。勵守令。恤軍民。

上嘉納之。

諭德謝一夔上言。彗星之變。災異至大。謹上

五事。一曰正官闈以端治本。二曰親大臣以

皇明紀要卷之六

憲宗

四

詢治道。三曰開言路以決壅蔽。四曰慎刑獄

以廣好生。五曰謹妄費以足財用。上怒斥

之。

壬辰成化八年正月。星變。危虛成災。

擢陝西左布政使余子俊爲右副都御史。巡

撫延綏。奏築邊牆。設衛學。墾屯田。事皆盡心

經理。煥然一新。自是榆林遂爲重鎮。權子諱

邊于俊之力也。于俊四川人。

魏齊漢
孝宗

此種是
為之至

教義親
制厥先

自明朝紀略卷之六

憲宗

五

癸巳成化九年勅儒臣較訂宋儒朱熹通鑑綱目命梓刻以傳編修謝鐸上言曰宋神宗好通鑑聖宗好綱目徒知留意于書不能推之于治因勸上親賢講學見諸行事不可如二君之徒好上嘉納之命大學士彭時等纂修宋元綱目甲午成化十年復鄜王帝號上尊謚曰恭仁康定景皇帝先是上欲復景帝位號還

太監懷恩至內閣議商輅等力贊之輅舉手加額曰吾皇上此舉堯舜之盛德也明日遂勅諭文武羣臣曰曩者朕叔鄜王踐祚戡難保邦奠安宗社亦既有年屬寢疾彌留之際奸臣貪功生事妄與譏搆請去帝號先帝尋知誣枉深懷悔恨以次抵奸臣法不幸上賓未及舉王朕嗣承大統一紀于茲數念親親用成先志其鄜王可仍舊皇帝之

號遂上尊謚云

景泰廢易諸官憲廟不以爲憾而追成先志復其位號加以美謚真不可及也

乙未成化十一年欽天監五官靈臺郎劉仲泰自洪武以來凡天象有變本臺官輒自具奏不用本監印信至正統間監正彭得清等始變舊制且本監官俱故陰陽官子孫係專門之學所奏天象據舊書以爲占候今掌監事太常少卿童軒出自科目以天象隱匿不

皇朝紀略卷之六

憲宗

六

奏又所奏多增損舊書不以實對上宥之命所占天象仍會本封進

丙申成化十二年朕禱爲祭酒時助成牟幼者奉旨受業祿患其難教取其所當習讀者萃成一書授之他日中使至偶持去上見之嘉歎

丁酉成化十三年正月增先師遺豆樂舞殿殿遣兵部尚書廉學士商輅告成廟翰林

帝成
一

士王獻告關里。

續編宋元通鑑綱目成。

戊戌成化十四年。皇太子出閣行冠禮。諸

簡儒臣充東宮官。時東宮內官典璽局郎單

吉溫雅誠篤。知大體。通書史。議論方正。雖儒

生不能過輔導東宮之功。為多。大學中庸論

語諸書。皆口授。動作舉止。悉道以正。暇則開

說五府六部及天下民情。農桑軍務。以至宦

皇明紀要卷之六

宣宗

七

老專權。盡國情弊。悉直言之。曰。吾老矣。安望

富貴。但得天下有賢主足矣。上嘗賜東宮

五莊。吉備曉以不當受。曰。天下山河皆通。所

有。何以莊為。徒勞民傷財。為左右之利。爾已

竟辭之。東宮嘗隨老伴念高里經。而吉適

至。東宮駭曰。老伴來矣。即以孝經自攜。告

跪曰。主得無念經乎。曰。否。讀孝經耳。其見畏

如此。東宮出講。必使左右迎請。講官講畢。

宣宗

則語講官云。先生吃茶。局丞張璠不以為然。吉曰。尊師重傅。禮當如此。

己亥成化十五年春。免湖廣荊襄德安府衛

所屬夏秋糧。

特加工部尚書萬祺太子少保。祺起吏胥。所

理者皆炭之事。驟居保傅之位。大臣不敢執

正而言。官亦無敢進諫者。

勅聖國公徐備奉祀。孝陵例以孝陵奉

皇明紀要卷之六

憲宗

八

祀專教皇親故也。

庚子成化十六年。廣東左布政使彭韶奏乞

停罷市舶。與大韋奉所請造辦進貢均徭餘

戶。因言國家昇平百十餘年。生齒之繁。田疇

之辟。商旅之通。可謂盛矣。然而官府倉庫。少

有儲蓄。人民衣食。艱於自給。比之國初。無經

營戰伐之事。無創作營造之大。富強反有不

及何哉。以害財之多也。國初設官有數。今則

內外文武加數倍矣。國初宗戚有限。今則遠近親疎。日益衆矣。初僧道有額。今寺觀日增矣。初實貢有節。今四夷絡繹矣。初田賦有常。今進獻多門矣。初上用儉朴。今百度侈麗矣。初賦役尚簡。今差使繁重矣。初書籍少刻。今版行猥濫矣。初牌坊少豎。今街衢充斥矣。初士風淳質。今人情皆。士矣。凡此皆所以害財者。使及今之時。十分愛惜。加意撙節。猶

恐無以爲繼。況又更啓他端。而益以雜用。其何以善後哉。

成化去國初未遠。倭靡備未至。如今日之甚。而彭惠安言之已如此。便遇今日。又當如何。辛丑成化十七年。禮部以二月初十日南京及江北四府山東河南等府州縣。俱同日地震有聲。奏言考之傳記。地動千里。有人災。又云春動者歲凶。一月動者水災。今所動不止千里。又况鳳陽南京。皆祖宗根本之地。宗

廟社棧所在。關繫尤重。乞行各處守臣。選寬抑恤孤寡。以消變異。廣蓄儲。省費用。以備歲凶。濟河渠。築河堤。以防水患。從之。

秋汾川王貢鏞奏求書籍。上以勸善書爲善陰陽。孝順事實與之。

壬寅成化十八年秋。以廣東舉人陳獻章爲翰林院檢討。俾歸終養。

獻章字公甫。廣東新會人。舉于鄉。再會試不第。聞江西吳與弼講學。往從之。遊居半載。歸

述絕意舉干業。築室名陽春。日杜門端默。其中。以明心爲務。既久。若有得焉。嘗與人書。謂吾始從吳聘君學。其于古聖賢垂訓之書。蓋無所不讀。然未知入處。此歸自內。非門不出。自棄書籍。專之忘疲。忘食。如是者。亦累年。初辛未得遇于見舍彼之。水吾之。約惟在靜坐。久之。然後見吾此心之體。隱然若露。常若有物于。是然自信曰。作聖之功。其在茲乎。又謂爲學。須從靜中生。發出個端倪。方有商量處。未可便靠書冊也。其爲學。與其教人。大要如此。成化丙戌。復遊太學。際遇邢誠令。和楊龜山。此日不再得詩。謾寫之。歸日。龜山不修。如也。爲之延譽。由是名動京師。一時名士。修撰羅倫。檢討莊泉。皆與出遊焉。既而獻章歸。四方從學者踵至。至是布政使彭韶。死薦之。至京。命吏部考議。獻章辭疾。不赴。復上

議事
手
子
盛

皇明紀要卷之六

宣宗

江

頭以母老怒乞歸奉財太監張芳素藉獻重
名言年上特自後餘初院檢計俾親疾
愈仍來共職獻章不辭工取謝恩即歸學者
稱曰沙先生
祭卯成化十九年春宣宗製文華殿大訓成
命詹事彭華左中允周經等進講時東宮
每起立拱聽內閣萬安寺以爲勞謂諸官宜
跪請生聽章與經不行以付如禮
按起立拱聽此皇儲尊榮御訓隆禮師傳
謙恭仁孝之盛節萬安等乃務爲諛而欲講
官跪請坐聽知等君
而不知所以尊矣

神異
和
移天

十二月是無雪詔出傳奉官十餘人翌日
大雪
先是鄭府論梁芳疏陳陝西人皆哭繼傳聞
至京上知之頗厭芳所爲至是無雪百勝
不應科道復交章論等以命中官未時傳旨
今後內官傳奉降官不問有無翻套俱覆奏
明日方行即日召吏部薛四人驛九人下六
人于獄皆逃自軍囚者餘尚未行而人已稱
快勝賜大雪人謂納
凍勝邪希天之應
甲辰成化二十年正月二日京師地震
以山西陝西等處饑荒令天下生員納粟入

法
易
之
員
不

稍
多
資
有
補
益

皇明紀要卷之六

宣宗

江

監又令賑災所在三年六年考滿官員總舉
預備賑濟四品納米六十石五品五十石六
品七品四十石八九品三十石雜職二十石
免其赴部給餼惟造監須知功蹟牌冊并通
關差入繳部
今天下覈實預備倉無者創之先是因旱
上令廷臣議求所以禦災之術廷臣言漢用
耿壽昌議置常平等倉欲之于豐稔之秋散
之于荒歉之日此萬世不易之良法我國
家九重此舉而冗官惰吏頑弗事事戾下罔
上苟具文書甚非所以禦災惠重民命之意
請命有司督察循名責實庶臻成效從之
乙巳成化二十一年正月初朔星殞有聲詔求
直言工部主事張吉上疏斥李孜省僧繼曉
等罪惡勸上親賢圖治修德遠邪以謝天
變中書舍人丁璣上言十事首言正心修身

未言方士釋老宜加斥絕進士教範元亦上言四事曰慎選大臣慎選臺諫佛老當去名器當惜皆為政肯繼職重發也疏入俱留中尋以他事謫去雲南景東府通判璣貴州普安州判官疏元亦除雲南臨安縣丞

戶部主事周軫因星變上言乞沐九惡以快人心疏得從以清朝政等八事兵部郎中崔陞疏章其疏星變為宵小千政妖僧蠱惑愛

疏王檢寶逢忠良所致又言尚書王恕今之伊傅不宜置之南京疏入皆不報時言者頗及官闈秘密上怒因書言者六十人姓名于屏

宮上大驚意遂已

丙午成化二十二年春罷南京兵部尚書王恕先是因星變傳奉旨多革罷既而黃絲復進用恕上言政令必信不宜數改語多激切忤上意落恕太子少保令致仕二部主事王純言恕性稷入臣朝者無與比列不可使去上怒下其獄調恩南通判

丁未成化二十三年正月吏部尚書李裕奏曰朝觀考察天下官員舊例涉沐之月有四日老疾曰罷軟曰貪暴曰素行不謹但遲鈍似軟偏執似酷二者于老疾不同復無所屬乞創立才力不及一途通前為五凡考居此者俱照品級調簡僻衙門用從之自後遂為定制

按此四附李裕者得大開故為此以為媚衆之術然人亦無舉之者

八月庚辰上不豫命皇太子暫視朝于文

華殿文武百官朝 皇太子如常儀 夜金星犯元宿 上大漸召 皇太子至命早卽帝位敬天法祖勤政愛民與凡國事之切要者誨諭備至 太子頓首受命 己丑上崩遣詔諭文武羣臣

九月初六日 皇太子卽位

上 皇考大行皇帝尊諡曰繼天凝道誠明仁敬崇文肅武宏德至孝純皇帝廟號憲宗

十月丙子五鼓有彗星流起西北亘東南光芒燭地蜿蜒如龍 朝宁之間人馬辟易下詔求直言庶吉士鄧智上疏言星變見于朝廷蓋陽不能制陰之象也宜進君子退小人正天下當自內閣始少師萬安恃權怙寵殊無厭足少師劉吉附下罔上漫無可否太子少保尹直挾詐懷奸至無廉耻皆小人也南京兵部尚書致任王恕素志忠貞可任大

事兵部尚書致仕王竑秉節剛勁可寢大奸巡撫南直隸都御史彭韶學識純正可決大疑皆君子也然願 陛下法

太祖以待官禁法太宗以任內閣則君子可進小人可退而天下之治成矣夫豈不知下臣之不可弄大綱哉然一操一縱卒無定守繇正心之功本之講也疏上不報

詔集議祧廟國朝自 德祖至 英宗九廟

已備及 憲宗山陵畢神主將升祔于制當祧廟乃下禮部集羣臣議禮部尚書周洪謨侍郎倪岳議曰國家自 德祖以上無可復推則 德祖周后稷

太祖視周文武皆百世不祧 懿祖以下當以次祧遷今 憲宗升祔當祧 懿祖宜于太廟寢殿之後別建藏祧主之所如古夾室之制每歲暮令享則奉祧主乃居舊位以應古

祫祭之制。上從之。乃建祫廟于太廟正殿後奉藏。懿宗神主及儀物于其中。奉遷熙祖于正殿東第一室。仁祖以下皆以次奉遷祫。憲宗神主于西第四室。每歲暮則復奉。懿祖神座于正殿之右。居熙祖之上。行祫祭之禮。

禮部右侍郎掌國子監事丘濬進所著大學衍義補。拉濟禮部尚書掌詹事府事。先是濬

以西山真氏大學衍義有資治道。乃復采經傳子史有及于治國平天下之事者。分門類輯。附以己見。名曰大學衍義補。至是書成。上之。上覽之甚喜。批答有曰。卿所纂書。考據精詳。論述該博。有補政治。朕甚嘉之。賜金幣。遂進尚書。仍命刊行。時言者請尊孔子帝號。楊守陳上議曰。孔

賢堯舜而配天地。自生民以至于今。一人而

已。後世人君皆師事之。追而王之。固禮也。而未為之至者。說者謂孔子周人。當用周制。故稱王。與周天王埒。亦云尊矣。夫周制則當稱魯大司寇耳。雖公之與魯公班。且不可安。可王之與天王埒乎。故王之者。後世追崇之典。非周制也。夫周制則王猶帝也。在後世則帝為君號。王為臣號。冠履之分懸絕矣。而追王孔子而不帝。是猶臣之也。禮當其為師則弗

臣也。況異代之師。而可臣耶。是故必帝之。乃見不臣之禮。而為尊崇之極矣。故先儒羅從彥。謂宜加以帝號。而褒崇之誠。萬世不易之至論也。

吳沉作孔子封王辨曰。王。君之號也。天子大臣也。生非王。而王而稱以王。其可以欺聖人乎。然則當若何。書曰。天降下民。作

事之以
師之尊
莊明矣

吳氏得
安心所
安

聖人得
萬世道
也

之君作之師。師之尊與君等。夫師也者。君之所不得而臣者也。故曰。雖詔于天子。無北面。所以尊師也。褒之以王者之貴。曷若事之以師之尊乎。彼以王者之貴。爲隆于稱師者。習俗之見也。夫尊聖人在明其道。而豈在于王與不王乎。

論者以吳楊之論。皆所以尊孔子。然不若吳氏爲得聖心所安。而亦不失其爲尊崇也。或

曰。天生聖人。爲萬世道德宗主。不加以謚號。將何以稱。瓊山丘氏曰。千萬世之下。惟曰先師孔子。以見聖人所以爲萬世尊崇者。在道不在爵位名稱也。斯言確矣。至嘉靖中。我皇上英明卓見。斷然行之。一如吳氏所議。丘氏所稱。且減去塑像。易以木主。盡洗前古之陋。一正百王之典。荷戴偉歟。成化間翰林陳師召所乘青馬。售錢六百文。

皇明紀要卷之六 嘉宗 沈

倫作可
以觀世
變

李西涯以詩諗之。有斗酒杜陵堪再醉之句。蓋用子美三百青銅語也。時刑部李若虛。舊屋爲積潦所壞。數年不售。竟得銀四兩。西涯亦諗之。以詩云。詞林馬價知多少。卽前師名事也。前輩居處乘驪如此。凡口體之奉。可無至于今。相去不啻霄壤。儉侈之際。可以觀世變矣。

孝宗敬皇帝

皇明紀要卷之六 孝宗 三

戊申弘治元年二月十二日。初開經筵。賜講官學士程敏政等宴。及白金寶鈔有差。十三日。文華後殿早進講。尚書孟子及午進講大學衍義。自後以爲常。講畢賜茶。上皆呼先生而不名。
三月。上視太學。謁先師。
勅修 憲宗皇帝實錄。
吏部尚書王恕奏請 聖駕日御便殿。宣名

諸大臣與之論治道謀議政事或令轉對或閱其章奏如此則大臣之賢否與庶務之得失皆無眩渚

按王端毅之言多與楊文懿合孝宗晚年屢召公卿大臣論政便殿必非二公之言也

已酉弘治二年大理寺評事夏鍬上疏曰臣伏見主事李文祥唐吉士鄒智等皆以言得罪大言官無流竄之禍則不足以彰其譽有

自明紀要卷之六

孝宗

謫徙之苦則愈足以見其雖罪愈重而名愈高是賢者之得罪雖今日之苦亦復時之利但非人主之福耳人主者知此之故轉而容之則言者無其禍亦無其名罪愈輕而名愈鮮而名固歸于人主之一身矣疏奏留中庚戌弘治三年占城國王古來言往者安南國王不道納臣叛將而助之虐奪臣國授之以冒天朝之封臣投命無地賴先皇帝

聖

自明紀要卷之六

孝宗

大恩命副都憲屠公不鄙夷我阻邦踰嶺海察事機合眾議以冊印畀之臣又告安南數其不能恤隣抑其奸萌道之遜順安南自是不敢肆其兇狡而臣獲返國以有今日皆聖天子盛德與屠公之功臣表謝外有白金若干錠黃金器飾若干事其香番物若干查附使者以謝屠公敢昧死上請上嘉其誠命肅受之肅固辭曰綏遠之仁繼絕之義在聖天子臣何功之有上不允肅又懇辭曰臣不佞臺憲之長也而受外國金其何以率下聞之四方雖天語再臨臣不敢奉詔上命貯禮部備公使之需辛亥弘治四年正月刑部尚書何喬新致仕喬新執法不阿有御史鄒魯謀驥陞大理寺丞喬新薦其屬郎中魏紳補之魯遂誣奏喬新受親故餽遺囑托內閣劉吉素銜喬新遂

下錦衣衛勅訊無驗。喬新乃乞致仕南歸。

八月修 憲宗皇帝實錄成。

壬子弘治五年三月冊立 皇子爲 皇太子。

大赦天下。

四月大學士丘濬上疏曰。

太祖開國洪武建元歲在戊申。我 皇上登極。

改元之歲適與相符。天意殆欲 陛下紹休。

列祖也。邇觀漢唐宋之世。日百五六十一年之

皇明紀要卷之六

孝宗

三

後往往中微政事日趨于弊。風俗日趨于薄。

紀綱日趨于弛。由是馴至于不可振起而底

于亡。此無他。中世繼體之君皆生于世道豐

亨之際。宮閣逸樂之中。不歷險阻。不經憂患。

天示變而不知畏。民失所而不知恤。人有言

而不知信。好尚失其正。用度無其節。信任非

其人。因仍苟且而無奮發之志。顛倒錯亂而

甘敗亡之歸。故也。而使若君若臣當斯將微

均然如中微之象

之時灼然預知其中微之象。因上天之垂戒。

汲汲然反躬修省以祈 永命。其國祚豈止

于此哉。今災異迭見。羣見天津地震。天鳴。無

虛日。異鳥三鳴于禁中。其咎徵之應。甚可畏

也。宜釐庶政。盡復舊規。以應天意。願 陛下

端身以立本。清心以應務。謹好尚。勿流于異

端。節經費。勿至于耗國。公任用。勿失于偏聽。

禁私謁。以肅內政。明義理。以絕神仙。慎儉德。

以懷永圖。勤政務。以弘至治。庶可以回天災。

消異物。而帝王之治可幾也。因擬爲二十二

條以爲 朝廷抑遏姦邪。杜塞希求。節財用。

重名器之助。凡萬餘言。上覽奏。其批荅以

爲切中時弊。命擬行之。

按丘濬此疏入。聖心益加勵用。然濬時年

已暮矣。其後 上日英明。頗遠近習。而聽信

內閣實濬有以啓之也。

癸丑弘治六年二月。兵科吳世忠疏曰。昔

太宗皇帝奉天靖難。當時文臣如方孝孺。是修練子寧。鄉理魏公冕。齊泰。黃子澄。諸人皆仗節以死。夫太宗之靖難者。武王之心。天下之大權也。微孝孺諸人之仗節者。夷齊之志。天下之大慮也。微大權則天下之民命不立。微大慮則天下之大義不明。二者不可廢一也。世之說者。徒以諸臣之迹爲疑。而不敢言。此皆不知祖宗之心。帝王之用者。太宗

嘗謂羣臣曰。人君立賢無方。練子寧若在。朕固當用之。仁宗卽位之初。卽詔齊泰方孝孺等。俱是忠臣。其子孫親識。擬沒充軍者。悉皆赦。回此二聖之所已行者。且仁宗旣罪李時勉。而日後又有文忠之謚。英宗旣誅于謙。而未幾又有廟祀之榮。祖宗雄畧。率多類此。陛下以祖宗之心爲心。褒美諸臣。九廟聞之。豈獨生色而已耶。事下禮

部議格而行。

十二月。旌表五世同居四人。六世同居二人。八世同居一人。烈婦三人。

按李瑞。雲人。自祖至身同居五世。長河和協室。無異財。鄭元合。肥人。五世同居。兄弟謀不求異財。朱勇。陝西安。所居五世同居。徐梁。陵川人。白祖及後。凡同居五世。各旌其門。曰五世同居。義門。李。雷。雷。川。縣。義官。六世同居。室。無。間。言。黃。鍾。慶。遠。縣。人。六世同居。男女。子。弟。各。門。和。睦。各。居。之。曰。義。門。王。玉。奉。州。人。世。業。醫。自。始。祖。谷。至。王。凡。八。世。共。豐。人。無。間。言。旌。曰。義。門。張。氏。太。原。人。大。理。寺。副。魏。政。妻。夫。亡。哀。哭。嘗。嘗。面。已。而。自。盡。死。旌。

氏。睢州人。曹文進妻。文進會試病死。聞訃。哭泣不絕。服至。取夫所遺帶。自縊于柩側。死。高氏。祥符縣人。夏永昌妻。夫亡。痛哭不絕。自縊。死。各旌曰貞烈。

甲寅。弘治七年春。興王之國安陸州。上皇弟九人。興王。岐王。益王。衡王。雍王。壽王。汝王。

湏王。榮王。岐雍二王。後國絕。

乙卯。弘治八年。安南侵占城。其國王奏請命官往問其罪。上欲從之。大學士徐溥等奏曰。春秋王者不治夷狄。安南雖奉正朔。修職

竟然恃險負固積歲已多。今若遣官往至其國海島茫茫徒掉寸舌。小必掩過飾非。大或執迷抗命。若置而不問。損威已多。若問罪興師。貽患猶大。宜弗聽。乃止。既而中官傳旨。命內閣撰三清樂章。薄守復上言。三清乃邪妄之說。黷于祭祀。時謂弗欽。臣等誦習儒書。若邪說俚曲。尤所不習。且初設文淵閣。命學士居之者。實欲其講議政事。講論經史。培養本

自明紀要卷之六

孝宗

十七

源。弼正得失。非欲其阿諛順旨。以取容悅也。上嘉納之。
按內閣學士之職。雖未數議。實盡之。居此職者。宜知所以自盡矣。弘治間內閣多賢。而孝皇聽言納諫之美。尤三代而下。不易得。十八年之治。厥有自哉。
丙辰弘治九年。科臣龐泮等及道臣劉紳等言事俱下獄。既而釋之。先是武岡州知州劉遷。以事忤岷王。王訐奏之。逮繫錦衣衛獄。泮等率同列交章論救。上震怒。併逮繫之。有

孝宗所
有明紀
之實

孝宗
有明紀
之實

御史張淳者。公差回。恥不得與。卽上疏申救。大學士徐溥等。亦力諫。言。遷情輕譴重。言官爲國盡忠。而繫以爲罪。後有大利害。大闕失。誰肯言者。上乃釋之。
時李廣諸人。以燒煉齋醮。被寵。大學士徐溥等上疏曰。我祖宗自洪武至天順年間。面召儒臣。諮議政事。今朝參外。不得一觀。天顏且經筵日講。成就君德。裨益治道。今每歲

自明紀要卷之六

孝宗

天

進講不過數日。夫人君之心。必有所繫。不繫于此。必繫于彼。正士既疎。則邪說乘間而入。近有以齋醮燒煉進者。此乃異端惑世之術。聖王之所必禁也。宋徽宗崇道流。卒使乘輿播遷。社稷傾覆。至若唐憲宗。崇發致疾。其禍尤慘。李終有言。憂先于事。可以無憂。事至而憂。無益于事。矧災眚失度。太陽無光。天鳴地震。草妖木異。四方奏報。殆無虛日。伏望嚴禁

朝之節復奏事之規勤講學之功優接下之禮遠邪佞之人斥誣罔之說太平之業可保矣。

按自李東陽入閣閣中規章多出其筆此說則切而簡明辭按而意足功補不當如是耶

丁巳弘治十年春命內閣及翰林儒臣纂修大明會典上以累朝典制散見疊出未會于一乃勅徐溥等修之以本朝官職制度為綱事物名數儀文等級為目類以頒降羣書

皇明紀要卷之六

孝宗

五

附以歷年事例使官各領其屬而事各歸主職以備一代之制

三月二十二日經延罷召徐溥劉健李東陽

謝遷至文華殿上命司禮監取羣臣奏本

付溥等上曰與先生輩計較溥等相與議

定以次陳奏上覽畢親批本面或更定二

三字或刪去一二句批畢發出中有山西巡

撫官本及禮部諸本皆從容顧問擬議停當

然後批荅賜茶而退

皇明紀要卷之六

李東陽應對錄曰自天順來至今三十餘年間嘗召內閣不過三語是日經筵罷客詢羣議廟恭周詳如此非上質明睿局視此都俞之氣象乎

八月上御平臺召輔臣議政事

戊午弘治十一年正月皇太子出閣講學

兵部尚書馬文升上言皇太子國之儲貳

天下根本宜擇老成純厚之士以資啓沃不

宜雜以浮浪之流恐或損虧盛德上嘉納

之

三月少師大學士徐溥以老疾乞致仕尋卒

贈柱國太師謚文穆國史稱溥立朝最久因

事納約隨才器使從容委曲溫易弘裕屢遇

太獄保全善類最多

守溪長語記徐文穆在內閣承劉吉恣威驅報私怨之後溥一以安靜誠信中外咸尊行

政不必出于已惟其是用人不必由于已惟其賢時稱其休休有大臣之度溥常希范仲

淹置義田以贖宗族請命于朝上優詔案

天下
本
主成
厚之

皇明紀要卷之六

孝宗

五

已未弘治十二年六月曲阜孔廟災遣翰林學士李傑祭告。

皇太子講學少間少詹事吳寬率僚屬上疏曰竊惟東宮講學自寒暑風雨朔望之外一歲之中不過數月一日之內不過數刻又多閑歇偕曰習讀千內終不若出就外傳親近儒臣講習治道所得爲多也。

庚申弘治十三年春大學士劉健等上言自

皇明興要卷之六 孝宗 三

古願治之君必早朝晏罷日省萬幾祖宗視朝在黎明以前每日奏事二次邇者視朝太遲散歸或至昏黑四夷朝貢奚所觀瞻庶府文移多致寢閣矧今各邊啓釁四方薦災尤爲可慮怠荒是戒勵精是圖庶可以回天意慰人心也 上嘉納之。

夏陞邵寶爲江西提學副使以身爲教先行檢而後辭疏士類勃興

府部各衙門英國公張懋等條陳一十二事內早視朝勤聽政汰冗員節財用省差遣處莊田清鹽法修武備恤官軍恤邊民惜供應斥異端尤爲關切俱允行。

秋命徽國公朱熹十一世孫學襲五經博士辛酉弘治十四年五月命工部郎中陳督建闕里孔子廟。

裁減光祿寺添設供辦光祿寺之設供奉內

皇明興要卷之六 孝宗 三

府御膳備辦使臣外夷宴享而已近成化弘治以來添有坐家長隨七八十員又有傳添湯飯內臣一百五十餘員天下常貢以不足用乃責京師舖戶買辦官中不給負累市井賒借至是都御史劉大夏因應天鳳陽淮揚蘇松等處民饑盜起因以前事執奏曰光祿日辦卓而不勝查籍日殺牲口無慮數百既以損民之財尤虧愛物之仁疏入 上爲之

側然。卽下令裁減官民乃甦。後光祿卿艾義曰。劉東山此奏後。歲省光祿銀錢八十餘萬。古稱仁人之言。其利溥。此之謂與。

壬戌弘治十五年。上欲于附近地方。團操人馬。以爲京師左右掖。以問劉大夏對曰。京西保定府地方。獨設都司。統五衛仰思。祖宗恐亦是此意。未幾一御史陳言。擬定兩班。以萬人四衛團操。奏入。上可之。遂勅都指揮

皇明興要卷之六

孝宗

五

戴議。往往其事。乃有帖飛語于宮門。以譁大夏。上曰。宮門豈外人可到。必此曹忿不得私役此軍者所爲耳。

大明會典成。凡一百八十卷。

按嘉靖中。詹事霍輅等。受命重修大明會典。既謂內臣監局官員。伏議。皇明祖訓。職甚詳。惟弘治年間。內外之限。懷官罔之。防建皇明聖制。所以嚴內外之限。懷官罔之。防建昭代之規。立萬世之極。省人不得而知之。伏望勅下。司禮監。備查洪武年間。各監局職掌。何如員數。何如及列聖以前。欽差事。何如。今日員數。何如。送館稽纂。編列祀典。亦聖朝

以禮制治之意也。按會典不列職內。臣等竊以一大典。與當時纂修諸臣。非不知制。從差。進時貴之嫌。而不欲載也。若如霍文敏所議。修入則一展卷。而知我爲祖宗成法。當守。孰爲後求弊政。當革。脂然均然矣。

癸亥弘治十六年二月。命翰林儒臣修歷代通鑑纂要。

五月兵部尚書劉大夏乞致仕。不許。時四方泰災。異甚衆。京師四五月無雨。大夏引咎求退。且言兵政弊端。上不允。令開具弊端。大

皇明興要卷之六

孝宗

五

夏陳十事。一曰京住官軍苦于出錢供用。二曰在管官軍困于私役做工。三曰江南軍士因漕運破家。四曰江北軍士因京操失業。五曰竭生民之力。運糧而濫食者衆。六曰鑿生民之力買馬。而私用者不顧法禁。七曰各處鎮守宜擇清廉。八曰各處鎮守備諸臣。古軍數多。九曰陞賞被于勢要。十曰禁衛菀宜公行。上覽奏。嘉納。悉准行之。

詔武當設像修醮。劉健等上疏。竊聞茲山宮觀像設。已極壯麗。復有此舉。實爲無益。矧災異迭出。生民困苦。苗賊肆亂。軍旅方興。轉餉繕兵。猶恐不給。宜斥邪妄。以遏無良。遂罷十一月。南國子祭酒章懋服闋到任。後謹矩度。嚴操行。厲廉耻。諸生翕然向風。

甲子弘治十七年。南京國子祭酒章懋請開貢下所司議行。

按章懋疏以常貢外。令提學憲臣。于人才素多去處。行選貢之法。不分原籍。增廣生員。通行精加考試。務求行著節聞。學通經術。年富力強。累試優等者。乃以充貢。計通天下之應約取五七百人。照依地分。送兩監。今年首行一次。以後或三年。或五年。量在監人才多少。間一行之。如此。則成材有望。附遂及時。豈惟差條。但充固將官使。知稱。

閏四月。曲阜重建孔廟落成。遣大學士李東陽祭告。及還。東陽以所經過天災民瘼。上奏詔議行之。

九月晦日。召輔臣。疾見。上曰。今幸染疾。說

日講時。劉機講陳善。問稱。陳字。解做陳說。不是。止云敷陳其說。乃可耳。皆應曰諾。劉健曰。昨李榮又說以善道啓沃他。他字不是。上微笑曰。他字也不妨。大抵講書。須要明白透徹。直言無隱。道理皆是。書上原有。的不是。纂出。若不說盡也。無進益。且先生輩與翰林院是輔導之職。皆所當言。健對曰。臣等若不敢言。則其餘百官。無敢言者矣。上曰。然。謝遷

曰。聖明如此。講官愈好盡心。李東陽曰。今年聖學紉熙。中外臣民。無不仰戴。臣等敢不仰承。聖意。皆叩頭謝。上又曰。先生輩可傳與他。不必顧忌。昨所講以有顧忌耳。又曰。他字亦不妨。昨因話偶及此意。以爲不若啓沃之更好。然不必深計也。皆復謝而出。是日天顏和悅。似以昨所傳未的。恐講官因此有所觀望。故特示詳悉如此。蓋經筵講章。自數歲

以來始去舊時諛頌之言。加以規諫。未嘗少
忤。及聞此論。益知土意所嚮云。
乙丑弘治十八年春。禮部欲奉聖旨。朕方
圖新政。理樂聞謏言。除祖宗成憲。定規不
可紛更。其餘事關軍民利病。切于治體。但有
可行的。着各衙門大小官員。悉心開具明白
來說。

戶部主事汴梁李夢陽。應詔上疏。

皇明興懷卷之六

孝宗

五

大約以天下之爲病者二。爲害者三。又爲漸
者六。一曰元氣之病。指土氣委靡。二曰腹心
之病。左右是也。明比難剪。臣故以爲心腹之
病。夫舍厥塲庫錢穀之要也。一曰兵害。生食
而無補。空名而鮮實也。二曰民害。欲重而民
貧。又貪墨在位。思不下流也。三曰農氏之害。
墾田被占于賊。勸草場受侵于官。所一曰匪
之概。既以兵運。又苦浪費。二曰盜之漸。大盜
之漸。其機在民窺。三日壞名器之漸。銛利風
行。黜陟未當。四曰弛法今之漸。五日方銜賊
威之漸。指釋道。六曰賣賊。
署恣之漸。指李寧侯也。

下戶部主事李夢陽。徹筮而釋之。先是夢陽
疏上。皇太后金夫人及壽寧侯張鶴齡。

切齒之。日在下。正前泣訴不平。土不得已。
下夢陽詔獄。科道官交章入救。金夫人猶前
泣訴。求加重刑。上不聽。既而鎮撫司具獄
辭以請。上徑批旨。令復職。惟罰俸三月而
已。他日。上遊南宮。二張夜入侍酒。皇后
皇太子金夫人皆遙遷出遊。上獨召大張
膝語。左右咸莫聞知。第遇見大張免冠觸地。
蓋因夢陽之言。而罪壽寧也。後劉大夏被召。

皇明興懷卷之六

孝宗

六

便殿奏事畢。上曰。近外事如何。大夏頓首
曰。近有旨釋李夢陽中外權。聖德如天
地之大。上曰。夢陽本內事。聞戚畹且言辭
狂妄。朕不得已而下之獄。鎮撫司本上朕試
問左右。當作何批行。一人曰。此人狂妄。宜付
錦衣衛。撻以釋之。朕揣知此輩意欲得旨。下
便令重責致其死。以快官中之怒。使朕受殺
重臣之名。左右不忠如此。朕所以令釋復職。

行以充
其仁

天性斯
人以謂

更不令法司擬罪也。大夏頓首謝曰：陛下行此一事，堯舜之仁也。

掌詹事府事太常卿兼學士張元禎上疏勸經筵講太極圖、西銘及性理諸書。東宮兼講孝經、小學。上嘉納之。亟索太極圖以觀。曰：天生斯人以開朕也。尋命元禎管內閣誥勅，將柄用之。會上不豫，不果。

五月，上不豫，初六日昧爽，司禮監太監戴

三朝綱要卷之六

孝宗

疏

義出左掖門，急宣劉健、李東陽謝遷入乾清宮。至寢殿，穿重幔上仙橋，見御榻。上便服坐榻中，健等叩頭。上令近前，于是直叩榻下。上曰：朕承祖宗大統，在位十八年，今年三十六歲矣，乃得此疾，殆不能興。故與先生每相見時，少健等曰：陛下萬壽無疆，偶而違和，漸須調攝，安得遽為此言。上曰：朕自知之，亦有天命，不可強也。因呼水嗽口，掌

樂事太監張愉勸上進藥，不答。上又

曰：朕爲祖宗守法度，不敢怠荒。凡天下事先生每多費心，因執劉健等手，若將永訣者。

上又曰：朕蒙皇考厚恩，選張氏爲皇后。生東宮，今十五歲矣，尚未選婚。社稷事重，可亟令禮部舉行。皆應曰：諾。時司禮太監陳寬、李榮、蕭敬等皆至羅跪榻前。上曰：授遺旨。太監扶案，李璋捧筆硯，戴義就榻前書之。

三朝綱要卷之六

孝宗

甲

上又曰：東宮聰明，但年幼好逸樂。先生每勸請他出來讀些書，輔他做個好人。健等皆叩頭仰奏曰：臣等敢不盡力。健等遂出，調旨興禮部行之。十一日上崩。

十八日，皇太子卽位。詔以明年爲正德元年，大赦天下。

十二月，修孝宗徽皇帝實錄。

武宗毅皇帝

丙寅正德元年。上幸太學謁先師。

六月辛酉雷震郊壇門太廟奉天殿。

七月彗星見參井掃太微垣太白經天。

戶科給事中劉蒞上疏極陳時政下獄。

蒞疏畧云。事勢異常。人心憂懼。聰明漸蔽。弊政日滋。臣思方今備邊無良策。只增年例。銀兩。財無良謀。實及廣東之庫。浙江既奏。士無復餉者。已累數月。山西交泰衛入不敷出。若幾五十萬。小民困苦。而征餉益急。窮民窮乏。而用度日奢。今日之財用如此。何所恃而不動心哉。及言地方鎮守。何必數千。要與切實。時凡數千言。

皇明典要卷之六

武宗

聖

刑科給事中呂柟上疏乞留劉健謝遷下詔

獄。

杖欽天監五官監侯楊源時連日霾霧交作

源奏言宜謹天戒以保治道被杖謫戍死肅

州路。

南御史薄彥微等奏留大學士劉健謝遷論

及時事逮至與呂柟劉健戴銑等俱下獄杖

黜。

以中書李憲改選給事中。中書得預科道之選自此始。

丁卯正德二年正月罷戶部郎中李夢陽尋

復下夢陽獄。會有密解之者。復赦歸。

兵部主事王守仁疏救戴銑下獄廷杖之。謫

貴州龍場驛丞。

說。南科給事中戴銑等。以言為責。如其言者。自安。嘉納如未言。亦且色怒。以問忠等之。路今逮至。陷四恐。中少以言為諱。自是而後。雖關宗社危疑之事。陛下孰從而聞之。依願

皇明典要卷之六

武宗

聖

有銑等仍舊供職。疏入。廷杖五十。絕而復甦。

因請龍場。明年四月在途。有杖五十。絕而復甦。

死。至錢塘。恐不免。遂乘夜伴投江。冠履浮水。

上道有百年臣子。悲何極。夜夜滴聲。泣子孫。

之句。浙二司及抗守楊孟英皆信之。命漁人

索尸。祭于江上。宋人亦咸服守制。附商舟

往。至閩。入武夷山。遠遊或謂之曰。爾有親

在。未免為累。乃赴龍場驛。

八月初十日。肅皇帝生于興席是歲黃河

清慶雲見翼軫分野富湖廣分。

戊辰正德三年正月。李夢陽下錦衣獄。

翰林修撰康海

救之。乃得釋。

逮前總制三邊都御史楊一清至京釋不殆時以其築邊太費也王鏊爲言曰一清有高才重望爲國修邊乃可以爲罪乎李東陽亦力救之乃得釋放還

己巳正德四年五月 孝宗皇帝實錄成

庚午正德五年劉瑾謀不軌伏誅籍其家瑾流毒海內激變寧夏心不自安陰謀不軌張永等發其謀執瑾就內獄上命法司鞠瑾

于午門外具得反狀置之極典掘沒財產

十月御史張芹疏劾李東陽冒膺恩廕乞賜

罷黜不聽時張永欲矯劉瑾奢僭之弊以窮

苦徭菜四字爲題東陽及楊廷和等各作詩

以獻東陽爲窮字詩摘點畫爲句極工巧

辛未正德六年南京吏部尚書張燦等會疏

言儲佑久虛請選立太子不報

壬申正德七年正月黃河清河至柳家灘九

十里清五日

按是時邪佞弄權四方盜賊侵擾而胡乃有

起禍影蓋黃河清聖人出實嘉靖聖天子

受命之符也按昔元順帝至正辛丑黃河

自平陸二門竄下至正津五百里皆清凡七

日河魚歷歷可數順帝聞之慘然不樂侍臣

曰河清王者之瑞胡爲不樂聖祖皇帝曰傳曰

黃河清聖人生當有代朕者故不樂耳嗚呼

太和龍興于江淮再清于今日而我 聖天子

龍飛于江漢至是益驗矣

癸酉正德八年春江西姚源洞賊熾縣政吳

廷舉往撫之爲賊所留劫以威不爲動每日

賊衆賦詩章以自遣賊不敢加害久之因得

以識賊左右之有謀勇者誘而賄之使執其

酋因敗以爲功焉廷舉蒼梧人先叅議廣東

勅索總鎮逮繫謫戍尋遇宥起爲雲南副使

轉江西叅政

甲戌正德九年正月十六日乾清宮災吏部

尚書楊一清上言五事其一謂視朝太遲其

二謂郊祀太慢其三謂不宜創苑宇于西內

其四謂不宜調邊兵于禁地其五謂皇莊皇店及織造等事言皆切時不能行止始微行

寧王宸濠奏乞復護衛屯田許之

五月大學士費宏罷

寧王宸濠請復出諸近幸意票旨出于楊廷和家以讀卷不復知既而出宏言納王庸許護衛衛衛何人也曾言官交章論設衛不可與諸近幸以爲宏奏之乃共批諸宏于上令發

皇明紀要卷之六

武宗

望

江西右布政使鄭岳坐事爲民提學副使李夢陽落職閑住

時寧王宸濠恣橫虐害軍民岳先爲按察使每事執法沮之遂致怨恨劉瑾敗夢陽逐起用宸濠以夢陽有文名慕之每以求托詩文交確焉既而夢陽與巡按御史江萬貫因事相訐奏行總制都御史陳金轉奏三司掌印岳勘岳因與夢陽言相和款夢陽通謀宸濠遂執岳與尋門子移抵通供無名雖私若干奉岳大理卿然忠勳問所因爲民夢陽士論不與冠帶閑住後宸濠誅夢陽以交通宸濠幾不免尚書林俊憤其不力救之猶禁錮終免

九月降編修王恕爲朔州巡河驛丞時上狎虎被傷閱月不視朝無敢言者思具疏以諫降邊方雜職

乙亥正德十年文安縣一日河水忽僵立風色甚寒凍結爲柱高圍俱五丈中空而旁穴數日流賊過縣鄉民走入柱穴中避之賴以保全者何啻百萬此亦前史所罕見

丙子正德十一年正月王守仁爲會都御史

皇明紀要卷之六

武宗

望

巡撫南贛汀漳等處

大學士楊一清罷清在內閣以時事多乖言不盡用乃因災異上疏自劾且言用舍違宜官府異體賞功太濫刑罰失中一切犖政疏入朱寧等銜之一清遂謝病乞休歸鎮江丁丑正德十二年正月上獵于南海子上微行至石經山湯峪山玉泉亭數日乃還石經山寺朱寧所營建也窮極壯麗乃微

上幸焉。

冬南京吏科給事中孫懋疏乞急除奸惡以安宗社。大略言自古國家信用奸邪未有不致禍者。都督朱彬以梟雄之資懷險邪之志。自緣進用以後專事從諛導非。或游衍驅馳。或聲色貨利。凡可以蠱惑聖心者無所不至。去年尊陛下幸南海子。幸功德寺。又幸昌平等處游樂。無節輕發至尊。流聞四方。驚駭人

皇明紀事卷之六

武宗

十一

聽。今又導陛下出居庸關。既臨宣府。又過大同。以致引惹虜寇深入應州等處。與之交戰。使當時各鎮之兵未集。狂虜之衆沓來。幾何不蹈土木之往轍。哉是彬在一日則爲禍。社一日之憂。故議者皆曰。容一江彬國之安危未可知也。疏上不許。十二月內閣大臣及九卿至居庸關請駕還。禁不得出關而還。

戊寅正德十五年正月朔。上復出關遊幸。

五月末旬。上還京。

六月。上復議北巡。楊廷和等諫。萬乘不宜輕出。上不聽。乃自稱威武大將軍。太師鎮國公朱壽巡邊。又欲以朱彬爲威武副將軍。扈從以行。命內閣草勅。時上必欲內閣草勅。屢遣中官促之。于是楊廷和稱疾不出。

皇明紀事卷之六

武宗

十二

上御左順門召梁儲面促草勅。儲奏曰。勅不敢草。上曰。何逆命耶。對曰。凡事可將順。獨此勅不可草。上曰。何不可。對曰。陛下爲君。乃自卑而例于臣。臣草勅是以臣名君。故不可。上怒。手劍立曰。不草勅。斷此劍。儲免冠解衣帶。伏地流涕曰。臣逆命有罪。願就死。草勅以臣名君。臣死不敢奉命。良久。上應悟。察其誠。勅辭謝而起。以懷柔草勅。上以出關。

臣儲奏
第代進
就死

七月丙午。上復北幸。穆賁由東安門出。羣臣知送者五十人。丁未。上度居庸關。歷懷來保安諸城堡。遂駐蹕宣府。九月戊戌。朔。駐蹕大同。十一月。上至綏德州。幸總兵官戴欽第。喜納欵女。十二月戊子。上駐蹕太原。在榆林。已卯。正德十四年正月戊辰。發太原。壬子。至

宣府。往返數千里。皆輕騎。戎裝。冒風雪。以行。有司具輦却弗御。

二月壬申。還京師。

三月有旨。南巡。且編觀中土繁麗。人情洶湧。時江西寧藩久蓄異謀。俟釁而發。內外咸以爲憂。大臣科道交疏諫。不聽。于是翰林諸司咸起而諍之。上怒。下黃輩等六人錦衣獄。命舒芬等百七人跪午門外。五月。林大輅等

皇明紀要卷之六
武宗
哭

七十餘人下獄。于是數日。京師陰霾。毒曉。人情震駭。宮城內海水溢。自橋高四尺。橋下鐵柱七根。齊折如斬。是月二十五日。也有金吾衛指揮張英者。以是爲變。故明驗。車駕出必不利。乃肉袒露刃于胸。以死諫。于是有旨。命錦衣衛將舒芬。百有七人。俱午門前各杖三十。爲首者。調外任。請福建市舶副提舉等官。餘俱罰俸六個月。命錦衣衛將黃輩等

六人。午門前杖五十。高鑒發充軍。輩震。良勝。潮。九川。俱爲民。林大輅。周敘。余廷瓚。杖五十。降三級調外任。其餘俱杖四十。降二級調外任。時被杖而死者。陸震。余廷瓚。馮涇。十餘人。駕遂不果出。五月。御史蕭淮劾奏。寧王宸濠不恤事。粉差太監賴義。駟馬都尉崔元。御史顏頤壽。往戒諭之。輩其護衛。

六月寧王宸濠反。設巡撫都御史孫燧。按察副使許逵。遂遣兵攻破南康九江府。七月宸濠自率兵攻安慶。廬不克。提督南贛軍務都御史王守仁起兵討宸濠。遂入南昌。宸濠解安慶府圍還。換至鄱陽湖。守仁督兵與戰。賊衆大敗。宸濠航擒。江西平。八月下詔南征大學士梁儲。將寬。扈從。九月王守仁發南昌將獻俘闕下。張忠。朱泰

等。謂當縱之鄱湖候。上親與過戰。而後奏凱。論功連遣人迎至廣信。守仁不聽。乘夜過玉山。張永已候于杭州。守仁至杭。謂永曰。江西之民久遭濠毒。今經大亂。繼以旱災。又供京邊軍餉。困苦既極。必逃聚山谷爲亂。昔助濠尚爲脇從。今爲窮迫。所激奸黨。起天下遂成土崩之勢。至是與兵定亂。不亦難乎。永深然之。乃徐曰。吾之此出。爲羣小在官側。察

調護左右以默輔。聖躬。非爲掩功來也。但皇上順其意而行。猶可挽回萬一。若逆其意。徒激羣小之怒。無救於天下大計矣。于是守仁信其無他以濠付之。上至南京。命張忠等同安邊伯朱泰。左都督朱暉。統領京邊官軍萬餘人。前往江西勦捕宸濠餘黨。給事祝續。御史章綸。隨軍紀功。時江西已寧。忠等搜求微隱。羅織平民妄。濫誅戮以爲功。而沒入其財貨。軍馬駐背城五閱月。糜費浩繁。江西之民不勝其擾。庚辰正德十五年正月。上在南京。欲赦南京舊壇大祀天地。梁儲等言。南北配位不同。且典章不可紊。乃止。

五月。上在南京。幸牛首山宿焉。閏八月。上詣孝陵受江西俘。遂旋蹕。十月。上自南京班師凱旋。駐蹕通州。爲

及逆黨宗室拱樞等皆伏誅先賜自盡乃屍揚灰。

時羣黨欲自獻俘襲功張永曰昔未出京宸濠已擒奈何襲之于是以大將軍鈎帖令王守仁重上提督守仁乃辭幣前奉入諸人名于臨內上之始議此旋。

辛巳正德十六年正月。上還京。

二月 上不豫寢疾豹房。

上大漸惟太監陳敬蘇進二人在左右乃謂之曰朕疾殆不可爲矣爾等與張銳可召司

禮監官來以朕意達。皇太后。天下事重。其與內閣輔臣議處之前此事皆由朕而誤。非汝衆人所能與也。俄而上崩于豹房。敬進奔告。慈壽皇太后乃移殯于大內。是日傳遺旨。諭內外文武羣臣以朕疾彌留。儲嗣未建。朕皇考親弟興獻王長子。年已長。成賢明仁孝。倫序當立。已遵奉。祖宗兄終弟及之文告于。宗廟。請于。慈壽皇太后。卽日遣

官迎取來京。嗣皇帝位。奉祀。宗廟。君臨天下。又傳。慈壽皇太后懿旨。諸羣臣。因皇帝

寢疾彌留。已迎取興獻王長子來京。嗣皇帝位。一應事務。俱待嗣君至日處分。于是司禮等監太監。谷大用。韋震。張鏡。內閣大學士梁儲。定國。公徐光祚。駙馬都尉崔元。禮部尚書毛澄。奉金符以行。初司禮監官以太后命至內閣。與大學士楊廷和等議所當立者。既定。

入白太后取旨。廷和等候于左順門。頃之吏部尚書王瓊排掖門入。厲聲曰。此豈小事。而我九卿。顧不與聞耶。衆不答。瓊意乃阻。遂奉。皇太后懿旨。下江彬詔獄。論死。釋其家。戊寅。司禮監太監。韋寧侯張鶴齡。駙馬都尉崔元。大學士梁儲。禮部尚書毛澄。奉金符至興邸。帝迎門外。既受詔。乃登殿受命。朝羣臣。

四月壬午，辭園寢，祭未發安陸。帝母蔣妃，戒曰：「吾兒行，帶重任，毋輕言。」帝鳴咽曰：「謹受教。」輦道所經，屏絕諸王有司餽獻，命從官約束藩衛，毋擾民。丁亥，內閣楊廷和令儀制郎中余才擬儀狀，由東安門入，翼日百官朝見，勸進，擇日即位，祭卯至京師，乃御行殿，受箋。由大明門入，日中即位，時久旱，俄而大雨沾漑，頃復開霽，景象一新，識者知爲中興之

聖明要義卷之六 武宗 五十六

兆云。

五月初八日，上大行皇帝尊謚曰「承天達道英肅睿哲昭德顯功宏文思孝毅皇帝」，廟號「武宗」。

南京給事中孫懋上端本正始疏，「養聖德，二正聖學，三勤聖政」，上嘉納之。

張璠疏言：「時議欲考孝宗而叔興獻王者，拘定陶濮王陳遵耳。」漢哀宋英立爲皇嗣，意

之宮中猶有父子之道乎？皇上以倫敘立，循繼統之義，非爲孝宗後也。稱興獻以是叔鬼神，既不安矣。稱聖母以叔母，得不爲皇上臣乎？謂皇上以繼統而尊崇其親，則可謂以繼嗣而自絕其親，則不可。今惟別立興獻王廟，隆以帝禮，聖母亦以子貴，尊與帝匹，庶全父子之倫而不失尊親之孝矣。帝喜曰：「此論出吾父子復全矣。」因諭廷和曰：「此

聖明要義卷之六

武宗

五十六

議實尊祖訓，據古禮爾曹何得誤朕廷和曰：「書生不知國體，復持止。」帝乃召廷和等入，諭且手勅曰：「卿等所言亦只是但爾極之恩，不容不報。今尊父爲興獻皇帝，母爲興獻皇后，祖母邵氏爲康壽皇太后，以伸朕爲子之情。廷和曰：「禮爲人後者爲之子，所生者爲伯叔，不當降其服，且異其名也。」臣不敢阿順，封還手勅。詔正德十四年春，官諫止巡遊，跪得

責打致死者追贈諡祭廢子其降調充軍爲民者起取復職陞用

兵科給事中夏言等奉命查革武職上疏謂祖宗開國立爲武爵專以待有功之臣品秩之尊莫有過於公侯伯者我

高皇帝開天啓運一時翊運元臣懋建厥功然在當時封公者六人封侯者二十有八人至我文皇帝克靖大難其所封拜亦不滿十

餘人列聖相承益加慎重未有權勢弟姪封拜之濫爵賞之極如先朝者實鑄悖逆實違瑾結憤所致仇鉞一舉平定他人援爲已功既而又有谷大用馬永成陸開魏彬等並受褒崇於是張富張容谷大寬谷大亮馬山陸永魏英俱各封伯其他俱加陞都督都指揮者又不下數十人今仰遵詔旨俱已查革合行該部追奪誥券削爲編民文凡正德年間

巧立別名陞授職級者三千一百九十九員名兵部尚書宣澤覆奏盡行革退積年宿蠹一旦頓清

內閣九卿翰林科道連章累疏皆言張璠倡爲邪說願罷斥之不聽除張璠南京刑部主事先是帝下大禮或問于禮部時楊一清家桎遺書于吏部尚書喬宇曰後生此論聖人復起不能易也宇不能從至廷和衛璠

授意吏部除爲南京主事尚書石瑄語璠曰慎之必太禮終當行也廷和泣告曰子不應南宮弟靜處之勿復爲大禮既難我也璠執鞅而去

皇明紀要卷之六

音釋



罐 巨員切音權 樽 音廉入聲 踴 音與 踴 音與
 流 而上也 黠 音漢 黠 音漢 燠 音與 燠 音與
 又 迎也 黠 音漢 黠 音漢 燠 音與 燠 音與
 嗟 時智切音誓 振 音亦 振 音亦 振 音亦
 切音慶 乾 音小 乾 音小 乾 音小 乾 音小
 空也 乾 音小 乾 音小 乾 音小 乾 音小
 菜又 闕 音闕 樂終曰 闕 音闕 樂終曰 闕 音闕
 他達切音變 莫半切音滿 去 闕 音闕 樂終曰 闕 音闕
 獅打聲也 柳聲鼻也 柳聲鼻也 柳聲鼻也 柳聲鼻也

皇明紀要卷之六

音釋

五十九

厥 切音允 從 昌止切音肯 香 音食 人 音
 高 音土也 薛 音理 風 音 風 音 風 音
 殞 音 殞 音 殞 音 殞 音 殞 音
 殞 音 殞 音 殞 音 殞 音 殞 音

明紀要卷之七

世宗肅皇帝

壬午嘉靖元年正月追錄平濠功封王守仁爲新建伯。

二月詔曰聖母慈壽皇太后敬相皇考

孝宗訓育朕兄武宗爵有令聞皇嫂表正官

闈母儀有年聖祖母貴妃事我憲宗澤

隆啓佑本生父興獻王聰明仁孝本生母興

世宗

世宗

獻王妃莊敬勤儉謚育朕躬丕承前烈謹奉

冊寶上聖母尊號曰昭聖慈壽皇太后

皇嫂曰莊肅皇后又奉聖母懿旨上聖

祖母尊號曰壽安皇太后本生父曰興獻帝

母曰興國太后大禮既舉洪恩覃敷布告天

下

新建命下王守仁疏辭上不允

十月給事中章儼御史梁世鏐言三代而下

朱熹

朱熹

朱熹

朱熹

朱熹

朱熹

朱熹

朱熹

朱熹

朱熹

朱熹

朱熹

朱熹

朱熹

朱熹

朱熹

朱熹

朱熹

道學至朱熹大明近有倡爲異學者以陸九

淵爲簡捷而以朱熹爲支離宜嚴禁以正士

習上曰祖宗表章六經勅崇正學欲成正

大光明之業近年士習詭異文辭艱險有傷

治化行督學禁諭之

十一月兵科給事中夏言云陛下奉天法

祖總攬乾綱明目達聰大開言路安詔令御

前紀事給事中二員朝罷赴左順門會同司

禮監官收接章奏紀其數目以防壅蔽又奏

請于朝覲時崇廉抑貪以風官僚納之

大學士王鏊以上遣使存問疏謝因上講學

親政二篇上褒美之

癸未嘉靖二年正月巡撫何天衢言洛陽乃

周公經營之地宜建廟賜額令守臣春秋致

祭登封縣舊有觀星測景二臺公遺跡也土

圭表漏具存乞勅欽天監委官考正制廢及

寸書之史冊從之。

五月丁丑雷雨交作擊觀星臺候風杵連石座碎之

九月吏部右侍郎何孟春劾漢魏相因歲不登條奏故事引漢魏以下諸臣奏列爲八事一引漢魏相之言請禁止奢靡一引唐陸贄之言請慎重賞罰一引宋王禹偁奏請減百官俸帛一引范鎮奏請裁革冗費一引燕薊

皇朝紀要卷之七

七

奏請廣聽納一引范仲淹奏請勞來安撫江淮百姓一引廖剛奏請諸州縣不許遏繹一引趙汝愚奏災傷州縣請預免來歲稅錢上曰制祿養廉朝廷常典文武官俸勿減餘如議行

甲申嘉靖三年正月五星聚于管室

南京刑部主事桂萼上正大禮疏言皇上非爲人後而爲入繼之主當考典獻帝母與

獻后併錄都御史席書吏部員外方獻夫

疏以聞上曰此禮闈係綱常會文武群臣集議

科臣毛玉黻平濠功次因疏內外官不宜交通藩府者爲令禮部尚書汪俊等上所議禮經辨枉專等議禮非是上諭曰正統大義不敢有違第本生至恩情欲兼盡其衆衆論詳議以聞

皇朝紀要卷之七

四

九月汪偉鄭岳徐文華與璉等辨論未決武定侯郭勛遽曰祖訓如是古禮如是人臣事君將順其美璉等言當于是書專璉獻夫會公鶴齡侯助仇鸞等六十四人上言三代之法父死子繼兄終弟及今一孝宗有武宗爲子不宜更立皇上爲後人無二本孝宗伯也宜稱皇伯孝昭聖伯母也宜稱皇伯母允合天理協人情獻皇帝主別禰廟不

入太廟尊尊親親。爾不悖矣。于是稱「孝宗」。
 敬皇帝曰皇伯考。昭聖康惠慈壽皇太后
 曰皇伯母。恭穆獻皇帝曰皇考。章聖皇太
 后曰聖母。詔諭天下。
 十一月。吏部侍郎胡世寧。以疾在告。上疏曰。
 群臣有罪。宜下司寇問理。輕重誅黜。皆依律
 斷。今鞭朴行于殿廷。刑辱上於大夫。非所以
 昭聖德也。下禮部議問。

評事章商臣言。臣以廷平庶獄爲職。今群臣
 以大禮忤旨。調任者侍郎何孟春。謫戍者豐
 熙等八人。杖歿者王恩等十七人。皆國家大
 獄。關係非小。願復戍者之官。錄歿者之後。速
 繫者釋之。而正訐者之罪。上以商臣沽名
 瀆奏。降二級調外。

乙酉嘉靖四年七月。勅建具與弼祠。

八月致仕刑部尚書林俊卒。病時疏言。身後

乞免祭葬。以安存歿。錄議禮諸臣。以慰幽
 明。廷杖之法。成化初皆厚綿重瓊。止以示辱。
 逆瑾亂政。始解衣箠楚。非仁厚之道也。碩德
 如羅欽順。王守仁。呂柟。詹鐸。速宜引用。以裨
 聖德。報聞。

吏大綸曰。見書立朝。正直不妄。說
 隨九知引。振後俊。庶幾君子。德尤。

丙戌嘉靖五年歲內飢。上命發郡縣倉廩。

及太倉錢穀賑之。

七月山西巡撫江潮言。宗室蕃衍。祿米日增。
 爲復不足。乞將各府祿糧徵收。每石夏稅幾
 錢。秋糧八錢。而放支則折銀五錢。將其餘數
 以補不足。戶部覆其得宜。請著爲令。
 十月。上製敬一箴。及注范浚心箴。程頤視
 聽言動四箴。頒賜大學士費宏等。各疏謝。
 丁亥嘉靖六年三月。贈夙節知府宋以方。光
 祿卿。陰一子。

初家澤有反張瑞州知府未以立其第氏以備澤使至不為禮後宋宣不應澤中以德兼建保南昌嗣明日澤反張以方守中以其力罵澤不屬赴水死至是巡撫陳洪議上其事得贈蔭

五月京師雨錢。

六月起新進伯王守仁以其部尚書總制兩廣及江西湖廣軍務。

戊子嘉靖七年南頓巡撫汪鉉奏元日甘露降于長泰等縣。上賜鉉白金文統遣官祭

華朝紀要卷之七

世宗

七

告薦于宗廟。

提督兩廣軍務王守仁報恩田賦平疏陳窮兵盡勦則有十患罷兵行撫則有十善。嘉之。

六月明倫大典書成。上親製文序之。

張總請沙汰錦衣旗校冗官冗兵凡草旗校三萬一千八百餘人歲省糧儲數十萬。草冗官冗兵四萬餘人歲省京儲一百六十八萬。

石。

張璵疏請各省鄉舉俱照兩京例命京官往試京闈考分亦用甲科以羅真才從之。

己丑嘉靖八年正月侍講學士許誥陳四事。

一請進講河洛圖書一請經筵勿及靜坐養性之說一請各書註解互有得失請令儒臣

直陳所見以求千古之是不當牽于師說一切屏請進講經書務明大義凡諸家小道一切屏

進經經要卷之七

世宗

八

絕。上嘉納之。

頒大學衍義于廷臣。

上親定百官朝祭服圖式詔禮部摹板繪彩頒行中外。

庚寅嘉靖九年正月頒敕一歲于天下學校

三月夏言疏曰書者祀天于南郊祭地于方澤兆于南郊。墓于北郊。順天地之氣審陰陽

之位也。至祖宗之配享諸壇之從事合祀之

夏言疏

不經乞勅多官集議以求至當 帝嘉納之
賜四品服

詔建南北郊及朝日夕月禮

上命建園丘于南郊其北爲皇寧宮建方澤于北郊其南爲皇祫室作朝日壇于東郊夕月壇于西郊時四郊並建兵部軍卒供役不足乃奏將馬直及缺官薪皂銀三十萬兩募役工

六月禮官李時與璵等議姚廣孝雖有帷幄功既有崇秩以償其勞矣復削髮披緇配享

太廟似所未安宜移祀太興隆寺從之

大明集禮書成御製文序之

改奉孔子爲先師易像爲主遵豆用十樂用六佾立啓聖公祠祀叔梁紇以顏無繇曾點孟孫氏配罷從祀申黨公伯寮等改祀林放蘧瑗等于鄉增入后蒼王通歐陽脩胡瑗蔡元定等俱從張璵義也

辛卯嘉靖十年正月 上幸大祀殿禮畢諭

璵曰二聖配帝之典決不可爲自來只是

太祖配天尋親定祈穀祝文儀注止奉

太祖配改鶯蟄節修禮于園丘祝大報少殺者

爲定典

二月春分日行朝日禮于東郊

三月定丙辛年夏行禘禮于太廟時咸議

皆請禘德祖上不從或曰禘顓頊上亦

不從曰可稱皇初祖帝神勿主名

賜禮部尚書李時銀圖書一聯曰忠敏安慎

四月上行大禘禮于太廟

五月早上親禱雨于殿

閏六月雷震午門西角樓上御製祝文行

露告禮降詔脩省

刑部主事李瑜言劉基翊運之功宜配享樂

封與徐達並顯興亡繼絕上允其議併詔

求常遇春李文忠湯和鄭愈後皆許傳襲

不中說
見之為
金粟當
金粟大
之

九月無逸殿幽風亭成。書周書無逸篇。御製
文記之。上御幽風亭。召翟鑾。李時汪。錢同
觀收獲。復諭曰。農之勞苦。見于紙上。不如親
見之為真我。

聖祖嘗有訓曰。衣帛當思織婦之勞。食粟當念
農夫之苦。以此觀之。果為粒粒皆辛苦也。
上命賜諸臣宴。宴畢。上御無逸殿之東室。
又曰。無逸殿之作。雖以勸農。而講學亦在其

皇明紀要卷之十 世宗 壯

中。經筵日講官。仍各進講。十月詩。無逸書各
一篇。

十月建欽天關。以覆欽天記誦碑。追先期以
覆祖德詩碑。賜修撰倫以訓等。恭和祖德詩
及欽天記頒。

壬辰嘉靖十一年六月。重刊二十一史成。先
是南京祭酒張邦奇等。請較刊史書欲差宜。
購索民間古板。上恐擾民。命將監生七人。

舊板。攷對修補。仍取廣東宋史板付監。違金
三史。原無板者。購求善本。翻刻以成全史。至
是刊成。

九月科臣魏良弼。引古書上言。彗星辰見東
方。是君臣爭明。彗孛入井。奸臣在側。張學敬
竊權。驕橫妖星。示儆實惟所召。學敬疏辨。泰
釐復勅。字敬強辨飾奸媚疾。愈甚。乞亟罷黜。
以回天意。上曰。秦釐言出忠誠。令字敬自

皇明紀要卷之七 世宗 主

陳准致仕。

侍讀學士吳惠。郭維藩。進講惠請省費罷役。
維藩請務敦厚博大之體。上令條例以聞。
上召見輔臣李時等于文華西室。諭以星變
脩省之意。時條三事。一曰務安靜。言宜勅群
僚遵奉舊章。各安職守。勿過論以為高。勿趨
利以競進。二曰惜人才。言臣工觸冒刑章者。
或出于朴忠。繫于狂直。或昧于變通。失于過

帝工用
神大之
林

臣工用
神大之
林

新史
以廣
新史

忠義
忠義
忠義

皇朝紀要卷之七

世宗

三

誤乞勅吏部非坐職濫者稍加甄別三日傳刑獄言近日刑官深刻自明鍛鍊求合事本不大而重參兩請事實無干而羅織逮繫乞勅法司痛革前弊苛刻者奏請除名淹滯者考覈降調上令從是舉行御史馮恩疏曰張孚敬之奸久露汪鉉方獻夫之奸不測陛下去張孚敬而不去此二人天下事未可知也臣謂孚敬根本之彗也鉉腹心之彗也獻夫門庭之彗也乞斬三奸以應更新之象帝怒逮繫卽訊

時鉉恨恩甚欲卽殺之孚敬曰不可此子立名非真卽殺之吾自任其終而遂成彌王之名好縱之久當自敗耳遂得長擊待讖及朝審汪鉉以太宰東向坐恩故問關曉鉉令齊辛捷之西向乃僞立曰汝能殺我乎死且爲偶恩殺汝鉉曰吾且殺汝後爲厲未晚也且而自謂氣節手獄中受諸饒造何節也恩曰忠難相掩義固當爾且獄中死因豈有官爵爵人而妻其食先放受革金擇都憲革王理起廢罪可推髮數耶鉉起欲以手批之爲司僚所格遂書曰情與應決王邦相曰不可我朝一百六十二年不殺言官吾儕安得作

忠義
忠義
忠義

治平之
道在六
經

皇朝紀要卷之七

世宗

三

備辛微聞此語是處遂免行刑其母吳氏擊登聞鼓聲冤子行可請以身代皆不報甲子冬行可于長安街刺血書疏自縛閣下通政陳經見而憐之爲引奏帝勅容曰忠孝乃出一家耶其贊之遂得赦厥成雷州癸巳嘉靖十二年二月視太學初開經筵御葵倫堂祭酒林文俊講虞書益稷篇司業馮汝驥講易顯卦賜坐講畢諭諸生曰治平之道備在六經諸生宜講求力行以資治化

幣
侍講廖道南獻聖主臨雍崇教頌優詔褒答之
八月賜夏言御書秩宗二字
星第一子生詔寬恤天下
九月張孚敬攝都察院申明御史糾彈諸司而御史不法亦聽按察司糾彈臺諫不得挾

各處廟
十餘經
不詳

私報復。上曰此祖制也。令通諭之。
甲午嘉靖十三年二月。太學釋奠先師進
諸生橫經布講學官賜帛有差。
六月南京太廟災。
建皇史宬于重華殿西。貯九朝實訓及實錄。
乙未嘉靖十四年正月。瑞雪降。夏言進時玉
賦。
夏言請定七廟曰。復古廟制太廟南向。

皇朝紀要卷之七

世宗

主

各處廟
十餘經
不詳

太宗特建文祖世室爲百世不遷以下昭穆
各三廟。帝從之。曰郊祀數歲矣。廟制未成。
尊祖敬宗之道。謂何。其速建之。
丙申嘉靖十五年。廖道南言九廟肇成謹饌。
禋頌上獻。命付史館。
四月。上謁七陵還。遣成國公朱鳳。祭孝陵。
英國公張溶祭顯陵。
行大神禮。上親詣長陵獻陵景陵閱祝諸

各處廟
十餘經
不詳

郭勛等曰。景陵規制獨小。又多損壞。其係我
宣宗皇帝功德之大。殊爲弗稱。當重建宮殿。
增崇基構。以隆追報。
除禁中佛殿。建慈慶慈寧宮。併燬大善殿金
範佛像。
六月。御史余光上所撰二宗賦。詔付史館。
冬至節。上太祀于圓丘。
七廟成。詔曰。朕惟王者之政。莫不以祀典爲

皇朝紀要卷之七

世宗

主

各處廟
十餘經
不詳

先故謂國之大事。在祀與戎。而祀尤重焉。夫
郊所以祀天。廟所以祀先。其道一而已矣。未
有不相闕者也。朕以冲愚宗末。仰叨上帝下
簡。禋祠天位。君臨四方。思典禮之重大者。祀
爲首焉。每念於茲。勿與長慨。奈何經傳所傳。
亦多牀亂。聖賢不獲接緒。聖經殘破。莫修是
以郊祀。襲合祭于屋下之文。廟祭沿異室同
室之制。褻瀆之甚。謂此同年。功德不別。

廟堂
與之同
力
明陰
之位而
不荒

太祖莫尊朕乃不暇他顧祇問于皇天默卜于
皇祖親簡忠賢與之同力首建國丘方澤以
祀天地明陰陽之位而不可混襲續創昭穆
群廟以祀祖宗彰

太祖爲當專尊之主復作 太宗廟于群廟之
外表祖宗功德之不遷以饗百世之祀更
皇考廟曰獻皇帝廟別擇吉區以避崇道大
工悉成遂定五歲大舉禘祭之禮于太廟以

皇明紀要卷之七
世宗
十七

祀皇初祖而奉

太祖配焉每特饗祖宗以立春于本廟夏秋冬
皆合饗于太廟循時給之典季冬仍修大禘
禮于太廟 皇考止修四時之祀以避豐福
之嫌奉安既成將覃誥典由是先致孝于慈
闈庶伸誠于環闕恭上兩宮徽號曰昭聖恭
安康惠慈壽皇太后章聖慈仁康靜貞吉皇
太后慶禮既備推愛宜頒

丁酉嘉靖十六年正月癸卯皇三子生是爲
穆宗莊皇帝

五月雷震謹身殿鳴吻 科臣胡汝霖劾嚴

嵩穢行既彰招致論列不宜具奏自明得旨

今後大臣被論宜自省愆不得強辯

禮部上事許論上九邊論尤邊圖留覽

九月嚴嵩夏言劾應天試錄策問郊祀語令

識讀而同考官不書名大不敬又摘廣東錄

皇明紀要卷之七
世宗
十八

語多不經命逮繫典試江汝璧歐陽衡廣輿

巡按余光俱詔獄餘官所在卽訊貢士不得

應試南宮

戊戌嘉靖十七年正月 帝祈禱于大祀廟

禮部請正文體禁引用莊列不經語詔可

二月 帝如天壽山祀陵

四月大旱 帝躬禱雨御製祝文焚之不應

後于宮中默禱太雨沾足群臣表賀

九月 上諭禮部曰

太祖肇造區宇。太宗中定艱難。宜同稱祖號。獻皇帝躬備大德。延及朕身。宜薦宗廟。于是尊文皇帝爲成祖。皇考獻皇帝爲睿宗。配上帝。詔示天下。

辛巳奉睿宗神主祔太廟。

上詣山陵行秋祀禮。

十一月 上詣南郊恭上皇天上帝冊表

太祖聖號。高后慈謚。布告天下。

已未嘉靖十八年正月勅諭禮部。以皇考顯陵建造陝臨。欲躬詣與大臣周閱卜葬重建。玄宮。擇二月十五日啟行。

尙書許瓚等各疏請止南幸。不允。王廷相特甄譴。以甚惡至。上遂以有自答之。

命皇太子監國。以宣城伯衛輝等大學士。顧鼎臣張瓚等協守。

乙卯駕發京師。

三月丁卯夜半行宮火。延及御榻。帝遽遷莫知所避。錦衣陸炳排闥入。負帝出。煇中閹婢有焚歿者。越三百乃行。次亢杭。行殿復火。帝大怒。乃逮繫撫按三司官。下詔撤有司。禁以示儆。

遣騎馬驛景和往祭漢世祖。諸葛亮丰祐及武宿山神。

聖朝紀要卷之七

世宗

十

庚寅駕抵承天府。舍舊邸。御雲宮。謁皇考于隆慶殿。辛巳駕幸純德山。降輦稽首。騎登山陵。立表于癸陵之北。命改營製詩焉。甲曰。皇上帝于龍飛殿。奉皇考配。時守制侍讀廖道南獻南巡江漢賦。命付史館。閱陵畢。以大寧禮成。御龍飛殿。朝賀。頒詔天下。壬辰駕發。奉天製思恩賦。念所經供億良苦。賜免承天府田租三年。湖廣河南有差。

四月壬子 上還京師

五月初 上幸大峪山閣工內閣以居守救
稿進覽遲緩 上因責言不敬言具疏引罪
上怒曰夏言欺慢不恭日選宮寮不愜人望
密疏違式不鈴賜叩其速以印章併歷年論
劄繳進毋匿革其勳階少師令致仕尋召還
爲少傅復入內閣

七月頒賜御製大狩龍飛錄下文武群臣及

各王府

致仕工部尚書陳瓚年九十有高行知府湯
紹思請加禮以示風勸 上嘉其德壽賜以
羊酒令浙江御史及門存問給米役夫歲如
例

庚子嘉靖十九年三月詔令兩京公侯伯子
弟凡未任者送監讀書

侍講學士閔仕廖道南進文章大訓箴解

五月詔給還大學士夏言進繳御札四百三
道銀記一顆手敕一道

十二月吏部尚書許瓚進舉童百問 上令
禮部校刻之

辛丑嘉靖二十年正月朔雪大學士夏言等
各進頌

二月詔纂修承天府志

宗廟災成仁二主燬 恭奉成仁二主于景

神殿

八月令夏言致仕○逮郭勛于獄論死

十月復夏言少師原職入閣辦事

十二月南科王燦論胡守中與張璠嚴嵩深
相結納與助互爲奸貪近因勛敗抗疏陳託

始附勢以圖利終尾敗而脫禍此小人之尤
也疏上未報洎本兵議遣大臣總督薊遼

帝特以守中爲兵部侍郎及至鎮乾沒帑金

伐塞上古松數萬株，謂便於哨探，而虜騎長驅遂無扞蔽。復索富商宿將金錢，巡按洪源勅之，亦不報。至是，諸臺諫連疏入，詔逮至會訊論斬。

壬寅嘉靖二十一年正月，給事胡賓請出通倉梗米百萬，減價發糶，以賑近畿飢歉。從之。七月，華大學士夏言職，閑住。因責臺諫不糾言者。七十三人奪級外，補有差。

嚴嵩入武英殿預稅務。南北科道沈良材、王燁、陳詔等，各劾嵩貪婪狡獪。其子世蕃招權納賄，煽助虜焰，疏入不報。

癸卯嘉靖二十二年，科臣周怡劾翟鸞嚴嵩馮藉寵靈，特恩修怨。在內閣違言失色。見陛下各陳私肯詆，大臣已不和矣。安望其寧下事土也。奏上下之獄。

七月久旱，上躬禱雪壇。是日大雨。文武振

賀御製感雨詩，以示群臣。十一月，勅禮王、二部復太廟，給享制。甲辰嘉靖二十三年，命禮部集議同堂異室之制。

禮部員外錢瑄、科臣王蛟劾少詹江汝璧罷朋私通賄，大壞制科。內閣翟鸞、二千汝儉、汝孝連中鄉會，而業師翟奇勲、翟親、焦清、試既同號，又座主皆出彭鳳，其歐陽、以汝儉舊

師故閱書經，徃引嫌而陰籌畫，及沈坤之取陸燁，高節之取彭謙，汪一中皆以賄賂并獲。一鸞當道，雙鳳齊鳴之謠以聞。鸞疏請覆試，上以弊跡顯明，下法司逮訊。鸞與二千汝儉奇勲、清鳳、俱削籍，節充軍。坤、一中燁得無恙。乙巳嘉靖二十四年正月，以恭錄列聖御製文集，於學心齋，四書五經大全，及性理

二十一史諸書成實總裁等官有差

七月 太廟成羣臣表賀頒詔天下

御史周冕言廟貌鼎新不宜遣官代祭

怒下詔獄
夏言起用至京
令吳史等官授各王予以經義祖訓

丙午嘉靖二十五年正月朔 上御奉天殿
文武群臣及四夷朝使行慶賀禮

七月詔增貴州鄉試解額五名

丁未嘉靖二十六年四月考選庶吉士于

閣 上親賜題文曰原心詩曰善爲寶取尤

思謙等二十八人送翰林院讀書
閏九月雲南巡撫應大猷所屬有舉無劾
科臣鄭大同劾其避忌長奸請加罰治
日撫按舉劾係憲綱舊例雲南在萬里外食
官酷吏倍甚他省應大猷日久豈無一人堪

劾乃敢違例廢法大傷憲體其僞職關係

十一月宮中夜火詔速赦楊爵時爵在獄

年矣及歸有大鳥集令爵曰吾死矣自爲墓

誌果卒

吏大輪口饒猶介清苦性孝忠直絕無干名

競進之念居家時有旨逮繫官校以屬按臣

乃故以好過從通賄食銀有麥飯一盂蔬

盤見按臣即與同食更罷官校人警之爵即

與諸官請官謂曰蓋亦一肉則先爵曰去矣

勿復顧官校吐舌云楊君慷慨乃爾其爲

航勝之致

世罕其匹

戊申嘉靖二十七年正月嚴嵩論曾銑開邊

啓慶禍不可言夏言和同附會致誤國是會

廷臣集議吏部開端禮部費案都御史曾情

等獲言輕信曾銑罪不容追命奪言師傅以

餘官致仕逮銑詣京即訊

逮夏言至京上疏自理爲嵩所陷尙書喻茂

堅以議貴議能請 上乃竟坐與銑交通律

斬其妻蘇氏請以身代 帝曰蘇氏亦流死

安得代耶匪遣之。

十月殺大學士言于西市。言與嵩同鄉。相軋。言罷歸。嵩盡黜其黨。及復用。位嵩上。亦黜其黨。然嵩柔佞心險。內銜之而貌敬之。言益以氣凌焉。上亦無意殺言。嵩陰構蜚語。流入禁中。及以災異齋疏。引漢誅翟方故事。激成

大獄。

文九倫曰。言臺通游博。果于有爲。曾銳鋒。懷任。不避艱險。將相調和。力主奎議。以復

皇。河。漢。卷之七

世宗

三

用。慎。財。用。

御。調。和。

百年之故。雖建匡。攘之全。冀。傳。振。古。之。略。也。獨。不。念。救。援。內。固。慶。大。外。列。側。目。神。毫。而。思。遠。者。方。日。夜。甘。心。焉。乃。坦。懷。張。胆。自。其。余。屬。垣。之。語。何。鳴。咤。成。宣。以。後。大。將。無。推。轂。之。主。英雄無借箸之籌。久矣。災歲于二公之不終也。已酉嘉靖二十八年。戶科給事中張秉堯疏

請慎節財用。納之。

震澤長語云。祖宗時。處用。以黃。續。一。事。言。之。國。初。歲。用。不。過。二。萬。斤。算。泰。天。順。加。至。八。萬。五。十。成。化。以。後。加。至。十二。萬。其。餘。可。推。也。又。正。德。十。六。年。工。部。奏。中。帑。局。缺。內。侍。靴。鞋。令。用。紵。絲。紗。羅。疋。張。等。料。成。局。開。二。十。餘。萬。弘。治。開。至。三。十。餘。萬。正。德。八。九。年。至。四。十。六。

萬。末。年。至。

七十二萬。

按此我朝內府歲用。後來日增之。大畧也。即此二者推之。其餘可知矣。

庚戌嘉靖二十九年九月。郎中徐學詩劾嚴嵩好貪異常。縱子世蕃擅執父政。間有奏劾必陰中之。如利道王憚。陳瓊。謝璠。童漢臣。今安在哉。乞亟罷斥。下獄。卽訊。

辛亥嘉靖三十年正月。錦衣經歷沈鍊劾嵩父子好貪十大罪。繫拷訊編氓。

皇。朝。紀。要。卷。之。七

世宗

三

大計京官。時徐學詩已削籍。其兄應豐爲中書。亦擬黜。奏上。帝知其枉。中旨留之。兵部員外楊繼盛疏曰。廷臣議開馬市。其不可有十。一曰虜辱我如是。而我與議。恥忘天下大仇。二曰屢命北征。而一旦更議。失天下大信。三曰堂堂天朝。與犬羊市。損國家大威。四曰豪傑感憤。誓死決戰。而則及其效。用之心。五曰將士偷安。懈天下修武之志。六曰以

後私通者，苟引牽連，關邊方交通之徑。七日，國威日玩，人思效尤，起百姓不靖之漸。八日，長胡虜輕中國之心。九日，隱胡虜狡猾之計。十日，忘天下根本之計。且其謬又有五：或謂外開馬市，陰修武備，夫果欲修武，何藉于和？謬一。或謂方今缺馬，利于互市，夫和果可必，安事戰馬？況虜亦安肯以良馬市也？謬二。或謂暫許馬市，將通貢以爲永利，不知市馬，我

猶得少償其價，買則徒手取空利矣。謬三。或謂虜既託我，當不失信，不知醜類日衆，安能盡厭其欲？且外信亦安肯守也？謬四。或謂征討禍慘，互市費微，不知損威養寇，禍甚于戰。謬五。疏入，帝謂阻撓邊務，師衣衛訊杖降狄道典史。

壬子嘉靖三十二年，御史平宗劾高拱國大罪，倖選郎萬策附權納賄請縣丞。

十一月，帝患楊繼盛馬市疏皆驗，乃自舉史遷知縣，俄遷南戶部主事。三日，遷刑部員外，每改武選司。

御史喻時言：諸臣條對，不爲不多，計虜擒胡，不爲不盡，而不見其有功者，皆由大臣嚴嵩以隱忍容愷爲熟計，以依阿柔佞爲盡節。陛下誤國，是以致大患，日甚一日。群之于視父母之國，暗而莫爲之出力，人視天地之尊

宰而不爲之動心也。伏乞嚴示手教，責成而諭實采而行之。其有未然，許科道官指奏，竊舉。陛下不惑而議定，上不勞而功成矣。高拱政誤國十罪，略曰：

太祖革中書不設丞相，而高惺然丞相自居，是壞祖制也。權者人主馭世之具，而高以權自竊弄威福，是奸大權也。見皇上行政之

萬郎金華世舊傳子人顯功子已甚傳子
美也嵩之擬旨皆子世著代累致機密漏泄
是縱奸子也令務嚴效忠安昌恭提獎爵
竊軍功也逆駕以貪虐論革高受三寶金
迫兵部薦爲大將是寬待逆也胡虜深入嵩
戒汝變勿戰及皇上逮治汝變猶許寄疏
奏保是誤軍機也郎中徐學詩以劾嵩奪官
矣考察而及其兄應豐科臣厲汝進以劾嵩

降典史矣大計而復得簡籍是擅黜陟也更
兵選除以陟貶爲低昂故將官多股制而士
卒失厥有司多貪酷而百姓流離是衆人心
也詔諫欺君貪污罪其罪倍漸成牢不可破
惡壞風俗也然此中罪者有五奸以濟之
贈皇上左右也華意所在皆得預知
建邨是皇上左右皆備賊之開辦奸
以建大華爲備建邨子於建邨副封御史

宗茂劾嵩一疏文華留之五日方上是皇
上之納言皆嵩賊之鷹犬奸二懼緹騎緝訪
卽與厥衛結姻是皇上之爪牙皆賊嵩之
爪焉奸三畏臺諫有言凡進士初選非出其
門者不得爲中行推官知縣非通賄者不得
與徵取是皇上之耳目皆賊嵩之奴僕奸
四廬部臣徐學詩等不能無言乃羅其有材
切者結納之鯁介者斥逐之是皇上之臣

工皆賊嵩之心腹奸五願降下察其奸治其
罪或召見二王使之面陳重則置憲典輕
則著致仕以全國體上怒其引用二王
命鎮撫司卽訊繼盛曰非二王誰不慮嵩
者且二王宗事寧不慮爲嵩敗耶錦衣衛
上其疏命杖一百血肉含起乃下刑部擬罪
尙書何鰲受嵩指論繼盛許傳親王令律紋
郎中史朝賓持不可嵩聞之謫補外任侍郎

王學益贊驚具其獄尋遷一級

王世貞曰嘉靖中前後諫臣獨楊景揚最著
雖盛疏最直傳播天下而得禍俱慘爵獲移
燭下其後同贈官賜祭而爵獨缺蓋世稱
三楊之疏云

奉安先聖先師于文華殿東室

賜故大學士楊士奇祠額及春秋祭文

劄劾嚴世蕃奸狀武選郎中周冕籍

甲寅嘉靖三十三年命駙馬鄒景和內閣嚴

嵩徐階李本尚書李默王用賓都督陸炳入

國朝紀要卷之七

世宗

五

直西內其侍郎程文德郭朴閔如霖吳山以

侍從太學撰文不入直景和以不諳玄理辭

免俄以金幣賜玄修諸臣猶及景和景和自

疏無功乞辭使臣洗心滌慮効馬革裹屍之

報帝怒曰和故出不祥語當擬怨誅律姑

止章

乙卯嘉靖三十四年正月命朱儒米惠裔孫
源襲五經博士

六月吏部疏請造勳爵宗圖文冊從之初勳

爵宗支舊無冊籍一遇故絕爭襲紛然無所

考証吏部請乞如軍職貽黃例行兩京五軍

都督府將各公侯伯父祖始封承襲未歷并

立功者的派子孫與應襲者所自出備造宗

圖文冊一存本府一送本部一送吏部五年

一造請著爲令詔可

秋七月分祀歷代帝王陵寢

國朝紀要卷之七

世宗

五

丙辰嘉靖三十五年命孔子六十五代孫尚

賢襲衍聖公

九月胡宗憲以計誘徐海居沈庄且久議稅

而文華力主勦督兵甚嚴以書遺宗憲責其

逼兵自老遂集諸路兵圍之數重縱焚其廬

死者甚衆後從溺屍中識徐海屍浙都達寔

丁巳嘉靖三十六年正月立孝子夏陽祠賜
南通州人習石工目不知書志行純篤事父

母至孝。衣冠多從之。游有離便至召見。自傷違養。親執手洒泣。以新衣親衣之。歐陽瑜理學名臣。爲郡博日。造其廬。劇語不忍去。既卒。學使黃弘毗祠之。

嚴冬。侍父。寢濕溺器。懷中俟用。既死。奉主如生。在大小事。居而後行。母久病。親侍湯藥。不寒無應者。賜哭請乃得。賜子爲弟。念殿至。其悲慘母心。含淚不言。凡此皆人之所難者。

四月雷雨大作。火光驟起。奉天華蓋。謹身三

皇明紀要卷之七

世宗

殿午門及左右廊盡燬。

有事于宗廟社稷。詔天下以二十二日。舉祀

高玄大典。止封事。停刑。百官修省五日。

戊午嘉靖三十七年正月。光祿寺火。

科臣吳時來劾嵩。今于世蕃預政納賄。致違

臣尅軍餉以充餽。因愛餽而與之欺。若如張

經行五千金。及聖斷不貸。而詭爲賄賂。上

汝孝以三千。而倖得遣戍。蔡克廉以兵書而

卽轉寺卿。楊順欺君而三廢其子。吳嘉會侵

冒而三廢三遷。違事不振。軍民困窮。主事張

紳劾其受賄報功。而備邊之政壞。侵冒戶部

錢糧十分之六。而理財之政壞。以厚賄而調

美官。以餽金而得與選。而忠節之氣壞。家奴

末年。富將百萬。賓客親識。俱顯顯主事董

傳策言吏兵二部選官。持淨任嵩填發。故俗

呼文選郎。萬家爲文管家。武選郎方祁祥爲

皇明紀要卷之七

世宗

庚

武管家。宜罷斥以快人心。帝怒。各逮繫獄。

具擬辟。鄭曉執不可。降旨廷杖。謫戍嶺南。

己未嘉靖三十八年。詔補享瑞州知府朱以

方于旌忠祠。先是正德中。副使周憲以討馬

瑄賊被害。旌旌忠祠祀之。及宸濠之叛。以方

歿之。至是以方孫一范請。附享于旌忠。

十一月。詔以朱熹原籍婺源縣子孫朱聖世

襲五經博士。

庚申嘉靖三十九年正月嚴嵩令都御史鄒懋卿總理天下鹽政。懋卿海內名士。上諭嚴嵩等。景三府已成數年。當遵祖宗大制。令之國。嵩等以示所司。于是吏部請如舊制。報可。時上春秋高。國本未定。王並居而景王母妃在。上左右奸邪之黨。日夜窺伺。有識之士深以為憂。忽聞夜半中旨。渙煥京師士民踴躍稱慶。

辛酉嘉靖四十年。命修撰唐汝楫充裕王府講官。

閏五月御史張九功以旱竄陳言五事。
 按賊云一禁賄賂以紀僉僉謂冷行舉科進用銀五百兩。有增至千金者。吏部一土事。有至萬金者。有同每帶入。數多方科。欽以充苞苴。此皆和致變之由。痛宜禁。二簡督府以肅邊類。都總領之。痛宜禁。三撫官。職任不久。功罪不核。職掌不暇。概銷不充。宜及此四者。而後可以守邊。三督工銀以塞侵漁。四平盜賊。以安地方。五恤軍以首國。民。

八月南御史林潤劾鄒懋卿五罪。索屬官金累萬罪。一受狀取財罪。二宴會日費千金罪。三妄殺平民罪。四加派揚州鹽商。幾至激變罪。五懋卿疏辯。令供職如初。
 壬戌嘉靖四十一年。左都御史潘恩陳時弊四條。允行。
 一。言。邇來有錢糧者。年羨餘之利。理刑名者。狗出入之私。開廠關津。則留難商旅。差違勾當。則騷擾軍民。諸司私家。每用小票取訪于市。巡城御史。乘輿多役。官府設酒料。又樂戶。

耳聞目見。殊失官常。乞教兩京都察院嚴禁。二。言。邇來御史惟急簿書。則會與承迎。趨走故會。吏日繁。今後諸司出行。不許索開。不者。回道以不。論三言御史巡歷。無他。體道之費。動至百數。甚或公受停舉。請儀私索。地方土物。令後毋過自奉。毋厚私交。毋禁革守令。常例。一切羨餘。無得悉歸公。司。同官有司在情。出入錢銀。或做假積聚之例。託兵費之名。多取罰金。數百少亦輪發數十。且追營產。有司。及。公。使。宜。坐。處。得。之。略。付。加。一。切。之。罰。三。言。行。五。月。都。御。史。鄒。應。龍。劾。嚴。嵩。子。世。蕃。憑。勢。專。利。私。擅。爵。賞。而。其。孫。錦。衣。嚴。鵬。中。書。嚴。鴻。家。

奴嚴年中書羅龍文等結狡不法

詔高致仕歸

世蕃卽訊坐烟瘴充軍

賜龍文等成遵

年錮于獄應龍起還通政叅議

重修永樂大典分韻類載以便考訂爲卷三

萬有奇帝愛之日取閱及三殿災命座出

之得不燬至是命繕副本

科臣何燿條五事

一日寬民力二曰懲黠吏三曰重科察四曰正士風五曰禁奢

十月林潤言天下極弊而可慮者莫如宗藩

蓋藩王當蕃衍之時天下無可加之賦官司

困于難供宗藩病于不給宜頒示諸王以整

窮不能不通之意令戶部會計賦額以中集

爲準蠲免存贖費用幾何祿米及諸費幾何

集議善後之策永垂不易之規從之

刑科陸鳳儀劾胡宗憲于罪命繫京卽訊削

籍

癸亥嘉靖四十二年詔修鳳陽祖陵

四月詔重修興都志

九月詔罷江南加派兵糧銀兩

甲子嘉靖四十三年以諭德張居正充裕王

講官

帝問太倉粟儲積計部對曰出入僅足相當

臣以水殿給發折兌十萬金所省頗多折兌

之法微于水旱之歲可蘇災民發于米賤之

時可裕倉儲

帝諭尚書高耀云寇警不時

國計當裕

十月以高耿大計京官

十一月御史林潤劾世蕃自罪謫後與文龍

乘軒衣裘負險不臣誹謗朝政假以治策聚

衆數千乞正刑章以絕禍本詔卽付林潤逮

捕至京

林潤復劾鄒懋卿命削籍

乙丑嘉靖四十四年正月上不豫

二月上疾有瘳

三月嚴世蕃羅龍文至京刑部尚書勘其交通倭虜謀叛顯証得旨俱處斬金銀財貨令按臣盡數追沒餘遣配有差

山西巡撫張懷言具時來董傳策張鼎王宗茂等首發嵩奸流離瘴癘乞有過錄用上怒命錦衣繫京訊鞫

皇明紀要卷之七

世宗

聖

丙寅嘉靖四十五年正月畿內民飢賑之

上諭輔臣曰今日風色甚異宜傳示本兵預防兵火

二月主事海瑞疏曰陛下初年剷除積弊達過漢文二十年來法紀漸廢名器日濫二王不相見人以爲薄于父子以猜疑謾辱臣士人以爲薄于君臣蔡西苑而不返人以爲薄于夫婦吏貪將弱民不聊生賦役日煩苟

方懸罄諸臣猶修齋脩醮相率進香天樂天

桃相繼表賀修建宮室工部極力營繕買香

市瑤戶部差求四出無一人爲陛下言者

夫玄修以求長生也然堯舜禹湯下歷漢唐

未有至今存者陛下師事仲文而仲文已

歿彼既不能保其身陛下何獨神其術乎

帝怒甚投于地已復取再讀之太息自悔疏

竟畱中

皇明紀要卷之七

世宗

聖

五月帝久御西內黑氣擾宮心疑之諭內

臣慎火

十月上不豫

十二月庚子上疾甚還乾清宮翌日崩徐

階等敬請祔王入主喪事以大行皇帝賓

天告奉先殿報訃音宗室諸王詔曰朕奉宗

廟四十五年享國長久累朝未有朕奉列聖

家法皇考身敎一念惓惓惟敎天勤民是祿

祗緣多病。過求長生。遂致奸人誑惑。有負初心。蓋愆成美。端在後賢。皇子裕王。仁孝天植。睿知夙成。卽皇帝位。勉脩令德。無過毀傷。諸凡附襲。悉稽舊典。建言得罪諸臣。存者召用。沒者卹錄。見監者卽釋復職。方士各正刑章。壬子裕王卽皇帝位。

論稱慶

詔釋海瑞獄。上素聞其剛直。故亟釋之。士

皇明紀要卷之七

世宗

聖

廟有不世之奇。諡六。無號之偉烈四。而又。有安世之獨行五。正世及之大。復四。而。又。大禮。點。胡。主。廟。祀。幸。榮。國。循。章。崇。未。先。師。孫。象。設。之。附。聖。正。諸。儒。嚴。迪。總。之。還。六。奇。諡。也。幸。藩。鎮。之。諸。閣。慶。監。何。之。皇。莊。奪。外。戚。之。世。封。師。司。供。之。乘。用。四。傳。烈。也。正。嬪。御。之。數。內。無。女。黨。放。恩。顯。之。庭。外。無。禽。荒。不。以。親。貴。而。察。刑。談。不。以。令。甲。而。拘。除。揭。不。以。攝。生。而。廢。化。義。五。獨。行。也。

穆宗莊皇帝

丁卯隆慶元年正月。上大行皇帝尊諡曰。欽天履道。英毅聖神。宣文廣武。洪仁大孝。廟

皇帝廟號世宗。孝潔曰恭懿慈睿安莊。相天。躬聖肅皇后。孝烈曰端順敏惠恭誠。祇天衛。聖肅皇后。

吏部奏先朝建言執事諸臣。如樊深。丘操。楊。思忠。尹。相。魏良弼。李用敬。陳瓚。具時用。周怡。沈東。顧存仁。趙軌。張選。袁世榮。何惟柏。趙錦。張登。高黃正色。方新。張復。凌儒。申仲。王時舉。馮思。徐學詩。周冕。張紳。董傳策。劉世龍。唐樞。

皇明紀要卷之七

世宗

聖

毋德純等宜遵詔錄用。又言諸臣以建言死者。其等有。三。戮死者。應復職。贈賡諭祭。若楊繼盛。郭希顏。沈鍊。楊允繩。四人。廷杖死者。應復職。贈賡。若楊最。王思。薛宇。鎰。何光祿。張經。張恩。浦鉉。曾紳。葉經。周天佐。伍瑜。臧應奎。十。三人。繫獄戍邊。斥死。牖下者。應復職。贈官。若唐貴。李璵。豐熙。楊慎。楊名。王元正。羅洪先。徐文憲。張璉。張侃。劉濟。劉琦。馬錄。程啟元。盧瓊。

陳議奏資包節王宗茂余朔方一校劉恩余
寬黃待顯陶滋相世方王與齡章鑰三十八
人至尚書熊次諫止箕仙御史楊簡彈繫權
倖雖罪止罷職感其忠義風節當與杖死者
一體卹錄俱從之。

大學士陳以動上謹始十事曰定志曰保位
曰畏天曰法祖曰愛民曰崇儉曰攬權曰用
人曰接下曰聽言上嘉納之

皇朝紀要卷之七

穆宗

置

詔下方士王金等獄論死

刑部侍郎鄂懋卿戍邊

詔削奪故真人邵元節陶仲文官爵誥命

議盡燬修建齋醮官殿禮部情其費請止去

偏額從之

初七日傳示免朝十五日復示科臣魏時亮
言皇上初政甫及一句免朝至再得非獻
諛者以先帝爲詞乎先帝初年日御經

廷親賢納諫二十載無倦晚歲雖去不朝
明于親輔臣剛于制近習斷于去奸邪故
小畏法庶政不紊奈何以初政而遽息乎奏
雷中

追贈王守仁爲新建伯謚文成周尚文爲太
傅謚武襄蔣冕爲少師謚文定喬宇爲少傅
謚莊簡汪俊爲少保謚文恭呂柟爲禮部尚
書謚文簡石瑄爲少保謚文公今改文介

皇朝紀要卷之七

穆宗

置

給事中王治上四事一議廟典二議朝議三

議親輔四議燕居謂先帝尊稱獻皇帝諱

世不刊之典至入廟稱宗一事在今日尤

議者蓋獻帝雖貴爲天子先實朱嘗南面臨

天下雖爲武宗叔然嘗比面事武宗乃遂列

于諸帝而居武宗之右或獻皇帝心亦有未

安先帝進獻皇子太廟而世宗未祀

舉之聖慮淵微以待今日是以爲獻皇帝

太廟于載後不免遷避。若祀畢。世廟則歸。不祀矣。乞勅廷臣議。以光先帝至孝。未謂入主深居禁掖。隔遠外廷。左右窺伺。有所或。以宴飲聲樂。或以游戲騎射。近則類疲精神。久則妨亂政事。非亮陰所宜。乞省減嗜慾。切禁止。

四月重錄永樂大典書成。

勅修世宗皇帝實錄。

皇明紀要卷之七

穆宗

聖

尚書高儀等疏言。我朝列聖。接見輔臣。燕對同游。造膝陳情。皇上御門條奏。漸復前規。而朝著尊嚴。情禮不洽。乞時召大臣各奉章疏便殿。面議納之。

七月賜楊繼盛謚忠愍。于應尾爲國子生。原任山東副使。世宗上書訟父忤究。詔復忤原職。

上幸太學。賜輔臣宴於經筵。

遣武英殿大學士陳以儉祭先師孔子。戊辰隆慶二年正月享太廟。

以趙貞吉爲講官。時吉起廢。年六十餘。甚壯。議論侃侃。輔臣薦可大用。止心屬焉。及遷南京禮部尚書。以吏部右侍郎林煥代。一日上手詔諭輔臣。調燠南京用。而召貞吉還爲講官。添註詹事府。

二月大祀天地於南郊。上謁陵。

皇明紀要卷之七

穆宗

聖

八月大學士張居正條上六事。一省議論。二振紀綱。三重詔令。四覈名寔。五固邦本。六飭武備。疏入。上嘉其忠懇。命部院勘議。以聞。九月江西議行條編法。部覆允之。

己巳隆慶三年二月。上旣免喪。猶不親政。其時來上保泰九劄。一曰致戒懼。言天金人心。去留無常。視朝宴息。悉宜敬畏。二曰遊幸。皇上好遊。何不召輔弼大臣。講學。

政歌詩寫字以通不情而進讜言。三曰戒嗜
好聲色淫玩最易溺人。小人借之。因寵人主
因之喪邦。四曰發給音視朝御政但一發言
令臣子知所惕厲。五曰習奏之請遵祖制
設寶座會極門以批章奏。六曰嚴票旨近來
旨多舛謬皆云不經脣思不由閣臣中外駭
異宜專責閣臣或內批未協者聽閣臣執奏
七曰慎傳奏昨泰和山裏旬日間六更明旨

聖明紀要卷之七

穆宗

罪九

必有舞文之徒。假內批以行私者。宜令一切
傳奉皆稱本覆奏以防奸偽。八曰弘虛受。或
曰禁誣指。小人欲害君子。必誣以違抗指為
誹謗。嘉靖中如仇鸞殺曾銑。胡膏殺楊允經。
其不殺馬從謙。在今日尤不可測。乞痛革以
安善良報聞。

禮部殷士儋乞類查擅婚濫妾子女。遵例請
名略曰。宗室名封國家重典。王奏到部。何當

核其父之爵職及母之婦配來歷。部卽發對
玉冊。或係嫡母先年私擅成婚。或係庶母先
婚而後娶嫡。或係成婚未幾而卽得生子。或
係已生多子而違例復收。或係所聞娶妻年
月之期。及在生子年月之後。或係遞餽卽于
今次子奏請之際。而不能掩其先生子女私
擅之迹。凡若此類。參詳情弊。均之條例所謂
擅婚子女及濫妾子女者也。止許請名。不許

聖明紀要卷之七

穆宗

手

請封舉行奏擾其各年至十五歲。招撫人例
給典口糧。不得妄愾從之。

罷南京刑部尚書孫植。植先以三疏乞休。獲
許。至是魏國公徐鵬舉有子七人。而無嫡出。
其長邦瑞已授牒國學矣。幼子邦寧。緣母黨
欲干爵。計請封其母鄭以爲地。邦瑞遂喧言
邦寧勞許助教。鄭如璫萬金。謀奪公僚。事聞
下植按問。植謂如璫以儒官納交勳貴。宜

以警官邪。邦寧越于法紀。如律坐鵬舉。徇情
安罰。鄭氏既娶于嫡夫人存日。請命安追奪。
奏上下部覆議。上已可其奏。而會執政有
懷憾植者。科臣王禎承指。勅植以訊報不詳。
竟罷免。

植生平俊落。處閭閻。未嘗有惜容。其凱徐戶
獄。各司俱生曹中。寢食乃以非罪去。士論無
不歎。植父孫豐。舉進士。正德已巳。為興化
令。有奇政。嘗以大水傷稼。當道不為請白。自
為奏。詔減田租之半。又賑典之報者。以其
數。武廟前。遂推揚。豐以同知攝守於淮。民
明紀要卷之七 穆宗 至

賴安堵。秦州飢。豐發粟賑之。民活三萬餘人。
提民至今思之。嘉靖丙戌。為屯田會事。時
晚。青近侵奪民田。田甚。上以兩御史往勘。
復度以待。既俱不能制。乃命豐攝會事。往勘
之。竟歸其侵疆於民。而林黃底中使之產。亦
輸公家銀七萬餘兩。又以兵備近。歷稟貴大
同雲中。所至以廉直稱。持身執行。並方古人。

上大問將士于京。管教場老幼快覩。稱慶。時
以為曠典。

庚午。隆慶四年正月。陳以勤疏言。臣因頃來
多病。乞骸骨歸。但風以藩邸舊臣。不忍苟去。

謹條六事以補采闕。一曰慎擇用。二曰酌久
任。三曰懲貶吏。四曰廣用人。五曰練民兵。六
曰重農穀。納之。允致仕。加太子太師。給郵傳
夫廩如例。

掌吏部大學士高拱言。邊方有司。實兼牧民
禦虜之責。即以有才力者為之。猶懼不堪。即
優厚而作興之。猶恐不振。乃官其地者。非雜
流則選謫。非選謫則多才力不堪之人。夫既

明紀要卷之七 穆宗 至

不能稱職于內地。而欲立效于邊方。宜其吏
治日偷。而生民日蹙也。自今必擇年貌壯強。
才氣超邁者。除補。或查治有成績。兼通武職
者。調用。以三年為率。此內地之官。加等陞遷。
有能捍患禦敵。以軍功論。不次擢用。如才畧
恢弘。可當大用。即由此為兵備。為巡撫。為總
督。無不可者。若用之不效。無益地方者。降三
級別用。若觀望推諉。以致誤事者。輕則罷黜。

重則單法治罪。夫既開功名之路以飲之于先。又嚴降罰之條以繩之于後。庶修職者多。而邊方有賴矣。上曰。以加意擇人。悉如議行。

賈三近曰。近年州縣長吏率重甲科而輕鄉舉。同一寬也。在進士則爲撫字。在舉人則爲姑息。同一嚴也。在進士則爲精明。在舉人則爲暴戾。低昂之間。嚴最攸異。又今州縣正官

有缺。率委佐貳。大都年力衰耗。資格卑微。漁獵貪饕。雖亟爲禡黜。而斯民已重狼狽不堪矣。宜下吏部。凡州縣長吏。毋得偏重進士。署印。毋得濫授雜流。詔允行。

十一月。上御文華殿。日講畢。大學士李春芳面奏。非虜封貢事。具言外示羈縻。內修守備意。上曰。卿等議當。其卽行之。于是左右知事由宸斷。異議稍息。

辛未隆慶五年正月。大學士李春芳言。東宮未出閣時。閣臣以朔望次日行謁見禮。不惟臣等獲遂瞻仰之私。而東宮亦可開習禮儀。養成儲德。上許之。

四月。大學士高拱言。國家用人。不得官于本土。此惟有民社之責者。則然耳。若夫學倉驛通等官。其官甚卑。其家甚貧。一授連官。或弃官而不能赴。或去任而不能贖。零丁萬狀。其情可憐。近例教官得授本省地方。甚以爲便。乞視此爲例。從之。

八月。詔以故禮部左侍郎薛瑄。從祀孔子廟庭。其神主序于先儒呂祖謙之下。九月。科臣蔡汝賢曰。近因長至。道駕臨籍。聖容微減于前矣。夫皇上身關係甚大。不可不慎也。今微陽初生。正宜遏欲養靜。願于宮中澄心滌慮。進御有常。毋令其溺志游觀。

有度。毋令其移情。惟首覽輿議。謝許以陶養此心。親近師傅。公孤以維持此心。自朕欲寡氣清。神凝體固。宗社生靈之幸也。上報聞。壬申隆慶六年。東宮行冠禮。上御皇極殿。百官拜賀畢。仍賀皇太子于文華左門。閏二月。上出御皇極門。疾作。還宮。三月。皇太子出閣講書。五月。南直隸龍目井化為酒。

明紀要卷之七

穆宗

五

上不豫。二十五日。召閣臣高拱。張居正。高儀。至乾清宮受顧命。上倚坐御榻。后及皇貴妃咸侍。東宮立于左。拱等跪于御榻下。命宣顧命曰。朕嗣宗祖大統六年。偶得此疾。遽不服起。有負先皇付託。東宮幼小。朕今付之卿等。宜協心輔佐。遵守祖訓。保固皇圖。卿等功在社稷。萬世不泯。拱等咸痛哭叩首而出。翼日。上崩于乾清宮。

六月。皇太子卽皇帝位。時年十齡。詔以明年爲萬曆元年。上大行皇帝尊諡曰。繫慕明道淵懿寬仁顯文光武純德純孝莊皇帝。廟號穆宗。

詔輔臣張居正卜視。大行皇帝陵寢。得大峪嶺吉。識者以爲乾坤莫隅。風雨呵靈。足稱皇家萬年無疆之緒。

上御平臺。召輔臣張居正至。座前曰。先生

明紀要卷之七

穆宗

五

爲父皇陵寢。辛苦受熱。又以國家事重。只在閣調理。慰勞備至。隨賜銀幣。上跪謝曰。竊惟召見輔臣。乃祖宗朝盛典。先帝臨御六年。淵穆聽政。屢經群奏。復復蒙賜允。天下臣民仰望。此舉殆非。皇上甫登寶位。方在妙齡。卽慨然務自。親與修明。擴典此誠。上亦獎慕。願。衆也。福也。仍望皇上繼今。勤政。親

賢遠好使宮府一體上下一心以成雍熙攸久之治天下幸甚

輔臣張居正請酌定朝講日期疏曰竊惟講學勤政固明主致治之規保護聖躬尤臣子愛君之惓今開講期近臣等伏念皇上每日視朝朝後又講似于聖體太勞恐非節宜之道若論有益于身心有裨于治道則視朝又不如勤學之爲寔務也伏乞皇

明紀要卷之七

禮部

奏

定以三六九日視朝其餘日俱

御文藝殿

講讀非大寒大暑不輟講習之功凡

之目卽免講講讀之日卽免朝席

不致太勞而聖德亦爲有益矣

皇明紀要卷之七

音釋

枹音南名擗尊上聲邊音鞭竹器面徑

以財有甄音義陶也吻音訓口唇闥音猥禁

所求也鴟音察也泊音既及扞音與捍拏音他別切

中小門鴟音鴟泊音既及扞音與捍拏音他別切

卑藏焚音食也膾音膾谷音谷墅音倚金

也又裸音羅上聲舛音喘差午也覲音登田

也獻音塞切舛音喘差午也覲音登田

上明紀要卷之七

音釋

五八

皇明紀要卷之八

神宗顯皇帝

癸酉萬曆元年正月，詔禮部擇日具儀開舉經筵。

七月，輔臣張居正上言：臣當先帝時，所上便宜六事，其一曰綜覈名實。乃當事者，誼歲揭月，卒不能以實應。卽所敷奏，徒文具耳。請令自今，天下吏民所上封事，有事下四方郡

國者，請令諸曹皆置紀籍，照爲期約。而月科臣按之，設所在撫按奉行。詔書不以時奏報，或已奏報而諸曹故慢令，不與可否者，臣等當條列其事，請詔下所司詰問，責令對狀報可。

甲戌萬曆二年，上命吏部都察院堂上宜吏科都給事中，掌河南道御史等官，引天下廉能官員赴會經問，面加獎賞，仍

禮部具簡便儀注，并覽。

穆宗皇實錄成。

十二月，閣臣張居正率吏書張瀚、兵書譚綸、奏上御屏，屏中繪天下疆域，旁列上公而下郡太守，而上文武羣臣姓名。上命設于文華殿後省覽。

乙亥萬曆三年，編修張位請中飭史職以光新政，閣臣等議疏曰：國家設起居注官，凡

侍左右，紀錄言動，實古者左史記事，右史記言之制。迨後詳定官制，乃設翰林院修撰，編修、簡討等官，蓋以紀載事重，故設官加議，原非有所能廢，但自職名更定之後，遂失朝夕記注之規，以致累朝以來，史文闕略。昔世宗皇帝嘗諭大學士張璠：日月每有左史右史之官，歷代因之，我聖祖創翰林之制，亦有編修修撰之名，但未見居此職者，盡乃事

云。是紀錄之職。本自修官。曠廢之由。實在臣下。卽如題者纂修。穆宗皇帝實錄。臣等祇事總裁。凡所編輯。不過總集諸司章奏。稍加刪潤。槩括成編。至于杖前柱下之語。章疏所不及者。卽有見聞。無憑增入。與夫裨官野史之書。海內所流傳者。欲事采錄。又恐失真。是以兩朝之大經大法。雖罔敢或遺。而二聖之嘉謨嘉猷。實多所未備。凡此皆由史臣

皇明紀要卷之八

神宗

三

之職廢而不講之所致也。矧我皇上聰明天授。淵哲性成。踐祚以來。善政鴻猷。班班可述。類非章疏所能盡見。若不及時紀錄。奚以章闡盛美。垂法無極。臣等仰稽成憲。恭酌時宜。謹將一應合行事宜。逐條詳列于後。奉 聖旨。都依擬行。

十月以翰林院編修沈一貫充日講官。時上重儒臣。賜予優渥。大條均禮。嘗親灑宸

翰。賜輔臣及六卿與諸樞卿諸賜一貫龍箋。文曰責難陳善。

丙子萬曆四年正月。御史劉臺核奏首輔張居正上疏乞休。上慰留之。廷杖劉臺。居正復申救。竟從寬貸。

二月總兵戚繼光重修三屯營城成。

五月重修大明會典。是書創于弘治十五年。續修于正德四年。司禮監刻印頒賜。再修于

皇明紀要卷之八

神宗

四

嘉靖二十八年。進呈未刊萬曆四年題牒。

重修十五年。進呈禮部刊行。其條例大約出洛陽餘姚之手。

輔臣進 皇祖御書。聖諭御製御批。凡二百四十有二。上留覽。

丁丑萬曆五年。御史陳王道請易試院。苦銓以本京師試院。改舊禮部爲之。乃正統年間事。南京試院。乃錦衣衛指揮紀綱沒官舊處。

地下時有甲馬聲。景泰五年。府尹馬愉奏請改之。以前皆于武學。借用搭蓋苦舍。然試院雖改。其中搭蓋如故。至是始易以木。然不如今之碑舍。更爲完固。可免火災。

世宗肅皇帝實錄成。命閣臣撰核。加恩監修總裁等官。

十月朔。彗星見斗牛間。其尾指婺女。長數十丈。天官書曰。斗。丞相之位。彗出斗牛女。主大

皇明紀要卷之八

神宗

五

臣移徙。天子愁。兵起。天下受怨。

戊寅。萬曆六年正月。禮官請舉大婚。詔

首輔張居正充納采問名使。聖母慈聖皇

太后諭。帝曰。爾婚禮將成。我當還本宮。凡

爾動靜。食息。俱不得如前時。聞見訓教。爲此

夏思爾一身爲天地神人之主。所係非輕。

爾務要萬分涵養。節飲食。慎起居。依從老成

人諫勸。不可溺愛。祗席任用匪人。以貽我憂。

這箇便可以祈天永命。雖虞舜大孝。不過如此。爾敬承之勿違。

上行冠禮。賜輔臣張居正。呂調陽。張四維。及講官申時行。正字馬繼文等。銀幣各有差。

三月。大婚禮成。

張居正請假歸葬。允之。

五月。張居正奉旨還朝。召見于文華殿

西室。上問沿途經歷。稼穡何如。民生何如。

皇明紀要卷之八

神宗

六

邊事何如。居正具對甚悉。上大悅。賜休

沐十日。

宗藩事例。宗藩要例。書成。頒示諸侯王。先

是。肅皇帝時。公族繁盛。國用困竭。以故

禮官所裁宗藩條例。多刻意抑損。甚或自相

乖亂。不可訓。閣臣張居正。張四維。申時行。等

念諸侯王皆骨肉至親。而令至是。不足以親

天子親。至意。乃略舉事例未妥者十一事。

上言請 勅禮官集羣臣議著爲憲令。詔示諸侯王。今太宗伯潘晟所定宗藩事例。徐公所定宗藩要例。諸侯王既感泣益親。上而薄厚親疎有體。又不至重困民財。足稱不刊矣。

已卯萬曆七年四月。詔停鑄時。上方以賞資缺資。命主計鑄大錢。進用京師小民多積嘉靖錢。訛言止行萬曆新錢。不行舊錢。

皇朝紀要卷之八

禮部

七

人情甚以爲不便。且取外府之儲以充內庫。失舊制矣。閣臣力請停鑄。上命罷之。工科都給事中王道成等。奏言蘇松大水。民救死不暇。請酌減織造段疋。聖諭云。東南地方既有災傷。這段疋等項。准減半織造。其支費銀兩。着戶工二部措處。毋得加派小民。六月治河運同黃清卒。贈卹有加。清上饒人。起吏員。清勤積官。嘉興同知。加四品服俸。案

海塘有功。後以運同治高寶河堤。積勞死于實應之寧國寺。至不能殮。生時仇直與人言。必自稱名。至今嘉興人猶能言之。

清在寶應築土石二堤。支河工銀四萬餘兩。鑄錢磨礱上下。皆不得欺。領之。其時已積勞。得嘔血而死。水次關所司令人密促其拔。下收起死。吳尋復魁拔入城。比二日。氣絕。萬曆七年六月初二日也。年僅五十八。素聞有良工苦心。難以名言之。策管理海塘。採石。湖州朱月溪親受役已。清後朱出入慰勞。夫匠備極勤勞。連石甲首自厄酒勞之。無絲毫他費。人人感激。府君部下。一人遠爲盜。事發。連捕。揭發。文昭雪得免。卽家立碑祀之。後聞

皇朝紀要卷之八

禮部

八

變致祭。哭三朝。初不知何許人。嘉興題辭。亦不載。蓋惡而削去之也。後江右一士于談及。始知爲上饒人。今其子孫衆多。皆以文爲世。庚辰萬曆八年。設專官纂修會典。以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余有丁。暫解部事。以本官仍管詹事府事。詹事府詹事兼翰林院侍讀學士許國。協管府事。俱充副總裁。各暫停常務。專在史館遵照。勅諭事理。將舊售原本。細加考究。另其稿送閣中刪潤。

十一月 詔度民田先是

高皇帝時天下田土八百五十萬頃歲久僞滋編戶末民無所得衣食其勢必易常產令豪民得以爲姦以故田賦之弊孔百出而其大者曰飛詭曰影射曰養贖曰掛虛曰過都曰受獻久久相沿引爲故業于是豪民有田無糧而窮民特以力薄莫可如何始受其病矣及縣官責收什一貧民鬻妻子不能輸納則

皇明紀要卷之八

神宗

九

其勢不得不行攤派蓋自浮糧所在多有而天下盡受其病矣然民愁無聊亡逃山林轉爲盜賊則其勢又不得不請減額今讀大明會典所載弘治十五年天下土田視

高皇帝時已減二十七萬蓋自所減額日以益多而國家又受其病矣閣臣張居正欲行清丈以洗其弊時勞中丞奉 詔度荒闕田闕人以爲便居正遂與次輔張四維申時行

司徒張議請 詔行諸路所在強宗豪民敢

有撓法若踰城饒陽公族等者皆請下 明詔切責以故天下奉行惟謹凡莊田屯田民田職田養廉田蕩地牧地皆就疆理無有隱奸蓋既不減額亦不益賦貧民不至獨困豪民不能併兼又民間新所墾治皆賦其貢稅以新賦均舊額中則 國初故額得以減耗民賦幸益以輕而天下吏民皆冀幸有田以

皇明紀要卷之八

神宗

十

爲世業矣

辛巳萬曆九年四月十八日 正御文華殿講讀有頃輔臣張居正等人至後殿講 訓錄畢以南科給事中傅作舟疏進 覽張居正奏云今江北淮鳳及江南蘇松等府連被灾傷民多乏食徐宿之間至以樹皮充饑或相聚爲盜大有可憂 上曰淮鳳頻年告灾何也居正奏云此地從來多荒少熟卽如

訓錄中所載元末之亂亦起于此今當大破
常格急發賑濟以安之臣等擬令戶部議處
動支各該州縣庫銀倉穀不足則南京見貯
銀米儘有贏餘可以協濟民惟邦本願特加
恩上俞允

上躬行大閱首輔張居正撰頌詞一首詩歌
一章并繪圖進獻

壬午萬曆十年六月丁亥朔日有食之越三

皇朝紀事本末

卷八

十一

十一

日晝出五車口柱星以南時首輔張居正病
劇遂以是月二十日卒于京邸計開上大
震悼兩宮聖母上潞王賜賻優厚贈
上柱國溫文忠公一子尚寶司丞遣官諭
祭治葬如例仍加祭五壇復詔太僕少卿
于鯨錦衣命事曹應奎護其喪歸
時朱正色為江陵將令朱偶盛有俠氣相府
家奴犯者捕繫窮治無所貸江陵深奇之為
延舉行取朱後主會都御史自言達君仙曰
士大夫踐治學有非佛與仙即精靈也從仙

賤者莫明有欲流從佛隨者遂從佛而貴而貪狼敗類

癸未萬曆十一年輔臣申時行等奏曰翰林
之臣雖以文學侍從為職然必其涵養德器
砥礪名節不為流俗所移庶幾他日可以用
願其人品不同有蘊藉深沉待時而致用
者有慷慨激烈因事而效節者蘊藉之士猶
可以養重處安而慷慨之士則每每承嚴譴
貶奇禍其得出萬死而復故物者道幸而已
皇朝紀事本末 卷八 十一 十一
故國家于此等之人宜宜獎賞而優待之
乃可以作士氣正人心為忠直之勸竊見翰
林院編修吳中行檢討趙用賢住以綱常大
義感憤直言摧辱禁錮幾不自保皇上明
其無罪之舊官海內喁喁嚮風翕然謂
皇上之聖然此二臣者遭挫已久茹痛已
深不宜但敘年資僅從常調先該言官交章
論薦近日御史曹一鵬又請優擢從之

論與臣等所見皆同。相應酌處查得春坊員缺數多近又該右春坊右諭德羅萬化陞遷所有印信缺官掌管合無敕下吏部將吳中行量陞右春坊右中允仍兼編修趙用賢右春坊右贊善仍兼簡討其右春坊印信卽令吳中行署掌各不妨纂修事務恭候聖明裁斷。

八月 上躬祀山陵。

皇朝統志卷之八

神宗

十三

十二月 上方修省靜攝給事鄒元標御史范備建言 上怒罰俸降調有差。

甲申萬曆十二年。閣臣申時行等疏曰。先該御史詹事謁建白先臣王守仁陳獻章從祀學宮有旨下各該儒臣及九卿科道官議續該諸臣論奏不能深惟 德意而難舉多端或又詆訾守仁奉旨王守仁學術原與宋儒朱熹互相發明何嘗因此廢彼大哉。

王言亦既明示之矣而議者紛紛迄無定論續奉旨便會官廷議歸一來說不必紛紛具奏欽此仰惟 皇上重道崇儒 德育天下深切著明如此今該覆議乃請獨祀布衣胡居仁臣等竊以爲未盡也彼詆訾守仁獻章者除所謂儒學霸術原本未知守仁不足深辨其謂各立門戶者必離經叛聖如老佛莊列之徒而後可若守仁言致知出于大學言

皇明統志卷之八

神宗

十四

良知本于孟子獻章言主靜沿于宋儒周敦頤程頤皆闡述經訓羽翼聖真豈其自創立門戶耶事理沿繁然無下手必于其中提拈切要以啓關鑰在宋儒已然故其爲教曰格曰敬亦各有主獨守仁獻章爲有門戶哉其謂禪家宗旨者必外倫理遺世務而後可然孝友如獻章用處如獻章而謂之禪可乎氣節如守仁文章如守仁功業如守仁勸懲如

禪可乎。其謂無功聖門者。豈必著述而後。功耶。蓋孔子嘗刪述六經矣。然又曰。予欲無言。曰。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門人顏淵最稱好學矣。然又曰。於吾言無所不悅。曰。退而省其私。亦足以發。夫聖賢之道。有以身發明者。比于以言發明。其功尤大也。其謂崇王則廢朱者。不知道固互相發明。並行而不悖。蓋在宋時。朱與陸辨盛氣相攻。兩家弟子。有如讎敵。今並祀學宮。朱氏之學。肯既不以陸廢。今獨以王廢乎。大抵近世儒臣。褒衣博帶。以爲容。而究其實用。往往病于拘曲。而無所建樹。博學洽聞。以爲學。而究其實得。往往狃于見聞。而無所體驗。習俗之沈痼久矣。卒誠祀守仁獻章。一以明真儒之有用。而不安于拘曲。一以明實學之自得。而不專于見聞。斯于聖化。豈不大有裨乎。若居仁之純心。篤行。

議所歸。亦宜併祀。我國家三百餘年。聖賢名臣。先後輩出。不減宋朝。至于從祀。乃止。獨遺一人。殊爲闕典。昔人有云。衆言淆亂。折諸聖。伏惟聖明裁斷。主持。益此三賢。列于薛瑄之下。
乙酉。萬曆十三年。御史鄧鍊條陳。請停止燒造磁器。先是。江西撫按揭帖。備稱燒造繁難。如屏風。燭臺。花瓶。等項。費過錢糧甚多。時民間苦旱。上焦勞。步行祈禱。詔免天下災傷地方錢糧一半。
時上勵精勤政。于故相張居正所建。大有更置。盡召其摺奏諸臣于要地。并及先朝言事者。而上雅熟直臣海瑞名。廷臣亦以其名薦。時相申時行。王錫爵。遂以南京右僉都御史起瑞。五月初抵南京。乃置冠服。

丙戌萬曆十四年二月，輔臣申時行等請冊立。東官疏曰：竊惟國本係于元良，主器莫若長子。故漢臣有云：「早建太子，所以尊宗廟，重社稷也。」仰惟皇上受天眷命，繼祖洪圖，德澤浹于寰區，嘉祥鍾于胤嗣，自萬曆十年元子誕生，詔告天下，五年于茲矣。即今麟趾螽斯，方興未艾，正名定分，宜在于茲，查得祖宗朝故事，宣宗以宣德三年立。英宗爲皇太子時年二歲，憲宗以成化十一年立。孝宗爲皇太子時年六歲，孝宗以弘治五年立。武宗爲皇太子，尚未周歲也。蓋家嗣升儲，所以明震器之重，冲年監哲，所以端蒙養之功。成憲具存，昭然可考。今元子聰明克類，岐嶷夙成，中外臣民屬心已久，及茲睿齡漸長，陽德方亨，冊立禮儀，允宜修舉，伏望皇上祇率祖

宗之舊章。深惟國家之大計，以今春月吉旦，勅下禮部，早建儲位，以慰億兆人之望，以固千萬世之基。至于出閣講學及朝貢等儀，稍俟一二年後，睿體克寬，次第上請，伏惟聖明裁斷施行。天下幸甚。聖諭閣臣云：朕覽科道救姜應麟、沈璟二本。前者朕之降處，非爲冊封以責言官，朕惡彼疑其君立幼廢長，故先揣摩上意，朕思我朝立儲自有成憲，朕豈敢私已意以壞公論，從意置朕于不善之地，故以是處卿等出票來看。丁亥萬曆十五年二月，重修大明會典書成。八月，上視朝畢，召輔臣于皇極門環閣，面諭曰：朕見各處災多重大，心甚憂懼，凡有關於吏弊有切于民等深恩許議來行。今天下有司多貪殘害民，朝廷雖

蠲賑。但虛應故事。只充自己囊橐。又民間有冤抑事情。撫按官不爲伸理。以致上千天。和如今要懲貪。累理冤獄。以安民生。卿等到閣議擬該行酌來看。欽此。

十二月。閣臣申時行等請。上勤御講筵。以熙聖學。是年。上止開講一次。未曾再御日講。于是述。

太祖高皇帝。皇祖世宗皇帝。勤學講故事。恐

皇朝實錄卷之八

神宗

十一

順。上仰法。二祖則德茂業崇。

戊子。萬曆十六年二月。上御經筵畢。覽

貞觀政要曰。唐太宗多有愆德。唐臣魏徵。大節有虧。命以後講禮記。停止貞觀政要。閣

臣申時行等因請進講通鑑纂要。大學衍義。二書以資。君德。以裨治道。

三月。閣臣恭進。

太祖高皇帝御批勅諭及詩文。凡七十六道。留

覽。查取收累朝實訓實錄稿來。進閣臣復疏曰。臣等查得。累朝纂修事例。凡纂修實訓實錄已完。正本于。皇極殿恭進。次日送。皇史宬尊藏。副本留貯內閣。其原稿則

閣臣會同司禮監及纂修各官。于西城隙地內焚燬。蓋崇重秘書。恐防泄漏故也。今奉旨查取原稿。臣等無憑查進。查得嘉靖年間。曾將。累朝實訓實錄。重錄一遍。見今藏奉

皇朝實錄卷之八

神宗

十二

皇史宬其原先舊本。則隆慶年間曾聞先任閣臣云。皇考嘗一取視。收藏道心閣後。又送入。皇史宬如。皇上留神繼述。時欲覽觀。乞。命該管人員。查取恭進。至于閣中副本。節年以來。屢因開館纂修。各官考完繕閱。時有汗損。一時未能整頓。皇上如欲朝夕披閱。除。武宗以前。見有。皇史宬原先舊本。可以取進外。其。世宗。穆宗兩朝訓錄。

容臣等查取謄錄各官督令謄寫便覽書冊
陸續進呈以備御覽伏候聖裁

國子監司業王祖嫡請復建文年號改正

景皇帝實錄

閏六月炎蒸已解秋氣涼爽閣臣請上時

御講筵緝熙聖學

己丑萬曆十七年二月下刑部主事饒伸于

獄時王太舍子衡以真才居解首高桂等疑

皇明紀要卷之八

神宗

王

之形干章奏已經多官覆試禮部覆查明白

而伸又以朋奸疏竄天威嚴重諸大臣合

疏救之

應天巡按御史喬璧星疏爲輔臣屢辨傷激

懇乞聖恩宣諭以全國體大憲言錫爵

近日爲科場波及之謫三疏自明嫌于俠氣

決去非大臣之體奉聖旨朕眷任賢輔屢

有諭吉慰留已出任事喬璧星既稱碩輔難

得何必多言且不究該衙門知道

十二月禮官請舉祫祭上玉體未安遣

官恭代

庚寅萬曆十八年正月朔日上在毓德宮

召閣臣申時行許國王錫爵王家屏四臣于

西室御榻東向時行等西向跪致詞云元

日新春仰惟皇上萬壽萬福臣等不勝欣

賀固叩頭上以錐于仁疏手授時行天

皇明紀要卷之八

神宗

王

語諄諄辨析其妄謬時行等懇請寬宥將原

疏留中以昭聖度上復諭時行等在

勞任怨時行等叩謝畢因進云臣等久不瞻

視天顏雖有芻蕘之見不能一一面陳

今日幸蒙宣召臣等敢不傾吐近來

上朝講稀疎外廷日切懸望今聖體當欲

靜攝臣等亦不敢數煩勞起居但

之閒或十二次或三四次間一臨朝亦

以慰羣情之瞻仰。上曰朕疾愈，並不欲出。卽如祖宗廟祀大典，也要親行。聖母生身大恩，也要常時定省。只是腰痛腳軟，行立不便，時行等又云：冊立東宮，係宗社大計，伏望皇上早賜裁定。上曰：朕知之，朕無嫡子，長幼自有定序，鄭妃亦再三陳請，恐外間有疑，但長子猶弱，欲俟其壯健使出，纔放心，時行等又云：皇長子年已九齡，蒙養

豫教正在今日，宜令出閣讀書。上曰：人資性不同，或生而知之，或學而知之，或困而知之，也要生來自然聰明，安能一一教訓？時行等對云：資稟賦于天，學問成于人，雖有磨砢之資，未有不教而能成者。語云：少成若天性，習慣如自然。須及時豫教，乃能成德。上曰：朕已知之。先生每回閣去罷，各賜酒飯一卓，燒割一分，時行等叩頭謝出，行去宮門數

十丈許。上復令司禮內臣追止之，云且候。上已令人宣長哥來，着先生每一見，時行等復還至宮門內，立待良久。上令內臣覘視，申閣老等聞召長哥，亦喜否？時行等語內臣云：我等得見，睿容便如觀景星慶雲，真是不勝之喜。內臣入奏：上微哂領之。久之，司禮內監傳言：皇長子至矣。皇三子亦至，但不能離乳保，遂復引入西室，至御

榻前，則皇長子在榻右，上手拂之。皇三子傍立，乳母擁其後，時行等既見，因贊云：皇長子龍姿鳳目，岐嶷非凡。仰見皇上昌後之仁，齊天之福。上欣然曰：此祖宗德澤，聖母恩庇，朕何敢當？時行等奏：皇長子春秋漸長，正當讀書進學。上曰：已令內侍授書誦讀矣。時行云：自王上正位東宮，時方六齡，即已讀書。皇長子讀書已晚，

矣。上曰。朕五歲卽能讀書。復指皇三子。是兒亦五歲。尚不能離乳母。且數病。時行等稍前熟視。皇長子。上手引。皇長子。向明正立。時行等注視良久。因奏云。皇上有此美玉。何不早加琢磨。使之成器。願皇上早定大計。宗社幸甚。上復答曰。朕已知之。乃叩頭出。

六月 上御門視事畢。召見閣臣等于皇

聖朝紀要卷之八

神宗

二十五

極門內暖閣。面諭陝西邊事。倦倦以祖

宗疆土。中國藩籬爲言。且切責督撫諸臣。平時失于預備。臨事不免疎虞。及牽制將領。廢弛邊務。皆當其辜。至于洞照虜情。則云貢市不可久恃。嚴飭邊臣。則云務要保守封疆。又引古謀臣名將。欲令廷臣推舉將材。念九邊亡備。欲諭本兵申飭各鎮。天語從容。廟謨弘遠。超出尋常萬萬。

十月兩京九卿科道。合辭懇請。冊立東宮。辛卯萬曆十九年正月時當廟享。上以玉體不安。遣官恭代。

閣臣恭進寫完。累朝訓錄。加恩內閣元輔。時行太師。餘官如故。仍陞一子中書舍人。次許國少師。錫爵少傅。家昇太子少保。俱各餘官如故。各給典應得誥命。如勅奉行。其餘題敘効勞人員。奉旨依擬。

聖朝紀要卷之八

神宗

二十六

二十日彗星見西北方。在胃宿度分。尾長尺餘。已而在東北方室壁宿度分。尾長約二尺。大學士申時行乞休。疏已十上。不允。給事羅大紘。都諫胡汝寧。署丞黃正賓。各疏論不已。于是力請放歸。十三日奉旨云。卿嘗上密揭。屢言儲位久虛。勸朕早立。以固國本。朕久已在心。不意小臣要名。演激以致朕怒。卿等見小人妄言。紛紛來去。卽今四方多事。正賴

卿與朕分憂。今屢屨乞休。朕慰留再四。卿急迫愈懇。茲特准暫回籍調攝。痊可之日。着撫按官具奏。召用。着馳驛去。還差官護送。該部知道。

壬辰萬曆二十年二月。西夏哮拜。承恩作亂。推軍鋒陳東暘爲僉長。

九月。寧夏平。奏捷。上御門受賀。詔建前

總督學曾。得免爲民。已復與致承恩等獻俘。

皇明紀要卷之八

神宗

三

癸巳萬曆二十一年。閣臣請進講詩經孝

經。

雲南御史薛繼茂條陳緬夷方略。及請釋繫

臣李材。上命釋之。海內稱頌。

七月。星變。羣臣上疏請。上出御朝講。時彗

星漸近紫微垣。紫微垣者。象爲君。于地爲

藏神布政之所。故閣部方請。上于視朝

臨政之外。愼起居于宮闈。緩督責于左

右。寡嗜欲以防疾。嚴積聚以廣惠。乃爲修省之實。而可默慰上天。垂戒之心矣。

十一月十九日。上御煖閣中。召閣臣王錫爵至。錫爵叩頭言。錫爵久離。皇上左右。欽

蒙聖恩。累次差官降諭。敦趣至京。又蒙

欽賜銀兩服色等物。恩眷非常。臣不勝感

戴。再叩頭奏。今日又蒙獨賜召對。臣仰見

皇上聖容充粹。聖體康寧。真萬萬年。宗社

無疆之福。臣又不勝欣喜。再叩頭賀畢。上

諭曰。卿爲國遠來辛苦。朕心甚是喜悅。臣對

曰。臣受皇上天高地厚之恩。粉骨碎身。尚

不能補報。何況區區奔走之勞。上又諭卿

扶母來京。可謂忠孝兩全。錫爵又叩頭對曰。

臣今日正恐忠孝兩虧。且皇上召臣。本付

托以國家之事。自今外邊諸務。雖漸有頭

緒。苦于朝廷之上。議論日繁。止因冊

續苦于朝廷之上。議論日繁。止因冊

皇明紀要卷之八

神宗

貳

一事不定。生出無數疑心。使皇上受了無數煩惱。臣因此不甘所以連進密揭力勸皇上。早斷使人無詞。上曰朕意久定。遲早總則一般。豈爲人言動搖。輔臣對聖意豈有不定。臣等亦豈有不知。但外人見無消息。止不住胡言亂嚷。臣竊痛。皇上有何不明之心。難決之事。平白受人這等閒氣。上曰朕知道了。恐後中官有生。却怎麼處。臣又對

這事數年之前說起。猶可。今皇長子年至十三歲。待到何時。況且自古至今。豈有人家子弟十二歲不讀書之理。何況皇子。上曰朕知道了。朕子明年該長髮之期。卿所奏洞悉苦心。臣又奏。臣今日見了皇上。不知再見何時。伏望皇上念臣之苦。三思臣言。將此事作速早斷。不必待冬至之後。禮部禮科。再前連臣等二三關臣。亦若不與其事者。

省了多少煩惱。自此之後更望皇上時出御朝。類召臣等商量政事。天下幸甚。上曰朕也要與先生每常相見。不料朕體不時動火。輔臣對動火原是小疾。止望皇上清心寡慾。保養聖躬。萬安。以遂羣臣願見之望。卽如今日聖駕一出。滿朝歡呼。可見勤政視朝。是治安急務。言畢。聖駕欲起。又叩頭而出。

甲午萬曆二十二年二月初四日。皇長子出閣講學。侍班官二員。禮部左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范謙。司經局洗馬兼翰林院修撰李廷機。講讀官六員。翰林院修撰唐文獻。焦竑。編修鄒德溥。郭正域。全。天。敘。檢討蕭雲舉。侍書官二員。制勅房辦事鴻臚寺司儀署署丞范可綬。誥勅房辦事中書舍人茅聞詩。提調講讀各官侍班。閣臣王錫爵。趙志皋。嚴

位。

王牒成加恩纂修總裁。

刑科給事中楊東明進饑民圖說。

三月初一日。河南巡按御史陳登雲封進饑

民所食廩糞。閩臣勸請賑濟尋復蒙 聖諭

云。昨者朕覽饑民圖說。昨有皇貴妃在侍。因

問說此是何圖。肅着死人又有赴水的。朕說

此乃刑科給事中楊東明所進。河南饑民之

皇明紀要卷之八

雜錄

註

圖。今彼處甚是民饑荒亂。有吃樹皮的有人
相食的。故上此圖欲上知民飢荒亂。速行蠲
賑。以救危亡于旦夕。皇貴妃聞說。自願出累
年所賜用外之積。以布施救本地之民。奏朕
未知可否。朕說甚好。且皇貴妃已進助賑銀
五千兩。朕意其少。欲待再有進助。一併發出。
今見登雲所奏。着明早發與該部差官。解彼
賑用。其中官等。朕傳着各出所積之貲。以助

一時賑用。又卿等欲指條。新以救濟國用甚
見憂國爲民至意。且待鍾化民奏到。再作區
處。今諭卿等知。

乙未萬曆二十三年正月。議日本封事。時禮

部議日本原有王。未諭存亡。關白或另擬二

字。或卽以所居島封之行長以下。量授指揮

衛。賞賚有差。上竟准日本王號。給金印。行

長。准授都督僉事。令總督傳諭。行長語枝梧

皇明紀要卷之八

雜錄

經

且日本王見住山城有文祿三年曆可証。與
小西飛稱國王。爲信長所弑。互異。乃與遠鎮
都御史李化龍疏。六可疑。五可慮。謂倭不識
漢字。恐中間兩相欺。給請從禮部量封秀吉
順化王。能遣沈惟敬增募水兵。而清正素不
服關白。與行長不相能。可用魯連論燕將計。
時封使已發。竟不從。偵倭坐營。陳雲鴻報熊
川島倭船三十六號。業起行歸巢。石司馬遂

信封事必可成矣。

丙申萬曆二十四年正月東封東封之使入
稽觀望訛傳不一。至是方抵釜山而沈惟敬
又詭云演禮同行長先渡海私奉秀吉蟒玉
翌善冠及地圖武經又驅壯馬三百南戈崖
騎從陰獻秀吉娶阿里馬女與倭合宗城故
執袴子諱親從言倭臣測四月三日乘夜易
服弃印勃遁遁撫鎮鎮奏併報惟敬就縛。

皇明紀事本末

神宗

卷五

上逮問宗城議戰守會副使楊方亨受惟敬
誡揭倭情無變改命科臣往廷臣文章請
罷封上責規避抗違下御史曹學程于獄
竟以方亨充使加惟敬神機營銜馬副惟敬
因得舞智攝摩巧完封局弄司馬股掌矣。

丁酉萬曆二十五年復議東征時封事已壞
而楊方亨詭報去年六月十五從釜山渡海
九月二日于大版受封卽以四日回和泉州。

然倭責朝鮮王子不住謝留釜山如故謝表

後時不發方亨徒手歸至是沈惟敬始投表

文索驗潦草前折用豐臣圖書不奉正朔無

人臣禮而寬奠副總兵馬棟報清正業擲二

百艘屯機張營方亨始面吐顛末委罪惟敬

并本兵前後手書進御覽而惟敬辱國

及本兵彌縫罪狀奉旨勘如律十是以總

督尚書邢玠經畧麻貴從延綏改備倭爲大

皇明紀事本末

神宗

卷五

將軍而經理朝鮮特勅僉都御史楊鎬天
津亦開府申警備。

戊戌萬曆二十六年正月東征經畧以前役

缺水兵無功乃益募江南水兵講海運爲時

久計。

二月別將陳璘以廣兵劉綎以川兵鄧子龍

以浙直兵先後至而天津巡撫都御史萬世

德代楊鎬或語經畧朝鮮地理隔越山水險

阻兵聚一處難以成功不若因地分任。入自爲戰守。經畧然其謀分三協爲水陸四路。路置大將中路李如梅東路麻貴西路劉綎水路陳璘各守信地相犄行剿時倭盤據朝鮮七年沿海千餘里亦分三窟東路則清正據蔚山自去冬攻圍蓋增築西生機張在在屯兵而特釜山爲根本西路則行長據栗林曳橋建堅砦數重憑順天城與南海營相望負

山襟水最據扼塞中路則石曼子據泗州北恃晉江南通大海爲東西聲援薩摩州兵剿悍稱勁敵而行長水師番休濟餉往來如駛尤倭繫重經畧德島山之失特于三路外置水兵一路約日並進而中路李如梅尋調遼帥以董一元代。

九月分道進兵劉綎通行長營挑戰奔倭橋斬級九十二驅入大城陳璘舟師協堵擊燬

倭船百餘麻貴抵蔚山與清正對壘據險割其糧稻林溺甚多董一元進取晉州拔望晉乘勝渡江南運燬永春昆陽二寨倭退保泗川老營盛戰下之游擊盧得功歿于陣得級九十二前逼新寨三面臨江一面通陸引海爲濠海艘泊寨下以千計築金海固城爲左右翼中通東陽倉

己亥萬曆二十七年二月議大征播時黔撫

今都司楊國柱指揮李廷棟部兵三千往剿楊應龍遣子朝棟帥兆龍何漢良等迎敵于飛練堡我師奪獲三百落賊伴走天邦因誘罷我師殲之楊國柱罵賊不屈竟脅跪輒與經厓潘汝資等俱死于是黔撫臣坐浪戰罷以郭子章代而蜀巡撫改總督特起前都御史李化龍兼兵部侍郎節制川湖貴三省兵事決意征勦

時東征業已完局。而播州議復用兵。劉綎督川兵先發。麻陳董三帥並檄回。以李承勛。尤禦倭總兵。暫留戍萬五千人。前後生擒倭六十一。四月十八日獻俘。平秀政平正成。並梟磔傳九邊。

五月總督郭子章馳至蜀。卽請設標兵。益調募浙閩滇粵將士。先檄總兵萬葵。自松潘移重慶。并調集鎮雄永寧各漢土兵設防。

七月給事中楊應文勸東征功次共四路擒斬倭二千二百四十八。宣捷祭告郊廟。如例。因題敘四帥。首陳璘。次劉綎。又次麻貴而董一元始破三寨。終掃諸巢。功亦難泯。庚子萬曆二十八年六月四日。天忽開朗。五日劉將軍綎身先士卒。遂破土月二城。應龍窮。是夜散數千金。趣死士拒戰。諸苗皆駭散。無應者。起提刀自巡其壘。見四圍營火映天。

徬徨長嘆泣。謂妻子曰。若等自爲計。吾不能復顧若矣。翌日凌晨。我師遂登圍。破大城。各將爭奪首功。應龍倉皇。同愛妾二闔室縱火自焚。吳將軍廣復首子朝棟及妻田氏。急覓屍出燭中。廣中火毒失聲幾絕。頃而甦。總計出師至滅賊百十有四日。八路共斬級二萬餘。生獲朝棟兆龍等百餘人。檻車傳致。以六月二十一日解俘重慶。計賊去歲破恭江。亦

以是日天道好還。良不誣云。總督露布以聞。疏首述劉將軍綎功冠軍。而司李高折枝以書生。請自將土漢兵爲南川將士先。入關最早。尤雄偉不羣。

十一月大風寒。諸講官立殿門外。時煖耳尚未賜爐火。亦未舉。光廟方出嚮甚。郭明龍充講官。最科深且長。旣入。大言天寒如此。勿論殿下。宗廟神人之主。玉體當萬分珍重。

即如我輩辛苦讀書得此一官。忝清華。列禁
遞。亦是天上人。若中寒得病。豈不屑越太甚
唱班役速取火。禦寒氣。時中官各圍爐。密室
特無人倡率。不敢明用。聞郭言。盡檯出奉
光廟環向。始覺煖適。恰類完講事。上聞亦
不罪也。郭後最受眷。

十二月獻俘。闕下大司寇請剗應龍屍。磔
朝棟兆龍等市。梟示各夷。并戮田氏馬千駟。

皇明紀要卷之八

神宗

歲

其宋承恩。以先絕姻。釋勿誅。

時司業傅新德。奏請易孔廟以琉璃。先是曲
阜廟。卽于魯哀公十七年。漢魏唐宋。代有修
飾。至金皇統大定間。制乃大備。元凡三修。洪
武初改。建國學于雞鳴山下。卽六代樂游苑。
亦古戰場也。分爲二。東則小教場。西則學基。
學舍隙地。種菜佐飲食之用。五年文廟成。
太祖視學釋菜。七年詔司府州縣衛學。通祀衛。

皇明紀要卷之八

神宗

辛

聖公賜詔如一品法。頒大成樂器于天下。無
用八佾。永樂十四年。撤其舊而新之。以後累
朝。列聖登極。遣官致祭。成化中。加蓬豆十
二。重建正殿。恢爲九間。樓閣門簾。皆飾其制。
弘治十一年。廟災。學士李傑祭告。發帑金十
五萬。守臣重修。十七年。告成。大學士李東陽
致祭。簷下皆盤龍雲花石柱。壯麗精緻。入廟
清肅莊嚴。遠非佛宮可擬。相傳費至三十萬。
萬曆己卯。撫臣趙賢重修。甲午。撫按鄭汝璧。
連標等。復開甕城重門。以闢神路。是年易以
琉璃。奕然一新矣。

辛丑。萬曆二十九年冬。冊立 元子爲 皇
太子。時冠婚並舉。翰林院檢討沈淮。撰元良
頌曰。皇矣維明。奕世載京。有命自天。繼繼承
承。于天受命。皇祖之命。綠字金書。殷祥基
正。建國于常。筦本于初。有昭天序。罔昵或渝。

列聖繩綬順終時數罔訛罔敦以衍泰祚
肅皇天授在宗統統於穆 莊考元龍垂拱
咸稽天若以勤以華篤生 我皇百祿是總
皇建百祿肇禋有穀思皇朱芾既仍且淑二
紀審清一周冲穆瑤枝載繁振振僕僕有僕
斯何本茂枝多 皇儀惟一而心孔嘉 皇
揆于正主器非他 一索自天受命是宜 皇
言作令爰有定命宗臣休臣丕應後正 皇

皇明紀要卷之八

神宗

聖

慮塞淵匪爾聽鑒釋訓審時于惟邦靖周爰
是謀惟公惟慎萬禋之基顯印茂譽既昭既
耄上悻下孚著龜具依 皇覽其同協于穆
上敬愛式金溫清裕玉時見五福日朝三屬
展也國貞元良允托乃應昌明臚于寶冊于
廟于郊自公載錫見于宮庭以明邦國爰啓
東明賜銀縷碧 皇謂元儲爾賢能繼資爾
元良式惟主器象肇貽安龍樓表貴爰建

二王親親想暨 太子受冊祗祗威威孝敬
罔缺友愛且怡明德麗 父瞻文得師前星
朗照太乙紫微紫微帝居明星爛如乾心洩
洩純嘏方初 皇帝萬年 皇儲燕譽其譽
惟何天保有佑亦曰吉蠲百神爾主 皇帝
萬年 皇祖福友其福惟何天錫仁慈 兩
宮聖母並奠坤維 皇帝萬年應地無期應
地惟何思齊有繹有嗣徽音期男則瓦 皇

皇明紀要卷之八

神宗

聖

帝萬年乾清坤謐清謐無疆載錫之光神亮
聖舜萃于一堂式牧爾家以畜萬邦小臣作
頌曰紀太常
壬寅萬曆三十年三月在籍閣臣王錫爵謝
存問疏曰茲者伏遇 皇上以冊立冊封禮
成加上 聖母徽號因降 勅諭遣刑部員
外王玠齋至臣籍存問恩錫寵渥臣謹望
闕恭謝外伏念往年 儲宮議起雖嘗從屬

官反覆疏揭，不過卽。皇上長幼定序，一誦次第數陳。臣等原無更端自出之見，可市爲名者，旣蒙 屢旨，渙頒吉期，可待臣等。又原無有餘不盡之忠，鬱而未伸者。今日之舉，如天自清，如日自明。又如震雷一發，而萬疑萬謗，渙然冰釋。以臣之愚，越在草野，但有傾耳下風，伏膺 明信，已耳。其他尚何容贅一詞，獻一曝，而以勤 九重萬里遺簪弃履之恩。

金莖玉露之賜乎。伏惟天地之恩，非環草可酌腹心之感，非披瀝能盡臣之所願。惟願皇上弘錫孝類，大庇恩覃，推此不遺舊臣之心，因并推舊臣感恩圖報之心。凡事爲狂愚激貽，有所欲行欲罷，而未果者，一切示人以日月之明。四時之信，則臣區區私祝之忱也。癸卯萬曆三十一年，道給事中夏子陽行人崔德 勅封珮珖，至丙午年方歸。舊歲壬寅。

當封，請于 朝，將主領封之說不從，至是始遣。

甲辰萬曆三十二年正月，敘平播功，進總督李化龍少保兵部尚書。廕一子世錦，永衛指揮使。貴州巡撫郭子章，陞右都御史兼兵部侍郎，偏沅巡撫江鐸，陞兵部侍郎。各廕一子。世錦，衣衛指揮僉事。湖廣巡撫支可大，復原官。廕一子入監。總兵劉綎，陳璘，並陞左都督。廕一子世本，衛指揮使。馬孔英，授都督同知，加實職二級。世襲吳廣，李應祥，子並，世襲本衛正千戶。李應祥，贈左都督。餘陞賞有差。已故監軍司道張棟，楊寅秋，各贈太僕寺卿。廕一子入監。安疆臣，龍涇母鳳氏，各賜金紵絲表裏。前兵部尚書田樂，廕一子世錦，永與戶部尚書陳渠，趙世卿等，各賜金幣。新總督王象乾，賜金弁飛魚服，署本兵刑部尚書。肅太。

亨改兵部尚書于原歷加敘世襲賜金蟒賤方郎中申用懋候巡撫缺推用前逮治總兵童元鎮已謫戎得開伍

乙巳萬曆三十三年皇太子第一子生是爲今上天啓時十一月十四日帝喜得元孫諭禮部尊皇太子生母恭妃王氏爲皇貴妃皇太子正宮封妃餘俱才人俱皇明典禮一書所載內閣揭櫫閣部無此書

皇明史要卷之八

神宗

聖

當今搜覽得旨各降一部爲定式

上以聖母壽屆六奏適會皇孫誕生尊上慈聖宣文明肅貞壽端獻恭僖皇太后徽號詔告天下永恩中外

丙午萬曆三十四年冬長至日百官當詣孝陵上香時出門兵部忽傳城外有反賊萬餘人乘上陵殺諸司官據城僭號已閉九門母得出闔城洶懼街市不見一人次日已

擒得四十九人付天獄爲首者劉天敘斷指批膝筋內外守備會鞠擬磔者七人餘皆斬奏聞得旨不時取決

丁未萬曆三十五年夏大學士朱賡等上疏會推諸臣聖諭云覽卿奏具悉忠愛詳慎至意會推諸臣已點用了朕思在籍舊輔王錫爵輔贊多年忠誠正直國家多事之際可以共濟時艱欲召來同卿等夾輔協恭辦事

皇明史要卷之八

神宗

聖

卿可擬諭來行特諭卿知欽此

吏部奉旨加王錫爵少保兼太子太保餘官如故仍遣官召用錫爵具疏謝恩辭名

大學士朱賡疏畧曰兒童走卒無非怨詆等之言流離瑣尾無非感悟臣等之狀乃諸齋捧官來即說礦稅各處書來未開緘而與其說礦稅令臣等如何抵對如何搪塞抵對

唐塞已非一朝巧言如簧不過增譌。真事決於章疏可以留中。而主等之書揭不可無答。語時時戶外羅無對策之寬家。日日堵前。不欠錢之債主。拔劍相視。詳語橫加。輒相之地。真苦海矣。

戊申萬曆三十六年。南京科道內外守備太。小九卿應天巡撫各揭帖。皆稱地方因淫雨連綿。江湖泛漲。自留京以至蘇松常鎮諸郡。

皇朝紀要卷之八

神宗 經

皆被淹沒。週迴千餘里。茫然巨浸。二麥垂成。而顆粒不登。秧苗將插。而寸土難藝。圩岸無不衝決。廬舍無不傾頽。暴骨漂屍。懷涼滿目。棄妻失子。號哭震天。甚至舊都官闕。監局。向在高燥之地者。今皆蕩為水鄉。街衢市肆。盡成長河。舟航徧於陸地。魚鱉遊於人家。蓋數百年來未有之災也。

已酉萬曆三十七年。羣臣請東宮出諱。時數

講已踰四年矣。

閣臣葉向高疏曰。往者閣臣得關其忠。金在票擬。票擬不行。全賴疏揭。今章奏留中。發票者少。票而不當。仍復留中。至于疏揭。亦十九不報名。為閣臣其隔絕之勢。乃與外間不殊。而外間之一政一事。所不能得者。無不委之閣臣。寧不立見其弊。此臣之所以懷懇請補閣員也。

皇朝紀要卷之八

神宗 經

十一月。閣臣葉向高請纂修玉牒。揭云。伏觀玉牒紀載宗支。係朝廷重事。臣等查得舊例。十年一次纂修。自萬曆十二年起。至萬曆二十七年止。奉 古命翰林院委官。并制誥兩房官員。續修完備。進呈訖。查得前次襲葬。新生日。有一十五萬七千餘位。玉牒計一。九十餘冊。迄今又踰十年。宗支日益綿衍。冊籍日益浩繁。比之昨年。不啻百倍。若不及時

續修五雜考據請 刺宗入府禮部通行查照取勘明白照例妥官續修察之事理勢難再緩矣。

庚戌萬曆三十八年閏臣某向高請 東宮講學疏曰臣惟今日天下事雖多然國家最關係人情最仰望者無如 東宮講學一事。母論大小臣工奏牘如山即臣閣中連年題議其疏揭亦且百通于一切當講之故及講

皇明紀要卷之八

神宗

吳

與不講之利害固已開陳無餘臣即有嘆三尺無所復加矣惟是居恒私念 皇上至聖至慈之心光昭千古而每以遲回猶豫致天下之煩言如往者 元良未建 聖衷何嘗不默定也祇因遷延數年遂紛紜如許今 皇太子春秋方盛 聖衷何嘗不欲其勤學親賢陶成摩質也祇因輟講日久悠悠之口又復滋多以 神聖之貽謀當人倫之極盛

顧使四海人情皇皇哀哀一至于此此臣之所甚惜也夫天下事苟有可已者臣子何苦必欲煩費 君父惟此一事 皇上試思可已乎不可已乎母論臣民願望于下即列聖在天之靈顧念宗社其傾耳于 青宮誦讀之聲亦已年復一年歲復一歲矣 皇上獨可不爲之仰體乎今青陽肇布正其進修伏乞 裁定一日命 皇太子及 福王

皇明紀要卷之八

神宗

年

東宮輟講已幾七年內閣屢疏請未得報 辛亥萬曆三十九年京畿大水霖雨連朝長安門一帶皆成潢河水深五六尺輿馬不能行以言與三千五年此水相調又歲暮饑饉 皇太子年方五歲正宜習讀可聖教成而用重也 濱海諸邊秋收無望狗斯民之不幸哉 臣等謹將 仁壽縣 縣民 乞 伏 祈 聖 鑒 訓 示 謹 奏

禮宜頒曆臣因上謁請 御殿云伏計

皇上臨御以來頒曆已四十次而 聖壽又適逢五十 聖母萬壽又將屆七十上極九重之色養下撫四世之孫曾 福履之盛真千古所僅見者誠宜乘此頒曆之期 御文華殿延見羣臣維新庶政則人情暢而泰運開矣

千千萬曆四十年 聖諭內閣朕昨覽東廠

陸明紀綱卷之八

神宗 聖

所奏事件駙馬冉興讓于九月初八日將冠帶放在長安左門不知何往去訖且駙馬衙官不奉明旨擅自離任私自逃行好生狂悖恣肆效尤可惡着便差錦衣衛官前往原籍等處訪尋件回奏請定奪此乃伊父素欠教誨之方着輩了職爲民當差教習部官置教風訓示之禮安在姑着且罰俸一年卿可擇示遵行欽此

十一月 郊祀遣官恭代

閏十一月朔長至節 賜群臣宴

癸丑萬曆四十一年羣臣合辭上請 福

之國時張家灣以南沿河一帶行船盡皆封

禁而南京差來船二百五十隻船戶數萬數

敗索工食乃行期無定人情弗安蓋分封已

定則宮幃有必割之留戀土田有制雖寵愛

無溢額之恩私乞即擇吉啓行蚤完大典

陸明紀綱卷之八

神宗

聖

時九列空虛而都御史孫璋許弘綱又以言求去大學士葉向高疏略云糾發奸邪實固言官之職掌而保全耆舊者亦君子之用心當此人才摧謝之時苟有可以爲國家用者皆當愛恤護持就中論事勿因事而累其人就人論人勿因人而甚其事若恒私忿今日之大臣多昔日之言官而今日之言官又他日之大臣昔日之言官求必盡遜今日之

言官而他日之大臣未必遠過今科之大臣易地而居則其情可見設身而處則其意自平故愛惜今日之大臣亦所以爲言官而總之皆爲世道耳伏乞 聖裁

八月輔臣葉向高奏爲 聖節屆期普天同慶敬陳目前切務一摺補閣部九卿撫按臺省諸急缺一起林下廢棄一釋久繫三臣奏聖旨覽卿所奏其見爲國忠愛懇切至意朕

傳朝紀要卷之八

神宗 聖節

已悉知但閣臣乃必替股肱之托非比他官今允卿奏著吏部會推堪任的六七員奏請用其大察巡撫及廢棄候補各官知道下朝薦等既屢屢懇請着該衙門開爲來看合朕壽節在邇卿爲輔弼重臣豈得不列朝表率而杜門不出是何若臣禮體者鴻臚寺堂上官宣諭朕意卿可卽遵屢旨退出人辦事不負朕眷倚至意不必再陳吏部仰

吏部請召用原任太學士沈鯉先是科臣延登揭云自 皇上御極以來閣臣二十有一人只王家屏沈鯉有立朝之節而未竟其用故部請特召以章眷念舊臣德意甲寅萬曆四十二年正月諸司請定 福王之國水陸路程發損護送諸應用事宜時統期已近都察院亦推補河南巡按殷選料理福藩公務

傳朝紀要卷之八

神宗

聖節

閣臣推請候補科道揭云竊見諸臣侍經年拜官無日勢窮理極萬難再遲該吏部具題不止數十臣等催請亦復再三而聽愈高咨無 俞旨夫有人而不任之以職則失人。有事而不付之于人則又廢事。究應官聯日缺言陟日虛。臣等聞報之心失朝廷培養之意。皇上亦何利于此也。且諸臣非 皇上所嘗拔之制科試之庶職以

異日之用者乎。業已服官中外。數歷多年。若選之時。該部覈其才品。稽其政績。必赫然有聲。粹然無議者。始得與臺諫之選。是皇上于諸臣既用之有效。信之不疑矣。至于令而復阻抑之。困頓之。致令蹉跎歲月。嗟白日之空拋。株守長安。歎河清之難俟。是前之拔擢者。何心。而今之棄置者。又何心也。自為培養。而又自為摧折。明知為適用之器。而又阻

皇明紀要卷之八

神宗

聖

其向用之途。譬之得驥驥之足。而但羈之于槽檻。有櫟棟之具。而故委之于泥塗。不亦鑒可惜哉。方今大小臣工。用舍不同。顯晦各異。仕進者既得展布于朝廷。家食者尚需徵召于田野。而此數人者。以不用不舍之身。若進不退之地。上既不能效職。下又無以資。年復一年。日復一日。徘徊躑躅。飽夢無期。無論祖宗朝。即皇上二十年前。絕無此事。

是雖諸臣所遇之窮。而臣等溺職之罪。亦無所逃矣。伏乞皇上。釋聖母親賢圖治。訓速九部。推各補原職。俾諸臣得應任事。忠而國家因收得人之效。豈非今日之盛事哉。

三月 福王之國。

五月 祀地于方澤。遣閣臣方從哲。侍郎孫慎行。行分獻禮。

皇明紀要卷之八

神宗

聖

閣臣葉向高。上乞休。第六十一疏。得請。上表謝恩。并敘餘忠云。一 東宮講學。一 瑞王婚期。一 補大僚。一起廢。一點科道。一邊餉。一罷稅。

乙卯萬曆四十三年五月初四日。舊有男婦闖入東宮。以挺格仆守門內侍一人。韓本用等呼集執之。皇太子親奏。送部鞠審。是犯姓張名差。宿有風瘋疾者。

二十八日亭午。聖駕幸慈寧宮不傳齒簿不設通贊令中貴四出急傳各官不次進令內侍引至聖母靈次二拜三叩頭時聖上西向禮畢上卽倚左門柱設低生身俯白石欄檻百官伏御前叩頭畢上連呼曰上前來上前來各官稍膝而前去御前不數武耳上練冠練袍聖容蔚穆御音清亮朗如洪鍾知爲萬壽無疆慶也皇

太子冠翼善玄冠素袍侍御座右龍表鳳姿清標玉瑩震器之祥奕葉輝曜三皇孫鴈行立左階下岐嶷日角不啻玉樹亭亭臨風容與周家繼述之美聚于庭燁几席之間猗歟盛哉群臣陪俟聖上卽宣諭曰朕自聖母升遐今春以來足膝無力然遇節次又朔望忌辰必身到慈寧宮聖母座前行禮不敢懈怠時忽有風颭張差突入東宮傷人

此是異事與朕何與外庭有許多閒說你每誰無父子乃欲離間我父子耶適見刑部中趙會禎問的招情止將本內有名人犯張差龐保劉成卽時凌遲處死其餘不許波及無辜一人以傷天和以驚聖母神位且自正月至今半年不雨豈可又妄殺召數尋仇東宮手示群臣曰此兒極孝我極愛惜他將御史劉光復伏于衆中忠愛激切喜極揚言

陛下極慈愛太子極仁孝臣等爭執屢日上聞之不甚悉謀以爲別有謂何道長仍以前說對聖怒微于色顏勃改數而責之連呼縱騎何在者三無應者令中涓拏下彼承旨者見聖怒群族之甚有挺杖交下者聖上意或亂殿但押令朝房待旨怒稍夷又以

皇太子禮曰彼從六尺孤養至今成丈夫矣
我有別意何不于此時便置至今長成又何
疑耶其弟福王且已之困卽有他舉亦須
你文武百官草詔差官去取來彼能揮翅飛
至乎膝下左列三孫規在復呼三孫至
御前舉示衆曰俱曾見否閣臣因請東宮
出講彼應稍待禮後昨瑞王婚筵原無
別意不過以聖母之服不便且聖母臨

皇明紀事本末

神宗

終囑我册立皇孫我說少俟之衆官欣慰
時刑部臣張問達以法司臣王士昌見署
理寺篆亦跪在後復至前誦本內五犯名
上云止照本內各數不許亂扯又問近侍因
彼爲何官傍以法司各字對又顧問皇
太子有何話一同說來太子云似此風
之人決了便罷不許株連又曰我父子何
親愛外庭有許多議論爾輩爲不忠之臣我

爲下孝之子深爲可恨皇上又述東宮
語又連聲重申之羣臣踧踖未起上復
問者曰但有續到官員一箇放一箇進不
攔阻以故零星突至踧踖錯亂皇上不
較也時後來踧踖者稍居後與帝坐不相
對皇上又待皇太子面稍從後問曰
們都見了未衆俯伏謝皇上徐謂內侍
好送他們出去

皇明紀事本末

神宗

部臣張問達寺臣王士昌記曰上久以堯
舜之聖統寰宇垂五十年謚如安瀾業
古軼今矣今茲皇上天眷行二百餘年
有之事舉三十餘年曠缺之典開誠加
旌南家人父子然羣臣等因思乎召見
天語惟內閣輔臣始與其盛帝朝臨御
聖容然簾陞殿閣歷歷有咫尺
顏盈耳聲咳移時歷歷盡去苛禮且
聖

神孫聚于一堂。如今日之都俞盛美者也。臣等草茅賤士。真可謂不世遭逢矣。臣問陸士昌以職守所關。懼上有顧問。故班稍越。而前且聚精傾聽。聞之極真然。皇言如綸。何暇文飾。故不敢增減一字。直述便擬。以俟修起居注者採擇。爲熙朝盛舉。萬世美談云。

丙辰萬曆四十四年正月大雪。無錫縣有紅黃黑三色。

皇明紀要卷之八

神宗

一

五月東湧偵倭。福建巡撫黃承玄遣義民監伯起同李進葉貞傳盛等出海探倭。十六日抵頭圍洋。經竿塘橫山十八至東湧。一路兵船瞭各澳皆不見。遂上東湧山四望。止倭船一泊山後南風澳。一泊布袋澳。二澳相連。蓬櫓俱卸。但掠完海白勝船藏南磴隱處。伯起即將海道殊票埋藏山上。并拘天妃廟判官。手爲証。忽見南磴船張帆來。眾欲走。李進曰。勿

走。禿則銳打立盡。頃刻倭至。通事同倭過船。艘簡問何船。眾以討海船對通事。問有兵船否。應云無有。通事目伯起等曰。汝但說有他。以五十金僱我來。我欲去。他不肯。說有兵船。他方去也。汝但開口。我爲汝說。又令取水。彼首聖忽過船。細視伯起。扣其半。又視葉貞。三人徧相之。卽搖首。汝不是討海船。老皆說不則殺汝。以刀臨脛者數次。伯起知不免。乃

皇明紀要卷之八

神宗

一

大聲曰。我等實是軍門海道差來的。請汝造船三百。我這裏已備戰艦五百。汝來則戰。若不。若是好船。久泊此處。何爲。今日殺不殺也。殺汝。殺我兵船。卽至矣。于是群倭齊拍手喃喃且吐舌通事曰。他頑砂礮國王。差往雞籠風。既不便。歸恐得罪。欲將你首軍一人去。回龍免罪。決不害汝。卽問誰是首軍。眾指伯起。首軍者。彼國老爹之稱。遂呼伯起過船。伯起奮

煙過曰。我今并命報國矣。卽索綱巾于倭得之。又索衣。首軍以番衣予之。不受。後樂實等偕衫通與倭首軍陪伯起食飯。遂將所掠船。併差船送出台山。伯起請放各船歸。倭船大可丈八。內有馬四匹。銅鐵滿艙。皮箱甚多。叫我人去看說。汝國人往我處。每年有三四十船。我俱禮待。你中國人見我們來。便要殺。說彼國便垣易說中國卽綳眉。倭亦能寫字。

以筆與伯起寫。伯起不寫。倭卽寫日本人無情。伯起取其筆。寫日本人有情。倭又擦却有字。仍寫無字。倭與吾人亦無異。但喜弄刀。或以手作銃。秘視而聲之。無刻不然。明年伯起以計給之送歸。拔以爲海口裨將。

伯起一義民也。以身救衆。以智全生。于患難存亡之際。固了然有以自命者。使用醇大。又何變之不可定。險之不可出耶。

丁巳萬曆四十五年太常寺卿林學曾等公

疏請釋勳臣劉光復。兵科給事趙興邦。參論陝西廟事。疏曰。循得套虜乞款。邊臣許之。仍議帶補。前經革去。年市賞約以新舊互市。一歲兩開。七年補完。竊惟一年兩市。金帛之費。以八萬計。七年之間所費幾六十萬。取此六十萬金錢。每年以二十萬爲芻餉之費。則士飽馬肥。卽以長驅虜廷可也。何至恣大羊之求。填饕餮之欲。示

我以弱至此乎。

禮部請 皇太子講學。 皇長孫出閣。傳

八月。顏子六十七代。五經博士顏伯康等慶

賀 聖壽至京

纂修 玉牒成。勅勞諸臣。候執宸等。

戊午萬曆四十六年四月。奴兒哈赤。祥介。都

夷赴撫順市。潛以勁兵踵襲。十五日凌晨突

執遊擊李永芳。城遂陷。因以漢字傳檄清河。

皇朝紀略卷之八
李維翰、趙總兵張承胤、移師應援。二十一日，奴兒哈赤暫退。誘我師前，以萬騎廻繞夾攻。承胤及副總兵蘇爾相遊擊梁汝貴死之。全軍覆沒，而宰煖各營方集遼河西岸。虎整傳調，喝炒花亦屯鎮靜邊外。虜東西廳動會。正陽門外河水三里餘，亦如潰血。京師震恐。

上特起廢將李如栢總遼鎮兵，及徵客將杜

松由山海關，劉綎、樂國柱、樂赴京調。及時楊錦以遠舊撫，推其部侍郎，命以新野往。紹總督劉遠侍郎，受先出關順天撫。移鎮山海，保定撫臣後鎮易州，以便控禦。銜例也。遠報不至。凡三晝夜，開原以西虜竄。瀋懿請救，廷議懇發帑金，奉餉百萬。大撫罪之師。

出米萬石，四月十七年正月，援遼師徵。

上以經畧奏報久稽，恐師老財匱，諭兵馳議方略，仍酌賞格，頒示。

二月，經略楊錦既決策，乃以十一日誓師。陽凡分四路。馬將軍林率遊擊麻岩、丁魏等從靖安堡出邊。趙開鐵及都司寶永澄督其關之眾，攻其非。杜將軍松率都司劉遇節從撫順關出邊。趙清陽攻其西。李將軍如柏率參將賀世賢、李懷忠等從鴉鵲關出邊。趙

清河攻其南。劉將軍綎率都司祖天竺等從瞭馬佃出邊。趙寬奠及都司喬一琦督其之眾，攻其東。計勝兵可十萬。而清陽略最，以保定總兵王宣原任總兵趙夢麟並隸麾下。更令原任總兵官秉忠駐遼陽，總兵李曉榮駐廣寧。皆已。果撫順陣逃，指揮白雲龍。衆期二十一日先後出師。

上特簡山東巡撫李長庚以戶部。

師會十八日夜司天占火星逆行二十日景
師風霍蜚晦黃塵四塞有項赤光射人如血
西長安坊樓爲折其占四夷來侵。

主帥不一師期先泄使逆酋得預爲池矣
紅松越五嶺關前抵渾河棄車營趨利步渡
賊萬餘忽遮擊衝我師爲二松血戰突圍自
午至酉力竭師殲焉馬將軍林改由三岔出

聖朝紀略卷之八

神宗

燒

塞翌日方抵二道關遇賊乘勝來攻亦股
開原僉事潘宗顏及賈永添麻岩死之劉
軍縱獨縱兵馬家寨口深入三百餘里剋
餘寨朔四日賊詭漢卒裝誘墮重圍夾攻衆
遂潰縱及軍鋒劉招孫等並陣歿唯清河
路李如栢以經略令箭撤回獲全先是
師日五星闕於東方松垂發牙旗折爲二又
大清堡軍庫災火器盡燬旬氣竟天三區而

師多烏合深入虎穴識者預知爲敗徵云報
至舉朝氣索

御史楊鶴因上遣中使薦陣亡將士請
故師劉綎家屬及姻家事諸臣廟食示師以
倡忠義

上乃起擢熊廷弼僉都御史兼兵部侍郎
楊鶴經畧并從本兵議遣司屬招兵陝北
南山東延弼疏請決策恢復開原上賜綎

皇明紀略卷之八

神宗

疏

令刻期從事

八月二日廷弼受代翌日入遼陽斬陣逃
擊劉過節等設壇躬祭撫清開鐵灰事軍民
且論比關必復意上度新經略已受事
三日遣綎騎逮治楊鶴

庚申萬曆四十八年正月遼鎮新兵全死
逃奴兒哈赤多遣奸細潛伺內境市吏報
伯要兒抄花等與奴酋飲血約甯從三岔河

逆果截漕船。奴酋後清撫犯遼陽。逆騎往來撫順間。

四月初六日 大行皇后崩。

五月 召見輔臣方從哲于臥榻。諭以枚卜已有票旨。東事在克。大寮科道稍俟。間卽簡發。

御史倪應春疏曰。竊惟我皇上靜攝深居。稱朕聞不聞聲。御朝 召對之諸群臣亦

皇朝紀要卷之八

神宗

按察

既舌敝額禿矣。而俞旨杳然。日者 聖躬

違和。輔臣方從哲忽蒙 召見之寵。噫。嚮是

時不召助臣。不召戚臣。不召卿貳。大小臣工

而汲汲惓惓。惟輔臣足篤摯者。豈非以股肱

心膂。平日所眷注者。惟此一个臣乎。嗟。緩急

今日所托重者。亦惟此一个臣乎。意輔臣

對天顏。俯鑒幽獨。懷時事。凡可積誠以感

動之。盡力以扶持之。涕泣以開導之者。宜無

所不至。而咫尺 龍光。寥寥數語。俄而入帳。

而出。如枚卜銓印。大寮考選發帑諸事。并不得一。以致 聖心愈厭。官府轉駭。旬日

間。不聞用一人。行一政。下一章奏。朱明烜赫

之候。仍爲隆冬淒慘之景。有識者益不勝杞

憂焉。總由遇巷納牖之術。素未得于揣摩。倉

卒應對之間。又未中其肯綮。覲面失之千里。

宮門隔若九閭。豈不虛此良遇哉。

皇朝紀要卷之八

神宗

特

六月十二日。奴兒哈赤乘經略問邊離遼陽。

以萬騎由撫順關。萬騎由東州堡深。入至渾

河。總兵賀世賢築國柱。設防瀋陽却之。奴

上特發帑金三十萬。兩關陝未保。援兵踵蹙。

嚴檄招撫。

關臣方從哲疏曰。昨蒙 皇上允補薛國

朝嘉棟。令刻期赴任。其開原監軍二道。并令

該部速催。仰見 皇上留心邊事如此。其

也。惟是吏部無人。誰爲推補。若明知有當補之官。而不允用。補官之人。與欲其入而閉之門者。何異哉。

兵部疏爲夷氛正熾。防禦宜嚴。奉聖旨云。

奴賊大舉深入。迫近瀋陽。深爲可慮。着各總兵官督率將士。極力拒堵。彼此策應。務挫狂鋒。有觀望退縮。致誤軍機。的據法處治。

七月初九日。聖諭內閣前。皇太子來太

皇明紀要卷之八

神宗

傳

行皇后几筵前祭禮。因朝見朕。問安朕。而諭皇太子才人王氏薨逝已久。墳園未建。我心未嘗頃刻忘之。欲行另擇。恐延歲月。可就附葬于郭妃墳園之側。汝意如何。皇太子回奏才人誕育元孫。父皇所諭附葬妃坟之側。極爲便益。朕見皇太子純誠孝敬。朕心悅。卿可傳示該部。遵行特諭。卿知。

十四日。聖諭禮部。朕中宮皇后作配。朕躬

臣表內治四十餘年。仁敬孝慈。始終一德。芳規令範。中外著聞。忽以疾崩。逝宜有饗。嗣以詔來世。朕遵舊典。與博採群議。茲以天地廟社。稷遺官持節發冊。謚爲孝端皇后。稽行循實。朕不敢私。爾部便抄行天下王府及內外大小衙門。知會故諭。

聖諭內閣朕嗣。祖宗大統。歷今四十八年。久因國事焦勞。以致胼胝。遂不能起。有負

皇明紀要卷之八

神宗

傳

先王付託。惟皇太子青宮有年。實賴卿與同禮監協心輔佐。遵守祖宗傳固皇圖。卿功在社稷。萬世不泯。

二十二日酉時。帝崩。司禮監傳皇太子令旨。你們會同內閣。查舊規。報訃于各宗室。其合行喪禮。着禮部會同翰林院計議。從優具儀。並來看。

又傳。皇太子令旨。說與督理通溝等處稅

監張燁馬堂胡寬濟相丘乘雲知道。先年開礦抽稅爲因三殿與兩宮未建帑藏空虛權宜採用近因遼東奴酋叛逆戶部已加派各省地畝錢糧今將礦稅盡行停止張燁等都着撤回原衙門應用其見徵在官稅銀等銀各解進應用該衙門知道。

又諭內閣等衙門官員我 父皇大行皇帝賓天你每大小臣工俱受國家大恩竭忠報

國各要盡心供職毋得怠惰悞事。侍諭中禮部啓爲查照無據之例巫宸非禮之錄以昭 國典以戒 失孝。曰今早內閣 傳 皇太子殿耶冷音 父皇遺言爾母皇貴妃鄭氏侍朕有年勤勞茂著着進封皇親卿可傳示禮部查例來行。欽此臣等謹不敷駁候隨卽詳考 歷朝典故並無此例揆創其以配而后者乃敵體之經其以妃而后者

則從子之義故累朝來豈其無抱稱之愛而終引去席之嫌者則以例所不載也。皇貴妃事 先帝有年果其有前例可援乎。俟今日乃不聞倡議于生前而顧遺囑于逝後豈彌留之際神情有不自主者遂不致詳耶。先帝念 皇貴妃之勞當不在位數之間。殿下體 先帝之心亦不在尊卑之末且 王皇貴妃誕育 殿下豈非 先帝

所留意者乃恩典尚爾有待而欲令不勝離重者得子其子母其母恐九原亦不無憾祠也。鄭皇貴妃賢而習于禮處以非禮非其心之所樂何如曲體其心俾得相安而爲善承 先帝者孝孰大于此乎。若 祖宗故典不載而一旦創行播之天下書之史傳之後視將爲 盛代典禮之累且昭 先帝之失言非所以爲孝也。中庸以善繼善述

為孝所為善者正斟酌于義之可否也義重
行則以遵命為孝義不可行則以遵禮為孝
臣願 殿下体武王之孝而為繼述之義無
徒以遵命為孝也

神宗皇帝遺照曰朕以冲齡繼承大統君臨
海內四十八載于茲享國最長夫復何憾矣
朕嗣服之初兢兢化理期無負 先帝付託
比緣多病無攝有年 郊廟弗躬朝議黜陟

封章多滯僚乘半空以曠稅繁與征賦出
民生日促邊釁漸開夙夜思維不勝追悔方
圖改轍嘉與天下維新而遽疾彌留和復
起蓋慈補過允賴後人皇太子聰明仁孝
智夙成宜嗣皇帝位且宜修身勤政親賢納
諫以永弘圖皇長孫宜及時冊立進學
惠王桂王各擇善地令早就藩封大小
各協恭和衷輔理嗣君保乂王室是實朕

倦之至意也內閣輔臣亟為簡任三卿
盡行推補兩咨考選并散館科道諸臣
職建言廢棄及曠稅註誤諸臣酌量起用
切惟稅并新增織造燒造等項悉皆停止
衙門見監人犯俱送法司查審應釋放者
放東師缺餉宜多發內帑以助軍需陣亡
士速加恤錄喪禮遵舊制以日易月二
日釋服毋禁民間音樂嫁娶宗室親

為重毋得輒離本國各處總督鎮邊司官
地方攸係不許擅去職守聞喪之日止
處哭臨三日進香差官代行衛所府縣并
官俱免進查詔告天下咸使聞知
皇太子令旨今日發銀一百萬兩該部各差
文武官屬在群赴九邊着彼處各該撫按
酌量犒賞務沾實惠具本來奏前遠東
并令九邊犒賞二項共與腳價銀五千兩

途支費不得駮撥驛遞其銀毋入太倉
卽發不許延遲悞事特諭

批要卷之八

宗

七

四出

合差

順德水情披覽
錢文淵不許延遲悞事特諭